

欽差大臣太子太保陝甘總督部堂三華格靖伯左為

曉諭事照得本爵大臣督部堂奉

命剿賊師行十二省凡情罪稍有可原者無不曲予矜全以廣

皇仁而安反側惟首逆馬化澂父子兄弟以新教惑眾勾結陝

甘各回旋撫叛自劉陽所僭號兩河大總戎偽造王城

東府西府抗拒官軍戕害將士日久指諸仍煽

天誘迨上年銷圍毀合無處逃生始自縛來投本爵大臣督部

堂猶暫貸一死勒令盡繳馬械賞賚諒其誠候乃該逆父

子仍敢隱藏洋鎗洋礮至一千二百餘桿洋火藥二十餘

箱復經官軍搜掘呈繳提犯研訊無詞狡賴實屬始終叵

測自取滅人業提該首逆父子兄弟盡法懲處查新教本

是回教異端自乾隆四十六年剿辦馬明心蘇四十三四

十九年剿辦田逆後馬化澂之父馬二復以新教道種種惑

眾飲錢傳渠數省馬化澂接稱總阿訇究改更端是在

朝廷為必討之賊在將士有必雪之憤在回教亦為必鋤之種

故防前敵各軍將首逆一併誅夷助逆夥黨聚行駢

戮非得已而不已也至於各處安分回民固無株連波及

之理即從前誤被新教煽惑回民如果真心悔悟去匪為

良亦准並著無咎不咎既往如敢仍行新教聽從海峽飛

等妖徒蠱惑潛相勾煽或妄造謠言謂官軍特盡殲回族

盡滅教門恐嚇愚民藉端謀變准爾等即時赴官呈控審

訊得實定即立正刑誅爾等試思新教如有靈異何以首

逆元惡及親屬夥黨同歸浩劫無一漏逸官軍如肯肆行

報復何以爾等安分守己漢回士民盡蒙寬恤無一冤濫

若復稍涉驚疑自生憂懼必致終罹法網枉送性命看似

可恨亦覺可憐為此剴諭知軍民人等一體知悉毋為

新教所誤毋為謠言所惑永為良善可保無他澤之填之

毋違特示

右仰通知

同治十年二月

實貼

曉諭

日

這是左宗棠底佈告。從這佈告裏，可以看出左宗棠利用回民內部的教派，進行分化回民的陰謀。穆德全藏。

同民起義資料叢刊第四冊目錄

西北同民起義(下)

左宗棠底佈告(圖片)

平定關隴紀略卷七至卷十三……………易孔昭 胡孚駿 劉然亮 一

秦隴回務紀略八卷……………余樹嘯 二二

守岐紀事……………張兆棟 二五

多忠勇公勤勞錄卷三卷四……………雷正綰 二六

陝甘劫餘錄……………單化普 三〇

春冰室野乘卷一……………李岳瑞 三七

戡定新疆記卷一至卷五……………黃丙焜 徐鼎藩 李徵煦 楊調元 三三

西寧軍務節略……………佚名 事 四一

陶廬箋牘卷三……………王樹枏 四三

陶勤肅公奏議遺稿卷五至卷八……………陶模 四一

平定關隴紀略(續)

『平定關隴紀略』卷一到卷六，已見本書第三冊。解題，也已見本書第三冊。這裏續刊出卷七到卷十三。

白壽彝 一九五二年十月二日校記。

平定關隴紀略卷七

同治八年秋九月，欽差大臣太子太保督辦陝甘軍務陝甘總督一等恪靖伯左□□督師，駐節涇州。時穆圖善雖疊奉諭令「將陝甘總督關防交左宗棠接受」，仍未委員齎送軍次。而綏遠城將軍定安則特疏報「甘肅降回變亂，靈州失守」。且上書神機營王大臣，言「劉松山一軍在靈州城北，不分良莠，肆行殺戮，以致降回疑懼，陷城掠糧。其竄踞上八堡一帶陝回，仍舊往來騷擾。昌貴等堡回民亦叛。平羅十八堡回衆，並至昌貴等處，有欲先占甯夏郡城之謀」。神機營王大臣亦以入告。九月初六日，上諭：「劉松山所部兵勇，前在綏德曾有譁潰之事。此次輕進激變，賊衆兵單，儻因無食可就，復蹈故轍，則北路大局何堪設想！著左宗棠速籌餉糈，源源撥解，以安軍心。並將起釁情形查明具奏，不得稍涉迴護。至郭寶昌一軍，屢諭左宗棠酌度情形，派往花定一帶，與劉松山合軍前進。見在靈州失陷，花定等處喫緊，劉松山一軍恐未足深恃。著左宗棠迅飭郭寶昌移軍榆林迤西，以厚北路兵力。馬化澂陽爲歸順，陰縱黨與滋擾，居心叵測。此次變亂情形，究因如何起釁，卽著穆圖善查明，據實具奏。」未幾，穆圖善上疏，猶以俟左□□進軍秦州，而後送交總督關防爲言。九月初八日，上諭：「前因左宗棠奏涇州爲適中之地，可以兼顧南北，當經諭令暫時駐紮，並令穆圖善送交關防。著穆圖善仍遵前旨，將關防迅速派員送交，毋稍延緩。陝回逃入甘境，蔓延甚廣。靖遠、碾伯等縣亦有賊蹤。左宗棠務當分派各軍，力圖掃蕩，毋任四出滋擾。劉松山等軍由靈州進剿，近日情形若何，著隨時具奏。」

以懋廣系。省垣關繫緊要，應如何布置，及南路防勦各事宜，均應妥籌辦理，毋得顧此失彼。」

先是左口口八月二十九日，馳報北路官軍由花馬池進勦捷狀時，「乃」據劉松山八月初八日稟聲敘。厥後雖迭聞固原鎮原各屬降回，及劉松山留駐花馬池之提督黃萬友等探報，劉松山連獲奇捷，陝甘逆回震懼情形，然未得劉松山續報，未敢即以上聞也。九月二十五日，劉松山續報駐軍下橋後戰狀始至。左口口乃上疏云：「八月初六日，劉松山下橋營次調靈州城甘回頭目王洪、馬愛，被馬化澂喉令襲踞郭家橋陝回遺巢，妄冀斷我後路。因令諸軍派隊潛起擊之。將至，賊咸伏巢開鎗。知其怯也，飭步軍蛇行，從礮子密處猛攻。馬軍整隊伺巢破，衝殺甫近，傳巢中賊譁噪益甚。步軍一鼓齊登，賊巢火起。馬隊兩旁圍鈔，斃竄出之賊四百餘名，生擒五十有二，其焚斃巢內者亦幾二百。方踰殺出巢竄賊，忽得下橋營馳報，「吳忠堡角聲齊作，賊將出隊。」劉松山令馬隊掣轉，自率步隊繼之。甫抵下橋，見營前二里許，步賊如林，馬賊排列兩頭，氣殊驕甚。劉松山令各營小憩，傳餐。午刻，中軍鼓聲起，道員劉錦棠偕提督尹興茂、張拔萃、喻執益等，各率所部，由左路進；提督蕭章開、偕曾德喜、李雲貴等，由右路進。劉松山親督提督陶定昇、易致中、易德麟、李就山、李樹棠，由中路進。留提督何作霖、譚拔萃、周國勝、軍功董福祥，各率所部，居後備策應。馬隊營官提督余虎恩、潘運璋、陳宗蕃列左路之左，提督彭緒旂、譚上連列右路之右，均如牆而進。賊亦分數路迎戰，而騎賊猛從兩旁衝出，勢如潮湧。劉松山令董福祥率兩營，附左路馬隊衝殺；周國勝率一旅，附右路馬隊衝殺。正酣戰間，步賊之悍者冒死衝突，騎賊半下馬挺矛對刺。官軍愈戰愈奮，賊不能支。右路賊勢先卻。劉松山飭何作霖率所部陷陣，各路號鼓齊催，賊遂大潰。追殺四里許，忽吳忠堡有馬步賊千餘突出，似圖截官軍之後。劉松山令譚拔萃、周國勝

橫截而出擊之，斃賊甚衆。賊仍從吳忠堡北敗去。譚拔萃等躡追至吳忠堡西二里許，與正路各營，復合隊追勦。敗賊悉遁金積堡。是日兩戰，共斃賊數百，生擒四十有三。而余虎恩被矛傷頗重，弁勇陣亡十五，傷者七十。次日，分軍修秦渠堤堰。已刻，賊出馬步索戰，橫排十餘里。劉松山調修隄各營歸隊，擊之。追過吳忠堡二里，擒斬二百餘。賊亦不如先日之戀戰也。初九夜，金積堡逃出漢民，言四百戶陝回馬正和等股已至金積堡，議來撲營。初十日黎明，吳忠堡西各寨堡角聲競起，金積堡馬步大股亦至。劉松山飭各軍靜以待之。日中，始分五路出擊，令先堵步賊。俟騎賊鈔出陣前，則以步隊附馬隊猛擊。視賊馬步混雜，則各路急撲之。少頃，賊直前逼陣前搗戰。經官軍鎗礮擊退，旋卻旋前，刀矛相接。騎賊從兩旁鈔來，官軍馬步橫出截之。賊不能支，紛紛敗潰。官軍五路縱擊，乘勝壓追八里許，收隊，斃賊已六七百，生擒六十餘。譚上連被創，哨官傷者七員，弁勇傷九十八人，陣亡員弁丁勇二十有三，蓋亦血戰矣。十一日，各軍壓吳忠堡而陣，賊伏不出。十二日，吳忠各堡賊出隊，依堡而陣。金積堡賊亦絡繹出列。吳忠堡以南，劉松山見步賊多而騎賊少，心異之。登高瞭望，乃知騎賊已盡由吳忠堡北，繞至下橋西三里許，匿樹林及破堡中，似圖官軍出隊後，襲取營壘者。劉松山飭各營分兩路，專擊吳忠堡南之步賊。自率五旂步隊、四營馬隊，分擊樹林破堡之馬賊。飭董福祥兩營，列隊爲策應之兵。鼓聲起，各營奮威衝殺，步賊先奔，依吳忠堡者收入堡內，由金積堡來者遁回金積堡。劉松山指攻之騎賊，旋亦潰退。惟左路騎賊數團，立馬未動。各營縱馬挺矛，衝入賊中，步隊繼之，縱橫盪決，斃賊甚多。大隊分途掩殺，約七里許，兩路始會合收隊。賊均向金積堡一面敗逸。弁勇陣亡四人，傷者十七。自此數日，賊伏不出。劉松山以暇令各營築堅寨，頓輜重。至十五日，工竣。其夜，調陝回馬正和等股迭經勦敗後，未入甘回堡寨，散處吳忠堡

西各村莊。四鼓，因令各營乘月，緣北面稻田塍埂，繞向西南襲之。逼巢，賊始驚覺，急傍村莊列隊。易德麟、蕭章開、劉錦棠及未成列，各營所部奮擊。各軍四面蹙之，因其恟懼，分途猛撲，立破賊巢十餘處。追至吳忠堡寨南牆下，步賊越濠遁，馬賊擁擠不前。維時甘回各堡均吹角出寨，圍擊官軍之勢。劉松山令譚拔萃、周國勝、陶定昇、易致中、何作霖，橫出截之。賊仍敗歸各堡。乘勝縱擊，共斃賊計四五百，生擒百二十有四，弁勇亡者五，傷二十一。賊匿不出者，又二日。十七夜，獲賊諜言：「陝回馬生彥、白彥虎、郭阿洪等，又各率所部，由黑城子、半箇城，到金積堡。」劉松山登高望之，見西南吳忠堡至金積堡，火光數十里不絕，知賊諜言信。料賊陣必寬，即定計分布擊之。十八日黎明，營之西南、正西賊旂林立。吳忠各堡亦皆出隊。辰刻，賊分由吳忠堡南北兩路，撲近營壘，結隊六七里，橫列十餘里。少頃，騎賊直逼營前。劉松山督陶定昇、易致中、何作霖出左路，飭易德麟、李就山、李樹棠出右路，譚拔萃爲策應之兵，擊南面之賊。飭劉錦棠、同尹興茂、張拔萃、喻執益出左路，蕭章開、曾德喜、王秀棟、李雲貴出右路，董福祥爲策應之兵，擊北面之賊。飭余虎恩、陳宗蕃等，率所部馬隊，擊南面騎賊，以周國勝步隊附之。潘運璋、彭緒斯等率所部馬隊，擊北面騎賊，以董福祥中營步隊附之。賊見官軍大隊成列而出，騎賊即退居步賊兩旁，相依而陣。比官軍進至里許，騎賊仍從兩面鈔來，步賊向前突陣，勢頗兇悍。劉松山先擊南面之賊。鏖戰時許，賊漸不支。易德麟乘勢大呼陷陣，各營齊進，銳不可當。南面賊先潰，北面之賊經蕭章開、劉錦棠各營隊悉銳衝殺，亦即潰奔。馬賊見步賊已敗，無心戀戰。官軍乘勝追殺，直至吳忠堡西面。敗賊併聚一路，地狹不得前。官軍合隊薄之，擒斬千餘。而陶定昇、王秀棟俱中鎗傷，弁勇傷六十八人，陣亡十有七。十九日，金積堡出賊數千刈稻。劉松山按隊不動，意俟其放膽來，多則擊之。是夜五鼓，令馬步各營分伏南北

路樹林中伺之。天明，賊果於吳忠堡北，至余家湖一帶，排列騎先步後，連亘十餘里，老者弱者牽馬騾，絡繹下田割稻。迨微見官軍隊伍，步賊即止。騎賊仍分數路而前。劉松山飛飭伏軍，待東北各營將賊擊動，乃分路出截。分布甫定，賊已深入伏中。官軍號鼓齊發，騎賊驚惶，勒馬不進。各營乘勢縱擊，賊大潰。易德麟、劉錦棠見東北賊陣稍卻，急起截之。殿後馬賊飛駛而遁。步賊五六百擠陷水田中，圍殺殆盡。大隊壓追五里許，沿途擊賊八九百，擒割稻老弱三百餘，縱之令歸。是役，余虎恩復被鎗傷甚重，弁勇傷二十七，亡六人。二十一日，獲金積堡小回目馮沅發，訊知馬化澣一因調崔三未到，又調靈州王洪、周斌兩股，並賊河東、河西各寨精壯回民，多帶擡鎗小鎗，集金積堡。更令陝回馬正和，將甯安四百戶一帶護眷壯丁，悉來決戰。二十五日天明，金積堡逆回數路齊出。步賊排列吳忠堡左右各村濠外，騎賊附其兩旁。吳忠堡各賊亦列隊濠內以待。少頃，劉松山令易德麟、李就山、李樹棠、劉錦棠、尹興茂、張拔萃，分兩路，由吳忠堡之左進。劉松山率席大成、易致中、何作霖、蕭章開、曾德喜，分兩路，由吳忠堡之右進。留譚拔萃、周國勝及董福祥中左兩營，備策應。飭馬隊營官潘運璋等爲左翼，喻執益率所部步隊附之。陳宗蕃、彭諸忻等爲右翼，李雲青率所部步隊附之。分布甫定，騎賊漸前衝突。各路官軍鎗礮齊轟。因其敗退步賊之旁，復前奮擊，斃賊無算。賊目有紅衣青馬者，中礮落馬，復訊之擒賊，云即馬正和也。餘賊大亂。人馬擁擠，墮入濠坎甚衆。各軍乘勝圍逼，見賊即斫。復猛追八里許，計共斃賊千餘，生擒百五十餘。吳忠堡之賊縮退堡中。逸賊均竄金積堡。是役，曾德喜、易致中均被重傷，哨官傷者十三員，弁丁陣亡三十七，傷者至百七十有五。二十六日，金積堡回又出割稻。劉松山以其少，不與戰。二十七日，獲賊諜，知陝回崔三、李經學等股悉至金積堡。二十八日黎明，西南一帶塵氛大起。吳忠各堡亦出隊，南至水邊，北

至余家湖，排列十餘里。遙見羣賊多帶鋤鏟，並用矛量地。劉松山揣賊屢經痛勦，或圖掘壕以阻官軍。親往覘之。回營，即令易德麟督李就山、李樹棠等進左路，蕭章開督前旗、左旗，及李雲貴等進右路，自率席大成、何作霖、譚拔萃、周國勝進中路。飭劉錦棠居後策應。三路均以馬隊列步隊兩旁，別以步隊附馬隊之後。比進至三里許，騎賊已從左右飛奔而來，步賊亦冒死前撲。官軍馬步整隊禦之，鎗礮刀矛並進。賊屢前屢卻，轟斃殺斃無算。步賊甫頓，而騎賊仍與我馬隊拚死相持。劉錦棠催張拔萃飛赴左路，喻執益飛赴右路，助戰。騎賊始敗。各軍乘之，賊潰奔吳忠堡。左右兩路追過吳忠堡西，賊回拒，又敗，併走金積堡。追殺五里許，至板橋。賊墮溝塹者，不可數計。金積堡復出賊千餘，似圖接應敗賊者。劉松山飭兩路均連環收隊，賊近，始猛擊之。收隊至吳忠堡東，半里許。敗賊均聚，愈來愈多。中軍鼓聲起，各路返旗猛撲，賊復大潰。仍追至板橋而還。共斃賊千六七百，生擒八十餘。賊中負創者，又倍於斬馘之數。而易德麟、陳宗蕃、董福祥、張俊，亦均爲賊所傷。哨官傷十八員，弁丁傷二百餘，陣亡員弁亦三十五矣。臣維馬化澂所恃以抗官軍者有二：金積堡地勢，居秦漢二渠之間，黃流分壘，舊稱沃壤，足以阻水自固，而困官軍一也。回教有新老之分。馬化澂本新教回民，與陝甘老教回民，宗旨不同，互相水火。及與漢民尋仇生釁，則彼此通同一氣，無復新老之分。而甘回究不如陝回之強，馬化澂尤思藉以自衛。始因陝回竄附，代爲乞撫，市德於陝回。繼因陝回反覆無常，又思豫爲別白，以免官軍之勦。其詭謀甚多。蓋陝回勝，固可藉以爲重。陝回敗，亦有辭以自解。究之，陽順陰逆，其用心，路人所共知，二也。劉松山自花馬池進靈州，於甘回之已撫者，本已豫示區別。馬化澂嗾甘回，陝回抗拒時，初不料官軍之鋒不可犯，妄思一逞以自雄。迨八月初三日，郭家橋大捷後，初四日又遞稟代陝回求撫，爲緩兵之謀。而於劉松山兵至下橋，距

金積堡三十里地方，卻一字不露。蓋欲掣臣與穆圖善准撫之批，以挾制劉松山耳。臣於馬化澂前稟批示勦撫機宜，北路應由劉松山、劉錦棠察看，南路應由雷正綰、黃鼎察看者，以此。幸劉松山燭其奸，一意進勦。未及一月，迭將甘回、陝回，痛與懲創，實殺賊一萬數千之多。臣檄雷正綰、黃鼎、周蘭亭、簡敬臨、馬德順馬步各軍，亦於陝回犯及固原時，迅予掃蕩，連獲大捷，奸謀更阻。馬化澂旋又於九月初三日具稟求撫矣。臣閱其九月初三日一稟，情辭尙爲哀切。而絀中又附八月初六日一稟，則頗以劉松山濫殺激變爲言，猶思藉辭聳聽，情殊爲可惡。臣又批飭之，仍擬察其誠僞，以定勦撫。貳則討之，服則舍之，務在攻心，以規久遠。至金積堡，地勢險要，陝甘官民均能言之。劉松山所以得手者，在於靈州速進，先據下橋後五里之永甯洞，得以宣泄河渠之水，故能制賊，而不爲賊所困。觀馬化澂稟求劉松山退駐靈州，及請臣委員赴靈州受撫，其情可見。『因請卹諸戰死事各員弁，並稱：『劉松山速赴戎機，得以潛消積年隱患，忠勇實一時諸將之冠。』爲乞恩復其失察游匪時所奪官。而是時，穆圖善仍疏極言馬化澂宜撫不宜勦，劉松山進軍吳忠堡，卽爲濫殺無辜。且云：『從此激其走險，東路未定之鹽固、西路已撫之肅州，皆成變局。河狄、西甯各路，更將乘機蠢動，必至不可收拾。』蓋穆圖善疏，與左口口九月二十五日捷疏，同日並入，朝廷仍不能無疑於劉松山。

十月初二日，上諭左宗棠云：『前因定安奏劉松山肆行殺戮，致回民復叛，襲踞靈城各情，已諭該大臣查明具奏。見在靈州情形究竟何似，劉松山有無濫殺激變情事，仍著懷遵前旨，迅速奏聞。馬化澂求撫各節，原未可盡信爲真。若此時靈州已失，該回目有公然復叛之心，該大臣自應督軍進勦，破其奸謀。若已震懾兵威，真心求撫，前此亦無襲踞靈州之事，卽著斟酌情形，妥爲辦理，毋令日起猜疑。至甘回困窮情狀，尙與陝回

不同，該大臣亦當悉心體察，以戢兵端。雖不可一意言撫，而臨事決機，亦不可涉以成見。所請開復劉松山革職留任處分，著俟查明靈州情形覆奏後，再降諭旨。……其固原北路各軍戰狀，及甘回求撫、陝回南竄情形，著卽詳晰查奏，以抒廬系。又據穩圖善奏稱，甯靈回衆仍宜籌撫，及飭胡昌會督同馬朝清，開導回民各節，與見在辦法有無窒礙，亦著該大臣隨時籌辦，用靖邊陲。而劉松山亟進靈州時，固原各軍亦進勦北路，連戰皆捷，與劉松山成犄角之勢。左口口九月三十日得報，比已馳疏入告矣。

其疏云：「馬化澂因劉松山郭家橋捷後，浹旬又疊獲大捷，噉甯安、四百戶、同心、預望各堡回衆，再與劉松山決戰。恐固原各軍並進，陰遣馬萬春等噉陝甘回衆，力抗南路之師。時固原提督雷正綰軍駐古城川、石家溝。諜報固原回民毋仲元等，被陝回白彥虎等所脅，挈眷北徙金積堡。白彥虎及甘回李正榮等各股，復由預望城、黑城子，竄入固原州。八月二十四日，白彥虎、李正榮卽撲雷正綰營。適提督周蘭亭自瓦亭馳至，會同雷正綰擊敗之。賊復噉預望城、半箇城、李旺堡各處之賊，紛至抗拒。中路提督銜前衢州鎮總兵簡敬臨、二品頂戴按察使銜陝安道黃鼎，亦皆至。二十八日，簡敬臨、周蘭亭、黃鼎出隊，抵二十里鋪。偵賊由平川兩路擁至，氣驕甚，卽分三路嚴陣迎擊。鎗礮轟斃賊數十。雷正綰率師，由黃毛嶺壓下。簡敬臨、周蘭亭、黃鼎麾軍猛進，殺賊數百。賊已不支。城中賊復護老弱竄出。各軍分途橫截，衝賊爲數段。敗賊悉奔黑城子。追至固原北三十里頭營地方，沿途斬馘甚衆，共斃賊千有奇，生擒者稱是，分別斬釋。後雷正綰、簡敬臨、周蘭亭等嗣黑城子踞逆，因白彥虎、李正榮既敗，一日數驚，紛紛北徙。九月初三日四鼓，秣馬蓐食，整隊齊進。行距黑城子四里許，驟步賊聚平川，騎賊布東西兩岸皆滿，令步隊從中路排進，馬隊張左右翼徐行。賊方分股上川抵禦，馬隊馳出黑

城子之後，賊衆大亂。步隊薄之，賊不及歸巢，冒死北竄。步軍立破黑城子回堡，擒斬甚多。馬隊蹙至界牌，沿途復斃賊數百，仍回軍固原。適三百戶良回穆進善報白彥虎等被創後，糾禹得彥、楊文治，由黑城子出胡家廖坡，大股屯踞距固原六十里三營地。雷正綰、簡敬臨、周蘭亭約黃鼎出隊，自率所部，於初八日進剿。偵賊已至頭營，伏各破堡中。步隊遂密結方陣徐行，騎兵張兩翼前進，遇賊卽擊，均有擒斬。連日賊且堵且退，似引官軍深入者。初十日黎明，周蘭亭、簡敬臨留兩成隊護輜重於楊老莊，各率八成隊進剿。行未數里，逆大股驟至。簡敬臨飭總兵姚連陞、譚正明、彭壽山率隊進左路，周蘭亭飭總兵趙玉亭、劉明泰、知州黃立鼐率隊進右路，親率所部及廣東高州鎮總兵徐文秀、縣丞吳恩榮居中。參將桂錫楨領馬隊，出左路之左；參將李廣珠領馬隊，出右路之右。分布甫定，逆以大股猛撲中路，另股從左右兩路鈔來，兇悍殊常。各營屹立不動。俟其漸近，乃連以線鎗、洋鎗、夾劈山礮轟擊賊中，人馬應聲而倒，勢漸不支。周蘭亭、簡敬臨麾左右兩路馬隊，飛馳陷陣。步隊繼之。賊衆潰走。官軍蹙至三營，敗寇入堡死拒，左右破堡內伏賊齊起。周蘭亭、簡敬臨飭姚連陞、趙玉亭等兩路出隊擊之。馬隊斜鈔賊前各營，愈戰愈奮，銳不可當。逆越堡而遁。堡外賊亦奪路狂奔。其地坂峻溝深，賊人馬自相蹂藉，墮斃無數。各軍分途扼截，斃賊八百有奇。生擒百餘，訊知此股卽馬萬春所統也，皆斬之。敗賊向洪溝逸去。周蘭亭、簡敬臨令彭壽山、黃立鼐率所部憑堡扼駐，防黑城子。何家溝鈔襲之賊，自率所部各營前進。甫行數里，聞何家溝突出一股騎賊，圍撲彭壽山等營。亟麾軍回援。時逆正與彭壽山等相持，適雷正綰亦率所部各營馳至，賊駭而奔。各軍合追，將抵黑城子，瞥見紅衣賊首率騎賊飛奔而前，勒敗賊力鬪。各軍整隊迎之，馬隊亦下馬挺矛接戰。斃賊數十，賊勢稍卻。忽紅衣賊首領數百騎，疾馳突陣，甚悍。各軍分隊截之，矛傷

賊首隆馬。擒訊，乃陝回僞元帥楊文治，狡悍異常，屢以撫誤官軍者也。驗視所用鐵矛，重十七觔，立斬於軍。又追數里，始收隊回營。是役，共斃賊千餘，生擒百餘。臣令函楊文治首，徧傳受害諸地以徇。十一日，雷正綰、馬德順、周蘭亭、簡敬臨、黃鼎，各留一營駐黑城子，防海城、鹽茶廳、預望城來犯之賊。率所部馬步各隊進攻李旺堡。十二日五鼓，齊由八營地進發。行近李旺堡，調賊方挈眷而逃。馬步各賊列堡外，思抗官軍。雷正綰等商令分兵三路齊進，馬先步後。賊望風而潰。陣斬數十，乘勢衝殺，破李旺堡，毀其巢。賊走半箇城。馬隊躡之，步隊兩路夾擊。賊退溝坎，頓旗死拒。各軍追之急，逆騎輒擁擠不前，自相蹈藉，死者無數。追三十餘里，至永家莊，沿途斃賊近千。訊擒賊，知李旺堡賊首李應春、綽號野賊，老巢尙在李旺堡前五里穆家潭。各軍立派步隊圍之。堡小而固。賊見官軍至，憑堡穩抗。官軍以炸彈劈山礮仰攻之，一鼓齊登，破其巢。巢內悍賊數百，悉誅之。擒僞副元帥楊輝雲，訊知賊首李應春，赴預望城求援未返。楊輝雲，本陝回僞元帥李經舉之副也，斬以徇。其漢民婦孺則縱之。是役亦斃賊千餘，生擒百餘。自楊文治伏誅後，陝甘各回黨懼益甚。而金積堡馬化澂已屢爲劉松山勦敗，乃令各堡甘回迅速求撫，以掩其勾結之奸。馬化澂新教各回堡，以預望城卽禹王城、半箇城卽同心堡，爲最大。諸回日旣受馬化澂指，求撫，陝回心更不安。於是禹得彥、白彥虎、李經舉等之在預望城者，潛率各部衆，由鹽茶廳西竄。約踞甯安四百戶之崔三、馬生彥及馬正和部衆，金積堡所留之陳霖等，悉數西趨。圖由長流水、打拉城、出會甯、安定、南合河州之回，暫延喘息。黃鼎得各土回密報，卽商馬德順收隊黑城子，會師追之。臣所遣總理營務處四川候補道曾傳理，適至黑城子。十四日，兩軍由黑城子冒雪行六十里，抵黃楊坪。詢之士回，知禹得彥等三日前尙踞鹽茶廳一帶，聞李旺堡破，始移家屬輜重於西安堡。李經舉、白彥虎仍在黃家

園。黃鼎、馬德順會商。十六日，馬隊先行，步隊繼之，爲犂巢掃穴之舉。追六十里至鹽茶廳，見炊爨尙然，知賊去未遠。馬德順督馬隊，又猛追四十里，至西安堡。一望平川，延袤數十里，四面賊帳布滿。見官軍馬隊馳至，老弱婦女號哭紛竄。悍賊數千，吹角齊出力拒。馬德順令馬軍半下馬，挺矛衝殺，半縱馬開鎗，縱橫盪挾。賊大敗，殺斃五六百，餘奔黃家園及西山一帶。馬德順及黃鼎呼救馬隊營官胡應芳、黃虎臣，整隊追殺，又斃賊千餘。賊目死亡者多，不復成列。馬德順望見前面山岔紛歧，急督各營分三路搜勦。分統提督張會元進南山一路。副將崇志率吉林馬隊，胡應芳、黃虎臣率呼救馬隊，進北山一路。自率黃旗及親兵小隊，由中路黃家園進。復追殺十餘里，至劉家井，路隘不容方駕，兩旁皆深溝。馬德順率親兵十餘，策馬前察地勢。兩旁馬步伏賊數百突出，刀矛攢刺。山上賊衆拋石雨下。馬德順身被七創，與黃旗哨官副將張顯揚，各手刃數賊，力竭皆死之。張會元及吉林馬隊哨官全德、呼敦馬隊哨官劉治，均並受重傷，經各營救出折回。弁勇陣亡三十餘。適黃鼎率師馳至，督隊勒馬回擊，飛催步隊分路前勦，賊始退。以路狹，不敢復追，還軍駐黃家園。十七日，黃鼎既遣黃旗小隊及副白旗送馬德順，張顯揚忠骸回固原，自率所部馬步各營，合張會元所部副四旗馬隊、崇志所部吉林馬隊，由西安堡出乾鹽池，進打拉城。行六十里，至乾鹽池。諜打拉城有大股踞逆，互數十里。詢降回，知卽甯安四百戶由長流水西竄陝回。是夜四鼓，馬步各軍急起躡之。距打拉城二十里，望東北山梁迤西，塵大起，知賊已竄走。黃鼎令左營護輜重，行稍緩。令參將林定遠、總兵黃有忠、參將朱蘭亭率所部馬隊，胡應芳率左營馬隊，循右路山梁進；張會元、崇志率所部馬隊循左路平川，斜襲打拉城後。黃虎臣率所部馬隊，由中路徑搗打拉城。自率副將李玉春、副將何玉超等步隊繼之。迨抵打拉城，見兩山開豁，地勢寬平，卽命馬步聯絡徐行。賊

誤爲鹽茶廳、西安堡來會之回，適然不驚。各軍亦不動聲色，近賊前，鼓起，聲震山谷。賊出不意，狂號亂竄。黃鼎麾軍橫直衝突，賊截爲三。一奔打拉城，一奔東北山，一向北面亂山狂竄。李玉春、何玉超各率親兵及洋礮隊，分路截擊，殺賊數百，墜崖斃者不可勝計。於是呼敦右營馬隊逼近打拉城，逆衆憑街口抗拒。弁丁下馬開鎗轟擊，刀矛手簇升而上。城破，逆眷輜重塞滿街衢。黃虎臣帶隊，從人畜堆中衝出街口，逆回馬步數千，抵死返關。黃虎臣督勇，下馬步戰。李玉春、何玉超等所部步隊適至，結成方營，橫貫賊陣。張會元、崇志所部馬隊，亦自左路平川鈔出，賊後夾攻，斃賊無算。騎賊先奔，步賊則圍殺略盡矣。馬隊各營仍向西追殺。其右路各營進攻東北山梁之賊，甫上第一重山梁，賊馬步已嘯聚一處，由上壓下，力抗官軍。胡應芳督馬隊繞上山梁之左，林定遠督步隊繞上山梁之右，中後兩營步隊又從中路整隊齊進，斃其悍者數十，賊遂紛潰。各營併上山梁，齊壓而下，追殺十餘里，斃賊約四五百。回軍打拉城，行十餘里，忽山口有紅旗馬賊駛至。林定遠、黃有忠、朱蘭亭督隊截殺。都司賈洪順衝入賊中，礮子穿胸陣亡。胡應芳怒馬陷陣，步隊繼之，斃賊百餘。敗賊飛奔上山而逸。夜分，各營乃咸駐打拉城。自此，甯夏、甯州已無陝回，預望城、半箇城、韋州堡各甘回均款營求撫。臣已令會傳理察其誠僞，分別辦理，似甘肅北路肅清可期。見檄雷正綰由半箇城進長流水，新堡子、周蘭亭、簡敬臨繼之，期與黃鼎馬步諸軍收夾擊之效。其先竄一股，十七日黃鼎所部總兵徐占彪步隊三營，已由靜甯州赴會甯截勦。臣所調提督楊世俊正四旗馬隊，二十二日馳抵靜甯州，二十三日馳往會甯合隊。賊如由會甯出安定，黃鼎一軍及張會元、崇志馬隊當先顧蘭州省會，然後進勦向河州之賊。諸軍西趨，其固原、黑城子、李旺堡一帶新復之區，見檄總兵張福齊率所部五營，提督周紹濂率所部四營分駐，以重北路之防，而通諸軍之氣。臣

料理後路糧運，卽進軍平涼，布置一切。將來或由中路，或由南路，前進或緩或急，屆時惟當審度機宜，慎以圖之。」

十月初七日，疏入。有詔嘉獎。……又諭：「此次陝回糾衆紛擾，意圖阻截官軍。白彥虎等雖負創西竄，難保不勾煽河州各回，復行東犯。著左宗棠卽嚴檄雷正綰等，各率所部，相機夾擊，將未獲之各回目擒斬淨盡，以靖陝氛。並著抵平涼後，斟酌緩急，將蘭州省垣及河狄防勦各務，悉心籌畫。馬化澂是否顯露叛迹，抑係求撫緩師，靈州一城如果失陷，究爲何股所襲，均著該大臣遵奉前旨，將該城有無被陷，及劉松山濫殺激變各情，迅速查明具奏。其預望城、半箇城各處甘回，旣經款營求撫，卽著飭令會傳理，妥速辦理，但不可爲其所給，致貽後患。欽此。」

是時北路軍威大振，陝回之擾甯夏者，河以南各股勢窮西竄，河以北各股亦分竄至賀南山後，經阿拉善王呈報。十月初二日奉上諭：「理藩院奏阿拉善親王貢桑珠爾默特呈報回匪竄擾情形，請撥兵救援一摺。所稱陝省董志原逆回，竄入甯郡，勾通甯夏回匪，攻撲定遠營城，及竄至福因寺等處，提督張曜所部獲勝各情，均係在金順未到甯夏以前。惟現在陝甘各回分股騷擾，該親王亦風聞靈州失守，是甯夏之圍雖解，而賊勢尙屬披猖。阿拉善所屬之定遠營，東通包鎮、綏遠等處，南通中衛，均無險阻可守。轉瞬黃河冰凍，尤虞該逆東趨。金順勦賊，現正得手，著卽懷遵疊次諭旨，會同張曜等軍，乘勢兜擊，毋任該逆盤踞城寨，勢成負隅。靈州情形何似，著左宗棠確查具奏。一面調派勁旅，馳赴甯靈一帶，與金順等迅圖勦洗，不得以無兵可撥，致逆蹤擾害蒙地，復肆蔓延。欽此。」敬譯諭中所云包鎮，卽山西邊境之包頭也，密邇蒙疆，故山西之防亦緊。旋奉

上諭：「著左宗棠卽飭郭寶昌，酌帶親兵，前赴山西，聽候李宗義調遣。並著李宗義督飭該提督，會同李慶翔，將河防事宜嚴密布置，以資得力。其餘各隊，仍著左宗棠嚴飭余運昌力扼花定一帶，疏通糧路，兼杜賊蹤旁竄。欽此。」郭寶昌前曾奉檄移紮榆林迤西，因病未愈，故此次亦未能遵行。

旣而金順、張曜由河北會師南進，甘回納萬元等糾合陝回各股，在漢渠、官橋迤南一帶迎拒。經金順、張曜會派楊春祥等，從東繞擊，並督同各軍，分路鈔擊。賊衆大潰，悉向納中開等處敗逃。我軍追過龍王廟南，並將東西各壘攻拔。據賊供：「賊首馬天喜、納洪均已殺斬。其來援新賊，亦經常福等擊敗。」金順、張曜遂於漢渠東西分紮，復破賊寨兩處。官軍追近納中開寨門，楊春祥又拔其南面兩壘，殺賊殆盡。當經具疏奏聞。故上諭有云：「覽金順所陳大股陝回麇集甯屬東西兩岸，唐廣兩渠並被挖斷各情，與左宗棠奏報不符。此時甯夏界內，究竟有無陝回，著該大臣詳細查明具奏。」

緣西竄陝回各股，復有回竄之回。黃鼎於打拉城克獲大捷後，詎知向西南敗竄之賊，所贖不過二千餘人，馬械糧食拋棄大半，由百草園、郭城驛一帶竄走。圖與前竄之禹得彥等合股。黃鼎將派隊窮追，旋探勦敗之馬正和、陳林等股，尙在新堡子，收集衝散賊屬。慮其糾集爲患，遂乘勝勦之。二十一日五鼓，督隊東趨。天明，抵王家井溝，見騎賊數百往來馳騁，似窺探進軍者。迨見官軍旗幟微露，遽擊隊狂奔。黃鼎令步隊居中，馬隊張左右翼前進。賊伏南北兩山中，見官軍整隊猛進，自度不支，向東敗走。各營躡追，至新堡子，山徑開豁，地平如掌。馬正和、陳林等列隊抗拒。官軍奮威衝殺，立斃悍賊數十名，賊卽奔潰。張會元、崇志及黃鼎所部馬隊兩營，追殺十餘里，斃賊百餘名。步隊斬獲兩山及新堡子街內外之賊，均數百名。計共斃賊六七百名，拔出被裹

漢民千餘名，奪驛馬百餘頭。訊據難民供稱：「十八日之敗，顧阿洪、九社營、老野阿洪、擺萬海、馬生彥、馬正和各股，死傷大半。惟陳林、馬長順在後，聞前股大敗，遂便縮退，倖免打拉城之敗。蓋九阿洪經官軍陣斬。」蓋九阿洪者，陝回素所崇信者也。陳林、馬正和等敗蹙之餘，仍圖折回金積堡。是時陝西提督雷正綰聞陳林、馬正和等有回竄之信，即率所部由半箇城向長流水地方截之。二十二日，行至何家口，遇騎賊數百，擊敗之。遙見長流水一帶炊煙大起，知賊屯踞此間。二十四日，整隊前進。適賊正挈眷紛逃，雷正綰率隊衝擊，殺斃賊二三百名。賊向四百戶地方竄去。二十五日，提督周蘭亭率所部馳至，當即會同進剿，冒雪疾馳，沿途撈斬甚衆。至黃河邊橋上地方，探報甘回李應春率賊千餘，自西路橫竄而東，勢出官軍之後。雷正綰、周蘭亭即掣隊分途截剿。行過北口，正與賊遇。兩軍夾擊，斃賊約數百名。又追至石家溝，斬賊百餘名。是夜駐石家溝口。二十六日，仍整隊進剿。行五十里，至馬家河。陳林、馬正和等逆知官軍跟追將至，先將輜重眷屬送往金積堡，自率馬步悍賊二三千殿後，以拒官軍。雷正綰、周蘭亭結方陣擊之。賊不能支，紛紛潰走。官軍馬步緊追二十餘里，驟見賊之輜重家小在前，逆賊復回戈返鬪。官軍奮威衝殺，斃賊數百名，奪獲戰馬駝驛數百匹，軍械無數。陳林、馬正和二股，經此次痛剿後，所賸能戰之賊不過二千餘人，始遞稟會傳理處求撫，並由馬化澂轉稟劉松山處，願先繳軍械一半。而雷正綰、周蘭亭二軍，遂由四百戶進駐黃渠橋。簡敬臨、張福齊亦進駐章州堡，與劉松山會商辦理。

其西竄之崔禹等逆，則有徐占彪步隊二營、楊世俊馬隊四營，奉檄由靜甯州出會甯、安定之間，相機截剿。九月十七日，徐占彪由靜甯拔隊起行，忽接會甯縣官紳稟報：「前次剿敗土匪張貴、侯德應等，逃至會甯，

又聚匪黨鈔掠會甯北川，攻破岳家等堡六處，勢復披猖，請兵速剿。十九日，徐占彪馳抵會甯。二十日黎明，出賊不意，率所部兩路擊之，斃匪百餘名。張貴率匪黨伏地乞撫。徐占彪率所部，押令回靜甯點驗，分別遣散。二十三日，楊世俊馳抵會甯，調知陝回經官軍擊敗後，由會甯之郭城驛、紅堡子等處，紛紛西竄。楊世俊於二十四日五鼓，由乾溝驛繞出牛馬墩，遇賊騎千餘，護奪竄走。楊世俊督馬隊兩旗掩擊之，立斃悍賊數名。兩旗左右鈔出，賊益不支。追至馬家堡，沿途斬滅甚衆。二十六日，躡追至嶠口，斬殿後悍賊八十餘名，生擒九名，奪戰馬二十餘匹，老幼婦女墮巖死者無數。急催徐占彪步隊速赴嶠口會合，以便縱擊。二十九日，楊世俊率馬隊抵車道嶺，探知賊將眷屬輜重移紮漫窪，站灘一帶，而悍賊則紮甘草店、大營川。十月初一日，徐占彪率所部步隊至嶠口，卽於是夜五鼓合隊，齊由車道嶺出甘草店。賊列隊死拒。官軍整隊衝殺，賊仍敗走。進至大營川收隊。初三日黎明，楊世俊、徐占彪率馬步，仍分三路進追至高巖，先後逃竄之賊均已廝聚。徐占彪率步軍結成方陣，楊世俊飭馬隊張左右翼擊之。斃悍賊百餘，賊敗走。步軍滾隊緊逼，馬隊左右斜鈔，賊勢不支，分由水家坡、新營兩路敗走漫窪。官軍蹙之，陣斬三百餘名。及抵站灘，地勢狹隘，羣賊擁擠不前，憑卡死鬪。官軍亦不能施展。楊世俊令所部下馬開鎗，刀矛手從卡旁搶上。徐占彪由兩山覓徑鈔出，立斃悍賊五六百名，壓追至踞狄道四十餘里之漫窪十八盤，始收隊而回。計連日截勦殺斃悍賊千數百名，奪獲戰馬騾驢千餘頭，拔出難民漢回數百名。初四日，黃鼎率所部馬步各營，及張會元、崇志等馬隊馳至，則賊已由狄道、河州竄去。黃鼎因遵前檄，先顧蘭垣，再圖進剿。以楊世俊馬隊四營紮安定，兩營紮紅土窰，徐占彪步隊兩營輔之，以通蘭垣之氣。以步隊七營紮會甯，張會元、崇志馬隊暫紮靜甯之西，黃鼎暫赴靜甯點驗張貴降衆，分別辦理。俟事

定後，先赴蘭垣附近，擇要安營，一面由營發銀二萬兩，交藩司崇保，令其採購軍糧。自是赴省驛道疏通，蘭防益固。

其北路劉松山一軍，雖自八月以來，經定安穆圖善前後參奏濫殺激變，疊奉諭旨，著左宗棠查明具奏，不得稍涉迴護。左口口於覆陳疏內，歷言戰事，已詳前疏，茲不復贅。至甘回變亂之由，係受馬化澂愚弄。劉松山初至靈州時，屢諭已撫回目周斌，令甘回安分自保，並令自左肩至右脇，斜繫草繩，以便認別。一面出示曉諭。乃拔營前進之日，甘回竟敢列隊放鎗，齊聲喊殺。劉松山恐人未盡曉，又經苦諭再三。甘回抗拒如故，且至撲犯官軍營壘。劉松山始出隊擊之。又於八月十二日，據靈州逃出勇丁洪得勝稟稱：「靈州城內甘回將城門關閉，亂殺漢民。前派去護餉之副將謝榮華、陳永錫，續派買糧之提督曹加正、副將陳明達、張福星、彭友亮、張細祿、王榮華及勇丁七名，不知下落」等情，均經縷晰入告。時九月十九日也。距參奏時，已經兩月。劉松山處疑謗之中，治軍如故，未嘗少渝。

十月十九日左口口續報戰狀疏云：「八月二十八夜，擒獲賊探，訊據供稱：『吳忠堡北二里許顧家寨踞賊，本陝回白彥虎黨夥。因屢敗膽寒，約今夜四鼓移向寨後，而以陝回崔三所部賊黨填踞顧馬兩寨。』劉松山遣人往探，一面傳令步軍整隊以待。四鼓前，探飛報寨內火光漸出，寨外火光亦漸近。劉松山以兩寨相距不過數十丈，飭各營分兩路向兩寨左右進，一向兩寨之中進。各營旗相機策應，並分布左右兩枝，稍取遠勢，以拒各堡援賊及兩堡逸賊。戒諸軍非近賊不得開鎗呼殺。比抵兩寨前，見賊方出入互雜，尙不知官軍已到也。官軍擂鼓發號，何作霖、朱德開從兩路衝入，各路鎗礮齊施。寨內外之賊均震懼失措，人號馬嘶，自相蹂

籍。劉錦棠、蕭開章乘寨門未閉，揮軍直入。寨內外各賊殲斃殆盡。其顧家寨南小顧家寨內賊，亦慌亂。董福祥馳報劉松山，立督各營，分兩路鈔擊。易致中乘勢破其外卡，堆薪焚門。譚拔萃、董福祥越壕而入。堡上磚石雨下，壯士肉薄而登。適寨門焚穿，各營齊入，寨內之賊殲焉。天明收隊，留知州李樹棠分駐兩寨。其小顧家寨，則舉火焚之。計是戰，破回寨三座，斃悍賊一千二百餘名，生擒一百四十餘名。內賊目毛遂生、郭得貴、李阿滿，訊畢斬之。獲騾八百餘匹，官兵員弁勇丁陣亡者二十六名，哨官受傷者六員，勇丁受刀矛鎗子傷者五十一名，受磚石傷者七十二名。是日酉刻，馬化澂遣人款營，齎臣所批，就近稟商劉松山。雷正綰察看陝回就撫誠偽一件，並咨劉松山公文一角，並稟請劉松山停兵，待其勸導陝回，聽候覈辦。劉松山許之，令其呈繳戰馬軍械。九月初三日，馬化澂稟稱：已諭令陝回確具冊結，懇定呈繳馬械章程，力請移軍吳忠堡界外。劉松山飭將馬械悉數呈繳再議。初五日，馬化澂呈遞陝回陳林、禹得彥、余彥祿、馬正和、崔巍等稟結，懇轉稟臣，暫緩進剿。劉松山仍令將馬械悉數呈繳再議。初七日，馬化澂稟繳槍十桿、小鎗十五桿、瘦馬二十四匹，並糧米一萬七千觔。稟中於甘回就撫與否，一語不及。劉松山知其詐，嚴批申飭，勒限兩日悉繳馬械。初九日，有遊擊胡如東、巡檢李廷光來營，同稱：「陝回又繳槍五十桿、馬五十四匹，存馬化澂處，即解送大營。其餘馬械，必俟官軍退紮橫城，方可呈繳。」初十、十一兩日，馬化澂並不稟覆。而賊馬四竄，似覘官軍動靜者兩夜。城中修寨掘壕，如恐不及。十二日，胡如東、李廷光復來營，申前請。劉松山未准。詢胡如東，則穆圖善所委催糧者李廷光，則曾被馬正和所脅者。劉松山知爲馬化澂央託而來，飭仍語馬化澂，將求撫真偽情形據實稟覆。然固知求撫之非誠也。十三日，劉松山親帶馬步隊伍，赴余家湖察看賊壕。縱營夫四出割草，試賊動靜。午刻，金積堡馬賊蜂擁面

來，吳忠堡亦相繼出隊，似誤以營夫爲官軍，意圖鈔截。劉松山飭營夫回營，官軍列隊急調老營出隊策應。騎賊欺官軍隊伍頗單，結隊數十團，冒死衝突。步賊傍敬家莊兩堡排列。劉松山令各隊猛撲之，斃騎賊多名。賊退兩堡旁，開鎗死拒。正鏖戰間，適老營隊伍馳至。劉松山飭蕭章開、湯彥和、李雲貴、劉錦棠、尹興茂、張拔萃、喻執益等，率所部從堡右鈔出，並防西南求援之賊。飭朱德開、李就山、李樹棠等，向堡北進。飭董福祥兩營，分附左右馬隊之後繼進。賊見大隊齊至，立即驚潰。蕭章開、劉錦棠分兩路防援賊，各率所部奮勇衝殺，斃賊甚多。有步賊二三百，敗由原路回堡。劉松山麾軍截擊，盡殲之。乘勢縱火焚燒堡門。各營將士紛紛由堡之四面，猛騰而上。連克兩堡。堡中賊無一漏網。計是戰斃賊廿各回八九百名，生擒一百三十名。內有賊目馬阿忻、馬光發，一併正法軍前。奪獲戰馬驟驢三百八十餘匹，拾取鎗礮刀矛無數。官軍陣亡員弁勇丁十九名，受傷九十名。賊之連夜修築掘壕也，意圖引秦渠水以灌官軍營壘，兼爲守堡計。十四日五鼓，賊於吳忠堡南，決開秦渠，通水東流。辰初，吳忠堡東南一帶，平陸成川。賊仍併力，加土修壩。劉松山飭何作霖、譚拔萃、周國勝，由左路直攻壩西賊壘，飭席大成、易致中相機策應。飭蕭章開、湯彥和、李雲貴、劉錦棠、尹興茂、張拔萃、喻執益、董福祥、張俊，分兩枝，由右路進。朱德開、李就山、李樹棠，相機策應。飭潘運璋、陳宗蕃、彭緒炳、譚上連，馬隊四營，由右路之右進，防吳忠堡以北援賊。並飭各營，如賊不過水漫溝，則勿深進也。迨各營進逼賊壘半里，逆賊竟憑壘抗拒。官軍奮力進攻，忽西北騎賊約一二千，飛奔來援，衝過水漫溝。蕭章開、劉錦棠若無所見，仍攻壘如故。火器環施，雷轟電掣，壘賊不能支持，棄壘鼠竄。官軍乘勢，將水漫溝壩頭決開，大溜西趨。蕭章開、劉錦棠急督馬步各營擊之，賊向溝西潰走，被水衝斷。殿後騎賊二三百名，折而北趨，又爲馬隊截阻。悉逼溺急溜中，無得免者。蕭

章開、劉錦棠見溝東一寨，水淹堡脚，吸溜甚急，乘勢撲之。寨中恟懼無措，遂麾所部掘堡脚，劈寨門，立將溝東賊寨攻破。是戰，破壘決壩，共殺悍賊六百有奇，生擒七十四名，立予斬決。獲驛馬一百四十餘匹，軍械無算。官軍陣亡員弁勇丁十一名，受傷者五十六名。十六日午刻，水勢漸消，各堡之賊仍加掘長壕。是夜，劉松山傳令各營，攜鉏鍤草束，三鼓出隊，向水漫溝取齊。馬步五隊仍布疊陣，銜枚而進。距溝半里，賊始驚覺，憑壕開鎗，絡繹奔赴。是時月明如晝，官軍五路齊撲，賊不能支。一面擲草掀土，平壕疊進。賊向西路劉家寨、王家寨、陳家寨縮退。劉松山令馬軍列隊勿前，飭步軍踰溝，猛蹙之。賊因官軍追急，未及入寨，紛紛撲壕。官軍乘勢掩殺之。斃溺斃者，頃刻屍積壕塹。將士即藉賊屍躍過。劉錦棠、蕭章開所部兩支，已鈔出賊後。賊無路可逃，有退入堡者，有越牆而上者。官軍迅即奪門而入，同時將三寨攻破。寨內外斬殺淨盡。劉松山隨飭董福祥、張俊留所部分守之。急督所部進攻王家莊、梁家莊兩堡，又克之。天明收隊。計是役，連破堅寨五座，斃賊實一千五百餘名。除陳家寨回目王添玉、王家寨回目馬合義，於兵到特逸出外，其餘三寨頭目馬大舉、馬奮剛、哈得招，均經陣斬。生擒逆回一百一十餘名，陣前正法。奪獲驛驢戰馬七百餘匹，牛羊數百頭。各營員弁勇丁陣亡二十二名，受傷者一百四十三名。此因平壕而獲大勝也。劉松山軍中口糧，均自河西採購，由葉昇堡過渡，轉運至營。自賊決秦渠水，倒漾余家湖，運道須繞由西北行走。而王家高樓、張家灘各回堡，適當其衝。十八夜，劉松山飭各營裹糧聽令，並多攜鉏鍤，四鼓出隊，向王家高樓。相距半里許，賊已驚覺，宵柝乍停，礮聲頓起。各營整隊撲之，堡中礮石如雨，而人聲喧雜殊常。劉錦棠乘勢猛攻，一面填壕，衆騰而上。賊開北門逃竄。馬步各營分途掩殺，逸出者無幾。劉松山即令李就山帶所部前旂，入據該寨。仍親督馬步各營，向張家灘北進。行八里，天色已

明見張家灘兩寨並峙。寨西三里許，爲朱家寨。遂令分支進攻。察看寨東寨西，野潦縱橫，不便布陣。乃飭各營魚貫而行。比近堡前，礮石飛注如雨。壯士躍壕，以火器仰攻，或積薪焚門，或揮鉏掘堡。前者帶傷，後者繼進。賊漸不支。是時，朱家寨回堡見劉錦棠、蕭章開大隊猛進，卽啓西門，向于家寨而遁。劉錦棠、蕭章開乘勢掩殺，徑抵于家寨。寨中踞賊亦相率西竄。劉錦棠、蕭章開急揮馬隊左右鈔截，步隊從中路緊追。賊無可逃，盡由胡水溝鳧水而過。水深溜急，三寨之賊得登彼岸者，不過百數十人而已。惟張家灘兩寨賊衆，因官軍圍攻甚緊，無路可逃，拚死堅守。至巳初，乃破堡而入。堡內之賊無一漏網。劉松山以此五寨爲北路糧運所必經，飭馬隊分守。俟所調花定後路四營至，再以步隊更替填紮，仍將步隊收回老營。計是戰，破六寨一壘，殺斃淹斃約一千七百餘名，生擒二百一十三名。其張家灘回目馬得貴，則於堡破時生擒，訊明斬決。餘賊一併正法。軍前奪獲騾馬四百餘匹，礮械千餘件。官軍陣亡員弁勇丁十六名，受傷者八十六名。十七日，有久陷金積堡之山西湖北各省漢民，來營具保馬化澂永無反覆狀。劉松山閱其稟詞，於甘回呈繳馬械及陝回投誠事，並無一語鉞及。引詰其故，據稱伊等一向在金積堡貿易，被陷。茲馬化澂扣其眷屬，逼令來營具保，委非所願。一詢以馬化澂是否甘心投誠，甘回是否俯首帖伏，則僉云：不能知也。劉松山嚴飭之。十九日，復破王家高樓、張家灘一帶六寨一壘。老賊膽寒，益可想見。以理勢論之，陝回既去，金積堡賊勢已孤。又經官軍連次痛勦，其迫而求撫，固在意中。惟馬化澂狃於從前未受懲創，仍肆狡謀。其求撫也，僅以陝回爲詞，自居勸導之名，一若未嘗同豫逆謀者。所呈繳之馬械，又係派各甘回，擇其疲朽不堪者呈繳，希圖狡賴。如果代陝回求撫，豈有代匿馬械、陰縱其逃之理。如果甘心悔罪，豈有陰藏馬械，留爲後圖之理。姑勿論指嚇陝甘各回，力抗官軍，罪狀昭著。現在賊

勢衰微，而官軍四集，劉松山已調花馬池，定邊留駐之四營前往。各隊記名副都統全福所帶吉林馬隊，因全福繼患甚劇，委記名副都統雙壽代領西行。其金運昌所統卓勝軍馬步，均已行抵花馬池。是甘肅北路局勢尙期穩固，差堪仰慰聖懷……所有劉松山一軍，自八月二十九日至九月十九日，續破寨壘，連獲大捷情形，謹會同幫辦陝甘軍務署陝西巡撫臣劉典馳報。」

疏入，奉上諭：「左宗棠奏劉松山一軍續獲勝仗，暨各軍勦回獲勝，覆陳靈州現在情形，郭寶昌無庸折回山西，各摺片，覽奏均悉。陝回經官軍擊敗後，竄據顧家寨等處。劉松山督軍進勦，馬化澂屢以求撫爲辭。而賊中修寨掘壕，並未少息。該軍自八月二十九日至九月十九日，疊破顧家寨，馬家寨各處賊壘，並斬賊目毛遂生等多名。現在陝回已去，金積堡賊勢甚孤。惟馬化澂陰蓄詭謀，每以乞撫爲緩師之計。若不痛加勦擊，爲患更深。劉松山所調花定後路四營，計已早到。著卽飭該提督，乘此聲威，合隊追勦，毋任該逆從中勾結，日肆蔓延。如有真心悔罪，赴營求撫者，亦著該提督相機辦理。所有疊次陣亡之副將李洪吉等，均著交部，照所保官階，從優議卹。黃鼎、雷正綰等軍，在新堡等處，各獲勝仗，殺賊甚多。賊由狄道，向河州竄去。現在赴省驛道已通，著該大臣，卽飭黃鼎等分設扼紮，遏賊奔竄之路。其蘭垣防勦事宜，並著妥籌兼顧。回人李百寬等，該大臣仍當檄令會傳理，分別妥爲安撫。靈州降回變亂，現已收復，查非劉松山濫殺所致，著毋庸議。副將謝榮華等下落，並著查明辦理。刻下黃河冰結，山西河防更爲緊要。該大臣旣以李慶勦爲不足恃，則郭寶昌赴晉之行，尤不可緩。著卽檄飭該提督，酌帶親兵，迅赴山西。金運昌已督軍赴甯條梁，並著飭令迅速前進，與劉松山等軍，會掃賊氛，毋稍濡滯。欽此。」

左□□因附片疏言：「續據郭寶昌稟報，已由清澗進發。計此時已近花馬池。若再令其回赴山西，往返二千餘里，殊滋勞費。已飛檄令其自行酌奪，覆候具奏。郭寶昌、金運昌本異姓兄弟，各有其長。郭寶昌爽直奮勇，而紀律難言，所部又多降捻。金運昌人尚樸實，講求紀律，而英銳不如。山西冬防喫緊，李慶翺斷非勝任之人。心有所知，不敢不以上聞」等語。故郭寶昌進止，仍待其自決。而馬化澹前造蜚語，聳動當路，冀劉松山退紮，得以肆其披猖。自蒙聖明燭照後，狡謀愈無所施。

前九月二十二日，馬化澹復遣漢民解米糧十萬觔來營，具保馬化澹永無反覆狀，仍不言呈繳馬械。劉松山以撫局關鍵，首在呈繳馬械。今馬化澹仍襲從前故智，冀以甘言微利了事，非誠心求撫可知。察看金積堡東北馬家兩寨、楊家一寨，金、何、李、丁四寨，雄峙參錯，深壕環繞，渠流灌注其中，距蕭章開劉家營壘五里。是夜，劉松山傳令各營，攜鎗鎗草束，四鼓出隊，向劉家寨取齊。馬步各分五路，布疊陣，銜枚夜行。一向馬家寨進，一向楊家寨進，各支列陣於後，以拒各堡援賊。比抵寨前，賊始驚覺。官軍號鼓齊鳴，登時將各寨合圍。寨上礮石雨下。各營擲草平壕，擁鎗掘堡，併力攻之。火器環施，雷轟電掣。天明，楊家寨積薪著火，煙燄蔽空。寨中呼號喧噪。壯士乘機猛進，一鼓克之。馬家兩寨見楊家寨已破，恟懼益甚。各營復乘勝攻之，兩寨亦相繼而下。劉松山比傳令各營進攻李、丁、金、何四寨。察看李、丁兩寨，地勢低窪，溝渠交錯，飭各營運蘆葦，築壩蓄水灌之。未幾，金積堡馬步援賊繼至。劉松山自督各營，穩築壩堤。派劉錦棠、蕭章開、董福祥，分中左右三路擊之。李占椿、李雲貴爲接應。潘運漳、陳宗蕃進左路之左，彭緒沂、譚上連進右路之右。各營奮威衝殺，賊勢不支，折而西奔。官軍馬步急追至秦渠邊，賊中人馬擁擠，橋樑忽斷。殿後之賊斃水而過，戮屍溺斃無算。餘賊向金積堡遁去。各

營返旗，攻李丁兩寨，渠水已淹逼堡脚矣。寨賊勢蹙，開西門出奔。金何兩寨賊衆亦倉皇棄巢鼠竄。官軍分支鈔殺，斃賊極多。餘賊敗歸金積堡。劉松山卽令官軍分營填駐所破各寨，收隊而還。是役計斃回逆一千五百餘名。回目馬玉喜已於堡破時格殺。生擒一百餘名，內有回目馬德三，當卽訊明正法。奪獲騾馬五百餘匹，器械無算。官軍陣亡員弁勇丁二十七名，受傷者一百七十一名。

是日，吉林馬隊及留駐花馬池官邊四營來下橋會師。詢悉提督黃萬友、副都統雙壽於十六日遁出橫城時，適探南路有騎賊駛至，意似迎抗官軍。黃萬友督步隊，雙壽督馬隊，張左右翼迎擊。馬賊結數十團，猛撲而來，氣殊驕甚。官軍奮力壓擊，鎗礮刀矛齊進。賊敗退，追逐十五里，始行收隊。計斃賊二百餘名，奪獲戰馬五十餘匹，器械甚夥。官軍陣亡勇丁十名，受傷十二名。

劉松山以該逆於竊踞靈州後，因官軍未加懲創，自謂得計，此次仍敢截阻後路之師，應予痛勦。二十四日，先諭馬化澂令靈州踞城叛逆速出就撫，免其勦辦。二十七日，馬化澂始具稟來營，仍請寬限。劉松山知其詐，嚴飭之。調靈城賊留精壯守城，並引陝回入城助守。其眷屬輜重則已於先日潛移金積堡矣。二十九日五鼓，劉松山傳令各營裹糧夜起，仍分五路，布疊陣，向靈州進。架橋過清水溝，行數里，時已巳刻，驟見城南卡壘甚堅，賊旗林立，左右野潦縱橫，淺者猶及馬腹。劉錦棠、蕭章開分左右路，晁水而進。劉松山督各路，直擣中堅。抵城南五里團圓寺卡，各營鎗礮仰轟，拔去蒺藜，架木爲橋，踰壕而上，克其外卡。餘賊向南門外里許之石壘竄遁。官軍緊蹙之。忽城東塵氛大起，突出馬賊千餘，向西南馳突，意圖鈔截。劉松山飭余虎恩馬隊擊其左，雙壽馬隊擊其右，董福祥步隊副之。騎賊撲近陣前，官軍馬步相依，縱橫盪挾，斃悍賊數十名。敗賊折向東南飛

奔。各營追殺十五里。維時，劉錦棠、蕭章開已鈔近附城之卡壘旁矣。城賊開南門，出卡拚死拒敵。劉松山飭黃萬友、周國勝、朱德開、李就山、知州李樹棠，奮力圍攻城南石壘，自督陶定昇、易致中、何作霖、譚拔萃從中路猛進。鎗礮環攻，雷轟電掣，賊勢不支，爭入卡門，拋棄器械，自相蹂踐。劉錦棠、蕭章開乘勢奪卡而入，敗賊縮退城中。各營踴躍搶入，見賊即斫。城賊開東北兩門狂竄。官軍分道蹙之，追殺五里，天色已向晚矣。收隊回城，其南門外石壘，踞賊三百餘名。經黃萬友攻破，擒斬無遺。是役，實斃賊一千四百五十名，生擒二百七十三名。訊明，賊目馬元生、馬致和、郭有利、正法軍前。拔出漢民男婦七百餘名，奪獲騾馬千餘匹，器械千數百件。官軍陣亡員弁三十一名，受傷一百八十一名。

是夜，調靈城敗賊踞城東迤南十里之海子墩、買家莊，十二里之馬清兒、羅家橋四寨。劉松山留營駐防靈城，親督各營，四鼓出隊。派劉錦棠、蕭章開向海子墩進，自督各軍向買家莊進。飭馬隊伏左右兩路，並戒步隊，如未破寨，則列隊勿動也。部署既定，軍士銜枚疾行，直薄寨下。賊始驚覺。中軍擂鼓發號，火器仰攻。寨上亦礮石雨注。軍士擲草拋土，填壕而過，焚寨門，掘堡腳，四面擁登，立將海子墩、買家莊攻克。該兩寨回逆四五百名，悉數殲之。其馬清兒、羅家橋兩寨踞賊，見火光如晝，喊聲震地，礮轟如雷，知官軍已破海子墩、買家莊矣，遂開堡門，從東南狂竄。余虎恩、雙壽馬隊，左右鈔殺，壓追十八里，收隊而還。是役，斃賊六百餘名，生擒四十二名，訊畢於軍前正法。拔出漢民男婦二百餘名，奪獲騾馬三百餘匹，器械多件。官軍陣亡員弁勇丁十四名，受傷五十八名。

劉松山進城後，察看城內倉廩、廟宇、官廨、民廬，半成灰燼，瓦礫塞道。飭黃萬友、李樹棠移兩營駐之，將節

次拔出漢民，安插城中，設法撫輯。一面招徠漢民，認產復業。初一日自率馬步各軍，收回下橋老營。營東十里爲里仁渠大小兩寨，迤西兩莊，迤北里許爲趙家寨，迤東二里爲楊家寨，迤北三里許爲馬家兩寨，賊踞其中。劉松山是夜傳令各營，四鼓出隊，分支向里仁寨、趙家寨進，自督中軍相機而動。令馬隊伏東南二里，防西南援賊。劉錦棠、蕭章開抵里仁寨半里，守城見官軍至，大寨礮聲起，小寨之賊倉皇出巢，蟻附大寨。各營乘勝跟蹤，奪門而入。賊衆死關鎗礮對轟，壯士從寨後肉薄而上。寨內之賊狂號出奔。官軍一鼓擁入寨門。敗賊無路可逃，有墮牆而殞者，有投井而斃者。守賊約四五百名，蒐殲殆盡。劉松山乘勝督衆進楊家三寨。令朱德開、李就山、董福祥圍趙家寨，拔之。守寨之賊約三四百名，僅逸出馬賊數十騎，餘盡殲旃。楊家三寨之賊，見各寨火起，開門向正東狂竄。陶定昇、易致中、何作霖、周國勝兩路鈔殺，逼入山水溝，淹斃無算。餘逆折回東南敗走。天色已明，忽西南塵氛蔽空，突有騎賊二千餘，來勢兇猛。劉松山派劉錦棠、蕭章開督隊進正東，攻馬家兩寨，自帶步隊攔頭迎擊。飭馬隊左右鈔之。悍賊死拒不退。馬家寨之賊，經官軍攻破，紛紛出寨亂竄。賊衆返顧慌亂，亦向西南潰走。各軍四路掩殺，陣斬步賊三百餘名，收隊而還。是役，共計斃賊實一千四百餘名，生擒一百一十一名。內有賊目趙萬辣、馬幅意，訊畢，斬之。奪獲牲畜器械不可數計。官軍陣亡員弁勇丁十八名，受傷九十四名。

方劉松山之入靈州也，馬化龍來稟：『靈回正在出城，忽有南來陝回，乘間進城焚掠，請示遵辦。』並央派辦撫局之總兵胡昌會，請於甯郡五屬，擇地安插，意在飭（師）其勾結之謀。不意劉松山於九月二十三日破馬家寨時，已謄出馬化龍九月十三日給偽參領馬三重、吳天德、楊長春等糾衆抗拒偽札一封，偽銜列

「統理甯郡、兩河等處地方軍機事務大總戎，」鈴以偽印，其狂悖之狀、陰狡（狡）之謀已經敗露也。

陝回馬正和、陳林等股及從前雜匪金積堡之鄒保和、沙學德等，初七日經劉松山痛剿，勒令悉數呈繳戰馬軍械。而雷正綰、周蘭亭於初八日，由四百戶馳抵鳴沙洲，謂張恩堡東西四堡爲馬化澂先鋒袁希孟所踞。初九日，兩軍整隊齊進，先攻東面依崖兩堡，破之，斃賊二三百名，釋其老幼婦女，獲戰馬六十餘匹。袁希孟卽率西面三堡，泣懇收撫，願將馬械悉數呈繳。雷正綰等受之。正點驗間，忽見賊騎數百急馳而西。雷正綰等列隊堵剿，賊不意大軍倏至，駭懼失措。官軍馬步急擊之，斃賊約二百名，奪戰馬三十餘匹。訊擒賊供，始知此股卽馬正和、馬長順之黨。初七日經劉松山擊敗者也。雷正綰由張恩堡進，滾泉疊水，適簡敬臨、張福濟兩軍自韋州前來，合隊行，過強家沙窩，擇要分駐秦渠內外，距金積堡皆不過十餘里。左□□因慮事權不一，檄飭進止機宜，均候劉松山商酌定奪。

所有劉松山一軍，九月二十三日以後收復靈州城池，並疊獲大勝情形，經左□□於十月二十六日具疏馳奏。……至劉松山此次蓋勞，經金順同時具奏。特奉上諭：「前因左宗棠奏提督劉松山勦辦靈州回匪，連獲大捷，請將該提督失察游匪一案，革職留任處分，懇恩開復等情，當經諭知該大臣，查明靈州失守情形，再行降旨。茲據金順奏稱，「劉松山到靈州後，勦撫兼施，現已將州城克復，勦辦甚爲得手」等語，與左宗棠所奏大略相同。劉松山向來打仗，甚稱得力。此次勦辦靈州回匪，尤能速赴戎機，謀勇兼備。劉松山著准其開復革職留任處分。其前案內失察之分統營哨各官，均皆隨同打仗，著有微勞，著一併免其查參。此外出力各員，著准由左宗棠擇尤保獎，毋許冒濫。欽此。」至是，馬化澂詭謀全行敗露，劉松山所遭疑謗渙然冰釋。北路

軍情益穩，可以漸次圖南矣。

適南路道員李耀南、湯聘珍、提督梅開泰、涼州鎮總兵傅先宗、提督敖天印、喻正祥、彭忠國等，扼勦河狄竄回，連獲大捷。左口口因會銜馳奏，並片陳初七日劉松山獲勝大概情形，並聲明拜摺後，即日進駐平涼。又以南路總統需人，疏請前議福建巡撫署福建布政使周開錫駐劄秦州，分統各軍，兼籌糧餉。旋奉上諭云：「左宗棠、穆圖善奏官軍迭勦河狄竄回獲勝，請將出力陣亡各員弁獎卹；左宗棠奏北路官軍克復靈州，請將總兵楊玉賢等優卹，並知州尹泗等陣亡情形，及進駐平涼，令周開錫總統秦州各軍，總兵易德麟陣亡，請卹；金順奏勦辦甯夏南路踞逆獲勝，請飭山西添撥協餉，並查明劉松山收復靈州情形，各摺片，覽奏均悉。本日已明降諭旨，開復劉松山前案處分，並將總兵易德麟、副將李大勝等，分別優卹矣。甘肅河狄回逆，糾合陝回、崔三等餘黨，出巢肆擾。經穆圖善派傅先宗進勦獲勝。左宗棠又檄李耀南等，敗賊於李家灣一帶，斬獲甚多。其甯夏南路回匪楊士恭等，勾納陝回，援應納王各寨，又經金順、張曜督軍迎勦，迭獲勝仗。勦辦均屬奮勉。現在陝境肅清，各匪已無立足之處，勢必要挾甘回，苟延殘喘。如能將河狄各賊巢逐一攻破，斷其黨援，則勦撫皆易得手。著左宗棠仍飭李耀南等，及前派出之黃鼎各軍，乘機進勦，毋稍鬆勁。一面嚴檄南路在防將士，實力嚴防，以免顧此失彼。穆圖善亦當札飭傅先宗等，與該軍聯絡聲勢，迅掃逆氛。納王各寨爲回逆負固之區，仍著金順會同張曜，迅圖攻拔，毋任憑險死守，阻截官軍。……其劉松山收復靈州情形，與本日金順所奏大略相同。該大臣現擬進駐平涼，著卽懷遵前旨，將能否馳赴蘭州情形，迅速具奏。回目馬化澂既給與馬三、重等偽札，是其狂悖之情業已敗露。而又求總兵胡昌會保其永不反覆，並力保陝回呈繳馬械，前後兩歧，殊

難憑信。卽著該大臣嚴飭劉松山，乘此軍威，迅圖掃蕩。該逆如實係真心乞撫，仍著左宗棠責成劉松山，相機妥辦，不可爲甘言所誘，輕率收撫，轉遂姦謀。周開錫旣馳赴秦州，派令總統諸軍，卽著檄飭該道，將南路兵事餉事，認真整頓，以資臂助。北路勦撫事宜，著卽飭知雷正綰等，與劉松山商榷，以免紛歧……金順所請派撥協餉，本日已諭知李宗義，照數撥解矣。欽此。」

先是南路禮縣等處，於八月間進勦克捷，經穆圖善具奏。十月二十九日，奉上諭云：「甘肅禮縣所屬地方，於本年八月間，被回匪滋擾，經提督喻正祥親督兵勇，節節進勦，殺賊多名。現在崖城等處已無賊蹤，卽著加意防範，毋稍鬆懈。其駐紮中衛之貴字三營，著照該將軍所請，飭令總兵黃金山接統，將前募城防之勇，補足三營額數，另集團隊二百名，悉聽金順節制。所需餉項，著左宗棠飭令西征糧臺，將黃金山所統三營並團隊二百名，按月接濟。穆圖善懷遵前旨，將總督關防，迅速派員齎交左宗棠接受，以專責成。欽此。」蓋深念甘肅糜爛已久，非左□□不能肅清，而省會根本之區尤資坐鎮。十一月初二日續奉上諭云：「前據左宗棠奏稱，驛道疏通，並令黃鼎先赴蘭垣附近，擇要安營。此時北路情形，計已粗定。該大臣得以進規河州矣。本日，據穆圖善奏，派員齎送總督關防，前赴涇州軍營。該大臣諒已在途祇受。惟念蘭州爲根本重地，該大臣接篆後，於防勦一切事宜，自係責無旁貸。現在河州等處賊巢林立，近逼省垣。卽使黃鼎各軍皆能繼進，亦不可無人指授機宜。穆圖善旣卸督篆，凡西路軍情及地方公事，均覺呼應不靈。該大臣能否卽由平涼親赴蘭州，居中調度，抑或先行派人前往接辦，或以接辦乏人，仍留穆圖善暫駐省垣照料軍務，該大臣酌度情形，著於接奉此旨後，迅速詳細奏聞。欽此。」誠鄭重其事也。

維時，左□□已先於初一日進駐平涼，本日所具之疏猶未達上。朝廷因穆圖善之奏，復降諭旨云：「穆圖善奏靈州降回變亂大概情形，請將殉難文員優卹，並暫委寶型護理安肅道篆，各摺片覽奏均悉。前據左宗棠、金順奏劉松山收復靈州情形，已降旨，將署靈州知州鍾蘭等交部，照例議卹。前因馬化澂有給馬三重等僞札情事，又代陝回甘言求撫，前後兩歧，殊難憑信，諭令左宗棠嚴飭劉松山等，乘勝進兵，相機妥辦。該大臣務當懷遵前旨，督率劉松山等軍，分別良莠，勦撫兼施，不得輕率收降，致墮詭計。左宗棠計已進駐平涼，能否馳赴蘭垣，居中調度，仍著迅速具奏。穆圖善蒞甘數載，熟悉情形。現在甯夏防守緊要，該將軍既已交卸督篆，著將省城防勦事宜布置妥協，俟左宗棠到省，或左宗棠派員接辦有人，即行前赴甯夏本任，以重職守。所請來京陛見之處，著毋庸議。所有穆圖善原部各軍，均著歸左宗棠調遣。甘軍餉項，並著該大臣均勻分撥，以利師行，毋得稍分畛域。安肅道員一缺，穆圖善現據肅州鎮總兵陶生林稟請，暫委四品頂戴寶型護理。該員係已革知縣，資望太輕，恐不足以勝任。著左宗棠察看，如果不能稱職，即行另委妥員，前往接署。欽此。」左□□蒙朝廷信任之專，至於此極。雖逆回尙稽天討，而釜底游魂終難漏網，已可於此決之矣。

平定關隴紀略卷八

同治八年十一月初一日，欽差大臣太子太保督辦陝甘軍務陝甘總督部堂一等恪靖伯左口口由涇州進駐平涼。部署既定，具疏報聞，並詳北路各軍戰狀。疏云：「竊劉松山一軍，十月初七日勦賊獲勝，大概情形已於十月二十六日，附片陳明。其時僅據劉松山緘告，故戰狀不詳。拜摺後，已於十一月初一日進駐平涼。續接劉松山牘稱，九月二十九日克復靈州城池，及十月初二日連破里仁渠各寨，賊益震懾。馬化澂央總兵胡昌會，保其永不反覆，並力保陝回誠心就撫。劉松山屬胡昌會，飭馬化澂，勒令陝回將馬械悉數呈繳去後，調秦渠南板橋、馬家兩莊、納家三寨、丁家兩寨、劉家灣子三莊、馬家灣子四莊、何家兩莊、迤西蔡家橋、蔡家四寨、余家兩寨、西南達金積堡、村莊鱗次，陝回麇集。其中人衆心雜，投誠之議連日不決。催繳馬械，則一味支吾。劉松山以該回兇狡成性，仍宜乘間痛勦，懾服其心。初六日四鼓，傳令各營分三路布壘陣：一由左進板橋，一由右進蔡家橋。自督中軍，出板橋、蔡家橋之間。馬隊張兩翼，伏左右兩路之旁，穩駐勿動。俟步兵破賊，則飛馬分道鈐之。部署既定，各軍進抵渠南半里許。賊巢角聲四起，紛紛憑渠開放鎗礮。提督何作霖、軍功董福祥各營，撲近渠邊，鎗礮對轟，流光電掣，賊仍死抗不退。劉松山察看渠水淺者及膝，深者沒腰，飛令道員劉錦棠、提督蕭章開、督軍搶過橋卡，分枝由左右路梟水鈐擊。中軍步兵亦越渠撲之。賊潰向東西兩路狂奔。適提督余虎恩、副都統雙壽馬隊，風馳雨驟而來，截其歸路。逆賊未及歸巢，守巢之賊見官軍四集，棄巢鼠竄，爭取寨門。」

西遁。官軍乘勢奪門而入，立將大小莊寨三十餘處，一律蕩平。賊巢〔內〕有冒死逸出者，有圍殺殆盡者。餘黨經各路馬步四面兜剿，合併西趨。波浪湖一水前橫，逆衆擁擠不前。官軍火器環轟，賊中人馬應聲而倒，填積湖中，湖水盡赤。官軍緊蹙至金積堡外，馬隊追過堡西，敗賊由西折而南，向強家沙窩遁竄。各軍即分營填紮金積堡東北四里何家莊、板橋一帶。劉松山即移駐距金積堡十四里之劉家寨。是役，殺斃淹斃之賊約二千有奇，生擒二百八十四名。內有賊目馬福、李逢昌、馬瀝。訊畢，斬之。獲陝回老弱眷口六百餘名，拔出漢民數百名，均派送靈州城，交提督黃萬友妥爲安插。奪騾馬九百餘頭，器械無算。官軍陣亡員弁勇丁十六名。此十月初七日，官軍進剿逆回，攻克莊寨，大獲勝仗實在情形也。是夜，馬化澂復央胡昌會來營乞撫。次日復代陝回繳馬七十七匹，洋鎗十七枝，長矛一百三十二桿。其餘馬械，隨後呈繳。劉松山勒限三日待之。自後屢次催繳，僅據馬化澂代繳破壞軍械數百件，疲瘦馬騾數百頭。詞愈卑，而計愈狡。陝回頭目馬正和、余彥祿方懇收撫，而陳林、馬長順則不願繳馬械如故。維時，雷正綰、周蘭亭、簡敬臨、張福齊各帶所部，於十二日馳至，逼渠築壘，距金積堡遠者十餘里，近者七八里。胡昌會、馬化澂力保陝回就撫，藉稱「該頭目及黨衆實因官軍勦敗衝散，一時難於清繳馬械，乞寬時日，悉數呈繳。」嗣陸續繳馬三百四十七匹，鎗械八百十九件。二十七、二十八等日，續繳馬四百三十五匹，器械二百五十一件。劉松山以該逆人衆心雜，若必全數收撫，恐輾轉需時，又生他故。因吳忠堡一帶甘回均已避匿金積堡，所遺各堡已空。令願就撫者，呈造冊籍，移居吳忠堡，悉繳馬械，以便安插。馬正和於十一月初二日，先移男婦二百餘名入吳忠堡。其餘正待遷移，而陳林之黨東弭回衆，從中截阻。即馬正和黨夥之嗜亂成性，及眷口已被官軍衝散者，無所顧戀，亦復頓翻前議，互相阻撓，各逆首不能

禁也。劉松山以輕率收撫，必貽後患。初三日，飛緘雷正綰、周蘭亭、張福齊、簡敬臨等，各整隊會勦。適金運昌所部已先數日由花馬池、靈州馳至。是日午刻，約齊出隊。行抵板橋，各逆回知官軍進勦，均由金積堡旁各堡寨，吹角列隊，紛紛抗拒。劉松山屬金運昌率所部，向金積堡西門進。自分所部爲三支：蕭章開、王秀棟、李雲貴、楊清源、朱德開由右路向金積堡之北；劉錦棠、尹興茂、李占春、喻執益、曹義勝、董福祥、張俊、李雙梁由左路向金積堡之東；陶定昇、易致中、何作霖出中路。劉松山自率譚拔萃、周國勝、李就山爲壘陣，相機策應。馬隊張左右翼，斜出三路之旁。逆回見官軍布陣更寬，騎賊各飛奔向前，步賊仍縮胸不進。官軍馬步奮威擊衝，鎗礮甫止，刀矛手如牆繼進。立斃悍賊數百。賊大潰不止。官軍縱橫盪扶，將金積堡正北、東北、西北、賊踞村寨二十餘處，一律盪平。日暮收隊，卽於金積堡北四里一帶，安紮營壘。計是役，共斃賊一千一百名，生擒一百三十餘名。訊出逆首馬受元、馬中吉，正法軍前。奪獲騾馬八百餘頭，軍械無算。此十一月初三日，劉松山各軍會合金運昌一軍，勦回獲勝情形也。自是日以後，雷正綰、張福齊、周蘭亭、簡敬臨各軍，皆如約會勦。惟中隔金積堡，陝甘各逆回又住金積堡旁各堡寨，湖渠環繞，占地周數十里，各軍聲息難以徑達，故彼此戰爭，未能盡歸一致。是夜，有漢民自賊中逃出者，稱：「各頭目議將眷口輜重併歸金積堡東西各寨，明日決一死戰。」劉松山與金運昌商，賊旣肯來索戰，當俟賊隊齊出，再相勢分布應之。初四日巳刻，金積堡東西各堡寨馬步賊始傾巢而出。步賊甫出半里，卽止不前。騎賊東西馳騁，勢仍驕甚。劉松山飭馬隊四營嘗之。遇賊撲近，且戰且敗。俟步賊漸前，則各路奮起猛擊。比各軍馬步五路分布已定，馬隊亦誘賊近前，然後中軍吹號擂鼓，各軍奮威前進。賊勢不支，紛紛敗潰。五路馬步官軍乘勢衝殺，斃賊無算。敗賊回竄各巢寨死拒。其殿後者，經各營掩殺，壕內外

屍首駢列。日暮始收隊而還。是役東西兩路共斃賊八九百名。劉松山所部生擒八十二名。獲戰馬二百數十匹。員弁勇丁陣亡三十一名。提督李雲貴右臂受鎗子傷。譚上達右膀受鎗子傷。弁丁受傷者一百一十三名。此十一月初四日。劉松山、金運昌各軍獲勝情形也。是夜訊生擒回逆。知余彥祿左臂已帶子傷。悍賊傷亡不少。擬即乘勝會勦。迅期蕩事。而連日朔風甚勁。沙塵大起。咫尺莫辨。不能出隊。初七日。風稍定。劉松山會商金運昌出隊。斃賊約四五百名。生擒六十餘名。奪獲戰馬一百六十餘匹。弁丁陣亡十一名。受傷六十五名。劉松山以賊圍死守。擬再移營逼之。初八日。一面出隊。一面築壘。賊拚死來爭。官軍護修新壘。分隊轟擊。斃賊三四百名。生擒數十名。弁丁陣亡者七名。受傷者四十六名。是夜。賊徒集金積堡東西各堡。以避官軍。東路賊勢加增。復就波浪湖堰修築長牆一道。橫寬約三里。劉松山既約西路南路諸軍。初九日會勦。黎明會商金運昌出隊。賊憑牆排列。意圖死拒。令運昌所部卓勝軍西進。蕭章開等率所部出卓勝軍之左。劉錦棠等各率所部由左路進。朱德開各率所部由右路進。劉松山率陶定昇、易致中、何作霖、周國勝由中路。均向波浪湖長牆進。譚拔萃等率所部頓於陣後。相機策應。余虎恩率馬隊五營。斜出劉錦棠之左。雙壽、花良阿等率吉林馬隊。斜出朱德開之右。賊見官軍數路整隊向長牆齊進。騎賊皆下馬。與步賊憑牆列隊。官軍奮攻半時。鎗礮雷轟。噴筒火箭並注。賊中傷斃已多。猶死拒不退。劉松山飛飭董福祥、余虎恩等馬步各營。繞東而西。突出卡後。賊勢始亂。各路步馬。乘勢齊撲。立將長牆一律踏平。賊敗竄金積堡旁禮拜寺。官軍蹣踪緊迫。忽大風捲地。塵沙驟起。敗賊復傍寺列隊回拒。而金積又出賊一股。約七八百。循牆而來。似圖截官軍之後。劉松山令朱德開、李就山馳擊敗之。賊仍向正路敗走。官軍各路愈戰愈奮。鎗礮刀矛並進。賊旋卻旋前者七八次。均爲官軍所敗。始棄

巢而奔。遂將禮拜寺攻破。賊敗入寨時，交申刻，風勢愈緊，乃收隊西還。計是役，攻破長牆回寺，陣斬悍賊七八百名，轟斃殺傷者約一千數百名，奪獲馬騾二百數十匹，鎗械千餘件，生擒百餘名，訊出賊目馬九林、陳萬德兩名，一併正法。員弁勇丁陣亡二十七名。提督易致中左眼角受鎗子傷，從口內出。軍功董福祥右肘被鎗子洞穿。弁丁受傷者一百八十一名。是日，南路雷正綰、周蘭亭、張福齊、簡敬臨均力戰獲勝。簡敬臨銳欲與劉松山合隊，率所部隊伍，繞波浪湖傍金積堡及各寨穿過，致敗。劉松山時已收隊回營，不及知也。初十日辰刻，劉松山令陳宗蕃由南路赴西路各軍計事，晤幫辦簡敬臨營務處、廣東高州鎮總兵徐文秀，始知之。回馬飛報，劉松山駭悼不已。立撥三營，移駐金積堡東北波浪湖尾。一面檄雷正綰、周蘭亭、張福齊出隊會剿。十一日，劉松山與金運昌仍分兩面出隊。劉松山親率五營馬隊，馳赴金積堡東南，簡敬臨營盤所駐漢伯堡。適雷正綰亦到，晤商一切。詎賊探知劉松山赴漢伯堡，突出騎賊千數百，遮截歸路。劉松山當即督隊馳回。騎賊數十圍，猛撲近前，勢甚兇悍。劉松山指揮迎擊。正慶戰間，劉錦棠、蕭章開隙見，督馬步各隊，由南路橫截而出。賊即潰走。劉松山追至各寨堡邊，擒斬悍賊百餘名，奪獲戰馬七十餘匹，收隊回營。十二日，賊伏巢不出。是夜，西南兩面悍賊麇聚東南，取磚石修砌長牆，自金積堡外壕迤而東，約長三里，又迤而南，至波浪湖汶，約里許，以拒官軍。十三日，劉松山飭各營出隊擊之。賊憑牆穩抗，鎗石紛如雨注。官軍五路馬步齊進，劈山、洋鎗、噴筒、火箭次第齊施。賊中死傷已多，猶隔牆挺矛對刺。官軍見其鎗子磚石漸稀，即鼓勇齊登，或聳身躍入，或掘毀牆身，從缺口搶入。賊勢不支，紛向各寨敗遁。官軍壓追至寨旁，寨門未啓，賊皆依寨拚死回拒，寨上開鎗拋石助之。官軍奮威衝殺，前者帶傷，後者繼進。鏖戰兩時，斃悍賊無算。賊紛向金積堡南敗走，一枝敗向堡東壕內。官

軍踴躍掩殺，壕內外賊屍枕藉。日暮收隊。是役，共斃賊一千六七百名，轟傷刺傷之賊約二千數百名。生擒一百五十四名，內有逆目馬辛、馮標、郭阿忻等數名，訊知僞元帥沙學德已於牆破時轟斃矣。奪獲戰馬二百三十餘匹，旂幟鎗械千餘件。記名提督李就山帶隊衝入賊中，胸膛受礮子傷，立殞於陣。提督朱德開右脰受鎗子傷。軍功張萬會右肩受擡鎗子傷。弁丁受傷者二百四十六名，陣亡者三十八名。此十一月十三日以前，官軍疊獲勝仗實在情形也。臣維陝回陳林、馬正和、余彥祿等，自打拉池擊敗，折回金積堡時，悍賊不過數千，老弱婦女則不計其數。馬化澂代爲求撫，而不悉繳馬械，其包藏禍心可知。經劉松山、雷正綰及各軍疊次猛勦，斃賊多矣，而賊數不減，反增於前。吳忠、金積爲靈州西南著名兩大堡。吳忠堡雖早廢，而環吳忠二三十里堡寨，土人皆呼爲吳忠堡。金積堡亦然。環金積各堡寨亦呼爲金積堡。劉松山疊將吳忠各堡寨攻毀略盡，即金積堡北面一帶各堡寨亦已掃蕩一空。現存者惟東西十數堡而已。陝回敗蹙，併入金積東西各堡，與甘回雜居。其預望、章州各堡甘回，曾經官軍擊敗者，從而附之。馬化澂又時囑堡中回逆，於夜間入東西各堡潛助。逆賊數之所以已耗而旋增者，以此。陝回於屢敗之後，意本求撫。其喪失眷口之賊，以無所繫戀，仍思乘冰橋北竄，效捻逆故智，因阻馬械不繳。賊中所呼乾馬隊者也。馬化澂資以糧糗鎗礮，噉死抗官軍。又一面稟知官軍，陝回不悉繳馬械，請急擊之。敗勢之所以已窮而仍悍者，以此。現在冰凍已合，北竄一著本屬可慮。諸軍正悉力北面，並咨商金順、張曜嚴密巡防矣。而近察賊情，亦有難於北竄者。有眷屬之回，不肯他竄者多。無眷屬之回，以疊負重傷，不能他竄者亦多也。金積堡糧料雖多，而秣馬之草無從採取。近據賊中逃出漢民，均稱「賊之騾駝馬匹餓斃者，已三分之二。羣相怨懟，無可如何。」似其勢實亦衰蹙。特因獸猶鬬，攻堅費人，不敢不慎。

以圖之耳。……」疏入，均蒙允。

其南路各軍，在於固城等處勦賊獲勝，亦經會同穆圖善具奏，並另摺覆陳，擇中駐紮緣由。奉上諭：「左宗棠、穆圖善奏東南各路官軍勦回疊勝，左宗棠遵旨覆陳，各一摺，覽奏均悉。提督楊世俊等軍將陝回擊敗西竄，自十月十九日至十一月初十日，在固城、清水驛、紅土窰等處，分軍進勦，殺賊甚多，並生擒賊目正法。其分竄東路之逆目馬油布，亦經陣斬。現在各逆窮蹙，北不能通金積堡之援，西不能與河州遽合。左宗棠已令周開錫將南路諸軍核實歸併，分布鞏、秦一帶，並令黃鼎等軍勦回土零匪。即著檄飭各該將領，偵探賊蹤，痛加勦洗。一俟北路粗定，即由中路掃蕩而前，毋稍鬆勁。此次在事出力員弁勇丁，准其彙案請保。左宗棠現在駐軍平涼，策應各路，並派黃鼎等分布隆德、靜甯、會甯、安定一帶，雖與蘭州聲息相通，而會垣防守事宜，亦不可稍形疏懈。穆圖善著懷遵前旨，暫駐省城，就現有兵力，暫同司道各員妥籌保衛。左宗棠仍當隨時兼顧其石成器一股，即著飭令肅宗幹等，會同王守和，妥爲安插，並將秦、望、川等處屯政，趕緊辦理。北路之劉松山等軍，並著催令前進，以期節節疏通。河州爲甘回負固之區，必須破此巨巢，方可迎刃而解。著左宗棠察看情形，如兵力足敷勦辦，即行督軍前進，以竟全功。欽此。」自是，朝廷亦深知平涼地居中要，可以兼顧南北。

時北路各軍已進逼賊巢。陝回馬正和等逆，糧草缺乏，遣人潛至狄道，賊逆目崔三、禹得彥、馬生彥、白彥虎等股，潛襲半角城營壘，掠取糧食，乘勢東犯，以攻雷正綰等軍之背，而解金積堡之圍。十一月二十九日，徐占彪調知逆回由狄道向安定、好麥川、嶠口，稱鉤驛等處奔走，即帶所部步隊三營，會商裴思朝，率所部馬隊，星夜馳赴嶠口擊之。楊世俊即由紅土窰率所部馬隊，同至嶠口會勦。是夜，各營瞭見張家川等處火光遍野，

逆衆蟄集。徐占彪率馬步，分路猛攻。蟻口。飭黃志元步隊橫出，稱鉤驛，馬隊輔之。楊世俊率張仲春、楊德俊馬隊，循山脊繞出其前，截賊歸路。蟻口之賊，即向北路魯家溝狂奔。徐占彪追至石峽灣而返。稱鉤驛之賊，分由好麥川，以會合內關營之賊，向西南折竄。是役，共斃賊二百餘名，生擒三十七名，奪獲騾馬二百餘匹。官軍受傷者二十五人。訊據賊供，蟻口之賊爲崔三、好麥川內關營之賊爲禹得彥、馬生彥、白彥虎各股。即飛報黃鼎，自靜甯出會甯截之。十二月初一日，黃鼎各營抵郭城驛，逆回已由紅堡子，向打拉城、長流水一帶，疾馳而東。初三日五鼓，記名提督周紹濂調賊將至半角城，率部迎勦。賊已近半角城回堡，僅截斃一百餘名，生擒二名。官軍傷亡二十餘名。而爛泥溝、段家溝收撫之甘回復叛應賊。周紹濂所部中右後三營，皆附近回堡。而右後兩營，已會同桂錫楨馬隊，分途護軍未回。賊至，即以中營及右後所留之三成迎戰。衆寡不敵，賊遂陷路回堡。右後兩營護運之軍聞警折回。總兵銜儘先副將劉甫田，率步隊二十餘名疾進，猝遇騎賊，刺斃多名。賊衆環逼，立殞陣前。比及副將陳高華率右營踵至，賊已遁矣。是夜，後營營官毛正明率部南進。天明至三十五里之高崖子，有騎賊數百，正圍攻民堡。而東路運糧之車亦至。當會同總兵王銘忠馳擊，賊駭而奔。追追至半角城，漏已四下矣。初四日，周紹濂派毛正明、陳高華，分三路進攻回堡，一鼓克之。斃賊二百餘名，獲騾馬五十餘匹。官軍陣亡三十餘名，帶傷八十餘名。敗賊竄段家溝等處。官軍始收隊回營。時道員魏光燾提督丁賢發聞警，拔隊赴勦。而參將劉錦臣馬隊亦至。初六日，魏光燾、丁賢發馬步由固原鼓行而北。初八日，進李家瓜園。是夜，周紹濂所部分防黑城子、李旺堡之前。左兩營護糧運過王家園莊，突遇騎賊劫糧。良回馬柏森馬隊在前，以騎少稍卻。前營營官總兵李良穆、左營幫辦副將周玉林，各以所部結圍陣，禦之。賊近則用鎗礮輪轟，騎（賊）

不得逞。復曠步賊猛撲。軍士鼓勇當之。步賊亦不敢進。退入破堡。以叉子鎗穴牆對擊。騎賊分起環繞。李良穆左肩被鎗子洞穿。仍裹創血戰。相持至初九日酉刻。魏光燾、丁賢發各率所部馳至。賊死傷已多。忽見官軍大至。卽狂遁而西。官軍壓追至半角城。魏光燾、丁賢發直搗段家溝賊巢。由東川進。周紹濂由西川進。賊越西山遁走。官軍乘勢將爛泥溝、段家溝賊巢一律蕩平。驅賊至峽口。該逆由長流水西竄鹽茶。始振旅而還。數日斃賊七八百名。生擒八十餘名。訊畢斬之。救出男婦老幼百餘口。官軍傷亡五十餘名。賊至鹽茶。四出掠食。蔓延莎羅堡、鴉兒灣一帶。初十日。黃鼎自會甯馳回靜甯。由硝河城、黑城橫截而出。十二日。抵莎羅堡東十餘里。偵賊正圍甘回堡寨。揮馬隊擊之。斃賊四五十名。餘賊遁歸鹽茶。留副將林定遠守莎羅堡。而自督馬步趨行。薄暮。抵鴉兒灣。適騎賊數百由鴉兒灣南竄。飭副將黃虎臣縱馬隊橫截其腰。斃二十餘名。奪馬三十餘匹。逆向鴉兒灣敗竄。副將胡應芳怒馬直前。逼近鴉兒灣四五里。從間道馳出。忽悍騎數百圍逼而來。正迎戰間。黃虎臣馬隊、韋占雄、李玉春步隊猝至。立斃悍賊數十騎。敗賊入鴉兒灣。憑牆抗拒。黃鼎乘月色微茫。密派李玉春、韋占雄、挑壯士數十人。倍道繞出鴉兒灣左右。沿山縱火爲疑兵。親督馬步。直搗中路。賊衆慌亂。登時向西北潰走。官軍三面鈔殺。陣斬賊中僞領員楊黑牛、藍玉春等三十餘名。奪騾馬百餘匹。據擒賊供：「崔三越鴉兒灣西南三十里趨老虎溝。其由鴉兒灣西北敗遁者。禹得彥各股也。」黃鼎當飛飭林定遠帶隊。由莎羅堡橫出老虎溝。兜勦而前。赴鴉兒灣合隊。四鼓。馬探報禹得彥去而復來。黃鼎警巡邏。嚴守備。以待。忽西北角喊聲突起。有悍賊數十人撲近營壘。黃鼎令軍士移燈滅火。潛遣都司李洪超。率銳卒數十人。悄入賊中。刀矛亂刺。賊衆驚潰。斬馘數十名。生擒三名。據供：「禹得彥度官軍遠戰疲乏。曠悍賊數百名前來劫營。不料爲官軍所

敗。』林定遠所部行近老虎溝，已五鼓矣。調逆回蟻聚各回莊，催隊疾進，掩其不備，斃賊數十名。餘逆向西南狂遁。天明收隊，抵鴉兒灣。黃鼎分兵扼守，自督馬步進水溪溝、西安堡、劉家井，連日搜勦而西。該逆百十成羣，彌遍山谷，見官軍即遁。疲驛病馬，拋棄滿途。據賊中逃出難民供稱：『禹得彥於十三日四鼓，轉鴉兒灣之後，連夜向紅堡子遁走。郭城驛分股由中灘出打拉城，竄靖遠而西。賊糧缺乏，大半煮牛皮、茹草子爲食。』黃鼎分途窮追。調崔三一股，復由大宏溝、新營川竄右武營，其地可南走硝河城，以達靜甯，始收隊回防。十五日，楊世俊、徐占彪、陳郭城驛一帶炊煙四起，料東竄之賊必經官軍截勦而西，圖歸狄道。當分馬步數路，伏張家莊左右破堡，約以火箭爲號。四鼓，賊衆蟻集，各路官軍馬步突起，號鼓齊鳴。該逆張皇挺走。適張仲春、楊德俊、殷華廷馬隊亦自紅土窖至，分途西追。三十里，至馬家堡，沿途斃賊數百名，生擒八十餘名，奪獲驛馬無算。據擒賊供：『此股即馬生彥、禹得彥、白虎彥、崔三等逆衆。』同時，河州回目馬占鼐等亦噉逆黨，由大營川兩路東出岷口、車道嶺，迎護陝回賊眷。楊世俊、徐占彪會商，官軍馬隊出大營川，步隊出好麥川，乘其未定，擊之。是夜，月明如晝。楊世俊督馬隊由北原出車道嶺，隙見西竄敗賊，縱隊擊之。躡至甘草店，斬殺極多。餘向狄道遁逸。十七日黎明，大營川忽橫出悍賊數百。楊世俊知爲河州援賊也，飭馬隊三路迎敵。該逆下馬死鬪。官軍亦分枝，改騎爲步，仍以馬隊鈔大營川之後。殷華廷衝其前，斬悍賊數十名。逆勢披靡，紛紛潰散。官軍乘勝躡至高崖，斃賊百餘名，奪戰馬百餘匹。該逆狂奔而西。乃收隊，紮車道嶺。其好麥川一路，徐占彪於十六日二鼓率步隊前進。行抵杜家岔溝，該逆猝不及防，徐占彪步隊撲上，斃賊三百餘名。追至漫窪，正收隊東向，山左右礮聲震裂，突出馬步賊，四面包來。何玉超攻其左，黃志元攻其右，徐占彪督隊居中，鎗礮環轟，賊不少卻。徐占彪揮

戈突陣，手帶矛傷。勇士如牆而進，併力壓之，斃賊多名。賊衆大敗。官軍縱追十餘里。該逆擁擠不前，墜巖斃者不計其數。薄暮收隊，距巖口六十里之蒲家堡駐紮。二鼓，該逆馬步復折而東，連夜撲犯官軍營壘數次，均經擊敗。十八日黎明，會合楊世俊，遍搜山谷，斬獲極多。道員李耀南先於十六日辰刻，由紅土窰整隊西行，十七日抵巖口。偵得彥等逆已經擊敗而西，崔三後股又將偷越巖口，率同總兵周顯明、蕭賞謙、副將盛照魁等步隊，銜枚疾進，截擊於鹽溝。斃賊甚衆，奪獲騾馬百餘匹。餘逆越魯家溝北奔。十八日，窮搜而北。崔逆已向郭城驛南趨。李耀南復隨楊世俊，率隊出安定會剿。十九日，先後抵紅土窰。二十日四鼓，崔逆率千餘騎，從花尖堡，起李家河。楊世俊、李耀南馬步分道鈔擊。該逆四面被創，截成數起。總兵黃儲寶追勦於後，總兵殷華廷、副將姜鳳興、知縣胡嗣曾攔截於前，李家灣一股鮮有脫者。崔三率死黨七八百騎，趨王家岔。楊世俊、李耀南督馬步跟追，鎗礮矛刺者，不下二三百名。崔三率數十騎狂遁。殿後數百騎，經馬步各隊圍而勦之。陣斬僞元帥馬得海，擒崔三之叔崔官。逸出者不過數十騎。計是役，斃賊二千數百名，生擒三百數十名，獲駝騾戰馬近千匹，器械無數……

其甘南鞏秦所屬地方，當河狄逆回衝要。自周開錫抵秦州後，令道員湯聘珍，督同提督梅開泰所部扼漳縣而營，傅先宗駐軍甯遠，分枝由徽成、出西和、禮縣，節節掃蕩，作爲遊擊之師。十一月二十二日，賊衆擾及西和，攻撲民堡。聞丁桂智馬隊將至，全股宵遁。十二月初一日，丁桂智追至禮縣屬之巖城，謂賊結寨在石東溝。初二日黎明，率副將田大、候補知府已革湖北鄖西縣知縣程光第，往勦。賊衆大敗。把總吳振高貪拾賊物，丁桂智立斬於陣。軍士股栗。躡勦二十餘里，斃賊三百餘名，生擒三十八名，奪獲大旗十面，鎗矛一百餘件。是

夜復調得零股賊衆，與敗賊合踞蔡家山、陶坪莊。詰朝，丁桂智秣馬蓐食，馳進察看。蔡家山懸巖峻坂，鳥道螺旋，賊憑隘口以拒。丁桂智改騎爲步，踰山脊壓下。田大程光第從峽口猛進。賊不虞官軍徑擣其巢，返顧慌亂，號叫狂奔，墜崖者衆。馬隊分途截殺二百餘名，生擒六十餘名，奪獲大旗十四面，騾馬百餘匹，鎗矛數百件。陣亡三名。同時甯遠縣西南包家莊，雙祿柱亦有賊蹤竄擾。十二月初一日，傅先宗派提督高月桂、總兵蘇家良馬步馳勦。調賊倉聚南山。初三日黎明，官軍步隊伏山左右。馬隊分枝鈔其歸路，以一枝挑戰。該逆從峽中衝出。官軍且戰且走，誘其離巢漸遠，步隊從左右包鈔，馬隊前後夾擊，斃賊四百名。餘逆六十七名，敗向雙祿柱合股。官軍乘勝擣巢，一鼓而克，斃賊四百名，生擒十四名，奪獲騾馬百餘匹。餘逆狂遁而西。兩次生擒之賊，訊明被脅漢民九名。又有逆酋王老虎等六名，均陝回積年兇惡，訊畢斬之。初八日，湯聘珍調漳縣三岔以西，逆衆千餘騎麇集。令提督梅開泰挑銳卒五六百名，派副將楊永成、常遠藻領之。乘黑夜斫賊營。該逆自夢中驚起，駭怖失措。官軍乘機掩殺，斃賊六七十名，奪戰馬數十匹，獲鞍馬器械甚夥。敗賊逸汪家街。初九日黎明，梅開泰躡至王家河，沿途斬賊極多。餘逆遁入狄道。自十二月初一至初九日，擒斬不下二千餘名……

南路經此次痛勦後，羣秦間竄逆稍稀。而平涼之固原、涇州之鎮原、慶陽之環縣，壤地相連，周千餘里。兵燹之後，人物彫殘。回土各匪乘間出沒，聚散靡常，伺便劫殺。自雷正綰、周蘭亭、張福齊、徐文秀各軍拔赴金積堡、秦渠一帶後，左口口深以爲念。卽飭記名提督周紹濂，率所部五營，分布固原以北之黑城子、李旺堡、半角城等處，副將桂錫楨馬隊扼四百戶，提督丁賢發自鎮原出固原，署平慶涇道魏光燾、提督劉端冕由慶陽、合水，步步前進，遙爲犄角。

上年十月二十二日，回民王益萬報賊騎擾及半角城迤西三十里。維時桂錫楨在半角城聞信，急督馬隊掩之，斬殺六七十騎。餘逆倉皇敗遁。生擒劉鳳才、丁鳳至、馬生才、馬四兒等四名，獲騾馬二百餘匹，雜糧三十餘石。訊據賊供：「逆目明先行，即明七十子，嗾回黨馬子英、馬新明、馬升老等千餘騎，自固原東北之下馬關竄來，圖截官軍糧運。」訊畢，斬於軍前，收隊暫息。調該逆殘黨北竄西陶家。周紹濂派張大雄擊其東，桂錫楨擊其西。二十三日四鼓，銜枚齊進。逆騎方排山口列陣，見官軍至，即翻山鼠竄。官軍乘勢鈔殺，斃賊二十餘名，帶傷者更多，奪騾馬三十餘匹。收隊回馬家鄯，忽山谷中橫出百餘騎，張大雄猛撲之，斬十餘名。該逆仍奪路東竄。是日，魏光燾率隊至環縣。二十四日，調賊夜襲紅德城，督隊往救，賊已向西川遁去。麾軍緊蹙，殲之。得脫者僅十餘騎。收隊回紅德城。二十六日，往山城搜捕。二十七日，抵萌城。訊據堡回羅復章、馬伯森等供，始知賊目係明七十子，追已無及。回慶陽，忽接代理鎮原縣知縣廖溥明報，明七十子一股竄至固原、東川，嗾元城子、三角城土回海生春、馬正榮等，出白家鄯，攻掠姜家城堡。魏光燾由環縣而西，往勦。丁賢發亦自固原之東來會。兩路鈔截，該逆向三岔河、元城子宵遁。其地可北趨預望、韋州，以達金積堡。魏光燾先期約劉端冕，分派隊伍，合力擣巢。十一月十五日，官軍先後抵三岔，捕土匪頭目吳成章斬之。十八日五鼓，抵白家灣，近元城子。士竄鱗次，賊聚其間。聞鼓聲驚起，向元城子狂竄。官軍追近土城，賊馬步千餘開城迎敵。魏光燾結方陣以擣中堅，馬隊張兩翼。夏奉朝、于維槐策馬衝突，斬悍賊十餘名。賊衆大敗，有向東奔者，有回土城者。官軍追擊之，立將元城子及附近之磚城子等堡掃蕩一空。追至白家鄯，適甘大有、譚楚光亦勦洗盧家灣、沈家莊來會。賊分道狂奔預望城。收隊回元城子。是役斃賊五百餘名，生擒逆目海生春之兄海生獻及其黨六十餘名，分

別斬釋。拔出難民三百餘名，獲牲畜二百餘頭。勇丁傷亡七十餘名。時丁賢發亦率所部出古城川、大石溝，搜勦土匪。十九日至關堡臺，偵賊數百自白家鄯竄來，預伏以待。伺其近而擊之，斬十餘名，墮崖者三十名。餘越山狂遁，不復成列。生擒馬福有、馬正海、閔起費、海恭起、海金剛等多名。收隊回關堡臺。以所獲回逆，解大營訊辦。忽探報，明七十子敗黨復竄距元城子五十里之道蓮寺。二十一日，魏光燾挑壯士，乘月夜襲之。斃賊極多。擒逆目苟幹台，供稱：『明先行在前，已先遁去，不知去向。』訊畢，斬之。二十三日，魏光燾會各營偵緝殘匪，至白家鄯。良同楊如雨迎候甚恭。據稱：『海生春懾伏求撫。』魏光燾即以楊如雨爲嚮導，派副將舒萬勝、都司范潮海輕騎往提海生春並家口來營。訊係爲明七十子所脅，勒限，悉繳馬械，縛獻要犯贖罪。旋據海生春率同馬得中、刻文興、海滿和、海維江等款營待罪，呈繳戰馬八十四，軍械六十件。楊如雨具連坐保結。始將海生春交楊如雨管束，以其衆八百餘口安置白家鄯左近。在逃之首惡明先行、刻仲祿、海彥虎、海興河、海陽倡、海上玉、馬如意、明集成、馬占全、馬正榮等，仍勒限海生春緝獻。同時，固原州城守千總陸希正亦緝獲逆首馬歲兒子、海苟苟子各犯，解營正法。而代理鎮原知縣廖溥明、代理平涼知縣王啓春，亦各緝獲首要土匪，解營正法。而固原東山一帶漸就肅清。

不意馬化澹詭謀愈狡，既嚇明七十子竄擾半角城，復嚇另股竄擾北山，以斷劉松山、金運昌兩軍糧運。旋據署延榆綏道成定康稟報：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夜，回逆襲陷定邊縣城。左□□因附片陳奏，並請『飭山西撫臣，令郭寶昌於冰橋銷化後，迅率所部馬步三營，由綏德馳赴定邊，花馬池一帶，肅清劉松山、金運昌兩軍餉道。』奉上諭云：『陝西自甯條梁至花馬池一帶，爲劉松山全軍後路糧運所經。何以金運昌遽將留

防各營，調赴前敵。詎不料及逆回詭計多端，一經繞截後路，全局卽虞掣動。現在定邊旣被襲陷，運道設有梗阻，關係匪輕。郭寶昌此時協防晉省河岸，正當喫緊，其所帶親隨軍人數無多，不必令其馳赴定邊。著左宗棠派隊馳援，並責成劉松山、金運昌迅圖攻克，肅清後路。一面飛咨陝省防軍，合力夾擊，以杜賊蹤竄擾。其前敵各軍仍當飭令穩慎進攻，勿稍鬆勁。欽此。」

時劉松山、金運昌兩軍進逼賊巢，戰無虛日。自上年十一月十四日夜，該逆仍就波浪湖堰修築長牆一道，較前更堅。十五夜二鼓，調賊運取馬草回寨。劉松山乘月掩襲，分枝直擣賊巢。自督馬步，疾馳金運昌營前合隊。商定以步軍居後，伺巢賊出，相機應之。馬隊張左右翼，一趨西路，一趨北路。賊見官軍大至，駭而奔。馬隊馳出賊後，邀其歸路。忽金積堡東西兩面角聲四起，援賊盡至。金運昌步隊迤西斜出，劉松山步隊分三路排列正西一面，嚴陣以待。正相持間，官軍馬隊從步軍陣後鈔出，賊之左右。劉松山擂鼓急進，各路猛力撲之。斃馬步悍賊甚夥。賊勢披靡，向金積堡以西各寨狂遁。官軍馬步緊蹙至寨根，敗賊有奔入寨者，有入寨不及，越堡壕逸出者。其東北一路，又經蕭章開、劉錦棠督隊環攻。賊猶憑牆抗拒。迨將長牆一鼓蕩平，乘勝逐北，追近金積堡東面各寨，收隊。是役斃賊千餘名。劉松山所部生擒八十餘名。訊出賊目馬芝堂、馬三揚子、李翔三名，一併正法。奪獲驛馬五百餘匹，器械無算。弁丁受傷九十五名，陣亡弁勇十七名。十七日，金運昌移營壓金積堡西北而壘，斷該逆往來馬家灘之路。二十七日，劉松山會師進勦。金運昌列隊於南，劉松山列隊於西。金積堡東面步賊循牆出西北二三里各村莊，憑礮台抗拒。馬賊則由正西馳突而來。余虎恩、潘運璋、周雲祥、彭緒忻、朱德開、陳宗蕃、雙壽等馬步猛擊之。馬賊卽敗退步賊之後。蕭章開、劉錦棠從左右路猛進，劉松山督中軍

繼之，乘勝壓下，立將各莊礮臺一律踏平。右路之賊經蕭章開勦，殺數百。西南風起，塵沙眯目，乃收隊。計是役斃賊七八百名，生擒百餘名，內賊目金虎、馬沅、哈桂清，訊明正法。奪戰馬器械甚多。官軍陣亡十八名，受傷一百零四名。二十九日，劉松山押牲畜赴河西，運取薪芻。自督馬步築壘於金積堡東。逆衆傾巢突出，擊敗遁去。三十夜，逆賊又傍金積堡西北里許，加修土壘兩座，附築礮牆，密開礮眼，意圖併蔽賊巢。十二月初一日黎明，金運昌馬步向西南進，劉松山馬步向東南進。步賊憑依礮牆抗拒，馬賊向正西衝突。劉松山步隊三大枝迎敵，馬軍直趨正西。曾松明、李雙梁飛馬突陣，壯士繼之。悍賊紛紛墜馬，向正南敗走。步軍直逼礮牆，噴筒火箭環施，兇鋒大挫。登時將牆踏毀。金積堡西各寨見敗賊鼠竄回巢，亦棄寨飛遁。兩壘一鼓下之。是役計斃賊六七百名，生擒百一十餘名，訊畢斬之。獲戰馬器械無數。弁勇受傷一百三十二名，陣亡二十五名。初七日，劉松山擒獲賊探，供稱：該逆出保家堡，向甘回王洪、楊明兩寨索糧，距金積堡約四十里。劉松山約金運昌整隊進擊。初八日五鼓，行抵胡家堡里許。金運昌進右路，劉松山進左路。比近賊巢，賊登時驚潰。官軍分途掩殺，斬賊無數。共斃賊六七百名，斬逆目馬連一名，奪牲畜二百餘頭。弁勇陣亡七名，受傷三十八名。自是之後，陝回以索糧未遂，嚇李旺堡、馬家灘、棗園堡等處甘回，於十一夜腐集胡家堡以南，向甘回馬宏芝、馬雄等逼勒糧食，佔踞四五寨。劉松山約金運昌合擊之。十二夜，潛師疾起，天明抵胡家堡。各寨踞逆馬步三千餘衆，盡出。金運昌擊其右，劉錦棠攻其左。劉松山相機策應，併力壓下，賊敗歸巢。各路馬步乘勝猛撲，躡縱衝入馬家寨。賊三百餘名無一脫者。是役，斃賊七百有奇，生擒六十餘名，奪戰馬三百餘匹，器械多件，勇丁陣亡十六名，受傷八十四名。陝回屢敗之餘，不能分踞各寨，盡附金積堡壕內外，支帳列居。逆眷羈錯其間，外砌長牆以資屏蔽。十

九夜三鼓，金運昌率隊向金積堡西門進。劉錦棠率隊向金積堡東門進。劉松山出中路策應。兩軍比近賊巢，賊驚覺，依牆列隊。各營鎗礮雷轟，噴筒火箭齊發，延燒賊帳。壯士踰牆而上，見賊卽斫，賊敗遁壕內。官軍正分途掩殺間，各寨甘回突出救援，圍鈔官軍之後。陶定昇、易致中、何作霖分兩路橫擊之。援賊不支，敗遁原巢，門閉不得入，循牆而遁。壕內之回恐官軍擁入，立將卡橋拆斷。是役斃悍賊五六百名，生擒一百零七名，分別斬釋。獲騾驢馬三百餘頭，器械甚夥。弁勇陣亡七名，受傷三十二名。劉松山回營後，令軍士備雲梯草束爲進攻之具。二十一日黎明，督隊抵胡家堡地方。步賊憑堡列隊，馬賊分兩路衝來。易致中、何作霖張左右翼迎敵，立斃悍騎多名，馬賊縮退步賊兩旁。官軍三路乘之。馬賊狂遁，步賊敗歸原寨。各營四面鈔殺，共斃三四百名，生擒四十三名，訊明斬之。弁勇陣亡十一名，受傷六十四名。薄暮收隊，就近安營。其附近之趙馬兩寨，賊刃林立。二十二日四鼓，劉松山夜襲之。正擲草填壕，南面各寨步賊忽從趙家堡之右鈔出。各營截之而遁。適趙家寨中積薪爲官軍火箭所著，煙燄騰空。弁勇乘之，猱升拔其寨。馬家寨之賊見趙家寨已破，堅壁拒守。二十三日辰刻，輪攻愈時之久，寨中子藥磚石俱盡，遂破之。兩戰斃七百餘名，陣斬逆目馬世傳，生擒逆目何彪，訊明正法。獲騾驢戰馬二百數十匹，鎗礮刀矛六百餘件。陣亡二十六名，受傷一百三十二名。官軍收隊回防。調陝回頭目鄒保和、夥甘回逆黨，由韋州一帶擄糧而歸，距金積堡數十里。二十五夜，劉松山約張福齊、徐文秀諸軍，併力攔截。二鼓，賊踏漢伯湖而過。劉松山擂鼓發號，催隊擊之。該逆拋棄輜糧，頓躓冰中。餘賊北竄。各營截之而東，繞波浪湖，趨金積堡。方近板橋，劉松山派尹興茂、潘連璋截勦而前，鮮有漏網。計此股六七百名，歸巢者僅數十，牲畜糧食器械棄盡。弁勇受傷八名。其金運昌一軍生擒回逆，並所獲牲畜器械，不在此數。

雷正綰、周蘭亭、張福齊各軍，自上年十二月初一日辰刻，經劉松山約會出隊，各軍馬步向金積堡西門進。賊列隊迎敵。騎賊鈔官軍之後。維時官軍已直抵二道渠，賊紛紛越渠索戰。提督閻定邦等率隊伍，一鼓壓下，躡追過渠。伏賊起，雷正綰、周蘭亭、張福齊調劈山礮隊排轟之。賊遁歸巢。正收隊間，騎賊復衝突而來。劉明泰、周玉堂、劉忠發、黃立鼈等回旂猛撲，逼賊入壕內，搜殺而還。共斃賊五六百名，生擒十名，分別斬釋。初六日黎明，各軍整隊，分三路衝進二道渠，斬斃多名。日暮收隊，聞東南鎗礮聲。張福齊、周蘭亭料賊圖南竄，亟挑銳卒，乘黑夜馳抵漢伯堡。賊正狂奔，官軍截其後股，掩殺二百餘名，獲牲畜二百餘頭。是夜二鼓，賊騎步數百竄近徐文秀營前。各營迎頭堵截，格殺數十名。初七日，賊乘冰橋，偷越廣武營。雷正綰等派隊雕勦，賊逸而西趨。副將楊光龍率隊由張恩堡截出，行三十里，至鐵桶堡，斬殿後賊百數十名。十八夜，該逆大股直撲張福齊營壘，踰長壕，拔花離，勢甚兇猛。張福齊、周蘭亭已先有備，因擂鼓發號，分左右路鈔出，壕內伏兵齊起應之。該逆狂奔回巢。是役殺斃數百名，生擒十二名，訊明正法。獲騾四十餘頭，糧袋百餘條，乾糧二百餘觔。二十五日，逆衆由定邊攜糧，繞預望城、章州，回金積堡。各路官軍得報，同時準備。三鼓，賊越漢伯堡，經劉松山擊敗，趨油麻湖北遁。徐文秀、張福齊兩路兜勦，該逆仍折而東。是役，斃賊數十名，生擒九名。據擒賊供，此股即鄒保和所帶，經官軍截擊落後者也。訊畢，斬之。其金積堡迎護之賊，又經劉松山擊敗歸巢。

此北路各軍，八年十一、十二兩月戰勝情形，經左□□於正月二十二日馳奏。所有陣亡提督張四維、總兵文官勝等，均賜卹如例。

至北路黃河以北，則金順、張曜勦之。上年十二月間，亦獲大勝。奏奉上諭云：『金順奏勦辦援賊獲勝，攻』

克賊寨情形一摺：王家疇踞匪，疊經官軍圍勦。上年十二月間，陝回趙五阿渾等糾集大股援應，經金順會同張曜督軍迎勦，斃賊數千人。逆酋趙五阿渾等亦經擒斬，並將馬泰、納洪兩寨攻破，斃賊甚多。此次官軍奮勇殺賊，力將援賊擊退，而傷亡弁勇亦屬不少，殊堪憫惻……北路平羅縣屬黃渠橋等處現有賊騎紛擾，意圖鈔截糧運，且該處距蹬口一帶不遠，尤應嚴密防範。著金順會同張曜，飭令常福實力搜勦，以清後路。劉松山近日攻勦金積堡情形若何？該提督駐軍處所距寧夏不遠，著左宗棠飭令彼此聯絡，如寧郡賊勢較重，即當分兵前往，會同勦辦，以資得力。欽此。『其實劉松山一軍勦辦不遺餘力，功屈垂成，祇以逆回負固，耐死相持，故苟延旦夕，使稍有悔禍懼死之心，必早泥首軍門矣。然至此，勢已極衰，計無所出，惟恃句引援賊，阻截官軍糧運，冀解重圍，以爲救死之計。上年十二月，崔三、禹得彥、馬生彥、白虎彥諸逆，由狄道北援金積堡，疊經官軍痛勦，死傷極多，狼狽歸巢。馬化澂猶未及知，反怪崔逆等久不赴援，又遣其同教靖遠驍子、虎偏額子等，央其妻弟臨洮大師謝四、催崔三等急赴金積之援。

十二月二十八日，西山各良回報：河州大股逆回，步騎數千，突至西安堡一帶。左□□遂飛飭半角城、黑城子、李旺堡、固原州、瓦亭各營嚴防，並調黃鼎率所部馬步各營勦之。正月初四日，黃鼎自瓦亭進駐固原州。初八日，賊騎竄由黑城子、半角城中間山徑，出大路，撲犯丁賢發營壘。丁賢發飛飭右營楊正華、由高崖山邊截勦。自率親兵，從大路迎頭截擊。賊欺官軍隊伍單寡，三路悉力來撲。丁賢發率親兵力戰，穿入賊陣，縱橫盪挾。賊不能當，斂衆退入石峽口。丁賢發令楊正華、伍慶雲、黃義勝、張玉樑、張文元、劉學明等，從左右縱擊之。賊陣遂亂。一紅衣逆酋挺矛縱馬而來，噉諸賊轉鬬。丁賢發策馬馳及，立將逆酋刺傷，而奪其馬。賊衆擁之，向石

峽口而去。峽口山徑仄狹，不能鴈行。丁賢發排開鎗礮轟之，賊死傷相繼，棄馬上山。弁勇事先奮擊。至酉刻，始收隊而還。計斃賊數百，生擒悍賊四十餘名，戰馬二百餘匹，騾馬二百餘頭，並該逆所進馬化澹黃帽藏藥等物。而官軍陣亡六十九名，受傷者九十五名。據擒賊供：該賊圖繞山東，向預望城、韋州，以竄金積堡。比黃鼎護運各營趕到，則賊已遠遁。乃飛報金積堡各軍，嚴密戒備以待。

其由金積堡竄去環慶一路，擾截糧運者，約有兩大支。頭起爲甘回馬升明、陝回海萬新等，二起爲陝回藍明泰、馬正剛等。漢回難湊，計人馬約二千內外，號四五千。十二月十七日，賊騎百餘攻環縣之大柴溝民堡。副將蕭玉元救之。十八日，殺賊數十，獲馬十餘匹。生擒回逆劉有明、馬明連。訊供，係十二月初五日由金積竄出之賊。小頭目爲陝回劉得元。二十一日，復探各股屬至環縣之二十里鋪。是夜四鼓，蕭玉元率親兵及前左兩哨，列於河下。知縣羅壽昌率右後兩哨，由山上壓勦而下。蕭玉元見山上之隊齊抵山梁，麾隊急進，殺賊十餘名。賊卻退。羅壽昌率山上之隊馳擊而下，會合猛進，斃賊五百餘名。生擒三十餘名，奪騾百餘匹。訊據賊供：頭目馬升明、劉得元、海萬新，均經陣斬矣。二十六日，調縣境馬房川又有賊蹤。羅壽昌等馳至，賊卽上山逃遁。追殺二十餘名，餘賊乞降。驗其衣服，或有或無，訊知卽前次擊敗之餘也。內有逆回二十一名，斬之。馬升明、海萬新等一支已紛紛散竄，不復成股。二十九日，署慶陽府知府謝大舒調羣北東川地方有賊竄至，商之遊擊李奪魁，挑選留防勇丁及親兵團勇共一百三十名，伏於賈家橋。適報騎賊已抵旋馬灣，相距僅十五里。李奪魁急進掩之。正月初一日辰刻，馳抵悅樂地方。守備張金明、參將宋南山、千總程炳順先以三騎誘賊。賊競起逐之。忽李奪魁督隊齊至，立刃十餘賊。各窰洞之賊盡擁而出。李奪魁背山據險，整隊奮擊，賊多死傷。一黃穠

賊目中鎗而斃。賊勢大潰。計斃賊百餘名，奪驛馬驢三十餘頭，矛桿二十餘件。初二日，蕭玉元出隊木波城，遇騎賊數百突至其地，相持三時不決。騎賊亦不敢近。薄暮收隊而回。是夜，蕭玉元、羅壽昌分三路，設伏於張家灣、合道城河及川西各處。三更，賊果大至。五品軍功鄧紹禹於賊騎過半時，橫截而出，鎗礮分列排擊。昏黑之中，不辨官軍多少。後股向東北奔竄。前股爲伏兵截住，奮力衝殺。黎明向合道城河下竄走。共斃賊二百有餘，生擒三十八名。敗賊向安家掌一路飛遁。署平慶涇道魏光燾所留鎮原搜匪之總兵夏奉朝及提督甘大有連日於鎮原之張家鎮、計家大岔、鎮固交界之海巴子川一帶，搜勦竄逆，計共斃百餘名，生擒十四名，獲驛百餘匹。初六日，魏光燾馳回慶陽，接據各路稟報，當即飛緘提督劉端冕所部前後兩營分頭兜剿。初九日卯刻，夏奉朝至慶陽，一面派馬勇赴黑水寺一帶偵探。中途遇逆回十餘騎，當即追殺，生擒五名，奪獲驛馬七匹。訊知「陝回馬正剛、陳瞎子、馬長順、沙學德等賊黨二千餘騎，由金積堡竄至惠安堡，鈔取食鹽。遣千餘賊裹送金積堡。自帶千餘人，由惠安堡、韋州堡、下馬關、預望城、毛居士井、山岔河而來。初八日三更，由三岔河竄西峯鎮、蕭金鎮。」幫帶馬隊參將譚吉士訊知前情，率隊追至蕭金鎮，揮隊急攻，立斃悍賊十餘名，獲驛數十匹。騎賊敗竄寧州。計陣亡馬勇三名，受傷八名。夏朝奉拔隊往追，則已由正甯竄入陝境三水矣。左□□聞報，即調漢中鎮總兵李輝武所部駐寶雞兩營赴乾州，總兵殷華廷率精騎百名輔之。嗣又飭李輝武續調兩營繼進，而檄周開錫以吳士邁宗岳兩營填紮其壘。一面據實陳奏，自請交部，嚴加議處。並請飭山西撫臣於冰橋銷化後，催令郭寶昌渡河而西，肅清劉松山、金運昌兩軍餉道。此則馬化澂詭謀，冀撤退北路官軍者也。至此猶伸螳臂，而謂從前之求撫出於真誠，有是理乎？特殘喘尚可暫延，而大功至垂成之時，不無意外事耳。

論者謂劉松山每戰必先，忠固有餘，惜疎於保身之智。不知馬化澂厲氣所鍾，必待惡貫極盈，然後從而誅之。歷觀往牒，莫不皆然。故以劉松山數百戰之身，竟殞於摧枯拉朽之日，豈非天哉！骨肉未寒，金積旋破，或亦松山冥中相之也。其遇難本末，具詳左口口疏中。疏云：「竊劉松山一軍，上年十一月十五夜至十二月二十五日，進剿逆回，攻破寨壘，疊獲勝仗情形，經臣於正月二十二日馳報。其上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勦賊新揭堡獲勝，及正月初八日，攻破金積堡附近地方，陝回新修賊壘各公牘，尚未接到。正月二十五日，接劉松山十四日來牘，據稱：初十夜四鼓，吳忠各營飛報，有馬步賊千數百名，由東南胡家堡竄至秦渠南，踞石家莊一帶空堡，及馬五、馬八條、馬七三寨。劉松山以石家莊距吳忠堡東南四五里，該各寨扼秦渠之要，與下橋永甯洞水口緊接，地勢在所必爭，立督步隊四營，及親軍馬隊，馳往吳忠堡。天明，抵石家莊，見賊已於西南廢堡修成三壘矣。劉松山飭譚拔萃、周國勝、李占椿、易致中、曾松明、朱德開、趙彩照等，三路齊進，各指一壘，奮力齊攻，一鼓克之。其東西兩壘之賊逸出者，投入馬五寨。劉松山即令易致中、朱德開分駐三新壘，計斃陝回甘回一千數百名，頭目馬幅喜亦經焚斃，生擒七十二名，正法軍前。弁丁陣亡者三十七名，受傷者一百零七名。收隊後，劉松山周覽正南馬五寨，正東馬八條、馬七兩寨，牆厚濠深，殊不易攻，留之則終爲後患，遂令各營逼寨築壘，以便圍攻。十二、十三兩日，壘成。十四日，飭各營齊隊往攻。未下。午後，忽有援賊，馬步約二千餘，自東南馳至，排列營前二、三里，以時日攷之，當即臨洮謝四及靖遠驍子也。劉松山慮其入各寨助守，以抗官軍，適是夜，金運昌先勦援賊，黎明各路齊出，步賊陣於各破堡之前，騎賊左右排列，布陣甚整。劉松山令先勦騎賊。李占椿、趙彩照分左右鈔擊，火器迸發，刀矛繼進。騎賊先奔，步賊仍屹立不動。劉松山麾各軍奮威衝殺，賊殊死鬪，屢卻

屢前。騎賊仍縱馬回撲。官軍銳氣百倍，縱橫盪挾，斃悍賊甚多，賊始向東南胡家堡一帶竄遁。沿途冰凌凝滑，馳走不前。官軍追殺五里，乃收隊。計共斃馬步悍賊近千餘，奪獲善馬百餘匹，鎗械無算。劉松山傳令，乘勝攻馬五寨。寨大而堅，悍賊踞寨東一卡，誓以死抗。劉松山飭譚拔萃、周國勝、李占椿、曾松明，攜攻具攻寨。飭易致中、朱德開、趙彩照，帶所部截馬七寨。馬八條寨來援之賊，令金運昌率兩營列隊該寨東北，防馬五寨逸出之賊。布置既定，譚拔萃等揮所部，由寨邊繞出，逕薄外卡。一鼓齊登，克之。外卡悍賊百數十名，無一脫者。劉松山卽督各弁丁，舉薪焚寨門，策馬由寨下督攻益急。忽爲寨中飛子洞中左乳墜馬。弁丁負入破房中。譚拔萃等見統領受傷，齊來看視。劉松山叱令速督所部猛攻，毋因顧我亂行列。譚拔萃、周國勝、李占椿、曾松明見統領受傷，含淚而出。手執火包，四面梯登。督各勇丁，簇附繼上，縱火延燒，見賊卽斫。寨賊焚死、溺死、墮牆、墮井者，無數。生擒賊目馬五。收隊繳令。劉松山諭以「受傷已重，不得復活。爾等殺賊報國，我死不忘。」言畢氣絕。是時，攻馬七寨、馬八條寨之隊，仍未撤也……疏入，得旨……劉松山所遺老湘一軍，卽以其姪總理營務處布政使銜卽選道法福凌阿巴圖魯劉錦棠接統，並請賞加京卿銜。而以記名提督瑚松額巴圖魯黃萬友，派充幫辦，亦得旨准行。

馬化澂知劉松山已故，又新得臨洮、靖遠各賊之援，於是賊黨四出，以冀截奪糧運，擊動官軍。而又上攻峽口，下瞰下橋、永甯洞，欲秦漢兩渠首尾爲其所轄，則金積之巢穩固，官軍難於規取矣。幸下橋早爲劉松山所駐，雖援賊極力奮爭，而每遇湘軍，戰無不敗，終莫如何。惟峽口地處上游，渠水均由此而入，前雷正綰、周蘭亭、張福齊三軍，由峽口進逼金積堡，安營距峽口四十里。劉松山屢以築壘峽口相商。至正月十二日，雷正綰

始派隊往築，僅成三壘。次日再築。突有逆回隊伍自河西踏冰而來，立將三壘佔踞。比雷正綰、周蘭亭、張福齊督隊馳往，磨戰竟日，而三壘未拔。弁勇傷亡二百餘人。左口口聞報，急檄黃鼎、周紹濂、丁賢發，於護運軍糧之暇，星馳往勦。值金積堡竄回繼出，致周紹濂、丁賢發兩軍不能速往。逆回既踞峽口，雷正綰、周蘭亭、張福齊等營前逼賊巢，後斷歸路，糧運既梗，戰事更殷。周蘭亭、張福齊兩軍於正月二十夜，以糧盡退回鳴沙洲。雷正綰一軍守營出隊，傷亡相繼。二十三、二十四等日，賊用大礮對雷正綰中營轟擊，哨官多爲所斃。雷正綰忍饑堅守，勢甚危急。至二十六日，黃鼎護糧至寧安堡，聞此警急，不待後隊取齊，即率已至之隊，會商周蘭亭、張福齊各率所部，由牛頭山前進。賊攻雷正綰營壘正急，見官軍至，即解圍迎戰。黃鼎麾所部，左右盪挾，賊紛紛敗遁。正追殺間，忽黃渠內馬步伏賊齊出，峽口壘賊亦由後鈔截官軍歸路。黃鼎率韋占雄、朱蘭亭等，下馬力戰，短兵相接。磨戰兩時之久，斃悍賊甚多。韋占雄忽中礮陣亡。金積堡逆賊，是日經劉錦棠擊敗，亦盪擁而來，阻截牛頭山歸路。黃鼎見賊勢頗重，結隊徐退。雷正綰乘賊與黃鼎相持，率所部突圍而出。而峽口遂仍爲賊踞，失一進攻之路矣。

劉錦棠接統湘軍，一遵劉松山舊章，軍心齊奮如故。訊據賊謀，供稱賊之詭謀在犯吳忠堡營壘，搶永甯洞水口，阻葉昇堡運道。正月十七日五鼓，河西護運隊伍遇伏賊於葉昇堡河邊，力戰卻之。劉錦棠、黃萬友會商，「春融冰泮，下橋永甯洞水口尤形勢所必爭，應移兵屯紮，以昭穩固。峽口既爲賊踞，賊得分洩渠流以灌營壘，戒備不可不嚴。而連日賊諜愈多，知其必將來犯也。」二十六日黎明，整隊出擊。適賊三四千出金積堡，排列東南。官軍議分三路以進。正部署間，適西路礮聲大震。劉錦棠、黃萬友料峽口之賊，與官軍接仗也，催隊

急進。東南步賊憑廢堡穩抗不動，馬賊分鈔兩旁。廝戰逾時，官軍先將馬賊擊敗，併力壓步賊之前。賊向東南敗走。官軍蹙之，斬悍賊數百名，生擒三十餘。弁丁陣亡十七名，受傷六十三名。

湘皖兩軍軍糧，自東道梗阻後，均就河西採運。賊騎每乘間鈔掠。因議夾河築壘以護之。二十七日黎明，兩軍隊伍甫至河邊，見賊自正東瞭望，返奔而去。少頃，塵氛大起。胡家堡甘回、王家等寨馬步三千餘衆，盡至。金攻其左，劉攻其右。未幾，馬賊先敗。譚拔萃、周國勝從右路鈔出步賊之後，步賊亦敗。旋令李占椿率所部留護，收隊而還。二十八日，壘成。忽胡家堡之賊千餘，距新壘五六里而陣。李占椿守壘，金運昌迎敵。正酣戰間，劉錦棠率隊馳至，併力壓擊。斃賊五六百名，生擒三十餘名，獲馬械甚夥。弁丁陣亡二名，受傷二十名。二月初二日黎明，金積堡、漢伯堡逆衆四五千，迤東而南，屬集板橋，圍攻董福祥營。李雲貴率隊助禦。蕭章開督所部直貫賊陣。李雲貴、董福祥自內衝出夾擊。賊駭而奔。官軍分途掩殺，斃悍賊二百餘名，拾擄鎗十七桿，梯牌十餘件，生擒十餘名。是時，冰凍漸解，野潦縱橫。官軍開溝築隄，防維周密。

金運昌之營切近馬家灘，環圍堡賊寨。初六日黎明，環圍堡逆憑秦渠，築隄設卡。金運昌會蕭章開、何作霖、易致中，分三路勦之。逾時，金積各堡角聲四起，援賊大至。各營嚴陣以待。劉錦棠加派馬步助之。金運昌由右，湘軍由左。劉錦棠自督易致中、周國勝策應各路。奮威衝殺，賊敗過渠北。蕭章開越渠擊之。金積各堡復出悍賊來援。何作霖併力猛撲。該逆分向老巢敗遁。是役共斃賊四五百名，奪戰馬器械亦多。弁丁陣亡十七名，受傷六十二名。初八日，陝甘各回傾巢而出。騎賊數千先近板橋。步賊一出正北決隄，一出正西撲金。運昌營壘。劉錦棠麾軍援勦，瞭見隄已被決，水勢南趨。渠北之賊甚厚，金運昌迎勦之兵阻於水。正西賊衆林立，冒死

撲營。劉錦棠分中、左、右三路，梟水猛進。金運昌馬步應之。黃萬友率陶定昇、易致中、周國勝，越渠橫出賊前，怒馬衝擊，截賊爲數段。正西馬步賊鼠竄歸巢，正北之賊猶拚拒壩口。黃萬友調開花劈山礮，輪轟之。賊始全數逸去。各軍收隊，漏已二下矣。是役斃賊約千餘，生擒八十九名，獲戰馬百餘匹，擄鎗二十餘桿，梯牌多件。弁丁陣亡三十一名，受傷一百四十八名。是夜，金運昌以正北蔡家橋一壘距賊卡里許，會商劉錦棠撥營聯絡，以資控制。初九日五鼓，劉錦棠派步隊十營，出正北修壘。料賊必悉衆來爭，約金運昌各伏兵渠南廢堡，而以黃萬友右路之兵列陣渠北。劉錦棠督中路修壘，相機應之。天甫明，金積各堡逆衆絡繹出巢，擁至蔡家橋齊隊。劉錦棠戒軍士築壘，若未之見也者。辰巳之交，賊有沿隄放鎗者，有越渠撲壘者。伏兵起，賊駭而奔。渠內悍賊二百餘，無一脫者。中右兩路乘勝壓勦，賊敗歸金積、聚園二堡。而東南胡家堡、王洪等賊，復決開山水溝，以淹吳忠堡赴河西運道。劉錦棠令各營環壘修壘，引注小渠，合流入黃。初十日午後，各營正分段開決渠溝，忽胡家堡及各寨步賊千餘，騎賊一二百，隔水搦戰。官軍用開花礮測準擊之，一轟而退。二鼓，渠溝通暢，金積堡逆衆復搬磚石築卡於北，環以長隄，意在引馬連渠水以困官軍。十一日黎明，劉錦棠、金運昌令各營攜鉏鍤，分道並進。寨賊亦紛集隄邊抗拒。官軍躍馬衝入賊陣，當者辟易。羣賊併向金積堡東門敗走。官軍平其卡而還。連日共斃賊七百數十名，生擒七十七名，奪戰馬十二匹，弁勇陣亡十一名，受傷七十一名。

此劉松山歿後，劉錦棠、金運昌兩軍戰狀也。在馬化澗之意，以爲劉松山既死，湘軍必難久持。况峽口之險，復奪而踞之，從此斷其糧運，淹其營壘，官軍之退可計日待也。不意彼之所籌，官軍已早備之。及悉衆來爭，又連遭敗衄。舍卑詞求撫，更無他策矣。迨奉左□□批示，又洞燭其隱衷，進退無據，欲罷不能，僅恃秦漢兩渠。

爲負嵎緩死之計。

值陝西自定邊陷後，馬正剛一股由三水擾至永樂店，陳瞎子繼之。馬呼來，馬長鳳竄赴甘泉，與延榆綏土匪勾合，擾及靖邊堡。未幾，定邊之逆復陷安定，進擾甯條梁。而米脂、同官、蒲城、韓城、郃陽、中部、宜君、長武、大荔等縣，羽檄交馳，先後告急。陝西自肅清回逆後，前敵之軍隨赴甘肅，留防之軍間有裁遣。土回各匪皆生長陝甘，熟悉路徑。有兵之處，繞而過之。虛空幽僻，挺而疾走。遂至忽東忽西，莫可指數。署陝撫劉典據以入告。旣而晉撫李宗羲以河防喫緊，奏留郭寶昌繼之。豫撫李鶴年以潼關密邇大荔，防務需人，奏留馬德昭，又繼之。左□□疊奉嚴旨，抽撥勁旅，回顧陝疆。軍書旁午，不能專籌北路。故馬化澂得以苟延。其實陝西之警，因倉猝而嚴。迨陝西各軍張佑庭、吳賢華、劉厚基、喻步蓮等，旣調齊赴敵，甘肅之軍李輝武、魏紀謨、夏奉朝、丁賢發等，刻期往勦，遂如發蒙振落，全股撲滅者有之，零落回竄者亦有之。股數雖多，一擊立敗。數戰之後，已羣知其不足慮矣。

馬化澂亦深知其不可恃也，遂嗾逆黨潛通河回，使其東犯。又嗾馬正和、馬萬春、楊達娃，併圍預望城。二月十三日，馬伯森飛稟告急。周紹濂及統帶旌善馬隊已革壽春鎮總兵蘇如松，由半角城率馬步隊急起援之。十五日，抵李旺堡前進。甫三十里，至馱驢腰嶮地方，遇賊三四百騎。周紹濂卽督隊分路猛撲，斃賊五十餘名，獲驛馬四十餘匹。賊奪路狂奔。蘇如松率馬隊先抵預望。賊聞官軍大至，翻山竄走。十七日，周紹濂抵預望城，則賊竄已遠。忽回民報，是夜二鼓有賊千餘，將阿布條回堡攻陷，殺傷良回李萬梗等，現猶踞堡搬糧物。周紹濂急率所部擊之。十八日，馳抵楊家灣，見賊踞對山，齊施鎗礮。周紹濂督隊下山，晁水而前。飭周玉林由中

路，毛正明由左，周曙良由右，三路併進。蘇如松率馬伯森、李百寬等旌善馬隊亦至，分兩路鈔擊。官軍衝上山梁，賊亦由山梁下撲。官軍鎗無虛發，連斃執旗悍賊三名，紅衣騎馬賊一名，賊勢稍卻。官軍一齊搶上山梁，鎗矛並進，斃賊無數。賊紛由山旁亂竄。適馬隊馳至，截斬悍賊數十，奪賊馬十餘匹。賊向阿布條狂奔。官軍追及之。堡中賊紛出迎拒。官軍悉銳衝殺，斃賊八九十名，生擒二名。賊棄堡下溝，向老虎灣狂竄。馬牛糧食，拋棄滿地。官軍追至老虎灣，始收隊。阿布條堡，將所獲糧畜給還難民。訊生擒賊目馬生香、馬伯壽等，知馬正和圖破預望、阿布條等處，以擾李旺、黑城子官軍運道。訊畢，將馬生香、馬伯壽等斬之。周紹濂令馬伯森馳回預望守城，而階蘇如松各率所部追賊。

十九日黎明，賊衆圍攻李旺堡。守堡副將李光賓靜以待之。賊欺其單薄，併力猛撲。李光賓俟其逼近，測準轟擊，鎗無虛發。賊每撲一次，必傷斃數人，乃解圍潰竄。李光賓開壁縱擊，斃悍賊二十餘名，斃紅衣騎馬賊目二名。訊生擒馬八兒、馬元娃，供稱賊目一白姓，一帥姓，皆馬正和所帶東弭悍黨也。是夜三鼓，賊分股竄至何家溝，攻破良回何家溝寨。二十日，李良穆率所部馳擊。甫近何家溝，接張大雄、周曙良飛報，賊之大股經李旺堡擊敗，併竄黑城。李良穆急掣隊回勦。行十餘里，見賊已越黑城十餘里而來，似圖與何家溝合隊。李良穆帶所部，由西山橫截而出，奮威衝殺。賊駭懼失措，紛紛潰走。官軍乘勢壓擊，斃賊甚多。其何家溝一股自後衝出，敗賊復回旂抗拒。李良穆率所部搶入土堡。一紅衣賊追近堡門，揮刀斬之。又有紅衣騎賊領悍賊繼至，經排礮轟斃，賊始大潰。官軍乘勢掩殺，收隊回黑城子。一面飛馬邀張大雄、周曙良來勦。是夜三更，賊向北竄。一股仍竄回東山。

二十一日子刻，張大雄、周曙良自李旺堡馳至，中途遇賊。賊見官軍卽竄，擒斬數十名，昏夜未便窮追。天明，李良穆帶隊繼至，則賊蹤已遠。搜獲落後賊李來娃子及趙三庚等，僉供：「馬正和於二十日接仗時，猝中礮子，自鼻梁穿入，腦後透出，當經賊夥用紬旂裹接，逾時氣絕。其弟僞元帥馬魁同時轟斃。」良回阿大有等所報亦同。

黃鼎所部徐占彪奉檄，率步隊三營、馬隊一營馳援。黃鼎更以步隊兩營益之。十九日，抵預望城。是日申刻，馬伯森報有賊目李花喜、馬有全、蘇文舉、李德隆，率賊千餘，由金積堡竄出，過下馬關盤踞，距預望城四十里之吳家腦。徐占彪等卽於是夜潛往。黎明行近吳家腦，見該處峯高路狹，非用衆之地。總兵陳玉春、趙興隆、參將林定遠等，飭馬伯森前行引路，由王家山黑溝，繞至虎家山、麻兒灣，設伏以待。徐占彪率兩營巡薄吳家腦，賊甫驚覺。徐占彪麾軍縱擊，斃賊百餘名，擒賊六十餘名。賊分向虎家山敗遁。徐占彪率陳邁春、猛蹠之甫抵虎家山，陳玉春自山後截出，林定遠由左，趙興隆由右，兩面鈔來，將全股賊衆困在中央。各營縱橫盪挾，馬伯森亦下馬步戰，立將賊目蘇文舉擊斃，生擒賊目李花喜、馬有全，並瑣保鳳、蘇成功、馬海望、李保成、馬有保、李有俊、蘇成名、馬得印等，及悍賊七十餘名，轟斃二百餘名。墜巖死者無數。奪騾馬百餘匹。是夜派隊搜山，復獲四十餘名，斬之。二十一日，收隊還預望。訊據賊目李花喜、馬有全等供：「奉馬化澂、穆生花命，率領五營，於十六日，由金積堡竄出，走韋州下馬關，至預望，圍攻堡寨，並探路徑。如無大兵阻截，卽率股分途赴陝撈糧。此股賊目祇李德隆一犯漏網，餘賊逸出者亦無幾。」

二十二日，馬伯森報稱馬正和殘黨，將歸金積堡，已竄近下馬關。二十三日，徐占彪率步隊五營追之。已

刻抵下馬關，結方陣而進。行十餘里，遇賊。各營奮威衝殺，賊不能當，紛向韋州敗遁。追殺五十餘名，獲騾馬七八十頭。是夜，誦賊廬聚花子臺。徐占彪以三營扼韋州堡，自率兩營及馬伯森馬隊襲之。賊倉猝駭悶，紛竄。官軍乘勢掩殺，斃賊無數。生擒悍賊十二名，獲騾六十餘頭。

金積堡此次出竄之賊，存者無幾。而此時定邊、環慶竄擾陝西各股，近由慶陽、鎮原、預望一帶北竄歸巢，均經各營隨時次第截勦，斬獲頗多……既而河州竄回崔三，爲馬化澂所嚇，率衆東犯，竄踞鳳翔所屬之陳村。經李輝武等疊次擊敗，復由醴泉、高陵，竄至渭南，編紮木筏，欲搶渡渭河。經防軍擊退。時繼劉典撫陝者爲蔣志章，會銜奏報勦辦機宜，亦會商熟計，竄回亦不能逞。而湘皖兩軍之於金積堡防勦，迄未少疎。自二月十二日以後，馬化澂被勦窮蹙，惟圖決渠洩水，以困官軍。嗣官軍傍壘環築長隄，闊三丈，高丈餘，北抵黃渠，南接金積里許，復開溝深溝，以資堵泄。賊計仍窮，復憑東南山水溝設卡築壩，以擾官軍赴河西運道，分股犯官軍營壘。

二月二十日黎明，金積附近堡寨角聲四起，陝甘各回馬步紛紛沿漢伯堡、波浪湖隄，出胡家堡而東。其時，黃萬友尙督隊赴靈州護運也。潘運璋、王秀棟等會合金運昌，派駐守之兵，憑牆抵禦，轟斃多名。迨飛調前敵大隊馳擊，賊已向吳忠堡遁去。是晚，各軍行隊，均宿吳忠老營。適黃萬友所部亦至。劉錦棠傳令軍士，準備勦賊。二十一日五鼓，整隊向吳忠堡進。天甫明，瞭見山水溝賊修成三壘。近壘之處，野潦縱橫，馬步賊萬餘隔水排列壘前。劉錦棠、金運昌揮隊梟水，擊之。金運昌進左路，劉錦棠進右路，黃萬友督周國勝、王秀棟、李雲貴、何作霖、王承贊、尹興茂、李雙梁，分兩大枝，一鼓直前。劉錦棠督中軍，爲策應。各路正逼賊壘，步賊分股入壘踞

守，大股隨馬賊衝突而來，勢甚兇悍。各營鎗礮環轟，子如雨注。馬賊稍卻。軍士併力壓下，騎賊紛紛墜馬，步賊傷亡亦衆，相率潰散。官軍乘勢蹙至壘邊。守壘之賊憑堦放鎗，敗賊亦倚牆抵拒。壯士不避鋒鏑，愈戰愈奮。劉錦棠復飛令譚拔萃、易致中、羅照昇，更番助戰。壘外之賊自量不敵，狂遁胡家堡、漢伯堡而西。黃萬友從各堡中空之地追出。比見壘門未閉，守賊仍植立不動，即令何作霖督隊，防敗賊回援。調洋鎗洋礮手，分堵中、左、右三壘出路。劉錦棠、金運昌督各營合圍之。壘賊見各營四面環攻，銳不可當，登時慌亂。壯士有奪門而入者，有猱騰而上者，立將三壘一鼓攻克。悍賊一千二百餘名，無一脫者。各營平其壘而還。

二十二日黎明，劉錦棠調馬步賊二千餘赴山水溝廢壘收屍，飛商金運昌出隊。行四里許，馬賊四五百名竟出山水溝挑戰。劉錦棠以六營結方陣，猛攻猛進。逼近溝邊，騎賊返撲。陣前步賊踰溝踵至。零股步賊仍伏溝中相持。至午刻，各營已進至王秀棣營前。金運昌亦率隊自北路鈔出。劉錦棠飛令各營前後夾擊。馬賊奪路遁去，步賊落後。兩軍縱橫盪抉，斃賊五六百名。餘賊向山水溝敗回胡家堡。其徘徊溝中逆黨，亦望風先潰。官軍乃收隊還。據擒賊目周斌之子長順供：「馬化澹因官軍逼近金積堡附近之秦壩關、棗園堡、板橋、漢伯堡，不能耕種。堡中存糧無多，有岌岌難支之勢。故日曠陝甘各回築壩洩水，以圖退兵。不料屢爲官軍所敗。前二十一日山水溝修壘，步賊係甘回馬九、王洪、袁老九等，馬賊係陝回臨洮謝四各股。王洪之姪王天福已經官軍轟斃壘中矣。」訊畢，將周長順斬於軍前。自是之後，陝甘各回連日伏巢不出。

二十九日五鼓，馬九、王洪、復曠馬禿子、楊三祥（隸）、西甯逆回張阿澤及陝回余彥祿黨衆，出胡家堡之東，廣聚靈州西南五里之王銀棚，排立戰壘兩座，分股入踞其中。大隊蔓延各破堡。蓋欺靈州兵單，意在覬覦。

州城，圖規各軍東路運道也。是日午刻，劉錦棠得報，整隊即起。出吳忠堡，繞河岸而東。二鼓，潛入靈州城，傳餐小憩。三十日五鼓，合分防靈州城兩營，成列以出。行近賊巢，守賊尚未覺。黃萬友率李雲貴、何作霖、曾松明各營，分左右路，襲各破堡踞賊。劉錦棠率譚拔萃、周國勝、易致中、李樹棠各營，直指王銀棚賊壘。各路號鼓齊鳴，火器並發。各破堡之賊自夢中驚起，爭向新壘狂奔。壘賊開壁迎戰。官軍三路猛撲壘前。壘內外賊登時潰敗，四路奔逃。官軍乘勝鈔殺，匿賊搜斬無遺，兩壘一律蕩平，振旂而還。

數大捷之後，馬化澂計無所施，又率其子馬耀邦，具稟劉錦棠軍中乞撫，以春耕緊要爲詞，求大兵退吳忠堡。劉錦棠許其耕墾，不許退兵，仍勒派悉繳馬械。據擒賊供：「近來馬化澂已挨戶派糧三次矣。」……

維時，上年由定邊環慶竄陝之回，經各軍截勦後，陸續向甘境回竄。二月二十二日，由永壽竄入靈臺縣屬之邵寨、崔木等鎮。吳士邁率所部追及之，賊分股而遁。二十三日，折竄長武。道員朱明亮自涇州截出，敗之。賊由焦村向蕭金鎮、荔家堡西趨。署平慶涇道魏光燾得報，分兵守慶陽，挑兩營疾趨甯州。二十四日，追至距焦村十五里地方，揮隊擊之，截賊爲兩櫟。一支折回焦村，提督戴佑勝等扼勦於後。一支趨蕭金鎮，魏光燾督參將袁海壽、譚吉士，壓勦而前。賊悉銳以抗。魏光燾返旂回撲，馬步夾陣，外環刀矛，間以鎗礮。鏖戰一晝夜，軍士勺水不入於口。至二十五日黎明，賊之精悍傷夷已多，陣勢漸亂。乘機衝突，賊大潰，向蕭金鎮鼠竄而去。是日，總兵熊道濱、副將蕭玉元、知縣羅壽昌等，亦由驛馬關、西峯鎮馳勦，截賊於打家河，夾擊敗之。驛馬糧食拋棄殆盡，向三岔河、預望城一帶狂遁。值徐占彪、蘇如松截勦馬正和殘黨獲勝收隊之時，二十九日調賊自預望城東南三十里毛居士井狂奔而西。徐占彪、蘇如松商定，以夜襲之。戒軍士成列以出，派土民爲鄉導。三路

齊集，大呼陷陣。嘗者披靡。蘇如松忽率馬隊從後兜勦而來。該逆全股遁往毛家墩。又遇伏兵截擊，該逆狂號亂竄，騾馬、衣物、糧食委棄殆盡，向下馬關敗走。三十日追及之，但見零落星散，踰溝越嶺而逃，不復成股，始振旅而還。據擒賊秦成、崔文煥、郝三元等供：「馬阿渾即馬朝元，自正月初旬糾陝回十三營，由甯條梁竄入北山，到甘泉與馬正剛合，人數漸增，東犯韓部，走高陵、涇陽、醴泉、乾州、扶風、永壽一帶，出靈臺，折竄董志原。馬正剛已於陝西蠶斃，其子亦擊斃於道左鋪。零星回巢，不過數百餘人。」由金積堡竄陝之回，大略將盡。

其固原、鹽茶土回，種落蕃衍，桀黠者間出劫掠。值金積堡回因饑四出，土回亦聞風恣擾。二月初旬，西山李野賊、李存昇、李讀兒、馬百長、楊茂林等，聚衆五六百人，遙至馬騾掌、楊家溝等處。周紹濂飭張大雄、周玉林、自李旺堡進勦，擊之於滿家川，斃賊數十。初九日，賊聚楊家莊。張大雄復襲之，斬馘甚衆，獲牲畜、糧食、器械並驛遞所失文報，餘匪四散遁走。

同時，明七十子一股盤踞劉家臺子。黃鼎飭徐占彪領馬隊四營，由固原拔行。初九日，至劉家臺，襲之，斬獲甚多。初十日，調七十子及毋仲元等逆，竄踞東北之狼兒溝。元城子黃鼠鑽爲巢。徐占彪飭陳春萬、趙興隆、劉心灼，分三路擣之，多有斬殺。餘匪復聚教場川。十一日往勦，則賊已宵遁。適李野賊殘黨竄踞圓圪塔、紅麻川。良回王益萬飛報。丁賢發即派吳起雲、張玉梁整隊馳勦。二十八日，圍而攻之，斬二十餘名，生擒楊滿志、馬環子、李七餘子、馬割臍子等十一名。楊滿林斃於鎗。墜巖死者，不計其數。其竄入鐵家溝者，又經于維槐及穆進善旌善馬隊勦之，生擒回目馬宗祥，供稱：「李野賊自預望城，嗾之使來。途遇陝回數十人，夥出掠食。已擒斬無遺矣。」是日，東山匪目剡仲祿擾至三關口，劫掠糧馱。護運副將盛照魁所部哨弁楊雪亮，猝爲所害。盛

照魁率隊追及，斃賊數十名，盡奪其糧馱而還。

初八日，提督陳廣發自瓦亭率隊護運，行抵海口子，偵知明七十子之黨馬步數百出巢，因伏山溝左右，賊至擊之，多所斬獲。賊奔固原，黃鼎所部黃虎臣揮馬隊截之，擒斬數十名。初九日，趙興隆、何玉超、林定遠等護運至高崖子遇賊，遂率隊由黑子山溝進剿。賊據險抗拒，官軍冒險急攻。良回楊如雨將逆目海滿寬縛獻，正法軍前，降其餘衆。十四日，抵楊老莊，調明七十子、劉仲祿踞狼兒溝。十五夜襲破其巢，斬獲無算。楊如雨言：劉仲祿帶傷後，被亂刀斫死。驗之，良確。明七十子、單貴兩賊，隻身遠竄。黃鼎飭楊如雨捕之。餘賊悉投誠安插。其分竄環慶者，賊目爲李花魁、蘇進萬、李良友、張義全，均由金積堡竄出。署平慶涇道魏光燾、署慶陽府知府謝大舒、署環縣知縣余甫勳，派隊截擊，陣斬蘇進萬、李良友、張義全。餘賊無幾，已不能成股。

惟河狄逆回乘官軍方勦北路，又爲馬化澂所嚇，時出竄擾。自上年十二月二十八夜，有賊自狄道、渭源、出漳縣之三岔，乘度歲以伺官軍之懈。道員湯聘珍令軍中備之。正月初一日，親督梅開泰往剿，而賊已遁黃香溝。初四日黎明，馳赴晉家堡，僅截殺尾隊數十名。初五日，梅開泰與周文翔會合，勦之於石灰溝口，斃數百名。十一日，殘黨復聚老幼店，范錦迎擊之，略有斬獲。同日，有馬步賊千餘，竄渭源之熟羊城，進躡鞏郡。王得勝、彭忠國分二路擊之，賊敗而遁，追至熟羊城而還。二十五日，賊糾馬步三千餘，劫周文翔營壘。湯聘珍得報，令王光富率馬步隊前驅，自督行隊策應。近石灰溝口，見周文翔正與賊相持，而賊氣驕甚。王光富怒馬衝鋒，直劈賊陣。馬賊遂亂，步賊自山口來援。湯聘珍麾軍鈔其後，賊勢遂潰，衝散之。騎賊經周文翔分道擊之，擒賊尤多。據擒賊供：「此股逆目即劉四花。鄉約馬元、張四，皆西和禮縣逆回。上年九、十月間，闖越西禮，經官軍勦敗，

負傷而逃。此次由陝回嚇之，東竄鞏岷，冀牽綴官軍，陝回得疾行竄陝。一日敗後，遂由甯遠之灘歌、禮縣之馬鳴，疾行而南。傅先宗派丁桂智、王銘忠率所部，出新寺鎮截之。賊已越鹽關，蔓及成徽兩營。周開錫飛檄王得勝，自伏羌繞成徽而東，會同丁桂智、王銘忠，馳出賊前。高月桂、李奉清、陳天佑、蔣中堅、傅仕海守鹽關，扼歸路。賊已知之，乃由間道竄秦州之甘泉寺，迄不得戰。周開錫復令田連考挑精銳百二十人，扼朱家祠，檄追兵倍道躡其後。二月二十五日，騎賊數百奔至。田連考猛擊之而卻。是夜官軍雲集劉家堡，約定詰朝會勦。賊未之知。二十六日黎明，馬步賊二千餘犯田連考營壘，軍士堅壁禦之。持至兩時之久，高月桂馳至，內外夾擊，賊遂不支，向康家崖狂遁。官軍躡之。蘇家良馬隊亦自秦州駛至，乘勝鈔擊，賊大敗，南遁白蠟溝。二十七日，官軍追至白蠟溝，賊已奔禮縣之永平鎮。丁桂智、王銘忠追及之。賊不敢戰，向西急遁。官軍緊蹙鈔殺，賊奔益急，輻重拋棄山谷間，拔出難民數百名。餘賊出甯禮交界之栗子坪，西奔河狄。

方官軍追賊徽兩之時，陝回崔三、李得彥、李經舉及河回米阿渾等，同出狄道，越安定之馬家河。二月二十一日，楊世俊率兩旂馬隊，猛截之。遇伏。賊四面包鈔。楊世俊改騎爲步，揮刀督陣，相持四時之久。楊世俊左脅中叉子鎗傷，士馬亦多損失，乃裹創嚴陣而退。其零股竄謝家河。赦天印率步隊，會合楊世俊所部，分防馬隊。張仲春、楊德俊勦之。自午至申，鏖戰三時，賊敗向馬家河，合股東趨。連日擾及通渭之榜羅鎮、秦安之龍山鎮、清水之張家川，撲犯城垣。周開錫飛檄湯聘珍率馬步自漳縣轉旆而東，並令王得勝、田連考會擊清水之賊。其花馬等股敗回，則以丁桂智、王銘忠躡之。三月初三以後，賊攻清水縣城甚急，城多坍塌，勢極難守。初七日，湯聘珍軍至，圍始解。初八、初九等日，王得勝、田連考亦先後至，分途進勦。賊趨張家川，脅張家川之陝回海

成等逆東行。一由閭家店，入陝西隴州馬鹿鎮，至汧陽。一由赤沙，入香泉鎮，赴寶雞，分股由椒川，擾鳳縣境。李輝武調各營截之，頗有擒斬。初十日，親督所部，擊之縣頭鎮，敗之。十一日，吳士邁至汧陽，賊已於先日合股出寶雞之賈村，東趨鳳翔之陳村。十三日，李輝武進至寶雞。十六日，以六營分三路擣陳村賊巢。適吳士邁自汧陽馳至，合力進剿。賊大驚潰，向柳林鋪奔岐山。官軍跟蹤緊躡，而殷華廷馬隊，亦奉左□□檄，馳至。十七日，會勦羅局鎮。李輝武、殷華廷穿入賊陣，併力猛撲，賊遂大潰。吳士邁先伏兵出路，追賊分途狂竄，伏兵突起，斬殺極多。

餘賊分爲兩股，一東竄扶風，一西竄鳳翔。東竄者，爲陝逆余得彥、李經舉、河州逆目米阿渾等，人數不過三千，而馬多於步。時張福齊所部已奉檄，回陝剿賊，敗之扶風、醴泉之間。賊竄至渭南，水師遏之，遂竄蒲城，趨白水。張福齊緊躡其後。二十三日，追及於白水新窩鎮，復敗之。殘股向宜君、中部界。劉端冕令甘大有擊之魚鱗川。賊入甘肅甯州界。署甯州知州楊大年率城防勇丁截之。二十八日，竄至拜家河。署平慶涇道魏光燾擊敗之。竄鎮原之孟壩寺。江得意截之於三岔河。四月初一日，至固原之白家灘，黃鼎率馬步七營截之。徐占彪與戰於灰溝，大獲全勝。陝回李經舉、李金菊、河回米阿渾、閔阿渾，及從金積堡竄出之土回單仲明，均經陣斬。惟禹得彥四百餘騎，仍由鹽茶一帶竄走。其西竄之崔三一股，賊數約二千餘，由隴州竄張家川，復由秦安竄至莊浪、隆德之間。徐文彥勦之，屢敗之餘，不能復東。由是馬化龍益失其所望。湘皖兩軍之逼，仍無能望其少緩矣。

三月十四夜，訥金積附近各寨，人聲沸騰，逆衆數十成羣，零星散佈，乘夜修濠，意在引馬連渠之水入濠，

阻官軍進攻西南之路。劉錦棠令各營伺賊稍近，用鎗轟之。賊晝則歸巢，夜仍加濬如故。十八日，劉錦棠傳令各營挑壯士攜鋤鍤，分道往平賊濠。而旋毀旋修，仍如故。二十一日，劉錦棠整隊擊賊。賊寨角聲四起，傾巢排列濠邊。蕭章開、喻執益、曹義勝前驅，各路馬步繼之。步賊憑濠拒敵，騎賊分鈔東南。雙壽、花良阿、余虎恩躍馬陷陣，將馬賊擊敗。蕭章開乘機越濠，以擊步賊。軍士從之，悍賊紛紛倒地，餘衆不支，向金積堡東門逸去。二十三日天明，賊出堡東各寨，旂幟如林，沿濠列隊，翼蔽修濠之賊。馬賊數千鈔過東面。劉錦棠令步隊各營分三路迎勦。令馬隊應馬賊。部署既定，陶定昇督周國勝、張俊、猛撲中路。步賊死拒，馬賊一併回頭。雙壽、花良阿馬隊一氣壓下。劉錦棠飛催何作霖、蕭章開，分左右剗濠而進。各路悉銳衝殺，賊屍枕藉，餘向各寨狂奔。生擒逆目馬二虎、陳金子等百餘名。訊明，一併正法。

賊連被重創後，晝則踴伏，夜仍修濠。官軍亦多掘溝道防之。四月初一、初二等日，秦渠、馬連渠之水被賊決放，勢如潮湧，平地成川。各營正併力疏濬，忽西北風緊，水漲數尺，激湍衝齧長堤，勢甚洶涌。李占椿各營隨機堵截，或密排木椿，或盛以布袋，用茅包土實其中，悉力捍禦。初三日風止，水勢漸消，賊計仍不得逞。馬化澂復賊零股馬步，偷渡黃河，西竄大壩，分水嶺、三關地方。劫官軍廣武、中衛山後糧運。初八日，黃萬友督隊由葉昇堡渡河，分枝赴三關搜勦。自率李占椿、喻執益駐大壩。初九日，擒獲賊諜，訊知有賊自山後劫牲畜將回，便設伏待之。少頃，賊馬步三百餘絡繹至。伏起，擊之。賊狂號亂奔。官軍分途蹙殺淨盡，並全獲其所有。十三日，陶定昇、張俊、余虎恩由山後護糧東行三關五六里，偵知有賊，因伏大隊於後，而以寡迎之。賊爭出奪糧，伏起，斃賊大半，餘逆四散。據擒賊供：「初九日，大壩所勦係馬正和餘黨。十三日所勦，係陝回閻明、馬順之也。」金運

昌因東道梗阻，派提督王鳳鳴，督帶馬步，回顧花馬池、定邊、安邊，梭巡後路運道。三月初七夜，遇賊百餘，殲之罄盡。初九日，搜山，斃賊百餘，獲雜糧數石。初十日，調賊攻東南民堡，馮殿英、何全忠襲之，斬獲甚多。逆首馬繼元伏誅。二十二日，王鳳鳴令馬心勝率隊赴安邊護糧，遇賊數百於磚井堡。王鳳鳴揮隊猛撲，賊敗而遁。官軍蹣至張家圈，何全忠衝入賊中，頭中木棍傷，墜馬。王鳳鳴向前策應，連受矛傷，裹傷力戰，斃賊百數十名。餘逆四散奔遁。據擒賊供：『馬化濫、張福保，帶馬步四百餘，劫糧於東路。』是日，已損三分之二矣……

至西竄之陝回崔三一股，自三月二十日至張家川，周開錫派王得勝一軍出清水迎勦，梅開泰繼之。田連考、湯聘珍出秦州，秦安之交，遇賊南竄。楊世俊、敖天印出紅土窰而東。王得勝會丁桂智、王銘忠，擊賊於清水之富家川。賊攻民堡正急，各營馬步蹙之。賊敗，仍循張家川，蔓及王家堡。二十四日，王得勝督馬步逕擣賊巢，突遇賊伏，首尾不能兼顧，損弁丁二百餘名。王得勝斂兵保清水。適吳士邁已蹣賊後，楊世俊、敖天印之兵亦先後抵通渭，賊畏官軍分路進攻，於二十五日起秦安，竄田家坪，蔓及靜寧之水洛城。王得勝由西而北，與田連考、湯聘珍、梅開泰會合。四月初三日，追賊至田家坪，分左右路，先擊步賊，稍卻，馬賊拊抗如故。田連考、謝復雲怒馬衝之，手刃數賊。餘衆大潰。官軍蹣至石門，再敗之。初四日，進勦水洛城。賊正與堡民相持，見官軍至，卽奪路狂竄。高月桂、李奉清緊蹣之，多所斬獲。初六日，賊趨隆德之門扇岔。徐文秀、楊正茂奉帥檄往勦，會同全福之馬隊截之。賊遁靜甯之威戎鎮。總兵蕭賞謙率所部平江營截之。賊由靜甯、通渭之間西竄，覓歸巢之路。楊世俊、敖天印偵其所向，疾出馬營盤。李耀南亦派總兵周顯明，自會寧來會，嚴陣以待。初八日，賊大股竄近傅家岔、華家嶺、草芽溝、雙墩堡等處，均距近馬營不遠。初九日，官軍分三路勦之。楊世俊馬步抵傅家岔，賊

列隊抗拒。官軍縱擊之，斬數十名。賊陣大亂。敖天印正敗草茅溝，雙墩堡之賊出傅家岔會隊，兩面鈔擊之。賊不能支，悉棄其所有，踰溝竄紅土窰。楊世俊截於前，各軍逐於後，悉數就殲。殘逆數百，遁馬家河，狂奔歸狄道。正躡追間，諜報通渭之渭陽堡續到回逆海澄王占鼐一股。楊世俊、敖天印回軍勦之，一戰斃其精悍，再躡之於馬家店、孫家坪，斬殺更多。並生擒逆目海洋花、馬三河達子等，斬之。崔三一股回巢者已無幾。禹得彥自敗竄鹽茶後，不復成列，早已潛回河狄……

時金積堡乏食已久，陝回老弱婦女餓斃者多。馬化澂嗾陳林，領三千餘衆，向花定一帶掠食。四月初一日，金運昌派往之都司牛允誠，擊之大矩灘，獲勝。初七日五鼓，賊乘風雨交作，襲攻花馬池城。有賊十餘人，已梯城而上。提督隨君廷聞警，率馬勇登城步戰。文武紳民亦併力堵賊於巷中。賊之已入城者，登時殺盡。天明開城蹣之，頗有擒斬。賊敗而遁。初十日，賊竄安邊，攻王家堡。副將宋雲田、參將李占標、遊擊邵維常，分道擊之。賊竄磚井鎮。守備王允功用伏敗之。十三日，賊回竄安邊，攻李家寨。宋雲田掩至，賊駭而奔。追至白家寨，斬逆目楊葫蘆等多名。二十七日，牛允誠出定邊之東，王鳳鳴出其西，兩路鈔擊，賊頗受創。二十九日五鼓，王鳳鳴乘賊熟睡，襲破其巢，斬悍賊無算，牲畜糧械略盡。據賊目余金兒供：「係余彥祿之弟，馬化澂令隨陳林東掠磚井鎮之戰，陳林中毆傷甚重。」訊畢，斬之。

方陳林之東竄也，劉錦棠、黃萬友慮後路接餉之隊單薄，令總兵沈先梅率數十騎赴花定偵探。午刻抵磁窰鎮，獲賊諜供：「陳林派逆目楊興隆帶隊數百，自花馬池運糧回金積堡，將至。」比飛報劉錦棠，添兵截勦。二十三日，劉錦棠伏兵靈州東南十餘里之歡喜梁。辰刻，賊果擁糧畜至，突起擊之。馬賊返奔，步賊棄所有

回竄。軍士分途壓勦，賊無脫者。陣斬逆目楊興隆。二十七日，何作霖、余虎恩率馬步出花馬池接餉，遇零股，斬數十名。據擒賊供：「陳林尙踞田家掌。」迨各營進勦，則已竄定邊一帶鈔掠，至於鄜坊、環慶。時統帶前路五營劉端冕奉檄會陝北諸軍，安籌防勦。署平慶涇道魏光燾奉檄，嚴扼環慶。五月初十日，劉端冕調賊竄鄜屬之油坊，派所部分兩路迎擊，自率馬步出黑水。十一日，抵王家角，驛遇騎賊，相持未決。適總兵陳光明、黃承佐，循巴掌窪山脊壓下，併力撲之。追至張家灣。總兵文明章、副將溫宗秀，又自和尙原截出。賊首尾受敵，踰溝狂奔。各營乘之，擒斬不少。據賊洪起益供：「陳林在磚井負創，受傷極重。齊帶死黨，轉金積，分馬步賊一千餘，交逆目馬長元趨定邊、甯條梁，圖竄山外掠食。不料敗於此地。」訊畢，斬其悍者八十名，釋脅從三十一名。其由廟村奔合水之固城川者，甘大有截之，敗奔甯州之襄樂鎮，蔓及蘇家川。署甯州知州楊大年，派譚新盛率防勇襲之。賊由正甯出邠長，竄靈臺之邵寨。魏光燾親督所部馳至，頗有斬獲。賊奔崇信。副將彭清和奉檄馳往截之。賊遂散逃。訊據生擒賊供：「陳逆腰受鎗傷，子未拔出，不知死活。黨衆已盡。余彥祿之黨，卽存，亦無幾。」馬化麟聞之，率其子耀邦，哀詞乞撫，並繳馬七百匹，鎗械五千餘件。劉錦棠仍未准撫。蓋深知其亂心之未戢，而詭謀叵測也。

平定關隴紀略卷九

同治九年夏六月，欽差大臣太子太保督辦陝甘軍務陝甘總督部堂一等恪靖伯左口口駐節平涼。維時東竄逆回既靖，出掠之衆亦殲，金積堡宜可速下矣。第進勦祇東面一路，尤應厚集兵力。而由中衛進兵，則有峽口之阻，必先奪峽口以扼賊吭。由固原進兵，則以馬家河爲總要，以韋州爲間道，必先清馬家河以保運道。守韋州以遏賊衝，方足以制其死命。馬家河回民頭目軍功監生馬忠海，性本兇狡，從前曾受馬化澗誑正王僞封。就撫以來，陽順陰逆，屢嗾其黨劫掠官運，嫁禍陝回，並藏匿河逆海隆、李山珍等，與馬化澗潛相勾結。周紹濂悉其奸狀，具稟。卽密飭周紹濂誘馬忠海赴平涼，飛令馮桂增潛率所部馬步三營，徑擣韓家水巢穴。馬忠海至平涼，訊詰奸謀，堅不承認。適馮桂增稟到：「六月初一日抵韓家水，布隊圍下、中、上、西南、東南五堡，將巢穴次第攻破，生擒惡回日馬繼會等十一名，並河逆海隆一名，逆回三百餘名。訊實，概予斬決。搜出疊次搶掠軍裝、號衣、帳房數百件。據錄送馬存先供詞，馬忠海劫掠戕害弁勇、行人，及與河州金積堡各逆回交通情事，一一確鑿。並搜出各處逆信多件。」馬忠海無可狡賴，乃磔之平涼，傳首固原等處示衆。韋州堡管事回日蘇兆明，本金積逆黨，綽號小光棍，曾受元帥僞職。其姪蘇文榮亦號二元帥。前因官軍進勦，遁出韋州。蘇兆明乞撫，暫釋未誅。乃蘇兆明仍持兩端，凡由金積出竄之回，往返皆由韋州經過。蘇兆明窩留屯紮，供給資糧。良回馬柏森嘗以爲言。左口口因飭丁賢發進扼韋州，就便掩捕。六月二十三日，師抵韋州，賊已聞風先遁。丁

賢發駐營堡外，自帶親兵百人入駐堡中，密察逆黨蹤跡，伴與約期議事。七月初二日，蘇兆明、蘇文榮、蘇章阿、渾、海滿德、偽百長蘇隆揚、蘇漢、馬正德、金玉美、何生靈、王有泗、蘇三、甘昌畢集。丁賢發數其撫後交通馬化澹、馬正和、崔三、謝四之罪，斬之。一面出示，安撫回民，令各安堵無恐。積年之患既除，遂飭黃鼎、雷正綰總統中路諸軍進攻峽口。

此時值麥穗將熟，馬化澹、穆生花既乞撫不得，遂嗾老弱回民赴湘皖兩軍前，乞就板橋、琴橋、吳忠一帶廢堡，暫架棚廠居住，以便耕作。劉錦棠等商定，始漫應之。靈州首逆王洪又請修秦渠之隄，放水蔭田。亦暫許之。數日後，果有回民百餘試修。官軍相戒勿動。是夜五更，劉錦棠率隊分三支，一伏永甯洞，一伏下橋，一伏渠北伺之。至次日巳刻，王洪、楊明、王忠等果糾大小回目，帶壯丁數百名，齊來修隄。比至永甯洞，下橋中間，伏兵突起，生擒王洪及逆回二百數十名，餘悉殲除，無一脫者。訊據獲賊金海鼇供稱：「犯本四川勇丁，投入賊營，充保全營百長。此次王洪留兄王鵬守寨。所有大頭目楊明、王忠、偽參領楊添猷、白珠強、馬學吉、楊天龍、王先友、偽先鋒馬英、楊珠秀等，以爲官軍中計，趁此奪回下橋，與板橋、琴橋及棗園廢堡，聯絡一氣，將官軍截爲兩段。不料自墜官軍計中。」訊畢，斬之。察看波浪湖水勢甚漲，永甯洞既經官軍堵塞，馬八條、馬七兩堅寨均被積水淹透，遂商定乘漲攻之。六月初二日三更，劉錦棠率隊梟水攻馬八條寨，金運昌攻馬七寨。五鼓克之。據擒賊供：「馬七、馬八條均馬化澹之弟，四月初旬已逃入金積。此股係馬生彥夥黨。上年馬生彥竄河州時，此股經官軍截斷，折回金積堡，向馬化澹乞糧。馬化澹每日按人給糧三合，令守兩寨。」今此股已盡矣。而王洪、楊明伏誅後，餘黨猶踞其寨，招致陝回乏食者助其拒守。

時中路胡家堡、洋麻湖、海子墩、大沙井之麥漸熟。劉錦棠料賊必將搶收。初七日，約金運昌出隊刈麥。是夜五鼓，率馬步各十營，並吉林馬隊、金運昌馬步隊，齊向楊明各寨進。黎明已至，各寨正放牲畜。官軍橫出截之，殪其人，奪其畜，餘仍退縮入堡。劉錦棠縱丁夫割麥，盡日而歸。次日五鼓，抵王洪寨。賊倚寨以拒，而令其衆割麥。官軍頓旗不動。俟其所割漸多，縱馬隊衝之，盡獲其所有而還。是夜，會商進攻靈州西十里之杜家寨。初九日黎明，至其處，賊已憑牆列隊。相持至一時許，南面賊稍卻。縱而擊之，遂拔其寨。人盡殲焉。回途經王洪寨南，縱令割麥，並調靈州難民同割。收隊駐吳忠堡。初十日，割胡家堡之麥，破其二卡，陣斬逆目馬隆，焚其卡，始收隊。十二日，會攻王紅連寨。寨中守禦極周，官軍帶傷者已衆。幸寨外禮拜寺頂高，與牆齊，因令就其頂砌牆，留孔施放鎗礮。官軍豎梯而登。賊復傾撒麥粥，鍋盔齊下。進至六七次稍稀，乃瞰賊少處，捲旗躍上。壯士隨之。首逆王紅連伏誅，賊始紛遁。乃毀其寨。是役，譚拔萃肩被磚傷，李雲貴腿中鎗子傷，勇丁傷亡百餘人。攻堅之難如此。十三日，馬步分三路，由胡家堡至王洪大寨，斬殺已多。稍憩，齊隊衝殺，破大寨外卡，並搜各堡積麥而還。於是逆回所種之麥，存者幾希。而糜粟膏粱彌望，亦賊之糧也。因議一併割之。十七日，刈青於洋麻湖。余虎恩飛報，正南山邊賊隊紛出。立飭各營截勦，擒斬極多。訊擒賊供，始知此股係寄居陝回，並無頭目，乏食已久，欲由郭家寨繞橫城渡河買糧者也。郭家寨者，賊赴河西取糧之路也。遂於十八日往攻。苦戰逾時，克之。寨中之人殲焉。十九日，連克王洪寨。據寨賊供，此股係余彥祿之黨，頭目即已斃之楊幅，其黨已盡於此矣。官軍並刈其青而還。大寨既克，小莊自易。於是胡家堡東北、胡家堡以西，及大沙井一帶小堡，其人斃於鎗矛，其稼悉就芟薙。而士之陣亡者，咸奏蒙卹典焉。

南路河狄各回，自四月負創歸後，復竊出渭源而南，意圖牽綴官軍，使不得併力於金積也。周開錫飭傅先宗由鞏昌進取，而令王得勝、彭忠國、梅開泰、湯聘珍各率所部繼之。飭楊世俊、田連考等由秦州出伏羌。比傅先宗進至丁家門，賊衆已蔓及汪家衙、王家河、石灰溝矣。連日進勦，斃賊一千餘名，擒斬賊目麻曜廷等百餘名。賊竄伏羌之禮辛鎮。楊世俊馳至，賊又竄甯遠之樂善鎮、柏家山、大石頭。官軍分途進勦，一創之於大草川，再創之於禮縣之馬隄。追賊遁鹽關。周開錫已先派管春林率宗岳軍先至，大被截殺。據逆目馬轄比、馬生兒等供：「河回馬俊、麻曜廷、馬六十及叛附河狄之鞏昌逆回馬一麻、張二司務、鹽關逆回馬元等，六七千衆，分爲大小四股，本圖由鞏昌、禮縣、甯遠走徽成，擾甘南腹地。崔三、馬朵大師等隨後踵至。不意連遭痛創。馬俊、麻曜廷斃於甯遠下川，馬元墜巖，馬一麻斃於大石頭。餘衆冒死西趨，不復成股。」傅先宗遂令王得勝、彭忠國、何建威等馬步二十二營，鼓行而西，抵首陽城，調逆衆千餘竊踞渭源城中。陝回與河狄各回正爭糧私鬪。聞官軍至，惶懼思遁。傅先宗等遂收復渭源縣城，乘勝奪一桿旗之險，就地築壘，距渭源十里。狄道百里爲西南一大關鍵。周開錫令梅開泰分營扼之。諸軍一意進攻。六月初二日，傅先宗、王得勝、彭忠國、何建威等分三路進，遇逆首六阿渾、禹得彥等慣戰之賊，大戰於狄東三十里鋪，捷焉。沿途賊卡悉平。遂直薄城下。王得勝衝入北門，傅先宗入東門，巷戰逾時，賊敗由西門狂竄，越洮河而西。官軍蹙之，斃其衆略半。牟佛諦守堡之賊開門乞撫。傅先宗麾軍急進，殘賊敗入堡中。官軍蹙之，立復牟佛諦堅堡。餘賊斃水逃竄。而洮岷一帶，周開錫原派范銘一軍分駐秀石關、酒店子、木寨嶺等處，敗賊竄至喇嘛口，范銘整隊迎擊。賊敗竄秀石關。官軍由鐵鼓溝、大車廠搜斬而西，斬殺極多。生擒河州賊目阿洪、藏布納等。賊遁歸巢，復嘆其黨犯洮州衆麻，亦爲副將張

廷秀、土司楊元所創。

此次南路大捷，經左口、穆圖善會奏。奉旨獎卹如例。而規取次第，必先甯靈而後河湟，亦縷陳聖鑒焉。值陝北零匪逐漸殲除，陝撫蔣志章同時陳奏。於是東路無虞，不致再分兵力。而北路劉錦棠、黃萬友、金運昌等亦知中路之軍必將奮力合勦，因益籌進攻之路，兼絕賊中之糧，以期速蕲厥功。

緣金積正北之蔡家橋，跨秦渠之東，賊設卡於橋西半里迤西，而北而東南，爲長隄。隄之外，引秦渠、馬連渠之水，爲濠環之。非奪蔡橋水口，不能薄金積也。六月二十八日，會同金運昌馬步，越秦渠列陣，分兵扼蔡橋水口之營。正部署間，金積堡、秦壩、棗園堡各寨之賊傾巢而出。官軍前隊屹立待戰，後隊趕緊修壘。午後，賊爭水口益力。官軍悉銳，向賊寨猛進。馬隊橫截而出，賊敗退回寨。日晡壘成，分營駐之。官軍既得水口，遂圖平沿濠賊卡。七月初四日三鼓，劉錦棠潛師夜起，令軍士各攜草束，至即填濠而過，就地築壘。分馬步兩支鈔出，以護砌礮臺之隊。乃各堡角聲四起，賊黨分布寨邊搗戰。官軍俟其盡集，分數起突擊之。賊向金積敗遁。初五日黎明，賊仍蜂出，瞥見金運昌所部各隊，恐截其後，乃縮入寨中。官軍踏毀長隄數十丈，分營駐守而還。其毗連蔡橋者，爲棗園堡，迤西有小何家寨，寨東爲蔡家寨，皆濱大河。劉錦棠察其形勢，可急攻而下。初七日，約金運昌馬步，各攜攻具，先攻小何家寨，一鼓拔之。蔡家寨賊見鄰寨已破，慌向大何家寨遁走。官軍縱馬鈔殺，步隊奮門而入，斬逆目何登榜及其衆五百餘名。棗園、金積援賊見兩寨齊破，鼠竄而遁。馬化澣恐官軍逼攻愈緊，復於卡西築隄，瀦水旁溢，以阻官軍。初八日黎明，湘皖兩軍馬步會合，向蔡橋而進。金積、秦壩、棗園之賊排列堡前。金運昌率隊沿渠堰列陣。劉錦棠率隊，一列渠南，一列渠北，騎賊鈔過北面，步賊繼至。雙壽、余虎恩躍馬

突陣，斬騎賊甚多。各路一齊猛撲。鏖戰兩時，賊大敗，狂奔而西。初十日，會剿渠園堡北之寇，襲攻周家寨。垂破之際，忽金積、秦壩大股來援。官軍敗之，取其麥而還。十五日下午攻王洪寨。金運昌詐敗誘賊，賊果出隊，遠追約四里許。劉錦棠馬步橫出，斬賊爲兩。金運昌轉旗突擊，賊之前股盡殲。雙壽敗東面之賊，擒斬亦多。據擒賊供：「王洪寨首逆王鵬，已被矛刺，墜壑而死。僅尾股遁入北門，所存亦無幾。」因日已暮，收隊而還。自賊隄成後，路多積潦，仍礙馳驅。因商定扼紮賊隄，逼水反灌。十三日，傳令步軍由東南鳧水前進，皖軍從左，湘軍從右。賊沿隄開礮抗拒。各路奮威衝殺，望風而潰。官軍登隄，即趕砌礮臺，一面嚴陣以待。金積、秦壩各賊果傾巢而出。官軍俟其近，以鎗礮輪轟。賊敗而復前者十餘次。薄暮復糾大股悍黨索戰。官軍齊奮壓勦，直薄金積卡前，賊始拋械而遁。是役，擒斬更多。據供：「馬化澹、陳林、馬老五、馬長順、馬必政、沙學賢、馬政國，各選悍賊，以決死戰。圖奪長隄，不料連敗。」訊畢，斬之。十四日壘成，決水反灌。賊復築隄禦之。而馬連渠上新立三壘，亦賊近日之所築。僞參領金嶺踞之，以與官軍板橋營相抗。二十二日五鼓，徑擣其中一壘。預令陶定昇、易致中伏壯士於膏梁叢中。賊開壁放牲畜，伏起，奪門而入。大隊隨之，得脫者奔左壘。官軍搜獲僞檄，係飭僞協領何生洲、僞參領馬兆圖、金嶺等，助逆目王鵬者也。據賊供：「金嶺已中礮死。馬兆圖即馬八條之子，並陝回李長春，均斃於初八日之陣。」官軍進攻左右壘，方壓軍與援賊酣戰間，而右壘已破，士氣倍奮。乘勝再撲左壘。賊仍拚死救之。乃調開花礮環轟，炸彈衝入壘中，賊始亂，併力撲之，遂克。於是縱兵四出，進攻馬連渠之李花橋，踏毀大小賊卡十一所。自是，金積與王洪、胡家各堡，聲息不通，而河西糧路亦斷。官軍增壘於金積堡正東，賊衆放鎗以拒。鏖戰終日，而壘始成。訊之擒賊，知逆目何標、馬允吉均於十二日破壘伏誅，而連日所斃之

賊約近二千。二十五日，官軍見金積賊衆紛紛西趨，急捕賊訊之，知中路雷正綰、黃鼎諸軍已奪峽口之險。劉錦棠亦乘機攻李花橋，迤西賊寨。金積堡仍出步賊入寨助守，攻未卽下。申初，西路塵氛大起，劉錦棠知爲敗歸之賊，撤攻堡隊伍截之，斃賊無數。而日已夕，劉錦棠知中路諸軍已集，圍攻期將不遠，遂連日督隊收其秋稼。惟李花橋之戰，總兵趙彩照臨賊至金積濠邊，額顱中大礮子，登時陣亡，實爲可惜。此北路六七兩月戰狀也。

中路諸軍旣奉檄於中衛之四百戶取齊，七月初四日，調僞領員袁希義、綽號皮英者，率悍賊入張恩堡。是夜，各派馬步襲之。初五日黎明，至其堡，賊已驚覺。官軍搶入外堡，賊焚薪於門，誓死守。半日未下，而金積援賊又至，乃分兵截擊，仍併力攻堡。壯士登而復墜，乃令環濠築壘，而暗掘地道攻之。初六日，悍賊開壁突圍，官軍遮擊，得脫者實鮮。乘勢搶入堡中，搜斬淨盡。袁希義旣得免，奪路狂奔。徐占彪所部張永興、張占彪追擒之。據供：本先鋒袁希孟所踞，因奉調歸金積。馬化澂急喊袁希義死守，以固峽口。訊畢，將希義正法軍前。袁希孟乃降而復叛之賊，叛後助惡加厲，河南北屢受其害。至是，袁希義伏誅，羣情爲之大快。時提督陳廣發已率所部扼峽口北岸。初十日，截刼糧之賊，略有斬獲。而雷正綰諸軍亦進牛頭山，逼峽口而壘。徐文秀復奉檄至，會師牛頭山。二十二日，黃鼎約陳廣發進兵唐渠口。是日，馮南斌率隊斃刼糧之賊於八塔山。據擒賊供：逆目馬四子已溺河中。二十四日，黃鼎、雷正綰等會攻峽口。徐占彪督陳春萬、朱蘭亭先進，戰方酣，而金積迤西各堡援賊至。黃鼎督提督黃有忠、何玉超、黃虎臣、陳攀仙、趙興隆、遊擊李洪超、李登高、扼牛頭山右，截之。徐文秀各軍爲策應。當援賊之敗，轉旗助勦峽口。陳廣發令馮南斌等亦於隔河用鎗礮排轟。賊勢不支，遁入壘中。徐占

彪所部歸之入羣。徐文秀率總兵蕭寶林、遊擊陳繡高繼之。連破二壘。雷正綰、閻定邦各營復破其三。殘賊東逸。黃鼎派隊急截之，無一漏網。擒賊供稱：逆目王大閑、丁逢翔、馬紀成均斃壘中矣。峽口既得，秦、漢、馬連三渠之首皆爲官軍所據。二十八、二十九等日，金積出馬步萬餘，列隊古靈州城，譟賊於秦、漢兩渠中間築卡，潛濠以抗官軍。黃鼎、雷正綰會商，先奪古靈州城。三十日，徐占彪、徐文秀越漢渠立壘。既成，徐占彪夜襲賊卡，破之。乘勝搶入古靈州城。八月初一日黎明，馬賊沿山包裹而來，步賊分股伏漢渠隄下。雷正綰麾隊迎擊馬賊，徐文秀各營合擊步賊。黃鼎率大枝，傍渠布陣，以防伏賊。馬賊敗而復前。雷正綰正揮刀督戰，徐文秀隊伍一齊撲上。馬賊不支，沿渠步賊遽起，挺矛直前。徐文秀橫貫賊陣，縱橫盪挾。賊大敗歸巢，屍骸枕藉。官軍薄暮收隊。初二日，再戰於乾渠，頗有斬獲。初三日五鼓，黃鼎、徐占彪挑選壯士，直撲賊卡。賊自夢中驚起，倉皇狂遁。官軍搶過賊濠，守濠之賊不敢抵拒，爭入丁家堡。官軍蹙至堡根，卡內礮石雨注，未能卽克。徐占彪卽扼卡而營。雷正綰列隊濠外，更番仰轟。徐文秀施放後膛開花大礮，炸彈飛落卡中。各營繞漢渠，出中空之地，築壘斷金積援賊。徐文秀復開後膛大礮，堡中賊衆慌亂，遂突圍而出，將趨金積堡。雷正綰、徐文秀催隊從堡牆缺口躍入，遇賊卽斫，搜殺無遺。其先時逸出之賊，黃鼎督各營殺之幾盡。據擒生賊常愷供：「本靈州廩生，同治二年陷入金積者。馬化澂以丁家堡地形扼要，囑逆子耀邦、建邦領悍賊駐守。初一、初二等日，悍目楊大娃子、丁永等均經陣斬。馬耀邦敗走洪樂堡。此堡破時，逆目丁一剛伏誅。開壁遁者，逆孫馬進孝也。」初四日，官軍分途攻勦，連克大小逆堡二十餘座，逕逼洪樂堡立營。此中路由峽口進攻戰狀也。

兩路疊捷，同日馳奏。在事尤爲出力各員，均蒙敘獎。餘亦准擇尤酌保。陣亡者，賜卹如例。自是金積逆勦，

可以兩路夾攻矣。

七月三十日，金運昌襲秦渠迤北賊卡，克之。丁韓各寨援賊皆被創而退。八月初一日黎明，金運昌之軍攻正西韓家寨，破寨外二小壘。乘勝越秦渠，衝入西南各賊卡。賊鼠竄而逃。遂平毀其卡。是時，劉錦棠及雙壽擊賊李花橋，將各莊內外賊衆一律殲除。正會同追勦，適金積之賊突出應援。劉錦棠、金運昌麾隊奮擊，賊大潰。劉錦棠縱馬隊步軍追至馬連渠。金運昌追至金積渠根，克秦渠水口兩卡而還。初二日商定，綠蔡橋溯秦渠而西，令馬步同進。賊見官軍雪集，棄壘狂遁。馬隊正追殺間，秦壩關之西突出賊騎數百。劉錦棠截之。訊之擒賊，始知爲中路勦敗東奔者。嗣是連日收割秋稼。初四日，金運昌率隊襲何家大寨，遞進環攻。至初五日黎明，按隊稍憩。賊從堡內鑿小竇遁出。官軍佯爲不知，俟其漸多，縱馬步猛鈔，得免者少。乘勢劈寨門而入，見寨內屍骸枕藉。訊擒賊，供知逆首何一會已伏誅。劉錦棠、雙壽遂督隊割胡家堡之麥。王洪等堡悍賊救護，皆敗而遁。收隊回營，得中路各軍逕逼洪樂堡之信，卽繞赴黃鼎。雷正綰營中，會商定計，先奪秦壩關以聯絡西北官軍營壘，而斷馬家灘接濟之路。十二日，劉錦棠、金運昌、雙壽等各督所部，直指秦壩關。賊衆悉銳以抗。官軍三路衝擊，賊勢披靡。蹙至秦壩關西，黃鼎、雷正綰、徐文秀皆至。賊狂奔四散。迨官軍收隊，賊復回撲。各營夾擊之，賊始敗遁。訊擒賊，供余彥祿之弟僞副帥余彥喜已中礮斃於陣中。於是劉錦棠再築壘金積堡東。賊畏官軍之逼，亦於堡東添築卡壘，賊黨死拒。十三日，徐文秀率所部帶後膛開花大礮，螺絲礮，會合北路馬步各營進攻。甫抵賊壘，金積堡傾巢而出。一面分兵堵勦，而以大礮轟其壘。壘牆洞穿，賊衆稍亂。軍士擲草填濠。壘中木石俱下，援賊亦合勢來撲。官軍併力壓之，乃毀其卡。乘勝從礮眼躍升，格鬪逾時，乃悉就戮。擒賊供一礮子

落壘中，斃傷數十，衆懼思遁。馬化瀧三傳僞令止之。『逆目楊洪傑、梁惠一亦拚死抗拒，壘破伏誅，立派隊駐其壘。』

自連破賊壘進駐之後，距東關賊寨僅百步。十七夜，劉錦棠令軍士銜枚襲之。寨賊驚覺，鳴角放鎗。金積悍賊遙起，劉錦棠伏兵西南，護築礮壘，而以大枝擊援賊。火器迸發，夜明如晝。相持至五更，援賊敗遁，而礮壘亦成。十八日天明，金運昌隊伍齊至，寨牆缺口，躍入拔之。寨中包小寨甚多，賊皆棄之而走。馬隊攔途遮截，復跟蹤搶入。東關賊憑街口死鬪。軍士短兵巷戰，馬隊鈔過東關之北。賊衆失措，乃護眷向寨東狂遁，棄輜重滿道。官軍將寨卡二十三座次第踏毀，焚鋪屋三四千所。十九日，調敗賊護眷踞金積南門牆根，與李花橋迤西賊寨爲犄角。二十日黎明，劉錦棠會師進剿。各寨逆衆排列，官軍步隊分路布壘陣，馬隊取遠勢鈔之。衝殺里許，逆衆仍返旗回撲。各營揮刀斫陣，奮勇齊進，賊始敗潰。乘勢攻拔各寨卡。自是金積東南北三面蝟穴掃平。劉錦棠壓東關而壘，俯瞰賊巢。而中路諸軍自進逼洪樂堡後，賊黨連日增築卡壘，與各寨聯成一片，爲堅護洪樂堡之計。蓋馬化瀧祖墳所在，俗傳風水有異者也。

黃鼎、雷正綰會商，必先攻破老馬家各堡，而後可圖洪樂。初八日，各軍會圍老馬堡，凡晝夜一周，連放後膛大礮，牆裂丈餘。軍士乘機猛撲，平其外濠。賊衆力捍牆缺。至初九日，洪樂各堡赴援，黃鼎乃督何玉超等，從米姑寺逕襲洪樂堡之虛。雷正綰督劉治均等，隨後策應。洪樂援賊悉回堡拒守。陳攀仙、趙興隆督隊跟踪蹙殺，何玉超等繼之。見金積援賊兩路包鈔，洪樂敗賊亦回頭死鬪，各營勢幾不支。黃鼎卽令黃虎臣率隊橫貫賊陣，雷正綰令馬隊下馬持矛，合步隊盡力衝殺。徐文秀派隊從老馬家堡旁出，以截援賊。各軍士奮威壓勦，

賊衆大潰，鼠竄歸巢。老馬家堡之賊見外援已絕，勢已垂危，慌亂失措。徐文秀、蕭寶林執旗先登，徐占彪繼之，遂拔其堡。賊無一脫者。初十日，進石屹塔，平賊壘三座，割其秋稼。徐文秀移駐之。自是中路北路營壘以通。十一日，各堡賊紛紛東竄，黃鼎等方督隊攔截，而劉錦棠、金運昌已自東而西，兩面鈔擊。賊之生還者實鮮。十六日，各軍併力攻田家橋賊壘。黃有忠譟大礮，對賊壘緊轟，裂其牆垣。雷正綰麾軍躍入，遂拔其壘。官軍正內外鈔殺，金積、洪樂援賊大至。黃鼎、徐占彪迎擊洪樂之賊，徐文秀、彭清和等軍擊金積之賊。鏖戰逾時，蕭寶林躍馬斫陣，軍士競奮從之。兩路之援大潰。黃鼎麾軍撲附近各壘，陳春萬等帶隊平濠冒險，力攻克之。黃鼎進軍田家橋。馬化澂復遣其弟馬玉澂、陝回西彌頭日普洱馬阿洪，赴黃鼎軍前哀詞求撫。黃鼎諭令先繳馬械，毀平堡寨。馬化澂求官軍暫退峽口，黃鼎不許。

連日金積堡衆逆趨西門。其向滾泉、羅山竄遁者，黃鼎亦令駐韋州、滾泉、馬家河各軍截之，疊有擒斬。二十三日，徐占彪攻克洪樂堡外兩小寨，連日進攻洪樂堡。賊守備甚周，外援皆盡。官軍更番疲之，而死抗如故。逆賊知官軍已逼，罪無可逃，故戰益加勵。何玉超、李洪超、陳春萬、李全貴等均負重傷，陣亡弁丁更多。陳奏奉諭，北中兩路各軍均邀從優獎卹。值幫辦軍務頭品頂戴記名提督瑚松額已圖魯黃萬友積勞成疾，於八月初七日歿於營次。附片陳奏，奉旨賞給一品封典，照提督在軍營立功後病故例，從優議卹，加恩予諡，附祀劉松山原籍，及死事地方專祠以慰忠魂。而金積堡勞師日久，亦奉旨責催，故攻勦益急。

八月二十一日，劉錦棠以東關既克，當掘濠築牆，鎖圍以困之。商定湘軍由東北掘東南兩面，皖軍由東北掘正北一面。二十四日興工。賊初撲皖軍，金運昌督隊且掘且戰。劉錦棠派隊由西門截之，賊始潰，遁入堡。

午後復出大隊，攜帶鐵鋤，意在拚死填濠。金運昌停工猛進，鏖戰一時之久，賊始大敗。二十五日，金運昌預伏精銳，而以羸弱赴工。賊自牆頭覘之，以爲無備也，馬步遙擁而來。勇夫棄鋤伴遁，誘近濠邊，伏兵突起。賊卽敗遁。據擒賊供：余彥祿之弟余彥壽、馬正和、逆目馬光貝等，均斃於此戰。是時，峽口旣得，官軍堵塞渠源，凡渠皆涸。前此阻水之永甯洞、馬家兩寨，俗呼爲雙桅桿，又名油坊寨，非船不能來往者，至是已與陸通。二十七日，劉錦棠令董福祥等夜襲之，以四鼓往，登時破其寨。寨頭馬重生縋牆遁入油坊寨，僅以身免。二十九日，加派譚上連、陳宗蕃等率馬步助之，亦應手而克。寨內搜殺無遺。兩寨之破，前後凡三日。計兩軍所掘之濠已深丈餘，寬二丈，牆上亦累高八尺餘矣。乃派隊分段以守。九月初一日，議攻西門外支帳。護堡之陝回五鼓，潛師夜起。劉錦棠會同雙壽，率所部銜枚疾馳，沿馬連渠直上西南三里許，分派何作霖、王承贊、李樹棠等由左，羅照昇、朱德開、周國勝、潘鳳翔等由右。其餘各營伏渠旁。馬隊齊進左路之左，以備鈔殺。金運昌亦於五鼓出隊接應。黎明，左路逕薄西門，火器環施。回衆驚呼回竄，馬隊兩旁鈔殺，無從漏網。忽金積堡牆鎗礮紛注，甘回絕牆下撲。劉錦棠飛令伏軍，分兩路衝出接應。而關外卡中之賊，突出鈔湘軍之後。金運昌督隊迎擊，賊甫敗潰，忽金運昌帶傷落馬，賊復回撲。張懷玉高得勝率所部橫截，將賊擊退。忽洪樂堡騎賊越馬連渠而南，金積堡復出步賊直犯正南。官軍馬隊迎擊騎賊，董福祥等趨正南，與步賊接戰。雷正綰、黃鼎各軍急出洪樂堡前，以掣賊勢。賊始敗退。初四日，劉錦棠親至中路，晤商黃鼎、雷正綰、徐文秀，合成鎖圍。湘軍於金積西南再紮兩營。中路各營由洪樂堡分營東向，修壘掘濠，以期聯絡一氣。初五日午刻，劉錦棠正欲出隊，忽飛報金積堡逆回悉數西趨，徑撲中路各軍。劉錦棠知會皖軍，帶隊馳往。金運昌亦裹創督隊，截擊金積援賊。賊見前後皆官軍，縮朒

不前。黃鼎、雷正綰、徐文秀督軍壓之。湘皖兩軍夾擊，賊敗入西關。伏巢屢日，各軍得一意修壘。

回衆見官軍日逼，惶懼益甚。十二日，黃鼎、徐文秀正督軍移營，逆回忽出大股來犯。劉錦棠、金運昌率各營馳往，屢戰逾時，賊仍縮退入堡。訊逃出難民，供稱：陝回急謀竄走。劉錦棠、金運昌令各營以五成站隊守濠，每夜躬親查閱。十三夜四鼓，回隊循堡南，折趨東南，撲近長濠。各營轟擊而退。旋聞西面鎗礮更緊，派弁偵之，報稱陝回二千餘人，由西南衝出。劉錦棠、金運昌派隊馳追，一面攻余彥祿賊堡，一鼓克之。辰刻，追騎回營，據稱：追至十餘里，見人馬蹤跡折轉正南，沿山脚東竄。獲落後回逆七名，訊之，供稱：「余彥祿馬步千餘人，擬赴王洪堡索糧，仍回金積堡。陳林因傷重未去。」十五日，陝回果回金積堡。時金積甘回紛紛出巢，撲近長濠，希夾攻。劉錦棠、金運昌擊之，輒敗。因議：王洪、楊明、棗園三堡，與漢伯堡狼狽相依，皆在長濠之外，宜併除之。十六日，各派步隊，分左右路擊之。馬隊分列以防溢賊。專用螺絲礮連轟，斃賊甚多。而矢石雨注，不能遽近。是夜，伏兵堡旁。賊之潛出者，皆被擒殺。十七日，營隊於長濠外，復掘重濠。而約黃鼎、徐文秀會攻漢伯堡。十八日，猛攻久之，未克。已收隊回營。劉錦棠惜棄前功，督隊復往，以火器護梯，四面環攻。旋擲火包延燒前寨柴草，寨賊始亂。後寨之賊潛出，金運昌盡斃之。十九日天明，火熄。據擒賊供：逆日丁春已赴火自焚。隨攻馬家寨，亦未克。二十四日夜，忽報馬家寨賊棄寨而逃，追而殪之河干。回營督修重濠，圍攻益緊。十月初一日，官軍昇開花大礮，安向東門，測準轟之。見堡內塵壙大起，喧嚷甚急，半日始定。是夜，獲逃賊訊之，供稱：「是日辰刻，馬化澂登東城，催修牆壕，忽礮子飛穿城樓，碎片擊五人，馬化澂左耳受傷倒地，昇歸醫治。」既而各營獲賊，所供皆同。

劉錦棠念漢伯堡未克，深以爲恥，意欲攻之。初五日，劉錦棠、黃鼎、雷正綰、徐文秀三路並進，雙壽亦率馬

隊前來。劉錦棠督軍築兩壘兩卡，各軍列陣營前。堡賊依牆開放排鎗，拚死抗拒。王洪堡復出騎賊來援。余虎恩、雙壽馬隊截擊，敗遁。午後，壘卡並成，賊之倚牆列隊者益密。官軍以開花大礮連番轟擊，悍賊傷亡已多。迨日金大川中礮立斃，而濠塹深闊，未可飛越，急令囊沙縛草爲填濠之備。各營將士分伏濠外伺之。二鼓，堡賊穴牆出竄。官軍齊起奮擊，其得脫者，馬隊截之洋麻湖，倖免無幾。

中路各軍自八月二十三日攻克洪樂二小寨後，馬玉濤詣營乞撫，奉黃鼎面諭，久不見報。至二十九日，乃再詣營，請獻米姑寺兩堡並洪樂堡。商定，漫應之。卽夜緘會北路出隊。黃鼎、雷正綰於九月初二日，率徐占彪、閻定邦、蕭寶林移營前進。適北路力攻陝回獲捷，遂乘勝移駐洪樂堡。初九日，黃鼎派黃有忠、陳攀仙兩營，雷正綰派李廣珠一營，移紮西南半里間。徐占彪、朱蘭亭列隊護之。已刻，陝甘各回集衆萬餘來撲，官軍禦之。小勝，陣斬僞元帥鄒麻子，追至金積濠外。朱蘭亭右膀中鎗子傷，張友德、王宗譜陣亡。方將收隊，賊乘勢復出。黃鼎飛調李吉安、冷玉超禦之。雷正綰、徐文秀調隊接應，劉錦棠、金運昌從後鈔擊，賊遂大敗。黃鼎、雷正綰急督各營掘濠修壘。

因丁家、馬家、譚家十一堡未克，不能合西北之圍。初七日，雷正綰飭所部分爲三支，各攻一堡。堡前作勢急攻，堡後施梯濬上。各軍如令行之，果克丁家三堡，斃賊數百，生擒廿回頭目丁玉貴、丁玉洪，斬之。其附近廖家三小堡亦棄堡而逃。初九日，圍攻譚家堡，未克，傷亡幫辦哨官六員並弁丁百餘名。黃鼎、雷正綰、徐文秀憤其督隊猥騰而上，賊猶拚死格鬪。血戰逾時，始將堡賊殲盡，生擒廿回頭目嚴鼎均、嚴洪發、莊紅等三名，斬之。時已薄暮，令軍士傳餐少憩，接收馬家等堡。各賊知勢不敵，棄堡而逃，惟馬家堡賊穩踞如故。是時大風捲地，

軍士順風施放火器，堡內房屋柴草延燒，人聲鼎沸。官軍四面緣梯而上，賊潰圍紛竄。官軍搜勦極多。自是金積西南一帶堡寨大小百餘所，一律剷除。

十一日，徐文秀、徐占彪復移營進逼金積西門。午刻，金積賊衆傾巢出撲。各軍力戰，賊始敗歸。十三夜四鼓，陝回巡撲新壘，苦戰卻之。追至米姑寺河邊，賊正搶渡。官軍掩之，斃賊千餘。接攻秦壩關堡及下寨，一鼓克之。忽有另股逆回乘夜由中路各營中空之地衝出，向漢伯堡遁去。劉錦棠截而勦之，約斃其半。訊據賊供，首逆余彥祿於竄出時受鎗子傷，自左腮下穿入，右耳邊透出，昇至王洪堡氣絕。黃鼎所獲賊供亦同，而各處亦以此報，則伏誅無疑矣。此逆兇狡異常，自陝西敗後，以金積形勝，率黨附之，知其不可保，及早去之。固自以爲得計矣，而不知己身之死在金積未破之先，又卽率衆逃死之日，天果可逃乎哉！

余彥祿既死，其黨於九月二十五日竄至半角城、李旺堡一帶。周紹濂迎擊之，賊翻山遁野，宿草間。周紹濂乘夜襲之，屍骸狼藉。訊擒賊供，此股係馬長順、李映春、丁三保、丁普雲、馬永等所帶，欲往河州就食者也。十月初二日，派隊搜山，復斃逆目丁三保等多名。餘竄黑城子一帶。署平慶涇道魏光燾調賊繞道竄西山羅家峴，卽夜率所部追之。五鼓，抵羅家峴。賊衆倉皇列隊，勢已先頽。官軍奮力撲之，應手而潰。適已革山西臬司陳湜奉檄馳至，步賊遂淨。惟騎賊之先逸者獲免，要亦無幾。此余彥祿之黨求緩死而反得速者也。

官軍既逼金積，從外度之，其城周九里有奇。東自吳忠至靈州，堡寨四百五十餘所，僅存王洪、楊明兩堡。馬家灘者，河中之洲，四面皆水，官軍既無暇攻取，亦不能濟賊緩急。馬化澂可云窮蹙極矣。所恃以支旦夕者，堡牆高近四丈，厚約三丈許。堡中有堡，爲首逆老巢，黨衆呼之爲王城。中間壁縱橫，儲備盈足，皆從前詐降後，

晝夜掘築劫運，以爲負固計者也。逆黨之忍驚，比馬化澂尤堅。馬化澂每次求撫，多爲其黨所持。緣新教比老教尤毒，自蘇四十三倡亂以後，根株未淨。或謂馬化澂卽蘇之遺孽，縱不盡然，然嗜亂輕生，是其本性，未可以常情例也。

此時馬化澂所望者，祇河州陝甘各回。而河回念切唇齒，亦急欲東犯，以綴官軍。九月二十一日，河州馬步賊二千餘名由康家畷水淺處偷渡洮河。楊世俊率馬步五營護餉，過安定，探得詭訊，設伏赤沙峴以待。二十二日，賊竄通安驛。周道欽禦之，衆寡不敵，哨官向宏猷、楊占先死之。賊旋竄赤沙峴，伏兵突起，賊敗走石山川。二十三日，楊世俊之軍追至石山川，痛勦之。賊復敗而四散，潛踪回巢。據擒賊供：此股係馬阿渾、劉阿渾、馬二、張狼嘴、馬三師務、五大頭目所帶，因金積求援，出巢探試者也。

而中路黃鼎等軍攻克漢伯堡後，以西南數里張家泉全家堡地方尙存圍莊兩所，初七日黎明，各帶部隊往攻。賊不虞官軍猝至，閉門不及，官軍衝殺而入，兩莊之賊殲焉。僅存王洪、楊明兩堡，雖經劉錦棠擒斬首逆，而黨類尙多，且爲漏網殘回遁逃之藪。商定會合進攻。十一日四鼓，各率馬步前進。十二日辰刻，齊集楊明堡外。黃鼎、雷正綰駐紮正東，以備王洪堡援賊。金運昌、徐文秀紮西南，以杜堡賊外竄。王衍慶運各洋礮列於東北，劉錦棠督大隊護之。各軍正彈鋏修疊，賊遂依礮列隊，尙未交鋒，後膛礮已衝塌礮牆丈許。賊懼，縮入堡中。時已薄暮矣。十三日，王洪堡賊率馬步來援。黃鼎、雷正綰等敗之，追殺數里而返。王衍慶連放大礮，衝塌寨牆五丈餘。各軍奮撲壕邊，攀援直上。堡賊磚石紛下，弁丁受傷者衆，乃晝夜分伏壕中。二更後，賊放火焚巢，突圍而出。伏起，斬賊目楊洪開、楊十五於壕。其衝壕溝者，馬步四面遮截，無一漏網。堡中老幼自焚，軍械悉付火。

中，僅存焦麥數十石而已。官軍平毀寨牆，次日進抵王洪堡。見堡牆堅厚，有過楊明。試以火礮，不能洞入。遂收隊而還。

值河州陝回崔三、禹得彥竄擾平番縣境，南字兩營禦之於沙溝，失利，提督張萬美、總兵彭清勝陣亡，賊逼縣城。經青海大臣豫師、署莊浪協副將鍾本起督隊力擊，賊向東北山溝遁去。穆圖善馳至，親督馬步追剿，斃賊極多。餘逆遂竄鎮番。穆圖善令鍾本起另募勇五百名以資助守，仍率所部回省。左□□恐該逆由阿拉善旗地繞竄寧夏、河西，以援金積，檄飭諸軍預爲之備。劉錦棠等會商馬家灘懸居河中，恐爲援賊所踞，宜先取之。遂於二十一日會師濟河。二十四日，將所有小堡小寨及附近圍莊一律掃除，僅存兩堡。連日進攻未克。緣堡牆數重，均係沙土築成，不似磚石堅，易於著手。地雷炸彈轟塌數處，而賊處必死之地，心力易齊，隨坍隨補，依然如故。悍賊多死亡，而將領壯丁因仰攻而受傷者亦復不少。左□□念金積之賊困猶負固，馬家灘堡又窮於力攻，勞師愈久，殺戮愈多，因飭撫定陝回頭目劉秉信前往營中，設法引導，陸續投出老弱數百。其壯丁則悉爲逆首所持，欲出不能。其已投出之回目馬清壽，卽普洱阿渾，嘗經安插平涼，以資誘勸，原不忍盡誅其人也。

乃河州逆衆急思援救金積，劉阿渾、馬阿渾負創歸巢後，挑選悍黨，率馬步二千餘，由三家集渡洮，出柳林溝，一由大寨子渡渭而南，一由站灘出好麥川而北。十月十五日，楊世俊、李耀南立率所部，出巉口截之。賊正偷過該處，官軍突出，截賊隊爲兩段。未過者敗退而回，已過者向北原狂奔。官軍分起進擊，各有擒斬，追殺數里而還。連日派勇偵探，該逆潛伏山谷，不知何往。楊世俊等始回馬營。二十日，該逆竄靜寧之蔡家堡，與余

彥祿殘黨丁步月、米自元等合股，並沿途勾結零匪，共三、四千名。駐靜甯總兵蕭賞謙急率所部往勦，鏖戰凡兩晝夜，斃賊百餘名。卒以衆寡不敵，致挫還防。迨劉明燈、殷華廷馬步兩營及親兵四哨奉檄馳至，賊已望風而遁。追及於通渭之董義堡，會同李耀南擊之。賊敗向秦州之蓮花城南趨。楊世俊、李耀南詗而擊之於邵家堡。該逆列隊抗拒，另伏悍賊於李家川，以圖鈔截。楊世俊登高見之，將伏賊先勦除，麾步隊直擣中堅。血戰數時之久，弁勇頗有傷亡。適馬隊鈔出賊後，合勢圍殺，賊衆駭奔。官軍奮勇追殺，賊屍枕藉，川流爲斷。墜崖者尤不知數。連日搜殺，所至無遺。據擒賊供：『此股自金積竄出，經官軍連次擊敗，與河回合竄張家川。其領員丁步月、沙自元、丁以全、馮奇等，均於陣前伏誅。劉阿渾、馬阿渾及僞元帥伍老三、沙成均、分散潛逃。』急派勇四路偵探。楊世俊一面率隊出秦安，得回報：賊匿崔家磨等處。卽乘夜往襲。陳台、劉三元、周道欽等率步隊繼之。初三日黎明齊集，賊尙未覺，遂將崔家磨之賊圍殺淨盡。孫寺灘、鐵爐坡賊黨來援，官軍乘勝猛擊之，斃者無算。生擒僞領員馬開忠等，斬之。餘賊向禮縣狂奔。復經李輝武迎勦於蔡家河，殘股散入南山藏匿。官軍晝夜追勦，至是已歷兩旬，亦可云苦戰矣。比經會銜奏請獎卹。

乃該逆遁入南山後，邀脅各處回衆，人數漸增。劉明燈、蕭賞謙、殷華廷等疊奉嚴檄，冒雪搜捕。周開錫亦派虎威等營會勦。閏十月中旬，賊竄徽兩之間。經駐兩當之提督胡國珍、總兵蕭德林擊敗。竄至石家灘，李輝武設伏敗之。賊棄驢馬，翻山四竄。李輝武縱兵追擊，斬馘愈多。生擒逆目趙福玉、蘇威喜等，斬之。賊遂敗而北。竄劉明燈、蕭賞謙、殷華廷、田連考、謝復雲等預料其南竄不遂，必折回張家川，以有撫回李得昌爲之宗主也。乃先據隴州之若絲灣、石莊子兩處，扼險待之。十八日，敗賊果至蘇家河。是夜三更，會大營之親兵四哨疾馳

前進。十九日黎明，齊集。賊方出谷，乍見而驚。官軍奮威乘之，所斃甚夥。賊翻山而逃。官軍連夜追殺，賊東西分竄。復經總兵邵永齡、副將王光發截之唐家河，稍有擒斬。戴定邦再截之於三寨鎮，而陳提所部又截之於靜甯之合水川。賊竄安國鎮，楊芳桂等痛勦之，遂星散不復成股。因分別收撫。而此股已無回巢之賊。其自平番竄鎮番一股，亦經遊擊韓廷芝等迎攔而敗，餘衆遁往柳林湖。其地愈西，聲息益隔。金積逆巢旦夕垂破，已不能待其救援。

延至十一月中旬，糧已淨盡。馬化澹乃自詣軍門，哭泣請罪。劉錦棠等商定，縶之幕中，一面平其堡寨，飛稟請示。左□□據稟馳奏。疏云：「竊北路中路諸軍會攻馬家河灘所餘兩堡，晝夜更番猛撲，及撫定回目劉秉信，救出難回數百口，回目馬清海挈眷投出，各情形，已於十一月十一日馳報。馬家河灘之賊，經各軍更番痛勦，死傷山積。劉錦棠等復增築礮臺逼之。賊於堡內穴地而出，夜襲礮臺，又經蕭章開、何作霖、徐占彪等殲之臺下。堡賊窘急乞降。然令其繳械毀堡，則仍疑懼不決。閏十月二十二日，據劉秉信引出之賊供稱，陝回飢困日甚，羣思冒險竄遁。見官軍方聚攻馬家河灘，金積東北深牆之守必虛，圖於夜間猛撲，突圍而出。劉錦棠、黃鼎、雷正綰、金運昌、徐文秀等會商，初更抽隊，潛伏牆內，靜以待之。夜半月上，賊二三千由堡根潛趨東北，直抵濠邊。見牆上更鼓稀疏，人語靜悄，乃越濠攀堞而上。官軍鎗礮齊施，開壁縱擊，斃賊無數。賊敗歸巢。黃鼎、雷正綰、徐文秀等復截之半途，計斬賊近千名，生擒二十餘名。訊稱，陝回馬大師已斃於陣，馬化澹之死黨譚生成受鎗子傷甚重。劉錦棠旋於金積東門外搶紮兩壘，併築礮臺，俯瞰賊巢。黃鼎復擬抽隊逼紮西門。賊益恟懼，不知所爲。嗣是堡內堡外老弱婦女，日詣劉秉信所駐濠外，號呼救命，慘不忍聞。詢知賊中惟馬化澹親屬

及其死黨尙有存糧，陝回之能戰及堡賊之守壕者，日給糧一觔，近亦漸減。此外皆以草豔黍根，雜牛皮死屍爲食。首逆陳林情急，因劉秉信求降於官軍。劉錦棠、黃鼎、雷正綰、徐文秀姑漫應之。十一月初十日，陳林、閻興春、于兆林、馬振江、金明堂、馬化鳳、黑清泉等，挈老弱婦女八千餘，赴黃鼎、雷正綰營外長濠，跪求收撫。自言易于析骸，逃生無處之慘，聲淚俱下。且言官軍如准收撫餘衆，該頭目等死亦心甘。劉錦棠、黃鼎、雷正綰、徐文秀等數其罪孽，令悉數呈繳馬械，聽候轉稟。撥其男丁，分赴安賓各營。婦女則安賓外濠之外，給以賑糧，聽候安插。馬化濫見官軍已撫陳林等，遂求陳林轉稟，願撥馬家河灘糧食三百石，給懷外婦女，求撤馬家河灘之圍。劉錦棠等許之。責馬家濫悉繳馬械，即日自平堡牆，聽令比因收繳馬械，入堡檢視，見堡內之馬已悉數轟斃，殘賊穴地而居，以死馬雜衣被、氈絮、器物，填塞轟坍各口，遮抵鎗礮。堡賊四五千，存者不過千餘，精壯者不過數百，然皆身無完膚也。仍令暫居故處。十五日，馬化濫復求陳林轉稟，請平王洪堡。堡目王洪前已伏誅，回民馬三仲、王鵬等自毀其堡，以堡衆衆降。劉錦棠收其馬械，亦令仍居故處。馬化濫因已就撫，料必無他。十六日，親身赴劉錦棠營濠外，伏地叩頭，令隨行一人，踰橋遞呈，具言「罪民所犯情罪，自知不赦，叩懇恩施。如蒙念族衆無辜者多，轉稟曲宥，僅以罪民一人抵罪，死無所恨。」劉錦棠令開壁納之。一面馳告黃鼎、雷正綰、金運昌、徐文秀、王衍慶等，會商所以處之者。諸將士怒其久抗顏行，羣思縛而磔之，以報私仇而雪公憤。黃鼎、雷正綰諭慰再三，定議飛稟請示。劉錦棠即實馬化濫於幕旁，派弁監護之。一面飭馬化濫速繳鎗礮畜械，丁壯不許持寸鐵，自平堡寨牆垣，地上不准留壞土，開造戶口名冊，候示遵辦。二十四日，臣接來牘，再四籌維。西陲之不靖，於今九年，關隴諸回率視金積爲嚮背。其狡謀兇饕，實異尋常。馬化濫非窮蹙至極，必不輕冒鋒鏑以求

生。今既隻身來投，並非誘致，則縶縱在我，因而誅之，不可謂武。且馬化瀛乞撫之詞，顯欲一身塞責，市德諸回，爲要結人心之計。因而誅之，亦且墮其術中。卽於來牘批示，令馬化瀛本堡馬械繳盡，牆垣毀盡後，接辦王家疃、通昌、通貴各堡撫局，再紉河州西甯撫局。如皆盡繳馬械，盡平堡寨，撫局有成，再當具奏請旨。陝回陳林就撫後，各陝回聞風而至。統計陝回男婦大小，共一萬一千有奇，老弱婦女近九千名。除馬長順一股數十名，因其眷口爲宋軍俘獲，現尙留昌貴二堡尋覓眷口外，餘均分三起解赴平涼，聽候安插。自此甯靈一帶無陝回蹤跡矣。臣前於平涼縣大岔溝、邢家溝、北原、安插陝回戶口數千，給以賑種。其餘荒絕地畝雖多，然不成片段。又平涼係入甘肅大道，居關隴之中，北達甯夏，南通秦鳳，東連涇原，邠甯，西趨金城，湟中，形勢最要，不宜多居種人。勘得平涼、華亭交界之化平川，寬六七里，長三十餘里，窖洞三百餘，兼有破屋，土沃水甘，人跡斷絕，可安插萬餘丁口。近挑已撫回民稍壯者百名，裹糧前往，稍加修葺。俟各起回民解到，卽量地居之，給以賑糧、種子、牛驢、農器，督其耕墾。所有建置經界，規制禁令，容臣就近察辦，隨時陳奏。其金積堡繳到馬械，尙未據劉錦棠等冊報前來。堡樓壕口均已平毀，惟聞堡身堅厚異常，兼值冰凝土凍，程功未能迅速。其散遺安插、遷徙、善後各事宜，雖皆預定規模，而先後緩急之間，審機致決，未可稍涉疏略。已委臣軍總理營務已革山西按察使陳湜前往，會同劉錦棠、黃鼎等妥爲籌策，以冀萬全。所有此次統將員弁勇丁，血戰頻年，備嘗艱險，忠勇彌著，卒能掃穴擒渠，銷除異患，勞烈未可掩抑。應俟大局底定，再由臣秉公據實，隨摺馳陳，籲懇天恩，破格獎敘，以明激勵。惟陳湜處分尙未開復，茲派赴金積，會同籌辦機要諸務，責任匪輕。該員到營以後，已著戰功。應請旨先開復原品翎頂，以肅觀瞻。合併陳明。」蒙溫諭優獎，悉如所請。惟陳湜一員到營未久，此次金積堡將士尙

未請獎，若將陳湜先行開復，殊不足以昭公允。著俟續有勞績，再行保奏。密片一件留中。欽此。」旋於十二月二十九日，續奉上諭云：「左宗棠密陳『馬化澂稔惡三世，從寬必滋後患。此時暫議緩其誅者，以王家疇非猛攻所可驟得，宜先圖王家疇，俟撫定後，將馬化澂父子兄弟親屬夥黨，重者誅夷，輕者遷徙』等語。所奏不爲無見。若不照該大臣所請，恐於該處軍勢賊情，不甚相宜。馬化澂著暫緩正法，俟王家疇等處就緒，即將該逆等分別重輕，相機辦理。屆時不得以收復各處，代爲乞恩，以伸國法而快人心。所稱該逆在北省各口開設店鋪，分布夥友，探聽衙門消息，足見黨與衆多。應如何密爲防範，用靖奸宄，並不動聲色，藉安反側之處，左宗棠妥籌具奏。交結洋商一節，是否僅爲購買外洋軍火等件，抑另有勾結重情，並著密訪奏聞。欽此。」自是，北路逆巢僅存王家疇、通貴、通昌各堡。金積既破，心膽俱寒矣。彼馬化澂蓄謀造釁，已數十年，卽無陝回之變，亦不能帖伏久安。況陝甘糜爛至此，於是詭辭求撫，而陰修其窟，集其黨，峙其儲，相時而進退之。詎不謂萬全可恃？卒之掃穴擒渠，逆種遂無遺育。天之假助不善，豈真相之哉！

平定關隴紀略卷十

同治十年春正月，欽差大臣太子太保督辦陝甘軍務陝甘總督部堂一等恪靖伯加一騎都尉左口口駐節平涼，籌辦金積堡逆黨分別誅宥各事宜。具疏馳奏云：「竊陝回就撫，首逆馬化澂就擒情形，臣於上年臘月十一日拜摺後，卽委總理營務處前山西按察使陳湜，馳赴金積堡，會商各軍統領，分別次第，慎密籌維，期於周妥。維時據劉錦棠稟稱，堡牆冰凝如鐵，該堡回民掘毀不速，因派勇丁助其掘毀。一面勒催逆弟馬九逆子馬耀邦及逆黨譚生成等搜繳馬械。旋據劉錦棠、黃鼎、雷正綰續報：馬化澂遣人招撫河西王家疃逆賊，並招回前遣助逆之何生洲等三百四十餘人歸金積就撫。馬耀邦等呈繳車輛大銅礮四尊，九節礮四尊，威遠礮二十八尊，劈山礮二十尊，鳥槍一千零三十桿，擡槍二百九十三桿，刀子二千四百十八件，洋鎗一百八十桿，火藥五簍，鉛子七百觔，硫磺二百九十觔。臣宗棠知其隱藏甚多，終爲後患，密飭各統領將堡回勒限遷徙，以便清釐堡逆，分別首從辦理，以弭後患。劉錦棠、黃鼎、雷正綰、徐文秀等會商陳湜，於陝回悉數起解後，首令馬耀邦、馬九等將堡衆挑選精壯千名，馬家灘挑選精壯四百名，王洪堡挑選精壯百餘名，及何生洲夥黨三百餘名爲義勇，寬之濠外空堡中，分交官軍就近鈐制。次清點堡中貿易倚寓，及被擄被脅各廿回，造具戶口名冊，聽發遣散遷移安插，次搜捕通匪文武員弁。一面勒令馬化澂、馬耀邦、馬九盡繳槍械馬匹。旋據繳到馬四十二匹。據供：「近因官軍圍逼，草料早乏，實無存留，軍火洋鎗實無藏匿，如經搜獲，心甘坐罪。」取具

切結。適助掘堡牆勇丁，於堡根掘獲洋鎗三百餘桿，旋於堡內又掘出洋鎗一千零數桿。陳湜、劉錦棠、黃鼎、雷正綰、徐文秀、金運昌會議諸務，均經料理就緒。各堡回民漸釋驚疑。乃遷王洪堡回衆於靈州城附近地方安插，遷馬家灘回衆於張家園安插。正月初七、初八等日，乃遷馬化澂父子兄弟及各親屬眷口於濠外各廢堡中。初十、十一等日，提馬化澂、馬耀邦、馬九、譚生成等，分別熬訊有無藏匿軍械及北口開設店舖，交通洋人情事。馬化澂盡誘其子馬耀邦。比晝夜熬訊馬耀邦，復茹刑不吐。惟詰以既具結軍械並無隱匿存留，何以官軍復掘出洋鎗洋礮至千二百餘桿之多，無詞抵飾。賊情之狡猾兇頑，始終叵測如此。十二日，劉錦棠提馬化澂、徐文秀提馬耀邦、馬中邦、馬參三犯，黃鼎提馬成澂、馬恆邦、馬定邦、馬建邦、馬正邦、飛飛子六犯，雷正綰提譚生成父子三犯，金運昌提馬九一犯，同時凌遲處死。其分置各廢堡之悍黨及逆黨何生洲部衆一千八百餘名，內統領、參領、佐領等偽官王六、馬喜等八十餘名，概予駢誅，無一漏網。其貿易僑寓之客民及被擄被脅之甘回三千餘名，解赴平涼安插。金積堡老弱婦女一萬二千餘口，解赴固原州附城數十里地方，分撥荒地安插。其賊巢保生堡，僞號王城，僭稱東府西府，一切違制器具、什物、儀仗，概予銷毀。仍留房屋，爲將來建置文武衙署、兵房及死事諸臣祠廟之用。於是元惡悍黨殲滅無餘，而罪不至死者亦無稍冤濫矣。該逆陸續呈繳金銀銅錢三項，共合銀十九萬兩有奇。除分賞前敵馬步七十一營，每營二千兩，老湘一軍在事最久，出力最多，酌量加給外，餘銀提爲遷居靈州、張家園各回民購辦賑糧，及水八堡修復堡工，中衛採辦麥種之用。察看情形，邊患無虞，地方安謐，人心稱快，天討亦伸。非仰賴宸謨獨運，訓飭周詳，樞部諸臣籌撥餉需，乘東南底定，全力注之，何以及此！至辦此賊，與辦髮賊捻逆機局不同，方略亦異。如湘勇之由晉入秦，先平土匪，繼穿重險，千

餘里，堅堡數百座，奪踞要隘，擊退西甯河州援賊，逕擣老巢，中路諸軍之徑趨峽口，不顧餉道，不防後路，皆犯兵家之忌。將領士卒半帶重傷，而戰無虛日，氣不少衰，卒能履險如夷，平茲積年巨患。其功固偉，其勞苦尤爲可矜。合無仰懇天恩，破格優獎，以昭激勵。其餘前敵各軍出力員弁，及各軍擬保文員，應請彙入攻克金積堡案，一併保獎，以資鼓勵。臣宗棠衰病之軀，智慮鈍拙，一切勦撫機宜次第，均密商營辦甘肅軍務甯夏將軍臣穆圖善，贊理軍務陝西巡撫臣蔣志章，酌奪辦理，俾免疎誤。謹合詞恭摺馳報。……

由是王家疃堡逆，自馬化澂稟請委員同往招回何生洲悍黨三百餘人，通貴、通昌兩堡亦由馬化澂寄信招致後，金順、張曜兩軍旋將王家疃外垣踏破，鏖戰竟日，並攻破其內垣，堡逆概行勦洗。通貴、通昌陝回二百餘名，赴黃鼎營前就撫。其堡均經平毀。崔三、禹得彥、馬生彥一股，亦由涼州西甯折回河州。而河逆馬占鰲、馬聚大等亦稟求張家川撫回李德昌，前赴河州議撫。金積關逆回全局，指日可以解散。惟是就撫之回，尤宜妥籌安插。計陳林一起男女一千五百餘口，馬振江一起男女八百餘口，赫選青一起三百八十餘口，馬化澂一起一千二百餘口，閻興春、余兆臨、拜萬江、金明堂、安傑等起五千五百餘口。除挑壯丁四百名，交安傑、藍明泰帶隨征勦，餘俱解赴平涼，實待安插之衆，尙一萬有奇，均發化平川安插。其地水源有二，一爲化平川，一爲聖女川，合流匯白面河，入清水縣界。川中橫寬五六里，長約三十里。因奏請旨，添設化平川通判，化平營都司，彈壓而鎮治之。改白面河爲北面河，聖女川爲聖諭川。並令宣講聖諭，以化頑俗。飭千總牟春陽帶士兵二百四十名，分紮關山三才鎮各口，而以總兵喻勝榮帶所部平江營，扼紮化平川，以終金積堡勦撫之局。

其自平涼以北，甯夏以南，計程尙千餘里，山谷間伏匪零回，及金積堡鎖圍未合以前，出竄未歸之回，早

經預飭中路各軍、平慶涇各軍、及旌善馬隊、並已撫良回、嚴密偵探、隨時擒剿。未幾、周紹濂所部左營李良穆、派弁李昭林、及回目馬益順、王益萬、李存昇等、追勦逆回、生擒逆目王金玉。旌善馬隊馬柏森、生擒要逆譚生成之弟譚生邦、並丁萬圖、馬三保三犯、解營訊決。撫回陳聚安探報、野賊李映春僞先行明七十子、匿張家川之瓦窰堡。卽飭陳聚安、會同李德昌、密速掩捕。明七十子就縛伏誅。李良穆續獲李映春之黨楊太山、導引官軍、生擒李映春及其子李存英正法。署平慶涇道魏光燾報稱、良回馬宗保捕獲逆回馬奇海、馬俊、馬捨娃子三犯。良回李存昇、拏解要逆楊太娃子、係首逆穆生花黨中之僞順天王、曾帶萬人者也。馬柏森復報捕獲逆賊馬義等十九犯、馬元帥、王添發等四犯、解營訊決。楊正茂謹運赴省、亦於景家口陣斬逆目袁和合等百餘名。於是著名竄逆、僅狗齒牙子、靖遠、龔子、馬才棕、馬母驢、閻希孟、金添委等數名、尙稽天誅。

惟南路范銘所部之衆、歷稱黑頭勇、其人皆河狄、洮岷之人、始因招募而集、繼而蘭州叛兵入焉、各處潰勇又入焉。一人當勇、閭閻隨營。人數既多、桀驁日甚。前藩司林之望力庇之。歷任督辦大員、以其尙能戰也、亦曲意拊循之。遂至果於標掠、怯於戰鬪。自周開錫接統後、挑選裁汰、稍加鈐束、好亂之徒頓萌潰變、襲距岷州城中。范銘不能制、懼而逃匿、其衆益亂。上年十一月間、與官軍接仗、連次衝突、均經擊退。十二月初旬、周開錫調傅先宗、劉明燈、各率所部及大營親兵四哨、並宗岳各營、齊赴岷州。察知城東南四五里之教場堡、香芳崖、地勢高峻、爲賊所必爭、謀先據之。初八日、督軍前往修壘。楊世俊、張仲春各率馬步往護。日午、賊果以大股七八千人、分兩枝、並出鎗礮如雨、呼噪而前。官軍靜以待之、俟其逼近、揚旗伐鼓齊進、擒斬數百、賊勢披靡。官軍縱馬蹴踏、步隊繼進、圍之於東南川中、斃賊無算。敗賊負創、狂奔入城、不敢復出。屢次央人乞撫、未許。仍更番

攻擊。炸彈所及，樓堞多圯。城中食盡，自西門突出掠糧。官軍設伏要其歸路，斬悍目師仲延、潘榮華等。城賊出援，復爲官軍所截，斬殺極多。生擒悍目楊朶會，尤得祥，賊衆大潰入城。劉明燈等知其因極必竄，撥馬步四面緊圍。署鞏昌府知府湯聘珍，奉周錫檄至岷。所帶營弁鄭福、韋廷苞，皆河狄人也，令其入城曉諭。潰卒涕泣聽命。十二日，潰勇頭目包天成隻身詣營乞撫，並請先贖妻子，官軍許之。十四日，齊詣營門聽命。逆首尤芝政、安桐貞見人衆皆散，撫局已成，乃亦詣營謝罪。傅先宗等數其倡亂抗拒之罪，斬之以徇。餘衆帖服。乃散粟以賑其飢，挑其壯健，分置各軍，編立副中一營。餘三千餘人，皆歸傅先宗、殷華廷編營安插。老弱萬餘，安置岷州。署知州呂恕奉檄編審安插，給以賑糧籽種，督令耕墾，各食其力。而黑頭勇大股多寡，始有確數可稽。旋據岷州紳民張旋乾、邱映斗、王映奎、白生彩及各老民等稟稱：『自招收黑頭勇以來，受害最酷。始而攔路劫搶，繼而攻堡殺人，比賊尤甚。地方官不敢過問，數年巨患至此始弭，民情實深慶幸。惟范銘逃匿之處，現無的實下落，尙俟偵訪。』……

從此南路諸軍，益形和輯用命。而西路鎮番所屬柳林湖竄逆，經馬隊連日進勦獲勝，敗賊圖竄西甯、米拉溝、穩圖善、豫師、飭署莊浪協副將鍾本起協力防勦，不致再分兵力。肅州等處，除提督楊占鼐駐營防守外，尙有提督成祿一軍駐紮。惟關外烏魯木齊等城，經逆回殘破後，民戶凋殘，牧令亦多懸缺，難民無所適從，不得不各自謀生。其最著者，有綏來縣所屬沙山子之趙興體民團千餘名，河西劉鄉約民團四百餘名，迪化州所屬南山之徐學功民團五千餘名，古城奇臺等處有馬進福、鄧生玉民團七八百名，自同治三年以來，屢次團練，皆係自備資斧，不敢申報。自城池失陷後，逃避他方，皆設立公田公種，公收公食公用，規畫約束，粗有可

觀……

至辦理金積堡全案，馬化澂蓄謀既久，植黨亦多。除首逆伏誅，餘衆安插外，尙有親屬眷口及甘心助逆，爲法所不宥者，亦經分別妥擬，準罪行誅。其陳奏疏云：「竊臣前將金積堡首逆馬化澂、暨馬耀邦、馬定邦、馬正邦、馬九、馬三、馬成澂、馬恆邦、馬定邦等，凌遲處死，並將從逆要犯概予誅夷，各情於同治十年正月二十五日，由驛馳報在案。嗣派員將逆屬馬玉澂、馬五十六、馬五十九、馬樹邦、馬彥邦、馬繼邦、馬三和、馬飛飛、馬化澂、馬進孝、馬山宗、馬鎖、馬沙杞、馬七十子、馬啞啞、馬阿西子等男犯十六名，馬馬氏、馬譚氏、馬閻氏、馬何氏、馬毛抓抓、馬毛啞啞、馬三苗七口，又雇工牛占元、楊阿杜子等二十六名，僕婦使女等九口，一併提至平涼，委員審取確供。臣覆加研訊，馬玉澂卽馬七，係首逆馬化澂堂弟，前經手繳過鎗礮，係購自陝回，均不堪用。並據雇工及其親屬等供，該犯曾與馬化澂經管鎗礮等項。衆證確鑿，應按照共謀反逆，凌遲處死例，凌遲處死。雇工牛占元、牛占寬等，本黑龍江回民。據供，在馬化澂家受雇已十餘年，往來包頭等處領本置貨。同治七年，官軍進勦，該犯卽在金積堡，並未外出。其同謀抗拒可知，應卽斬決。比提馬玉澂、牛占元、牛占寬辦結外，其馬五十六係馬耀邦之子，馬五十九係馬建邦之子，馬樹邦係馬九之子，馬彥邦係馬三之子，馬飛飛係馬成澂之子，馬山宗、馬鎖、馬沙杞、馬七十子係馬定邦之子，馬繼邦、馬三和、馬玉澂之子，均年未成丁，訊明不知謀逆情事，應照「反逆案內，問擬凌遲之犯，其子訊明，不知謀逆情事者，無論已未成丁，均解交內務府閹割，發往新疆等處，給官兵爲奴」例，應解內務府，照例辦理。馬五十六、馬五十九、馬飛飛、馬山宗、馬鎖、馬沙杞、馬七十子、馬三和，俱年在十歲以下，應照例牢固監禁。俟年十一歲時，再行解交內務府，照例辦理。馬化澂係馬九期服兄，

又馬阿西子係馬九已死期服兄馬化椿之子，馬進孝、馬啞啞係已死馬定邦期服兄馬安邦之子，應照緣坐男犯並非逆犯子孫例，發往新疆等處，給官軍爲奴。馬阿西子馬啞啞，現均年在十五歲以下，應牢固監禁，俟成丁時，再行發遣，照新章改發黑龍江。惟現據賊供，黑龍江近亦有新教之黨在彼傳教，應改發閩廣，給官兵爲奴。至女犯馬氏係馬化澹之妻，馬譚氏係馬正邦之妻，馬閻氏係馬正邦之妾，馬何氏係馬建邦之妻，馬毛抓抓、馬毛啞啞係馬化澹之女，俱當緣坐。應照嘉慶十九年山東反逆案，發往閩粵等省駐防爲奴。除馬馬氏業已據報病故，應毋庸議外，其馬閻氏之女馬三，虧例無緣坐明文，應准該犯婦帶往遣所。馬毛抓抓、馬毛亞亞俱年幼，應暫行收養，俟及歲時，再行發遣。其訊無從逆之雇工僕婦使女等，均發交平涼縣安插擇配。此馬化澹親屬也。再巨逆穆生花，卽穆三，其祖穆大阿渾傳習新教，與馬化澹之父馬二交好。新教中推爲大善人。穆大阿渾臨死，以其常服白帽紅衣，傳之馬化澹，令其衆歸馬化澹管束。穆生花與其弟穆四、穆五，均爲新教阿渾，行教於秦安、清化交界之蓮花城一帶，與馬化澹相首尾。其攻陷平涼府城、固原州城也，屠戮民人，慘酷殊甚。平涼數萬戶僅存百四十七戶，數百里煙火寂然，白骨黃茅彌望。遺黎泣訴，耳不忍聞。穆生花兄弟遷居金積堡，助抗官軍。至上年五月間，知事不濟，仰藥自盡。穆四、穆五已於軍前正法。其眷口夥黨，俟解到時，分別擬辦。再從逆武員，一爲王錫爵，供係雲南蒙自縣回民，由武進士花翎侍衛，報捐都司，分發甘肅，隨征立功，保升花翎遊擊，署花馬池營參將。同治元年，甯夏鎮派令帶兵一千名赴陝防堵。在陝城北關外偵探賊蹤，卽同所帶回兵，投入陝回賊營。七年，到董志原，其眷口由花馬池移至金積堡，以其女嫁馬化澹之孫爲妻。董志原破後，遂歸金積堡。一爲鐵秉忠，供係長安縣回民，由行伍出征，歷保藍翎都司銜守備。前陝甘總督委護靈

州營參將八年，賊陷靈州，該犯投賊，攜眷移住金積堡。一爲袁世榮，供係鳳翔縣回民，由行伍出征，歷保都司銜花翎守備，署陝西磚坪營都司。七年，挈家投入金積堡。三犯均從逆武職，助逆抗拒官軍，最爲盡力，尤屬狡黠所難容。研訊明確後，一併凌遲處死，以昭炯戒。此係勁逆悍黨，亦經另片陳明。

二月初旬，有肅州投誠陝回一千數百名，由成祿派員護送，前往平番之米拉溝。限期十日回肅。該回竟敢四出殺掠。青海大臣豫師急飭所部並署莊浪營副將鍾本起防勇，登時擊退。該匪紛竄入山。經總圖善、豫師陳奏，奉諭：『平番防勇無多，著左宗棠、穆圖善抽調勁旅，協同防剿，以資厚集。』而成祿、瀝陳軍務掣肘情形，亦奉諭：『著左宗棠統籌全局，遇有該提督咨商一切機宜，應行應止，務當會商妥爲經畫，庶免該提督無所適從』等因。故北路甯靈等處雖已肅清，仍未能一意籌剿南路。

河州零股逆回不時竄越滋擾。正月十四日，督帶平江營蕭賞謙率隊由帶甯出向會甯一帶搜剿。至老河溝遇賊馬三百餘騎。蕭賞謙揮隊衝擊。適分駐康家堡、華家堡之哨隊繼至，敗之。賊由馬營東北，向通渭大路竄走。旋分爲兩。一駐通渭後鋪川，旋竄鋪路鎮。一竄城西北三十里之坡兒川、瓦坊堡一帶，擾及泰安、清水各縣界。適楊世俊勦平岷州潰卒，奉周開錫檄至石佛鎮駐紮，調知秦州衙子口有賊，立飭馬隊馳往截剿。並函會總理宗岳軍營務提督張仲春，截賊必竄之路。張仲春得報後，調知賊竄廖家莊。二月十二日黎明，挑率馬步，馳往賊窟睡未起，官軍四面圍擊。賊驚覺死拒，官軍鎗轟矛刺，斬馘殆盡。訊據擒賊供稱，此股頭目張運隆係河回領員，已斃於陣。

楊世俊又調有另股分踞秦安縣北魏家一帶，復調馬隊北趨任當川，扼賊東竄。十一日，遇於任當川。賊

見官軍，卽向西飛遁。十二日，追及於李家店，偵賊熟眠弛備，急起掩之，擒斬甚多，餘賊狂奔。十三日，追至馬家岔，復痛勦之，鮮有脫者。訊據擒賊供稱：首逆沙母驢子、馬聚四等，由沙河三甲集竄出，已均斃於陣矣。

其另股回匪由成縣竄階州白馬關卡者，代理州判烏克松阿力不能制。二月二十九日，竄及階州之大石山。守卡都司李宏珍擊敗之，折竄黃鹿山。營帶處勇署階州知州道銜知府洪惟善、副將鄧光耀率所部馳扼羅家堰，而令彭德沅、王斌武、周正秋躡賊後。李廣全扼大水壩，胡彪扼小關嶺。賊至黃鹿山，王斌武、周正秋擊之。賊潰，竄向大水壩，李廣全擊敗之。賊折由瓦房川出竄，彭德沅擊卻之。復折羅家堰，鄧光耀痛勦之。賊翻山紛竄，回衆截之，賊棄牲畜甚多。迨至小關嶺，經胡彪迎擊，餘賊之竄雷家壩者，已無多矣。此次竄逆妄意官軍方勦潰卒，有隙可乘，而不知岷州事已早定。自是劉明燈帶所部馬步八營，奉檄進駐馬營盤，以向安定。徐文秀奉檄撥四營紮會甯，修治蘭州中大道，轉運軍糧軍火，存儲靜甯州城，徐圖進取。

因究回民好亂之由，奏請禁絕新教，以弭衅端。其全疏云：「竊回民以西戎族類，雜居中土，自古已然，載籍詳矣。就回民自數之典言之，祖曰阿丹，生於天方之野，產七十胎，每胎男一女一，自爲夫婦。至囑撒而其教始興。又六百年，當隋開皇中，有穆罕默德者，生而神靈，闡明清真之教，回衆翕然從之，其教始盛。今回民稱天方教，自稱曰穆氏，以尊穆罕默德故也。又曰膜民，以阿丹初生之祖言也。其書有天經一部，回族稱爲穆罕默德所受之天者。又天方性理、天方經典兩部，則明代金陵回民劉智所撰，皆發揮天經遺意，以華人文士潤色之。其教以識主爲宗旨，似儒者所言明心見性，以敬事爲工夫，似儒者所言制外養中。其教規所謂天道者五：一曰唸，謂誦經；一曰禮，謂報恩；一曰齋，謂絕物；一曰課，謂忘己；一曰朝，謂歸真。所謂人事者五：謂倫常之理。七

日一禮拜，亦與泰西各國同。蓋其原本出於天主、耶穌，而時雜以佛氏之說。稱華人爲大教，自稱小教。非如奇妄詭異之流傳，以勾結爲事，煽誘爲能也。是故雜處中國千數百年，婚姻未通，俗尚各別，傳習不同，而未嘗敢萌他志。歷代任其翔泳於區宇之內，讖禁無聞。我朝錄其人才，准其仕進。回族由文武科甲得官，擢至督撫提鎮者，亦不乏人，固未嘗以其異於中國而外之也。乾隆年間，兩江總督臣奏回教不宜留於中國，高宗純皇帝特加訓飭。聖謨洋洋，足爲百世法矣。乾隆四十六年，逆回馬明心、蘇四十三由西域歸，詐稱得天方不傳之秘，創立新教，煽惑愚回，謀爲不軌。四十九年，田五繼之。大軍先後致討，罪人斯得。然其根株未淨絕也。嘉慶年間，有穆阿渾者，與首逆馬化澂之父馬二，復以新教私相傳授。至馬化澂，而其黨漸張。託名經商，到處煽誘回民，行其邪教。近據各賊供，京師北門、直隸、天津、及黑龍江、吉林之寬城子、山西之包頭、湖北漢口等處，均有新教徒黨，在彼傳教。傳教之人曰海里飛，如內地之稱經師。曰滿拉，如內地之稱蒙師。而品望皆在阿訇之次。馬化澂則自稱總大阿訇也。其教規大約與回老教亦同。惟老教誦經則合掌向上，新教則兩掌向上而不合。老教端坐誦經，新教則夥誦唧噥，頭搖而肩聳。老教送葬不脫鞋，新教則脫鞋送葬。凡茲細節異同，固無關彼教輕重。然新教之所以必宜斷絕者，爲其自託神靈，妄言禍福，行爲詭僻，足以誘惑愚回，俾令甘心役使，同陷大逆而不知，加以顯戮而不悔，一如白蓮、清香，無爲、圓頓諸邪教之足以釀亂階而禍天下也。臣於金積各犯解訊時，細心推鞠，有供稱馬化澂能知未來事者。如遠客來訪，必預知同伴多寡之數。從前官軍攻勦甯靈，馬化澂父子兄弟悉衆抗拒，預言「官軍將退，回民無事」之類。有供稱馬化澂時露靈異，療病則愈，求嗣則得之類。有供稱馬化澂於投入新教之人，向其自陳過犯，撻罰皮鞭，代爲懺悔，即可免罪之類。回性多疑善詐，異於

常人。然一經新教蠱惑，卽如醉如癡，牢不可破。方金積長圍久合時，陝甘各回困苦殊常，至殺人以食。而馬化澂父子兄弟藏有餘粟，無敢竊議之者。迨至局勢危迫至極，猶且互相寬慰，謂總大阿訇必有保全之法。馬化澂詣營求撫，意在一身寒暑，見好諸回。而諸回目踵營看視者，日凡數輩。見馬化澂，輒雙膝齊跪，不呼之起不敢起。如非迷惑陷溺之深，豈宜至此！茲幸誅夷遷徙，異患可冀永除。惟新教傳染已久，凡回民聚集之處，率有傳習新教之人。不及時嚴加禁絕，仍慮歷時稍久，故智復萌，不逞之徒時思竊發，又將重煩兵力也。除已獲海里飛、阿訇諸逆穆四、穆五、馬承祺、牛占元、牛占寬等業經訊明懲處，未獲之金師傅、馬篆鮮二犯，咨行各省一律捕治外，一面出示曉諭所屬各府廳州縣回民，嚴禁傳習新教。其從前誤被新教迷惑之人，概准自首悔教，免其治罪。庶幾漸趨覺路，永拔迷津。新教絕而回族安，關隴可保百年無事也。至各省傳習新教，爲時尚淺。良回僉稱新教傳染雖廣，各省回民亦頗知爲彼教異端，多有不肯遽信者。如黑龍江回民約二千餘，而傳習新教者僅祇百餘，卽其明驗。若乘此時嚴加諭禁，無難預杜亂萌。合無仰懇天恩，飭下各將軍督撫大臣，嚴禁回回新教，出示轄境各回寺，詞（屬）後遇有新教阿訇、海里飛等到境煽誘愚回，卽由各回寺首董縛送所在官司，訊明懲處。其從前被誘，誤入新教之人，仍准首悔免罪。則愚回有所懼，良回有所慕，不但地方臻安謐，卽回民亦長荷高厚保全之恩於無既矣。臣每繹廷旨，分匪良不分漢回，敬仰我皇上仁育義正之德，上符高宗，實握千古治戎機要。謹就愚昧之見，據實陳奏。」

奉上諭：「前據左宗棠奏請禁絕回民新教一摺，所稱「乾隆年間逆回馬明心等創立新教，惑衆滋事，先後伏誅，根株未絕。至馬化澂之父馬二等復以新教私相傳授，遂至釀成變亂，皆由新教行爲詭僻，足以誘

惑愚回，迷而不悟。現在馬化澂雖已伏誅，而新教傳染漸廣，必須嚴加禁絕，以杜亂萌」等語，所奏自爲思患豫防起見。惟回民散居各省，同隸編氓，各安生業。若因區別新教舊教，設爲厲禁，地方官稍不加察，書吏藉此搜求騷擾，必至回衆驚疑，轉生枝節。從前乾隆四十九年，回逆田五等滋事以後，欽奉高宗純皇帝聖諭：「查辦此事，止當分別從逆與否，邪正之殊，不必論其教之新舊。」欽此。嗣於乾隆五十四年，經勒保奏稱：新教爲回教之大害，擬令靜甯等處頭人訪察稟首，復奉聖諭，令其設法化導，不可區別新舊之名。仰見垂訓周詳，具有深意。此次馬化澂及身旣被刑誅，徒黨亦遭殲戮，正可借此剴切曉諭，俾該回衆等及早改悔，不致誤入迷途，自陷罪戾。該督現旣出示所屬州縣禁習新教，並准自悔免罪，仍著嚴飭該地方官妥爲開導，不可操之過蹙，致激事端。所請飭令各省一體禁絕之處，可從緩辦也。欽此。」聖朝恪遵祖訓，於斯益可見矣。回民沐浴恩澤，不能洗心向化，尙得謂之人類乎！

於時，鹽茶固原所轄東西兩山，界連慶陽、寧夏、涇州各府州，其間伏莽潛藏，不時竊發。各將領嚴探密緝，異地同心。署平慶涇道魏光燾所部之魏紀鋆，勦馬鬍子一股於紅羊坊，搜捕略盡。馬鬍子受傷極重，伏鞍而逸。周紹謙派隊攻羅山謝家段頭賊巢，擒斬甚衆。內有袁希孟、王添發兩名。袁希孟，卽閻希孟，築堡峽口，極力助抗官軍者也。與王添發同爲馬化澂腹心，至此亦同時伏誅。周紹謙嗣又會商魏光燾，各飭所部，合勦馬彥濫、李萬海兩逆，皆馬添發之黨也。馬添發伏誅後，詐稱求撫，歸添善馬隊馬柏森管轄，乘間刺殺馬柏森，脅其黨以叛。兩軍勦之於下馬關、白家灘、楊家莊等處。馬彥濫、李萬海黨寡勢寡，竄入西山深處，與馬鬍子、李百寬、馬才棕等勾合，意圖竄附河州。李百寬攜眷居先。周紹謙所部右營遊擊周曙良，詢知之，會同署鹽茶廳同知

范廷樑，乘夜截之，斃賊無算。生擒李生雲、馬五十二、馬六個子等逆。訊據賊供：「李百寬伏紅羊坊以防前路，不虞後路官軍驟至，現已回竄賀家堡」等語。魏紀鑒得報往勦，馳至張家原，值李百寬攜眷避而匿窖洞，燎衣作炊。見官軍至，出窺列隊。魏紀鑒率馬隊衝入，立斃執李字旗賊兩名。馬步既齊，強占魁、劉進義率隊伍縱橫盪決。李百寬退入窖洞，嚇死拒。勇丁何來福、差弁張貴元、張吉飛、馬生德等躍馬向前，遂生擒李百寬。衆軍四面搜殺，並獲其眷屬多名。同時復有另股之賊，竄至隆德縣之野雞峴。署知縣周其俊、暨護運馬隊哨長王有慶、李松林率團丁親兵往擊。忽大股繼至，衆寡不敵，三人同時遇害，丁卒陷焉。管馬隊副藍旗副將尤成章，由高臺堡搜山，到新營。探馬報有騎賊百餘，步賊二百餘，由巴斗溝而來，假稱官軍，破良回王家堡逸去。尤成章拔隊往追，馳抵三岔口，時已昏暮，遙見對山窖洞中透露火光，即挑壯丁，密傳口號以往。比至，賊始驚走。斃於亂刀者不少。黎明，追至雙樹，賊拚死回抗。尤成章及營弁喻永勝、孫成德，各受重傷。因念孤軍無繼，奮威力戰，賊乃大敗。擒斬甚多。據新襄民馬福海供：「陣斬之黃衣賊目，爲馬才棕，一卽隆德縣戕官者也。靜甯州防軍總兵吳隆海探勦於王家溝，捷焉。追至焦家河，拔出難民十四名。此皆金積堡出竄之逆，無巢可歸，伏匿山谷者也。此次閻希孟、金添委、馬母驢卽沙母驢子、馬才棕等逆，均經陣斬，李百寬就擒。著名各逆，僅狗齒牙子、馬彥濫、李萬海三犯矣。」

而南路之兩當縣境，忽有回逆數百，假裝官軍馬隊，沿途肆擾。李輝武所部之總兵文德盛，敗之於簸箕灣。賊竄徽縣之娘娘壩。胡國珍、蕭德林又敗之。賊由前川進秦州竄走。楊世俊原奉檄駐紮石佛鎮，調賊至王家山一帶劫糧，飭馬隊張兩翼，向王家河猛撲，步隊跨山脊壓下，賊勢不支。官軍四面環逼，擒斬無算。據擒賊

供：「此股頭目馬秀、馬貨郎、麻哈等，由康家崖竄出。此外尚有悍目馬榮、蘇萬祥、劉羊等，意圖合股，劫奪糧運。不料馬秀、馬貨郎被斬於陣，餘衆散亡」等語。

另股之賊擾及禮縣鹽關一帶，楊世俊度其必循古城而西，潛師於麻子溝、鹿家山以待。賊至，伏起突擊，衝爲數段。馬步縱橫，掩擊得免者，僅數十名。悍逆劉羊復擾及梁家大莊。楊世俊痛勦之，斬百餘級。餘向西奔，追九十餘里，至大草灘，及之，斬劉羊於陣，其衆悉誅無遺。其竄擾甯遠之馬力坡一股，約數百騎。張仲春調知，出隊掩擊，悍賊約去其半。賊奔禮縣之王家寺，張仲春冒雨窮追，飛飭所部仁義禮信各營分投痛勦，遂重創之，殲其目何二於陣中。賊由娘娘壩竄伏羌之楊家寺。張仲春馳赴固城，度賊必由東溝出走，設伏伺之。賊果中其伏，官軍奮起轟擊，屍橫遍野。生擒賊目張善、善子、馬逢、楊復子數名，解周開錫行營正法。

其由娘娘壩分竄觀音店一股，經虎威中營田連考及鎮西營道員田應龍窮追，一扼龍潭壩截竄微之路，一馳抵徐家溝，緊逼賊縱。及與賊相值，候選知縣田治元督隊衝突，身受重傷，官軍稍卻。賊衆蟻擁合圍。正酣戰間，忽溝西礮響，田應龍率王仁和、謝復榮馳至。田連考突圍合攻，賊敗而遁。揮軍急追，斃賊百餘名，生擒八名。次日復截擊於柳家溝。賊復敗向通渭，會甯間竄走。駐通渭之副將李華敗之於曹家川。賊之餘孽不復能軍。

適奉寄諭，著將近日軍情確實查明具奏，並詢移營機宜。左□□因據實覆陳，疏中縷晰軍情，娓娓千言，皆可覆按。其後幅云：「至進規河州之策，前奏已略及之。現時遞運三箇月糧料草束，尙未竣事。若急於前進，則旋運旋耗，後無可繼之糧。河州夏收約在六月底，秋收約在七八月。若急於前進，則未及成熟，前無可因之

糧，非穩著也。又洮河深淺廣狹，隨處不同，而溜勢湍急，與黃河無異。由狄道、隴西、安定進兵，每路皆須造船架橋。所需各器具，亂後人物凋殘，勢難立辦。而鹽固東西兩山餘匪，又甘南一帶游氛，均應趁此閒暇，逐加料理，以免後顧之虞。防軍未移之先，無旬不有戰事，亦非坐食虛糜可比。察看近日軍情，並未稍涉驕惰。臣亦不敢因聖明詰責之嚴，故爲諛謝也。用兵之難若此，夫惟成算在胸，濟之以持重，是以鮮有敗事。大功豈倖成哉？況自去冬以來，金積、王家疃、通貴、通昌等堡雖破，而河西餘孽，麇聚納家閭，負隅伺釁。其地北可竄阿拉善，東北可竄包歸。中路若果前移，亦可南竄鹽固，句合伏匿零匪，爲患滋深。凡此苦心，實爲當局所獨喻。幸金順、張曜圍攻納家閭餘逆二三月之久，得聚而殲之，罔有漏逸。至此，北路之功始竣。」

定安、金順疏報後，奉上諭：「……金順現應前赴烏里雅蘇臺將軍新任。甯夏一帶如尚有潛匿餘匪，著張曜統率各營，認真搜捕，務絕根株。陝回尚有老弱男婦五百十五口，應否解至平涼安插，著左宗棠會商金順、張曜妥籌辦理。甯夏軍事現已完竣，金順、張曜所部兵勇應如何分別撤留，或包頭糧金一帶有須添兵防勦之處，著定安、金順、張曜細心會商，妥速籌辦。阿拉善、鄂爾多斯等旗，並殺虎口等處管站各員，接遞文報，尙無貽誤。著定安查明，擇尤請獎，毋許冒濫。道員汪景度已交軍機存記。密片一件，留中。西來回匪由阿畢爾特旗竄至白任濠賚及古爾班賽坎一帶，分路搶掠。嗣有賊匪三百餘人，竄入烏拉特中公旗境內，在庫克、鄂爾濟、巴克那等處擄掠，續又在中公所屬之洪庫勒搭拉民屯盤踞。烏拉特旗在黃河之北，直達歸綏，無險可恃。亟應派兵兜勦，以期就地殲除。薩薩布帶隊前進，計應與賊相遇。著定安飛催該副都統，親督全軍，星速遣行，迎頭截擊，迅掃逆氛。並催直字營馬隊迅赴包頭之西，一面分飭駐紮總金之卓勝營、贊大同鎮總兵馬陞，各

派勁旅，由東南面節節兜勦，毋任分竄。杜嘎爾務當偵賊所向，躡蹤追勦，與薩薩布等軍前後夾攻，爲一鼓聚殲之計。其餘各股現竄何處，定安、杜嘎爾確切查明，認真勦辦。烏城軍情緊要，非有知兵大員前往，不足以資調度。金順諳練戎機，戰功卓著，著卽迅速起程前往，妥籌防勦，以副委任。吐爾扈特汗布彥鄂勒哲伊圖有赴杜嘎爾軍營之說，該副都統與該汗是否素識，曾否前來謁見，來見時如何情形，著杜嘎爾卽行據實奏聞。欽此。」又據金順另奏，奉上諭：「金順奏甯夏回務已竣，現籌分兵布置一摺：甯夏爲北路巖疆，刻下雖臻靜謐，而西路賊氛尙熾。自應分布設防，以資捍衛。金順會商張曜，分派各隊，扼紮磴口、橫城等處。所籌尙屬周密。金順啓程後，卽著張曜派飭各軍，嚴密防勦，毋稍疎虞。河西三縣投誠之回均已造冊，交地方官編立保甲，妥爲安置。其附逆之徒，並由被害漢民指名控告者，亦經金順等搜獲正法，至四百五十餘名之多。該回經此痛勦，自當懷德畏威，不至再生反側。惟附近漢民亦不得有意尋仇，致成釁隙。本日明降諭旨一道，著張曜刊刻謄黃，遍行曉諭，俾漢回永遠相安，以副朝廷一視同仁至意。阿拉善旗地方既有西來竄匪搶劫牲畜之事，張曜務當飭令馬步隊伍，迅往防勦，勿任蔓延。花馬池一帶亦有匪蹤出沒，左宗棠當檄飭東路官軍，實力捕勦。張曜仍妥籌兼顧，毋稍疎懈。河州等處逆黨方張，左宗棠總當激勵諸軍，鼓行而西，滅此朝食。豈可頓兵不進，致軍心懈弛，將士思歸，以勝兵而轉成暮氣？該大臣自金積堡克復後，久未據報進兵機宜，實深廑念。著懷遠疊次諭旨，迅將籌辦情形，據實具奏，不得粉飾遷延，致誤大局。欽此。」朝廷軫念西陲有如飢渴，亦由遠隔數千里，此中情形無由深悉也。

而甘涼肅州一帶兵力單薄，亦奉上諭：「著卽派兵分投截勦。」正力難兼顧之時，而新疆吐魯番城池

忽被安集延夷酋伯夏襲據，逆回皆投順之。經提督成祿、暨哈密辦事大臣文麟等入奏。奉諭：「著選巴里坤總兵肅州鎮總兵前往接署。」殷務蟬集，軍書旁午，忽得南路稟報：總統道員周開錫積勞成疾，日漸增重。南路既乏分任之人，而河州出竄之回，出沒無常，益煩調度。自前四月十三日周開錫所派督隊搜剿之總兵蘇家良等，調知成縣所屬之任家莊山頂有賊竄匿，遂改騎爲步，圍之。忽一賊手提首級一顆，自賊中出，跪陣前乞降。蘇家良訊之，自稱姓海名富兒，所提首級則所殺小頭目查老五也。查老五本陝回楊生公所部悍賊，上年崔三等逆敗後，楊生公潛赴傅先宗軍營求撫，行至中途，事覺，爲崔三所殺。餘衆復欲就撫，又爲查老五所阻。海富兒忿其屢梗撫議，遂斬之以降。蘇家良受之，並呼三十人呈繳旗幟，伏地求撫，餘則偃蹇如故。蘇家良率部猛撲，皆中礮墜崖死。因將降衆安插隊伍中，充作餘丁。緣蘇家良以良回積功擢總兵，所部本回騎也。

階州山谷叢雜，最易藏奸。向有緝匪一種，據險爲巢，時出肆掠，爲地方患。署知州洪惟善訪有段世才、霍煥周、李奎三人，皆積年巨惡，恃其險僻，雖白馬關有分防之軍，無如何也。前此逆回闖入白馬關時，段世才等乘隙擄搶。迨回逆敗竄，洪惟善飭副將彭德沅、守備周正秋，率隊往剿。並令白馬關州判烏克松、阿集團協捕。該匪各匿巢中，礮石雨注。及官軍併力攻破，而段世才已縋巖潛遁，僅獲其礮械多件。嗣破李奎匪巢，擒李奎、李俊、張昭、蒲煥軍、楊仕將五犯，訊明正法。調知段世才逃匿霍煥周之石巖洞，地勢尤險。官軍集隊往捕，攻至深夜，始克獲。段世才之父段明德，並其妻段李氏及餘匪王三、胖子多名。訊據供稱：段、霍兩匪又先縋遁，段赴略陽，霍赴廣元矣。惟匪巢悉破，黨衆已誅，不能復聚，積年之患始除。

而南路總統周開錫竟於五月十五日病故。業據駐馬營監提督劉明燈報，五月二十日督隊護送，由秦

州赴蘭省軍火便道，搜勦零回。途中詗有賊蹤。一面分軍謹運，留大隊分途探勦。至二十四日，據花鼓樓堡民報稱：隴西所屬之八里灣有馬步賊數百名攻堡。劉明燈派王前程、楊開茂，率馬步隊馳往。是日三更後，步隊先至張家堡，詗知賊伏深峽溝廟中。王前程乘其不備，四鼓疾進，黎明抵廟前。賊倉卒出隊，技未及施，大敗而奔。官軍乘勝急追，賊避入土洞中。官軍縋之，僅一人附繩而上。訊係義岡川漢民黃香。香供稱：洞中賊八九十名，知縋上必死，縋亦無益。官軍乃傾土填之。前後斃賊二三百名，生擒數十。據擒賊供：「此股頭目馬老五，本翠昌回民，上年逃入河州。五月初六日，由康家崖竄出者也。」而周紹濂所部之周玉林，會同旌善馬隊王益萬，於臭蒿灣搜勦零回，斃賊甚多。生擒逆目田如貴等四名。訊據賊供：「田如貴乃馬化濬戚屬，上冬竄附河州。五月十五日，由河州竄出。」正法軍前。李良穆於六月初二日黎明，詗有馬步賊數百，率隊馳勦。賊敗竄後河。官軍蹣躡之。適大風捲地，雨雹交作，斃賊僅數十名。魏紀鋆搜勦道家原踞匪，擒斬回目馬得魁等十餘名。鄭連拔擊賊於田中溝，亦有擒斬。而前此首戕馬柏森之馬成禮，亦被馬彥濬所募之良回楊保俊所戮，並帶同騎夥十八名，赴于奇汗營前就撫。西山之伏莽漸就殲除矣。

左□□因南路總統無人，爰令營務處陳湜先往靜寧州駐紮，並督運糧儲，進規事宜始略有頭緒。乃詳切具疏，上紓宸廑。疏云：「竊甘肅回亂雖由陝回搆釁牽連而起，實則新教久懷不軌，即無陝回牽連，亦不能保其不變。適因漢回結怨，得所藉口，以迫脅其族類，變乃益速。值東南兵事方殷，重兵巨餉不能分布，不得不勉事羈縻。而玉關內外遂無完土矣。茲幸皇威震盪，金積蕩平，陝回窮蹙歸誠，又經畫地安插。朝廷仁育義正之懷，天下共喻。回民雖善詐多疑，自忖黨堅耐戰，孰如陝回？堡寨之密，鎗礮之多，孰如金積？其不敢妄肆騷張，

固意中事也。春間清水縣張家川撫回李得昌，自請赴河州諭撫馬尕大、馬占鼐。臣知河回央託而來，諭令聽其自投，不准招致。蓋自行投首，准與不准，官操其權。苟由招致而來，設有不可撫者，礙難處置。一涉操切，轉無以示大信，而服其心也。李得昌行至洮河東岸，馬尕大等遞呈求撫。適聞河西用兵，心懷驚懼，疑李得昌之給已。李得昌亦疑撫局有變，恐懼而歸。嗣西路各郡縣見蕩平金積緣起告示，又探知平涼、固原、化平川等處安插陝甘，各回安居耕墾，適然無驚，始悟撫局終無可疑焉。馬尕大、馬占鼐等求撫之心，乃益切。觀其於李百寬、馬彥濤等投入河州時，拒不容留，亦可概見。此時而言招撫，固可省兵力，而速戎機。然以地勢言之，河州西寧卽漢唐河湟故地，爲歷代戰爭之場。蘭州東西南三面，均緊連河州。河州賊氛不淨，蘭州不能解嚴。以賊勢言之，河回嗜利輕生，性善剽掠。無事時，卽常騎馬遠出鈔掠。變亂十年，未受懲創，更無畏忌。此等嗜亂之民，非創鉅痛深，固難望其永久帖服也。現在寧夏、慶陽、涇州、鞏昌、秦州、階州各屬，大致實已肅清。賑撫耕墾，安插遷徙，兵屯民屯，善後諸務，實已具有端緒。雖中衛鹽固一帶，時有游匪出沒不常，甘南之徽、兩、西、禮等縣，亦時有伏匿之匪伺劫運道，然統計不過數起，人馬多者數百，少者數十而已。倏隱倏現，如蟲蠹著體，殊費爬搔。然固無能爲害。現擬令黃鼎、雷正綰、魏光燾、左日升等各營，自中衛至平涼，扼要分駐。其南路徽兩一帶，加派提督殷華廷馬隊護運，搜緝游匪。一面慎選地方官，會同各防營，嚴密掩捕，以淨根株，而重後路。據各路稟報，浮橋渡船已辦，各營芻糧軍用粗備，道路修治已平。乃檄各將領，尅期會師而前，進規河州。記名提督涼州鎮總兵傅先宗，率所部馬步，由狄道進，以其半渡洮而西，修立堅壘，以其半渡洮東岸，爲中路。記名提督楊世俊，率所部馬步隊，及提督張仲春、宗岳馬步隊，取道南關坪，進峽城，爲左路。記名提督劉明燈，由馬營監進紅土壩，由紅

土竄進安定縣，掃除零匪，以扼康家崖之要。記名提督徐文秀，由靜甯州進會甯繼之，爲右路。俟中路渡洮之師修畢，左右兩路乃渡洮繼進。其岷州及洮州廳地居河州西南，山徑叢雜，以五營分駐南城，調土司楊元帶番勇守隘口，相機防勦，統歸楊世俊調遣。會甯西北、安定東北，均接靖遠地境，當北竄之衝，檄黃鼎分所部步隊八營，益以副將桂錫楨馬隊三營，歸記名提督徐占彪統領，由中衛進靖遠，南搜會甯、安定游匪，西顧蘭州。臣俟諸路布置略定，卽率親兵，由隆德赴靜甯、安定督勦。俟河州大定，乃圖西甯也。西甯著名逆首馬尅三，已於三月內自伏冥誅。陝回崔三、禹得彥、白彥虎等，近時兇獍頗形消阻。至涼州、甘州、肅州本無大股耐戰之賊，惟未覩兵威，故爾時形倔強。如果鋤其桀黠，寬其良愿，辦理悉當人心，則勦足令其畏，撫足令其懷，自可永期安謐。臣惟殫誠盡瘁，憤以圖之，不敢遷延，以誤事機，亦不敢草率而貽後患，以求仰紓宵旰憂勤於萬一。……

適中南兩路諸軍搜勦零匪，名（各）有斬獲。黃鼎、雷正綰、周紹濂等勦賊於米包山，斬馘無算。周紹濂所部，生擒逆目李文虎、楊天朝等八名。黃鼎所部，生擒馬二、楊耳環子等多名。訊據李文虎供稱：「五月初六日，由河州帶馬隊九十名出竄，到楊萬春處伏匿。」旋經解營正法。楊萬春者，半箇城撫回也。已撫復叛，罪愈難容，各率嚴檄飭勦。雷正綰、周紹濂會師，直擣米包山巢。既至，賊猶未覺，卽揮軍痛擊，搜獲旗幟號衣軍火諸物。巢賊殲除罄盡。其先時出掠之賊，聞警回巢，亦無倖免。訊之擒賊，知復叛逆首楊萬春、楊百成、金忠明、丁萬明等，皆已伏誅。其中尙有馬化澹成屬譚生林，亦已伏誅。此股實無漏網。平西營營務處副將楊德俊駐三陽川，探知秦州平南川有馬步賊東趨甘泉寺，會同田遠考，各率所部進擊，斃賊甚多。追至麥積巖，遇雨收隊。次日

黎明，追至梨子園，乃盡殲之。據擒賊供：「此股逆目劉洪，本羣昌回，上年逃附河州。此次由安定潛來，謀劫糧運，被斬於陣。」平西營都司王勇調知後營與賊相持，即率隊往助。至汪家衝，夾擊之。賊敗走二十餘里，再敗之，擒逆目閻得順、馬遇濫，斬之。宗岳營統領張仲春亦探知有賊竄至，出隊向馬陽邀截。賊避竄岷州。駐岷副將張登桂率隊赴防，領餉遇之於大坪。急揮隊擊之，賊狂奔。比至百家莊，張仲春探知之，二鼓率隊以往，五鼓至其處，賊方酣睡，圍而殲之。忽又探得禮縣敗賊由西和竄至，復率隊前往夾擊，所斃亦多。賊翻山竄去。時四更昏暗，不辨路徑，始收隊回防。而階州結匪餘黨，亦經洪惟善訪確，飭縣丞李文瑞會營搜捕略盡。於是後路稍清。遂於七月十二日，移營進駐靜甯州，就近調度。

值陝回分竄西甯，攻撲高寨、威遠等堡，擾及高羌堡、董家寨。經穆圖善所派總兵黃武賢堵剿，疊獲勝仗。白彥虎復攻陷小南川漢堡，據之。崔三一一股竄踞曹家堡，禹生彥與爲犄角。河州回逆馬占鰲等，亦率撤回攻陷民莊。會銜奏報後，奉上諭：「著左宗棠迅即撥隊馳往助剿，淨掃妖氛。」此時進規事重，實有萬難分撥之勢。因會同穆圖善據實陳奏。既而成祿在肅州所撫陝回潰叛東下，甘涼二府戒嚴。又奉諭：「著左宗棠酌量撥兵策應。」豫師又以西甯南川一帶村莊被賊焚掠，兵力難分，函商左□□撥軍助剿等情，具奏。奉諭：「著該大臣酌撥得力隊伍，前往協助。」成祿復奏：「撤回潛結西河回匪。肅州防勦緊要，請飭督臣撥兵會剿。」奉上諭：「前左宗棠覆奏摺內，有「西路相距遙遠，目前無兵可撥。擬俟進規河州，即派兵赴西路勦賊」等語。此時肅州情形危急，該督已移營進規河州。著即酌撥勁兵，選派得力將領統帶，鼓行而西，相機進剿，以保關內要地，不得稍涉遲誤。」未幾，復奉特諭：「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俄國西悉畢爾地方官銅線致該國

駐京公使信函內稱：「七河省巡撫鄂派兵前赴伊犁，五月十七日將伊犁代爲收復」等語。並聞俄人尙欲帶兵前往，收復烏魯木齊。今日已諭令金順、奎昌等查明確實情形，並令榮全前往收回伊犁城池，妥籌布置，令景廉帶兵，相機收復烏魯木齊矣。伊犁淪陷，兵力未能顧及，致俄國從而生心，難免覬覦要求情事。若烏魯木齊再爲該國收復，則更難於措手。成祿本係烏魯木齊提督，卽統率所部出關，與景廉會合，力圖收復。所有該軍餉需，著戶部遵照前旨，迅速查催，並寬爲籌撥，以資飽騰。肅州一帶關係緊要，著左宗棠迅卽抽派勁旅，前往扼勦竄匪，替出成祿一軍，出關勦賊，毋得以兵力不敷，稍形推諉。劉銘傳所部，已諭令鼓行而西，繞赴蘭州北路，由甘涼肅出關，節節前進，爲收復新疆各城之計。左宗棠身任兼圻，本應統籌全局。況鎮迪一帶，又係該督所轄，尤當妥籌兼顧。當此事機緊迫，該大臣必能力任其難，以紓朝廷廑系。穆圖善如有可撥之兵，並著會商左宗棠，酌量調派，以資厚集。將此由六百里，各密諭知之。欽此。」

……然進規河州，究爲當務之急。左□□以軍情不可遙度也，爰於七月二十九日，復由靜甯，輕騎取道會甯。八月初二日，抵安定，審察地勢，知自狄道渭源克復後，河州之回出巢剽掠，必由洮河西岸，三甲集渡過東岸康家崖，然後分竄金縣、安定、會甯，或東趨鹽固，或北擾靖遠。是康家崖，乃賊蹤必由之津要也。因令徐文秀一軍由安定西北峽口，出金縣稱鉤驛，以達站灘；劉明燈一軍由安定東南馬家河、韓家坪，出關門口內官營，抵站灘，與徐文秀合隊，進攻康家崖。八月初四日，各營先發。初六日，徐文秀、劉明燈拔營繼進。初十日，徐文秀途遇竄遁之賊，揮軍擊之，斃數十名，擒賊目馬得雲等二十四名。總兵陳汝俊、副將陳締高同時搜花峴子伏賊，斬數十級，擒賊目武邦賢等十五名，均訊明正法。初八日，由好麥川、楊葵廟一帶蹣追而前，登嶺瞭望。羣

賊馬步約二千餘，正紛紛竄走。徐文秀揮所部各營，分途截擊。至沙合嶺，遇雨收隊。是夜雪霰交作。初九日，冒雪馳抵黃石坪，查逕抵康家崖路較捷，遂不赴站灘之約。初十日，踰馬塞山，至下營子，距康家崖僅三十里。劉明燈一軍初四（十）日由馬家河一帶，向西北折而南，趨抵柳林溝。十一日，劉明燈令總兵黃宏藻、劉正高、參將楊正茂，各帶所部，由三十里鋪沿洮河東岸前進。飭參將殷德益、都司鍾鳴鳳、參將羅瑞秋、副將鄧得勝，由大營坪斜鈔而前。徐文秀率總兵鄭守南、參將劉仁和，由魏家河出柴賀家溝，總兵沈玉遂率陳締高、陳汝俊，由大營坪出東溝，合攻康家崖，運薄賊卡堡。賊千餘，見官軍逼近，出卡抗拒。徐文秀列隊迎擊。而陳締高等已由東溝鈔出賊後矣。康家老崖堡中復出步賊數百來援，洮西騎賊二百餘亦渡河助勢。徐文秀令鄭守南、陳汝俊、陳締高、劉仁和等分支兜擊，陣斬悍賊二百餘名。步賊縮退入卡。馬賊見勢不支，急上船西渡。正爭渡間，官軍薄之，溺斃無數。卡賊憑牆放鎗死拒，弁丁傷者數人。軍士愈憤，周麾而登，立破其卡，斃賊約三四百名，生擒賊目哈童布等五名，餘賊退入大堡。劉明燈一軍是日甫出柳林溝口，即遇馬步賊數百，揮隊擊之，賊敗入新田鋪，合守卡賊，併力穩抗。適殷德益、鍾鳴鳳、羅瑞秋、鄧得勝等從大營坪橫截而出，賊敗狂奔。各營奮威衝殺，斬百餘名。賊退入康家新崖及孫家堡。劉明燈率馬步各營蹙踪壓迫，立將兩堡攻破，斃賊二百餘，生擒十一名。賊叫號亂竄。各堡賊亦相率潰奔，併入康家大堡。其渡洮西竄者，均逼入急溜中，溺斃無數。兩軍既合，即下令布圍康家大堡及各小堡。分撥甫定，大堡內賊穴牆衝出，各堡賊亦皆棄堡向洮河亂竄。官軍分途追逐。沈玉遂、王前程橫出截之，殺斃遂多。計是役破大小莊堡十餘處。徐文秀、劉明燈即分據康家新堡、孫家堡、康家大堡立營。訊據生擒賊供：賊首馬爾和、哈元麻已斃於陣。十四日，派隊搜山，至距康家崖二十里沙礮子地。

方，多所擒斬。兩軍察看路徑，康家崖對岸十里爲三甲集，雖屬狄道轄境，實爲河州門戶。由三甲集而西，卽太子寺、大東鄉等處，均逆回麇聚之所。洮河西岸山高境險，賊勢亦較中左兩路爲重，必過河立營，然後可戰；必架造浮橋，然後可渡。值秋霖屢降，河漲溜急，船隻纜索雖備，須俟水退乃可成橋。兩軍之士迫不能待，漲稍落，卽羣往架橋，大半晷水。奈康崖對岸山脚壁立，河邊水濱僅通行，無列隊之處。近岸水面雖僅數丈，而深則滅頂。所謂高山之下必有急湍者也。晷水之士，至此能過者亦少。而是年秋雨不時，河水旋落旋漲，迄難得手。徐文秀、劉明燈兩軍焦灼已極，抑地勢阻之，無可如何也。

左□□再審地圖，加以探訪，得別徑焉。乃令提督傅先宗、楊世俊，將造成船隻，於狄道先架浮橋。緣狄道對岸地勢寬坦，又北距賊巢尙隔山溝數重，非若三甲集岸峻溜急，正對賊巢，爲賊所必爭也。二十二日，各督所部，放船牽纜，橫渡抵岸。卽派營濟河築壘，三日而橋工成。二十六日，傅先宗督彭忠國四營，營於西坪。二十七日，楊世俊以張仲春宗岳四營，營於三叉河；何建威四營，營於陳家山頂。每結壘，賊必來窺，然亦不敢戀戰。惟陳坪山頂之營，與三甲集賊巢漸逼。二十八、二十九等日，賊亦於黑山頭築四壘七卡，又於大坪山紅莊連築數壘，與黑山頭互相聯絡。其附近之高家集、胭脂山，亦添築賊壘，以防狄道官軍。九月十二日，賊來撲營，被挫而退。是夜四更，有賊千餘，潛襲彭忠國營。彭忠國預知之，先伏精銳於左右山溝。賊至伏發，賊復敗去。十八日，傅先宗、楊世俊會攻高家集。傅先宗由平川，楊世俊由西平山梁，何建威由楊家嶺，同時並進，立將營路十數卡一律踏平，賊皆望風潰遁。師抵楊家嶺西，適黑山頭出賊來援，總兵敖天印擊走之，乘勝破紅莊賊營。十九日，仍分三路疾進。步卒整隊排行，馬隊分左右鈔擊，立將高家集八營一律踏毀。敗賊縮退高家集大堡。傅

先宗、楊世俊令步軍合圍，堡賊以馬隊遮格援賊。甫將大堡外木棚拔毀，參將廖嵩鼓勇先登，中礮而殞。將士憤甚，四面猱附而上，立克高寨集大堡。分兵平毀新集子、壩平川、吉家山各莊堡。兩日共斃賊二千餘名，生擒馬王等二十一名，軍前正法。紅山各賊壘亦以次攻破。二十六日，楊世俊所部攻克馬家集，向草灘前進。行至中途，瞥見騎賊一起從西馳至，即設伏截之。擒十餘名，而奪其馬。餘賊驚覺，突圍竄去。訊之擒賊供稱：竄去者爲甯河賊目馬五、馬沅亮之黨。官軍疾馳追及，立將馬五、馬沅亮餘逆悉數擒還。訊據馬沅亮供：「本名馬格力布，即上年狄道陣斬巨目綽號張非之弟，在甯河充阿渾，管回衆二千餘名。」因斬決梟示。

而徐文秀、劉明燈兩軍以扼於洮河，不得寸展，技癢已極。乃親赴狄道，接收船纜，順流而下，駛過鄧家灣賊壘，副將喻友才、參將殷得益中鎗而殞。幸各營隔岸開劈山礮，將船纜搶護，提歸東岸。賊亦稍創。九月初一日，梟水衝渡，攻奪隔岸礮臺，弁勇淹損三十餘名。適營務處前福建布政使王德榜、道員朱明亮奉帥令，前往察看形勢，飭所帶親兵兩哨，列隊助勦。共開洋槍，測準轟擊，斃賊二百餘名。賊復由皮船紛渡康家崖上下游，及沙泥站等處，圖劫運道。初七日，徐文秀擊之。賊由洪濟橋渡過沙泥站，官軍用劈山礮擊之，沈其船一隻。十二日，見水勢稍退，議挽纜牽船，搶過河灘築壘。賊出大股，排列河干。徐文秀連施開花大礮，並放螺絲後膛礮，轟坍對岸礮臺一座，斃賊極多。餘賊紛紛駭竄。軍士撥船牽纜，乘勢急進。卒以水深溜急，廢然而返。十七日，賊由上游柳林溝口偷渡，經總兵黃宏藻擊卻之。副將睦金城被飛子洞穿左脅，殞命。二十三日，總兵楊芳桂赴蘭州，運糧回營。所部參將楊其昌率步隊百餘，由沙隴迎護。中途遇伏，力戰陣亡。弁丁從難者七十餘人。徐文秀、劉明燈各派營援護，賊衆敗退。徐文秀因水勢漸落，不能成橋，憤甚。改議由狄道過浮橋，從黑山頭橫擣三

甲集，蓋其力亦已殫矣。稟奉帥批，謂「渡船皮船既爲賊有，賊之偷渡難防。而黑山頭一帶賊壘林立，官軍險濤數重，仰攻已難。設師期稍滯，而賊乘船竟薄東岸，留防兵力已單，尤非妥策。」因飭暫輟此議。而令王德榜、朱明亮率大營親兵千餘名，益以提督陳廣發、副將凌春臺步隊兩營，提督陶生林馬隊一營，於站灘間道過狄道浮橋，以趨八羊溝。並飭調楊世俊所部宗岳數營，以厚兵力。飭傅先宗率所部力攻黑山頭，以掣賊勢。飭明燈預備柳林溝架橋。飭徐文秀預備康家崖架橋。如見王德榜師出八羊溝，則列隊東岸以待。

二十九日，王德榜率數十騎，由站灘先行，過楓樹灣，突遇逆回自葭薄間衝出，刺傷數人。王德榜測準發鎗，連殲二賊。正相持間，大隊已至，賊始駭遁。旋派隊窮搜，擒斬三十餘賊。訊供：「此起乃甯河回黨聞頭目馬格力布檻送安定，伏此以圖劫囚也。」十月初一日，王德榜、朱明亮由狄道過浮橋，楊世俊調宗岳軍親率馬隊同進，審看地勢。見黑山頭賊隊憑高俯瞰，官軍仰攻非便。惟石鼓墩與黑山頭共一山梁，官軍立壘於此，足以據賊之中，左掃黑山，右掃邊灣，均爲得勢。初五日五鼓，潛師夜起。王德榜、楊世俊帶宗岳營總兵高登玉、親兵營總兵鄧榮佳、副將余起立，各率所部，上石鼓墩，搶紮兩壘。適值昏霧四塞，賊不辨官軍多少，未敢徑前撲犯。比壘成霧散，賊以大股來撲。官軍憑牆轟擊，則賊已立敗矣。黎明，賊以一股圍撲石鼓墩，一股距山腰。徐文秀等於隔岸遙見官軍已到石鼓墩，即列隊架橋搶渡。山腰之賊飛赴邊家灣助守。王德榜揮隊截之。圍攻石鼓墩之賊見勢不支，亦撤回來援。官軍分途縱擊，勇氣百倍。朱明亮怒馬衝鋒，手刃三賊。陶生林繼之。高登玉、鄧榮佳、余起立，從石鼓墩壓下，合攻邊家灣賊壘，破之。徐文秀、劉明燈麾所部搶過西岸，立成三壘。隨派隊助勦，斃賊無算。初七日，傅先宗率所部，由石鼓墩進攻黑山頭各壘。王德榜分宗岳兩營及親兵兩哨助之。而自率親

兵八哨，及陳廣發、凌春臺、陶生林等營，會同徐文秀圍攻鄧家灣。三甲集賊衆見鄧家灣被圍，急嗾悍黨萬餘，由山梁紛馳來援。官軍分禦援賊，一面緊攻壘賊。鏖戰兩時，賊屍山積，立將鄧家灣賊壘攻破。援賊敗潰，不可止。馬隊沿岸掃蕩，步隊上山蹙追，愈戰愈奮，遂將三甲集附近各村堡一律破除。據擒匪供稱：逆目謝頭號、王海發均斃於陣。

傅先宗攻黑山頭之軍，探悉該逆緣岡結壘，綿亙二十餘里，又與新路坡、紅馬家賊巢相連，既需仰攻，尤防牽制。因飭王德勝設伏蓮花山腰，遏新路坡等處援賊。飭何建威率所部攻黑山梁爲中路，彭忠國率所部繞八洋溝，出黑山之南攻其前；敖天印、張得勝率所部攜鋤鉞，循樵徑，出黑山之北，襲其後。自率所部爲中前兩路，援應其石鼓墩赴黑山頭之路，爲賊所挖，峻削難登，又守以堅壘。惟飭石鼓墩兩營作進攻之勢，以綴其力。部署後，銜枚各發。四更時，中前兩路皆抵賊壘，鎗礮雷轟，賊死拒歷兩時許，何建威拔幟先登，破其第一卡。守賊墜壕鼠竄。彭忠國、朱廣運亦督隊猛進，繼破左右兩卡。各壘之賊，天明悉銳來援。傅先宗揮隊衝突，正酣鬪間，敖天印已攀藤緣磴，從山後壓下。賊咸驚愕。傅先宗突入賊陣，手刃悍逆二名。賊慌亂不及入卡，四散奔潰。各營風馳電掃，立將黑山頭袤延數十里大小賊壘，悉被剷平。陣斬五百餘名。其新路坡之賊聞黑山頭礮聲，於卯刻由蓮花山後擁至。王德勝伺其逼近，由山腰截出。賊遇伏氣奪。王德勝繞前擊之，賊敗奔返巢。初八日，傅先宗留彭忠國兩營並建字兩營，分紮黑山要隘。自率所部，緣黑山後嶺，搶上三甲集南山巔立營。瞰得黑山敗賊屯紮八甲口兩傍，依山爲固，以阻大東鄉之路。當飭親兵中右兩營下山，逼紮川中，禦八甲口之賊。調馬隊向王家坪一帶，沿河搜勦。各村回出馬步四千餘，結陣負嵎。提督丁桂智、總兵王銘忠，分兩路包鈔，賊

亦分隊以應。敖天印率隊由山巔壓下，賊腹背受敵，奪路紛逃。馬步各隊立將三甲集以西村寨土堡，掃蕩無遺。王德榜破賊後，紮黑山迤南三甲集之前。傅先宗因紮三甲集後，以相犄角。

徐文秀、劉明燈於初七日將康家崖浮橋搭成，劉明燈駐守之。徐文秀接紮趙家地，以聯聲勢。而楊世俊亦於初七日率其所部，破油油溝等處賊壘三座。斬擒合計數百。撤隊後，接王德榜函，會約攻三甲集巨巢。遂於初八日，率馬隊翻山南下。初九日，會攻三甲集。王德榜、朱明亮出其前，宗岳軍繼之。楊世俊率馬隊沿河順川而進，楊芳桂、楊正茂繼之。徐文秀、尤成章橫掃而進，沈玉遂督果軍繼之。傅先宗據山俯瞰，瞭遏援賊。劉明燈沿河截勦。黎明，各路以次進逼。逆首馬占鰲初猶嗾黨登牆防守，鎗礮如雨，繼以木石。各軍冒險猛升，前者墜，後者繼。自卯迄未，我師畢登。馬占鰲離敗賊中，奪門向八甲口而逃。各軍又分攻康家陽挂各大小堡卡十餘所，破之。共斃賊二千餘名，生擒百七十四名。獲礮械糧食無數。官軍亦有傷亡。徐文秀移紮三甲集。餘軍分扼要隘，以規太子寺及大東鄉……

自八月以來，楊世俊、張仲春等既奉檄進赴前敵，秦州敗匪餘匪乘間復出。九月二十一日，殷華廷調得賊蹤，約會田連考，截勦於黃渚關。嗣復探知湯聘珍、暨安左營副將張養吾困賊於白馬寺，復改騎爲步，踰越險阻以往會。二十七日五鼓進勦，賊敗，翻山向閭家河竄去，與另股之賊合，其勢漸張。二十八日，田連考、殷華廷、張養吾會師往勦。賊造飯未熟，見官軍至，悉力抗拒。田連考在前，奮力擊之，斃紅衣賊目並餘賊甚衆。賊大潰。官軍緊蹙之。賊分隊登岳，拋石以拒。官軍冒險窮追，踰嶺五重，斃賊約四五百，生擒亦數十名。訊係河州悍回，六月間自河州竄出，被擊散匿者也。至是，黨衆無多，仍分匿山谷，難於搜捕矣。

鹽固山問狗齒牙、馬彥濫之黨，亦乘機出掠。八月初旬，雷正綰據穆進善稟報，有賊竄入北山，穆進善即會民團，先自乘夜進擊。賊敗走三營。雷正綰偵知爲馬彥濫逆股，派提督陳義赴東山，繞前截擊。自率總兵李廣珠、副將郎永清馬步向北探勦。遇之於毛居士井。正揮軍掩殺，忽有另股步賊從山溝衝出。郎永清迎頭擊之。鏖戰半時，賊猶死抗。迨前賊已敗，陳義等趕至，賊始負傷遁去。分防之後，營參將李積慶、強營總兵易元壽、副賊至亢家灣，於三更後乘其睡，往撲之。殺數十人。賊驚起相抗，混戰愈時，始竄投山澗，墜崖死者亦多。據擒賊馬五娃供：逆首金忠明、楊百成，前由河州竄米包山，被勦詐死，匿亂屍中得脫，竄往各處，沿途會合成股者也。訊畢斬之。餘賊敗後，潛與馬狗二逆合股，其黨復衆。九月十三日，竄至環縣之二十里溝。環捷營副將王楚仁調隊不及，即率親兵百餘人往勦，敗之於途。乘勝追六十里，至紅德城，時已初更矣。聞賊聚火箴山，徑往襲之，復獲大捷。跟踪緊追，賊仍回抗。王楚仁方鼓勇追殺，忽頭中礮子，殞於陣中。參將楊振家、余植欄亦戰歿。各弁勇憤甚，復斃賊多名，賊始遁去。適前路提督甘大有聞警往援。賊聞之，分途四竄。大股仍向打拉堡一帶狂奔。雷正綰派精選各營追之，屢有擒斬。賊分匿荒山，無踪可跡。王德榜、王衍慶奉令，督率親軍馬步入山搜捕。謂賊向好麥川竄。官軍追及之，斃賊無算。追殺十餘里，不見賊踪，乃還。是日夜間，徐文秀探聞有賊偷渡洪濟橋，急派沈玉遂、鄭守南分頭迎擊。鎗斃紅衣賊目，暨步賊多名。餘賊翻山竄去。據擒賊朱二娃子供：逆目馬姓，由固原一帶回竄河州巢穴。官軍疑即馬彥濫，而無由得其實。窮詰亦不能知，乃斬之。而狗齒牙一股尙未知伏匿何所。

惟竄往西甯之陝回崔三、禹得彥、白彥虎、馬五九兒、鄒保和、馬生彥、馮君葵、哈連金等，寄信化平川撫回。

閱與春、陳林等，央其代求收撫。經辦撫務之記名道馮邦棟稟聞。奉帥批，令陳林等前往西甯，諭令該回先將眷屬送至蘭州安置，一面相機扼截渡口以遏河賊西竄。若能設法直搗河巢，則免罪之外，且准敘功。凡以體朝廷廣育之仁，勦撫兼施也。

惟時安集延夷酋伯夏竄赴南八城，肅州陝回竄擾安西、玉門、敦煌，經哈密大臣文麟、烏魯木齊都統景廉具奏。奉諭：「著催徐占彪迅赴肅州，認真搜捕，務將馬四老巢迅速攻毀。成祿如尚未西進，亦著督率將士協力搜勦，以絕根株。」涼州副都統瑞雲亦派王仁和等駐紮永昌，以防東竄。奏奉諭旨獎勵。而景廉又以現經籌畫妥協，俟成祿到後，即進兵規復烏魯木齊具奏。奉諭：嚴催徐占彪赴肅。既而劉銘傳又奏稱病難速痊，未能前赴肅州。奉旨：「賞假三箇月，准其回籍調理。前任甘肅提督曹克忠，曾在甘省勦賊，諳悉戎機，著即前赴陝西，接統劉銘傳所部淮軍，迅赴甘涼肅州一帶，辦理軍務。准其專摺奏事。惟兵將恐不相習，曹克忠到陝後，著劉銘傳與之會商，將一切駕馭機宜籌畫妥協，一面將辦理情形會同具奏。欽此。」

值大軍徑擣大東鄉，而河冰凍合，隨處可以偷渡。逆回出竄，防不勝防。左□□因商之穆圖善，派軍扼防。穆圖善亦以事關機要，即派所部三營扼紮柳林溝。旋以兵勇不敷調遣，具奏。奉上諭：「穆圖善准左宗棠知照，東路空虛，前敵無兵可撥，因派總兵李佑清統帶三營扼紮柳林溝，遏賊旁竄。惟省城密邇巨寇，兵力僅有六營，實屬不敷分布。曹克忠接統淮軍，前赴肅州一帶，須由蘭經過。如屆時河州尚未攻克，即著該提督會同穆圖善，或將所部分紮省城附近各隘，騰出穆圖善之兵，前往省外各要隘分布，似於防勦兩有裨益。欽此。」聖慮周詳，可不謂至且極乎？然曹克忠赴陝接統，尙需時日。而徐占彪赴肅，九月間雖已拔行，亦不能刻期過

往。時勢所在，誠有智勇俱困者。左□□因據實覆陳疏中，聲敘：「徐占彪遲緩之由，實因民戶蕭條，行糧待購，車馱缺乏，不敷周轉。該軍分起拔行，於十月初九、二十三、十一月初一等日，先後行抵涼州。得陝回竄甘之報，卽率步隊六營，馬隊一營，於十一月初六日先赴甘州。留提督黃虎臣、副將桂錫楨暫駐涼州，候調繼進。據稟抵甘州後，擬以兩營先赴高臺填紮成祿防所，以使成祿出關。俟肅宗幹將甘屬糧運辦有端倪，續調駐涼五營前進」等情，上紓宸廑，亦極費幹旋矣。

而河州逆回自三甲集潰退後，敗賊羣聚大東鄉，並分踞甘坪、大貝坪等處，結壘負嵎。各將領會商機宜，均以甘坪壘多且逼，悉銳掃除，則大貝坪之氣自餒。於是王德榜、朱明亮率親兵等營攻甘坪之西，劉明燈率所部攻其北，楊世俊、張仲春率所部進入甲口，攻其南。徐文秀牽制大貝坪之賊，傅先宗當川列隊，兼遏太子寺、七家集援賊鈔襲之路。十月十二日，整隊分進。甘坪守賊出馬步萬餘屯據山梁。王德榜揮軍仰攻，於礮石交下之際，冒險猛升，旋躡旋登。將及嶺巔，賊悉力下壓。朱明亮及鄧榮佳等猛進，立斃執旗賊目四名。趁勢追殺，躍濠攀堞，連破賊壘四座。劉明燈率隊繼至。鍾鳴鳳率右營破堡前一卡，鼓銳攻堡。弁丁多受石傷。劉明燈急抽正中營及左營，從堡後繞入。賊正失措，鍾鳴鳳已大呼先登，分隊衝殺，徑抵甘坪。楊世俊甫近甲口，適大東鄉之賊以另股來援，麾軍禦之。仍飭張仲春分攻山南各卡。參將周乾山等填濠而進，立破兩卡。楊世俊將援賊擊退，三路兜勦，將甘坪堅壘十餘座悉數蕩平。傅先宗遙見甘坪得手，會同徐文秀攻大貝坪之南，自率隊繞出其後。賊知甘坪不守，均棄壘狂奔。各軍電掃風馳，立將大貝坪、張家坪、張家灣各堡壘掃蕩無餘，斃賊千計，生擒六十四名。

十三日，調知鮑家莊、大坪等堡賊匪於兵威，紛紛背遁。劉明燈等率隊躡勦，連破堡壘十餘處。十四日，會勦大東鄉口。前隊甫至，守賊已望風披靡。驅殺入谷，見山溝紛錯，料有伏賊。留敖天印、尤成章各率所部，紮谷口備援應。各軍銜接銳進，搜殺二十餘里，毀賊卡數座。至陰窪泉地方，突見伏賊羣起，層層環逼。官軍整隊衝殺，賊愈戰愈增。王德榜等下馬督戰，回目于海潮袒臂陷陣。總兵沈玉遂手刃之。士氣益奮，敖天印聞鎗砲聲，急分隊從谷口衝入，力斫守隘悍賊多名。兩路遙合，賊不能支，均遁踞山脊。官軍連環收隊而還。十五日，傅先宗復率隊踰溝而進，節節掃蕩。仍飭敖天印列隊策應。行次紅莊，立破賊壘數處。賊分由兩山壓下。官軍分勦之，殲悍賊百餘名，生擒逆目馬祖拜烈，斬之餘賊駭退。是日，劉明燈率所部沿河西下，先抵包家嘴，攻破其堡。賊向太平堡狂奔。又分兵破其下寨，會攻太平堡。賊憑岳俯瞰，一徑繚繞。官軍甫抵山脚，賊即發滾木擂石。官軍於隙處鼓勇而登，鎗斃執旗指揮之賊目一名。弁丁蟻附登牆，擒賊目馬行三，斬之以徇。其奪門出者，值朱明亮攻破竹影臺堡後，縱兵截擊，殲斃極多。救出難民三百餘口。劉明燈以包家嘴爲大東鄉出犯後路各要隘，遂留營據之。該逆雖屢敗，逆燄猶張。並嚇撒拉逆回在董家山、謝家坪等處，築壘抗拒。一面於紅莊一帶增築堅壘，一面分詣各統領營門乞撫，並獻良馬二十二匹。諸將知其爲緩師計也，限令數日內悉繳馬匹鎗砲，許爲轉稟。大東鄉逆首馬悟真仍藉詞支展。

十一月初六日，王德榜、張仲春率四營進紮李家臺、白嘴莊。逆首馬占龍畏官軍進勦，帶其黨夥及撒拉回遁歸牟泥溝老巢。王德榜等復進紮上七甲集。大東鄉援賊紛至。徐文秀等嚴陣以待。楊芳桂以馬隊分伏林中，俾王德榜得一意築壘。迨賊愈逼近，分股擾及營後。官軍奮起擊之。沈玉遂擣其中堅，傅先宗在左，徐文

秀在右。交鋒之際，馬隊從林中突出，驅馳電掣，分鈔賊後。賊不能成隊，沿河狂遁。其繞出營後者，朱明亮以守營之軍橫出截之，賊均敗走。夜間調知七甲集之賊併入謝家坪，張仲春進據其遺壘。是日大雪，楊世俊偕各將領登高瞭望，見謝家坪炊煙益起，知賊麇聚此間。意八甲口、內果園、紅莊、八戶掌等處賊勢單薄，機有可乘。商同傅先宗、徐文秀各率所部，循八甲口攻紅莊各賊巢。楊世俊、王德榜取道趙家溝，攻謝家坪。十五日子刻，傅先宗率隊入溝，銜枚疾走。途獲賊諜，訊知逆目周七十現駐紅莊。卽飭王德勝趨紅莊之前，彭忠國分扼山腰，張德勝攻其後，大呼猛進。賊倉卒不知所爲。朱運廣由堡後距躍而上，手刃逆目周七十。堡賊鼎沸。旁壘見大堡火起，悉數奔逃。再擣果園，馬隊分途鈔至。立將各壘踏毀。計陣亡哨官許得義等四員。徐文秀徑抵八戶掌之前，以火蛋拋入賊壘。鄭守南鼓勇先登。沈玉遂破其後壘。餘賊棄壘鼠竄。王德榜至朱家坪，賊尙未覺，立破四卡二壘。再往趙家溝，守賊憑壘抗拒。弁勇齊施火器。余起立冒煙衝入，敗賊亂竄。康家莊之賊亦不戰而潰。楊世俊令張仲春攻小陳家坪，自攻馬家坪，立毀三壘。正分途追殺間，適康莊敗匪突至，復擊卻之。王德榜、徐文秀會隊復攻謝家坪。賊棄堡狂奔。楊世俊列隊平川，遏太子寺之援。朱明亮助攻董家山。參將廖福景已破山腰一卡，接攻次卡，忽被飛子貫腦而殞。將弁憤甚，力攻其卡，斃賊甚多。然地險賊衆，究未能破也。是日，各軍共破大小堡壘五十餘處。是夜，劉明燈調知沙泥對岸三十頂莊，料它莊有賊竄伏，急往截勦。遇賊新店子，頗有擒斬。賊駭而奔，人馬踐冰而過，陷入深溜者甚夥。此時進勦之機，亦可云極順矣。

無如董家山一帶山梁綿亙數十里，西接太子寺，北蔽大東鄉，山岳高削，大小堡壘林立，得以俯瞰官軍。左□□熟悉地勢，知此險之不易破也，因飭總理營務處陳湜親往相度形勢，會督諸軍，力規進取。諸將領以

董家山東峻而西稍夷，謝家坪一羊坡陡陀迤邐，尚可攀登，商定進攻。二十五日，賊衆紛聚謝家坪，正圖築壘。官軍以開花礮轟之，遂潰走。二十六日，傅先宗進紮朱家坪。二十八日，劉明燈陣於川中。傅先宗、楊世俊、徐文秀三路並進。賊據半山力拒。官軍前隊鏖戰，後隊卽就陣後築營，更番疊進。自辰至午，楊世俊於朱家山、成三營，徐文秀於董家山腰成五營。前隊且戰且進，銳不可當。賊敗走，官軍蹙踪猛追，連奪陳家山、楊家山等處數卡，斃賊數百。復排隊窮追，賊不及入壘。壘中賊亦相率竄遁。遂將董家山一帶大小賊壘，一律奪取。徐文秀分營據各大壘。太子寺騎賊未之知也。順川來援，劉明燈擊卻之。步賊仍列隊繼進。陳廣發怒馬斫陣，手刃其渠。賊始敗潰。是役殺賊千餘，內有偽總帥馬肥人等數十名。生擒馬油綠布等數十名。自此路徑疏通，可直擣太子寺巨巢矣。是夜，有賊伏王家山、牛溝莊，圖阻官軍前進，並潛襲各營。高月桂擊退之。

十二月初二日，傅先宗進攻新路坡五卡，克之。初三日，楊世俊進紮四厚子。徐文秀派營護其築壘。築未半，賊馬步紛紛來撲。楊世俊擊敗之。連日，楊世俊滾營進紮，馬占鼇敗遁牟泥溝。後見官軍日逼，復糾聚悍黨，及循化各處撒拉悍回，與大東鄉甯河逆回，麇聚太子寺，環太子寺掘長壕，深約二丈餘，闊倍之。壘卡林立，北與石納奴溝、潘家火等回堡互相犄角，力圖久抗。初七日五鼓，楊世俊、徐文秀等各率所部，蓐食前進。黎明，各路猛撲。鏖戰四時，奪賊長壕並破山頭一壘。楊世俊卽移一營據之。賊未敢犯。初八日，陳湜、楊世俊、徐文秀、劉明燈等，各派隊分攻太子寺北大紅莊等賊堡。因山高徑仄，不能列隊。堡賊礮石雨注，相持數時，援賊麇集。乃一面撤隊，一面接戰，得捷而還。傅先宗以北山各壘不能遽下，商擬由南山進攻。十二日，傅先宗列隊南山頂，直擣賊巢。楊世俊、徐文秀各率所部，由東面而上。甫及山腰，悍賊萬餘蜂擁來撲。官軍整隊迎戰，奮力無前。賊

衆死傷相繼。一悍賊騎馬持刀斷後，勒羣賊反。關。屢卻屢前，刀矛戛擊有聲。如是者十數次。鏖戰四時，楊世俊麾所部衝入賊陣，力斬此賊。賊乃大敗。官軍兩路壓勦，殺斃鎗斃及墜岳斃者約千餘。賊之創亦極矣。生擒悍賊馬哈思，訊知持刀悍目爲馬有阿渾，乃馬占鼐手下領員。大東鄉人。陣斬兩騎賊，一爲馬麻五，是六阿渾手下領員，一則六阿渾之子也。是日，白巾悍回及撒拉回死者以數百計。此十二月十二日以前戰狀也。

官軍雷厲風行，而逆回之頑梗仍如故。蓋河回自叛逆以來，未遇官軍痛勦。此次雖屢戰屢卻，猶以爲技有可恃，地有可憑，以乞撫相嘗試，而實非其本心，猶然馬化澁故智也。未幾，陳林等回自西甯稟稱：「崔三已赴肅州，尙未回巢。比至大南川一帶察看情形，見陝回約數千戶，聞陳林至，無不喜其來而恨其晚。因崔三未回，無從議撫，祇得暫回請示。」等語。旣而豫師來信，亦與所稟相同。惟大東鄉未下，時值隆冬冰合，隨處需防，而兵力不敷分布。設有疏虞，河回得以西竄，不特撫局無成，且數處相合，其鋒必張，所關非細。其時運糧回空馱驢屢被劫奪，弁丁傷亡至百餘人。曹克忠所部淮軍，勢難望其速至。左□□熟籌之，爰檄駐金積堡之蕭章開，派譚拔萃帶湘勇三營、董福祥等三營、張福齊帶所部兩營兩旗、徐萬福帶所部一營，均於安定取齊，聽調。旋擇要而分布之。然後駐防周密，狡回始無隙可乘。夫以大東鄉一隅，重險俱失，而殘回忍死抗拒，致運籌極費苦心，大功之難成，詎不信然哉！

平定關隴紀略卷十一

同治十一年春正月，左□□駐節安定行營。據署理西甯府知府馬桂源稟轉：據各廳縣回目馬永福等呈稱，「西屬回衆因封齋起釁，兵燹十年，其間良莠不一。現在認真改過，乞賜撫綏，請委大員來甯查辦」等情。並准青海辦事大臣豫師咨，同前因。爰預定受撫款目，觀其能否遵行。旋准豫師咨覆，款目內已量增數條，俟馬桂源由省回甯時，會列三銜出示，令其帶回西甯曉諭，並委員會辦。往復咨商已定。又據馬桂源詳轉，據大通縣回目稟請「委員驗收馬匹器械」，情詞迫切，與府屬公稟悉同。因委前辦化平川撫務道員馮邦榛前往，察看辦理。一面催調譚拔萃、張福齋、徐萬福等各營，布防要隘。

而大東鄉太子寺前敵，則已委總理營務處陳湜前往督催。雖值隆冬沍寒，進勦實無虛日。自上年十二月十二日，楊世俊攻石梁坡大捷後，乘銳進奪其外濠。該逆亦於寨外加濬深濠二道，並以重利邀結撒拉循化八工、米拉碾伯各寨回，及四鄉悍賊，拚死抗拒。除分股繞襲運道外，南由瓦房山、丹豆山迄塌馬池，北由大兒混堡循河而下，折抵黑山之尾，築壘六七十座，遙遙合圍，以斷官軍狄道糧路。二十三日，又乘夜在黨川鋪北築二壘，橫亘甘南，建字兩營之間，糧運復梗。二十四日，楊世俊、傅先宗抽隊合擊。遊擊石補天拔犂先登。各部繼進，立將兩壘攻拔，守賊殲焉。傅先宗飭總兵李占椿，分哨填紮。旋報賊犯石梁坡各壘。楊世俊收隊回援。詎悍股緣澗突出，徑撲填紮之壘。李占椿中礮而殞，何建威亦赴援受傷，兩壘復爲賊據。二十五日，賊分撲石

梁坡各營。張仲春率隊腰截，擒斬多名。二十六日，賊傾巢大至，南踰長溝，北踞河川，東及宗岳營之後，分股圍攻薛家坪、平西等營。楊世俊密飭各營堅守勿出。午後，賊勢漸懈。張仲春督所部衝出。楊世俊繼之。各營均開壁夾攻，縱橫盪決。賊死傷枕藉。遁賊於履冰時，自相踐踏。在坪上者，強半追墮深澗。生擒馬老虎、馬禿子、馬格力等九名，斬之。惟總兵易金雄戰歿，兵勇亦多傷亡。二十六日，賊又大至，專攻石梁坡及薛家坪營盤，拔柵填滾，抵死不退。張仲春率隊來援，川中另股截出接戰。楊世俊督隊猛進，身受兩傷，裹創力戰。賊始返奔。各軍乘之，賊滾巖死者甚衆。生擒米一麻木、馬兆沅等四名。供稱：二十六日之戰，撤拉大頭目馬鄉老爲官軍陣斬。黨川鋪乃也阿渾挑悍黨死守以梗糧運者。訊畢，斬之。是役，總兵張得志、遊擊陳有祥、董金成、都司洪明泰、守備韓鳳鳴、主簿楊興藻，均血戰而殞。二十八日，天未曙，賊由四山鈔至。楊世俊預約傅先宗，各以五成隊迎戰，分三路齊上。鎗礮刀矛，各逞其技。官軍愈戰愈奮，賊敗而奔，殺百餘名。陣亡都司王照益、把總陳佩麟二員。時各營乏糧，宰馬爲食，士氣仍壯。總理營務處陳湜派徐文秀、劉明燈及大營親兵各哨，各率所部，裹糧赴援。是日與傅先宗等晤於建右營，議以徐文秀、劉明燈攻新路坡，傅先宗、楊世俊攻黨川鋪。二十九日，分道並進。各賊壘鎗礮如雨。官軍整隊猛進，副將歐陽吉星、唐尉廷越濠先登，立破新路坡一壘。援賊沂河蜂至。張仲春率所部禦之。賊殊死鬪。徐文秀派隊從山梁出賊之後，賊乃敗走。時提督李漢卿及歐陽吉星、唐尉廷等奮威衝殺，連破賊壘，奪礮械無算。楊世俊、傅先宗各督所部，縱橫盪決，立將黨川鋪各賊壘概予掃平。三十日，徐文秀回三甲集，劉明燈回康家崖各防所。傅先宗抽振威前營填紮各廢壘。

正月初四日，賊復乘夜於新路坡迤東，振威前右兩營之間，復偷築三壘。更據爛泥溝四莊一壘，爲犄角。

之勢。糧路復梗。初五日，傅先宗率同王得勝、彭忠國攻三壘未克。初六日，復會楊世俊攻之。三壘環峙，每壘約千餘賊，皆以善鎗者穴居牆下，另以悍股力抗官軍。王得勝、彭忠國攻其左，楊世俊攻其右，傅先宗攻其前。刀矛既接，戰士踴躍爭先，援賊盡卻。官軍分撲三壘，壘賊鎗礮迸發，均冒險直前，力拔木柵，弁勇帶傷者多。傅先宗振臂大呼，自執大旗先進，突爲飛礮所中，由右額貫顙，立仆陣前。援賊及爛泥溝守賊見大旗忽倒，從後蜂至。楊世俊麾軍力戰，王得勝、彭忠國等將傅先宗昇回，則氣已絕矣。初七日，陳湜商派徐文秀等率所部裹糧赴援，會師爛泥溝，鼓勇進攻，立將四莊一壘悉數攻克，斬馘頗多。乘勝再攻山壘，賊固守不出，始收隊還。初八日，楊世俊以傅先宗所部主將戰歿，軍心不固，商令振威一營親兵三營退紮黨川鋪，以通糧路。賊乘我軍築壘未就，分股來犯。徐文秀等合傅先宗所部擊退。然傅軍既退，石梁坡各營之勢遂孤，糧路益梗。楊世俊亦力主解圍退紮之議。徐文秀已赴援，轉戰至黨川鋪，見太子寺東西官軍解圍退紮，慮大東鄉之賊乘虛犯董家山，各營歸路必梗，飭所部回董家山原防，自率親兵三百駐強勇中營助守，以資鎮壓。十一日，大風揚砂，賊乘勢攻傅部振威前營及強勇中營。徐文秀率所部出營迎擊，賊敗而退。是夜，賊以全力復撲營壘。振威前營營官副將田大勝、強勇中營哨軍千總張承前，同時棄壘而遁。傅部中營哨官參將李天禧、都司徐正華、千總文志懿、熊得勝等，以營官張得勝、幫辦林正祥均先出營養傷，營中無主，亦相率潰退。徐文秀憤極，率所部親兵傍壘列隊，鏖戰時許，身受三矛，力竭陣亡。總兵鄭守南、李其祥、楊文林、劉篤志、副將盧才華、王福昌、參將吳明勝、遊擊陳東海、都司李湘南、張有才、舒有貴，均歿於陣。壯士同時殉者一百四十餘人。時夜深月落，官軍與賊莫辨，弁丁百餘從重圍中殺出，繞由狄道回營，報知陳湜。陳湜飭董家山、三甲集、康家崖各處營壘，嚴扼要隘。

一面馳稟大營。左□□得報，立派前福建布政使王德榜接統傅先宗之軍，查明首先潰退統領營官罪狀，一面嚴加裁併，以期復振。飭沈玉遂接統徐文秀所部後路及果勇各營，滾營進逼，軍威復振。查悉平西營營官遊擊王勇、軍功韓祿、總兵周道欽已棄所部，隨潰卒遁去。王德榜查點傅先宗所部完竣，申明紀律，士氣益新。

逆首馬占鰲，聞知官軍增壘復進，新調各軍絡繹奔赴，知官軍之不可力抗也，因遣回目馬俊、馬正元、馬金福、馬成龍、唐成貴等，詣三甲集行營，涕泣求撫，請還准撫各條，先繳馬匹軍械，乞官軍暫緩進剿。陳提見其情詞真切，一面飛稟請示，一面遣撫定回目馬壽清，赴太子寺覘之。回營具言：「河回各頭目遵諭盡繳馬匹鎗礮刀矛，頂經立誓，永無反覆。」並稱：「西甯回目馬永福等，亦到太子寺，竄赴肅州之陝回崔三，禹得彥已於正月初二日折回大小南川，均具稟署西甯知府馬桂源，赴安定乞撫。馬占鰲亦於上臘十六日，稟求馬桂源乞撫。聞馬桂源已到蘭州。」十七日，馬桂源果隨同道員馮邦棟，自蘭州到安定稟見，並帶同撫回陳林、閻興春前來，所稟與馬壽清所查無異，並面上臘十六日馬占鰲稟詞，極爲迫切。蓋因逆黨傷亡過多，又聞陝回土回及米拉三溝回衆均已就撫，番部亦聞風響應，出路悉斷，勢極窮蹙故也。比馮邦棟、馬桂源至三甲集，則馬占鰲已先繳馬七百餘匹、鎗械五六百件，計自正月以來，共繳馬二千六百餘匹，又子鎗九百餘桿，刀矛四千餘件，此時尙按日呈送。馬桂源回安定稟覆：「賊中疑懼情形漸釋，從前助逆各回及撒拉等回均歸故巢，各處回民知官軍准撫，均歸家及時耕種。」乞撫情形實無可疑。惟自正月以來，值傅先宗、徐文秀之變，壘頓潰軍，查明逃遁，各道逆回乞撫均須斟酌核實，故奏報稍稽時日。而他處既有所聞，卽已先行馳奏。

奉特諭：「河州賊悍巢堅，地勢險峻，屢經諭令左宗棠督率各軍，穩慎進取。日久未見該督奏報，屢係殊

深。近聞官軍進取新路坡迤東賊卡，未能得手，傷亡多人。統領大員有臨陣捐軀者，有不知下落者。現在各軍退紮高家集一帶，帳房軍裝等件多有遺失，勇丁亦有逃亡。而自狄道至鞏昌糧運，仍是梗阻。此等情形，如果屬實，則賊勢復張，兵威頓挫，而糧餉又不能繼後，事殊不可言。左宗棠規畫河州，圖維已久，當此事機緊迫，應如何整頓戰守，疏通糧路之處，想必已悉心籌畫，以作士氣，而固軍心。一切辦理情形，即著迅速奏聞。甯靈一帶需兵鎮壓，現分紮若干營？張曜一軍向稱得力，尙駐甯夏等處。若左宗棠前敵急需添兵，就近調張曜之兵會勦，足壯軍威。著左宗棠斟酌全局，妥爲辦理。前據該大臣奏劉錦棠請假六箇月回籍，即令募勇來營等語，刻下假期已滿，即著左宗棠檄催到甘，派赴前敵，以資得力。欽此。『朝廷張弛咸宜，人心罔不畏服。聖謨廣運，烏可量哉！行營奉到寄諭之時，疏報已先發在途矣。所有戰狀勝負，均經切實敷陳……』

適接徐占彪稟報：『上年十一月十九日行次甘州府，探悉逆回先期遁赴肅州。遂抽帶三營，於二十七日馳抵高臺，與成祿會晤接防。以步隊兩營分紮撫彝、高臺，派總兵胡應芳帶馬隊百餘騎，護送委員赴肅州南山各堡採買糧食。十二月初四日，抵清水地方，遇賊零騎。胡應芳追至五六里許，遇大股，約二千餘。清水都司胡祥麟、紳士王惠率團丁助戰，略有斬獲。徐占彪在臨水得報，即夜率步隊三營往勦。成祿亦派鍾文遠帶所部一營同行。初七日二鼓，抵清水。初八日黎明，分路進擊。賊不及備，立斬數十名。賊大駭而奔。跟追五十里，至金佛寺，復獲大捷，而裹糧已罄。乃留馬步各一營駐清水，自率所部回高臺。官軍凍斃十餘名，凍傷九十餘名。據逃出難民李八斤子供：『此股爲崔三、禹得彥、胡天喜等，逆衆約三四千，欲回西甯就撫，不期清水遇勦，死傷太多，走回肅州。驚懼之極，已出關去矣。』營官安杰自肅州偵探，回報亦同。並云：『賊意由關外繞竄西』

甯就撫。」又前竄擾安西之馬長順、及蘭州回目馬朋，擬就徐占彪處求撫，請自備馬械，効力贖罪。其稟求安杰轉遞。肅州亦漸安靜無驚。惟徐占彪請示之稟，自正月十一日發遞，至二月十八日始至。安定驛遞延誤，故奏報稍遲。

成祿尙未出關，而以出關六難具奏，猶以請飭徐占彪西進爲詞。曹克忠接統淮軍，正募新補舊之際，開拔亦尙無期。調度之難有如此！幸河回自求撫後，已無出竄之騎。而賊之伏匿南北各路者，自去冬以來，各防軍隨處皆捷。北路廣武、石空、牛家營之役，黃鼎、蕭章開所部之何玉超、劉治均、譚拔萃等，擒斬二百餘名，其股略盡。韋州、紅溝、半角城、田家溝各役，雷正綰所部之易元壽、穆進善、及良回馬守成、丁飛鵬等，陣殲逆目馬天簡、賽滿喇、馬天彥、金忠彩、李萬海等二百餘名，捕斬逆目金忠才等數名，招降馬三海三十餘人。南路周文翔襲賊於鞏北三十里鋪，斃三十餘名，擒斬逆目張占魁等十一名，復追敗之熟羊城。梅開泰躡賊於狄道二十里鋪，斃賊數十。葉占魁、王光富迎勦於窰店，緊蹙於東峪溝，追逼於甘溝，擒斬百餘名。內有馬三胖、張三娃二名，逆目也。殷華廷、田連考等往來搜勦，時有擒斬，所云零匪者也。而糾股抗拒之賊，則於松樹溝斬十餘名，張家灣斬六十餘名。及田連考、田應祥扼紮平南川，賊犯營壘，二人身帶多傷，裹創力戰，斃賊百餘名。及賊竄榆樹川，殷華廷與裴思朝、強鳳岐、尤成章、楊德俊、馮桂增等，追及於白蠟峽，斬六十餘名，擒三十名。至中路，各防備賊尤謹。上年十二月初旬，賊犯站灘楊正茂營壘，經官軍痛勦而退。正月十一日，賊犯柳林溝，李佑清相持未決。王衍慶援之，遂獲全勝。十八日，周曙良勦賊於會甯之高界，斬賊目張五等數十名，生擒十名。二十日，搜殺更多。要皆二月以前之事。此時河州回衆已繳馬三千四百餘匹，又子鎗並雜械七千餘件。隨教漢民拔

出六百餘戶。馬占鼇、馬聚大等自限半月繳完後，再請委員察驗。撫局已無中變之虞。所繳之馬，挑補馬隊之缺，撥發驛站。餘悉散給貧民。各營所駐之地，悉令趁時耕墾。徐占彪勦辦肅州之回，亦報疊獲勝仗。馬四受傷。前所稱馬長順一股，近因成祿襲殺數十名，遂欲挈眷赴西甯就撫，亦無他變。惟狗齒牙黨衆，經蕭章開勦敗後，竄赴定邊，復經陝軍截擊，回匿慶陽山谷間，未能盡殲。

既而，肅回馬四傷愈，復出劫掠。二月初九日，以千餘騎撲近官營。徐占彪初分三路，繼結方陣，賊始敗退。斬執旗賊目，斃數十騎。二十九、三十等日，探有賊騎出掠，設伏全家灣以待。賊亦偵知之，繞路回竄。官軍追之，賊列隊回抗。戰歷兩時，賊不能支。追至沙子山，賊不得已，再戰復敗，鼠竄回城。三月十五日，賊攻臨水對河民堡，官軍擊之捷。十六日，賊復攻老鶴堡。官軍將至，賊已返奔。追至城根，多有斬獲。城賊出援之而入，誦賊皆憾已甚，不久將爲背城之戰。徐占彪戒備之。二十一日，飭步隊四營伏里外之亂古墩，而以右營馬隊防援賊。自率馬隊並團勇，會同署安肅道何元普，赴東關誘戰。賊果出紅白旗馬步迎拒。徐占彪且戰且走，誘至亂古墩，伏兵突起。徐占彪回軍夾擊，賊不能支。追至城濠，斃賊無算。城中復出藍旗、綠旗、花旗悍賊，分三路來援。官軍迎戰，久之，賊復敗。馬四見事已急，自率黃旗死黨至。參將蕭蘭玉連放開花大礮，賊人馬紛倒。馬四之坐馬傷蹶。徐春先驟馬往擒，忽右臂爲飛子所中。馬四乘間逸去。於時，桂錫楨三營由臨水來援，肅州鎮王子龍、及成祿所部副都統明春亦同至。賊危極，乃急求馬長順，由南山一帶遙爲赴敵之勢，冀官軍分力接應，乃得縮退入城。自相踐踏，死者益衆。是役，共斃賊近千。據被裹難民供：「城中巷哭。馬長順爲馬四所留，未得先往西甯。至是羣相詬厲。」而肅賊之膽寒。

廿南零股逆回河回已撫，無可乘藉，遂欲竄秦隴深山。而遊勇士匪與之合，勢復蔓延。自榆樹川敗後，竄至西和雪水河，踞山峽廢堡，意圖負隅。尤成章改騎爲步，猱升驟之，斃二三百名，生擒十名。二十一日，另股闖入白馬關。值署州判羅映霄會副將楊隆昌先期赴白楊灘捕匪，署把總周德身中矛傷，幕友留浙補用知縣李舒蓀、湖北補用縣丞郭怡、副將孫萬榮同時遇害。二十三日，羅映霄聞警馳回，而賊已遁。王聲揚率隊探蹤跟勦。二月初一日，追及於杜家堡，與從九金森從山腰下擊，賊棄所掠牲畜狂遁。殲百餘名。竄略陽界，合另股犯太石山。李宏珍繼走之。初十日，夜襲階州之小關，經遊擊胡彪轟擊而退。追至大關，與周正秋夾擊之，再捷。十八日，夜竄拋沙河。殷華廷、強鳳岐、會李輝武所部總兵鄧貴華、副將劉楚華，合勦於康家灣，陣斬並墮巖者甚衆。三月十三日，王聲揚、張養吾、常遠藻調賊踞西禮交界之鐵鎖橋，率隊擊之，斃賊無算。救出難民二百餘名，生擒賊六名。其黨時分時合，遇擊即竄，飄忽聚散，迄無定蹤。十四日以後，賊竄略陽之郭家壩。李輝武所部王照南、蕭德林勦之，遁入階州屬境。楊隆昌痛擊之，殲賊目一名。追及於麻殿子，殺戮愈多。賊竄長壩，官軍乘夜擊之。賊之存者少矣。據逃出難民供：「此股賊日米相公、馬三，均經擒斬。其初黨類無多，皆沿途勾合而集者也。」殘賊聚匿木瓜嶺，田連考探知之，直擣其巢。殷華廷繼之，其股略盡。

狗齒牙一股自河回就撫後，復竄北路。雷正綰所部副將趙連科，勦之羅家胡同，擒李四箇子等十二名。訊係馬生彥之黨，由河州隨狗齒牙出竄者也。李積慶勦之於元城子，賊未戰而遁。易元壽勦之丁家溝，追至護書溝。易元壽身受矛傷，其馬亦蹶。乃裹創換馬，與總兵金品勝分隊鈔擊。賊不能支，而鄧林楓、左日升截之於魏家地，賊敗向花定一帶狂竄。二月十八日，犯定邊縣城。防營出擊，遊擊秦正明、守備馮憲章均歿於陣。署

定邊副將王雲孚率兵勇繼進，賊始退去。副將李萬盛、劉文彩緊追。是夜，襲之於柳樹嶺，賊敗。二十日，延榆綏鎮劉厚基派隊赴定邊換防，至三里灘遇賊。遊擊劉秀維銳進，勝而復挫，力竭陣亡。老湘軍湯彥和聞警往援，賊駭而奔，追四十餘里，擒斬數十。再往窮追，賊已遠遁。提督蕭元亨襲之紅柳溝，頗有斬獲。署延榆綏道成定康派所部彭緒沂進擊，賊小挫。二十九日，定邊知縣饒兆麟會圍於黑梁子。逆目馬小五一股全數殄滅，賊遂分竄。三月初九日，湯彥和搜勦至三岔，土人告知六十里廢莊中有伏匿之賊。湯彥和夜往襲之，賊驚起四竄，未獲盡殲。南竄一股由紅德城竄至木波鎮，左日升追敗之。賊竄石溝驛。湯彥和截之新東坡。易元壽復截之長流水。賊潰圍挺走，擒斬約百餘名。郎永清、雷天恩擊之苔麻井。趙連科探追至長峪河，賊困而回抗。趙連科左手被傷，四指俱墮，千總周保泰陣亡。郎永清馳至，合擊之。賊敗而散。惟狗齒牙尙未知竄伏何所也。時甘南逃匿潰弁王勇、韓祿二犯，已於番地緝獲，解營正法。挑汰各潰軍員弁，遣撤二千五百餘名。

劉錦棠報稱三月初三日行抵漢口。惟成祿全無出關之意。雖屢以糧餉軍火爲言，其實觀望遷延，不願開拔。而於勦撫機宜，每多方以誤之。馮均幅實心就撫，成祿受之，不肯資以兵力，致馮均幅爲馬四所害。又不撫輯其衆，致馬四得收而有之。其弟馮均貴等遂引其衆，南附河州。成祿馳檄沿途各軍，令其截殺。馬長順竄赴關外。聞徐占彪西進，卽返肅，輸款於成祿。成祿既與徐占彪謀受之矣，馬長順始兼通款於成祿。忽成祿將護送資糧之陝回二十餘名，一夜殺盡。馬長順因懷疑懼，不敢回西甯就撫，現與馬四合勢死拒。成祿又自言合力攻克肅州，而遇事復不與徐占彪相商，反從中牽制之。無非藉詞會攻肅州，以緩出關之行。又欲肅城緩克，以爲自固之計。蓄養戲班，廣置姬妾，以荒邊爲安樂之窩。左□□忍之既久，至此始據實陳奏。緣軍機所關，

非得已也。成祿亦自知清議難逃，始以定期拔隊，分起出關，陳奏兼請山西撥餉，綏遠購駝，旋又具奏，請飭籌辦車馬及後路轉運事宜，並採買糧石，百端要挾。幸賴聖度如天，但責令迅速出關，一切置之不問。

此時馮邦棟由平番進抵礪伯，陸續將陝回宋全德等呈繳馬匹、鎗械、戶口、冊籍，分別點驗。其軍功馬振鳳等帶到回夥于海潮、馬世魁、禹召林等，暫回原處聽候查辦。經豫師據情陳奏，而河回就撫各事宜，亦已一律就緒。因於行營陳奏疏云：「竊維河州土回馬占鼉、馬尕大等，瀝誠求撫，呈繳馬匹、鎗礪刀矛，均經疊次馳報。嗣據該回目自限分途按戶搜繳，一月完竣，出具並無隱匿存留切結。計先後共呈繳馬匹四千有奇，鎗矛一萬四千有奇。候補按察使陳湜委員同時分起，赴各鄉按村勘驗無異。方馬占鼉等之自限分途搜繳馬械也，各遣子弟，併偕各回目馬永瑞等十二人，赴安定軍前獻馬五十匹，具稟悔罪投誠。臣宗棠宣布朝廷威德，諭以生死禍福，聽其自取。比仍縱令歸巢，催繳馬械。該回民疑畏益釋，誓爲良民。至是據報，馬械盡繳。乃明白曉示，准其就撫。從來辦撫之道，以編審戶口爲要，編審戶口以遷徙客回爲要。河州全境周五六百里，回多漢少，難以番衆同治元年變亂以來，陝回多避居其中。自陝境肅清，金積掃蕩，固原東西山相繼平定，所有各處猖亂之回亦多寄挈其間，以避誅戮。此客回之應遷徙者也。其本籍漢民有受河回脅制，甘心役使，名爲隨教，以圖全者，有仇隙已深，逃至洮岷、狄道，充當勇丁，而親屬仍留河境者，宜分別拔出，以杜釁端。此本境漢民之應遷徙者也。其外來漢民有因陝回裹脅，而隨其同竄河境者，有被河回裹脅，而認爲義子，齒諸奴僕者，應逐一勒令交出，護送原籍，以別種類，而資完聚。此外來漢民之應遷徙者也。撫事既定，乃次第圖之。願謀遷徙，必先定安插之地。安插之地，漢回各有攸往。漢民安插狄道、金縣、安定、會甯一帶，凡近城驛漢民聚積

之處，宜也。回民則近城驛非所宜，近漢莊非所宜，併聚一處非所宜。從前安插陝回，如化平廳、平涼縣、大岔溝、及北原各處，丁口已一萬數千，既未可多所附益。又此次安插回民，有籍隸陝西者，有籍隸甘肅者，當其併力抗拒官軍，固無彼此之分也，一旦繳馬械就撫，還爲齊民，則甫被新恩，旋尋舊怨，不但陝回與甘回氣類攸分，卽陝回與陝回、甘回與甘回，亦有不能併城而居者。以撫局論，分起安寘，渙其羣，孤其勢，計之得也。卽以回情而論，亦非分起安寘不可。乃預飭安定、會甯、平涼、隆德、靜甯州各牧，令覓水草不乏、川原荒絕無主、各地自成片段者，以便安寘。旋委員分途履勘，乃度其廣狹，遷陝回於平涼之謝家莊、姚家莊、張家莊、曹家莊，於會甯之姚王家、曲家口，於靜甯州隆德縣之王家下堡、劉戴家山，於安定之劉家溝、石家坪、好地掌等處，遷甘回於安定之劉家溝，遷漢民於安定之青嵐山、新套河、夏家營坊。其陝回中，親屬有已安寘化平廳、平涼縣境者，漢民中親屬有已流寓隴西、狄道州各境者，聽其自行投赴完聚，而皆給以賑糧。大口每日八兩，小口每日五兩。其遷出稍晚，尙能播種粟、糜、蕎麥者，照所墾地畝，給以籽種。其節候已過，不及下種者，令其盡力耕墾，以待明春。所需農具，一律酌給。惟陝回馮均祿一起，住河州西北二百餘里黃河北岸，已在彼耕墾栽種，乞俟收穫後遷移，聽候安插。而鹽茶、固原回民，從前寄居者，尙待清查。其應遷之漢民，亦有求緩俟收穫者。然丁口亦無多矣。遷徙安插，漸有頭緒。乃令署河州知州潘效蘇赴任，新授河州鎮總兵沈玉遂帶所部後路五營赴河州鎮任，署河州州判米聯璧赴太子寺分駐任所。據潘效蘇、沈玉遂稟報：沿途漢回列案焚香，迎送絡繹。馬占鼐、馬聚大、馬永瑞及各回目阿渾等，咸跪道旁膜拜感泣，並納糧百萬斛，備軍食。因亂後，空城僅存，於關廂建知州官廨，暫資辦公。沈玉遂五營列帳城中，分飭所部果軍四營，由城關外延紮甯河一帶。提督張仲春領所部宗岳

六營進駐太子寺一帶。提督陳廣發、總兵凌春臺，以所部補字良字等營駐三甲集。提督王衍慶所部左路五營及鎮西忠營兩營，仍駐康家崖。總兵張福齋所部六營，由沙泥站分布，北由阿十鎮以達省城，南出沙崙，接康家崖。前福建布政使王德榜所部定西等營仍駐狄道。河州撫局雖定，而諸路連環布置，仍未稍疏也。惟西北二百餘里循化同知所轄番回雜處，毗連西甯，即前史所稱吐谷渾地，今爲撒拉回巢，地險民悍，爲甘肅邊患久矣。亂後番回自相殘殺，人物彫耗，文武不能履任，遂以化外置之。茲因河州撫定，撒拉各回目亦赴軍前求撫。陳提調知狗齒牙、馬彥濬、馬璧子等敗後，竄匿河州境地，密諭馬占鰲掩捕。馬占鰲陸續將狗齒牙、馬彥濬、馬璧子獲解。其希圖立功自効之情，尙似可信。現籌辦理善後要務，如清釐地畝，編審保甲，分給門牌，安設驛站，修葺城垣關隘各事宜，正在次第辦理。上忙已報開征，民間輟將亦覺踴躍。察看情形，人心大定。各路大敵又漸次肅清。臣宗棠料理完竣，即可進駐省垣矣。所有河州撫定，收復城池，辦理善後實在情形，謹合詞恭摺馳陳。』再逆回狗齒牙即楊繼芳，及馬彥濬、馬璧子等，經陳提密飭河州撫回馬占鰲擒獻訊辦。其死黨虎滿喇，前經鹽茶廳城防回勇哨長楊馥廷獲解雷正綰營訊辦。又中衛長流水新撫回民金生智，獲逆目黑卯廖馬二利木等，解總兵馮南斌營訊辦。其馬才棕一犯，據獲賊供，已於上年轟斃。此外各起零星匪經靈州、鹽茶、固原、平涼、隆德、靜甯、會甯、安定、靖遠各防營，掩捕追勦，誅戮亦多。惟敗殘餘匪，多或數十名騎，少則十數騎，竄伏空山，伺便突出，見有官軍則竄逸無踪。雖於大局無害，而千餘里防軍林立，未能解嚴。蓋土著之回，路徑熟悉，賊數既少，蹤跡易藏，較之勦辦大股，翻形喫力也。亦經附片陳明。

甘南零匪，自三月中旬木瓜嶺殲其一股後，四月十一日，毀華廷偵知西和之香山有賊，自率隊伍馳往。

賊敗竄白家關。殷華廷出桃坪截之，而賊已先期逸去。二十一日，王銘忠、趙得禮聞之，勦之鐵佛寺。次日，復設伏宗溪溝，陷之。先後擒斬約數十名。二十六日，鄧貴華、劉楚華躡之於李家溝，小有斬獲。而殷華廷踵至，合擊之。賊大敗而遁。同日，楊德俊搜捕至雪水河，遇騎賊百餘。甫與交鋒，即走。追至趙家山，賊棄馬投林。正搜箐窮勦間，忽有另股步賊向東疾走。徑前薄之，賊不戰而狂奔。追之至白草坪，鏖戰三時，賊始大敗狂遁。五月十一日，賊攻朱家河民堡。楊世俊聞報馳往，分三路鈔擊。賊遂越山。張成倫已先繞據山頂，賊慌駭不知所措。前後夾擊，斬馘無算。餘賊遁入深箐，誘之不出。忽有另股自太石河至，與之合，乘夜潛遁。田連考截之岳家壩。二十日，楊世俊追抵階州。楊隆昌率寶勇營自後夾擊。賊奔南坪山，再竄馬家壩，設伏以拒。楊世俊飭寶勇跟追，而別以馬隊擊其伏，斃賊極多。緊逼至漫坪，田連考橫出截之。楊世俊復窮追之於佛崖，於秀山，於包家山，於白家關，於碧玉河。所至皆有擒斬，而其股遂散。訊擒賊供，賊中頭目爲馬麥成、劉三蘇、舍利夫、馬姑九、馬麻兒五名，皆鹽關土回，欲附肅州而未能者也。

至肅州回逆，自三月敗後，日於城外增築堅卡，爲負固計。四月二十四、二十五兩日，桂錫楨逼卡誘敵。見大卡之外，環築小卡，賊縮匿不出。徐占彪飭所部滾營進逼。二十七日，參將齊懷松移紮中河橋。甫定，遽率馬隊百餘騎覘賊。將近塔爾灣，見各卡外牲畜遍野，即揮軍迅進，殲牧賊十餘名，而奪其馬。卡賊出援，齊懷松已整隊護所獲而還。五月初一日，桂錫楨率馬步疾抵城下。城卡各出馬步賊數百，列陣迎拒。桂錫楨以步隊居中，馬隊分兩路包鈔，奮威齊進。賊敗奔，趁勢猛追，直抵東關口。關閉不啓。賊競逃入卡。桂錫楨麾軍逼攻，立破大卡一座。賊墮壕死者頗多。獲戰馬三十六匹，生擒馬元等五名，斬之以徇。初二日，桂錫楨以一營預伏十

里墩，率三四兩起馬隊，在東南角往來馳騁。賊由東關突出馬步千餘名，奮前猛撲，官軍且戰且走。誘近十里墩，伏兵繞由賊後突起。桂錫楨回軍夾擊，賊遂奔潰。追斬百餘名，生擒十四名，奪賊馬十八匹。訊據獲賊及逃出難民，僉稱馬四分向關外及西甯各回族求援。續有新出難民告知，有關外賊目魁頭老四，帶纏頭馬步賊三千餘，入城助守。提督黃虎臣率隊偵之，列軍河灘，見城中花紅黑白各旗魚貫而出，知爲賊之舊隊。大黑旗繼出，約衆二千餘，計係關外新賊。排立城邊，就渠沿環施鎗礮，誘之不前。黃虎臣繞北路回營，奪獲牲畜數十頭。徐占彪以賊情狡詐，必賺之遠出，始克痛勦。密飭歸化營回勇，暗約馬四十八日出隊，當作內應，繞旗爲號。是日，徐占彪親率精銳，乘夜潛出，伏城西南老馬堡。黎明，先以步隊兩營逼城而陣。賊衆爭出，官軍且戰且退，賊仍疑卻不前。忽見歸化營在亂鼓墩上繞旗數轉，賊喜內應已確，大股突出。桂錫楨時伏深林中，俟賊過甫半，橫截而出。賊見伏兵無多，尙分隊抵禦。歸化營迎頭猛擊，官軍繼之。徐占彪由老馬堡分三路馳至，逕衝賊隊，縱橫盪抉，賊屍枕藉。敗賊分兩股，一趨城關，一奔入朱家堡。徐占彪麾軍攻堡，鎗斃守賊甚衆。賊殊死抗，撤隊誘之。城賊復飛馳來援。徐占彪縱擊，斬賊多名，將賊擊退，並搜殺麥地伏賊數十名。是役約斃賊數百，官軍亦有傷亡。二十一日，徐占彪繞城巡視，環城列隊。徐占彪折至塔爾灣，賊出隊護牲畜，殺賊數十名。肅州城堅濠深，馬四甘心叛逆，又益以關外之援，徐占彪雖力圖攻拔，其勢尙未能也。

甘肅涼州本無踞逆。五月初五日，忽有馬賊數百，竄擾撫彝廳境。署甘涼道蕭宗幹聞報，會商署甘肅提督楊占鼐，撥隊截勦。楊占鼐飭提督張慶雲率隊以往，將抵撫彝，賊已竄東樂。返旆追之，則又竄山丹。張慶雲躡蹤擊之。初十日，遇於紅寺湖，小有斬獲。十一日，又有另股馬賊竄鎮番。署鎮番遊擊李效現、副將王禮和會

擊於唐家寨，斃匪三四十名，殲執旗賊百二名。十二日，追及於爛泥溝，賊不戰而走，所斬無多。是日，張慶雲追賊至黑城，有另股自扁都口竄出，與前股合，約一千三四百騎，張慶雲扼之駝嶺山，賊折竄入口。十六日，賊攻大馬營，署永固副將扎拉芬與張慶雲會隊援之，戰於周家莊，官軍被賊圍截，傷亡頗多，尚未確知爲何處賊也。迨署涼州總兵王仁和稟報高古城勦賊獲勝，始悉賊踪由西甯竄出，而平番之柳川口亦有西甯陝回竄擾。穆圖善派副都統常明率馬隊勦之，該逆敗逃入山。嗣西甯鎮總兵黃武賢稟報：陝回畢大才、馬五九等糾衆二千援肅，由大道北原竄出，禹得彥、白彥虎等股悍匪多在其內。馮邦棟亦稟云：「西甯回曰馬永福頗明大義，現已率西甯米喇溝、西馬營各處回目，傾誠求撫。據稱陝回禹得彥、白彥虎、崔三等占踞大小南川，尙未就撫，慮其反噬，不得不各留馬械防之。一俟陝回了事，卽將馬械盡繳。」陝回惟崔三求撫甚切，禹白等逆則心懷疑畏。據陳林等稟，該逆等私議，如官軍速進，當竄蜀竄滇以延殘喘。崔三亦不能制，而畢大才援肅，禹白、崔等逆亦未同行。左□□知撫局難恃，因飭何作霖統所部步隊六營，益以馬隊兩營，由康家崖拔行，直赴礮伯駐紮。檄道員劉錦棠率步隊四營、馬隊兩起，由平涼拔行，赴蘭前往。調直隸州知州龍錫慶率所部綏定南營步隊，會師礮伯繼進。飭馬永福、馬占鼐先將陝回去路遮截。定議先攻西甯，後規肅州，均經縷晰陳明。

而肅逆馬四於距城三十里之塔爾灣，堅築堡垣，環以濠卡，連接黃草壩各賊堡，與肅城相爲犄角。徐占彪周覽形勢，知不破塔爾堡，必不能規取肅城。值其時小麥漸熟，一面出隊刈麥，以絕其糧，而誘之戰。而賊竟不固爭，卒未得一痛擊。五月二十七日，徐占彪飭黃虎臣每日出隊雷臺廟一帶牽制該逆，而自率馬步五營裹帶行糧，商同署肅州鎮王子龍，並調紅水臨水團丁，夜趨塔爾灣。飭桂錫楨率馬隊爲南路策應。比至，而天

尙未明。乃分所部爲十隊，各指一堡攻之。賊不意官軍夜至，倉猝抗拒。官軍已乘間躍入，立破數卡，逕薄堡根。火器迸注，鎗礮雷轟。堡中火起。守賊奪門四竄。自寅至巳，克賊堡四座，墩卡十九座，生擒十餘名。塔爾堡之賊出紅白旗來援。馬隊擊卻之。旋閉堡門不出。徐占彪揮軍圍攻，賊拚死拒守。官軍因就地爲營。是夜復分隊襲破附近墩堡六座。其焚墩自竄者，又十餘座。是日，黃虎臣師抵朱家堡，城中以步賊出禦。正接戰間，突有馬賊數百東趨三仙洞。桂錫楨回軍擊之，殺賊數十名，而奪其馬。賊返奔入城。二十九日，徐占彪調開花礮連轟塔爾堡。諜報城賊出馬步數千，分道西馳來援。徐占彪按陣不動，靜以待之。馬賊數百，一近陣前，旋即縮退。徐占彪知其有伏，飭陳春萬出北路，繞伏賊之後。王子龍襲擊其前。賊分股接戰。馬隊橫攻之，賊敗遁。追抵黃草壩，始收隊還。三十日，飭各團丁分道刈麥，以馬隊由三仙洞往來遊馳爲疑兵，仍分軍輪攻塔爾堡，晝夜不息。六月初一日，賊又以悍股赴援。凡三次，均經馬隊擊敗。陳春萬復乘勝攻克東大堡，生擒賊渠萬長金自鳴，斬之。賊益洶懼。塔爾堡以東焚堡夜遁者，以十數計。初二日，徐占彪進紮黃草壩，督正營歸化等營，圍攻塔爾堡益急。是夜，軍功回目藍明泰奮威先登。守備徐春先繼之，立將塔爾堡功（攻）克。守賊鮮得免者。獲千觔大礮一尊，鎗械牲畜無算。訊據擒賊供稱：二十九日之戰，口外回目萬長赤斤老、二千長冶老四，已經官軍陣斬。初三日，徐春先攻開文殊山前堡二座，其餘七座夜遁。塔爾灣以上各堡皆空。初四日，各營分攻黃草壩三堡，未下。初五日，徐占彪繞堡東築營，絕其糧道，連破賊墩數座。賊知不敵，開門競逃。被斬者無算。復乘勝攻克小堡二十餘座。於是肅城西南墩堡百餘座，均一律蕩平。各營合紮沙子壩，距城僅三里。

初六日，大南門擁出賊衆五六千，均穿白衣，紮白巾，加縛黃紙，前斜排兩行，中排方營，後列散隊。蓋賊中

所謂喪門陣也。既成列，殺一婦人一狗於陣前，似爲厭勝之術者。旋狂謀齊撲官軍營壘。徐占彪令各營勿出。俟賊之前隊盡過，中隊逕薄陣前，中營鼓聲起，各營奮威衝出。賊殊死鬪。蕭蘭玉以開花礮向賊叢測準轟擊。桂錫楨率馬隊逕穿賊陣，賊隊大亂。徐占彪麾軍乘之，臨踪跟殺，屍橫遍野。直追至城根，始行收隊。據獲匪供稱：逆首馬四之弟馬六元帥額角中礮子，衆賊搶回城中。是戰，斃城內外兇渠數名，馬步悍賊無數。蓋徐占彪第一惡戰也。初賊排妖陣以出，誓決死戰。迨二段方陣撲近營前，時方風日清明，將弁均奉令挺刃以待。忽西北雷聲大震，黑雲飛墮，賊陣雹雨交作。各營聞鼓聲奮躍，衝入賊陣。賊驚悸之餘，繩藥盡涸。官軍所用多洋鎗，不畏風雨，人人喜荷神助。縱橫盪挾，所向披靡。然將弁之傷亡者，亦二十餘員名。自是連日出仗，各有勝負。賊堵渠口。徐占彪見渠流頓涸，遂知其謀。急率隊馳往，斬守賊，決渠引流，賊爲之氣奪。

十八日辰刻，城賊七八千由南門蜂擁而出，伏麥地開鎗，向營轟擊。徐占彪飭各營按隊勿出，僅以劈山礮遙轟之。相持至未申之交，賊已困乏，鎗聲漸稀。中營乃鳴鼓角。桂錫楨、李洪超由北路，秦玉盛、黃祖福由南路，藍明泰、齊懷松由中路，徐占彪率朱賢聲、康得勝、李玉山、程連璣等繼之，各領所部，橫躍入陣，將賊衝爲數段，立斬悍賊百餘名，生擒五名。賊衆紛潰，遁入枯樹堡。是夜，徐占彪令各營選銳卒百人與馬隊之趨捷者數百人，襲香莊廟大堡。四鼓，銜枚而進，斬巡賊四名，令隊伍分伏左右，麾壯士先登。噴筒火蛋齊發，賊酣臥始覺，倉卒不知所爲。壯士畢登，立將香莊堅堡攻克，斃賊數百。千總周三級手斬千長馬建功。守備鄭光平、勇丁牛金勝生擒阿渾張景幅，訊據供稱：係瑪納斯阿渾。又據賊目馬七供稱：「初六日之戰，賊中千長死者十餘名，受傷者尤多。內有萬長楊才，已經官軍擒獲。」提訊楊才，供認不諱。肅城首逆復哀詞乞撫。徐占彪憤其狡詐，

諭以且決數戰再議。左□□念該軍勤奮苦戰，歷敘前後情形，具奏。奉諭，獎卹有差。

適南北各路防軍先後稟報。雷正綰將馬母驢卽馬成榮，並其死黨二十餘犯，悉數弋獲，處以極刑。甘南回目蘇舍利夫、馬姑九率殘匪二百餘名，款營呈繳馬械，已飭分別安插。清水逆目鄧大有一犯，經階州防營羅斃。海珍等一起，經總兵馬有才截之於王家堡，悉數殲之。李萬海一犯，經蘇家良生擒解營，訊明磔死。後路已就肅清。左□□因擇於七月十五日進駐省城，以憑調度西進。時劉錦棠已分撥步隊三營，馬隊兩起，派譚拔萃帶往金積堡，替出蕭章開率准假舊勇回籍，而親赴行營商妥機要，率馬步各營前往西甯。穆圖善奏奉上諭：「該將軍於左宗棠進省，將現辦防務，分晰移交後，統帶所部馬隊，並挑選步隊，率以東行。在陝西乾邠一帶扼紮，妥籌防勦，以副委任。左宗棠到省後，派兵接防，倘不敷分布，即可將該將軍所統酌量留防。」聖慮亦極周詳矣。是時西甯各回意見不濟，勦撫尙無定議。故官軍暫留碶伯。

惟肅回雖屢乞撫，而負隅仍如故。徐占彪以近城堅堡未下，攻城更難，而枯樹三堡六墩負城設險，尤爲賊之所恃。六月十七日，既截勦刈麥之賊，遂親挑奮勇百二十名，夜率以行。仍列隊河灘，作勢仰攻。並調開花礮，向堡轟擊。賊憑牆以禦。徐占彪先已繞伏城濠，以洋鎗測準，擊守陣之賊，應聲而倒。賊遂驚潰。各墩堡同時竄逸，遂移營填紮其堡。二十一日，追獲搶收餘麥之賊於塔爾灣，因見四壩十一堡麥穗黃熟。二十二日，飭新左、新中及三四起馬隊繞東關濠邊撲入，兼堵朱家堡援賊，飭正右營歸化營，呼敦右營攻其南，自率桂錫楨護開花礮隊馳入壩中，左右轟擊。又令副新後兩營，由三仙洞橫攻各堡。自卯至午，副新後兩營先破東大堡一座，餘堡奪門四竄，追斬極多。旋移營紮入，加築木城。所遺三仙洞營壘，以團勇填紮。自是東西兩路各營，始

聯成一氣。二十四日，城逆四次具稟，請退兵十里，願獻城池自贖。徐占彪穩知其詐，不允。攻朱家堡益急，斷其糧運及出沒之路。賊益洶懼。二十五日，各營備攻具，填濠齊進，逕薄賊牆。賊棄堡狂奔，追殺無算。調右營進紮該堡。自是肅城東西南三面，賊壘盡矣。惟北崖頭有廢堡，尙爲賊據。二十九日，徐占彪率隊馳往，賊正刈麥。見官軍，卽潰。官軍焚之。賊入廢堡，憑牆放鎗。徐占彪之坐馬傷，乃棄馬步戰。弁丁益奮，立克其堡。派隊分擊各堡之賊，亦悉數擒斬。初一日，官軍誘戰，賊未出。初二日，復出隊，歷遍各塲，迄無賊踪。撤隊後，城逆遽以三四百名出東門割麥。桂錫楨回擊之，半就誅夷。餘悉梟水逸去。官軍之勦辦若此，亦可云不遺餘力矣。而肅逆怙終不悛，負隅死抗者，則以城高池深，糧儲尙足也。然以大軍臨之，亦無難滅此朝食。

無如西甯土客各回，至此猶懷觀望。劉錦棠至碾伯後，土回續繳馬械到營，馬疲械鈍，與前無異。劉錦棠以同情多詐，恐老師糜餉，誤我兵機，因出示曉諭土回，安堵無恐，以便直搗陝回巢穴。留龍錫慶綏定兩營，紮七里鋪。親率馬步進紮平戎驛。該處地勢平闊，逼近陝回所踞之大小南川，並分兵聯紮馬營灣及三十里鋪，與小峽昆連。察看沿途土回堡寨，僅留壯丁守待收穫，餘均早逃。劉錦棠調其有異，飭所部毋犯秋毫，免其藉口。初十日，余虎恩率隊入觀音堂溝放水。土回開鎗抗拒，傷勇丁二名。十一日，劉錦棠率馬隊至峽口，周覽地勢，突見堡中出馬步百餘，施放鎗礮。官軍舉鎗還擊，賊遁。十二日，馬營灣各營營見馬步賊千餘，由山頂繞至榆柴溝。劉錦棠飭譚上連、董福祥、張俊、李雙梁等由左路登山邀擊，陶生林、熊隆名率馬步沿溝列陣。山險路窄，該逆排列峯巔，恃險糧拒。劉錦棠分軍揮隊上山，立斃悍賊多名。該逆滾溝而遁。是日，另有馬步悍賊二千餘，由府城而來，竟奔峽口，撲近三十里鋪營盤。湟河北岸亦有賊數百，隔河吶喊助勢。何作霖因修壘未成，僅

派洋礮隊出伏破屋，及由溝內向賊轟擊。該逆見大隊未出，又恃紅水溝之賊已繞後路，遂愈撲愈近。何作霖俟其攻撲逾時，氣早衰竭，整隊猛出擊之。該逆驚潰，追逾山原數重。據賊供稱，紅水溝係白彥虎、畢大才、馬鎮國等逆，峽口一帶係禹得彥、崔三等逆，內雜有西甯土回。劉錦棠計該逆既糾股出戰，決不遽回老巢。預飭余虎恩分伏馬營灣各山岔，復飭譚和義、蘇大德、熊隆名等，由馬營灣渡湟，擊峽口北山之賊。又調陶生林、李雙梁、張俊等赴三十里鋪助剿。十三日，該逆果率大股三四千，分布峽口南北兩山。馬賊繞至峽東各營，仍照常築壘。陶生林等先後齊集，遂飭何作霖等衝撲峽口。張俊、李雙梁分起仰攻南山，陶生林由山溝鈔賊後。該逆已先後於夜間在峽中砌石卡二座，憑卡放鎗。南山之賊亦憑險死拒，鎗礮如雨。血戰逾時，譚和義等已渡湟馳上北山，立將山頂踞逆擊散，徑趨峽口以西。陶生林亦從溝內鈔出南山之南。賊乃大潰。何作霖乘勝衝入峽內，攻破石卡。卡賊無得脫者。生擒禹逆所部頭目李金良，斬之。是日，馬步賊數百由紅水溝迤邐而出，亦遇伏驚竄。十四日，諜稱平戎西、高疆溝口、桌子山有賊乘夜修壘，並有大股賊在溝屯聚。劉錦棠即率馬步馳抵高疆，遙見山巔堅壘已成，溝內有土回空堡五座，仍爲賊踞。各山頭賊旗林立，衆約五六千。當飭陶生林、余虎恩等由左路入溝，擊踞堡之賊；飭譚和義等由中路登山徑攻賊壘；熊隆名、李雙梁由右路擊各山援賊。弁丁奮躍直前。賊憑堡穩抗。山上之賊併力下援，陶生林、熊隆名等揮軍合擊。鏖戰逾時，斃悍賊無數。山上賊先潰，堡中各賊亦奪門逃竄。踞壘之賊遂齊隊衝出。譚和義等截之，復退縮入壘。各路敗賊又麕聚回援，陶生林、譚上連等分路堵擊。自辰至酉，賊始敗奔，各營會攻山壘。壘賊鎗礮併發，急攻不下。時已昏暮，劉錦棠督軍露宿環攻。五鼓時，風霜凜烈，該逆趁月光陰翳時，由壘西峻壁滾身潛遁。追斬數十名。其墮折手足及自盡受傷者，

尤衆。是日，另股數千出峽口，攻何作霖營盤。何作霖及尹興茂、席大成等，力戰卻之。十九日，飭李雙梁分哨紮平戎以西，大股賊仍由高疆溝口而出。劉錦棠揮軍分三路進擊，賊知不敵，仍退縮入溝。官軍追之，賊且戰且退。官軍結方陣以進，直擣高家堡，即逆首白彥虎行巢也。白逆嗾衆返鬪，官軍如牆而進，殲悍賊百餘。賊棄巢狂奔。官軍焚其巢而返。是日，有步賊二千餘出峽口，撲何作霖營壘。復有騎賊，由北岸渡湟，鈔出壘後，勢甚兇悍。何作霖堅守不出。及午，賊氣已衰。官軍開壁齊出，尹興茂扼其前，何作霖及席大成繞壘後包鈔，又分哨先堵渡口。馬賊倉卒搶渡，中流沉溺者數十名，渡河不及者悉被截殺。壘前之賊亦負創而遁。二十一日，劉錦棠督軍在馬營灣修壘，開峽口礮聲，又見馬賊數百已由何作霖壘後繞至上紅莊一帶，密飭陶生林等率馬隊分伏廢堡，步隊修築如常。馬賊漸逼新營，見僅有步隊修築營盤，遂放膽進撲。忽陶生林等馬隊由廢堡躍出，步隊合力夾攻。該逆奔逃不及，大敗而奔，洩水者淹沒，落後者悉被擒。劉錦棠分兵扼河，親率熊隆名、董福祥等馳赴峽口。何作霖鏖戰已久，見援兵大至，奮威猛撲。各營繼之，賊乃大敗。山頂尚有賊數百，放鎗助勢。熊隆名等下馬步戰，逆遂滾溝而逸。計自進兵以來，擒斬已二千餘名。高疆溝之捷，殲斃紅衣賊目。據擒供係白彥虎總目，素稱馬六元帥，最兇悍者也。此時官軍僅十八營，若非決計急進，則該逆必終以求撫爲詞，俟秋穫而動，西甯之賊事愈形遲緩矣。况肅回負固猶昔，官軍亦僅十二營，假令抽顧西甯，則肅逆必四出竄擾，更將不可收拾。故論殄滅次第，則必以西甯爲先，而勦辦之師則肅州亦不容偏緩也。

自七月初十日城逆馬七馬得鎮等款營乞撫，徐占彪知其爲緩攻計也，姑漫應之。密覘該逆數百成羣，日夜收糧割草，往來不息。十九日，率馬步繞城巡視，瞥見南城外劉家空堡二座，復有賊千餘據其中。又朱家

堡北舊墩三座，亦各踞賊百餘。見官軍至，卽施放鎗礮。及爲官軍所創，仍退縮入堡。二十日，率各營分攻三墩。城逆以二千餘援前墩，陳春萬擊卻之。回軍圍攻，賊棄墩而逸。復有二股援中後二墩，黃祖福等禦之。徐占彪以親兵破其中墩，守備孫三級躍上牆垣，手刃千長楊逆及悍黨多名，身受七傷，力竭而殞。是夜，藍明泰襲破後墩，守賊鮮有脫者。二十一日，徐春先等夜攻劉家堡，出賊不意，以火器拋入。賊奪門而走。官軍伏暗中，擊以鎗礮，賊多不免。二堡旣克，官軍卽填紮之。二十二日，陝回王萬有等以城逆發糧日減，且與歸化營回勇半屬親故，遂以二百餘騎至歸化營請降，願勦賊自贖。徐占彪允之。二十四日，城逆數百自北門出，馬隊擊之，斬多名，擒八名。新收之回勇，戰尤力，傷亡數名。是時，秋糧繼熟，賊每乘夜出穫。三十日，徐占彪率隊搜勦，至黃草壩，見搶穫之賊約四五百，揮軍擊之，復全勝，盡取其所有。再至塔爾灣，又遇賊三百餘載糧回城，見兵而潰。追殺之後，又盡其所有而取之。

八月初一日，徐占彪以無兵可增，乃分所部馬步一營爲兩營，環城聯紮，距城僅一里半里不等，各相間以里許。自城西迤邐而南，又繞城東，迄北城角，僅餘北門一面未克合圍。正修壘間，城逆由南門出賊千餘，西衝新左新中等營。東門亦出賊千餘，撲歸化等營。當飭附營馬步，左右鈔之。兩路之賊均敗，伏濠沿以蔽鎗礮。徐占彪調蕭蘭玉赴正營，李道修赴左營，各以開花礮對城轟擊。子落城內極多，人聲鼎沸。又密調劈山礮隊排指東南兩門，一面傳令各營收隊。伏濠之賊見官軍收隊，急趨入城。劈山礮隊一齊轟發，賊應聲倒，競奪門入，自相踐踏，屍骸枕藉。初二日，悍賊三四千出北門，圍攻歸化兩營甚急。徐占彪飭馬隊繞後擊之，抽正副新後各營截其歸路。餘營排列東西城下。賊正與歸化兩營相持，馬隊馳至。兩面夾攻，遂敗退城下。而歸路又爲

官軍鈔截，不能收（隊），避匿濠中，遂折向東路，鼠竄而遁。各營轟擊，約斃數百名。其分匿東南濠沿者，開鎗外拒。城上亦開礮助之。對轟竟日，始收隊。初三日，馬賊二名遞呈乞撫。北門旋出賊六七百，循城東下，意圖收屍。當齊懷松截其後，賊抵死鏖戰。馬隊亦從旁鈔至，賊不能支，敗竄回城。初四日，大股賊出北門，分爲四股，每股約千餘人。一循濠而東，至副營前，排逼濠沿。一圍攻歸化右營。一由四壩北面，繞出歸化營後。一列隊城東北。徐占彪當飭徐春先禦營前之賊，飭陳春萬、黃祖福由四壩攻賊後，飭陳登雲出四壩以東鈔之。馬隊往來爲援。副營前之賊拚死猛撲，不少卻。徐占彪親率馬步，由左路橫衝賊隊。徐春先亦由右路截之。賊敗退北城角，與列隊城下之賊，合爲一起。李道修以開花礮向城擊之，垛口應聲崩裂，碑石飛落。城下賊多傷亡，遂奔匿城濠。徐占彪折馳四壩。陳春萬正與賊戰，賊伏溝坎，鎗礮不能及。城上護以鎗礮，勢難逼攻。乃飭蕭蘭玉以開花礮轟其城樓，擊塌樓檐一角。伏溝之賊亦驚起，向四壩奔逸。其圍攻歸化營之賊，填濠攀堞，逼攻甚猛。徐春先等援之。賊分隊抵禦。千總郭三超怒馬斫陣，直搗中堅。馬隊相繼衝入。藍明泰開壁夾攻，賊多折損。餘賊敗奔北門。惟四壩潰賊未及入城，城中出馬賊五六百，由北崖頭迎護。陳春萬、黃祖福率師腰擊，賊敗而遁。飭桂錫植移紮北崖頭以斷其路。收糧之賊未能入城者，均西竄出關。據逃出難民供稱：連日之戰，賊亡千萬，長十五名，阿渾三名。然其黨尙衆，官軍僅足相持，未可以攻堅也。兵力之單如此，因奏請調湖南提督宋慶全軍，由神木拔赴甘肅助剿，以張曜填紮金積堡，替出譚拔萃，率所部前赴西甯。一面飭統領奇捷營降補參將楊世俊，迅帶青旗馬隊一營，及捷勇步隊兩營，由狄道沙泥赴省。其分紮各處之紅旗、白旗、藍旗馬隊，先後調至馬營暨取齊，由安定一路赴省。

八月十八日，楊世俊至省，正商令前進填紮，忽接定安防營前路統領劉瑞冕飛稟，紅白藍各旗馬隊行至馬營監，次早開拔，忽鼓噪夥潰，倡逃各犯持刀斷路，迫衆東行。營哨官呵禁不止，楊世俊既前往撫諭，將未潰隊伍交原帶營哨各官帶赴蘭省。據楊德俊等稟報，倡潰弁丁係五隊領旗王錦如、三隊領旗路鍾字、紅旗右哨長呂長樂、後哨張志才、馮高山、白旗副哨長楊富貴、藍旗哨長王士清、前哨領旗王盛懷，皆江皖人，揚言餉項積久（欠）將近一年，西北寒苦尤不慣受，自脅其衆，倉皇奔潰。計同潰者三百九十六名，馬四百三十餘匹。由馬營出通渭，過伏羌，趨禮縣。駐紮長道鎮之副白旗旗總張成倫力戰遇害，挈其衆南趨。蘇家良截殺數十名，即夜由秦州竄清水之關山。楊世俊馳至，收回副白旗弁丁一百四十騎。白沙堡團衆疑爲潰卒，後隊阻不得行，致潰卒竄隴州，分而爲二。一竄鳳翔，一由崔木鎮竄靈臺。幸曹克忠督所部馬步各營，由乾、邠、分道截擊之。竄鳳翔一股投於徐邦道，其出崔木鎮者投於潘萬才，遂悉數收輯。忽據西甯道稟報：「署西甯知府馬桂源擅便出城，與衆回商抗官軍，兩日不返。城內漢民習知其詐，乘機閉城拒守。請西甯道郭襄之及縣令主辦城防，不准馬桂源等入城。」緣馬桂源本循化廳回民，捐納候選同知。西甯駐劄之青海辦事大臣玉通於回初亂時，力持撫議，先委馬桂源署循化同知。同治八年，又咨穆圖善委署西甯知府。而以其兄馬本源署鎮標遊擊，代辦西甯鎮篆務。自陝回肇衅以來，西甯即藉辦教爲名，乘機煽變。玉通力不能制，則抑漢以扶回。其時回目馬尅三狡黠異常，既以撫局愚官，復挾官以鈐制漢民，凌虐殘殺，無所不至。漢民競訴於玉通，無如何也。幸馬尅三上年已伏誅，西甯回目係馬桂源之叔馬永福接充。馬永福在湟回中，尙稱謹愿，惜性懦不能制諸回。其子馬三娃充新教海裏飛，馬永福亦不能制。

劉錦棠至礮伯，曉諭官軍進剿大小南川，在此路經過，土回毋庸驚恐。比抵大峽口，則土回已與陝回合股抗拒矣。據撫回閻興春探報：「馬桂源在西甯東關私宅，密約禹得彥、白彥虎、崔三等逆，抗拒官軍。馬本源自稱統領陝湟兵馬大元帥，馬桂源仍稱西甯知府，盡帶城中回兵回民，出東關調土回，爲陝回助勢。馬三娃亦在其中，現亦不能入城。」

八月二十四日，馬步賊數千，分爲二股。一循山而下，直撲李雙梁防營。一出彥才溝，阻截前路各營。劉錦棠率熊隆名、董福祥、陳宗蕃，分道往擊。遙見撲營之賊僅五六百，而山谷溝坎伏賊甚多。因揮軍急進。李雙梁亦出壘夾攻，先將撲營之賊擊敗。原上之賊預砌礮臺，憑高下擊。適譚和義、蘇大德、羅照陞、陳啓明、陶鼎金，各率馬步由平戎驛馳至。賊之出彥才溝者，知勢不敵，縮退溝內。熊隆名乘勢壓追，譚和義等鼓銳登山，立殲悍賊。賊乃大潰。是夜，設伏彥才溝。賊知之，未出。

二十五日，羊角灣賊數千，列隊小峽口各山頭。另有賊千餘，由三十里鋪撲譚上連營壘。何作霖、余虎恩出隊援之。譚上連亦憑壘力擊，礮石雨注。賊負創遁。劉錦棠聞報，密調後路馬步，合紮三十里鋪。並於營傍修礮臺，安放後膛開花車輪大礮以待。二十六日，賊匿不出。而湟北陝回營內，出騾馬千餘放草。鄧增度礮所可及，以車輪大礮向人馬聚處轟之。礮子半飛入賊壘，半落人馬叢中，賊棄壘越山而逃。是夜，收屍之賊紛噉徹曉，所斃盡可知矣。二十七日，各營仍依山設伏。午刻，賊由山頂迤邐而下。熊隆名以馬隊誘之。賊見隊少，徑前來撲。鄧增連施大礮，何作霖等分隊擊之。賊大潰。旋據西營子防營李雙梁報稱：是日馬步賊千餘撲近營壘，官軍憑牆力禦。有賊揮大刀，撲近營壕，爲官軍洋鎗擊倒。羣賊以矛桿昇之而逸。二十八日，各營仍於三十里

鋪設伏。賊知有備，不敢復出。劉錦棠復抽隊，夜抵彥才溝口。二十九日，見馬賊百餘馳騁溝中，大股繼出。陳宗蕃佯作敗狀，誘其深入。賊噪而前，伏隊四起。賊駭而奔，追殺十餘里，賊屍枕藉。遙見駱駝堡賊卡十餘座，官軍緊追，賊不及入卡，守卡者亦相隨狂竄。時已黃昏，即就賊壘，分軍駐之。次早檢視賊屍，計五百餘具。據生擒土回領隊馬仲供稱：『白彥虎爲鎗子中傷左乳，馬桂源之弟馬真源爲礮子洞穿左肋。撒拉回日多拜已被擒斬。』而該逆仍恃衆穩抗。

時龍錫慶督所部綏定營，駐大峽口。初五日，率所部左營，循探賊踪，抵郭爾堡，遇賊。龍錫慶擊之，賊不戰而走。追抵沙溝，破賊壘一座，遂入據之。忽有大股驟至，逼堡環攻，傷亡弁丁數百人，營官參將李恩齡力竭而殞。劉錦棠聞龍錫慶深入被圍，初六日黎明，飛調馬步向觀音堂溝赴援。入溝十里許，破道旁賊堡七座。賊棄巢奔，立焚其巢。復追八九里，大堡中出馬步賊千餘，另股由兩山鈔出，力戰三時之久，賊始潰退。適龍錫慶亦已旋營，遂收隊。

初八日，小峽之賊以大股出撲營壘。另股由左面山溝鈔出。劉錦棠飭譚上連等列隊壘前，飭鄧增以大礮向擊。賊譁潰，官軍跟踪馳追。山溝之賊從旁衝出。陶鼎金等下馬步戰，何作霖分路鈔之。賊不能支，追越山巔而返。

初十以後，劉錦棠飭各營穩慎迎敵，而抽隊赴平戎驛，修橋渡湟。至紅崖子溝，築壘以通威遠堡糧路。威遠之馬圈口、班家灣等處，時有回逆出擾。疊經黃武賢搜剿。十四日，平戎橋工將竣，有數百賊騎從觀音堂溝、彥才溝鼓噪而來。劉錦棠飭陳啓明、陶鼎金等，率馬隊衝擊。南山復有大股賊至，綿互二十里。陳啓明等以衆

寡懸絕，收隊憑壘，施放鎗礮。劉錦棠飛令各軍渡湟而南。賊趁官軍半渡，四面猛撲。適譚和義、蘇大德、齊至，士卒直前奮擊。賊未能逞。熊隆名、董福祥在馬營灣，聞平戎驛礮聲甚急，疾馳而來。席大成、尹興茂等亦至，張兩翼分鈔。羅照陞、陳啓明乘機猛進。賊大敗。官軍合圍兜追，斬賊數百，生擒十名。

十五夜，賊乘雪，於李雙梁營壘之西、三里山巔，聯築七卡，大股分紮，隔截前敵各營。十六日，劉錦棠前往察看，馬賊擾至平戎驛，步賊排列護卡，約近萬人。劉錦棠飭李雙梁堅守勿出，飛率各營渡橋直上。馬賊向前抗拒。官軍鎗礮齊發，立斃多人，追抵馬營灣對岸。劉錦棠令蘇大德等築壘，羅照陞等列隊以待。賊忽大至，馳下平川。適何作霖、席大成、尹興茂等馳至，鄧增亦護大礮前來，連開數礮，賊稍卻。各軍分左右力戰，賊縮退壘中。官軍力攻之，壘中礮石紛飛，官軍傷亡者衆。劉錦棠令勿撤隊。是夜，風雪嚴寒，裂膚刺骨。軍士露立通夕，無敢稍懈。十七日黎明，劉錦棠由北岸亂流而渡，令鄧增以大礮向山頂連轟。賊不能支，大股走匿山凹。乃整旅折赴馬營灣河灘，令董福祥連夜添造木橋。

二十日，分三營，渡湟築壘。令譚上連、何作霖等，分扼湟南北，以遏賊衝。少頃，賊果率大股下山。何作霖等分途盪抉。賊敗上山梁。未幾，復率數百騎由北岸山溝衝近河邊。劉錦棠飭各軍迎勦，令鄧增以大礮隔河轟之。賊大敗而逸。二十二、二十三等日，賊修數壘於紅莊對岸，防官軍北路進攻。劉錦棠佯爲不知，日夜督修橋壘。橋之兩旁，並築礮臺護之。二十八日五鼓，大股撲近新修之卡。白彥虎、畢大才之黨約土回，由馬營灣山下平川渡湟。兩股約七八千人。劉錦棠分軍渡湟，猛撲之。賊惶懼，縮退，回撲席大成營。董福祥馳至，夾擊之。湟南之賊見湟北賊敗，渡水來援。尹興茂等折回夾擊，賊翻山而竄。是日，步賊千餘至小峽，分股伏溝中，昇大礮礮，

攻何作霖之營。礮子墜壘中者，約重二觔餘。何作霖率衆從壘中躍出，擊散賊衆，並奪其礮。劉錦棠令於北岸山下及新營西，增修營壘，爲進逼計。

十月初二日，小峽口賊千餘來撲營。譚上連等擊敗之，生擒三名。訊據供稱，是日陝回往北川攻寨掠食。劉錦棠令各營分左右，捲旗疾趨，奪高寨之險。高寨前一小卡守賊數十人，見官軍突至，逃入高寨。高寨賊三千餘，列械出拒。官軍馬步齊進，忽隔河開花大礮，子飛墮賊叢，賊益洶懼，羣山越澗而逃。官軍譟噪乘之，賊屍枕藉。十餘卡壘一律踏平。比小峽大股馬隊來援，亦經大礮擊退。據擒賊趙起太，於積屍中指認回目蘇九和一名，並供此股陝回最多。是夜，官軍即填紮其寨。

初三日，劉明燈及副將滕春山等奉檄助勦，至高寨，與劉錦棠晤商。劉明燈所部馬步六營，從七里鋪延紮至彥才溝，替出劉錦棠所部左右翼兩營，及綏定兩營，以便滾營進取。又增修三壘。賊見官軍連日高寨增壘，意南岸必虛。初五日，大股出撲，迄未得逞。官軍增修卡壘數處。初七日，賊大股圍撲新修之卡。官軍但以鎗石火蛋禦之。賊見官軍不出，各持馬刀，紛入濠溝。何作霖譚上連等分兩路，挺矛直出。賊稍敗退。鄧增運大礮至，對路狹賊多處，連發十餘礮。賊乃敗潰。初八日，分軍扼小峽，與賊相持。有一股甚兇悍。何作霖奮力擊之，始敗去。

劉錦棠以南岸難攻，於初九日潛師夜起，率各營由馬營灣過橋至高寨，會襲小峽賊壘。分前、左、右，銜枚疾走，馳近北岸賊壘，賊始驚覺。官軍已蜂擁而上，次第奪山麓三壘，拔幟立幟。正追逐間，忽小峽內塵沙蔽日，賊約萬餘，由山頭及中路奔來。官軍整隊迎擊，左翼一營列隊左山之巔。賊力爭此地，自辰至申，血戰不少卻。

譚和義等皆身被數鎗，仍裹創力戰，大呼突陣。賊皆辟易，紛紛敗退。是夜，劉錦棠令各營急進，運磚石增修廢壘，並於山頭添築一壘扼之，而賊亦於對山築數壘。十二日，偵賊大股匿峽中，守壘之賊堅壁不出。劉錦棠懸重賞，挑選壯士攻南山各卡。其北山四壘，分各軍攻其三。劉錦棠親率各營，隨後接應。夜近賊壘，乘賊未覺，火器紛飛，著處即然，賊驚起拒戰。而壯士已從壕中躍起，以肩爲梯，攀壘騰上矣。須臾，三壘以次悉破。南山賊卡亦同時攻克。各卡壘約近千人，無漏逸者。官軍即夜分填所奪三壘，駐之。

十三日，賊大股來犯。劉錦棠飭三壘各以一營守壘，餘列長陣。羅照陞、陳宗蕃、李雙梁等率所部奮擊，立將所破賊壘修築完好，護糧入壘，並接修運礮車大道。十七日，署西甯道郭襄之遣人縋城來告，「被圍兩月，城中糧食將盡。十四夜五鼓，賊乘梯襲城，雖經擊退，然勢甚危迫，乞速應援。」適馬桂源稟請，官軍暫退碾伯，即誠心就撫。又撤拉八工回昂，賁奴勒亦具稟，代西甯土回乞撫。劉錦棠知其意在緩兵。十八日黎明，飭余虎恩、席大成護五十里鋪各壘，自率各營護大礮上北岸山頂。正在分撥之際，賊忽分三股：一由小峽口南山，一由馬營灣，逕犯官營，妄意乘南岸之虛。其大股則向北山急進。劉錦棠以南岸各卡修繕完固，足以制賊，令鄧增測準北山賊壘，開大礮轟擊，令譚和義護之。一面分飭兩路，攻左右賊壘，一路擊正中大股，一路策應。兩時之久，發大礮子六十餘。賊三壘牆垣皆坍，避匿溝中。劉錦棠麾各路猛進，賊大潰。官軍蹣跚緊追，連破北山四面卡壘十餘座。乘勝壓下山梁，賊棄山麓各壘而逃。一由湟北竄韻家口，一晷水渡湟而南。當將峽內羊角灣、羅家堡、二十里鋪、十里鋪一帶卡壘悉數踏平。其南岸之賊見官軍自北而南，截其歸路，竄走南山之南。余虎恩、席大成追之，破其山上卡壘十餘座，越山至羊角灣會隊。其竄韻家口一帶者，見董福祥、羅照陞等引軍突

至，均棄寨向西甯而逃。薄暮，劉錦棠飭各營歸隊，分紮兩岸賊壘，一面修整濠牆，防賊回撲。夜分，馬賊數千復拚死來犯。官軍結隊衝擊，賊屍遍野，即時敗遁。

十九日黎明，瞭見西甯附城各莊寨火起，劉錦棠飛調馬步迅進。比抵東關，逆首馬本源、馬桂源已同土回頭目於先夜三鼓，各挈逆奔向東川竄走。殿後馬賊數百，被陶生林等追擊四散，向南川而遁。計連日斃賊約三四千，馬騾軍械遺失滿路。署西甯道郭襄之、西甯知縣恩祿率城內難民男婦三萬餘人，望塵迎拜。劉錦棠遂加撫諭，令其照常防守。其城外老弱回民約千餘口，籲乞曲貸生命，亦令免死安插。並諭土回被裹者，准其歸正安插。

劉錦棠孤軍深入，以馬步十八營分紮八十餘里。兩月有餘，大小五十餘戰。又邊地苦寒，大小峽山谷盤互，冰凌凝結最早。計五十餘戰中，半係夜不收隊，露立冰天雪窖中，厥功懋矣！偵馬本源、馬桂源二犯帶同土回頭目，挈眷將逃入撒拉，已抵巴燕戎格。陝回亦焚棄大小南川巢穴，竄踞西川，意圖由甘往肅，與馬四合勢。積年巨慝始懾兵威，西甯漢民共慶更生，無怪其喜極而涕零也……

徐占彪獨任肅州之役，自派桂錫楨扼紮北崖頭後，八月初八日黎明偵賊由北門駛運糧草。密飭齊懷松、武朝聘率馬隊夜伏潘家屯莊以待，並飭李洪超、陳登雲、藍明泰率步隊爲援。待至日午，賊仍未出。收隊歷草湖灘，突遇賊七八百，分爲兩股，一循北城濠渠，一出短牆逕前迎撲。忽有馬賊四五百由北門疾馳而出。齊懷松等背湖列陣，分隊迎擊。李洪超等率隊循渠道上。賊亦分股力拒。正鏖戰間，鄭光平率小馬隊與新歸化馬隊，由南壩沙根繞衝賊右。官軍合力奮進，賊駭而奔。各營乘勝追抵北門，全勝而返。由是，賊不敢出者旬日。

二十日辰刻，北門出賊二千餘，循濠下至城東，分三股圍繞歸化三營。城上連放大礮護之。陳春萬等出隊衝殺。徐占彪飭徐玉盛等，以馬隊繞鈔城東北角，齊懷松列隊城南，宋賢聲、黃祖福等各率隊繼至。賊不敢近，惟伏渠中施放叉子鎗，相持既久，忽城西鎗礮大震。徐占彪率小隊親兵及徐春先馳往。見城西之賊二千餘，正逼攻河北民團營壘，勢將不支。徐占彪飛令游擊陳吉陞、把總熊飛鵬，督隊直擣中堅，賊始敗竄。陳吉陞自旁橫擊之，侯定邦、鄭光平復繞截其歸路，賊負創狂走。官軍追至城下，城上鎗石雨注，始收隊。城東之賊亦經總兵龍得勝、及藍明泰、齊懷松等擊敗，返奔。守備李得宜瞥見殿後賊日，即前乞撫之。偽酋長馬俊，躍馬斬之。各營乘勝追殺，賊復大北。徐占彪恐民團畏怯，因撥副右等營勇丁助之。

二十一日，兩戰皆小勝。是夜，徐占彪令各營環城南挑掘長濠。二十二日，賊以千餘犯新左後各分壘。蕭章林擊之而逸。是夜，賊出千餘，偷毀濠牆。官軍潛往，以洋鎗自後擊之。賊大潰。官軍仍葺牆而還。二十四、二十五兩日，城南長濠已掘成七百餘丈。是夜，諜報有賊數百赴塔爾灣收糧。徐占彪飭藍明泰率歸化馬隊，蹣踪捕勦。賊正乘月搶穫，官軍遽起掩之。未被擒斬者，空手奔逸。而城西禮拜寺有踞賊數百，見長濠修近中渠，礙其出入，乘夜於渠西築二卡相抗。二十七夜，徐占彪率壯士襲賊卡，各攜麥草填濠殺入。賊驚覺狂竄，遂焚其卡。二十八日，賊於城西增修二卡。是夜，悍賊二千餘直攻新左營，勢甚兇猛。張成義及蕭章林環施鎗礮。賊三伏三起，撲及營門。蕭章林挺矛奮刺，賊稍卻。徐占彪率各營分道馳援。忽大風揚塵，賊所恃之叉子鎗不能施放。官軍大呼斫陣，賊勢披靡，屍橫里許。生擒十一名。訊據擒賊馬六兒供稱：是役賊共斃四百餘名，內千萬長共十餘名。

九月初一日，賊伏西南城下開鎗，又於城上放九節大礮，忽斷忽續。徐占彪見賊不出戰，惟攢聚城濠，覺其有異。率親兵潛赴城南。時城上寂無人聲。循濠而西，見溝中新開地洞二處，深甫五六尺。旋至黃草渠，又見渠中一洞正對新左營壘，深五丈有奇。徐占彪飭蕭章林、張成義等，亦深掘營外濠溝當之。初二日，營濠已掘至二丈許，忽黃草渠黑煙突起，有聲如雷。昏霧中，見渠中伏賊紛紛爬濠亂竄，莫喻其故。趨視渠中，始知賊自失火，引然所安火器，轟塌地洞。洞中之賊已焚斃無數矣。初三夜，賊復出城南偷掘濠牆，火光如螢，倏忽隱見。鄧洪貴暗排鎗礮以待。俟賊逼近，鎗礮迸發。賊敗而回竄。比及踰溝，徐占彪率隊馳至，又夾擊之，斃賊遂多。自此以後，無復有大股出犯。回情多詐，官軍備之益密。

至二十四日，賊復分兩股出撲新中兩營，其衆約三四千人。又以馬賊五六百，排列黃草壩。徐占彪飛調桂錫楨及秦玉盛、藍明泰，各率所部迎擊馬賊。飭李洪超、陳登雲攻其左路，親率小隊及徐春先、宋賢聲等攻其右路。秦玉盛等揮隊直前，馬隊亦拚死力拒。樊振海怒馬斫陣，銳不可當。藍明泰復以健騎襲攻賊後，賊大亂。各軍譟噪追逐，徑抵北門，殺賊數十而奪其馬。右路之賊已逼新中營濠，徐春先自後擊之。賊回拒約一時許，李玉山知賊勢已竭，開壁夾擊，賊敗走。左路之賊經康得勝、吳占勝分途接戰。賊敗伏河邊，以叉子鎗連環施放。有賊目執旗，喊黨壓鬪，降回認爲馬元帥。吳占勝率壯士挺矛大呼陷陣，伏賊爭起攢刺。吳占勝手刃馬元帥，而奪其旗。賊駭奔。徐占彪合隊掩殺，賊敗入卡。蕭蘭玉躡追，直薄賊卡。賊復卻退。徐春先順渠鈔之，計斃賊共二百餘，生擒七名。

二十九日，馬步賊千餘順草湖而下。徐占彪列陣以待。比賊逼近，飭桂錫楨鈔其後，秦玉盛攻其前。賊依

廢堡，分股繼抗。徐占彪俟其稍懈，親率精銳，橫攻之。馬賊先逸，步賊四潰，追殺百餘名，生擒四十七名。

此九月以前戰狀，官軍固未嘗少挫也。奈肅城地面寥廓，兵力不足以合圍。而西甯尙未蕩事，營伍亦不能移動。據稟報：土客回目互相猜貳，不得已而乞撫。劉錦棠遵守定章，令先將馬械悉數呈繳，然後定議。該逆回心難遽一，輾轉因循，遂延時日。計西甯縣屬已繳馬一千六百餘匹，鎗矛四千餘支，大通縣屬已繳馬五百餘匹，鎗矛一千餘件，觀音堂溝土回亦繳馬數百匹，鎗械千餘件。陝回崔三、土回治興福、馬福壽等，款營獻良馬，自限按日追繳馬械。其西甯城關各回民隨馬本源、馬桂源遁巴燕戎格者，劉錦棠飭馬永福往招之。計陸續逃歸復業者，三千數百名。後至者尙絡繹於道。馬桂源見黨夥已離，赴劉明燈營前遞呈悔罪。馬永福在西甯回中最稱樸愿，本係馬桂源之堂叔。馬本源等糾陝回叛亂，馬永福在城中助官民守禦甚力。其子馬德源卽馬三娃，爲彼教之海裏飛，素兇狡，馬永福不能制。至是因促馬桂源等速歸就撫，爲馬本源等所殺。而馬本源兄弟亦遂爲其族衆所不容。陳湜因預約八工撒拉回衆，截其入撒拉之路。自是西甯回逆可無返覆之虞，但未能刻期就緒耳。

比因肅州攻勦，僅徐占彪十二營，成祿本非可靠之軍，近亦將拔隊出關，金順雖奉旨援肅，報明九月十五日由甯夏起程，亦未知何時抵肅，且非徐占彪所能節制，因於西甯各營內，抽撥陶生林所部，赴肅助勦，以防該逆外竄。而合圍聚殲，則必俟西甯事竣，轉旆而前耳。

至後路雖已肅清，忽又有羅三朝、馬正榮二犯，向時本非著名回逆，自諸賊殄滅後，該犯潛伏各處，湊合數十騎，往來環慶花定間，乘閒劫掠，忽隱忽見。及見河州就撫，西甯解圍，自知罪難倖免，央撫回馬義才至平

涼求撫。武威營營官總兵魏紀鑒卽率弁勇數名，帶同馬義才及撫回陝得榮前往。行經定邊四合原地方，適遇羅三朝、馬正榮竄至。魏紀鑒推誠開導，羅三朝見無隊伍隨護，頓起殺機。魏紀鑒暨帶往弁丁同時遇害。陝得榮正言責之，亦爲其所戕。嗣經雷正綰派隊搜捕，生擒羅三朝及其死黨馬海受、馬海明三犯，交平慶涇道魏光燾訊明，並馬義才一同正法。至是後路之零匪淨盡，而踞城抗拒之逆亦僅肅州一隅矣。

平定關隴紀略卷十二

同治十二年春正月，左□□駐劄蘭垣節署。接據各路稟報，西甯撫務將次就緒，惟馬本源兄弟竄赴巴燕戎格，尚未就擒。大通縣城及向陽逆回皆馬桂源心腹，抗不呈繳馬械。然有陳湜、劉錦棠及諸軍在彼，自能辦理裕如。惟肅州續調之軍未至，攻勦僅十二營，實深焦灼。

該逆回自上年十月屢敗後，伏匿不出，惟分股於城西禮拜寺附近，添築堅壘爲犄角。徐占彪分派各營輪班攻撲。十二月十九日，城賊出馬步三千餘，分撲王子龍、黃祖福營，勢甚兇悍。徐占彪飛調陳春萬、藍明泰、循長濠擊其前，自率宋賢聲、齊懷松、徐春先、秦玉盛等，從黃草壩鈔其後。復飭李洪超、陳登雲、趙長濠擣其中堅。三路並進。王子龍等見援兵已集，亦開壁出迎。賊腹背受敵，退踞城西北隅。官軍三面環攻，如牆而進。賊結隊拚拒，抵死不退。官軍鼓勇而前，縱橫盪決，自卯至申，鏖戰歷六時之久，殲賊已多。復以劈山礮向團結處轟之，賊更不支，向北奪路而遁。徐占彪麾軍追殺，適桂錫楨、武朝聘各馬隊由北崖頭馳至，兩路夾擊，賊屍枕藉。餘賊竄入北稍門時，已二鼓矣。陣斬之外，生擒二十八名。據擒賊供稱：馬四以援絕勢蹙，挑悍黨千餘，啖以重資，爲此背城之役。訊畢，斬之。

徐占彪以城西城堡守備甚嚴，逼攻徒傷精銳，計惟用地雷轟之。飭各營弁勇輪挖地道。二十三日工竣，妥置藥匣引線。二十四日初更，飭黃虎臣、徐春先、陳春萬率隊順黃草壩，繞至堡前，阻其出路，兼截南稍門出

援之賊。飭李洪超、陳登雲、黃祖福、率隊潛伏堡北，過賊北竄，兼截北稍門及禮拜寺援賊。親率馬步環伏堡之左右。四更時，地雷轟發，立場堡牆一丈有餘。守牆之賊多飛墮牆外。餘賊開堡四竄。伏軍四起，呼聲動地。賊衆自相踐踏。官軍趁勢躍入賊壘，陣斬僞千長馬文，擒六十三名，內有僱兵百長馬四把子。堡內賊無一脫者。城內出援之賊亦被李洪超等擊敗。馬四把子求入城諭撫。徐占彪知其詐，未許。

時陶生林、戴宏勝等馬步五營，奉檄赴肅，已報行抵甘州矣。而西甯馬桂源等逆以爲官軍必盡赴肅，潛約其死黨復叛。緣自劉錦棠推誠撫諭後，陝回如崔偉、畢大才、禹中海等，土回如冶福興、馬福壽卽江湖三、楊元保等，悉矢志輸誠，人心漸定。惟大通縣地居邊徼，未覩軍威。向陽堡逆目馬進祿、下亂泉逆目韓起壽卽半角頭、本馬本源、馬桂源之腹心。大通營都司馬壽尤爲狡黠。劉錦棠飭總兵胡萬亨赴大通，督收回衆所繳賑糧，本形踴躍。馬桂源由巴燕戎格遣人暗勾馬壽等，糾黨戕害領賑難民數十人。撫回崔偉、畢大才、禹中海等願勦賊自効。劉錦棠派譚慎典率數十騎，督同前進。上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遇賊於姑姑家莊，敗之。撫回與賊各有傷亡。

劉錦棠佈置郡防，率隊繼進。正月初一日，悍賊數千撲崔偉等營壘。崔偉等率馬隊擊走之，追殺十餘里，斃賊八九十名，生擒四十餘名。訊出叛弁馬壽之姪馬良才，斬之。初四日，劉錦棠進兵攻向陽堡。提督吳隆海、蔣月華、陳汝俊等由左路，熊隆名、陳啓明繼之。余虎恩、董福祥由右路，親率席大成進中路。前西甯鎮總兵黃武賢亦飭遊擊黃金福率師來會，分道猛進。出擊之賊約二千餘，分東西南三面，修砌礮臺。見官軍至，拚死抗拒。官軍鎗礮齊轟，繼以刀矛。賊敗縮堡中，憑壘放鎗擲石。官軍冒險，肉薄而登，傷亡不少。吳隆海、陳汝俊、蔣月

華憤甚，麾軍燬其堡門，奮躍而入。各軍亦攀堞齊登，立將巷戰之賊千餘，悉駢斬之。賊之奪東牆走者，尚三四百人。熊隆名、陳啓明率馬隊及郭蟒寺練總陳海馬隊，追殺淨盡。堡中之賊遁入二小堡，登樓上屋，擲石放鎗，仍圖抗拒。吳隆海、董福祥立破其一。尙餘一堡，正派隊圍攻間，礮樓屋頂之賊呼號乞命，自稱爲賊目所脅，請官兵緩攻，願盡縛賊目以獻。問其姓名，始知馬壽、馬進祿、韓起壽及河西著名匪徒悉在其中。當令縛獻首從四十餘人，提馬進祿、韓起壽二犯，陣前磔死。餘逆概予駢誅。惟留叛弁馬壽，飭令飛告縣城各回，勒限出城，並緝獻爲逆者，始免勦洗。撫回馬福壽又於賊衆中辨認，與馬本源兄弟暗相勾結之逆回三十餘人，訊明斬決。餘衆千餘，概行釋免。各處回衆聞風畏懼，槍籲哀鳴，願繳馬械，獻匪人，求免勦洗。劉錦棠遂加撫諭。

惟大通營及永安一帶回巢距大通縣城百餘里，尙須移軍勦辦。遂於初六、初七兩日，進規大通。察看一路堡寨林立，乃留六營擇要駐紮，一面整隊速進。初八日，撫回治福興、馬福壽由縣城馳至，稟知城關回衆約三千餘，惟叛弁馬壽之黨千長馬長忠、韓喜文、王成宗、僞軍師袁拉滿等及其死黨仍誓死抗拒，餘皆畏懼兵威，並無固志。劉錦棠飭董福祥留守向陽堡，親率各營，縛馬壽以行。甫抵城邊，踞城之賊礮石紛下。劉錦棠麾軍環攻，令治福興、馬福壽繞城而呼，獻城迎降者免死，擒賊者重賞。忽見回衆數百，開西門奔出，羅拜馬前。劉錦棠整隊入城，逆賊嗾衆下城巷戰。各營乘勢猛騰而上，立克縣城。劉錦棠撫諭降衆，飭令導引官軍，覓擒賊目。當獲二百餘名，斬之。飭各營分屯城關，查點城內漢民。據供：「向有三千餘人，逆回馬壽自小峽敗歸，戕其丁壯。現僅留老弱婦女六百餘口。」號哭之聲慘不忍聞。劉錦棠遂提叛弁馬壽，磔於市。漢民爭摘其心肝，啖之立盡。並擒其死黨馬長忠等一百八十餘名，盡戮之。河東西及近城莊堡各頭目，踵營納款，均請盡繳馬械，

網獻匪黨，求免進剿。西寧道郭襄之委留陝補用知縣黃仁治署大通縣篆。劉錦棠飭辦善後，遷城關回民於河東西，另招城西北遜布馬、廠利順、張家寺各漢堡難民實之。路旁回堡亦量與漢民更易。十一、十二等日，除回紛至大通營及永安一帶，回目望風款附。共繳馬六百餘匹，叉子鎗二百餘枝。十四、十五等日，各莊網獻匪黨二百五十餘名，悉斬以徇。人心大定。十九日，劉錦棠率隊，仍旋西甯。

陝回之在西甯者，丁壯老弱婦女統計尙二萬有奇。崔偉、禹得彥、畢大才等傾心向化。劉錦棠挑其精壯，立爲旌善馬隊。向陽堡之役，助勦尤異常出力。惟白彥虎一起狡黠異常。自知罪孽重大，慮不爲官軍所容，雖亦僞詞乞撫，而責其呈繳馬械，則遷延支展，觀望不前。崔偉等亦陰告劉錦棠，預爲之備。劉錦棠時在大通，飛飭冶福興率隊駐小峽山一帶扼之。十四、十五等日，兩戰皆捷。十六日，深追遇伏，所部傷亡甚多。冶福興被賊生擒，不屈死之。白彥虎旋率眷屬黨羽約二千餘潰出，由永安、南山、草灘一帶狂竄。劉錦棠以方遷徙陝回，各巨股不遑追截。各陝回均俯伏哀鳴，聽候安插。當分爲三起，約二萬人，派隊押赴平涼、秦安、清水等縣，擇地安插。西甯境內自此無客回羈難之患，皆劉錦棠一軍之力也。

馬本源兄弟竄踞巴燕戎格城，自知罪在不赦，意圖負隅。聞劉錦棠進剿大通，復糾股竄札巴什城、冀襲後路。時劉明燈、敖天印奉檄扼屯隘口，該逆懼不敢前。陳湜、沈玉遂亦奉檄率河州各軍，於正月二十六日抵大何家。偵知該逆眷屬均在巴城，因商派張仲春、陳廣發、楊芳桂、戴定邦率撫回馬占鼐、馬仲友、馬良義等，分起蚤夜疾趨。查大何家赴巴城之路，一由循化，一由米拉三溝，南路稍平而較遠。乃議取道番地，翻山直擣巴燕戎格廳城，攻其不備。連日大雪迷漫，各軍衝寒度險。二十九日，抵端莊，距巴城二十里。回目馬永福等率衆

迎降。詢知馬本源兄弟帶其死黨數百騎，甫赴札巴什城，正圖挈眷他竄。陳湜等立飭馬占鼐率馬如蛟、馬德等急進，沈玉遂等督輕騎繼之。馳至巴城，叛逆業經西竄，餘黨正絡繹奔赴。官軍急分隊入城，一面逼追十餘里，及賊後隊。賊仍返旗抗拒。官軍奮威衝殺，截獲逆眷六口，及其姻黨十餘名。二月初一日，劉明燈、敖天印率所部，由米拉溝來會，分駐城關。其所獲逆眷於獄。時大雪不止，知該逆未遑遠颺也。劉明燈、沈玉遂飭弁帶回勇楊生魁、周世祥、蔣來成、馬仲魁、馬永昌、馬伏清等，深入賊中，諭以脅從罔治之意。回衆爭繳馬械乞撫。叛逆馬本源兄弟見人心已離，惶懼益甚，陰遣死黨求救於軍功馬占鼐。馬占鼐飭其盡繳馬械。初四日，齊赴城外東山乞撫，一面稟知沈玉遂。沈玉遂密派馬步隊環伏東山要隘。比該逆至，遂俯首就縛。陳湜赴巴燕戎格，先提其死黨馬主麻、海乙什、馬肖箇、麻箇子等三十餘犯，斬之。下馬本源、馬桂源、馬楨源於獄，派隊搜拏餘匪。勒限五工，撒拉各頭目，悉繳馬械，撥各營扼要駐紮。稟報之後，奏請獎卹有差。而西寧之役已竣，其逸出之白彥虎一股，經過鐵賣溝等處。楊世俊率檄，率所部馳往截擊，頗有擒斬。因沿途迫脅，其黨日多，衆寡不敵，未能聚殲。該逆無處逃匿，一意赴肅合股，勦辦悉歸肅州矣。

其時金順一軍已抵肅州，進紮城外北崖頭。而陶生林、金慶元、戴宏勝等馬步五營，亦於正月初二日抵肅。徐占彪連日於城西北添築六壘，扼賊出入要路。初八日黎明，北稍門出步賊二三千，馬賊五六百騎，撲官軍所築各壘。徐占彪以此路爲賊所必爭，飛飭各營三路並進，各壘亦開壁出擊。賊退踞城根抵拒，並多匿溝中，遮蔽鎗礮。幫帶歸化營從九徐鹿鳴，襄創督戰，竟日之久。賊見官軍愈逼愈緊，初更後溝內匿賊潛遁入城。官軍追殺至北稍門，乃收隊還。初九日，東稍門出馬賊四五百騎，北稍門出步賊千餘，仍撲新築各壘。徐占彪

率各營分路擊之。賊尙未退，忽南稍門出步賊七八百衝至官軍濠邊。徐占彪飛調陶生林、齊懷松、方友升等縱橫擊之。兩路賊均敗入城。訊據擒賊供稱：「初八日之戰，高臺老二、僞元帥戈什、頭目王連、萬長、千長、頭目十餘名，均被陣斬。」初十日夜三更後，探報新到關外援賊四千餘，帶叉子鎗多桿，並運糧駝千餘隻，由北稍門偷入。徐占彪飛調武朝聘、方友升等，馳往堵剿。正值該逆絡繹入城之際，官軍鼓銳截殺，斬獲甚多。訊據擒賊供稱：「馬四上年派口外阿渾李德隆赴紅廟子求援，此股援賊係紅廟子逆首妥鄉約後隊阿渾裸萬材帶來。」

徐占彪以前在城西北添築之壘，距北稍門之路尙遠，且過於單薄。十三日，察看北門河灘，忽見馬四於單家莊就廢堡連夜築成大方堡一座，牆垣堅厚，濠溝二道，外加木城二道。徐占彪以此堡不破，則北稍門之圍猶有罅漏。因於是夜派金慶元、戴宏勝等環賊堡逼築四壘。十四日黎明，北稍門出馬步賊三四千，分爲兩股，一伏近堡廢牆內，一撲戴宏勝營壘。徐占彪親率鄭光平、陳春萬、宋賢聲等迎頭猛擊，令陶生林、桂錫楨、秦玉盛、馮桂增等分左右後三路鈔之。金順亦派隊會剿。戴宏勝乘勢出戰，將兩股賊隊圍困一處。賊拚死衝出，敗退城下。徐占彪以鎗礮轟擊，忽礮聲不振。正詫異間，瞥見賊殺二婦人，倒豎陣前，似以妖術厭勝者。官軍搶進，掘而棄之。連放二十餘礮，轟塌堡垣丈餘。堡賊竄出二三百，被官軍圍殺略盡。餘賊仍踞堡死守。城上鎗礮雨集。官軍攻至黃昏收隊。徐占彪知堡賊必已膽落，是夜潛派各營環伏堡外，旋令施放開花後膛礮。聞堡內人聲鼎沸，知斃賊已多。忽堡內竄出賊三四百匿堡後濠溝，被伏堡後官軍截斬百餘。徐占彪乘勝衝殺入堡。堡內殘賊鮮得脫者。

天初明，城中鳴鐘發鼓，北稍門出馬步賊六七百名，與敗竄餘賊合股，循壕而來。適遇伏堡西官軍突起截之，伏堡右官軍躍出夾攻。其追殺堡後竄賊之官軍，復從中路橫衝賊隊，斃賊多名。賊大潰，城中鐘鼓愈急。徐占彪知賊必出大隊拚命鏖戰，飛調各軍分五路進剿。部署甫定，北稍門果出馬步賊數千，圖奪附城新堡，並分股撲堡外官軍。城上以鎗礮助之。徐占彪對賊磨聚之處，連開大礮，又向城頭轟擊。賊紛紛倒仆。時陶生林、桂錫楨分東西馳至，徐占彪率隊從中路衝殺，金慶元等由東湖灘橫截而出，金軍馬步亦至。賊應接不暇。秦玉盛等又由北稍門截賊歸路，賊殊死鬪。官軍四面盡挾，賊遂敗潰。

二十一日，賊復由北稍門出馬步二千餘，循北河灘疾趨，直撲戴宏勝營壘。徐占彪飛飭各營張兩翼擊之，親自率隊衝鋒而前。至地勢平坦處，賊復走匿廢堡牆內。徐占彪以前途無險可憑，察看賊情有異，勒兵勿進。潛派各營於東南一帶，分起設伏。少頃，東稍門忽出馬步賊二千餘，衝撲藍明泰等營壘。頃刻間，逼近長濠。各伏兵覘賊已深入，一齊突出。金軍亦派隊會擊。賊敗竄回城，北稍門匿賊亦退。是夜三更，徐占彪令出賊不意，襲攻禮拜寺。每營挑壯士數十，令方友升馬隊亦改步隊，與黃祖福等伏寺之北，陳春萬等伏寺之南。徐占彪率隊伏寺之西，東面距城僅數百步。五更後，調後膛礮對寺轟放，子落開花。寺賊惶懼，急起出寺拚鬪。東北兩面伏兵齊起，賊不知所措，躍入城濠，竄匿寺內。餘賊欲逃無路。天將明，金軍馬步亦至。徐占彪於寺西架立雲梯，督隊直上。又飭壯士趨寺東面，斬關搶入寺內，立克禮拜寺。寺中賊無漏網者。派黃虎臣以副營三哨駐之。黃昏時，賊復自北稍門出死黨千餘，循濠而來，多攜門板敗車。城上又縋下皮襖數十束，似爲深夜奪寺計。徐占彪精選壯士百名，令各持擋牌以避城上鎗子，當先衝鬪。賊將門板敗車堆繞寺外牆門。官軍分兩路鈔

截，一面將火撲滅。副營亦由寺後殺出，賊仍敗回……

嗣是金順一軍又將拔隊肅州，兵力仍單，長圍不能遵合。而白彥虎一股沿途襲脅，日夜西奔。二月初七日，楊世俊偵知該逆零騎擾及扁都口、閭門等處。初八日早，派馬步隊於口外扼截。賊果蜂擁而來。楊世俊直前迎戰。賊恃衆而驚，爭先馳突。鏖戰四時之久，斃執旗賊數名。賊敗走。官軍由南山追至費家寨，賊復返撲。官軍鼓銳奮擊，陣斬二百餘名，生擒賊日藍添紅一名、悍賊四名。賊由山岔紛紛亂竄。是夜，擾及紅水西北。訊據擒賊供稱：「此股係白彥虎、馬長順、余老虎、並西甯蘇家堡二司付等，因畏罪不敢就撫，暗糾西甯西北兩川及大通、永安敗匪，合股北竄。」

初四日，探報賊竄山丹屬之下四旗。楊世俊卽率馬步四營，並紅水紳士軍功王應庚等，率練勇百名，分爲三路，迅往掩襲。黎明，行抵該處。賊瞥見卽遁。楊世俊等及其尾隊，頗有擒斬。而賊竄甚速，無心戀戰。日暮，已竄至東樂地方。楊世俊料其必由甘州北竄。初十日黎明，取道石崗墩一帶，直至甘州，以圖攔擊。調賊已於是日竄甘州十餘里之梁家堡。署甘州提督楊占鼐、及張慶雲、王節文，各率隊馳往。正值該逆分股渡河，隊伍散亂。張慶雲馬隊迎頭奮擊，楊占鼐率步隊隨後策應。賊倉猝不知所措，驚惶四散。官軍乘勢掩殺，賊乃敗過河北而去。初更時，楊世俊馳至。探報賊踞距甘三十里之紅沙窩一帶。十一日五鼓，官軍分三路前進。張慶雲爲右路，楊世俊爲左路，楊占鼐及署甘涼道蕭宗幹爲策應。行十餘里，馬步賊五六百奔突而至。官軍鎗礮環施，賊遂敗走。楊世俊以前面必有巨股接應，非進與決戰，不能痛挫其鋒。因與各軍整隊逐之。白逆果憤前賊之敗，親率死黨，前來拚鬥，勢甚兇猛。官軍聯爲方陣，四面接戰。賊乘銳衝突，自辰至申，官軍屹立不動。俟賊勢稍

懈，乃四面包鈔而前，鎗轟矛刺，賊大敗而退。十二日，賊數十騎馳突城外，去而復返。楊世俊等知其有詐，派隊搜其伏逆，旋即敗去。十三夜，賊盡西竄。楊世俊、張慶雲及參將陶世貴疾追之，及之於撫彝廳屬之鴨子渠板橋。賊正圍攻民堡，官軍乘其不備，急擊之。賊敗，官軍追之，賊回頭死拒。官軍張兩翼鈔之，仍不少退。楊世俊揮軍陷陣，賊始潰。官軍追殺數里始還。

十五日，賊由撫彝竄往高臺，焚燒搶掠，逼近城垣。經城上鎗礮轟擊敗去。是夜，踞距城二里許之下河沿。又河南竄來一股，與之會合，踞鎮夷西山寺。維時徐占彪慮後路運道梗塞，亦派陶生林、桂錫楨、馮桂增等馳至。賊知前途有備，折而西趨。楊世俊詢賊中逃出難民，知河南一股係肅城遣迎白逆入城者。肅城之賊知徐軍分隊遠出，營壘必虛。是夜，賊出隊四五百，圍攻官軍營壘。徐占彪先已分路設伏。賊至，伏兵齊起，被圍之壘亦開壁迎敵。前後夾攻，斃賊十餘名。賊退入墩下廢牆內。墩上火彈齊拋，燒斃不少，復敗入城。

十八日，白逆竄毛目雙樹屯一帶民莊，連陷十餘堡。是日，肅城南稍門亦出步賊千餘，伏城濠內。徐占彪督隊迎擊，鎗礮火彈並發，斃賊目二名，悍賊更多。賊即敗退。官軍復三面鈔之，賊亦分股死鬪，逾三時之久。官軍衝入賊陣，賊大亂，敗入濠溝。官軍乘勝衝殺，賊不能禦。南稍門復出步賊來援。徐占彪飭守備陳文英以後膛礮向賊叢轟放，賊益不支。金順亦親率隊會勦。兩股餘賊皆退縮入城，據擒賊供稱：「上年偽元帥馬得鎮赴西甯求援，前夜始回，偷越入城，與馬四商議。白逆等擬先將眷屬安置毛目北山內，親率大隊赴肅，應城逆之援。毛目爲高臺縣丞分駐之所，逆意圖陷此城，以便安置逆眷。」

十九、二十等日，白逆攻毛目城甚急。架梯掘牆，蜂擁上撲。經縣丞李彭、把總楊春督率紳民固守，滾石鎗

瞰下擊，雖斃賊目，而仍未退。二十三日，陶生林等與金順所派馬隊，及成祿留防高臺馬隊，自肅馳至。出賊不意，殺戮頗多。城圍立解。追至二十里外，馬賊又多爲所戮。生擒逆目二名，小頭目二十餘名，二十四、二十五兩日，復敗賊於白柳灣、萬年渠。乘其渡河，復追而創之。

二十六日，賊竄金塔所屬之牛頭灣。楊世俊先已取道斜出該處，爲攔頭截擊之計。是日伏隊於三塘壩各要隘。二十七日辰刻，賊騎千餘攻莊擄掠。官軍伏起猛擊，賊遽狂奔。官軍追擊十餘里。二十八日，賊大股麇至。楊世俊飭高登玉、高月桂、馬有才、鄒金本等，三路分剿，鎗破羣斃已多。賊復直前奮擊，短兵相接，擒斬相當。陶生林、金順各軍先後會合，三面攻剿，擒斬更多。據擒賊供稱：白逆右勝已被礮子中傷矣。

賊連日竄距肅四十里之野蘇灣，徐占彪方慮兵力難於分佈。適陶生林、楊世俊等均已繞出賊前迎敵。三月初六日，白逆全股攜帶眷屬竄肅城三十里之塔爾灣廢堡，卽肅逆馬四舊巢。前經徐占彪攻破者也。

初七日辰刻，城賊開前經塔塞之大南門，出賊二千餘，直撲官軍長濠。徐占彪率隊衝擊，商調各軍及肅州鎮章洪勝、安肅道史念祖派來護勇，憑濠抵禦，施放洋鎗，並放後膛礮四十餘響。賊惶亂不能成列。正攻擊間，白逆馬步三四千分五股，由塔爾灣鈔來。一撲方友升營壘，一撲武朝聘營壘，餘三股分撲各營長濠。徐占彪調陶生林、齊懷松、秦玉盛、徐鹿鳴等由西鈔擊，楊世俊、金慶元、戴宏勝、黃祖福等由東北鈔擊，徐占彪親自督隊，由中路衝擊。賊殊死戰。金順亦督隊前來會剿。鏖戰三時，賊全股敗潰。徐占彪麾軍趕殺十餘里，奪獲白逆紅旗二桿、前鋒花旗五桿、小旗十九桿，生擒二十八名，割取首級一百二十五顆，耳級一百三十七副，奪賊馬一百二十一匹，共殲斃賊四百餘名。肅城之賊見白逆大敗，始竄入城。

初八日，賊千餘由南門出撲長濠。官軍憑濠施放鎗礮。徐占彪率隊從水卡衝出，金順督所部馳赴南門策應。又調後膛礮，連放二十餘礮。賊紛紛倒仆，仍敗潰入城。賊前隊各帶草束，後隊各帶鋤鉞，意在填濠以迎援賊。不虞疊次被創，志不得逞也。訊據擒賊供稱：白逆將於初九日五更來撲長壕。徐占彪與諸軍商議，俟援賊來而戰，莫如先擊其虛。是夜三更，分派各營嚴守長濠，防賊出竄。一面率馬步，分三路，別由小路銜枚疾進，直搗援賊巢穴。行至距塔爾灣三四里，探報該賊二三千已由大路赴援肅城矣。徐占彪飭各路取齊速進。天明，抵塔爾灣，賊始驚覺，狂呼亂竄。老幼婦女伏地號哭，人聲鼎沸。徐占彪令毋殺賊眷，見強壯者則斫之，立破其堡。賊向南山狂竄。官軍躡追十餘里，共斃四五百名，生擒二百餘名。訊據生擒賊供：已絕糧三日，擇牲畜疲頓者宰以充飢，故行不能速。是時援賊已抵城南，南門內亦出賊千餘，夾攻長濠。各營分頭迎擊，連環施放鎗礮，援賊屢卻屢前。正相持間，忽賊中隊伍自亂，悉撥馬返奔。蓋聞官軍已破塔爾灣，回顧巢穴故也。城賊見援賊掣轉，亦縮退城濠。適徐占彪等追賊收隊，行過塔爾灣十餘里，見援賊奔回。前署肅州鎮王子龍、提督李登第、都司劉芳海、千總李道修等，遽策馬衝入賊陣，手刃數賊，中鎗殞命。徐占彪飭各營整隊繼進，斬賊二百餘名。適金順飭所部馬步馳同會勦，賊紛紛潰竄。官軍回營，見城賊未退，復乘勝越濠痛勦，賊始敗退。

初十日，白逆分股由南山竄文殊山。官軍追之，生擒二十餘名，收回衆婦女百餘名。十一日，徐占彪、楊世俊商定金軍，於十二日仍勦援賊。黎明，三路鈔去。距賊二里許，賊出步隊五六百，列堡外拒戰。官軍先搜其伏，伏賊先敗。官軍勇氣百倍，所向披靡。飢疲之衆有竄南山者，有竄關外大罩灘、黑山峽等處者。官軍追勦出關之賊，至二十餘里。陣斬之外，生擒十餘名，收隊回營。留桂錫楨、馮桂增兩營馬隊，駐關防堵。是夜三更，援賊二

司付馬步六七百復來衝撲長濠。官軍濠掘堵之。賊下馬越濠。官軍前後夾擊，奪賊馬三百餘匹，擒斬甚多。餘賊由金湖灘橫逸，衝至金順所部各營濠邊，復經金順殲斃百餘。此股漏網無幾。

十六日三更，城賊千餘頭裹白巾，撲東湖官軍長濠，並攻營卡。徐占彪由北而南，楊世俊由南而北，截之時賊已有數百名突過長濠，遇官軍包鈔夾擊，斬白巾悍賊數十名，生擒數十名，餘賊仍滾溝，縮入城中。據擒賊供稱：『城賊自援逆屢敗後，益洵懼不知所爲。前由關外來援之賊，已傷亡過半。彼此怨悔，急思棄城逃竄。又限於重圍，不能潰出。僅恃城寬且堅，得以苟延旦夕耳。』

是時陳湜等將馬本源兄弟眷屬，解赴省城訊辦後，即進軍循化。劉錦棠亦率所部前往。八工撒拉回中之兇悍難馴，如青科莊之馬乙麻、馬米力、治主麻等衆，卡勒工之十莊，均已勦辦就緒。惟肅城未下，又添白逆外援，金順亦慮官軍單薄，因奏請留肅助勦，暫緩拔隊出關。未蒙俞允。左□□因將新穀未升，駝隻亦未收廠，甘涼車騾缺乏，糧運俱艱，急難出關情形，據實縷陳。朝廷慮念關外緊急，仍以金順出關，接統成祿所部爲要，但無切責之詞耳。於時，張曜所部已赴鎮番，宋慶亦派蔣東才率所部赴東山，以期迅蕲肅事。而圍肅如徐占彪各營，攻戰更無虛日。

自三月十八日，黃虎臣擒獲城中逃賊，供稱：『城賊以禮拜寺係由塔爾灣出嘉峪關大路，既爲官軍奪路，竄路愈窮，遂挑悍黨多名，冀奪回禮拜寺，以便狂奔出關。』十九日，南門果出悍賊八九百，頭裹白巾，裝束詭異，循城濠呼躍而來。南稍門復出賊二千餘，繼之，圍攻禮拜寺，勢甚兇猛。徐占彪率隊憑濠迎擊，鎗礮環施。黃虎臣據寺牆，以礮劈山礮轟擊，賊小挫退，伏濠內連放叉子鎗。城上鎗礮如雨，相持兩晝夜，二十二日二

更後，徐占彪商派各營，潛師夜起，令陳春萬、楊世俊、徐春先等由西南鈔擊，金慶元、戴宏勝、方友升等由城濠下擊，徐占彪親自率隊由寺側轟擊，金順亦督軍會勦。均祖左臂，分路齊進。將進賊前，賊始驚覺。昏黑間，不辨官軍多少，先放鎗礮，蜂擁來撲。官軍從鎗礮中衝殺，斃賊頗多。賊縮退城濠。四鼓，復來衝撲。官軍步步緊進，鏖戰良久，賊死傷狼藉。天明，安肅道標勇丁、肅州鎮標勇丁馳來策應。賊退踞城根廢牆內外，掘深濠，又於濠內築牆，憑牆施放鎗礮，並於濠邊長牆內潛開地道。徐占彪飭於禮拜寺四面開浚深濠截之。並寺西長濠內添築礮臺，移後膛礮向賊轟轟。賊驚懼無措。連日晝伏夜動，以避礮子。復相持四晝夜。官軍更番戰守，賊猶苦抗。二十六日，擒賊供稱：「賊開地道四處，已被官軍掘濠截斷。二十二夜之戰，黑痣萬長及千長二名均被轟斃，賊死傷以數百計。」並稱：「賊中最畏後膛螺絲礮，將誓死來奪。」是日，賊於西南添築礮臺，施放叉子鎗，斷禮拜寺出入之路。徐占彪飭開後膛礮轟擊，礮臺立即掀倒，臺上之賊盡斃。徐占彪防賊乘夜來犯，預爲部署。三更後，賊果猛衝官軍長濠。官軍併力抵禦，洋鎗所斃甚多。賊仍不退。天明，徐占彪又移後膛礮向賊蓋連放四十餘礮，賊紛紛倒地。金順亦派隊馳來。賊敗入濠溝，復相持兩晝夜。徐占彪料賊必夜出，令陳春萬、黃祖福、陳登雲、宋賢聲、藍明泰等挑壯士八百名，並楊世俊兩營、金慶元、戴宏勝、方友升等三營，於二十八夜三更後，分三路襲擊，直抵西南角城根。官軍更番進攻，勇氣百倍。賊拚鬥日久，困憊已甚，無復鬪志，紛向北城逃竄。官軍趁勢趕殺，金軍亦由東北迎勦。前後夾擊，賊敗，仍入濠溝，始由濠縮退入城。自此以後，連日閉城不出。各軍加濬長濠，一以防賊乘機偷越，一以防賊暗挖地道。

四月十六日，城中逃出漢民供稱：「賊見官軍鎖圍既合，知無生路，擬突圍狂遁，又爲眷口所累，將殺眷

而逃。『徐占彪以回性殘忍，事或有之。飭各營晝夜防守，加修濠牆，並於金慶元、戴宏勝營外，重開長濠，緊逼河灘，誘其出戰。十八日辰刻，北稍門出賊二三千，直撲金慶元、戴宏勝營壘，阻官軍工作。徐占彪會同金軍及楊世俊馬步，分三路，由西北越長濠，繞出賊後，疾馳鈔擊。賊又子鎗裝放較緩，不及官軍洋礮便捷，往來盪抉數十次，賊之亡失已多。午後，始敗退，背城施放鎗礮，城上礮聲連震。官軍直前突之，相持至夜，賊始入城。是夜，官軍並未收隊。十九日黎明，賊復出四五百名來犯。官軍一面工作，一面拒戰。適金順亦派隊會勦。賊敗退，而官軍濠牆已成。二十日，賊放出漢民老幼婦女四百餘口，皆飢餓垂斃。據稱：『城中糧乏，以老幼弱女徒坐耗食，驅之令出。』並稱：『十八、十九兩日之戰，死者不計其數。現紛議殺眷出竄。』與逃出漢民所供略同。

二十四日，金順移營近紫湖潭。賊瞭見，即出賊二三千來爭。該處地方坑坎，高低不平。賊伏低處放叉子鎗。金軍衝突數次，賊殊死戰。時徐占彪派金慶元、戴宏勝、陳祖福、朱賢聲等，由西北橫截而來，並移後膛礮轟之。子落開花，當者立斃。賊隊大亂。徐占彪又飛調楊世俊及方友升、陳春萬、徐春先、李洪超等前來。金順又添派隊伍，分四路環攻。鏖戰四時之久，賊敗向北稍門狂竄。因歸路已斷，倉猝由南稍門入城。據擒賊馬百衣保供：『二十四日之戰，萬長馬得輻中礮陣斃。』

計自三月十八日，至四月二十八日，共斃賊千餘名。時宋慶所派提督蔣東才，亦率前隊馬步六營，於五月初十日抵肅，逼東城而壘。十六日，接仗獲勝。宋慶續派總兵李寶林率兩營，提督馬玉崑率三營，繼進。二十八日，親赴肅州，與金順、徐占彪會勦。蓋肅城本邊關重鎮，城高三丈六尺，厚三丈有奇，外環深濠，深二丈有奇，闊可十丈。逆賊馬四竊踞其中，與關外援賊即馬振國，拚死拒守。雖孤城僅存，而攻堅究無善策。官軍所挖地

道屢被城賊驚覺，由城內掘濠截斷，官軍不能入城。幸鎖園既合，賊無可竄之路，而關內踞逆僅此一股，即循化所屬回番，均已竊於兵威，俯首帖伏。

緣自三月間勦撫卡勒竣事後，陳湜移軍甘都工。查該工撒拉回民甘心從亂者，不過數人，皆聞風逃竄。當飭擊獲亂善拜排、壹五八、迭巴子等八犯，戮之。甘都地與循化僅一河之隔，循化八工撒拉大小頭目，先後款營請命。其下四工爲孟打工、章哈工、奈曼工、清水工，上四工爲街子工、又家工、大寺工、蘇治工，均依令先後呈繳馬械，備辦船筏，接渡官軍。四月初四至初六等日，官軍耀隊河干，成列以濟。以馬占鰲、馬永瑞兩旗登岸而壘，各軍分紮循化城內外。城中民房無幾，官廨荒廢殆盡，而城堞坍塌尤多。當派令各營先修城垣，兩日畢事。傳令回目，縛獻逆首。兩旬之中，上四工縛送最稱梟悍之馬八十、馬玉連、沈五十七、韓麻亥買綻、八十九、馬亥必、保查山、白住麻等二十餘名，下四工亦解到數賊，並戮以徇。連日運送糧料，軍有餘食。衙署廟宇，各回聯名具呈，懇准繳賠修銀一萬二千九百兩，由代理循化廳汪聲元經收辦理。諸事既定，規畫巴燕戎格、循化地勢全局，分營擇要扼紮。西甯鎮總兵何作霖率老湘軍五營，及回目崔偉馬隊，仍回西甯。陳湜率親兵回蘭州。於是著名逆回，僅白彥虎一股已竄關外，馬四一股竊踞肅城矣。

金順亦念肅州城圍喫緊，因派員將成祿催赴肅州，傳旨拏問，押解起程。而派副都統明春，前赴玉門一帶，接辦該軍事務，具奉陳明。……而肅州圍攻各軍，既於城西禮拜寺修築礮臺，安放後膛礮位。六月初一日，連開一百五十礮，轟塌城上女牆七處，城身外面磚石坍塌三丈有奇，而城身仍未迸裂。初二日，復轟一百二十礮，傾圮之處亦多。當令每營各挑壯士百名，預備乘勢登城。賊於西城南北兩角，伏匿死黨二三十名，並於

城上加砌橫牆，以備堵禦。晝夜將城上轟坍之處補砌完好。徐占彪以城身堅厚，轟攻驟難得手。察看附城東關，房屋櫛比，舊爲市廛埠頭。城堞雖與內城一律，而附城之土稍薄，利於轟擊。初六日，會商宋慶，於關外叢冢中逼築營壘，修築礮臺。初八日三更，南稍門出賊七八百來攻。城上城下，又鎗如雨。官軍一面以洋礮、劈山礮迎擊，一面興工。初九日，各營卡成，遂於營卡中急築礮臺，三軍聲息相接。

初十日未刻，南稍門復出賊兩股。一撲宋軍長濠，一撲徐軍水卡。徐軍洋礮、劈山礮憑濠施放，賊卽敗遁。宋軍越濠追勦，賊復拚關。宋軍繞出賊後，左右衝突，勇氣百倍。金順又派隊前來助勦。賊向墳冢低窪處避匿。鎗礮稍息，仍敢直前猛撲。時已晚矣，徐占彪調後膛礮轟之，賊始敗竄入城。金軍亦於東關重濠內，逼築礮臺，與徐軍互爲犄角，地勢均與城高，俯瞰關內，瞭如指掌。據逃出漢民供稱：「城賊見官軍愈逼愈緊，各懷怨忿，由關外來巨會馬六元帥，卽馬得振，圖向關外竄走。土回馬四欲留之共守，議仍未決。」

十五日，修築工竣，礮臺距東關城垣僅一矢之遠，一濠之隔。十六日，疊轟百二十礮，毀城堞十餘處，城身坍六七尺，寬三丈有奇。賊復於夜間囊土堆砌，以氈包、草簍門板，仍行堵閉。連日轟倒城身寬六七丈，高約七八尺。金順亦用開花礮於東北角轟塌關城三四丈。正擬騰躍而上，惟緊隔一濠，深約三四丈，濠內注水約二三丈，內有眼泉數處，冬夏不涸，古所謂酒泉也。賊於濠頭築壩蓄水，深不可踰，仍廢然而返。

徐占彪派隊夜探濠頭，係用木椿密楸，外加木板，土封牢固，難以挾洩。徐占彪飭各營夜穿暗渠，避賊鎗礮。伏行至濠口，併力紮卡，以便開掘。二十一至二十三等日，城賊屢出來爭，均經擊退。營卡已成，金宋兩軍亦在東北東南兩角添築二壘，聯絡聲勢。賊見憤甚，拚死奮拒。鎗礮既止，短兵相接。官軍大呼陷陣，與賊扭襟捉。

髮，縱橫搏擊。陣斃僞千長馬孔一名，餘賊無算。賊始敗縮入城。閏六月初四日夜，壩頭掘開，濠水漫溢。徐占彪令用樹枝青草填濠，爲賊擲火具所焚，不果。

初五日，飭各營多運土石。初六日晨餐後，乘守賊稍懈，徐占彪商之宋慶，各挑壯士，越濠猛撲。徐占彪親率李玉春、方友升、武朝聘等，首先登城。賊由南北兩面蜂擁來撲，均頭裹白巾，袒臂譁噪。適金宋兩軍均蟻附而上，立將東關克復。賊焚燬關內房屋糧料，紛紛遁入大城，閉門拒守。忽北稍門、南稍門、大南門各出死黨，分路夾擊官軍之後。時宋軍總兵姜桂題擊退南稍門之賊，總兵李寶林、都司馬玉書、合金軍擊退北稍門之賊，賊已死傷塞路。徐占彪一面派隊紮東關正門樓，一面撥隊擊退大南門之賊。宋慶紮東南角樓，金軍紮東北角樓。賊復出馬步撲官軍南濠。守南濠遊擊秦玉盛分三路，怒馬馳擊，生擒沙州五營僞元帥蘇洪有、肅州大阿渾何福榮、馬玉修等。

初九日，徐占彪督隊，於中街紮卡守禦。城內擁出賊二三千，奮力奪卡。官軍巷戰卻之。徐占彪左腿被賊鎗子洞穿兩處，幸尙未損筋骨。初十日，徐軍幫統黃虎臣率李玉春由大街直進，金軍由大街之北，宋軍由大街之南，分三路於街中築壘，距東城根約一矢之遠。賊晝夜拚爭，官軍雖屢勝，而傷亡亦不少。據賊內投出回民馬咸奉供稱：「初九日撲卡之首逆馬得振，即僞元帥馬六，又名馬正國，本關外著名悍賊。是日左額中鎗子重傷，即時伏誅。」十一至十六等日，黃虎臣合金宋兩軍，進逼城根，修築營壘。十七日，復於大街壘卡中，修築礮臺，用大礮對門施放，並開掘地道。

二十日，徐占彪以各軍進紮關廂，長濠頗覺空虛。徐占彪又因調治腿傷，未能領隊，慮賊從南突竄。遂商

金宋兩軍仍駐東關。徐軍移紮長壕。並令黃虎臣於大南門外，逼城修築礮臺。適副將賴長由省城督解後膛礮並開花礮子到營。二十六日，徐占彪飭新左正右兩營，連夜修築營卡二座，距南城根不及半里。二十七日辰刻，賊見官軍紮卡扼其吭，賴長施放二礮，轟塌二垛。忽大南門突出悍賊二千餘，分兩股飛奔奪卡。維時卡牆甫成，弁丁正搬運鍋帳，守卡兵單，不能抵禦，兩卡均被奪踞。方友升見賊已入卡牆，率所部騎兵下馬陷陣。賊悉衆出卡猛撲，鎗子雨注。方友升頸中飛子重傷，直貫脊骨。賊乘勢直撲礮臺。賴長令步隊勇丁用洋鎗測準，連斃悍賊十餘，並開大礮擊後隊之賊。維時鄧增亦由濠內馳至，助同守禦，開礮轟擊，左手指被鎗子斷折。徐占彪正養傷營內，急調各營馳援。賊見援兵大至，又所踞卡牆已經大礮轟塌，無可藏匿，仍狂奔入城。官軍仍將營卡修築完固，撥兵駐守。此次官軍員弁勇丁傷亡頗多，蓋困獸之鬪，其噬必更毒也。

左□□念肅州一隅勞師日久，而又傷我統將，焦勞益切，遂定於七月十九日，由蘭啓節，前往肅州，親督攻勦，並籌關外糧運，關內善後各事宜。一面將省垣應辦各事宜，及日行等件，分別委代。而署烏里雅蘇台將軍科布多、參贊大臣常順，以陝回大股出關北竄，匪蹤擾及阿畢米特遊牧，請「飭迅克肅州，俾金順得以率隊出關」等情具奏。既而署伊犁將軍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榮全、烏魯木齊都統景廉，各以關外軍情緊急，籌防增餉，調援紛紛具奏。適安敦玉等處經副都統明春、總兵胡可均等屢戰克捷，金順復派副將和正興等選帶隊伍，出關接應。文麟所派馬隊亦到，該逆遁逸入山。經金順據實陳奏。奉上諭：「肅州自攻克東關後，各軍添築卡壘，連環攻擊，不難一鼓蕩平。著左宗棠、金順督飭該將領，剋期攻拔，以安邊圉。金順一面部署出關事宜，早日成行，勿稍延緩。欽此」等因，仍與疊次諭旨無異。於是肅州諸將領攻勦益急。

自七月初一日，據逃出難民供稱：「賊因東關攻克，長圍愈緊，各逆目造長車數十架，每架長二丈四尺，寬一丈五尺，上安擋牌氈片以禦鎗礮，下用軸轆，以數十人共推一架，意圖駕濠而過。」徐占彪傳諭各營，預爲部署。初六日五鼓，大南門果出悍賊四五千，均推擋牌長車，分爲三股，一撲歸化營新築營卡，一撲新右營長濠，一撲左營長濠，並拔濠外木椿，蜂擁爬濠。徐占彪令各營以洋礮劈山礮憑濠環擊，轟毀擋牌無數，爬濠之賊爲守濠隊伍刃砍矛刺，紛紛倒仆。維時撲歸化營之賊亦經該營擊退。楊世俊率所部奇捷營，急由西南角馳至，合陶生林、桂錫楨、馮桂增、方友升、秦玉盛、武朝聘等馬步各營，及安肅道護勇、齊隊奮威，越濠追殺。鄧增、賴長以後膛大礮，連放三十餘響，擊斃尤衆。各軍奮獲擋牌四十餘架，賊即敗遁。時金軍於東北角用開花礮對城轟攻，宋軍排列東南，鎗礮環施，賊仍向南門敗竄回城，復由城中馳赴東北，與金軍拚鬥，仍敗遁入城。據擒賊供：「馬四欲乘徐占彪傷尚未愈，突圍狂竄也。」

十八日，徐占彪以楊世俊所紮城西南之苦水堡，地勢較高，商令修築礮臺，攻西南兩面。二十三日，礮臺成，高與城齊，寬能排置大礮二尊。臺側有水溝二道，便於設伏。溝西南土原層疊，而原畔距城根僅十餘丈。溝南原中又有破牆溝，西原直接禮拜寺官軍營壘。二十五夜，徐占彪派新營副將康得勝，撥隊南原，就破牆築卡，副營總兵宋賢聲於西原原邊築卡，李玉華率先鋒親兵營列隊護之。元亨、正、新左、新中、右、捷、中左等營幫修卡濠。賊見官軍逼城添築卡壘，城上鎗礮施放益緊。鄧增、賴長以後膛大礮指轟，始退縮城下。兩卡均連夜築成。二十六夜，徐占彪令元亨、副、新中四營，及楊世俊所部捷、中左兩營，由西原開挖深溝一道，橫通禮拜寺正右、新左兩營，由南原挖溝橫通礮臺側之水溝口。仍派李玉春率先鋒親兵營於前面列隊以護。每營分挖

三十餘丈，深約五尺，寬六七尺，連夜竣工。晝以步隊十營，各挑壯士，暗伏溝內。待後腔礮轟塌城身，乘機進取。夜則飭派馬隊，改步伏之。抽步隊四營守濠。是夜，城賊鎗礮如雨。鄧增、賴長以後腔礮連轟，乃息。忽城西出賊三四百名，蜂擁來撲，官軍擊卻之。二十七夜，徐占彪以水溝口礮臺距城較近，令先鋒營於溝南紮卡，商派楊世俊、紫卡溝西，互爲犄角。飭鄧增、賴長、陳文英、日用頭二號後腔大礮，測準轟攻。計西南城角礮場垛口七十餘箇，城身外面磚石亦多塌卸。

十二日，左□□至師，駐節城南二里許。十三日巡閱長濠，查看各軍碁布星羅，鎖圍密合。其西北及南門外稍有單薄處所，旋飭隨帶鎮西、副中兩營，分撥駐紮。與諸將領商定，約期會攻。時金順已於東北角開掘地道，准備至期舉發。擬商宋慶合攻東北。因飭徐占彪、楊世俊各挑壯士，於城西南角開花礮轟塌處所，填塞城濠，以便騰躍而上。一面派隊嚴扼長濠，防其衝突。首逆馬四即馬文祿，知節帥遙臨，十四日遣人賈稟，赴徐占彪所部歸化營乞撫，自請出關討賊贖罪。左□□深知其詐，全未批答。雖出示城中，曉諭「老幼婦女免死，其誠心乞撫者准詣營投審，聽候分別辦理」，一馬四奉到告示，匿不張貼。

十五夜三鼓，徐占彪、楊世俊督隊填濠。城上鎗礮連聲不絕。賴長等連用後腔礮指轟。五鼓，填濠登城。楊世俊揮隊猛撲。甫及城腰，賊乘高死抗。鎗子石塊紛集如雨，官軍未能驟登。十六日黎明，東北角地雷轟發，宋慶所部營官遊擊張林急麾壯士，冒鎗石登城。賊負隅死鬪。張林身中數鎗，裹創血戰，旋復中子殞命。十七日，徐占彪、楊世俊於西南城根各掘地道。賴長、陳文英、李思經以後腔礮向賊叢連轟，副將鄧增移大礮一尊，置東北角礮臺，晝夜指轟，各斃賊無算。十九日五鼓，徐楊兩軍地道掘成，同時舉發。楊世俊率奇捷各營壯士，奮

勇先登。副將歐陽吉星率副中營繼之。連撲數次，斃賊甚多。逆賊於城上斜掘深坎，伏踞其中。坎上密排叉子鎗。伺官軍上城，連環施放，官軍稍卻。楊世俊憤甚，持刀督戰。甫上城頭，忽飛子貫腦。將士扶救歸營。次日竟殞。徐占彪見楊世俊創甚，仍督將士分隊猛撲，復陣亡數十員名，帶傷者五百餘名。賊之負固如此。

左□□因念仰攻徒損精銳，不如增修濠壘，一面用後膛開花大礮向城中測準轟擊，一面加掘地道困之。時劉錦棠在西甯聞節帥親赴前敵，率隊由西甯取道永安，赴甘州候調。稟報至肅，左□□飭帶數營前來助勦。以所部之河湟撫定番回，本賊舊黨，可以用奇也。九月初四日，金順派所部將士由東北城缺口搶登城頭，紮卡斷賊城上往來之路。悍賊連日猛撲，均經大礮洋鎗擊退。其西南各城土回老弱，紛紛款營乞命。訊據供稱：『城中糧盡，悍賊宰騾馬充飢。老弱乞其皮煮食度活，餓斃已不知其數。聞官軍不殺老弱婦女，故偷出逃生也。』爰設局臨水地方留養，聽候安插。

初十日，劉錦棠率湘軍五營及已撫回番至肅，駐營南門。陝回軍功崔偉、禹中海、畢大才、甘回軍功法鏡、泉、馬福壽等，日馳馬城下，呼馬四及各賊目，告以死期已至，善自爲謀。馬四自知生路已絕，哀懇出城乞撫。十五日，親詣節帥大營，泥首乞命。時金順、宋慶、徐占彪、劉錦棠均在坐，明告以罪在不赦，仍宜遵前諭，先繳馬械，次造客土各回戶口清冊，聽候審辦安插。並令將各悍目分班帶赴大營，聽候面諭。馬四唯唯聽命。嗣是陸續款營，呈繳叉子鎗一千一百七十餘件，劈山礮、過山鳥鎗、狗頭礮、抬鎗數百件，矛千餘桿，刀叉無數。惟戰馬僅交七十餘匹。據稱連日飢甚，已將餓瘦之馬悉數宰食，所贖止此。

比飭客回分繳冊籍。籍甘州者，出東門，由宋慶點驗。籍關外沙州者，由金順點驗。籍西甯、河州、循化、及陝

西者，由南門出，歸劉錦棠、徐占彪點驗。各軍預於廢堡，分男女安置。二十一夜，土回頭目金自明領賊數十，潛由大北門竄出。金順督隊轟擊，殲之。金自明伏誅。二十二日，點畢，核對冊籍，人數有多，復拔出漢民男婦一千一百餘口。二十三日，令提逆首馬四即馬文祿，及馬永福、馬照、馬金隴、馬涼臣即禿鄉約、王得勝即王大漢、馬金才即貴德老四、馬梁成、尙阿渾等九犯，數其罪，磔之。中軍號礮三響畢，金順、宋慶、徐占彪、劉錦棠立將各起兇悍客回一千五百七十三犯，悉數駢誅。是夜，諸軍入城縱火，鎗轟矛刺，計土回五千四百餘名。除拔出老弱婦女九百餘口外，盡付焚如。肅州以平。二十四日，安肅道史念祖署肅州知州李宗笏入城，圖殲屍骸枕藉，即老弱婦女亦頗不免。蓋昏夜亂刃交加，有不及辨者矣。

計逆回竊踞肅州，已歷十年。始由土回肇衅，繼則馬文祿、藍吉禎受首逆安得森僞封元帥，兇燄更張。藍吉禎死，馬文祿以西甯獵戶，糾聚撒拉回番，及西甯、河州劇盜，偷息於此，以通關內外花門消息。西路妥逆中路馬本源、馬桂源、東路馬化澂，皆資其聯絡。中間就撫受職，更名馬忠良，實則自稱馬文祿，人仍呼之馬四而已。當就撫時，城內漢民尙三萬餘口，該首逆殘殺其精壯，擄辱其婦女，至今僅存老羸男婦千一百餘口。其客回從逆者，關外則沙州、哈密、紅廟子各種，關內則西甯、河州、循化、保安營、隴西、狄道、伏羌、甘州各種，及陝西流徙之回，約共兩萬有奇。能戰者半之。漢民日微，回黨日聚，殘虐之慘至斯已極。自十年徐占彪一軍進剿，由高臺、甘州轉戰而來，大小數十戰，逼賊併聚一處。金順繼至，而圍始合。宋慶繼至，而圍益密。東關既破，儲積空矣。關外賊走，外援絕矣。猶敢倔強一隅，誓死決鬪。是其堅悍之性，誠有異他賊者。茲幸積年巨寇，按籍而誅，屠豕剝羊，無一漏逸，人心爲之大快。十月初七日，會銜奏報，並請獎敘……

河州有劇賊楊瞎油什、康七箇子等犯，久未弋獲。前六月間，統領宗岳軍提督張仲春，偵知該匪由董家山竄入大東鄉，卽自率馬隊及各營往捕。跟踪追至那勒寺川，遇之。該匪等盤馬開弓，都司劉煥章中鎗而殞。張仲春憤甚，驟馬而前，撞楊瞎油什墜馬。官軍卽奪其馬，該匪躍他馬飛駛。張仲春騎賊馬緊追，前阻深澗。該匪所騎生馬不能躍過，張仲春追及之。適副白旗馬隊亦至，陣斬多名，立將楊瞎油什、康七箇子、馬照清三犯擒獲。張仲春以馬照清交沈玉遂作眼線，而解楊瞎油什、康七箇子赴蘭州訊明，盡法處死。沈玉遂因馬照清指認，續獲賊黨馬成明、卽金句滿拉、馬尕五十、馬喜兒、馬兒洒、馬勒黑、馬主麻、馬阿力木、馬力木、馬梁成、卽馬合合、馬瞎箇、馬祿祿、馬雙箇、金如林等，訊明斬決，劇賊始除。卽撫回，亦爲之大快。自是羣安生業，漸釋驚疑。

而河州城南三十里鋪撫回閔殿臣，與西北鄉撫回馬占鼇、馬永瑞、東鄉撫回馬悟真等，素不相能。蓋因從前阻撓撫議，直撲省城，燒搶廟宇民房，馬占鼇等曾斥其罪犯不赦。十一年就撫時，閔殿臣父子心懷猶豫，馬占鼇、馬永瑞又曾將其父子網辱之。迨撫局大定，閔殿臣與其同教族黨受官司約束，外極馴順。馬占鼇等奉檄挑選壯丁七百餘名，扼積石關。閔殿臣之子閔福一，投馬占鼇處充哨長，因不守營規被革。因此，益恨馬占鼇，並疑馬永瑞有意陷之。閔殿臣有子四人，均鶩狼異常。其至戍黑里布兄弟，及同教馬八蓋、馬克力、王有才、馬油奴，亦皆南鄉回中著名兇悍。閔殿臣特爲心腹，報怨之志益堅。同治十三年十一月間，其黨糾衆做會，私造軍械，漸露奸謀。河州鎮總兵沈玉遂、署河州知州潘效蘇遣人偵察，在回民馬成家起獲新製黑洋布包方旗刀矛等件。比傳閔殿臣察訊，不到。十一日，有客商經過該處，忽被劫殺。沈玉遂等選派弁勇二十名，前往查拏。閔殿臣竟率黨圍殺，斃勇丁二名。其餘受傷逃歸。該匪等聲稱拼死與馬占鼇等報復，從三十里鋪赴

各處逼脅回民從亂。兩三日間，聚衆已近千餘。突於十四夜，悄撲甯河官營。當經駐防該處之宗岳營營官總兵黃添泰偵知，憑壘固守，斬撲疊悍賊甚多。賊仍退伏原巢。

十五日，賊遣南鄉回民赴城申訴。賊黨新集無多，憑乘其未集，派兵逮捕。沈玉遂不疑其詐，遽率所部馬步四百餘名，直抵三十里鋪。見前山有賊數百，沈玉遂督隊奮擊，斃賊數十名。忽後面各山伏賊齊起，四面包裹。幫帶官總兵傅永達、哨官總兵馮永祥、千總彭大發等，奮勇鏖戰，力竭陣亡。沈玉遂率隊突圍回城，稟請調兵會勦。乃飛飭各路，均由防地進紮，力遏奔衝。其地段綿遠，派撥不敷者，由後路各營加隊填接，以資聯絡。襲賊中央。一面調署西甯道劉錦棠，帶所部九營旗隊，自西甯出大河家口，由河州西北入，會督各營，直擣南鄉賊巢，剋期蕺事。馬占鰲、馬永瑞聞逆復叛，由積石關，率左右兩旗勇丁赴河州，請於沈玉遂、潘效蘇，願赴南鄉，派門戶丁勦賊。十八日出隊，分道進勦，則賊已傾巢翻山，向西馬連灘繞竄河州城下，猛撲西南兩關，舉火焚馬永瑞住屋。沈玉遂率所部憑城開鎗轟擊。馬占鰲、馬永瑞聞警，馳回助勦，賊仍由小西鄉、韓家集竄去。十九日，至摸泥溝，燒馬占鰲住屋，並擄脅西鄉回衆。其時提督張仲春、總兵凌春臺等，各率所部，赴河州援勦。賊聞官軍大至，二十一日退回三十里鋪老巢。

二十二日，張仲春、凌春臺率隊回甯河，行近三十里鋪，忽麻木溝一帶伏賊齊出。官軍整隊接戰，忽賊中拋擲火包，適中藥桶，火藥轟發，西風猛起，延燒鎗隊藥袋，官軍陣脚忽動。總兵黃添泰、凌默發、副將李福星，督隊衝殺，同時殞於陣前。士率（卒）從死者甚衆。張仲春、凌春臺乃收隊，退保甯河。

二十四日，賊率大股，復撲河州城。沈玉遂憑城固守，派馬占鰲、馬永瑞率左右兩旗出擊。賊退撒拉崖。二

十五日，賊衆數千齊撲甯河城，踞城外東西北三面峯巔，俯瞰城中。悍賊蛇行，伏逼城下，焚燒西關，遍穿地洞，積薪焚門。張仲春、凌春臺與甯河防營副將邊得貴各率所部堵禦，斬上城悍賊百數十名。昇大石堆砌城洞，於石罅發鎗禦賊。賊晝夜環攻，不得入城。十二月初一日，張仲春、凌春臺邊得貴等見賊攻稍懈，派各哨隊伍分三路出城奮擊。賊亦三路迎拒，交戰約兩時許，賊中路先敗。官軍分三路齊逼壓勦，克獲大捷。生擒馬由立五名，賊鋒稍挫。是日，劉錦棠等率所部由積石關至河州，察看賊踪。與沈玉遂會商，初二日各率所部馬步，進駐河州城南二十里鋪。正築壘間，逆衆列隊山前搦戰。劉錦棠令步軍整隊勿動，飭提督黃萬鵬督旌善馬隊、崔偉、禹得彥、畢大才等四百騎，總兵陶鼎金、守備沈福田及馬占鰲、馬永瑞所帶各馬隊，向前衝擊，佯敗以誘之。賊下山猛撲，黃萬鵬且戰且退。甫近步軍列隊之前，旌善馬隊張兩翼斜鈔迅進，以其半下馬開鎗，賊仍敗竄歸巢。初三日辰刻，賊傾巢排列山梁，綿亙數里。劉錦棠列陣以待，約兩時許，賊不下山。劉錦棠、沈玉遂商令馬隊，仍由中路平川徐進，親率步軍，各分三枝，上山搦戰。將近山頂，賊始猛撲而下。官軍齊開鎗砲，繼以刀矛陣斬逆長子閔福一及悍目黑里布兄弟。賊大敗，漫山潰走。官軍乘勢合追，斬戮千計。

初四日大雪停隊。偵賊仍收集麻木溝一帶。初五日，提督劉端冕、總兵張福齊率所部進甯河前五里之李家坪。偵賊數百，護輜重麇集下趕坡。分路進擊，略有擒斬。少頃，山間有賊二千餘突至，官軍分路抵擊。正交綏間，劉錦棠聞鎗砲聲震，知山前有戰事，遣馬隊橫出截之。賊見官軍兩面夾擊，慌懼不知所爲，斬馘無算。生擒王有才等六十餘名，正法軍前。

初七日，劉端冕、張福齊率隊抵拉力寺，劉錦棠、沈玉遂率隊至鎮南壩，追賊積海石。賊棄眷，向南而奔。初

八日，偵賊由三十里鋪竄買家集，築卡於打鼓臺。劉錦棠飛飭各軍，合力圍攻。初九日黎明，各率馬步由姚家嶺上山，見山頭賊隊林立。劉錦棠由左路分支而進，沈玉遂由右路分支而進。賊見官軍大至，蜂擁下山，猛撲右路，勢甚兇悍。沈玉遂領隊奮擊，賊以長矛指刺。沈玉遂振斷矛頭，還以撞賊。親軍環刺，斃賊多名。劉錦棠見賊趨軍右路，飭馬步翻山，橫衝賊隊。提督譚和義、參將張俊大呼陷陣。各營號鼓齊鳴，士氣百倍，搶上山頂。總兵戴清輝、朱華祥率隊繼進。賊見官軍逼近，復回頭抗拒。黃萬鵬飭旌善及河鎮各馬隊，由山梁下馬，開鎗轟擊。賊棄卡下山，向買家集、郭家嘴等處狂奔。劉錦棠揮馬步各隊，下山緊蹙其後。張仲春、凌春臺在臺子街，聞打鼓臺鎗聲甚緊，率所部各營急進。行近買家集，遇劉錦棠已出賊前，部隊佈滿西北。張仲春、凌春臺乃以所部，分布東南。賊見竄路已絕，縮入買家集、郭家嘴各莊堡，拚死抗拒。劉錦棠令各軍步隊圍攻莊堡，馬隊分列平川，防其竄逸。部署既定，各營取薪舉火，焚各莊堡。悍賊猶於火中開鎗，轟傷官軍，亦有冒煙衝出者。比經截殺無遺。其未著火各莊堡，又經次第攻破，擒斬淨盡。時已二更，夜深月黑，各營環立待旦，未令撤隊。初十日黎明，驗視賊屍枕藉，約略指數二千數百餘具，或焦黑不能辨認，或血污塵糊，無從識別。據生擒各賊供：閔逆之弟閔朶七、次子閔朶木、買家集回目馬福林、東鄉四大叉回目三師務、西鄉回目馬八馬老師務等，實已陣斬。其焚死者，不能確指也。

閔殿臣之弟與子俱陣斬外，餘逆均報捕獲。逆眷均已焚斃。助逆之黨亦無瞧類。惟閔逆是否焚死，其屍莫能確指。但距起事未及一月，而其亂已平，功亦速矣。其徒衆原不甚多，軍火器械亦未及備。同類相戕，原不足與於叛亂之數。第以人係回族，事適起於肅清之次年，附錄於此，亦可見回性桀驁，撫馭之不易耳。

平定關隴紀略卷十三

行師之要，籌餉爲先。此兵家定法，凡擁靈專征，無不先事以圖之者也。顧邊省與中原地異，久役與始師時異，負隅之寇與剽疾之賊敵異，野荒民散與田疇廣闊，人民聚處又異。故始則籌餉，繼必籌糧，終且籌糧於遠鄰，而轉運與寄頓備極經營，而猶虞不足。事勢至此，有不智勇俱困者乎？

秦中自同治元年遭髮逆之擾，大荔、渭南之回乘機殺掠。是年冬，甘回亦變。民間之藏粟半爲回有矣。而是年秋成未穫，越明年，民多死徙，新穀復未播。逆回初恃多儲，以爲可以持久也，不意巢破而儲亦空。官軍每破賊巢，輒得盜糧，以爲足以贍軍也，未幾賊徙而巢亦盡。大吏方憂餉匱，因思以糧抵餉，於是有捐糧之議。行之既久，糧餉交乏，回之搜括益厲，兵之譁潰相尋。楊岳斌繼督陝甘，師非不武也，卒以餉與糧不繼，而功弗克成。

惟左□□深明本末，成算在胸。同治六年正月初八日，由湖北行營奉命督辦陝甘軍務，卽奏陳籌辦情形。疏中有云：「臣由閩啓行，所攜同行者僅三千人，幫辦軍務。臣劉典選募舊部亦止三千人。初意南人用之西北，本非所宜，祇可多挑營官哨長之才，入秦後將陝甘現存兵勇分別汰留，而勻撥膽技素優兵勇充當親兵護哨，以倡勇敢之氣，庶行糧可資節省，而陝甘饑軍亦可漸有位置。」又云：「一面開設屯田總局，相度秦隴緊接要隘，有水草可田可牧者，開設屯田。一面汰遣陝甘各營，去疲冗，省軍食，爲久遠之規模。其願留屯田

者，編入冊籍，指地屯牧，庶軍制明而內訌可免，屯事起而軍食漸裕。」是已早籌軍精矣。

又以餉械重寄，籌運需才，復奏明於湖北省城內設立陝甘後路糧臺，而以湖南補用道王加敏、湖北漢黃德道江漢關監督王文韶總司其事，而後路之轉運無虞。然後通盤籌算，廣濬餉源，以舒各省之力，而用求實濟。其疏略云：「各省欠解甘餉，爲數甚鉅。諸臣同任封圻，豈有坐視西陲危急，不思拯救之理？細察彼此情形，實亦有自顧不遑，協濟過多，難於兼顧者。請飭令各就本省情形，籌擬實解確數，按月委解，以期實濟。其用兵省分，時艱同值，固難責其舍己芸人。其協濟過多省分，勻撥維艱，亦難挹彼注茲。合毋仰懇天恩，勅下欠解甘餉督撫，令其各就本省情形，悉心籌議協甘的餉，其用兵省分，照該省軍營人數餉數，暫時勻出十成之一，協濟甘餉，責成各藩司關道按月委解，由該督撫臣按季奏報。其協撥軍餉，無軍務省分，准各督撫察酌各軍得力與否，酌擬減撤。其所減撤之項，仍即按月勻加甘餉。至捻回竄聚省分，如河南、陝西，則自顧不遑，應停其報解，以昭核實。至於黔滇兩省援師，其餉源專在蜀湘，亦請勅令川督湘撫分別撤減，以收餉節兵精實效。其甘肅口外各軍，此時陝甘軍事方殷，無論力難及遠，即有餘餉足以撥濟，亦虞道梗不前。應請勅部察明業經出塞各軍，固應照常設法解濟；其尙未出塞各軍，應暫停前進，改所撥之餉暫解甘肅糧臺，以資分勻撥解。至隴外地畝荒蕪，軍食無從採購。查漢中採米入甘，陸路亦頗迂阻。訪聞川北嘉陵江、白水江上下游一帶，素稱產米之區。四川廣元、昭化兩縣水道，與甘肅鞏秦所轄相通。若於保甯、順慶兩府設立米局，採米雇船，運送廣元、昭化，再行剝換船筏，溯流而上，或另雇駱駝脚夫，剋期運解，擇地存儲，轉解軍前，取攜自便。應請勅下四川督臣、四川藩司悉心集議，以期運濟甘軍，較漢中尤爲便速。」凡有敷陳，均經奉諭允行。由是各省無推諉之

弊。

然籌餉尙須按月，而軍無巨款，接濟難敷也。復請寬籌餉項以支危局，援從前關督出印票、督撫加印、向洋商借銀充餉成案，籌借現銀一百二十萬兩。內由閩海關代借二十四萬兩，粵海關代借二十四萬兩，浙海關代借二十四萬兩，江漢關代借十二萬兩，江海關代借十八萬兩，均由各關監督出付印票，並由各督撫加蓋關防，給洋商收執，在本年七、八、九、十、十一、十二等月各關稅項下撥還。除江海關係本關應協甘餉外，其餘各關代借銀兩，仍由各該省藩司按月撥支，交各關以清款項。雖奉諭旨准行，而往返咨覆，猶未能速也。復請勅下兩江督臣、江蘇撫臣，飭江海關監督照原撥，續撥甘餉共銀三萬兩之數，按月全解，並照數先向洋商指借每月三萬兩。如江蘇一時不能遵撥，則江甯協甘月餉內，尙有應解甯夏將軍餉銀一萬兩，陝甘督臣餉銀一萬兩，亦可按月撥交江海關，抵還欠款。亦蒙諭旨准行，始克督師疾進，由德安、樊城、取道入關。

是年五月間，署陝甘總督程圖善以甘省軍餉奇絀，請將各省協餉變通辦理，具奏。陝西布政使林壽圖亦以甘省慶涇等營餉無可措，具奏。賴籌借洋款已定，奉上諭：「本年七月以後各省協甘之餉，已歸左宗棠收款。此後甘省軍餉，左宗棠卽當遵照前旨，酌定數目，按月撥給，以資接濟。」是先事之防，已見效當時矣。

八月，師次臨潼，再行核計軍餉，不敷之數甚鉅。而捻回並勦，戰事方殷。復援案請辦米捐，以資接濟。疏言：「先後入秦及續募馬步各營之在途者，併計步隊四十餘營、馬隊三千餘騎，綜合各項經費，每月不下三十萬兩。從前但擬帶數千人過征入陝，約計各省協餉十餘萬兩，暫可敷衍。而行至鄂豫，適當捻逆披猖，因添集舊部，趕購馬匹洋鎗，戰事雖少，餉需已增。入陝之後，陝甘餉事，兵事均應通盤籌算。查酌濟敢戰各軍，資遣可

撤各營、議墾無主荒業，皆需巨款。而所借洋商銀兩，以山西票商無可匯兌，逐批轉運，九月內尙難到齊。卽到齊，亦易告罄。擬援照前在浙撫任內辦理米捐，及撫臣喬松年現請推廣陝省米捐各案，於秦、楚、蜀產米之區，及河南、山西兩省，勸辦甘肅米捐，以濟軍食。第陝省既辦米捐，湖廣亦辦麥捐，以懸釜待炊之衆，盼彼此相爭之捐項，與購運極難之軍米，何能稍濟急需？惟有籲懇皇上逾格恩施，俯念甘肅糧餉之艱，准將京銅局專收各條酌歸甘肅米捐局收捐，一年卽行停止，以顯京餉。他省皆不得援以爲例。庶陝甘兩省餉事軍事均有裨益。」此預籌冬春之餉也。

而其時署陝甘督臣穆圖善，屢以軍餉奇絀入奏。又飭林壽圖撤罷西安糧臺，悉以餉事歸秦安糧臺。又撥山西河東協餉，歸雷正綰委員守催，而令曹克忠舊部張在山一軍仰給於雷正綰。於是涇軍頓生疑慮，而慶涇各軍取餉於秦安，亦多阻礙。慶涇各軍亦將渙散。朝廷勢難遙度，一切悉令查奏。於是縷晰敷陳，歷言：「自六月入秦之後，共撥解甘餉三十八萬。而漢中糧臺陳丕業、西安糧臺林壽圖前後所解，綜計約六十餘萬。甘省前數年所得協餉，尙未必如此之多。猶思竭力籌畫，俟三批洋款到日，再撥濟五萬兩。一面飛咨四川督臣，於代辦軍米內先儘署督臣提用。將來米捐如有起色，亦就近於四川捐局，隨時酌撥濟甘。督臣總制陝甘，當籌兩省全局。甘省此時之患在兵多而不能戰，或被甘回軟困，或與土匪勾連。如胡世英所部十營，其逃勇之從賊抗拒官軍者，曾爲劉厚基所擒斬。欲撤則欠餉已下，督戰則挫衄無疑。請勅下署督臣穆圖善，將甘軍屢經譁潰，有名無實各營，覈實綜計，每月撙節支用，實需餉銀若干，咨會商辦。然後議立分總兩省糧臺，酌量緩急，分別撥濟，斯爲正辦。」等情。朝廷始知籌餉雖多，分潤不少，而欲歸實用，必杜漏卮。旋奉諭，以所籌

深中窳要，悉如議行。並著穆圖善俟左宗棠入甘後，即將總督關防委員齎送該督軍營。自是籌軍籌餉，益有把握。而所致穆圖善「甘省籌餉難於籌兵，籌糧難於籌餉」一絀，亦已鈔呈御覽。即前所請勸辦米捐，亦奏明以設局之日起限。

值是年秋霖霑足，陝地荒蕪既多，歲復收歛，米粟每斗價需二千，麵價每觔百三十文。若復加採軍糧，勢必日增昂貴。因預爲籌備，奏請於湖南、湖北協餉內，提銀六萬兩，交湖北省城陝甘後路糧臺採辦軍米，分批轉運，由漢江汭流而上入甲河，至山陽之漫川關，陸運西安，以供軍食。此籌糧難於籌餉之一端也。況其時餉項又將告罄，復請勸河南遵部原議，每月協撥銀一萬五千兩，庶軌轍易通，轉運尤速。並催提江南等省七年正二兩月，並本年未解協餉。復援案擬借洋商銀二百萬兩，以資來春接濟。奉旨俞允。然其酌濟苦心雖蒙聖明洞察，當時固未能共喻也。

適戶部有統籌財用源流，請嚴飭將帥迅速平賊之奏。奉上諭，著據實具覆。因得以備述時艱，縷晰籌辦情形。其略云：「竊臣所收的餉及洋商借款，除酌撥甘省、津貼陝軍及慶涇一帶甘軍，並酌濟客軍外，以之散放臣軍餉項，本不能敷年終之用。計新舊各營餉項，已積欠三四五月不等。近派馬隊赴晉省東路，發給兩月行糧，驟提銀五萬餘兩，所存已無幾矣。而需用繁亟，歲款糧貴，不得不預爲廣購。來春楚米未至以前，秦糧騰貴，欲購更難。以此存項購糧，則各營鹽菜銀兩無從籌發。況師行入晉，則糧價運脚所費尤鉅。此來年春季需用所以迫切也。回之求撫雖屬實情，但陝回與漢民仇隙既深，自無准其回籍之理。計惟於近陝之甘境，或陝省北山一帶，徙漢置回，方可以規久遠。則移徙漢民有費，安插降回有費。饑民相率爲盜，股數衆多，進勦則環

跪乞命，情實可矜，亦須安插，則收撫又有費。勦撫若能得手，正宜籌發牛具籽種，開墾荒地，則興辦屯田又有費。甘省之兵須及時裁撤，即陝軍亦有可撤者，均以積欠太巨，欲撤不能，徒增積欠。若再因循，將愈不可收拾，則遣撤營勇又需鉅費。此餉項必須寬籌也。本年各省協餉，各督撫臣力顧西陲危局，源源接濟，實深賴之。惟需用浩繁，若仍俟按月解濟，則隨到隨盡，必無應手巨款。擬援案，再由道員胡光墉籌借洋商銀二百萬兩，由江甯、浙江、福建、湖北、廣東各藩司，於同治七年三月至十一月，連閏十箇月，應協甘餉項下，按月發解各海關，發還洋商清款。至臣軍迫需之款，則洋款尙恐不能濟急。惟有仰懇天恩，勅下江南、浙江、湖南、廣東各省撫臣，將同治七年正二兩月協餉，及本年未解協餉，於明春正二兩月之交，迅爲籌解，以支危局。一疏入，奉旨：「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妥籌辦理。」故雖督師追捻，由晉赴直，往返十月有餘，而陝甘無停兵待餉之患，誠賴圖之於早也。

嗣經總理大臣議覆，以：「洋商取息一分五釐。若照案借二百萬兩，則行息太重，未免過於喫虧。擬令江蘇、浙江、福建、湖北、廣東各海關，照左宗棠原擬代借之數，劃分爲二。一半由應解部庫四成洋稅項下，先行提出，飛速解運。一半由各海關出具印票，各督撫臣加蓋關防，交胡光墉向洋商借用。」雖所議稍有變通，而原數仍無短省，移緩就急，所濟實多。

同治七年二月內，師次蠡縣，值行糧已罄，深念陝甘餉絀之苦，不遑運濟行營。籲懇天恩，「勅部籌撥現銀五萬兩，以資接濟。俟異日分別歸款，以免陝甘分解之煩。」三月，師次大名，值侍衛陳國瑞由神機營改隸前敵，奉上諭：「歸左宗棠節制，並著該大臣諭令，將神機營鈐記繳回，由左宗棠派員解交神機營查銷，照前

敵各將領之例，另給木記。該侍衛所部勇丁，不得逾三千之數。其營中軍餉軍械，即由左宗棠隨時撥給。此中輕重機宜，諒該大臣自能斟酌辦理也。欽此。」

四月，師次大名，復奉上諭：「據穆圖善奏：『甘肅需餉甚急，請飭各省撫臣將協甘專餉，徑解甘肅』等語。左宗棠身任甘督，本屬責無旁貸，豈得坐視甘餉缺乏，置之不問？著於前項借款解到時，令飭糧臺酌度分撥。穆圖善所部軍士尙有一百數十營，杯水車薪，斷難有濟。所有山西、山東、河南等省應解月餉，著鄭敦謹、丁寶楨、李鶴年查照穆圖善原奏，分給一半，徑解甘肅。湖南、江西兩省餉銀，著劉焜、劉坤一分給一半，解由穆圖善新設糧臺轉解。署湖北布政使王文韶原兼甘肅後路糧臺，著何璟傳知該員分投催提，趕緊督解。』蓋從穆圖善之請也。」

是時，任遇日降，而餉項之分耗則日重。督師直境，心繫陝甘，種種焦勞，殊難筆罄。幸七月初旬，捻逆蕩平，餘匪撲滅。入覲後，將轉旆西旋，意籌勦回匪。八月十六日，因再備陳陝甘糧餉極艱情形，請旨飭下軍機大臣，會同戶部籌議，指撥實餉，以奠危疆。疏云：「竊陝甘籌餉之艱，天下共知。其所以異於諸省者，地方荒瘠，物產非饒，一也。舟楫不通，懋遷非便，二也。各省雖遭髮逆捻逆之害，然或旋擾旋復，或腴區被擾，瘠地猶得苟全，或衝途被擾，僻鄉猶能自固。陝甘則漢回錯處，互相仇殺。六七年來，並無甯宇。新疇已廢，舊藏旋空。搜掠既頻，避移無所，三也。變亂以來，漢回民人空亡大半，牲畜掠食鮮存。種藝既乏，壯丁耕墾並少，牛馬生穀無資，利源遂塞，四也。兵勇餉數，各省雖贏縮不同，然日食尙易點綴，以糧價平減，購致非難故也。陝甘則食物翔貴，數倍他方。兵勇日啖細糧二觔，即需銀一錢有奇。即按日給予實銀，一飽之外，並無存留。鹽茶衣履，復將安出？五也。」

各省地丁錢糧之外，均有牙釐、雜稅、捐輸各項，勉供挹注。陝西釐稅每年尚可得十萬兩內外，甘省則併此無之。捐輸則兩省均難籌辦。軍興既久，公私交困，六也。各省轉運雖極繁重，然陸有車馱，水有舟楫，又有民夫足供雇運。陝甘則山徑犖确，沙磧荒遠，所恃以轉饋者，惟馱與夫。馱則騾馬難供，夫則催覓不出，且糗糧糶料，事非艱難，勞費倍常，七也。用兵之道，勦撫兼施。撫之爲難，尤甚於勦。勦者，戰勝之後，別無籌畫。撫則受降之後，更費躊躇。各省受降，惟籌給資遣散，令其各歸原籍而已。陝甘則蒙由內作，漢回皆是土著，散遣無歸。非籌安插之地，給牲畜籽種，不可。其未及安插之先，非酌籌口食之資，不可。用費浩繁，難以數計，八也。陝甘用兵頗多，爲時又久。亂後荒瘠殊常，購糧不易。各軍每於人煙稍密，種植稍多地方，隨時安紮營壘。始猶藉稱保護莊稼，給錢辦糧。繼則捐派民間，不給價值。甚且搜括殆盡，民不敢爭。以致轉徙流離，變而爲匪，或被逆回畜養，苟且偷生，甘爲從教之人，黨惡助逆。章奏中所稱甘省亂民土匪，大率此類。若不將營勇及早覈實汰存，予以實餉，俾其有所藉口，則軍令所有不行，垂盡之殘黎將靡有孑遺，未荒之土地盡成榛莽，而西陲之事不可復問矣。臣之立意，仿漢趙充國議，開屯田以省轉饋，撫輯以業災民，且防且勦，且戰且耕，奠此一方，永弭後患。固不敢急旦夕之效，而忘遠大之規也。通計陝省每年缺餉一百五十六萬兩，甘省每年缺餉二百餘萬兩。而屯田之資，撫輯之費，不與焉。茲幸捻逆蕩平，海內兵事漸息，餉事藉資周轉。合無仰懇天恩，飭下軍機大臣，會同戶部酌議，籌撥陝甘的餉，則陝甘軍民共戴皇仁於無窮矣。」另片陳：「釐金一項，曾奉諭旨，最爲裁減，酌留大宗，爲數尙鉅，似可移作西征軍餉。臣軍除前奉部撥各餉外，此次江西、江蘇、湖北、四川等省，復有請旨加撥之餉。應如何按月提撥，妥爲經理，抑仍准照上年成案，酌借洋款，由各省釐金項下歸還，俾西行可無顧慮之處，伏乞

勅部，一併會同速爲議覆。」當經戶部奏准，於各海關六成洋稅項下，指撥左□□軍餉一百萬兩。旋因程圖善奏，奉旨分半解甘，所得僅五十萬兩。

九月二十四日，復於孟縣途次，詳細聲明：「部撥六成洋稅項下之一百萬兩，爲臣西征實餉，由臣酌撥甘肅。自本年十二月起，按月協解，爲數本不爲少。惟臣親軍各營五千餘外，開馬隊九營，挑留吉林馬隊三起。此外，劉松山新增步隊三營，馬隊一營，郭運昌新增馬隊一營，又全福增募吉林民勇馬隊三百，皆踰於常額。計日授食，每月既需八九萬兩，何有贏餘分撥甘肅？且此項餉銀既自十二月起算，非俟明年春夏之交，頭批不能抵陝。此數月間，懸軍待餉，遇有調發，何以應之？尤可惜者，秦中軍事大有轉機，觀回逆之紛議移巢，土回之款營乞撫，可見其震懼兵威。茲復聞臣弭節西旋，軍容甚盛，其恟懼實在意中。無如兵力雖屬有餘，餉事無從取給。事勢如此，安能枵腹忍飢，遠待數千里外隔年之協餉，以舉火哉！合無仰懇天恩，勅下兩廣督臣、江蘇撫臣、湖北撫臣、粵海關監督，將各海關六成洋稅原撥之一百萬兩，提前協解，務於今臘明正到陝，以應急需。如一時未能湊集，卽由上海轉運局福建道員胡光墉再借洋款，以期捷速。此項未到之前，遇有緊要機宜，陝西無款可籌，並懇天恩，勅下山西撫臣於河南鹽課項下，提撥二十萬兩，四川督臣於鹽釐項下，提撥二十萬兩，迅速解陝，庶幾掣肘無虞。至陝甘全局，頭緒紛繁，刻難就理。一面用兵，卽一面籌辦善後。仍懇天恩，勅下軍機大臣，會同戶部，妥籌解甘常年實餉，自明年伊始，至事定而止。每歲於各海關洋稅、各省釐金項下，劃提實銀四百萬兩，分給陝甘，酌時勢之緩急，定協餉之多寡。臣常率在事諸臣，黽勉圖維，不敢或作或輟，虛負恩知，亦不敢以餘粟餘財自污素節。區區愚悃，冀荷鑒原。」

是年十月抵陝，至十二月間，營中支發已罄。各營請餉彌急。岌岌之勢將在旦夕。查部撥之一百萬兩，僅江漢關八萬兩到陝。此外，僅閩之十萬兩，浙之五萬兩，定於十二月內起解。計期，明正可到。其餘，均無可望。而河東鹽餉之二十萬兩，除抵山西常年應解之陝餉，河東應解慶陽之協餉，共十九萬兩外，僅實得一萬兩。四川鹽課之二十萬兩，甫經吳棠准撥三萬兩，而陝甘委員在蜀勸捐，已發各州縣之貢監從九各執照五千餘張，計銀二十餘萬兩，則已給吳棠奏請併歸成都、重慶兩局，餘均飭令撤繳。計所得僅三萬，而所失之捐項則二十餘萬。維時欠餉已十餘月，潰裂堪虞。因瀝陳餉項之艱，與目前危殆之勢。其末云：「臣計無復生，一死曷足塞責，不得不瀝陳哀懇君父之前。萬一陝甘危局得以瓦全，臣可稍延殘喘，國家之福，陝甘之幸，亦臣之幸也。倘陝甘將來或因無餉而致決裂，臣固無所逃罪，而內外諸臣謀國之疏容有不能無遺議者。伏念臣初次請撥西征實餉，部臣以六成洋稅應。夫豈不知各海關六成洋稅之早已提空也？嗣請撥常年實餉四百萬兩，部臣緩俟各省奏到之日，始議劃撥。夫豈不知各省釐稅千數百萬兩，本爲國家固有之款，各省可撥之款也？臣原奏，據陝西撫臣、署陝甘督臣、陳明短缺實餉四百餘萬兩，其各省現協之款本不在內。部臣又誤將現協之餉，歸併臣續請之四百萬兩計算。夫豈不知陝軍常年應撥之餉，本不止四百萬兩也？部臣爲肅清之各省籌應留之款，獨不當爲陝甘籌應撥之款乎？各省均專籌本省撤兵留兵之餉，獨不當爲陝甘籌用兵之餉乎？至於安徽撫臣英翰、署撫臣吳坤修奏增郭寶昌馬步隊三千五百名，合之該軍入陝者，共七千有奇，不過藉西征之名，以留皖餉，安插皖勇，名爲協陝，實則無益於陝西之兵事，而有損於陝西之餉事，又無論也。應否請旨，飭下部臣，籌撥陝甘實餉，飭催各省督撫、海關諸臣，速撥陝甘實餉，彼此至誠許與急救危軀之處，出自宸

衷獨斷。臣之愚誠，已盡於此。『讀其疏詞，似近激烈，然細考當時事勢，誠有不可以終日者。老成悲憤，豈得已哉！』適總統長江水師兵部侍郎彭玉麟聞之，憂甚，即以水師月餉節縮贏餘項下所存銀二萬兩，提交湖北省城陝甘後路糧臺，僅令迅速解陝，以資接濟。其關心時事，維持全局，如此。惜乎！不在其位，不得與於籌議之列，而其誼則堪千古。視左□□前駐鄂時，漢陽府知府鍾謙鈞捐養廉銀三千兩助餉，數愈多而時愈切矣。無何，甯夏副都統金順絨來，極言軍餉奇絀，迫懇通融接濟。左□□復念大局攸關，即於河東鹽課二十萬兩內劃留一萬兩，解赴綏德州，交成定康收存，聽候金順提取。同此一時之間，而一得友誼之助，一濟友誼之急，要皆根於報國之誠。存心至公者，動念關天下國家。君子觀於此時，當亦知所擇矣。

維時，劉松山一軍勦賊於北山，屢獲大勝，賊勢窮蹙。臘月十八日，將鎮靖堡、靖邊縣城攻克，斬馘極多。前後拔出難民無數。土匪董福祥之父董世有及董福祿全股投誠，造具冊籍呈核，訴稱：『黨衆之畏誅者，或竄榆林、米脂，或竄延長。董福祥尙率三、四千人，不知竄往何處。現已派人喚回』等語。其另股土匪扈彰雖於七年就撫，其餘黨尙多，至是亦詣靖邊造冊乞撫。惟是軍行千餘里，所歷皆荒墟廢井，人煙斷絕，深入賊窟，前無可因之糧，餉饋復不能繼。軍中宰騾馬，雜煮充飢，餓斃之運糧騾馬亦資之以果腹。而受撫之土匪及拔出難民正在急籌賑撫，而餉源早涸，計無所施，不得已，截提江南解到劉松山專餉五萬兩，交金順、成定康採糧賑濟。再行奏懇天恩，迅撥庫銀十萬兩，飭綏遠城將軍定安於邊外代籌糧食，交副都統金順轉輸入邊，以資接濟。凡此籌畫之苦，實皆度越尋常。賴聖主視民如傷，悉如所請。從此，難民土匪皆慶再生。時同治八年春也。

但軍事日有起色，餉項尙無頭緒。歷年相沿，承辦經手不一，值林壽圖又將交卸。爰疏陳：『督師西行，日

遠一日，各省協餉有遲有速，有應有不應，有能匯兌不能匯兌，有宜用贖催，宜用緘懇，人地各殊，情事亦異。若必待行營陳奏，必致多延時日，轉誤戎機。現在藩司林壽圖已蒙恩准乞養，而西征糧臺不可無大員經理。有三品銜翰林院侍講袁保恆，係奉旨交臣差委之員。上年十一月來營，朝夕晤對，知其器識恢宏，遇事能見其大。其人又久歷戎行，日見臣軍苦細情形，亟圖共紓籌策。臣擬請其督辦西征糧臺，以裨軍務。竊計袁保恆以侍從清秩，總理軍儲，遇有催提餉需緊要之件，既可以緘牘遍抵協餉各省將軍、督撫、海關，亦可將臣軍餉需緩急，上塵清聽，俾臣得以一意馳驅。而於緩急機宜，得以及時斟酌，咨商各省辦理。實於臣軍大有裨益。」奉旨准行。是爲袁保恆督辦駐陝西征糧臺之始。

是年二月，戶部覆奏：「遵查各省釐金，酌定添撥西征軍餉，並請飭各省整頓釐金摺內，議定安徽除協濟郭寶昌全軍外，每年添協二十四萬兩，浙江每年添協六十萬兩，湖北每年添協四十八萬兩，江西每年添協四十八萬兩，福建每年添協四十八萬兩，江蘇除會國藩前奏每年添協一百二十萬兩外，馬新貽、丁日昌每年再添協三十六萬兩，廣東每年添協三十六萬兩。」奉旨：「著照戶部所議，該督撫自本年正月爲始，一律照數籌撥。遇閏加算，按月解交湖北省陝甘後路糧臺交收，均不准稍分畛域，偶有帶欠，致誤要需。該督撫等總當顧全大局，妥速籌解。左宗棠於接到餉銀時，著按照陝甘兩省缺餉多寡，分別接濟勻撥，以昭公允。其各省原協陝甘各路軍營餉項，均著照舊支，應毋稍牽混。各該省報解陝甘新舊撥款，及左宗棠、劉典、程圖善等營收到各省撥款，並各路捐局所收捐款，均著隨時奏報，以憑查覈。西征軍餉，竭各省之力以供應用，左宗棠當撙節支發，毋稍糜費。該大臣前請撥四百萬兩，現已酌撥至三百萬兩，不爲不多。合之原協各款及收捐

款目，每年統計九百五十餘萬兩。該大臣原請銀數能否裁減，即著迅速復奏。並將各營需餉數目，分別詳細奏聞。一朝廷軫念西陲，不惜重餉，軍中騰飽有資矣。

乃上年所撥六成洋稅之一百萬兩，至是已閱六月，而江南尚欠解四十萬兩，海關尚欠解八萬兩。添協之餉尚無解期，而舊撥之銀半無實獲。復經據實請旨，飭催。又上年所開米捐，經部議算作實餉，亦不得不奏請展限矣。所幸軍心踴躍，陝境將次肅清，已飭各營一律屯墾。而收撫之土匪董福祥、李雙良、張萬會、扈良儒、梁桓、劉文誥、劉永春等衆，安插於瓦窯堡、老君殿、周家嶺等處，分給牛具籽種，墾荒種植。秋成之後，糧運可期。稍鬆。五月中旬，由乾州移節甘境，督辦甘肅軍務。正各軍奮進之時，而餉項奇絀，前敵諸軍不能領一月之餉。通查各省新舊應協之款，自正月以來，解到並在途僅七十餘萬。以全數按月扣算，尚未及三分之一。不得不據實請旨飭催。蓋必有餉可給，方能責其力戰也。

然協餉之所以遲延，則自有說。一由應協之省，以薄餉給勇丁，令赴他省之援。於本地可省安集之勞，於他省可居援勦之名，實一舉而兩得。而本省之餉不敷，則又資鄰省之協。是添一援軍，而費兩省之協餉，而又有急公之名。如安徽之郭軍添至七千餘人，河南之張軍宋軍人數更多，安徽、河南應協之餉不敷，該客軍支發。其由陝甘補足者，皆他省所解之協餉也。而山東藩司潘鼎新復奉旨赴陝甘，所部人數四千，月餉需二萬數千。山西已革臬司陳湜亦奉旨西來，立功贖罪，所部九千餘人，月餉在六萬以外。山西既須籌陳湜之餉，轉瞬河冰漸合，又須早籌防河之軍。而山東、山西應協之餉，又無望其批解矣。在各省名爲協撥，在陝甘並無實濟，其弊一也。一由各省之籌協餉，厚於淮軍，而薄於楚軍，遂坐視陝甘之危急。其弊二也。

二弊不明，餉終無著。因切實指陳。疏云：「臣愚竊謂用東南之財賦，贍西北之甲兵，本古今不易之局。若責西北以兵事，而復責以籌餉，責東南以餉事，而復責以籌兵，則兩勞而兩失。陝甘雖拮据不遑，實未嘗多藉客軍之助。臣亦未敢藉口兵力單弱，求助於各省。蓋陝甘所急在餉，各省既以兵助陝甘，必不肯再以餉資陝甘也。各省之軍已來陝者，如郭寶昌、張曜、宋慶，本是勁旅。然約略計之，每月已需餉十萬上下。如令河南照舊供張宋兩軍，而令張宋兩軍將現存馬步營數，挑汰歸併，或萬人，或七八千人，則餉愈足而兵愈精。河南即不再協陝甘，而陝甘亦受其實惠，而山西又可騰出月協張宋兩軍之二萬兩，以協陝甘矣。安徽照舊供郭軍，而令郭寶昌撤減營數，共留馬步四五千，仍留七千人月餉，爲該軍購糧轉運之費，則陝甘不必兼顧該軍，並可得安徽月餉二萬兩以資實濟，此兩得之道也。其尙未到之潘鼎新、陳提兩軍，每月需餉十萬以外。如停撤潘軍，以其餉協陝甘，月可得二萬餘兩。停止陳軍，留防山西，應撤遣者仍令撤遣，則山西防河仍資熟手，無須另籌防河之軍與餉，於陝甘亦無所損。如此籌辦，庶協餉皆歸實濟。上年勦捻事畢，楚軍西行，所指爲贍軍之資者，洋稅。淮軍東下，所指爲撤軍之資者，釐金。然楚軍所得不及淮軍三分之一也。曾國藩借浙江釐金十萬兩，而一月之間浙江解至三十萬兩。原應解陝甘七萬兩，嗣奉旨加協五萬兩，浙江乃先將舊協臣軍之二萬兩停止。查浙江此項協餉，卽臣由浙赴閩粵時，奏協臣軍每月之十四萬兩也。臣由粵東凱旋時，奏請一併停解，而每月但以五萬兩協陝甘。嗣臣調督陝甘，復奏提浙江應協馬德順一萬，輪船經費一萬，共二萬兩，合成七萬兩。較原數十四萬兩，僅及其半。現雖加協五萬，亦祇每月十二萬兩，尙非浙江所難。江南除照舊應解劉松山六萬兩外，僅協臣二萬，劉典一萬，穆圖善一萬，共十萬兩，而協淮軍則每月二十萬兩，多寡若是懸殊。楚軍

籌措之難甚於淮軍，楚軍需用之繁且急甚於淮軍，而浙江、江南所以應之者，多寡緩急一皆反是，亦大違朝廷兵事責西北，餉事責東南之旨矣。凡此協餉遲延不實之故，恐部臣尚未探其底蘊。仰祈天恩，飭下部臣察閱，分別催提。至西北餉源素絀，自來籌餉之才每多取資鹽務。就陝甘而論，陝食河東之鹽，甘食花馬池之鹽。寇亂以來，花馬池之鹽不能暢銷，而鹽價日貴。俟北路之進兵至花定，即當妥爲辦理。河東鹽政日弛，鹽價亦貴，經理苟得其人，則浮費必裁，正課必裕，效可逆睹。而陝甘亦並得其益。此疏上後，朝廷始知協餉未必悉能應手，局中之苦洵有非楮墨所能盡者。是年八月，戶部奏覆奉旨：「指名催解，如有仍前玩誤，及欠解最多者，著左宗棠查明，將該省之藩司等，指名嚴參。」等因。至是年十月，南北兩路，每戰皆捷，苦於無餉。總理駐陝糧臺袁保恆，同殷焦灼，奏明協餉不敷，請提款補撥，並另請雷正綰一軍專餉。奉上諭：「著戶部行知各該督撫監督，凜遵措補。雷正綰一軍，由閩海關六成洋稅項下，每月撥銀二萬兩，爲該營專餉。著文煜、英桂、卞寶第，隨時派員解赴陝西糧臺，毋稍延緩。欽此。」上諭雖嚴，而餉項之不足仍如故。

同治九年正月，劉松山進攻金積堡遇害。湘卓兩軍糧運亦竭。時軍民屯聚雖多，而運濟雷正綰、張福齊、周蘭亭、黃鼎諸軍，已形短絀，力實未遑兼濟。乃援購買蒙糧之例，奏「請飭定安速籌採運。金順先將所部封存之糧，暫爲借濟，俾湘卓兩軍不至因飢潰散。」並請飭山西撫臣傳諭郭寶昌，於河冰銷化，晉防解嚴之時，迅即渡河，將英堡存糧百數十萬觔，解赴花馬池，以資接濟。故兩軍竭力攻勦，卒破堅巢，而運籌軍食固亦不遺餘力矣。

是時，甘省制兵本多缺額，而糧餉則仍照全數支放。因奏請汰弱留強，擇荒絕之地，撥爲兵屯，慎選將領，

督令墾種。卽以所穫作爲名糧，以其餘照時價估作餉項。其各屬額徵丁糧，其銀兩擬提充客軍月餉，以歸實濟，而省採運經費。甘南鞏、秦、階所屬，較爲完善，諭令全完本色，不准折收銀兩，以便勻撥各營支領。其餘各府州縣，亦令遵照籌辦。自是就地採糧，無隔省購運之煩。既而回勢漸衰，被脅而從之者收撫漸衆，復劃荒絕地，畝稍成片段之處，將收撫之陝回，給以籽種，課其耕作，並飭湘、卓兩軍，盡收金積回衆之麥，而作踐其秋稼。故回愈困而糧亦愈充。惟餉項仍虞不足，特求請已窮，無從設措，計惟益加撙節而已。

不意是年七月間，豫撫李鶴年以河東鹽課二萬兩，前由鄭敦謹議，准協豫省之張宋兩軍。中經袁保恆奏，改協甘。至是奏奉上諭：「飭河東鹽道，照舊按月撥解豫軍，俾資周轉，不得稍有遲誤。」等因。陝甘協餉原患不足，今忽月失二萬，歲計則二十四萬，是不能不急辦者也。因疏陳云：「臣謹查河東鹽課，自雍正二年奉旨，全數撥充甘餉，百數十年未之有改。上年豫軍入晉，前署山西撫臣鄭敦謹奏，將河東鹽課每月撥濟豫軍，張曜、宋慶兩軍二萬兩，意謂豫軍有功於晉，宜爲其謀餉耳。實則甘肅百數十年前應得之款，忽於時危餉迫之時，停其協濟，本非正辦。袁保恆籍隸河南，因河南奉撥甘餉，屢催不應，不得已，奏將河東常年甘餉內撥濟豫章之餉，仍歸甘軍。是以甘肅自有之餉還之甘軍，非與河南爭餉也。明矣。河南不惟不解甘餉，復將甘肅舊有之餉奪歸豫軍，豈現時河南餉事更窘迫於甘肅乎？無論豫省兵事已息，餉事宜資周轉。卽令豫軍乏餉，亦應另請籌撥。乃欲損甘軍之餉，以益豫軍，是猶奪餉夫之食爲重餐也。且其原奏稱豫省籌解臣營，暨穆圖善豫師兩營，共月餉三萬五千兩，似河南實已解過甘肅軍餉八十萬兩。而臣遍查河南協甘餉卷，除撥臣營與豫師軍餉各五千兩外，兩年以來，該省並無續解分釐之案，不知何指。豈未解之懸款，亦可列入河南銷冊耶？」

至原奏所稱協解甘餉，共有十餘省，似河東鹽課每月二萬兩，在甘肅視之，無足輕重。不知河東歲課照舊全協甘省，僅祇五十二萬兩。若除去豫省二十四萬兩，尚有幾何？協解甘餉雖有十餘省，其實在解到者，究有幾何？倘各省盡如河南之不解甘餉，而又奪取甘餉，是新協之餉無望，而舊有之餉亦無望也。同一國幣，同一用兵，同一西征，本無畛域可分，但令稍可支持，何敢上瀆聖聽？無如甘肅雖有協餉八萬餘兩之名，實則解不過半。淮河東相距較近，又係先課後鹽，現成之款，非尋常無著可比。乃奏奉諭旨，於八月內提解之十八萬兩，迄今尙祇報解四萬兩，情形可想。臣自度隴後，因餉項艱窘，不得已與各營約，除月給鹽菜米糧銀兩外，准於三節籌給一月足餉，以固軍心。較之豫軍之充裕，本已苦樂不均。今則時已十月，而中秋應發一月滿餉，尙無從取給。轉瞬年節又至，四顧茫然，不知所措。可否請旨，飭下戶部，秉公酌議，或另爲豫軍籌撥，而以河東甘餉仍歸甘軍，抑或竟以甘餉改界豫軍，而爲甘軍另籌有著之款。統候部臣酌議，以憑遵照。一自有此疏，而陝甘籌餉之艱，兵勇從征之苦，始得達諸天聽。而或以好爭疑之，則過矣。

現協餉終仍虛懸，解到之銀無幾。袁保恆身任轉運，敷衍無術，爰於閏十月內，據實陳奏。奉上諭：『前據袁保恆奏，「各省關應協陝甘軍餉，截至十月止，積欠一千三十餘萬，請飭飛速籌解，並請於各省京餉項下暫行通挪，或於海關洋稅內酌提協濟，以敷一月足餉之用」等語。當交戶部速議具奏。茲據奏稱：「部庫正項無存，需用甚急，京餉勢難通挪。洋稅專濟要需，亦難動撥。擬於各省積欠軍餉內，先行提撥山西十萬兩，河南十萬兩，四川十萬兩，兩廣十萬兩，山東五萬兩，湖北五萬兩，江蘇五萬兩，浙江五萬兩。」卽照所議，著各省督撫嚴飭藩司，迅速如數籌撥，限於年內解交西征糧臺。此係立候應用之款，倘逾限不解，卽由左宗棠指名

嚴參。陝甘軍餉緊要，各省關於撥定之數，竟至積欠如許之多，嗣後務須按月如數報解，不准延欠。其以前欠解月餉，仍著陸續補解，以資接濟。欽此。」自是指催之餉，不敢再延，而軍民屯種日廣，糧價平減，適金積堡回逆困極自投。左□□駐節平涼，籌兵籌餉，並籌運儲靜甯，較從前稍爲得手。

同治十年秋，移節靜甯州，遂進安定督軍，進勦河州。正一意籌兵，不遑他顧。袁保恆身任轉饋，值協餉中斷，恐有誤我機，復先行據實陳奏。奉上諭：「前因袁保恆奏西征全軍盼餉甚急，懇請速籌撥濟，並請借撥洋稅，當交戶部速議具奏。茲據該部奏稱：『西征全軍一月滿餉，需銀六十萬兩。各海關四成洋稅，本爲解充京餉之需，屢經各省截留，勢難再行指撥。各省欠解西征餉銀甚鉅，現擬援照上年成案，仍從積欠最多之省，酌量提撥。河南、江蘇、湖北、各提銀八萬兩，浙江、福建、四川、廣東、各提銀五萬兩，山東、山西、安徽、湖北、各提銀四萬兩，共成六十萬兩之數。』等語。即照所議，著各該督撫，嚴飭藩司，迅速如數籌撥。限於年內，解交西征糧臺，以應急需。現在渡洮官軍正在得手，餉需自刻不容緩。倘各該省逾限不解，即由左宗棠查照同治八年八月奏案，指名嚴參。欽此。」故士馬飽騰，戰攻疾利。逆回自知罪重，遂於同治十一年二月，詣營乞撫，並先質其子弟，請員查驗。非朝廷飭催嚴切，餉不逾時，其能臻此神速乎？

是時，甘省向東與南北三路，流亡漸復，招墾益廣，糧價低賤，無復有乏食之虞。是年六月，劉錦棠由湘募新勇至甘，蕭章開帶舊勇回籍。值後路一律肅清，遂於七月進駐省城，居中等辦。商令劉錦棠率所部新舊十八營，進攻西甯。而肅州，則自十年以來，有徐占彪十二營在彼防勦，各營因奉月給鹽菜銀兩章程，稍資敷衍。是年冬，劉錦棠收復西甯。同治十二年春，大通、巴燕戎格、循化等處勦撫就緒。七月，遂親赴肅州督勦。九月，肅

州平，關內於是一律肅清。各營兵勇始以三節發一月足餉，繼因餉項艱難，改以歲終發一月足餉。積欠既多，而此時應辦事宜，需費尤鉅。前此展緩之項，至此已無可再展矣。不得不據實陳奏。其疏云：「竊臣准戶部咨鈔，速議西征糧臺一摺，知袁保恆奏請指撥江海、浙江、閩海、粵海、江漢各關四成洋稅軍餉，各二十萬兩，於九十兩月內全數解運，勉供邊費。部臣議奏，在江海、閩海、粵海各關六成洋稅內，各提銀十萬，共三十萬兩。在各省積欠項下，酌提三十萬，以符歷次奏請一月滿餉之數。奉旨：「依議。欽此。」竊維部撥臣軍，各省關協餉積欠，陳陳相因。截至本年九月，共欠至一千七百九十六萬餘兩。而臣軍近數年，僅能發年終一月滿餉。今歲係有閩之年，出款多佔一箇月。加以肅州、安西州糧餉轉運，制兵餉乾，賑濟難民，安設驛站，修葺城堡，及各屬縣散賑購糧，各難民遷徙安插，發給寒衣，與夫隨時遣撤傷殘兵勇等項，至繁且鉅。縱各省及海關照常年協解，如期不敷之款，已在百萬兩上下。而糧圖善一軍糧價、鹽茶、滿餉等項不與焉。此出款之無可減也。以常年經入之款而言，福建輪船局每月撥去二萬兩，廣東、山西、河南、湖北、四川、浙江及各省協款報解，均照常年遲緩，推壓一月。即知緡一月計，截至年底，約欠數十萬兩，此入款之無可增也。臣軍出款既多於常年，各省協款翻少於常年。袁保恆之請撥海關四成洋稅百萬兩，蓋明知甘肅餉事日艱，待用甚急，大局難支，六成洋稅既經提撥無存，不得不請撥四成，良非得已也。部臣常年奏提各省積欠廿餉六十萬兩，本係減數催取，俾其輕而易舉之意。而各省尚未能如數起解，或仍拖欠二十萬、十餘萬兩不等。前文議減半提三十萬兩，果能如數解到乎？是催提積欠，徒屬虛文也。部撥海關六成洋稅三十萬兩，江海、粵海之有撥與否，臣無從知。若閩海之十萬兩，則閩浙督臣李鶴年前奏，共止一百三十五萬兩。除陸續撥過外，不敷銀已二十五萬兩。是部撥閩海六

成，又虛文也。六成洋稅既鮮可指，四成洋稅又不准撥臣軍。前此一年，尚發兩月滿餉。嗣後，一年發一月滿餉。至今，則一月滿餉尚無可發，軍心不問可知。饑餓之際，慈父不能有其子，臣豈能以虛言撫慰之哉？四成洋稅原備緩急之需。部臣總司國計，先根本而後邊疆，固其宜也。然耗中國以事四夷，秦漢固爲失策。唐之中葉，歛外藏以實京師，陸贄屢疏力諍，亦何常非謀國之忠乎？伏乞皇上垂念西事艱難，邊軍困苦，俯准袁保恆所奏，仍將四成洋稅指撥甘餉，庶甫靖邊，方無憂他變，而軍情恬然，皇威遐暢，微臣亦可幸免咎戾。西陲之幸，亦時局之幸也。臣因時近歲暮，餉事尚無可望，不得已，飭上海轉運局道員胡光墉，向華商洋商籌借銀一百萬兩，照前出備息銀。如蒙天恩准撥四成洋稅，則息銀亦可少減。又各省協款，向來正月起解者極少，恐臘盡春初，餉事不能接續，又飭辦理湖北後路糧臺道員王加敏，向漢口各商籌借銀數十萬兩，以資接濟。將來即以收到各省協款，陸續抵償。謹一併據實陳明。」

夫以關內肅清之日，餉之難籌尚如此，則當夫擁護專征之初，局中籌辦苦心誠非尋常意計所能及。所幸者，朝廷軫念西陲，不惜轉運以求濟。故當時指請之款，非其人固不敢言，非聖主亦不能允。此則關隴生靈之幸，而非常之功適遇非常之人也。惟其時東南粗定，各省元氣亦未復。陝甘協濟之殷，又或有不能盡諒。迨夫大功底定，嘉績昭垂，薄海遂共見其苦心，亦無有非議之者。知費之不可固惜，而時亦不可再誤也。

秦隴回務紀略

『秦隴回務紀略』八卷，光緒六年余澍暗著，刊於鎮平縣署。這裏發表的，就是根據這個刊本，加上了標點，分了段。

著者是鳳翔知府張兆棟底幕僚。這書卷一記陝西回民初起義時的一般情況，其餘七卷差不多都是記同治元年六月至三年九月間兆棟爲清政府守鳳翔時的戰守情況。這書底寫作目的，基本上是在於表彰兆棟反義軍的事蹟，有時也附帶地表彰著者本人底某些才能。這書底用處，就在於它集中地記述鳳翔一隅的情況，對於清統治階級內部底腐敗和矛盾，兵勇對於義軍的同情，以及義軍底勇敢和其部隊中之有不少的漢民成分，都有具體的暴露。

白壽彝 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北京

序

「秦隴回務紀略」胡爲乎而作也？同治元年，江皖髮捻竄入秦中，陝省民回交訌。由是，逆回揭竿倡亂，川捻髮回遍地蹂躪。省之西曰扶風郡，卽今之鳳翔府，孤城懸釜一十六月。厥後，全秦回逆統集鳳郡，勢甚岌岌。疇忝列行間，防勦撫綏，親經顛末。此「秦隴回務紀略」之作所由來矣。

鳳翔處關中上流，間嘗憑高四覽，南望陳倉，大散諸關，淮陰、吳玠立功之基，杜子美、陸劍南戎馬所跋涉也。而其東則鳳岡龍坡，庶幾有馬、鄭、鄭、良將相所托足乎？西望濟隴諸山，四週環列，隱然若屏，武鄉侯、李抱玉之流風餘烈猶有存者。北俯郿靈，慨然想回紇吐番之入寇，而弔邊氓陷於左袵。疇嘗考其近事，按其紀載，自李自成、張獻忠以後，蓋已二百數十年來不遭大劫，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矣。而孰知其一二醜類，輒敢弄潢池而抗命吏哉！

自來崎嶇鬱勃之地，危急存亡之秋，天嘗以困阨人材而成全之。獨不見當時守郡之二千石，卽今之撫粵使者張公兆棟乎？疇嘗從之治軍書，參謀畫。鯁生不學，聊獻狂瞽，而有時適中。竊會人以爲國士之報。庸詎知天眷斯人，預於冥漠中默爲相協，每當倚馬立辦，一若鬼使神驅，有莫之爲而爲者。我國家厚澤深仁，普天淪浹。雖盤錯之來，天必生賢哲以當之。自曾侯、李、左諸公出，而湘淮英才蔚起，半壁東南，萬里西域卒就廓清。其豐功懋烈固已空前絕後矣。而有時一郡一邑，亦爲全局所關者。余忠肅之苦持安慶，張睢陽之力蔽江淮，

近年若吾家余按使炳燾之守懷慶，侯官沈文肅之守廣信，皆爲人嘖嘖稱道勿衰。鳳翔之守，外援梗絕，比之安慶睢陽，同賊凶驍，猶之懷慶、廣信，而以一旅疲卒，竟使八屬瓦全，是非天之生賢哲，而使之當大任者，曷克臻此！

列觀古今載籍所紀兵事，彼曰「殺賊追盡」，此曰「斬馘無算」，千篇一轍，而按之多糟粕。此篇實事求是，其中多與奏報同，間有不同者，存其真也。故凡朝廟之憂勤，大吏之籌答，將士之勞苦，地方之瘡痍，城守之佈置得失，辦賊之利鈍機宜，以及如何解圍，如何乞撫，蠟書羽檄，策畫言論，摘其要者備載於冊。舉一隅而他府他省奚始奚終，陝事之全局備焉。然則是篇非徒資史氏之採擇而已，亦使人知今日衽席之安，卽當日之萬死一生，出諸水火，而聖天子之膏澤及人深且遠矣。

疇更有說焉。中丞量深養厚，臨大事而不動聲色，洪範五福所由徵。天下之所以望公，公之所以成奇烈，享大名者，固自有在。而十六月之患難相從者，同心戮力，瑣尾流離，行人邑人或存或歿，類皆淹滅而不彰，不幾與不才，草木同腐乎？而不知者方將謂烏盡弓藏。夫子曰：「君子疾歿世，而名不稱焉。」疇既謬廁其間，使當時巖穴草莽之士，同附驥尾，是尤區區幸而存之之意也夫。

光緒六年庚辰仲夏，山陰熙農氏余樹疇自識於鎮平蕉陽書室。

秦隴回務紀略卷一

同治元年壬戌夏四月丙子，陝西回民亂。

舊傳：陝甘回民係唐郭汾陽借大食兵克復兩京後，留居中土者。迄今千餘年，陝則民七回三，甘則民三回七。明永樂中，徙實江淮。由是花門族類，幾遍天下。或曰：元至正末，順帝乞師回回，以拒明師，爲常開平所破，盡俘回衆，明祖遍散其人於直省，設清真寺以居之，白巾短服，終明之世。

溯其教，悉屬西域馬哈墨一派。西域除準部、青海土番、蒙古外，皆回教。又曰：天方教。其教以真宰爲主。真宰者，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網維理數，宰制萬有。人之性命，皆所賦予。生時，以主宰爲趨向；沒後，歸根復命，仍還於主宰。大抵與天主、佛教大同小異。其人以洗心潔淨，嗒經施濟爲務。七日一禮拜，以二十八宿之金星值日爲禮拜期，與天主、耶穌以太陽星值日之期不同。俗忌豕肉煙酒。男女尙潔白。其熟解經典者曰阿渾，衆敬信之。滿三百六十日爲一年。居內地者，其言語氣習多與華同。豫魯江淮間者，漸染風教。惟陝甘回民習俗強悍，販馬遊牧爲生，餘多無常業，故流爲匪者實繁有徒。尙有布魯特、安集延風氣。

道光季年，渭南回首馬德魁殺人擄劫，聚衆抗官。邑令余炳燾督率回役禹祥，設法捕拏，格殺百餘匪，擒獲數十名，焚其廬，籍其產，盡法懲治，地方稍斂跡。漢回互訟之案，釁起戶婚田土事件，理曲者多屬於回。又牧羊之家，嘗以百十羣散田野，名曰放青。俗例，節逾冬至，不准擅放，以有傷麥苗故也。回民強橫不遵。漢回因此

械鬪者，不一而足，幾於無歲無處無之。有司禁令，視若弁髦，是爲睚眦之最甚者。故官民皆歧而視之，動輒謂其隔教。而回民頑凌漢民如故。及事遇棘手，地方官無非掩飾彌縫。瑕釁之積，禍患之深，蓋非一朝一夕矣。

同治元年壬戌春，官軍復皖省，楚師困僞英王陳玉成，卽四眼狗於廬州。玉成使僞扶王陳德才、僞遵王賴汝洸、僞啓王梁成富、僞端王藍成春，率僞天將馬融和等，悍黨萬餘人，勾結穎毫諸捻，由英、霍、羅、麻，竄擾楚豫邊界，以分楚師。經豫省土捻煽合諸賊，圍新蔡，爲知縣韓承宣所困，不得逞。賊悉由荆紫關西竄入秦，潛出藍田，越秦嶺，逕逼省南三十里之尹家衛。將軍巡撫道副將阿揚阿、參將孟柏林，率師擊之。粵捻之入陝自此始。

時華州牧因回民越界砍漢民竹，將砍竹者痛懲之。其人係渭南回民，訴之於本邑。邑令曹士鶴不准理，反以荷校辱之。由是回情怨沸。初渭邑有漢回兩頭役，各樹黨羽數千，權力相侔，鄉民畏之。故閭閻只服總頭之威，而不知官何如人也。鄉間如郭解、朱家者，踵相接。及漢役式微，權歸鄉俠馮元佐，積與回民舛隙，不一而足。識者常抱杞憂。回役洪興、禹祥，中表弟兄也。洪興不服，乘賊至，密爲煽惑，轉相誘引，嘯應而集者三千人，砍竹者之親黨亦與焉。洪興僞請率以禦賊，實爲逆謀，并圖元佐、禹祥，以抒夙憾。密遣心腹赴尹家衛輸款，遂導髮逆繞出省垣，越臨潼山之量天坡，於四月二十二日抵渭南城下。渭城雉堞傾圮，無可守，城遂陷。邑令曹士鶴及妻萬氏、縣丞陳茂、典史章某，皆死之。禹祥亦與焉。

時荊州將軍多隆阿公率楚師，會合總兵張得勝、皖軍克廬州。陳玉成遁壽州，乞援苗練。勝保先期密飭苗沛霖誘執之，磔於市。陳德才聞官軍克廬州，急將赴援。以洪興輸款使至，遂分股爲二：一由雒南，取道廬氏。

東向。一則自率全隊，至渭南，以窺動靜。馮元佐先聞洪興謀，糾約鄉衆，預爲準備。迨事起，一呼競集。河北民揭竿響應者十餘萬，各備資糧，直渡河，距城二十里，逼賊而壘。陳得才無意留戀，拔營沿渭而下。經潼關，副將哈連升督率兵勇截勦，遂竄河南。洪逆亦勢孤，詭乞撫，願聽查辦。其時涇陽張中丞蒞在籍家居，當道以受撫事，往請命。中丞微時，在臨渭交界油坊街同鄉讀書，素爲教中所推重，慨然許之。大府委臨渭二縣令，及省中回紳會官四川府縣之馬百齡從。時四月二十九日事也。

渭南令余觀瑞，疇之族祖也。新奉檄，因地方多事，以五百里家書，囑赴渭勸理。疇亦前兩日聞警，適有採薪憂，遂復書辭緩，並以「受降如受敵」援唐土番却盟爲戒，書甚諄切。

張中丞蒞率員行抵油坊街，兩日無成議。輕進至渭南屬之蒼頭。回衆悔罪涕泣，乞先諭馮元佐散團。伊等唯命。中丞素知元佐先嘗拒官抗糧，亦一洪興也。回民既悔罪，兼恐元佐難制，遂諭其散團。元佐以「漢回靈隙積如邱山，回逆通賊破城，罪惡重大。今之所以不敢違者，以有元佐之衆耳。萬一悔盟，噬臍無及。」不敢從命。中丞惟以誠實待人，意回民必不敢違盟。諭之再三，元佐執不從。中丞怒曰：「若再梗議，定如楊生華之案。」楊生華者，臨潼遊俠，上年聚衆抗糧，以叛逆伏誅也。元佐不得已，於五月初九日散其團大半，自率村衆旋里。回民祇陽爲解散耳。渭南令以渭城猝遭大變，哀鴻遍野，今漢回俱散，亟須入城撫慰，遂單騎渡河而南。是夜初更後，倏聞號砲三聲，鼙鼓震天。回衆明火持械，蜂擁而至，規張中丞及馬繆二守令去，放火殺人，愈聚愈衆。至天明，則近鎮漢民村莊多爲灰燼。三日之間，臨渭回莊皆叛。距蒼頭二十里，有孝義鎮，居民萬餘家，巨室富戶甲於全省。趙嚴兩姓，家資數百萬，自明季迄今，累世忠厚。趙尤優於嚴，回民受其恩施者，不可勝計。及

難作，鎮民皆他徙，藏輜遺資悉爲賊有，逆勢益張。

渭南之陷也，陝撫樊中丞榮，以髮賊攻破，隨〔以〕收復入告，縣令丞尉恤如制。回事之起，僅以漢回搆釐上聞。故屢奉諭旨「只分良莠，不分漢回」，責其妥爲招撫。至回衆反覆拒命，擾害日甚，乃派甘肅提督馬德昭，帶兵三千，入鎮西安省，以示聲威。復遣省中回紳輸款。然賊以騎虎之勢，相持不下。張中丞希及臨潼繆令，皆遇害。強馬百齡戴白帽，推其爲首。百齡不從，幽之別室。已決裂，不得已，乃據實上聞。詔荊州將軍多隆阿，移軍入秦，勦賊。旋以江皖事急，適勝保辦苗練事竣，駐兵河洛，改命勝保以欽差大臣由豫進關，督辦軍務。時渭南三鄉一帶有元佐之衆，回匪雖屢屢尋仇，居民尙未受害。無何，而同華一帶叛矣；又無何，而咸長四鄉並南路之藍田、鄠縣一帶叛矣；不逾時，北路之高陵、富平、蒲城、涇陽、三原、耀州、同官、西路之咸陽、興平、乾州、邠州、醴泉各回村皆叛矣。東西南北，雲合響應。

按陝西、西、同、鳳、三府，卽古三輔地，並乾那兩直隸州所轄，均屬平坦，涇渭洛三水所經。省之南，有太白諸山。其東南，通荆紫關、白河口，毗連楚豫，商州之武關卽周亞父出嶠通道。正南之子午口，卽魏延擬由褒斜繞出小路。偏南之駱谷口、黑水峪，西南之陳倉口各路，皆達漢中，與安兩唇，可通蜀道。川匪土匪，髮逆，從此出入非一次。北路延榆鄜綏一帶，路通環慶，夏元昊常由此入寇。兩山崎嶇，中以黃河分秦晉之界。環慶回匪入鄜延，回竄陝省，及捻逆張總愚股匪渡黃，亦由於此。由咸陽渡河，經乾那以達涇原，爲陝省赴甘西大路。偏西，由鳳翔渡渭隴，爲陝通隴南道。陝省回民，本聚居於三府二州沃壤之地。先是嘉慶年間，川陝教匪之亂，堅壁清野，高山砌碉卡，平地築堡寨，百姓屯聚自守。教匪東奔西竄，野無撈掠，故能制其死命。迄今，堡寨甚多，回匪起

事，未常不做而行之。無奈制流賊之法，莫要於堅壁清野，蓋其來去靡定也，而回賊則不然。漢回雜處已久，我有堡寨，彼亦有堡寨，而可毀我之堡寨。我有積糧，彼亦有積糧，而可掠我之積糧。回寨漢莊，衡宇咫尺，朝攻夜襲，防不勝防。一方回堡，有一方桀黠者爲之雄長，聲勢聯合，而又兇悍性成，人自爲戰。我則兢兢自守，畏首畏尾，心志不齊，故所在村堡多被攻破。賊到之地，殘毀幾無噍類。元佐亦衆寡不敵，自率鄉民，由耀州、同官一帶，屯聚北山口，踞延綏、環慶之要。賊來則據險遏截，賊去則亦搶刼爲生。良莠莫分，功過相半，官亦不暇問也。

村落既盡，遂攻城池。臨渭二華，城在渭河之南，賊先攻破之。次陷渭北之高陵、三原等縣。賊皆棄而不守，飽掠歸巢。涇陽爲南北水陸碼頭，賊屢攻之，均爲莫縣令督團擊退。卒以城守千總係回教，賊勾通之，城亦陷。涇城附郭多回莊，賊尤衆，遂踞守焉。咸陽城臨渭渡，行人來往所必經。自亂作，乏船不得渡，兩岸露宿難民，嘗爲賊所擄殺，積屍填溪，河水爲之不流。城鄉團壯不下十萬，整飭頗嚴。奈一團攻破，各團散亂。雖城守七十日，極其艱苦，而城卒陷賊。憾之甚深，屠殺尤甚。時省會以至州縣，行伍空虛，防兵守城不遑，百姓團衆不能當方敵之兇鋒。大兵遙遙，鞭長莫及。由此渭河南北，賊行無阻。鄂縣、興平諸道，相繼淪沒。三河兩岸之間，縱橫千里，皆爲賊藪。

長安本多名勝，漢唐以來古跡，自畢沅撫陝後，次第修復。至是，如灊陵、杜曲、大小雁塔、京城、太白諸古刹勝境，以及近省附郭一帶大寨危堡，焚毀殆盡，悉成邱墟矣。省城節署左右前後迤北一帶，教門煙戶數萬家，幾居城之半。教堂經樓高矗雲天，氣勢雄壯。紳富三之一，樂業安居，自成風俗。及回事起，雖未經附逆，而其中莠民未嘗不躍躍思逞。回民降準深睚，土人一望而知。有潛爲偷越出入者，多被土人誅戮。故城內回民出城

一步，卽是死地。然亦常有外間被脅土民探諜來往，而城內教民晝夜越城投逆者，不一而足。禁之不能盡絕，誅之不可勝誅，危疑撼惑，日切隱憂。幸先已選回紳入局，抽回壯從軍，有所牽制，藉獲少安。逆遂屢次圍攻省城。提督馬德昭督勇嚴防，或攻城之餘，截其後尾，或乘其無備，暗襲營壘。八月中旬三橋之役，乘教門度年期，率悍卒五百夜襲之，斬俘千餘，尤獲奇勝。部勇不及三千，與其甘苦，紀律之嚴，不使擾及閭閻。軍士有犯者，雖所親愛，不少貸。故賊畏威而民懷德，爲關輔長城。

蒲、富、臨、渭，陝省著名四大縣，地處渭北，一望平坦，遼闊無垠，東北連同州府附郭首邑大荔縣，五縣犬牙相錯，回莊居其大半。王閣、羌白諸大寨，四圍濠溝，林叢菁密，浮橋一撤，奮翼難飛。渭屬之辛市、蒼頭、官道、臨潼之斜口、關山、新豐、富平之美原、康橋等處，次之。平日，陝省刀匪出沒其間。

同州距城十里，有雒河圍繞其南。自亂作，知府朱元慶於沿河列柵守禦。及秋盡水降，賊乘夜破柵入，圍攻郡城，八晝夜不息。府縣督率官紳民團，竭力守禦。正危急，而勝帥統兵抵關，賊方引退。計賊起事，已五月矣。自夏徂秋，通省回民皆叛，地方無完土。

秦隴同務紀略卷二

鳳翔府者，古之右輔扶風郡也，爲隴蜀咽喉。國初，於隴山設營。今蜀道雖三路可通，而由秦隴甘，要以隴山爲必由之路。上游以鳳翔地當衝要，簡選賢能，委截取候補知府維水張公兆棟，署鳳篆。其時東回日逼，府屬回衆亦旦夕思叛，人咸勸以疾辭。公不應，卽日單車就道。夏六月，冒暑抵任。下車之始，卽督率縣令，修城浚隍，練丁壯，具糗糧。又商同參將，製造彈藥，修繕甲兵，以備不虞。

郡有予告貴州平越州知州鄭士範，家素裕，立身正直，接物和平，時望素著。時與回教中老成紳耆諄切勸導。府縣亦常宴集漢回耆，曉以大義。漢回插血爲盟，一時釁無由起。然其中惡少，每思乘亂草竊，惟恐無事。兼以東回往來勾結，藉禦川匪爲名，買馬製械，反形日露。先是川逆藍大順，由雲南昭通倡亂，經官兵痛勦後，率衆由巴蜀竄陝，疊陷西鄉洋縣，進圍城固，勢甚鴟張。川督駱公秉章，派川臬新升陝藩毛方伯震壽，統兵勦辦。適陝省回務告急，陝撫檄調毛方伯，帶兵赴新任，以固省垣。鳳回聞之，謂其統兵勦洗也，遂聚衆謀抗拒。鎗砲之聲，連宵達旦。方伯行抵陳倉途次，接奉諭旨，專辦漢南軍務，遂折回。復經官紳諭解，回衆方散。

時鳳郡漢民村莊皆團練募勇，團衆不下數十萬人，而承平日久，迄無守禦方略。有不識時務者，徒恃人衆，謂我數人敵回民一人，亦必立致齏粉。時以「勦回」「滅回」信口大言。其官宦巨室諸少年子弟好事者，招養藝勇，縱酒論兵，睥睨一世，但恨腐不渡江，無由作太尉公。故張聲勢以示武。回民眈眈環視，猜疑益甚。

八月初三日，東逆郭姓假鳳回入城窺探，經查城員弁盤獲送縣，將下獄，回差鐵興力保之，得釋。同衆資夜謀變，鐵興又力阻之，言詞甚激切，遂被殺。興一縣差，深明大義，見官極保回民無異志，暗地則勸其同類「爲盛世良民，勿爲東回所誘」，卒至阻亂殉身。謂非隸役中之翹楚乎！比之洪興，一薰一蕕矣。

初四日黎明，回逆在東關馬家巷口放火起事。東關舊有東湖，坡公判扶風時鑿，由鳳凰泉引水南注，蓄而爲湖。兩岸長隄垂柳，彷彿西湖。湖邊有廟數楹，先募團勇五百名駐其地。逆倉卒起事，乘勢將奪東門入。幸團勇驟退，東關街市十數里，坐賈萬餘家，百貨充牣，亦嘗團練自衛。平時旗幟刀械，足以壯觀。及事起，領袖無人，倉皇四散。惟燒鍋製酒之大聚號店夥數十人與賊鬪，相持甚久，殺賊多名。賊愈聚愈衆，迄無援者，全家敗歿。辰巳之間，鄉村火四起，居民扶老攜幼，紛紛逃竄，至城者一日數萬人。守令恐人多耗殺，下令攜帶資糧者許進城。其時各坊雖亂，皆有平日里黨之誼，殺人尙少，百姓多得逃生。三四日間，滿城露宿簷棲，幾無隙地。而城內食貨亦藉以稍充。鄭直刺廬室與回巢毗鄰，親歷馬家崖，流涕勸解。而勢已燎原，杯水無濟。回衆爲其運送家資，至距城三里南關外握別。全家進城，無一傷者。郡城四門俱閉，官民登陴以守。

郡有漢鳳營，設參將，轄地遼闊，西乾鳳，漢各汛皆其屬。城中回民四十八家，多人入伍，潛與外回通。參將德勝察覺，不敢露圭角，日作溫語拊循。有馬回者，綽號馬上飛，戍車師旋里，尤狡猾。官民議令遷移出城。回衆梗其議，不報。密約賊以夜間爲內應。因城守嚴，未果。復謀以初七日午後，乘官民休息疎防之際，外賊悉衆攻城，內兵殺兩府，倒戈相應。謀已定。初七日午後，署府帶團二十餘人巡城，與參將坐東城樓諭守禦事。該回兵等戎服隨侍，蹀躞至城堞隙望，甚皇急。適城守方把總親兵聞其謀，告於主，密致城練兩府睹此情景，有所覺，

抽身而出。甫離帳，而練勇已由馬道蜂擁而上。回兵以勢不兩立，與勇兵刃相接，喊聲鼎沸，當爲練勇格殺十數人。內有由城壕跳下而逸者。時四城民團同心齊起，將城內回衆悉數殲盡，搜獲旗幟軍械，並編號偽職白帽多件。事甫畢，而外賊大隊踵至。城上示以逆渠首，知謀洩而退。設其時稍緩須臾，則閣城生靈命懸呼吸，將有糜爛不堪言者。或亦冥冥中有以相之也。

初九日，西南鄉陳邨一帶民團，不期而會者七千餘人，舉貢生監分率之，至西南城外，請練勇助勦。識者以：「紙上談兵之書生，督未經操練之民團，與亡命者爭勝負，恐非所宜。若一失利，何以補患？」縣幕陸士暄參軍，以：「人心助順，卽天心默祐。且乘逆佈置未定，易以勦滅。傳不云乎？聲盛致志，鼓儻可也。」於是出仗議決。鳳翔令及城守兩把總率城練，督民團而進。逆拒於西北角鳳凰頭。前隊練勇施放鎗砲，逆衆冒死突陣。後隊民團見之，懼而卻走。前軍亦亂，自相踐踏。賊乘勢追殺，直逼至西城濠。鳳翔令幾被獲。城上燃大砲，擊之，方退。陣亡勇丁百數十人，遺失軍械甚多。民團奪氣，各歸鄉鎮，雜行無次。賊追及半途，彼此不能相顧，被殺不可勝計。從此鄉鎮畏賊如虎，而賊愈施猖獗矣。每於日夕登城遙望，距城六七里外，子女玉帛駝負車載。逆隊羅列前後，難民倉皇號哭，求死不得。城練有時乘間截殺，而衆寡不敵，無濟於事。半月之間，四鄉焚燬一空，有力者多徙居賈村礮鏡鎮，併力拒守。或就險結團，互相保衛而已。

郡城之佈置守禦也，以城中橫直兩街分爲東南、東北、西南、西北四坊，共得壯丁九千六百一十九名。周圍城壕四千三百四十二，每壕派二人，分作兩班，夜以一人守，卽將壯丁姓名書於壕。用青紅黑白旗別四方。一牌一壕，立一小旗。五十壕立一大旗，以牌頭隊長姓名書於旗。壯丁少一名，牌保是問。日間則十壕留一人。

輪查。遇有警，則兩班畢集。炮臺城樓，除壕夫外，練勇八百名，分置防守。鳳城承平時燒鍋數百家，有年久陳酒，火發甚烈，並備數百簍於四城樓及砲臺，以濟火藥之不足。守城極貧壯丁，初議各坊富者給其值，紳富均未首肯。因思秦中豐稔有年，常社諸倉足額，縣中即發常平以濟之。城守事粗定。守城器具，多守令未雨綢繆，預先置辦。其大砲噴銃等械，昔防教匪所存，故得易於應手。

各道發牒乞援。時省垣賊匪猖獗殊甚，大府以會城自顧不暇，諸道亂者蜂起，兵單餉缺，無從抽撥，飭令嚴密守禦，俟有投効，或由別處撥援。惟漢南毛統領派緝縣丞，管帶川勇五百人爲定西軍，倍道赴援，抵寶雞陳村。武生王玉禮，以鄉團五百人合隊。並有寶雞辦團委員候補按司獄王森榮，召募號川山內獵戶鎗手二百名。共國勇鎗手千二百名，於月之二十七日抵郡。分佈鄉團鎗手於城樓砲臺，劉部五百人紮營城內西北角。

閏八月初二日，劉統領帶團勇七成隊，伏兵於三良塚，遇賊教場壩。伏兵突起，賊驚竄。我軍陣斬賊目馬得寬，奪其馬，踏毀鄭家堡賊巢。各勇獲勝，掠堡內貨物。援賊四至圍殺。我軍血戰，奪路衝出，陣亡七十餘人，劉臂受九傷。王森榮率部救援，遇賊矛刺落馬。幸部勇力救，收隊回。劉略負才名，爲毛統領百夫長，倩友論圖賊形勢，稱總統心，故遣其獨當一面。及到鳳，思乘新到銳氣，僥倖一得，以佔上功。乃先勝後敗，已亦受傷，功過居半。府縣勉爲撫慰，以圖後舉。乃兵寡賊衆，一跌之餘，竟不能振。以後連出仗，俱失利，戒嚴更甚。

九月初九，毛統領復遣劉玉林、劉濟川、鍾萬勝，各率勇五百人至，爲定西左右後三軍，與前遣之定西前軍五百人，共二千數。又有喬惠雲、賈上福，帶勇千二百人投効，名曰義勝軍。天甫明，與賊接仗城西南十餘里。

之古城。城上望見旗幟紛亂，煙燄蔽空，料賊阻我援軍，急令城內兵勇出隊，作東向襲其巢穴狀。賊果東撤，兩軍夾擊之，賊敗遁。我軍獲小勝，新舊軍一同收隊回。時論欣欣然有喜色，僉謂轉瞬可以滅賊。識者以軍無統領，多亦奚爲耳。賈上福者，漢南軍中裨將善戰。喬惠雲爲川省綱賈，有志功名，備資募勇，以初歷行陣，推賈上福統率。川省民俗悍，嘗有豪戶結壯健千百人，橫行鄉里。鄰邦有事，則以助陣，名曰賣仗，不受統將節制。故閑亡遊勇遍兩川。漢中與蜀道毗連，統領以投効者衆，轉道來鳳，實則未必有紀律也。

十三日，劉倡議出仗。部分喬勇同定西左右營冲古城賊壘。喬勇爲先鋒，左右營接應，定西後營、同城練及王玉禮、王森榮各部橫衝援賊。伊部定西前軍伏東南壩下，斷賊後，首尾夾擊，使賊不相顧。部署既定，會前兩日陝安道慮回逆竄入棧道，委魯府經帶川勇五百人赴陳倉口扼之。寶雞城主乏餉供應，告以鳳郡援師畢集，給其前進，速赴事會。魯府經沿途不戒備，路遇賊，全軍敗歿。部下精壯有綽號飛天夜叉陳大辯子輩，本川中著名囑嚕，既被虜，乞降立功以貸死。至是，逆使爲前驅，首先衝陣。前鋒喬勇抵敵不住，各軍正前策應，而賊馬步大隊風捲潮湧而至，諸軍潰亂。逆勢飛馳颺疾，後路之定西前軍伏兵不及截賊尾而退。賊乘勢直前追殺，圍裏三匝。賈上福力戰陣亡。追至離城三十里之陳郿，沿途屍骸枕藉。各營收集散軍，查點陣亡兵勇四百數十人，奮勇者多死焉。張太守堂姪守恂督練出仗，亦陣亡。入夜更餘，逆回軍撲城，勢甚洶湧。官紳冒險督率團民，力禦之，賊方退。是役也，國人議論紛紛。劉抱慙不自安，乞病解兵柄。府中批答總營務鳳翔縣驗病。旋經縣令調持寢議，其失利情形，陳之撫藩。時漢南毛方伯有樂城之挫，檄下，令府中嚴行申飭。而撫院（以）非其所撥之營，不爲意。惟稟答內有一檄飭漢南統領，速撥盧勇三千救援」之諭。盧勇者，副將盧又熊所部之

勇也，前在楚皖勦賊，稱勇敢。官紳正殷盼望，奉到統領劄，以盧勇、沈屬紳商僱募守城，不能來鳳，而止。自前役大挫後，諸軍皆奪氣。雖勉強出隊，而膽已先寒。出城三二里，兵與賊馬首談心，仰空放砲，掩人耳目，旋即收軍，不待號令。而餉項費用不貲，各營效尤，在多事。

太守張公蒞任未三月，而亂作。手無寸柄，遇事掣肘。兼以人地生疎，信未及民，功罪予奪勢難施行。惟日率府役，捐廉給值，登陴督團，親巡終夜，在城樓假寐，身先倡率，賞罰分明，漸著威信。久之，民感其德，相謂曰：「有賢太守在，吾儕庶有豸乎！」時有四川候守鄭尊仁，僑寓鳳翔。太守，閩人，先隨姻長林文忠公從軍雲貴，官四川成都令，以軍功擢知府，因足疾引退。鄭士範直刺，曾任四川華陽令。二人同舟，甚相得。及寄寓鳳郡，交尤密，廉蔣勿過也。二君窺悉太守處事率真，且虛政權無屬，嘗謂：「當今之時，不外籌餉督兵兩端。今籌餉歸地方官，自屬正辦。督兵之事，應由太守專政。而各營任意而行，不遵約束，權位不能統攝，呼應斷難靈通。」因率衆紳倡議立防勦局，府尊爲政，邑侯副焉，兩太守贊助之。凡軍事悉由局定議施行，而捐輸餉項歸縣專辦。縣令委長子瀚雲司之。此實二鄭維持大局之苦心。無奈玩疲積久，遑難收效，軍政未盡肅，而軍事則日亟矣。

秦隴回務紀略卷三

勝帥頓兵不進，供億甚鉅，奏調苗練入關助勦，又奉廷旨切責。其赴省也，前鋒遇賊於華州，失利，復挫於灊橋。抵省垣，營於東城外八仙菴，無勦賊意。八仙菴者，平日官場宴會之所也，頗幽雅。讀古詩「壯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二語，景象殆似之。賊又故玩弄之，夜半火其菴，焚及近營民寨。徹旦連宵，烽煙相望，無一得瓦全者。

時各道告急文檄星馳載道，東逆披猖益甚。西北則陝之邠長、甘之慶涇，西則甘之靈臺、華亭、平涼、固原，隴之張家川、故關等處，或城池失陷，或地方竄擾。隴州牧邵輔帶勇出勦，以賊衆勇寡，戰歿。其姪六品軍功邵桂芳，亦以救援授命。部下團勇多搏鬪殉死，縱橫千里，遍地賊巢。

鳳郡孤城，困處其中。兼以漢南大營挫後，饑軍潰勇絡繹而來，客兵日多，主勢日弱。逆巢咫尺，僅隔一牆。又有川匪郭刀刀、馬二股賊數千，由興安五郎竄出略谷口，擄掠鄜鄜，沿渭而上，邊警至寶雞之馬營。而城中營勇與賊中裹脅者，半屬里黨姻婭。聲色樽蒲，彼此誘引，嗜利忘義，類多首鼠兩端。其甚者，不但此營掛名彼寨，且有朝在營而暮赴賊者，兵賊竟不能分也。屈計在郡諸營，有劉部之定西前軍，有縣中統帶喬惠雲之義勝軍，有鄜縣武舉達炎烈之得勝軍，有川勇定西左右後三營併歸鍾萬勝所帶之宣威軍，有委員王森榮之鎮西軍，有寶雞馬營來郡助防杜馬諸部歸王玉禮統帶之順義軍，統計兵勇七八千，亦不爲少。無奈諸營各

樹旗幟，自立門戶。無事則領餉赴城，國飽慾；設或有事，則各有營頭可恃，擁衛而遁，大抵以此居心。營主既各種其私，安能約束其伍？毛統領之遣援也，徒以一檄歸府統轄，而各軍到郡，儼以上司援兵自居，不肯由府調遣。其縣令紳士委員自募者，名皆曰歸府統轄，實則赤手空拳，無一兵一卒秉府節度。蓋近來招勇風氣，其所以能約束之者，在位分，尤在權勢。府中既無寸權尺勢，詎能責客軍之奉命唯謹？一旦潰決，徒受其咎耳。目擊情形，萬分爲難。特遣扶風尉方邦基，間道達省，赴大營請援。牒中有可慮者六，其略曰：『自古師克在和，今則將官離心，士卒首鼠。漢南投援各軍，類多市人，毫無紀律。九月十三之役，義勝軍主賈上福與賊力戰，各營有作壁上觀者。逆回得以全力制我，以致陣亡將卒四百餘人。其首鼠之輩，行踪詭秘，甚有朝在營而暮赴賊。城中一舉一動，賊皆諗悉，不獨多魚之漏師。可慮者一也。就目前而論，每月餉項雜需及守城之費，非三萬金不可。郡城並無巨商大賈，各鄉村鎮焚掠一空，鄰封不能接濟分毫，而潰卒饑軍源源不絕，難民坐食日增，餉源愈艱，漏卮益多。源竭流乾，譁潰立至。可慮者二也。當始事之初，紳民同心，固結守禦，人夫有盈無絀。自有援兵以來，未觀戰勝之利，先受剝膚之災，民心俱各渙散。目下天氣日冷，墮指裂膚，富者吝於貲，貧者奮於力，民不可恃，城將焉守？可慮者三也。專城之主，手無寸權，外來援兵，不受節制，客強主弱，尾大堪虞。施之以恩而不知感，繼之以威而不知畏。處方面之虛位，無濟變之通才，駕馭乏術，呼應不靈。可慮者四也。鳳郡爲隴蜀門戶，其毗連孔道，早已梗塞。刻下甘回附逆者有之，兵勇被脅者有之，愈久而賊愈衆，郡城勢成孤懸。門戶一失，虛室隨之。可慮者五也。逆回窩巢，逼臨城郭，穹廬咫尺。百日以來，旦夕圍攻，晝夜呼哨，岌岌情形，何堪設想？可慮者六也。我宮保、燕齊之盛綏，淮上之德威，朝廷以西秦重地，長城是倚，凌煙圖繪，千載一時也。夫天下事機之

誤，間不容髮。以望諸君之上功，一城未下，尙爲口實。東南半壁漸就廓清，豪傑乘時奮興，恐有先我而爲之者。用特遣員，訴哭秦廷，務求迅賦同袍，以救數十萬生靈，宮保之聲威義聞乃益昭著於陝隴矣。」

邦基賁文去後，音耗杳然，而困急情形日甚一日。太守處事以慎，未嘗輕發一言。及是，遍訪營伍人材，意欲募練親軍，以圖鈴制。會有曾在川省，頗營辦理營務之王文光者，與疇善，因進言曰：「大抵主威不立，由於身無牙爪。唐之藩鎮最重牙兵，卽今之統帥無不以親軍爲指臂。定西右營隊長守備黃超羣，有忠勇氣。前次夜襲古城，各隊多在寨外虛聲吶喊，惟黃率隊持矛直入，斬賊首三顆，耳級七副，其重甲穿破七處，膚受三傷。又有四川解圍綿州之顏見遠者，所部黔勇甚驍雄。前因日久乏餉，刼壘稅，見遠獲罪罷職。其勇流亡無主，欲効力自新，而無門可入。超羣本黔人，若使其招撫統率之，黔勇爲川軍所深憚，能受約束，必有濟。」招超羣至，議定，請命太守。太守嘉納之。十月二十七日夜三鼓後，合黃守備賁檄而行。當其時，疇巡城至鳳凰頭，雪深三尺，天氣嚴冷。黃則身穿絮袍，有范叔之寒。疇急解裘贈之，撫其背，握其手，而謂之曰：「鳳郡數十萬生靈繫於吾子之一行也，子其勉之！」黃守備感泣拜受，縋城而出。疇冒雪巡城，銀花遍地，蒼茫烽火，我心憂傷。及返寓，雞已三唱，竟不自知解去一裘之寒也。自後雨雪載途，異常寒冷，防守兵裂膚墮指，甚至有殞死者。行將一月，絕無音耗，望之甚殷。時以路阻，不能達命爲慮。臘月朔日夜五鼓，東關賊營人聲大震，鎗砲不絕。驚訝未已，而黔勇抵城下。蓋其蚤夜繞道而來，聞賊邏更柝，認爲鳳城，誤入賊巢。賊謂我兵夜襲，夢中驚起，彼此奮力血戰，賊多傷亡。黔勇奪路殺出，按籍少三人，復殺入，昇陣亡三屍回。以後賊之畏憚黔勇者，由此一戰也。名之曰虎威軍，分左右兩營十二哨，計千二百人，爲府中親軍。委疇經理營務，王文光勦之。

太守以各營聚紮城中，殊爲非計。先使虎威軍營南城，並令各營一齊出城，環城而營。以牛馬牆爲衛。由是城下有川黔兵勇，塙上仍以塙夫練勇守城。守尤周備，而城中閭閻藉獲安堵。旋將違令私出勇丁三名，正法梟示，營勇之首鼠者亦斂迹。復思城圍半載，困疲已甚，若聚兵不戰，自示以弱，不能戰，又何能守？爰將各營整飭簡選，於月初七日，發令諸軍，南北兩路進攻。南路之賊拒於鄭家堡。西南之三良家賊，以屢破村堡，掠馬甚夥，故馬隊日多，更以步隊繼之，尤爲凶悍。我軍悉步隊，故嘗爲其所敗。是役也，下令退後一步者，立斬。以黔勇六成爲前鋒，鎗炮當先。賊仍用馬隊衝陣。我軍屹立如山，持滿以待。及賊將逼近，鎗炮連環齊發，賊馬驚竄。我中軍大旗麾動，一齊向前掩殺，捲入賊隊。左右接應之營亦兩路兜勦。鏖戰兩時之久，賊大敗。殺賊數百名，奪獲馬三十餘匹，旗幟軍械百七十餘件。追殺至趙家壩，踏毀賊壘三座。北軍至鐵家溝，賊扼險以拒。我軍用炮石轟擊，亦斃賊多名。賊伏匿不敢出，兩路同時收軍。此圍城以來第一次之捷也。

十三、十四兩日，連敗賊於古城、大柳樹諸處，踏毀賊營五座。十五日夜，南北兩路賊營火光徹宵，擂鼓呐喊，如是者三夜。知賊必有計，將以更番疊擾，使我困乏不及備也。我守禦益嚴。十八日，天微明，賊出馬步隊數萬，整列西北塙上，勢欲徑撲我西北角駐紮之義勝軍。其東北樹林內，亦隱約有賊。惟南城一帶，杳無賊踪。計欲誘我軍併力西北，乘虛攻襲南城耳。我既知賊誘我，我亦設計誘賊。遂於南城炮臺裝備大炮十尊，其炮力遠近俱測驗有準。別使民團上城，用兵勇旗號，僞赴西北應援。使虎威營及定西左右後營兵勇，潛伏南城濠溝以待。南城上下，寂無一人。不踰時，賊果繞西南翟家寺溝一路，蜂擁而來，直撲南城，勢甚洶湧。城樓拽起令旗，連開三炮。賊正接串而前，衆如蟻聚。其中炮也，牽連壓覆，如倒塔牆。後賊急負載死傷而退，前隊賊仍冒死

撲城。我伏兵突起追擊，敗之於東湖鐵家溝諸處，賊大爲奪氣。嗣復連出七仗，每仗皆捷。太守下令曰：「當茲賊勢甚重，賊壘窮逼，不得已，憑城而戰，以戰爲守，非敢野戰求勝也。賊詭譎殊甚，諸軍功勿恃勝而疎。時屆歲暮，各營毋許度歲宴會，嚴防除朔，勿稍鬆懈。」由是軍威日振。而川人之被裹脅者，皆有脫身反正之念。

同治二年二月初一日，川勇侯大林自賊營逃歸，詳述：「川人守備張玉龍帶勇千人，武舉黃耀榮帶勇五百人，黃營火器尤多。得漢中府縣薦牘，來郡投効，先後遇賊，冒作官兵掩襲，失利。耀榮被殺，部勇傷亡過半。玉龍同餘勇，均被裹。賊以玉龍不降，絕食繫禁，現在俱思反正，自願帶罪立功。」詳詰得實，當繕勸諭反正檄文，用尺布硃書「投誠免死」四字，蓋府縣印，交侯大林賚往，機密行事。初六日夜，大林復至，知賊定於初八日齊七成隊攻饒鎮。遂定計：我城勇卽於是日乘虛由外殺入，川勇在內應之。諭其屆時無誤，並許重賞。至期，遙見南原樹林中，人馬隱約，接續南行。急下令，我軍秣馬蓐食，懸立重賞，出隊攻巢。並嚴飭各營，殺賊毀壘，不准攜取一草一木，違者立斬。三軍踴躍用命。南路楊家場，派兵一隊，先攻賊，北路勝則合兵以進。北路鐵塔寺一帶，地險賊少，全隊由鐵塔寺進。虎威右營黃超羣，率部勇毀柵越濠，奪險先登。左軍及王玉禮順義軍繼之。守賊驚竄。東關一帶火起，賊營哭聲震動。我軍三路齊進。正在破巢深入，南塹地勢頗高，賊望見東關賊巢火燄蔽天，知有變，遂大隊悉數回援。賊多救火護巢，無心戀戰。我軍乘勢掩殺，賊屍枕藉，焚燒賊屋三四百間。左冲右突，賊不敢阻。收隊而回，止陣亡兩人，受傷七人耳。論功，以越濠先登之虎威右營爲首，左軍及順義軍次之。紳民備牛酒米物犒師。此舉雖未能成功，而賊頗喪膽。是爲圍城一大轉機。兵貴紀律，不信然與？

自此，裹脅之川勇，漸次自拔來歸。張玉龍亦乘間逸出，謂：「前役，賊巢已亂。若逼進一步，則川勇同時並

舉，唾手而得。可惜失此機會也。」因屢獻方略，期得尺寸柄，以立功。有謂其來自賊中，不可信，事遂止。

計自客臘戰勝以來，得力各營皆告捷，請奏獎。府縣謂：「乞援半年餘，省中不發一卒。捷書上，則大吏以郡兵可恃，援兵益置之度外。當先爲存記。俟解圍後，再分別差等，破格請獎。」是役也，各營又請敘功申報。府縣允之，牘尚未發。時軍興八月之久，餉項支絀，各營餉欠至逾月。有忌之者，以此挑釁。而虎威營勇丁，因向營務處索餉甚急，迫切之擾，幾不能堪。初，虎威營之初到鳳郡也，有「打仗不力，營官是責；餉項缺短，營務處是問」之券。時理營務而不司糧餉，始謂餉項必不致虧，故一力任肩，以冀得力。不知事一隔手，諸多窒礙。幸極力籌畫，復經營員調停，將欠餉按月發足，又預發一月之餉，疇始仔肩少卸。古人謂和衷共濟者，能有幾？

秦隴同務紀略卷四

自壬戌冬十月，遣官告急，以道路梗塞，行閱三月，始達省。癸亥二月，朝廷以勝保擁兵觀望，革職逮京。命多隆阿將楚軍入關受代。至是奉到瑛撫院批答：『鳳郡日久被圍，危急情形，不特該守等身歷其境，時深焦灼，卽本部院憂念之餘，尤復難安寢饋。西望鳳郡蒼生，固無刻不繫懷抱也。前已疊次飛咨勝帥，未准咨覆。惟有據情再咨多帥，無論如何爲難，務當趕緊撥兵，刻日赴鳳，以解倒懸。如此次仍置罔聞，惟有將此情形，據實馳奏，自請嚴譴，以謝我鳳郡蒼生也。』

時鳳城危急更甚，復遣譟者由南山商維赴潼關，探迎多帥，稟陳形勢，曰：『自來辦賊者，不外勦撫兩端。陝省回逆聚於三府兩州沃壤之區，千里平坦，悉爲賊巢。且賊多騎隊，利逐平原。昔吳元濟據三州之地，人自爲戰，回賊之情勢似之。勝帥坐擁重兵，爲撫之一字受其牢籠，觀望遷延，以致決裂。爲今日計，固當舍撫言勦，而勦之中又當分其緩急。就通省局面以論，回匪之叛起於同渭，蔓於鳳郿，漸次由陝而甘。自應先勦東路，殲厥渠魁，然後掃蕩而西。就現在情形而論，鳳郡爲隴蜀門戶，地處關中上流，鳳郡一失，則四通八達，賊勢無所底止。郡城自上年八月初四起事，迄無半兵粒餉，稍濟匱乏。危險情形，不堪言狀，急莫急於此矣！刻下甘回自平涼、固原以西，尙未盡叛，彼蓋有所觀望耳。若大兵一經入關，鼓行而西，出其不意，先行勦洗鳳逆，使郿、盩、涇、隴聲勢隔絕，卽可斷其東西南省之聯絡。已叛者或可悔悟，未叛者免生覬覦，漢南之賊又有所震懾。所謂神

軍從天而下，一舉而三善備也。逆東阻雄關，北阻黃河，延綏一路，遠有馮元佐之衆阻截山口，近有威雷兩軍防扼涇原。是由西勦東，賊卽在我羅網之中，可爲通省軍務之提綱挈領也。說者謂：陝甘遍地回民，從東勦西，該逆有生路可逃，勦辦較易。由西勦東，非東竄豫晉，擾及畿疆，卽拚命向敵，死中求生，勦辦尤難。不知回逆西路是其故地，若由東而西，則是驅賊渡隴，合河湟之回衆，以添其羽翼。甘涼、石峯堡諸地，豈少丁、蘇、田二輩耶？或又謂：鳳郡時局孤懸賊中，若大軍遽行深入，萬一前阻後繞，餉道中梗，將若之何？不知內地回民食毛踐土，數百年來安居樂業，不第與流寇竄擾者不同，亦與髮逆之遠舉包抄者情勢迥異。苟能扼要以圖，制其死命，彼不能不俯首帖耳。若先開其逃生之路，彼有所恃而無恐，欲就撫而不能，欲盡誅而不可，其後患何可勝言？更有請者：將軍或以東事爲重，一時不克西向。天戈所指，小醜望風而奔，則該逆勢必節節西竄，鳳郡正當其衝。困獸之鬪，受害何堪設想？可否簡選獨當壹面能事將弁，率領偏師，飛馳來鳳，扼其吭而拊其背，與將軍東西兩路夾擊，不第鳳郡黎庶渥沐再生，而賊奔無路，收効更捷，曷勝跂望之至！此次就大勢立言，希冀採納。無奈兵少賊多，無暇舍近及遠。由是多帥先勦同渭一帶渠巢，雷正綰、成祿駐兵涇原，勦防北路，穆圖善、馬得昭仍防省垣，而鳳郡援兵仍不至。

該逆自前次受創之後，內固賊巢，浚濠增壘，外合西路、渭、隴、華、靈各逆，四面合圍，岌岌不可終日。會給事中王憲成、沈秉成以「鳳翔被圍半年有餘，援兵不至，逆匪四面合圍，危在旦夕」等情，先後具奏。瑛撫院亦以鳳郡危如懸釜，自請嚴譴，由八百里飛章入告。奉諭旨：「鳳翔爲西路扼要，該郡被圍半年，無兵救援，瑛身任地方，晝夜自思，何顏對此士民？省城現有穆圖善、馬得昭防勦，雷正綰近在咸陽，卽着咨商，令其統帶各

軍，馳赴鳳翔，迅解城圍。其涇陽城守事宜，仍着飭令成祿，妥籌防勦。鳳翔士民固守半年，可嘉可憫，並着獎發派員前往，傳旨嘉獎。傳慰之餘，士民感激涕零，更生有望。

雷正綰自奉旨援鳳後，軍士疾疫大作。涇原士民以由涇入渭，直至咸陽河口，賊巢林立，攀留甚力，不得進。東面零匪以西同被擾日久，擄掠少所得，且因大軍入關，遊騎竄賊絡繹西趨。有荔園大股逆首赫姓，帶同族數萬人，與鳳逆合，鳳賊益張。復因屢次攻城不下，以城南二十里外挖堀長濠，爲久困計。三月二十六日，襲破寶雞屬之賈村塬。塬南北橫闊四十里，東西直長九十里，高險可恃，爲鳳郡屏蔽。鳳寶紳富自回匪亂後，多徙居塬上，合力併拒，軍械糧餉無不備。有指發甘肅知縣容恬，總司守禦，布置周密，屢攻未能得手。會春耕需驟馬，逆使裹脅士衆，僞作畜販混入，乘機攻陷。軍糧儲蓄盡爲賊有，百姓悉遭屠戮。烽火蔽天，半月不息。當將挖濠及破賈村情形馳報，並附書曰：「鳳郡危急情形，迭次稟陳。望援若歲，度日如年。在百姓始以爲守令稟陳，情詞未能懇切，故援兵置之度外。及雷副帥奉命援鳳，煌煌諭旨，中外皆聞，而兵仍不至。故無知兵民，僉謂副帥可達成命，我輩豈不可以棄城逃生？人情洶洶，深虞瓦解。卑郡招募勇丁，多是漢南裁汰之衆，計數雖七八千人，而得力可用者少。明知留之無濟，而遣之又恐資賊。近日餉糈久欠，時慮譁潰。逆營咫尺，故不得不遷就，以示羈縻。竊思陝省軍興以來，漢南城洋則有毛藩司，五郎興安則有李京堂，西同則有大帥，重兵先後勦洗，涇原一帶則有雷副帥，成祿駐紮防勦，若省城則穆將軍，馬提督統率大兵鎮守。獨鳳翔一區，圍困半載，未聞發一師，撥一餉。不特無知兵民有所妄猜，卽職等亦急欲索解而不可得。豈將以鳳郡爲棄地，棄人之舉也？抑網開一面，以臨上爲鄰國之壑耶？倘知鳳郡之地猶是王土，鳳郡之民猶是赤子，仁人義士必不其然。且其

地門戶形勝，非同山陬海澨。周起岐雍，秦興汧渭。隗囂下隴，寇恂扼於汧水之陽；諸葛出師，郝昭拒於陳倉之道。自古及今，往事昭昭。該逆聲勢聯絡，加以甘肅靈臺、華亭、河州、固原一帶，及東路西同竄匪，陸續屠至。又裹脅兵勇士著，匪黨益多。刻下馬隊約四五萬，步隊則數倍之。東自橫水，西至陳村，數十里連營迭攻，晝夜不已，志在必得。若鳳郡一旦不守，則該逆勾通濟隴一帶回匪，直窺秦隴，兩省流毒曷可勝言！目下漢中勢甚危急，南山土匪肆擾，鄜鄜以上，川匪橫行，數百里悉成焦土。設各逆合股東向以爭，則省垣大局尤不可問。職等前於無可設法之中，激勵三軍，以戰爲守，幸或小勝。部下將士屢欲報捷請獎，而不敢粉飾誇功者，以急望援師，救民於水火也。今則賊勢日增，兵氣日餒。睢陽爲江淮屏蔽，右輔屬秦隴咽喉，形勢不異，處境實同。自古鄰國爲難，尙有分民救患之誼。彼賀蘭進明者，固無論矣。齊小白自救邢遷衛，不能拯於未亡之先，春秋之義猶爲賢者責備。亂不極，功不高，此忍人之論，非所望於忠國愛民之大君子也。願大府其熟圖之。一牒就，募赴省者，以無人應命而止。

一時鳳郡八屬，大路梗塞，南繞寶雞，分達各路。寶雞縣王令有識略，始則扼險堵截，繼則設法牽掣，使道路疎通，城池獲全。又用百家姓百字，拆開編號。無其字者，以音同者代之，用報機密軍情。蓋亦法臘丁字母之意。後郡城以臘丸達書，倣用之，甚爲詳密。麟遊距逆巢稍遠，山城斗大，賊不爲意。然爲郡城達邠小路，賊往來所經，鄉間亦少完士。扶風邑紳前直隸知縣郭珍，勦賊陣亡，城守甚爲危險。岐山鄠令督同紳團嚴守，布置周密，乘間時亦得勝。惟武舉馬盤龍督仗中計陣亡，軍威少挫。鄠縣先被回逆入境擄掠，又有川匪曹百時股逆盤踞槐芽鎮，縣令募勇守禦。隴州回匪最多且橫，自州牧邵輔出勦陣亡，州同代理，督同紳民固守。雖近城一

帶多爲灰燼，而城尙無恙。沂陽地瘠民貧，守無可守，邑令設法驅磨，暫解倒懸。蓋秦中州縣疊陷，多因守土者先懷去志。鳳慶守令以「効死弗去」大義互相勸勉，故經擾亂年餘，直至郡城解圍，八屬卒皆保全。蓋亦始願所不及此。

初郡城雖燬，尙可遙爲規畫。迨賊深成，城外遍築賊壘，深邊用大繩繞匝，繫以鈴及猛犬。一觸之，鈴響犬吠，賊攔殺之，無得脫者。郡有劇盜劉某，走壁飛檐，行蹤類俠，性孝母。狙案弗獲，繫其母。劉投首，羈劉而釋母。自城圍緊急，屢遣乞援偵探，多被截殺，文報輒落賊手。劉請立功貸死，因善待其母，出劉於獄，頻遣其謀環四出，俱能達命。至是劉抱瘡重賞募他謀，三去三返，竟未能越網飛渡。內外梗絕，水泄不通。虎威營官黃超羣告奮勇，募投回土民指路，以計踰賊深而出。

時城中常社諸倉告罄，油薪日用諸物亦匱。公私迫蹙，民間多以糠糲菜食充饑，顆粒絲毫無外來者。正窘急間，忽有鄉民負販至，始甚疑焉，繼而察之，方知逆巢屠聚日衆，急需茶布。蓋逆之需茶也，甚於饕餮。其布爲生者衣，爲死者捆，回俗使然。當賊初起時，東路城市諸貨多運寄郡城，茶布尤夥。及是，週圍千百里市井凋殘，故彼許投回鄉民販貨來城交易，夾帶糧食，罪無赦。其人得逆暗號，問答相符，即放行。蓋逆意以擄積鴉片、鹽斤及日用無足重輕諸貨，以資其所急需。而我亦以貨易貨，無所損益，且可混雜出入，偵察的確，遂許其互市。每日黎明，販者至南關，由城外各營弁勇點驗，開棚給籤而進。至城下，重價市之，撫慰備至。由南城委員經理，從城關懸以上下市畢，收籤放出。由是城中貨物稍有來源，白米亦間有升斗暗藏而市者。倘其時謂負販人悉屬奸細，執而誅之，於事何益？若竟任其出入，勢必別生事端。處變之權，又未易爲一二流俗人道也。

超羣抵省謁撫院，赴大營，見多帥，痛陳危難，作包胥之哭。多帥爲之感動，復奏派提督馬得昭援鳳。超羣歸，得援信，並接撫院檄，以「鳳郡官紳嬰城固守，著有微勞，知府以道員用，知縣以知府用，鳳翔營參將以副將用，紳士直牧鄭士範、同知封毓章，以知府用，候選道周建豐加三品銜，均賞戴花翎，已奉諭旨允准」云。

秦隴同務紀略卷五

撫院先於二月春間，以鳳翔軍務半載有餘，署府張公兆棟人地相宜，奏補實缺。及是，又得獎檄。在撫院，以守城出力人多，一時未能遍及，故先就府縣大紳優獎，以爲衆勸。太守以將士冒鎗衝鋒，百姓露宿蓬棲，未能拯諸水火，伊等先受不次恩，於心何忍，上稟力辭。其書曰：「竊惟安良戢盜，守令之專司；紀勛酬庸，朝廷之大典。書曰：功懋懋賞。謂有懋功者，方可膺懋賞也。今者逆回倡亂，圍困郡城，未能力解城圍，致令蒼生蒙難。撫躬自省，有過無功。正宜速列彈章，何敢妄膺薦牘？不謂百姓慘遭荼毒，而官紳遽受殊恩。自揣非分，罪戾彌增。且自上年八月以迄於今，困處圍城，已將一載。或陷陣衝鋒，或登陴固守，諸凡出力員弁，尙未請獎，職等異數先邀，清夜思維，尤深愧赧。郡城內外數十萬生靈延頸以待，只望援兵。若得勁師早到，拯茲災黎，即將職等從嚴參處，亦所甘心。所有此次獎敘，可否體察苦衷，委曲覆奏，暫予註消，先將出力人員核實保獎，以資鼓勵？如以職等守城日久，不沒微勞，俟解圍後，再行議獎，其時斷不敢辭。倘援兵無期，則郡城淪陷，職等城亡與亡，即以此次獎勵留爲日後飾終之典，亦屬具文也。」

其前次上書及申報文件，兩月未接批答。賊恃長圍，困逼郡城，而勢日危蹙，且聞省城有挽留馬得昭之信。又摘補三稟，其一曰：「前於三月十外，自添東西賊十餘萬，西南一帶挖長壕三道，濠外週圍賊營，水泄不通，四面合圍。三月二十六日夜，又攻破賈村塢。該塢爲鳳寶所隴屏藩，週圍二百數十里。回匪起事後，八屬紳

民多徙於此，以爲高險可恃。一朝失陷，十萬生靈肝腦塗地，慘何忍言！職等不能感孚憲聽，呼籲無靈，城亡與亡，死固其所。獨念庶民何辜，遭茲鋒鏑！現在逆勢日益西趨，如謂鳳郡可棄而不必守，尙乞速爲明示，令百姓各自逃生，毋俟窮寇蹂躪，靡有孑遺。應將如何措置之處，統乞鈞裁。」其二曰：「前黃守備旋欣悉將軍奏派馬軍門援鳳，圍城黎庶仰沐再生，莫名感激。惟聞省垣又有奏留之說，果爾，不特數十萬生靈永無生望，而職等與城偕亡，將欲索於枯魚之肆而不可得者。城中吏民聞之慟哭。第念將軍全秦統帥，令出惟行，又何至牽於旁議，再有紛更？意者傳之非其真也。且馬軍門忠勇性成，素明大義，大夫出疆，苟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春秋之律不責其專，而況乎願承王命，豈可以弁髦視之，而故濡滯吾行乎？如謂意出中丞，雷軍之援已成畫餅，鳳郡萬分危急，中丞知之甚悉，自謂寢饋難安，豈忍置之於度外耶？輾轉以思，事或必不出於此也。用特遣黃超羣再赴秦庭，務乞催令馬軍門剋日起程，卽以黃超羣爲前導。計四月下旬，以迭次告急，遣弁張玉龍一次，遣勇四次，迄今俱未旋郡。未接文書七十餘日，逆圍密布，出入爲艱。賊情朝夕變幻，以後更不知若何情形。臨池涕泣，不知所云。」其三曰：「六月二十日，圍城百姓男婦聚集環跪，乞求開城逃生。伏思民心本屬離散，特以煦煦小惠，勉強維繫。職等忝司守令，力既不足以殄賊氛，德又不足以格憲聽，環顧瘡痍，死有餘辜，死有餘愧，決意一死謝責。或能作厲鬼，爲災黎請命上蒼，此心亦覺少慰。經紳某等再三婉勸，不得已，含淚忍悲，暫將災黎權詞安撫。應否准令百姓開城逃生，合詞籲懇，迅賜批示。至職等有心欲言而筆未盡之苦衷，亦悉囑去弁面陳。城池之存亡，朝不保暮。若職等城亡與亡，尙乞詳細詢問。倘得區區血誠，上達聖聰，百世以下知有鳳翔府某某待援不至，力竭而亡，不至受人唾罵，幸孰甚焉！」

黃弁登牒去後，劉隨行得檄先還。奉多帥批答：「閱稟，殊深焦灼。本大臣豈忍置斯民於水火！奈現在攻搗王開村、羌白鎮逆巢，已在得手。仍仰嚴防固守，不日搗破逆巢，即行提兵前來，慎勿稍懈。」又批：「城圍一載，困疲至此。幸賴該府等力爲保全，不惟朝廟共深嘉尚，而天下後世亦將景仰無窮。錯節盤根，正所以顯利器也。現已攻破鹽渭巨巢，不日即可移師。自當速派得力將弁，兼道赴援。仍仰堅忍防守，勿墮前功，是爲至要！」奉瑛撫院批答：「回逆髮匪，汎濫全省，本部院心急如焚。將實在情形，繪圖貼說，詳細入告。並如何派兵，如何分援，一併切實申陳，已不計次數矣。無如全省兵權皆歸多帥，現在省城四面皆賊，即整鄣道路亦皆梗塞，欲期疎通糧道而不可得，真令人隱泣無聲矣。當此之時，非由多帥大營迅撥勁旅三千，別無良策。仰候會同西安將軍穆，代爲轉乞援師。仍仰該地方官，會同紳耆，早爲設法求救多帥，無自貽誤。」又批：「已將三稟反覆細讀，不覺淚涔涔下，惟有引咎自責而已。而一片苦衷，種種爲難，不必與爾官紳細白也。雷幫辦奉命援鳳，曾迭次咨催。而迄今仍駐三原，未有移師之日。萬不得已，始飭副將王夢齡前來助勦，不料中途遇賊，去而復回。現又添派鎮東靖西兩營勁勇，嚴飭該副將星馳來鳳。途中即有梗阻，亦可轉戰而前。總之，本部院能出一分力，即盡一分心，上以對君父，下以對子民，其他皆所不顧。該官紳等日後自知也。」又批：「鳳城危險情形，誠如前稟，耳不忍聞，目不忍觀。一片爲難之處，彼此均有同情也。王副將畏葸逗遛，應援無狀，雷馬兩軍屢爲本地紳民攀留，雖皆出於本部院意計之外，而輾轉延誤，咎戾滋深。所幸多帥瞬抵省垣，定當力陳危難，迅撥勁旅，兼程赴援。至勇丁潰散，不致內患，具徵守馭有方，尤爲可嘉。爲由九仞，切勿功虧一簣也。」

其辭獎一稟，未獲邀准。勇丁潰散續稟已到省，故批內及之。馬得昭一軍原爲省垣長城，屢次拔營欲進，

爲士民遮道，卒不至。

自倉庫告匱，餉項缺乏，閩城紳商富庶，下逮平民，一捐再捐，向由舉人胡舜舉、楊師誠綜理。至是竭蹶爲難，而城勇嗷嗷待哺。縣令不得已，率同司事，偕縣役家丁，發民間私穀私財，濟軍救急。其中守錢虜於危急存亡之秋，慳吝如昔，聞因此輕生者，然亦急其所急，以閩城生靈爲重，而一二人之生死無暇顧也。餉益絀，欠益多，兵勇滋事益甚。既不能禁諭以理，又不能概繩以法。上下惶惑，日恐變生肘腋。

自黃超羣赴省，察看虎威軍哨隊中忠實可用者，右軍張召棠、左軍馮占高、劉得洪，其部勇亦多敢死士。此時惟以安內爲先務。於是提馮劉兩哨巡城，張召棠一哨專作府中護衛，以防內變。會有義勝軍前營營務處楊太平，與委員候補縣丞程維雍，以隴屬關山一帶獵戶素稱驍捷，函致潯人，招募二千人，欲自成一軍。聲稱彼處團勇自備資斧助勦。府縣信之，謂土民同仇敵愾，劉楊太平赴隴帶領同行數十人，多帶旗幟軍械，以耀威武。彼處團民疑川匪竄入，圍殺之。其同里營勇聯名訴冤，乞府逮治。即日行文隴州，確查顛末。中有煽惑者，謂府縣劄遣赴隴，有意置之死地。城外川勇不遵領籤牌，紛紛攀牒上。急諭止，而人聲沸噪，倉猝變起，蜂擁至府，闖入署。前府慧誠以病引退，因路梗寓署，川勇直進搶掠。幸馮劉兩哨隊踵至，張太守聞變，趨出彈壓，各勇竄散。下令護軍密查捕逮。隨禽獲爲首之宋定川，提訊。定川手持雙刀，奪門先入，鞠實正法，出示曉諭各營，以『首犯伏辜，脅從者罔治』，以安反側。時各營皆惶惶，思爲走險計。及得示，軍心遂安。各營官及隊哨各長，以失於約束請罪，遂權宜寢事。

先是五月初四夜，北城無量廟火起，賊攻東北城。急下令巡城黔勇，皆同本地民團救火，川勇操夫各守

汛地，不得擅離寸步。掩旗息鼓，守逾兩時久，天雨火息，賊亦漸退。蓋中有奸細縱火內應，我整暇以待之，無機可乘，故不遽發也。太守之守城也，年餘以來如一日，無夜不登陴周巡。遇出仗，躬親督隊，彈丸落馬前，鳴鏑飛耳後，毫無驚懼色。以粗糲麵食，野苧籬蔬，薦作珍饈。每上城樓，命鐵奴守門，日夜與員弁溫語詢方略。凡可以利戰守者，次第舉用。於兵勇百姓，尤無恤備。日不飽食，夜不解衣，營於衆前，捫蝨掠地。古所謂云甲冑生蝨，信有之也。時太夫人年逾古稀，與眷屬同寓山西平陽間，得家書，惟囑以專心國事，毋以老人爲念。然其容貌辭氣，終日凝然。倅德之際，仍從容不改常度。一日，二鄭問之曰：『處困逼之境，而似此頤養之充，何修攝而得此？』太守曰：『幸而濟國家蒼生之福也。不然，則城亡與亡，成敗利鈍，勢難逆料，吾惟盡吾所能爲而已。』其忠摯鎮定，類如此。鳳翔令唐霈霖，平日操守廉潔，素稱謹慎。調鳳後，鄰疆雖賊擾，而所屬年歲豐盈，倉庫充裕，捐勸辦團，躬親經理。故一切戰守事宜，有以預備。及軍興，恩威並用，兵勇多畏懼。以事務殷繁，委其子翰雲專司度支。而紳民有不諒者，漸生猜嫌。至是山窮水盡，兵精重任一身仔肩，晝夜殫勞，欲罷不能。可謂任勞任怨，險阻備嘗矣。嘗此之時，子與氏所謂動心忍性者，二公其有焉。

營勇因餉不時給，初意欲乘衅生變。及未能逞，志欲投回，恐蹈張玉龍覆轍。於六月二十日夜，潰散二千餘。其未潰者，自謂始終勞苦功高，索餉愈急。縣令以鄭士範先奉旨辦理本籍團練，有地方兵精責。今其袖視窘迫，猶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使營勇坐其家索餉。鄭紳以城圍一載，自辦防以來，事雖歸賴臺總理，而涓滴絲毫出於地方，膏脂殷富者早已毀家，貧窮者束手坐斃，辦餉不力，實爲辜恩，情願以分居弟兄叔姪及己家產，查封抵餉。士範一鄉人望，辦事紳耆多承其顏色。己不肯居出力之名，實則有裨全局。當公私搜羅殆盡，日甚

一日，官紳兩屬爲難，府中婉爲排解勸捐。舉人胡舜舉、楊思誠條陳，以勇潰人少，莫若澈底清釐，留精壯，汰疲弱，爲節費計。府中當撤營官王森榮等三人，會同參府縣令，將存勇核實點驗。除陣亡、病故、潰散外，尙賸四千七百餘人。裁老弱七百餘人，淨存川黔勇丁四千人，編爲八營。前所欠餉，由地方設法清償，以後按半支發，俟解圍清結，由是餉需得有調理。

城閉日久，穢積滿衢。自夏徂秋，疫癘大作，死亡甚多，至有全家無一生者。守城委員錢蔭庭、梁倍各家，悉患疫死，有僅存遺孤，有竟絕後者。陸士瑄居縣幕，頗負才名。初以有備無患，恐英雄無用武之地，繼而變起，猶思滅此朝食。迨城圍日久，時事日非，亦抑鬱得疾而亡。其將死也，惟淚落，以不能滅賊爲恨。時無論富貴貧賤，半死刀兵，半死疫癘，通省皆然。賊營亦轉輾傳染，死亡甚多。馮元佐死於北山，其衆散亡。其果劫數使然也？抑亦饑渴勞於外，憂鬱攻其中，血脈憤張，厲氣中之歟？其岌岌獲生全者，危乎幸也！

城圍一載，兵民積久玩生，且饑餓疾病居多，亦不忍盡繩以法。四城守禦疎懈，西城尤甚。城下本川黔勇丁環濠而營，自川勇潰後，多空隙。七月初九夜，五更後，逆昇雲梯潛渡濠，於西南角扒越上城，殺戛夫數十名。西城總防候補縣陶森林，率團勇抵禦，殺聲大起。逆回白布裹其頭，上城後，棄去白套，與民勇亂，無次，團勇奔散。城之寬也，不過丈餘。賊先上者，在城上分東西兩向，以堵官軍。中間寬留地步，度城外雲梯。後賊愈上愈多，城上下皆驚潰。逆正下城奪門，太守親督南城王玉禮得勝軍並虎威營部勇，從南城進。鳳翔縣督營務處馬樞臣親兵隊守備李珍，由北城至。兩頭包賊於中，而賊仍東西兩向，重疊列陣，與官軍鬪。屢進屢拒，事甚急。時爲南軍後繼，與親軍護衛張紹棠曰：「賊既分扼兩頭，宜亟遣精銳，從城內陞腳攀越上城，直搗中間，出其不

意，必可得手。」紹棠從之。護衛隊長千總周桂芳橫矛當先，由城脚距躍而上，連殺三賊。各勇齊登，逆遂亂。南北兩軍一擁殺入。周桂芳被賊砍傷後，猶怒目跳躍，橫矛力戰，滾跌城內坡下而歿。各勇皆捨命搏鬪。其時城外各營擂鼓吶喊，逆益懼，爭由雲梯接踵下。不及赴雲梯者，從城闕躍去。我軍擊其後，紛紛墜，積屍徧濠。城外各營以黑夜未知虛實，不敢冒險離營。賊遂逸。

城下不及曳回賊屍數十具，城上被殺者，內有回屍五具，並生擒回賊一名。我軍陣亡四人，搜獲奸細二人，訊稱：「東回被大兵攻破巢穴，陸續西竄。探悉郡城饑疲情狀，爰選降勇五百，每人給銀五十兩，每十人以回酋一人督隊。城破之日，子女金帛悉歸之，故冒險出死力。東來賊眷，皆露宿以俟城破，意在必得郡城爲窟穴耳。」越日，又獲奸細一人。據云：「賊潛登城時，適五鼓懸燈，明滅將燼，混作守梁民夫，欲下開西門，慌見空中神靈示異，不覺昏聩，狂喊殺人，事遂敗。賊被殺者實二百數十人，有督陣酋目數人，賊爲喪膽。」當將回賊奸細，先後正法。西城委紳，黜罰有差。四城皆添派委紳，加意巡閱。

是夜，疇方秉燭草檄。長子恆裕巡城，至五更正，就寢。四城鳴鐘急，知有變。父子慮，率護衛上城。臨行，眷屬謂之曰：「如不一虞，父子自爲計，切勿顧妻孥。」及破賊回，入其室，闔無其人。目於西院井旁，則席地環坐。泣。三子銑，年僅五齡，跪地乞神明，聲不絕。問之，曰：「城上殺聲近，知不免，縫衣裳，將連袂投井。旋聞殺聲遠，故希冀以待耳。」太守僅一姬，已入於井。幾占滅，幸速救乃免。當時圍城官紳家屬，夢中聞變，或輕身畢命，或經救得生，號呼淒切，大率類斯。噫！死生存亡，事在呼吸，迄今有不堪回首者。

十三日夜，東濠蓄水忽乾涸，料其挖地道也。迅集民夫掘溝。十七日，東城下地道轟發。幸天時陰雨已久，

城僅殘二丈有餘。東城營官左成基及勇十數人，震落城下受傷。藥發之時，賊露刃挺槍，勢將援堞上。東城總防參將德勝，親堵缺口，用噴銃燒酒下注，煙燄蔽天，賊不敢近。乘夜列隊修築，拆城內回房板橋柵於外，內實以土，頃刻而成。三輔土深厚，俗謂土城優於石城，故城面砌石而裏築土，年愈久則土愈堅。土城既優於石城，則土壘亦優於石壘。若南方土鬆，似須以三合土爲宜焉。

鳳屬多煤窰。賊初起時，府縣移檄各地方官，將煤窰封固，夫役遣散。後賊於麟遊搜獲善挖煤夫，屢在南門及西南角等處偷穴地道，先經賊中降人漏洩，後得騎勇張姓約略能指認挖處，嘗得有備。東城內地勢高，而城外窪下，有寬深護濠兩道，故未及防。詎賊乘隙圖之，幾中計焉。

以西城之役尤險，功益偉，將東城轟圯情形，併歸西城申報。文武官紳功績尤著者，保列數人。功既上，多帥撫院會疏內稱：「鳳郡爲陝省門戶，被圍一載，文武紳民等百計支持，困苦情形，每一思維，令人心痛。守城如是之久，而外援梗絕，猶能自存，各直省誠不多見。此次城陷獲全，尤屬非常偉績。」等語。疏入，優詔嘉獎。陣亡千總周桂芳等，從優議恤。將士敘功有差。

秦隴回務紀略卷六

髮會陳得才諸逆，自元年四月經陝省潼關兵勇截擊，竄擾豫省，陷閬鄉，攻靈寶，往來灃池、宜陽諸縣境。其取道盧氏股賊，陷隕西縣，擾及浙川，進逼南陽府。經各路兵勇四面合剿，擊彼竄此，盤旋於汝、郟、唐、泌之間。七月初間，各股會合衆十餘萬，圍攻南陽府城，文報不通。近城十里，賊壘四周環佈，宛事甚亟。楚師越境馳援，與豫軍內外夾攻，鏖戰三日，殺賊二千餘，生擒千餘名，圍遂解。賊竄荆紫關，復爲多隆阿軍所敗。未幾，多隆阿回軍入秦，賊復攘擾楚豫邊界，裹脅甚衆。於二年二月，復由荆紫關竄入陝，陷興安府安康縣。知縣方傳理督同團首邱振家，號召鄉兵，夜薄城。賊棄城走，犯漢陰、石泉，陷紫陽。諸賊議出商維，以窺關中。適多隆阿軍抵關，偵知之，捲甲裹糧，晝夜疾馳，迎至藍田縣之東，攔頭截擊。藍關一帶多山，賊先據險設伏。我軍前隊徑進，伏賊突起，首尾隔截，圍裹重重。前鋒統領陶茂林、曹克忠，爲多部之有材武者，率步騎血戰。統領匹馬當先，首先陷陣，振臂一呼，賊皆辟易，斃賊不計數。後軍分左右包抄，斷賊爲二。鏖戰逾半日，賊潰亂四竄。大破之，追擊二十餘里，殺沿途悍賊多名。賊遂隴山逸，由孝義甯陝竄入漢中。

藍逆弟兄大順二順，久擾城洋，毛統領屢失利。城固、古樂城地，距漢中府城六十里。毛軍駐營城固，專辦藍逆及粵匪竄漢，左支右絀，尤竭蹶。髮逆僞啓王梁成富一股，陷山陽，維南分擾平利、五郎諸處。湖廣總督官文公，使四品京堂李雲麟，帶楚軍健毅諸營專剿。多隆阿復派總兵藍斯明，會擊之。斯時，渭河以南，自商維逾

西安屬之孝義、甯陝，直至興安、漢中兩府屬，迤邐及於隴蜀邊界，悉皆擄掠川匪，此勦彼竄，滋擾迫逼。黃河以南，渭川以北，西、同、鳳、三輔所屬，以及乾、邠兩州一片腹地，皆成回逆巢穴。而土匪游勇出沒於髮回二者之間，州邑殘破，村寨邱墟，陝事幾不可爲矣。

多帥自南山回軍勦回逆，由華陰渡河，轉戰而前，壁於同州府附郭。以逆氛遍地，盤踞村墟，勢難逐處攻勦，誘賊野戰，叠有斬擒。奈賊多兵少，每戰各路回匪互爲牽掣，以精悍當要路，分馬隊奇兵趨旁抄後，殊難得手。且賊馬多利馳逐，我軍馬隊尙少。先已調東三省馬隊及添調楚軍二十餘營，陸續來陝。時當炎暑，賊無日不換替出隊，欲先使我困疲也。是日約齊四路逆衆，乘夜踏我營壘，蔓延數十里。我軍聯營犄角，賊四面蜂至，圍匝數重。我軍以開花炸炮及連環鎗炮一齊轟擊，悍賊冒死不顧，越壕進逼，肉薄壘下。官軍盡括鎗炮火器禦之不及，隨以磚石缸瓦鍋片擲擊一盡，賊屍填壕。自寅至於日昃，力持五六時久。時交申，我軍望賊隊少懈，暗起號令，開壁壘大呼出擊。賊猝不及防，官軍勇氣倍奮，以一當十，斬前隊悍賊首，擲陣中，賊駭亂。我兵乘勢痛勦，賊遂大潰，自相踐踏。我軍往來決盪，賊屍枕藉，陣斬悍逆不可計數。賊無鬪志，甚有棄械飲刃，引頸待戮者。論者謂：是役也，鉅鹿之戰不是過。

此時同渭遍地皆賊，幾於無可措手。獲茲奇捷，賊由此膽落，而官軍之聲威大震。荔屬之羌白鎮，渭屬之王閣村，爲逆巨窟，相距二十餘里，互相援應。自有此捷，隨轉戰移營，進逼王閣，分兵搗羌白，同時進攻。乘夜四面縱火，將士裹創疾戰，皆拔之。次第攻下附近之來化、交斜、蘇村、南社，憑信，並略渭南之倉頭、辛市、渭源、官道、陽曲、禹村、蘭村各莊，逆皆望風潰竄。於是同渭一帶賊巢悉皆收復。進勦臨潼、咸甯、長安四鄉回逆，亦皆剋期

盡。北路之涇陽、高陵諸城，亦爲雷曹兩軍所克復。一路迎刃而解，西同廓清，而賊西趨之勢日重矣。

鳳郡自七月初九危險以後，賊者裹足。凡有私殺私財者，一再而三而四，悉幾括盡。併粗糲未能充口，惟殺驛馬，掘鼠雀，搜羅菜根、樹皮、藥材、海菜，啖哺療饑。蓋花馬池鹽路爲賊所佔也。且驛馬不易得，有以犬肉作僞者。炬油早用完，市廛囤蓄之膏蠟併燃盡，城守暗中摸索。附城內外樹木，先伐爲薪，濯濯一光。每當晦夕陰宵，幾成冥界，言之可慘。東逆虜聚日多，西賊蜎附愈衆，彼來此往，悉以鳳郡爲淵藪。多帥派署漢中鎮陶茂林，率兵應援。而沿渭賊壘如林，道途梗阻，兼以秋雨連綿，渭川泛漲，不得進。郡城連獲奸細，謠言蠱起。有李二麻子者，訊係代賊探事，昔年爲士範家御。有銜士範者，陷其家通賊，思中以奇禍。事連局中，文案小吏改供賄賂。候守鄭尊仁，於衆中侃侃而言，以外逼強寇，內興大獄，此皆巨奸大惡，離間人心，力白士範冤。復經一二公直委員反覆研鞫，廉得實。以李外出多年，父子兄弟且不保，何況舊日雇主事遂解，而謠言亦息。

尊仁與疇甚契合。因疇守南城，嘗於月下扶策登埤，與諸同事道勞苦，談及亂離景况，曰：「今而後，不敢謀及雞豚，惟願簞食瓢飲，一菜一葱，終老牖下，斯願足矣。不識蒼蒼者與我輩，尙有此日否耶？」最喜談古今忠義事，口講指畫，少年無賴側耳傾聽，頑石幾爲點頭。而士範一案出，連宵講岳傳，譬喻三字獄尤切。暮年得一子，甚愛憐。解圍後，以回衆盤據境上，旦夕可慮。疇以兵護其出境旋省，投戚誼督糧道劉齊御。二年八月望日，尊仁談至三鼓，以「樓櫓倚長安，月團圓，上有四回，一子美鄜州曲，爲我輩預道離踪。古今有同情，不禁令人黯然神傷。而邊臣壯士待月枕戈，終宵看太白，尤令我慨乎慕之。其言默化潛移，皆有關乎時局者也。

漢中府城，自三月間髮逆竄入，圍攻半年之久。賊挖地道，轟城三次，皆擊卻之。賊於近城十餘里，環布營

壘，築炮臺，挖濠溝，運柴草糴食牛馬碓磨，屯駐四關。毛統領屢馳救，均爲賊阻，戰亦不利。城內窘逼情形甚於鳳郡，以百金易勺米而不可得，金珠委路而街衢間餓殍相望，先死一屍爲後死者割肉食之，以延殘喘，誠千百年來未有之劫。初本稍有積糧，爲勇丁掠盡。道府皆懦弱，威令不行。總鎮自被賊炮傷腿，不出署，城守置勿問。獨南鄭縣周令藹林，左支右撐，及事不可爲，城內饑疲，勇丁畏死，情急，遂輸款開城。於八月二十二日，城陷。其通賊者，卽前撫軍指撥救援鳳郡，毛統領謂漢屬紳商僱募守城之慮勇也。圍城文武官多殉難。周令全家自焚。毛方伯棄城固，退走沔陽，奏聞，褫職論罪。

郡城聞漢南失守，愈恆怯。而盼援不至，別無生路，自分爲漢郡之續，束手待斃矣。九月初一日，號川巡檢探報：援軍陶營，由整鄂掃蕩而上，於八月二十四日攻破郿縣槐芽鎮。曹百時股逆。曹逆者，四川亡命，同李短搭搭、藍大順在漢倡亂，敗，率餘衆竄陝，橫行渭河兩岸，擾攘半年。及是潰敗，餘匪竄入陳倉道，援軍不日可到郡。但渭河水漲甚，非浮橋不能渡。當飛飭寶雞縣搭造浮橋，通飭各屬加意固守。賊因援軍將到，多赴前途扼拒。郡勇乘間出隊，以牽賊勢，爲援軍進兵計。我軍每小勝，忽於長圍一帶，掩旗息鼓，入夜燈火明滅，邏柝無聞，意賊將遁矣。九月初三晨，與郡勇出隊，甫越長濠，詎賊先埋伏，一聲炮響，四面齊起。我軍面面受敵，迅遣守營三成隊救應，方退過濠北。賊悉精銳，渡濠窮追。城上不敢開炮。賊直逼城濠，以火器飛石仰轟城頭，下擊濠營。虎威兩營所駐對面濠岸，高而巖削，有土穴可藏身，賊死敵不退。我軍鎗炮轟擊，賊匿土穴，炮過則復起。相持半日久，賊聚愈多，悍逆越濠而登，我軍排列女牆，短刃相接。前賊殺傷，後賊繼進，事甚急。東南城上巽巳方，有魁星閣，斜對東南濠岸，地勢最高，拆去閣上窗牆，用接鎗劈山炮擊之中，賊多死傷，煙燄蔽土穴。賊避匿圍溝。

而我女牆內營盤已被火箭發燒，急救息。城上受炮石死傷者，二百數十人。不踰時，賊又分黨替換，百計進攻。而我隨方守禦，一晝夜不輟。其攻城之具，有爲我石灰、火藥、燒酒，一炬而燼。賊多焦頭爛額，甫退撤。

憶鳳逆起事以來，攻城六十餘次，大小五十餘仗。自襲破賈村塬，挖掘長濠困我於中，賊意郡城在其掌握。迨大軍攻破東逆巢穴，賊節節西奔，決計襲取鳳郡，故有東西城兩役之險。及陶茂林援師入境，此時多帥全軍駐醴泉，總兵曹克忠所部由邠州、白吉原、繫鳳郡北境，雷正綰之師取道長武入甘，出賊前。大軍四集，乃猶奮其羝角，蹈隙觸瑕，希圖一逞，以潰我門戶，狡殊甚也！郡屬豪民之結團自守者，嘗思同仇偕作，時通消息。府縣初不允，囑其可守而不可戰，蓋恐無濟於事也。及大軍將至，檄調各團至近城三數十里，扼險駐紮，樹大軍旗幟，鉦鼓之聲日夕相聞，彼此聯絡策應，以作疑兵。岐扶賊不敢進逼。

府縣出示兩道。其一示川勇曰：「念爾等之來秦也，棄田園，舍廬墓，跋涉關山，非名卽利。捨順從逆，夫豈本心？乃或有打仗被擒，或中途遭擄，含垢納污，忍辱偷生，投誠有心，奮飛無翼。又有一等，或聽人哄誘，或窘迫無門。是其失身之初，雖輕重不等，而其眷念家鄉，欲歸不得，清夜自省，隱泣無聲，想爾弁勇有同情也。恭讀上諭，當分良莠，不問漢回。於抗拒滋事者，盡法勦滅。安分守業者，妥爲保護。悔罪乞降者，亦准量爲寬貸。在回民，孽由自作，悉數駢誅，固所應爾。而朝廷一視同仁，如果悔罪請命，尙不忍妄加誅戮。况爾等失足情由，尤可矜憫，投誠反正，咸與維新。自今伊始，苟能悔罪輸誠，一體省釋，概予不究。若能立功補過，且與將士一體論賞。倘仍執迷不悟，不但該回無噍類，爾等弁勇亦玉石俱焚矣。」其二示土著曰：「逆回變亂，殺戮爾父母妻子，焚毀爾產業莊房，有人心者無不痛恨切齒。爾等無知愚氓，見逆勢猖獗，不得已暫爲從賊。不知爾等投逆以來，

枉被殺戮者不知凡幾。卽幸而不死，大兵一到，在逆回必驅爾等作前鋒，在官軍必視爾等爲悍賊，進退皆死，「何如」及早回頭？爲此剴切曉諭。從前有失足從逆者，如能誠心歸順，悔罪自新，無論從賊久暫，概予不究。殺賊立功，一體保獎。一漏夜分繕百張，榜貼通衢。此等逆悍，原屬條教號令所不及。然用之於此日，陽以開其生路，陰以釋其窮蹙致死之心，且以散其黨羽，啓其內亂，使之自相猜疑。論者謂：以後鳳賊之乞撫，東逆之盤旋境上，未敢逞其毒噬者，未始不由此示爲之嚆矢也。

九月十六日，援師渡渭橋下營，與賊戰於油房街。連日更番移營，轉戰而前。二十二日，遇賊，大戰獲勝，並踏毀白家凹賊巢。二十九日，復與賊戰於郢店。賊先馬隊數萬衝陣，援軍少挫，而伏兵四起兜殺，逆慌亂，遂獲大勝。又踏毀沿途賊巢四座，追賊至距城十餘里之南塬。城上望見旗幟，立遣城勇開南門殺出。賊抗拒，不得進。十月初八日早，聞援軍鎗炮聲，城勇齊出，內外夾擊。兩軍相距數里遙，而悍賊十餘萬扼首尾力戰，城勇與援軍俱小挫。初十日，復出仗，援軍佯敗遁。賊踵追之地，雷轟發，賊多死傷，遂驚竄。援軍返旆，追賊至七里河，與城勇夾擊，大破之。賊紛紛遁。援軍先鋒參將陶萬成，與赴省乞援虎威營官黃超羣，及已革副將王夢麟，各率所部並進，與城勇合。先是，多帥以省中援鳳遲緩，迫於功令，勅巡撫瑛鑒罷職，遣戍甘肅。提督馬得昭褫職，念其守省垣功，留營効力。副將王夢麟援鳳，出省遇賊，全軍覆歿，跳身而免，復添兵赴援，卒爲賊阻隔，故王亦一併參黜議遣，不准留營。陶克槐芽代請於大帥，許其戴罪立功。及是同抵郡。號鎮者，寶雞所屬巨鎮，故號縣地也。巡檢錢霖得人心，督民團守禦嚴密，卒能保全。援軍至，力辦供應。領軍者不涉意，幾坐以誤餉誅。事平後，太守爲其保升大令，上游格於成例一階，頓阻末秩終生。今之從軍者固多濫膺勛格，而實出力異常，賞不及勞，

如該巡司者，亦不少也。

十三日黎明，陶軍疾馳至距城七里之翟家寺。未及陣，而賊大隊至。內外各營正與賊接仗，虎威營哨官吳富大呼陷陣，援軍火器連環繼發。賊披靡，退扼長圍之險以拒我師。圍攻半日，踏平圍壘十數座。賊遁，遂進毀其壘濠木柵。賊據濠內，憑石壘死守。從壘穴鎗彈密轟如雨，軍士多傷亡。壘蓋太平板，我軍鎗炮藥彈不能及。陶率親兵隊，督同虎威營官馮占高、劉得洪各部勇，攻其中堅。各軍齊攻左右營壘，先抽六營，分縱援賊。馮劉部勇披濕氈爲蔽，越濠冒死進擊。劉得洪直抵石壘，躍而登，用短刀斃悍賊數名。前鋒一擁齊上，後軍繼之。賊奔，奪其石壘，遂克東關，縱火燒之。賊悉數竄赴馬家崖老巢。時日已西落，我軍收隊還。十三、四、五等日，復率內外各營，攻破附近馬家崖賊巢，如北鎮宮、麻家十字、甯家巷、沙家巷一帶，勦洗淨盡。鏖戰連日，南北兩路遊騎圍賊，悉數殲焉，圍乃解。城圍四百六十餘日，復見天日，伊古以來所罕觀也。

圍城之時，固當官民同心，將士用命。然最要者惟糧，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岐雍之地，俗厚民龐。近二十年來，遍地麥禾，收成豐稔，官則倉庫足額，民則蓋藏充盈，夜不閉戶，路鮮丐者。當東回事起，鳳鵬殷商富賈多徙城中，及鳳回叛，百姓逃難入城者，下令攜帶贍糧，亦匆忙中之一善政。故至六月之久，尙可百計苦持。若我浙省杭城，三日無米船進，則米價陡漲。咸豐十年、十一年之役，皆不兩旬告匱，其何能支撐如許日久乎？然自七月初九危險以後，挖鼠羅雀，勢漸不可終朝。若再遲逾旬日，卽有張鎬救至，恐亦無補睢陽，岌岌乎殆哉！

秦隴同務紀略卷七

鳳郡圍解，賊踞馬家崖老巢，崖險峻異常，兩邊懸巖峭壁，惟一路可通出入，賊恃險以爲固。崖之後路通北山，鳳逆日載輜重眷屬，運行不絕。東面各路回賊，悉數萃於郡北。自北山口子頭起，至麟遊麻佛站西，折至汧縣交界之高竈，袤延一百六十餘里，賊巢林立，聯絡堅守，逆勢甚盛。一路重山峻嶺，我軍不敢輕進。

豫回陳雲冲、甘回孫毓寶馬成功及鳳回三十四坊阿渾，聯名頂經乞撫。陶茂林商之官紳，有曰：「賊之乞撫者，非懼我聲威也，實欲緩我師。計甚狡譎，不可測。且賊積糧儲餘，以及擄脅婦女，不可計數，眷屬輜重，笨難行。正宜趁此軍威，迅速勦洗，俟其窮蹙，然後就撫，未爲遲也。今若遽准所請，養癰貽患，事必無成，恐致後悔。」陶信陳雲冲等合詞籲懇，以賊窮蹙乞撫狀申之大帥。大帥以爲實，許其妥爲辦理，令地方官紳與議，一面據情入告。

先是多帥馳報七月初九城陷獲安疏內，聲明「救援之兵即日由省起程，第節節梗阻，必須轉戰而前。總兵陶茂林久歷戎行，所帶各營將領亦皆奮勇，必能辦賊。」及抵郡力戰解圍，多帥飛馳告捷。奏入，奉諭旨：「署提督陶茂林馳辦槐芽鎮匪徒後，迅速進兵，連克賊巢，城圍立解，洵屬奮勇出力，着卽補授甘肅提督。其出力之副將張在德等，均着照所請獎勵。鳳翔府守城文武官紳，堅守待援，年餘之久，始終不懈，而能轉危爲安，允宜破格獎勵。道員用陝西鳳翔府知府張兆棟，着記名，以按察使遇缺題奏。知府用鳳翔縣知縣唐需霖，

着記名以道員用。參將德勝，記名以總兵用。其餘守城出力之官紳人等，着多隆阿等查明，從優保獎。」竊想當時以一旅疲卒，戰守兼營，悍賊數十萬坐困孤城一十六月，軍饑餉乏，大府不爲恤，專恃恩信以結兵民，羅掘以濟軍食，頻遣幹弁健卒間闖跋涉，喋血求援，孤衷苦節，非百折不回，曷克若斯！朝廷論功行賞，故特沛此殊恩也。太守與鄒君尊仁，交最厚。凡遇事，悉心商度。尊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及奉到前旨，太守悲喜交集，謂之曰：「郡城危如累卵，卒賴羣策羣力，幸得保全。其中艱險迭生，城陷者屢，乃諸將士於孤危之中死生與共，始終不渝。而恩未遍及，曷勝愧歎。所尤難忘情者，公等錚錚二三君子耳。」言至淚下。爰擬特保二三人，籲懇大府專摺破格請獎。尊仁喻其意，力辭。專摺之請不果行。其在事出力文武員弁獲保者，計二百人，賞賚有差。逆自乞撫後，曾目馳馬帶刀，城衙出入，毫無忌憚。陳雲冲輩常戎服劍佩，餐宿公廨。陶與共食息，猶晉公之待蔡人也。左右有以岑彭事密勸者，置不問。有以城外焚掠事告，詰之馬成功等，以客回遊勇對。陳雲冲者，河南回教中之俠也，先率部從勝帥入關，托名招撫，實則覘覷。迨勝帥敗，多帥一意主動，遂率本部西行，與鳳回合。馬成功、孫毓寶均甘省豪家回，馬成功尤陰狡。陶以人言無徵，欲周歷鄉村，覘其實。遂輕騎，率馬成功、孫毓寶，命王森榮與曉從。先由北路，經秦湘寺，至糜杆橋一帶，三二十里無居民。途中惟黃沙白雪，骸骨縱橫而已。極目亂山，烽煙猶相望。經回營三，回衆盛陳行伍迎送，刀械森立，其勢洶洶，意殊叵測。胡笳筆築，令人毛髮竦然。及南路村落，間存子遺，父老弱息，孤嫠相見唏噓。而頽垣敗壁，鴿面鳩形，百存一二。一片淒慘之狀，想鄭浹流民圖所不及也。

回衆機械變幻，延將一月，撫事毫無成效。大帥先頒約法三章：一令回民造冊點驗，二令繳出軍械馬匹，

三則挑其精壯，前赴大營充伍。三者爲辦撫綱領。十一月十九日，至教場點驗，有騎馬回民一千三百零五名，點畢，仍復騎馬而去。問其餘，曰：非善良，卽老弱耳。呈繳破爛軍械三百零五件，內有擡炮七桿，子母炮三桿，係初亂時我軍第一仗所失也。其充伍者，云卽在此千三百名之中，虛應其選。目擊情形，斷難就緒。

鳳郡之撫也，關係全局利害，時論紛紛，大帥撫院均有問，頻檄府縣查覆。遂上言曰：「奉檄飭查回衆乞撫，事後有無變遷，現在如何安插，漢回雜處能否相安，紳民蘄向若何，是否均無異議，必須計出萬全，等因。伏查王者之師，叛則伐之，服則懷之。今鳳回既乞降，陶軍門以回民族類甚多，賊不可盡，故先就鳳回之悔罪者，以示信服，誠爲顧大局起見。惟始事之初，自當揆情度理，原始要終，恭讀上諭，分別良莠，是爲辦撫第一要着。紳民之意，謂回衆起事首逆，多屬甘心爲惡，卽不能按名駢誅，須擇其最著者懲辦一二，稍以示儆。茲則渠魁元凶一無所問，其何以抒鄉里之積冤？昨據紳民遞稟，以被擄人口尙未放還，焚毀房舍作何賠補，回衆作何安插，三事爲請。先就安插言之，蓋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溯唐時頡利十萬口乞降，魏徵謂數年之後，蕃滋必多，唯恐腹心之疾。今鳳回一族，較之頡利，有贏無絀，擄掠漢民婦女不可計數，處置不善，卽目前剝膚之憂，不第後來心腹之疾也。且東路回逆廬舍既焚，田產入官，無家可歸。而回首陳雲冲、馬成功、孫毓寶，籍皆外省，各有部從，究應如何安插，尤費擘畫。既曰乞撫輸誠，理宜約束降衆，乃出城數里，却殺依然。當乞撫之時，曰我係某處投誠者，當却殺之際，曰彼係某處未降者，影射含混，憑何判分？若不鴻溝界劃，則螭觸蠻爭，無所底止。此尤撫局之緊要關鍵，而人口房產猶其後焉。陶軍門以坦白待降衆，現在進城者竟有東路悍逆，騎馬帶刀，混雜出入，萬一機事不密，立恐肘腋禍生。查上年漢回兩造，載以盟書，換以和約，明心指日，無詐無虞。維時實在

良回居多，卒不免於叛亂。今則殺人放火，習以爲常，既無纖毫示戒，而欲其俯首帖耳，卒無變遷，實難預料。自來撫局本難，而撫之中又分何股悔罪當撫，何股抗拒當勦，更覺萬分爲難。數千里叛逆，擁擠如歸，賊氛環逼，眈眈而視。回衆之叵測難料，漢民之積忿未平，事前既爲離寇，事後豈得相安？是則不待智者而始知，又何能計出萬全乎？且該逆之乞撫，並非實在悔罪，亦非盡懼大軍聲威。彼亦自知勢格形禁，果其能撫，則仍返故國，廬墓田園，依然舊物，於彼毫無所損，若不能撫，則託詞緩師，藉可飛出樊籠。彼則進退皆得，我乃遲緩失機，職等身任地方，力既不足以懾服，德又不足以感孚，即此勉竭驚駭，而事無把握，固不敢顛預自信，亦不收欺飾憲臆。事關全局，惟乞迅委幹能大員，察看情形，籌畫妥辦，亦斷不敢諉身局外，自干咎戾。」

時郡中紳民連謁陶營，以渠魁未究，擄脅婦女未還，投回作何安置，瀝情環請。回教阿渾亦集衆懇求安插之地。陶初諭各清各業。漢民以倚城負郭均有回產回房，若各清各業，則仍弱肉強食，安能耦居無猜。陶難以答，惟令漢回覲面再議。時鳳回係楊生寬統率，東路洪忠孝等所統者，曰東回。陳雲冲、馬成功、孫毓寶，各有部從。此外最鉅者，則馬姓、白姓、烏姓、海姓、乜姓、沙姓、赫姓、鐵姓、蘇姓、蘭姓、禹姓，以及未知會名之股，不知凡幾。各有巨會，蟄集蜂攢，皆曰求撫。陶覺事棘手，以西征濟隴爲急，申知大帥，拔隊將西。大帥以各路回衆四集，斷非鳳翔地方官所能辦，責茂林先就鳳回撫畢，逐漸收撫各路回衆後，再爲開隊。並委西安駐防廣西右江鎮總兵慶瑞，捧條示來郡，會同妥辦。十七日，漢民城鄉紳耆與鳳回三十四坊阿渾、齊集鳳翔縣廳事。陳雲冲、馬成功、孫毓寶侍。陶慶兩提鎮朗誦大帥示諭，曰：「爾回民罪惡重大，覆載不容。特念爾等窮蹙悔罪，體朝廷一視之仁，姑寬既往，予以一線生機。宜如何革面洗心，悉聽約束！」城關附郭，雖有房產，不准佔踞。二、挑選精壯。

三、繳出馬匹軍械。四、擄掠婦女人口，以及漢民村莊房產，均限三日贖還。所有條款，一一遵辦。嗣後漢回各敦親睦，毋再搆衅尋仇。」阿渾連稱諾，復以回衆四集，先求安插地，且索舊業。陶令除城關外，仍還舊居舊業。陳雲冲令阿渾謝而出，府縣未能贊一詞。漢紳民所呈條款，亦未分解，而抽身各散。

陶軍初至，逆甚畏懼。迨遷延日久，名爲就撫，實則狡詐變遷。陽奉陰違。而事已入告，撫之不能，勦之不可，進退維谷矣。防勦局密啓多帥曰：「陝省回衆統集卑郡，意在竄甘。然北路中道均有大兵扼紮，可達隴者惟鳳郡南道一境。日下冰天雪窖，一時尙無慮其出竄。該逆之乞撫，固未嘗不爲緩兵計。而撫事之格礙，亦不止一端。郡城逼遭蹂躪，首惡未究，無以示懲戒；精壯未選，無以去兇頑；脅擄未還，無以慰民志。然非勢處萬難，其首惡安肯束手就縛？其精壯安肯捨逆從順？擄脅之還，尤屬空談無補。而徒以收撫虛言，遽欲其就我範圍，勢斷不能。憶大軍在南省收服降衆，彼自外來之賊，強者編入行伍，弱者給資遣回，朝甫釋甲，暮稱善良，操縱由我，然亦事近遣散。而回逆生長斯地，散之而無可散，遣之而無可遣。若使兩族逼處，仍屬禍胎反覆。不然，或其中實有爲魁爲傑者，陷身爲賊，一旦悔罪輸誠，自拔來歸，其智力足以約束降衆，則於撫事未嘗不可收效。而陝甘回逆，族類繁滋，各有頭目，向多搶竊爲生，有哈薩克、安集延風氣。犬羊性成，狡譎殊甚，畏威而不懷德。爲今日計，惟有能勦，方可能撫。窮蹙愈甚，撫事尤易。其所謂窮蹙者，出於乞撫人之口也。愚陋之見，大帥可否進營乾那，迅令雷、曹、陶諸軍，移營環進，一面令鞏秦階道，督率兵勇，扼其南竄諸道，剋日並進。或批賊吭，或附賊背，總期愈紮愈近，愈逼愈緊，則該逆地勢日蹙，路皆重山峻嶺，時當大雪寒冰，而賊糧之多，輜重之笨，彼亦未必肯棄而走險，我尤不任其乘隙竄逸。俟彼實在窮蹙，然後再予議撫，未嘗不可。」書上，大帥以「稟陳中緊」

獎答。

大營營務處李宗濤，陝之藍屋人也，其未通籍時，與鄭士範交最厚。後官湖北武昌首府。多隆阿帥陝，官相國薦之，多帥極爲倚重。宗濤深知其撫局必敗。又經鳳郡官紳往復密商，遂與多帥定謀：陽爲揄揚鳳回之馴良，聽候地方官安插就撫；陰令陶軍即日拔隊西進，曹克忠一軍由麟遊、招賢鎮、移營麻佛站，雷正綰一軍自涇州進營華亭，扼隴山汭水之要，聯絡鞏秦南路。大帥自率大軍，進駐乾州。

秦隴回務紀略卷八

諸軍正在拔營，多帥亦移營乾州。不料事出意外，諜報寇由南山竄出。於十一月十一日，盤屋縣城失守。盤屋，漢長楊宮地，山曲曰盤，水曲曰屋，山川清秀之氣，爲關中第一。縣屬無回民，故自回逆構難，三輔富官多避亂於此。久爲逆匪所垂涎，而地方官民晏然無備。至是，川匪藍二順股賊掩旗息鼓，直抵城下，城遂陷。宗濤眷屬親故，俱沒城中。

多帥初不知何股巨匪逼竄省垣，立調各營星馳赴整。整城東北臨渭河，西南倚叢山，南之黑水峪口，通南山要徑。城小而堅，險固可守。多帥進軍後，四面圍之如鐵桶，並用飛車雲梯環攻城數晝夜。賊隨方守禦，會天氣嚴寒，賊用棉花包堆列城堞，用水澆淋，凝結成冰。城牆冰滑，不能攀越。而砲火遇棉花輒無力，且遇冰卽熄。以一賊督整民十人，更番輪守。老弱婦女爲其服役。多帥初到整屋，入告限一月成功。旋患目疾，請假。假滿，朝廷詢及賊勢近狀，愈抱不安，而圍攻益急。賊以逸待勞，守益密。

大順、二順俱詭譎，頗能用兵，亦得人死力。二順尤多智。漢中府洋縣圍練，疇於辛酉年在館時，參議其間，頗嚴整。當其圖洋縣也，由西鄉遣黨送布千疋，煙土三千兩於圍首，曰：「師本假道，無煩兵阻，敢以薄物獻。」圍中其計。賊至城下，猶不開砲，故爲其唾手而得。城陷之時，距疇離館僅有七日耳。官民死甚慘。大順遂駐縣城，二順營城固之斗山，隔河犄角，毛軍屢爲所挫。夏令大雨傾盆，河水泛漲，統領傳令，由上游淺處渡軍，攻斗

山，使城賊不能接應。而洋城之賊乘虛，逕撲城固大營。官軍只得撤回。有楚軍易姓部勇頗得力，賊畏憚之。一日，易軍於洋縣城後牛頭山，扼其要路，連營數十，直列至河邊。賊先使老弱由北門出隊颺旗，作攻狀，而自率精悍潛由東門小路，衝易軍之背，爲所敗。自漢郡失陷，毛統領棄城走。大順併據城固，二順遂由甯陝竄盩厔。大軍嘗夜襲，賊中寂無聲。軍抵城濠，號砲一響，燈光照下如白日。以暗擊明，軍士多挫折。陶自鳳翔營次，遣馬成功、孫毓寶往盩厔，希作內應。二順窺破其計，僞諭獎答，不受降。其詭譎類如此。

盩厔城久不下，鳳郡防勦局密啓大帥，以「盩厔城小而堅，攻克匪易。請開一面之圍，縱之，卽所以擒之。否則穴鼠無轉身之地，拚命出關，似非所宜。且全省回匪，環逼窺伺，似應先其所急。盩厔不克，回逆愈輕視我軍。」

陶以名器羈縻其渠酋，紅頂花翎，摩肩觸道。一日，疇於總營務處遇東路回首洪忠孝，卽渭南起事回役洪興也。疇曾館渭，一見甚恭。問之，則曰：「昔時被人所脅，今改名忠孝，當顧名思義耳。」營務處吳君森，疇渭南舊同事，亦識之，各勉勵數言。詢以東路回民幾何？云：「臨渭、二華一帶，共三十七萬餘口，餘則不知也。」鳳回非叛非撫，宕延三月有餘，客回日衆，異議日生。其中機警者，未必不覘多帥之隱微，故皆絡繹赴甘。自陶軍門以至府縣，百計周旋，撫局卒不能決。

先是李雲麟勦辦南山梁成富股匪，竄擾四散，奉召赴京。漢中賊蹤踞日久，深谷僻塢，人跡不到之所，無不受其害。朝命四川藩司劉公蓉撫陝，督川軍進勦。

陶以鳳郡招募各營，勒爲部勇。將士有久役思家者，悉不允。縣親兵隊長守備李珍，府營官都司劉得洪，

均以犯令誅。馮占高憂鬱病亡。紳民感馮劉守禦功，於南城下蓋葬築墳，表其額曰雙勇。城內惟本地團勇五百人留防。數十萬悍賊環逼處此，府縣號令視若敝屣，危險情狀甚於圍城。當時患難從事者多見機而作，風流雲散，城中爲之一空矣。

同治三年甲子正月十二日，偵報川匪由隴屬車車鎮，向寶雞出山。陶分部勇五成，並調回民馬隊六百入進剿，以向領賊馬隊之回會馬得輝統之。至寶雞，不遵令，奔而返，其勢汹汹。城門復閉。竄赴北山口焚掠。川匪聞大兵至，向鳳縣遁。適奉多帥八百里紮（札）開，內稱：「該回民究係是否遵照能撫？現在究竟如何？若必須統兵勦辦，亦即據實稟覆，毋稍顛預貽害。」隨覆稟曰：「該逆狙詐性成。前次屢以撫局未能妥就，職等引咎自責，不敢顯言勦辦。特以既蒙將軍開天高地厚之恩，業經入告，故不得不仰體生成，盡心力而爲之。無如該逆頑詐依然，日復一日。焚掠四鄉，屠見迭出。日昨陶軍門調赴寶雞，回民馬隊六百名，不遵調遣，晝夜逃回。幸先事戒備，城尙無恙。而北鄉一帶，業已慘被焚殺。是該逆始終抗拒，卒無悔禍之期。用敢據實直陳，乞速俯賜勦辦，以絕後患。該逆此時渡隴者多，應如何兜勦之處，併乞鈞裁。」陶茂林以回民逆命，下令罷撫局，整軍威，於正月二十一日發兵進剿。

多帥懟整屋小醜日久未殄，憤甚。乘夜促率將士，梯而登城，爲逆丸傷頭面，昇歸營。將士裹創，冒死而登，遂克整屋。詎逆先時挖穴地道，使整民新附賊（者）綴官軍，而藍二順與隨來賊黨已由地道潛遁。旋復竄出省南子午口，勢甚猖獗。將軍穆圖善勦敗之。中旨切責陝撫劉蓉，縱賊貽患。該匪復由南山竄甘肅，陷階州，與蔡逆結連，四出滋擾。經四川總督骆秉章派兵，與陝軍兜勦經年之久，二順甫就獲。二順治軍，謬附古人。其平日

裹脅丁壯，一經到營，簡練操演，未及半月已成精悍。營中最多藝匠，軍械鎗砲，隨時製造，故被擾地方最多，遭戮最遲也。

二月二十七日，欽差大臣西安將軍忠勇公多隆阿卒於盤屋營次，以傷重醫治不效也。死之日，三軍雨泣，百姓立功德碑，天下痛惜。多係黑龍江馬甲，忠勇性成，用兵如神，每能以少勝多。轉戰楚皖各省，勦滅髮捻，歷著奇功。及入陝，藍田一戰，使髮逆不敢窺伺省垣。渭北之役，猶之決天河水，洗燎原火，建瓴而下，莫之能禦。及被傷，上發太醫院御藥，降詔詢狀，並遣其子馳赴陝西省視。全功未竟，而大星隕落，可爲陝甘之民長太息也！

張中丞芾奏立專祠，予諡文毅。隨往受撫之馬百齡，於多帥攻破臨渭巨巢時，乘逆畏備，計勸投誠，伊爲先容，遂送張芾靈輓脫身歸，蓋亦智也。

髮會陳得才以金陵逆首受困，接血書僞令，諸髮捻南下赴援。時劉蓉營漢中之沔縣，偵知之，使記名提督何勝必、蕭慶高督兵進攻。賊大隊已啓行，諸軍直薄漢中，復府城，追逸賊，沿途疊有斬獲。乘勝抵城固，藍大順拒守，慶高梯城入，拔之。復進攻洋城，賊屍山積，亦克之。大順率餘衆竄下游，爲沿途鄉兵勦殺殆盡。及漢陰，被管帶紳團殺斃。陳得才大股至楚境，爲僧邸諸軍兜勦，或殺或降，賊幾盡。陳得才仰藥死，賴汝沘挈餘衆竄入豫皖，勾合土匪，死灰復燃。東捻一股基於此。

大抵事會所至，雖曰人力，而亦有數主之。漢回之交誼，馮元佐不得不分任其咎，然功罪之間，瑕瑜不掩。當回匪起事，勾引髮逆徑入腹地，若無馮元佐鄉兵抗衡其間，而左輔先糜爛矣。省城若無馬得昭一軍長城

可倚，而京兆根本不可問矣。鳳翔城圍，一十六月。七月初九，城陷在呼吸。設稍緩須臾，而右輔已爲灰燼矣。盧勇果來援鳳，安知其不爲失漢中城者？失鳳翔城，鳳翔東障秦而西蔽隴，鳳翔失則秦隴咽喉斷，其患更不堪設想矣！回逆擾亂遍地，大帥與諸將士窮智竭力，方得逼茲百萬逆衆，陷入羊腸鳥道，使于給撫之日三面窮勦，不使其暫緩喘息，該逆嘗敗北之餘，眷戀故土，竭蹶無歸，安知卒不可以就撫？乃重圍甫解，而馬成功等以「鳳郡回衆窮蹙，真心改悔投誠。若再進攻，彼必鋌而走險。不然，垂成之功爲他人得，未免可惜。」一若爲我計者，至深且厚。陶茂林久於軍事，當茲勢短節險，捨命反關，不可不防。萬一挫折，功不補患。且餉糈兵單，勦洗棘手，兵事猶火，不戢則焚，固未嘗計及該逆之反覆狙詐，一至於此。及多帥移營進逼，適有整屋小醜牽制，而多帥自此中道告殞，籠中之鳥脫梏而去。以據窟之賊，成爲竄流之寇。所謂人定勝天，天定亦能勝人。嗚呼，豈非數哉！

陶軍尾追至神峪河，回逆悉衆渡隴。一竄隴之西南清水，擾及徽縣、兩當、鞏秦一帶，兵團未能防遏。一股向西北，徑竄華亭、固原等處。陶軍進與雷軍合，以窺平涼。時陶軍後路糧臺尙在鳳郡，府縣以鳳屬雖暫時無賊，而逆一渡隴，四通八達，甘地苦寒，糧食皆仰給於陝，深以後路爲慮。復上啓曰：「自正月底大兵進勦，郡城辦理善後，查明被擾之輕重，請裕錢糧，招集難民，撫卹流亡，立節義局，採訪徇難男婦，置義塚以埋屍骨，查叛產以設屯田，以及散給牛籽，勸種穀麥，均已次第辦理。惟可慮者，目下賊雖漸遠，然清水之馬鹿鎮及張家川故關一帶，盡係回逆巨巢。邊境烽火，時及隴州。若南竄一股與之勾結，則隴屬之香泉鎮、赤水河，再東則寶雞屬之車車鎮，路皆通陝。陶營糧臺尙在郡城，一經竄入，鳳郡又當其衝。西北華亭一股，若由崇信、靈臺竄入，仍

是鳳郡、汧、麟地面，路達邠岐。前軍勦賊，後路空虛，嘗有因此失機者。郡城現行併村築墟之法，一面團練壯丁，少補防兵之不足。至川楚南人，多食白米。本年正二月間，米麵兼運，至遠不過百里之遙。乃山路崎嶇，冰雪載道，往往旬餘始能往返。磨麵牲畜極少。郡城向以驢馬負炭爲炊，業炭者兼旬不至，蓋恐捉畜以代人力也。兵燹之後，百物凋殘，人工稀少，不可不度地安站，預爲設法補救，俾免饑乏。一並請曹克忠一軍長駐鳳邠，以資鎮壓。雖奉批優答，而勢礙難行。

當鳳郡之危也，二年五月初四，奸細潛於北城，放火內應，天雨火熄。七月初九之役，鞠之擒賊，以逆下城奪門，空中慌見有一黑面神持刀，與一白面神橫鞭而阻，由是昏噴。鳳郡城隍廟有速報司殿，土人呼爲速爺。水旱疾疫，有禱必應。賊初起時，守禦未整，冬臘天氣嚴寒，守者多殫臥。賊嘗夜襲城，見有城隍速爺旗號紅燈。此皆仰仗皇靈遠播，百神效順，亦適見守土者之至誠感格，地方紳民之善良，得蒙福佑。及是，申之大府，轉請頒賜關帝廟，及風伯雨師，速報司匾額三道，並加城隍封號，以答神庥。

回逆之攻守善戰，不下髮捻，而慄悍兇殘則過之。死事諸員弁將士最烈者，則有特用知府隴州牧邵輔。該員官聲卓著，素得民心。當力竭捐軀，伊姪六品軍功邵桂芳同時死難。扶風縣紳士原任直隸知縣郭珍，鳳翔縣紳士欽賜翰林院編修梁作舟，岐山縣武舉楊繼珠，鳳翔縣武舉曹彩，張登瀛，義勝軍營官賈上福，哨長盧國成，呂恩培，張定國，管帶府團濰縣張守恂，定西後營營官千總劉玉林，營務處把總羅光斗，徐虎臣，府親軍隊長千總周桂芳，軍功周貴芬，火器隊長詹貴，得勝軍營官千總蘇恩培，又立功後病故花翎都司馮占高等，共四十二名，功績最著，死難尤烈。擬照本身官階優恤外，請於鳳翔府城建立專祠，以彰盛績。此外死難將

卒勇練，共計二千一百一十九名，與阻亂徇身之鳳翔縣民壯回差鐵興，大聚號燒燭殺賊亡身之店夥二十七人，均擬請卹。其城鄉殉難死事男婦，另繕一冊，分別旌卹。正在詳查核辦，而張太守兆棟於三年九月擢川臬，調任廣東，卸事移交。受代者負負之呼，噤與有責焉。

陝甘自多帥卒後，不置帥。諸將各帥所部辦賊，或勦東竄西，或既克又陷。是年冬，楊公岳斌督陝甘。未幾，因餉缺兵叛去任。雷正綰、陶茂林率部勦賊，所復空寨荒城，頽垣斷瓦，滿目蓬蒿，既無春糧，亦無棲宿。卒以餉竭，全軍一潰再潰。河西隴右悉陷左衽。而陝省回匪全數回竄入陝，三路大進。兼以巨股川匪，約連橫行，遍地是賊。而捻逆張總愚亦於五年九月，西竄入陝。張逆由南山小路竄出尹家衛，擾藍田，踞臨渭，直趨西安，省城戒嚴。巡撫劉蓉戰不利。其部提督蕭姓，所領七營皆戰歿於瀟橋。是役也，大軍解鴻門之圍，以賊東竄，躡其後。賊入華山麓，由小路西折，乘虛以窺省垣。我軍亦折回援省，遇賊於瀟橋。賊站高原列陣，我軍地勢窪下，無退路，風亦不順，多不欲戰。蕭姓一門鼎盛，皆父子兄弟兵，勇敢異常，狙於鴻門之勝，率先鋒衝賊陣。賊勢由高馳壓而下，軍自亂，蕭部全軍覆歿。黃鼎率三營盡力衝賊，直出賊背，幸而獲全。老湘軍劉松山及編修張錫灤，率部躡其後。張錫灤陣亡。劉松山力戰退賊。繼時回逆捻匪復擾關中，捻回忽分忽合，縱橫颺突，無處不遭荼毒。此爲回捻二次亂秦，與流寇無異矣。

劉松山復會合郭寶昌、黃鼎諸軍緊蹙，轉戰相逼。捻逆遂不能久踞關中，急趨北向，陷綏德州，破米脂縣。於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由龍王廟乘河凍冰合，遂渡河，由晉省竄擾畿南。時左公宗棠帥秦，甫入關，以捻竄逼京畿，先所急，回軍入直。李伯相鴻章節制三省各軍勦捻。豫撫李公鶴年，皖撫英翰公，均入援。遂會合各路

兵將，大張撻伐，張逆全數殲滅。左公宗棠復進關，與陝撫劉公典，帥諸軍，節節勦洗，回賊復竄甘肅，陝境從此肅清。是陝西之回匪，實與髮捻相爲終始。壬癸甲乙丙丁六年之久。論者比於黃巢、李闖之劫。而回回遺種，僅剩西安省城一族淪落蕭條，改從漢教。『自作孽，不可追』，此之謂也。

今也恭逢皇上神武，將帥一心，以滅準之威，施之鐵勒，殲厥渠魁，撫散脅從，萬里龍沙，置郡設縣，而其始事，夫固一灼星星之火也。爰特詳其秦隴初事之顛末也如此。

守
岐
紀
事

『守岐紀事』張兆棟著，有民國八年排印本。我們現在所根據的，就是這個本子，並加上標點。段落，大體上都是依照原來的劃分。

這書是著者自記他在同治元年到同治三年間爲清守鳳翔的大事記。所記，大體上比余澍疇底『秦隴回務紀略』中所記簡略，但也有余書中所沒有記的事情。

白海緯 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北京

序

鳳翔卽周之岐州，漢曰右扶風，魏仍之。晉爲秦國。後魏置秦平郡，後改岐州。西魏爲岐陽，隋曰岐州。大業初，仍爲扶風。唐初曰岐州，天寶改爲扶風，至德仍曰鳳翔郡，尋改鳳翔府。明清以來，皆曰鳳翔，至今仍其舊也。地形險阻，隴關阻其西，益門扼其南。漢回雜處，宗教旣異，回之防漢，恆虞待以異族；而漢之視回，尤輕藐而獸畜之。以故日相冰炭，外回一動，卽煽內回。回部人亦恆有人伍爲軍官者，一經嚙引，則劫脅其部曲以從亂。故虜寇之據有吳會，亂萌甫靖而關外之回焰熾矣。

同治初元，江南盜藪垂空，而餘賊竄入關中。回人方曹伏思亂，則爭起而應之。而吾年伯友山中丞適被命守岐。中丞知兵而耐勞，犯雨蒙霰，力阨嚴城，尤能以忠義振發其士氣，用智略以脫於危難。嬰城固守至十有六月，援師旣至，重圍得解。然督援師者，煦煦爲仁，冀賊就撫，可以得旦夕之安，直楊嗣昌、熊文燦之用心，岐事幾敗其手。時多禮堂方以善戰名天下，急檄趣進討，鳳翔之賊遂竄入甘涼，岐幸無事。朝令以公陳臬蜀中。嗚呼！公生平資忠履義，與城存亡，乃天佑孤忠，瀕危得安，履險如夷，卒使身名俱泰，爲吾閩之福星。而公子韻舫太守又與紆爲同年生。太守出守莆陽，以疾卒，紆臨哭其櫬於中岐之山房，至今黃鑪之悲耿耿也。己未之秋，幼安觀察入都，則中丞之季子，又吾韻舫之愛弟也，相見道故，出此命序。嗚呼！我公之亮節清風，紆三十年前已傾服無地矣。不圖舊時轄下之諸生，今日竟敍公之大集。因公而益思吾道義之友，不期淚下如綬矣。己未九月，治年愚姪林紆頓首拜敘。

序

同治初，陝回構亂。吾年丈雜縣張公官鳳翔知府，守一城以拒方張之寇，逾十有六月。多忠勇公援兵至，圍始解。公以守城功，超擢四川按察使，洊至大用，歷廣東、福建巡撫，署兩廣總督，爲一時名臣。公著守邠紀事，載戰守方略甚悉。勦恣昔忝史館纂修，讀公列傳，私嫌其簡略，以爲不足彰公勞勩。得公此書，可考見逆回構亂始末，及困守孤城之不易，足以裨國史漏闕矣。

又當時援鳳翔者，爲提督陶茂林，多公裨將也。城圍既解，茂林以賊勢強，殲除不易，建招撫之議。多公信之。郡人惴惴，知必有後患。公面質於茂林，以三事爲請。茂林不能應。已而降回復叛，卒如公所料。此事官牘中不見之。徵公紀其事，則人第知多公之威望，以爲回逆望風瓦解，兵無留行，而不知解圍之後，多公信裨將言，遷延數月，使回逆得假餘息，竄於甘肅，又以川賊陷整屋，頓兵堅城之下，竟以創卒。使早乘席捲之勢，一舉殲之，既紓甘肅之禍，多公亦不至東西奔命，殞其身於矢石。嗚呼！豈非天哉！

公又與多公言，自平涼固原以西回民未盡反，若勦平邠鳳，彼膽懾，必不敢抗拒，不宜優容寬假以啓戎心。多公亦不盡聽也。近世論多公者，皆稱其勇略，而惜其不能持重。然甘涼回禍，反由於多公之持重。吾益嘆兵事之利鈍得失，惟深識者能逆料之，而非目論之士之所知者矣。己未秋九月年家子柯劭忞謹序。

守岐紀事

濰縣張兆棟友山氏撰

同治元年壬戌，余以截取知府，需次陝西。四月，髮逆陳玉成等由武關入陝，至藍田，省城戒嚴。渭南回匪勾引髮逆，戕官陷城。髮逆旋即引去。同華一帶及附省西北各路回民，先後叛逆，勢蔓延。鳳翔太守慧公誠以疾乞退，委某公攝篆。某公素諳軍務，以鳳翔之回叛在旦夕，恐人地生疏，一時無可措手，請於上憲，准留省，而以余承其乏。有以時事孔棘，勸余以疾辭，有以世俗有五月不到任之說，勸余以緩期者。余曰：事由天定，道在人爲，吾盡吾職而已，利害非所計也。捧檄後，匆匆就道。於五月間抵任。郡回二十八坊，共六萬三千餘名口，散居東關麻家崖等處。城內二坊最小，共四十八家，素與漢民積不相能。加以東逆煽惑，蠢蠢欲動。當與唐令需傳集漢回耆耆，開誠布公，再三誥諭：彼此講信修睦，換立誓約。遇有控案，隨時持平訊結，尙各相安。郡有參將營，入伍者回教居多。參府德公勝與余朝夕過從，左右伺應皆回兵也。余每見，輒以唐時克服兩京，爲國宣力，留居中土，代出偉人，援古論今，好言慰藉。冀彼族聞之，或知感動。並與德公擇其當差勤奮者，稟請大府，賞給頂戴。陽爲獎勵，陰示羈縻。明知變在目前，不得不竭力挽回。無如狼子野心，反覆狙詐，且與漢民仇隙已深，卒爲東逆勾引。於八月初四日倉猝起事。余聞變，趕即棄城拒守，並飛稟乞援。一面會同營縣籌商城守事宜。議定四城由正印官駐紮防守，余駐南城，德參府、唐令、候補知縣陶令、森林分駐東西北三城。小事，各城自主。大事，赴南城商辦。擬定條規，分貼城樓，諭令軍民人等一體遵照。部署粗定，人心稍安。旋聞城內之回有不逞

者，謀爲內應，漢民頗懷疑懼。余以回性反覆，久居城內必有變，然未必盡係誘回，擬令移居城外，庶可相安。回曰不肯，漢民愈懷疑懼。

初七日，余帶勇二十餘人巡至東城，與德參府在城樓坐論守禦事。回兵數十人軍裝隨侍，數至城臺，向外探望，頗有皇遽之狀。府役某密告曰：「民團勦洗城內之回，有人縋城出，赴賊巢送信，促令攻城。」余聞之，心頗急，然未敢稍露聲色。有一回素爲參府親兵，白於余曰：「南城無人，盍往巡視？」余知其心已變，恐一離此地，城上回兵卽攘臂而起也，仍談笑不輟。移時，某又密告曰：「城內之回已洗盡矣。」余聞之，心稍寬，仍未敢稍露聲色。倏見民團由馬道蜂擁而上，回兵曰：「民團已來，勢不兩立矣。」余見事已危急，恐其挾官以抗衆，必至倒戈相向，亟曰：「汝等皆良民，其毋恐吾爲汝止之。」隨令人傳諭民團，無前進。一面起身向前，佯作攔阻之勢，漸行漸近，比入稠人之中，而兵刃已相接矣。幸團勇戮力同心，迅將回兵誅殺淨盡。甫竣事，城外回逆整隊而來，城上示以回逆首級，知謀洩，遂退。是役也，闔城生靈，命懸呼吸，或亦冥冥中有以相之也。

初九日，西南鄉民團不期而會者二萬七千餘人，以舉貢生監統之，邀集城內團勇，出城會勦。該逆拒於西北角高原，團勇前進，被賊猛力衝突，懼而卻走。賊乘勢追殺，直至西城壕邊。城上以礮擊之，乃退。陣亡勇丁一百餘人，遺失礮械甚多。民團各歸各鄉，散行無列，被逆追及，殺傷無算。自是鄉團畏賊如虎，不敢再言戰矣。初十日，風雨徹夜，燈火不能燃。三更後，風雨尤急，天氣甚寒。垛夫紛紛下城，禁之不止。城上泥水深五寸餘。余黑暗中，兩人扶掖，周歷巡行，複衣濕透，肌膚如洗。天將曙，至南城小憩。因爲寒氣所中，頭昏目眩，憊不能支。回署調理，仍未輕減。至晚，聞城外喊聲四起，力疾登城。不移時，賊退。隨令差弁持令箭傳諭各城，小心防守。

守 紀 事

自在南城樓，暫爲歇息。翌日，連服發散之劑，漸次痊愈。維時省垣賊勢正熾，不能分撥援兵。漢南統領毛方伯爲籌派縣丞劉春堂帶川勇五百人，爲定西軍，倍道赴援。鳳翔武生王玉禮預帶團勇五百人，爲嚮導，並寶雞辦團之候補按司獄王森榮募獵戶鎗手二百人合隊，於二十七日抵郡。當將王玉禮之勇分作五團，四城各紮一團，爲遊兵。王玉禮自帶中團，周巡策應。鎗手分撥礮台城樓，守禦較前嚴密。

閏八月初一日，劉春堂帶勇出隊，先伏兵於三良塚下，與賊遇於教場壩。正在交鋒，伏兵突起，賊驚竄。劉春堂帶勇追勦，踏毀鄭家堡賊巢。各勇恃勝，爭掠堡內財物。援賊四面圍攻，我軍併力血戰，奪路衝出，被傷者二十餘人，陣亡七十餘人。嗣後出仗數次，俱失利。

九月，毛方伯復派軍功劉玉林、劉濟川、鍾萬勝，各率勇五百人，爲定西左右後三軍來援，與劉春堂之定西前軍，共二千人。又有賈上福、喬惠雲，帶勇一千二百人，來郡投効。至離城十餘里之古城，遇賊接仗，鎗礮之聲不絕。城上望見，料賊阻我援軍，亟令城勇出隊，爲假襲巢穴之勢，使其撤回自顧，可以夾攻。我軍出，賊果撤回。兩軍夾擊之，獲勝收隊。後余徧歷各營，溫詞撫慰。論者以兵力漸厚，指日即可滅賊，頗有喜色。余以軍無紀律，帶兵者以客兵自居，各懷意見，尾大不掉，殊切隱憂。

十三日，出隊。某營爲衝鋒，某營爲接應，某營爲伏兵，先已議定。及戰，賊勢甚銳，前隊抵敵不住，陣遂亂。各軍未及接應，賊大隊壓下，諸軍悉潰，伏兵亦撤退。賊乘勢追殺，賈上福力戰陣亡。收軍，查點兵勇，死者九百三十餘人。府親兵管帶張守恂因督團勇出仗，亦陣亡。是夜初更時，回逆撲城，勢甚急。礮子落城上如雨。官紳督勇力禦。至四更後，賊方退。城上受礮傷者十七人。自後迭次圍攻，賊勢益熾。余以軍心渙散，非劉春堂所能統

馭，隨潘陳危急情形，飛稟乞援，並派得力大員來郡統攝。遲之又久，信息杳然。紳士鄭治亭，曾任四川華陽縣，與鄭仰山太守同事，甚相得。仰山前任敘永廳，有禦賊功，以知府用，因足疾引退。時僑寓鳳郡，與治亭來見數次，人頗幹練。治亭以事權不一，恐致敗裂，商於余，在府署立防勦局。事無大小，由局酌議。治亭、仰山贊勦之。候選縣丞余樹疇，草文檄兼司營務，各營餉項仍由縣支發。維時東逆披猖如故。北則邠州之白吉原，由北而西則甘之慶涇、靈臺、華亭、平涼、固原等處，縱橫千里，遍地賊氛。加以南路紛紛告急，有四川亡命郭刀刀、馬二股匪萬餘人，出駱谷，從郿塢沼（沿）渭而上，至寶雞之馬營屯紮，距郡城四十里。民情驚駭，不得已，先以理勢諭之，大意以「一回賊戮辱我漢民，截殺爾川勇，若等近在咫尺，勢難兩立」等詞。募壯勇徑至其營，剴切告誡。翌日，拔隊去。先是有府經歷魯某，帶勇五百人赴郡投効，中途遇賊，全軍敗沒。部有精壯被裹者二百餘人，均降賊。十三日之戰，即有若輩爲之前驅也。嗣有守備張玉龍、武舉黃耀榮，募勇千人及五百人不等，先後投効，被賊截殺及半，餘皆被脅入夥。又值漢南大營被挫，饑軍潰勇絡繹而來，若卻之不收，又恐悉資賊用，倉猝招集，紀律毫無。且川勇與賊中裹脅者，半屬里黨姻姪，聲色貨利，彼此引誘，多不免首鼠兩端。內憂與外患交乘，而勢益危矣。定西右營隊長黃超羣，黔人也，勇敢善戰，稔知四川綿州解圍之顏某所領黔勇甚驍勇，因日久乏餉滋事，勇皆流散，欲就撫投効自新。會有前在顏營辦理營務之王文光，與余樹疇談及，力勸招撫，且言：「黔勇爲川軍所深憚，能受約束，必有濟。」余以爲然，遂檄委黃超羣於十月二十七日前往招撫。

十二月初一日五更後，聞東關人聲大震，鎗礮不絕。天微明，黔勇抵城下。蓋夤夜而來，誤入賊巢。賊以爲我軍夜襲，彼此奮力血戰，賊傷亡甚多，黔勇亦陣亡三人。以後，賊之畏憚黔勇者，由此一戰也。黔勇共千人，編

爲左右兩營，號虎威軍，爲府中親兵，立營南城壕邊。並令各營一齊出列城下，環壕而營。營門啓閉以時，出營皆須領籤牌，私出者正法。由虎威營總轄巡查。

初七日，出隊與賊接仗於城南之三良塚。賊馬隊居多，我軍皆步。前次之戰，賊用馬隊突陣。我軍一動，馬隊衝突而入，步隊繼之。我軍恆爲所敗。是役也，先下令：退一步者立斬。及戰，賊仍用馬隊數千衝突。我軍屹立不動。將近數十步，陣中連環鎗礮齊發，馬賊紛竄。我軍中大旗麾動，一齊向前衝殺，斃賊數百名，奪獲馬三十餘匹，軍械七十餘件。以援賊接應，收隊。

十三、十四日，連敗賊於古城大柳樹諸處，踏毀賊營三座。

十七日黎明，賊出馬步萬餘，山堤外繞道，似欲攻西北城。其東北亦有賊，皆緩行。城南一帶無賊踪。意欲誘我軍北向，南面空虛，另出悍賊攻襲。余知其詐也，嚴爲戒備。不踰時，賊果由東南飛擁而至，撲南城甚急。三面之賊亦皆合攻。各軍奮力拒戰。幸城上置有大礮數尊，礮力遠近均係測量試準。先開兩礮，賊衆蟻聚，中礮者牽連壓覆如堵牆。甫開第三礮，賊已撤退。我軍乘勢追擊，復敗之。三面之賊亦退。

二十、二十一，連日出仗皆捷，賊勢稍挫。數月以來，官民嬰城固守，晝夜弗遑。茲屆新年，自應暫爲休息。惟令旦佳節，爲兵法七乘之一，稍一懈弛，恐回逆得以乘間。諭飭各營，每夜提隊五成，輪班巡查，並令團勇塚夫小心守禦。除日親至各營，附循慰勞。晚上，城上周歷巡視。比回至南城，夜已深矣。夏間，三弟兆椿奉母來陝，道出山右，以路梗不得進，僑寓平陽。每奉慈諭，諄囑拚命守城，毋以家爲念。

二年癸亥，四十三歲，補鳳翔府知府。

正月初七至二十六日，連出五仗，俱獲勝。我軍人人思奮，而川人之被裹脅者亦有反正之念。

二月初一日，有侯大林自賊營逃歸，述及張玉龍、黃耀榮及其部下被脅從賊，俱思投誠，不知能否舍罪立功。當繕勸諭反正檄文，並用方布書「投誠免死」四字，鈐蓋印信，交侯大林賡往，機密行事。

初六日，侯大林復至，云：賊於初八日出七成隊，欲破號鎮。約以城勇由外殺入，川勇即爲內應。當許以重賞，令回賊營。至期，遙望南原一帶人馬接續南行，知賊赴號鎮。遂下令我軍嚴陣以待。懸重賞，約以殺賊毀壘，不准攜取一草一木，違者立斬。三軍踴躍用命，由北路鐵塔寺一帶進軍。虎威右營黃超羣率部勇越壕先登，左營及王王禮部勇繼之，各軍齊進。正在破巢而入，賊聞諜報馳回應援。定西軍先退，各軍以援賊大隊已至，亦陸續退出。此舉雖未能成功，而賊甚畏懼，不敢輕易遠出。距城數十里之村鎮，藉得保全一二，而裹脅之川勇漸次投歸。嗣後，賊更有備。東西兩路逆回屬至，賊勢益衆。我軍以糧餉短缺，藉滋事端不戢之風，漸又起矣。先是朝廷以勝保擁兵觀望，有旨以荊州將軍多隆阿入關受代。多帥先勦同華一帶回逆，漸次掃蕩而西，諭令堅守待援。郡城被困日久，疊次馳稟告急。漢中丞榮飛章入告，給事中王憲成亦以鳳翔危在旦夕等情具奏。正月二十七日，奉上諭：「鳳翔被圍半年，無兵救援。雷正綰近在咸陽，即着咨商，令其統帶所部各軍馳赴鳳翔，迅解城圍。鳳翔士民固守半年，可憫可嘉，並着派員前往，傳旨嘉獎慰諭等因。欽此。」關城士庶感沐皇仁，鼓舞歡欣，再生有慶。乃雷軍爲涇原士民所攀留，未能赴援。鳳逆聞有援師，即邀西路固原華亭一帶回匪，由郡北間道直趨鳳翔。自郡城至扶風二百里，遍地賊壘。其時多帥已攻破東逆巨巢，逆渠赫姓帶數萬人西與鳳逆合股，賊勢較前數倍。郡城東爲賊巢，北面皆山，爲陝逆赴甘間道，賊騎游奕。

者。

三月，逆於城西南數里外，挖掘長壕。壕外用大繩繞匝，繫以鈴及猛犬。人觸之，鈴響犬吠。賊攔殺無可脫。二十六日，賊襲破寶雞所屬之賈村原。原高險可恃，鳳寶紳富自回匪亂，多避居於此。軍械糧餉，無不備。適有驛馬會，逆衆僞作畜販混入，乘機攻陷。軍火糧儲，悉爲賊有。自是內外梗絕，賊勢益張。困守孤城，望援若歲。一日健勇賈檄至，閱之，係中丞奏保守城官紳。

四月初九日，奉上諭：「鳳翔自上年被困，屢瀕於危。該官紳多方備禦，竭力固守，自應量加獎敘。所有尤爲出力之鳳翔府知府張兆棟，着以道員用，賞戴花翎，等因。欽此。」當以逆賊未平，蒼生蒙難，將士宣力日久，勞勩未酬，而地方官先荷恩施，殊深愧歉，遂即瀝稟固辭，並請出力人員先行保獎。

五月初四日夜，賊攻東城。城內東北隅無量廟突然起火。知有奸細內應，下令：「虎威軍督同民團救火。城上及城外營勇，各守汛地，不得擅離寸步，亦不得驚擾喧嘩。」不一時火熄，奸細無機可乘，未敢竊發。城外之賊亦撤退。會有沂陽縣蕭令之婿候補縣丞陳維雍，與在營差遣之楊太平議，函致沂人赴隴屬招募獵戶團勇，稱自備資斧助勦。唐令稟余給劄楊太平，赴隴帶領。遂率數十人同往。彼處民團疑爲川匪，悉圍殺之。其同里營勇聯名訴冤，乞府逮治。即日行文隴州，確查始末。有人捏告謠言，謂是府中劄遣，有意置之死地。城外川勇不遵領籤牌，竟自攀援上城，約及千人。正諭止間，內有數人喊嚷，衆勇鼓譟從之，蜂擁至府，闖入署門。前任慧太守因路途梗塞，尙在署內寄居，勇等直進搶掠。虎威營哨官馮占高等齊隊踵至。余在東院聞變，急出彈壓，各勇竄散。查係川勇宋定川爲首，因滋事人衆，恐搜捕激變，密囑馮占高等藉事將宋定川帶至府署鞫

實，卽行正法。一面亦諭各營，『首犯伏辜，脅從免究，』以安反側。時糧餉匱乏，積欠疊疊，勇等欲乘衅劫奪而散。因防範尙嚴，未能逞志。於六月二十日，潰散二千餘人。遂將現勇覆加稽核，欠餉酌量給發，並諭管帶各官留心約束。城閉日久，穢氣薰蒸。自夏徂秋，疫癘大作。百姓死亡過半。甚有全家無一得生者。兵燹未已，加以天災，亦劫數也。

七月初九日，五更後，逆用礮轟塌西城垛口，立雲梯數十具，一擁而上。守垛民夫被殺三十餘人。余聞警，督同管帶親兵之張肇堂、王玉禮等，拚命抵禦，殺回逆數十人。逆勢不支，跳城而下。各勇從後砍戮，殺傷頗多。城下之賊亦撤回。生擒逆賊五名。訊明回逆頭隊，皆係裹脅漢人，並有川勇五百名爲賊奮勇，許以城破之日，子女玉帛悉以歸之。故皆冒險出死力。當將逆賊正法。一面稟陳危險情形，催取援師。並將出力人員開單，懇請獎卹。發稟後，復諄飭文武官紳及營勇塚夫人等，加意嚴防，毋稍鬆懈。一日，東壕水涸，疑偷挖地道所致。趕集民夫於東城內，挑挖深溝。溝尙未成，東城下地道火藥轟發。值陰雨，火發不甚烈，城挫二丈餘，幸未十分敗裂。藥發時，賊將援堞上。兵勇拚命拒敵，賊不得近。當夜，列隊城壕，督民夫修築，兩日而成。

七八月間，陰雨連旬。余率屬步詣風雨壇及城隍廟虔誠禱告，立卽晴霽。其時多帥勦平東逆巢穴，移師而西。總兵曹克忠勦邠州白吉原之賊。雷正綰取道長武入甘境，討涇原叛回。東路悍賊悉以鳳郡爲淵藪。甘逆正當猖獗，平涼、固原、甯夏、甘州各府州縣均已失守。賊志在必得鳳郡，以爲犄角。城中一日數驚。嗣聞漢中失陷，人心愈加惶怯。糧盡援絕，亦束手待斃矣。

九月初七日，接探報，知多帥派署陝西提督陶茂林來鳳應接。於八月二十四日至鄜縣，攻破槐芽鎮川

匪曹百時賊巢，不日可以抵郡。並悉護院張集馨，會同多帥，將守禦出力員弁請獎卹。八月十四日，奉上諭：『鳳郡被困日久。七月初九日五更後，該逆用礮轟塌西城垛口，一擁而上。經鳳翔府知府張兆棟，督同官弁奮勇抵禦，殺斃逆匪多人，該逆始跳城而下。鳳翔自上年八月被圍，已經一載。此次西城垛口被賊轟塌，仍獲保全，深堪嘉尚。著多隆阿等迅催陶茂林星馳應援，並檄諭該軍民堅守待援，毋稍疏失。所有鳳翔府知府張兆棟等勞績，俟解圍後，查明保獎，等因。欽此。』所有此次獎卹人員，均照所請行。郡城聞援兵將至，人心稍寬。自是我軍常出隊，或虛搗賊巢，賊退則進，賊進則退，爲牽制勢，俾援軍乘間進兵。每日，兵勇早起，整隊渡壕，帶民夫剗削壕溝，以待援帥。

十一日，賊於天未明時，四路埋伏，礮響齊起。我軍面面受敵，迅調守營之三成隊赴壕接應，方得退過壕北。賊渡壕窮追。城上因有民勇向後退撤，不敢放礮。賊卽乘勢進逼，直至城壕外，用火器飛石攻擊。營中火藥鉛彈俱已用罄，相持兩時之久，賊愈聚愈衆，勢漸難支。東南城上有魁星閣，勢高而突，因將門窗拆卸，用大礮抬於閣上斜擊之，逆多死傷。甫撤退，城下營棚被火箭燃燒兩處，急救而息。蓋賊以大兵已集，故出我之不意，悉力死敵，以決一戰。吁，亦危矣。

十六日，援軍渡渭，與賊戰獲勝。連日更番移營，轉戰而前。

二十三日，大獲勝仗。陶軍門卽報鳳郡解圍。自是援軍每日與賊接仗，城勇亦時出隊。

十月初八日，聞援軍鎗礮聲震，我勇齊出，見賊已敗退回巢。

初十日，援軍前進，我軍復出隊夾擊。賊紛紛敗竄，遂與援軍合。陶軍門之弟陶萬率先鋒隊，及已革副將

王夢齡帶部勇抵郡城。王夢齡先經漢中丞委令，帶勇五百人來援，中途被賊截殺殆盡，僅以身免。中丞復令率鎮東靖西兩營來郡，至扶風，阻於賊，不得進。經多帥以救應遲延奏參，復賁緣陶軍門，留營効力。

十三日，陶軍門統率全軍，至距城七里之雀家寺，與賊大戰。賊勢披靡，退而扼險以拒我師。陶軍門令虎威營馮占高等，各率部勇爲前導，奮勇進攻。後軍繼之，遂克東關賊巢。賊悉赴馬家崖，抵死抗拒。時已日暮，收隊回營。郡城於是日解圍。軍門進城，紳民焚香載道。

十四日，復率內外各營，勦洗附近馬家崖賊壘。逆距馬家崖，三面深溝高壘，只留北山一路，每日裝載輜重眷屬，往北運行。自郡城至沂麟交界，袤延一百七十餘里，賊巢林立。豫回陳雲冲、甘回孫毓寶等，聯名乞撫，以緩我師。陶軍門以逆勢如此，概難勦滅，欲乘此機會，遷就了事。商之官紳，不以爲然。自將回民窮蹙乞撫情形，申之大帥。大帥據情入奏，並令地方官妥爲辦理。自議撫後，陳雲冲等常宿食軍門公廨，待如家人父子，並賞給逆首頂戴花翎，以結其心。而城外數里之遙，焚掠如故。陶軍門聞其事，詰之。或以外來未投之回，或以散亡之勇，飾詞以對。余知撫局無成，特於陶軍門處未敢顯言，恐彼族聞而生變。隨以招撫爲難，府縣不能肩此重任，稟請多帥，派大員來郡督辦。多帥頒發告示十條，委前任廣西右江鎮慶瑞，會同陶軍門，督同府縣妥辦。先令回民造冊點驗，並呈出器械馬匹。

十一月十九日，至教場點驗。只有騎馬回民一千三百餘名。點畢，復馳馬而去。收繳破爛軍械三百餘件。圍城官紳目擊情勢，明知斷難就撫，謁陶軍門，以渠魁未究，擄脅婦女未還，投回作何安置，三事爲請。軍門不能答，惟令漢回觀面後再議。

十七日，漢民紳耆與回民阿渾軍（均）至鳳翔縣廳事，官自軍門以下咸在。陶慶兩軍鎮諭以各敦親睦，毋更構衅報復，並令回民放還擄脅人口。均唯唯。回民求安插地方，及從前產業。陶軍門諭還舊居，各清各業。地方官不能贊一詞，漢紳民亦未及一語，匆匆而散，仍無成議。陶軍門初至時，頗有軍威。迨日久遷延，被逆窺破。名曰就撫，實則陽奉陰違。遂以狡詐性成，隨時變幻，軍門亦悔悟。然已上達天聽，撫之不能，勦之不可。延至兩月有餘，毫無成效。余以辦撫斷難成就，切實密稟多帥，請飭陶軍門勦辦。軍門初與士卒同甘苦，所向有功。攻破槐芽鎮賊壘，封儲賊糧，爲賑濟鳳郡之用，人人感頌。及解圍鳳翔，漸易初志，又誤聽匪言，謂鳳郡多紳富，勦捐助餉，以致人心忿怒。郡城各營，俱經陶軍門勦爲部勇，城內惟民勇五百名，留防十數萬悍賊。逆首以已經議撫，馳馬帶刀，出入城內，略無忌憚。衆情惶惑，防不勝防。危險情形，較圍城時尤甚矣。是年十月初六日，奉上諭：「多隆阿奏官軍馳抵鳳翔，力解城圍一摺：鳳翔府文武官紳，前經瑛榮奏請獎敘，現在堅守待援年餘之久，始終不懈，卒能轉危爲安，允宜破格獎勵。道員用鳳翔府知府張兆棟，著記名，以按察使遇缺題奏等因。欽此。」前奉諭旨，解圍後查明保獎。此次奏報解圍，未經附請獎勵，猥蒙溫綸特沛，寵記丹毫，荷逾格之殊施，雖捐糜頂踵，不足云報矣。

三年甲子，四十四歲。正月初一日，偵報川匪由隴屬車車鎮，折向寶雞。陶軍門出隊，調回民馬隊六百人進勦。未至寶雞，回民不遵令，奔而返。其勢汹汹，城門復閉。逆竄赴北山口一帶，焚掠。川匪見大兵至，即引去。陶軍門以回民逆命，自覺無顏。又接多帥文檄，促令進勦。遂調齊隊伍，偕雷曹二軍，分路攻擊。回匪從此入甘矣。當多帥未入關時，郡城遣弁往迎，稟陳形勢，大意以：「甘回自平涼固原以西，尙未盡叛。如將鳳郡一帶回逆

先行勦洗，可斷東西聯絡之勢，且免甘省未叛之回別生覬覦。否則陝回將盡趨於甘，勦辦更需時日。『多帥以：「東逆囑張省垣危急，必須先清東路，方可移師而西。」比將東逆盡平，又因盤屋被川匪盡逆襲陷，統軍圍攻月餘不能下。多帥憤甚，乘夜親督弁兵，越城而登，遂克復。乃爲該逆火器所傷，竟致身亡。多帥威望夙著，先聲奪人，倘能始終其事，所向克捷，定可迅殄回氛。奈逆孽未平，大星遽殞，誠可爲陝甘之民長太息也！』

余自逆回起事以來，日夜登陴巡防，倦則於城樓假寐，衣不解帶者十有六月。迨至危迫之時，自分城亡與亡，義所應爾。惟念老母僑居晉省，歸里無資，遂繕具函藁，瀝敘苦情，並將素所契洽者開列清單，交二健僕囑以事急之日，卽潰圍而出，赴晉賡投。於斯時也，已置性命於度外，不意蒼穹默佑，幸獲保全，所屬八邑均未失陷，固始願所不及也。茲雖逆氛漸遠，而風鶴時有謠傳，防範偵探未敢稍懈，並刊刷築圩圖說，諭催民間修堡挖壕，互相保衛，免（免）至該逆回竄，再遭蹂躪。一面將善後事宜，妥爲辦理。維時東道已通，卽專丁赴晉，奉迓板輿。

九月十三日，三弟兆椿奉母抵署。回憶慈闈遠隔，六載於茲，離亂之餘，重承色笑，不禁悲喜交集矣。是日，奉上諭，補授四川按察使。十月接奉部文，隨卽具摺謝恩，並籲請陛見。十二月，劉公_憲接署府篆。

多忠勇公勤勞錄

「多忠勇公勤勞錄」四卷，記多隆阿戰蹟。現選錄卷三卷四中和回民起義有關的部分。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清軍鎮壓起義軍的慘酷情況，和他們之無可掩飾地誇大戰功的醜態。

書是雷正綰和他的幕僚編輯的。今年春承大荔王重光以刊本見寄。這個刊本是有宋佑文墨筆批校的，但沒有刊刻的年月和地點。現在沒有用批校的文字，只就原文加上標點，分了段。

白壽彝 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日北京

多忠勇公勤勞錄卷三

〔同治元年〕十月初六日，飭溫德勒克西、程圖善等各統率馬隊步軍，先後向潼關進發。十五日，親督後路大兵，倍道啓行。於潼關營次，奉到同治元年十一月十七日上諭：「荊州將軍多隆阿，着授爲欽差大臣，督辦陝西軍務。欽此。」是時關輔罹災，榛莽邱墟，數百里無行人。馮翊被圍日久，其勢岌岌，不能朝夕。而芻茭糗糧均爲獮匪掠盡，轉餉彌艱。公預派員採購部署，壹是就緒，甫移軍進扼同州。隨偵報逆回率黨多人前來撲犯，勢甚披猖。公傳諸將士面訓之曰：「回黨自構亂以來，兵連禍結，毫未深受懲創，故養癰成患，幾如驕子悍奴，不可箝制。茲聞我軍遠至，輒敢先來衝撲，戰而失利，則關內魚爛矣。全秦安危，繫此一舉。今日之役，務各選精悉銳，努力以挫賊鋒，吾自臨敵觀陣，有不勝者，斬之。」各營遵諭鼓隊，奮疾前衝。力戰半日，無不虎哮鷹揚，以一當百。瞬息間，將東西連村至漢村迤西環紮賊巢八座，一鼓盪平，陣斬回酋甚多，生俘梟示者數十名，奪牛馬騾驢無數。其餘棚帳輜重，壓載盈車，不能搬運，登時縱火焚燒。初更，撤旅回營。自此軍威大振，先聲奪人，城圍亦漸鬆。

臘月初二日，令穆圖善統所部九營，馳往洛河北岸修壘。派陶茂林、朱希廣、溫德勒克西等，各率騎兵以護之。公自督姜玉順等營，察看賊情地勢。遙見河南對岸賊巢甚密，如蟻垤蜂窠，層排密布。倘揭淺來襲，則我營壘難成。當飭彭體道率嚮導並勇丁六百人，迅伐柴木於洛河北，竟夜造浮橋二道，以利進攻。而令陶茂林

等三營，從賊壘下面，誘其離巢。賊見官軍築梁渡河，果以全力相抗。別遣朱希廣等步隊暗渡河南，由中路乘間擣破賊營。霎時，火光四起，力將賊踞漢民村莊三處全行奪回。該逆見兩路官兵抄至，勢不能禦，大敗而遁。我軍追殺五六里，而四路援賊麇集，挺刃相距。輪戰兩時久，公念前軍已深入，恐力薄不支，復令穆圖善率所部九營，以其半修壘，以其半揚隊過河策應，併力奮擊。賊始大潰敗，奔入巢。各軍擒馘千餘。至二更，始濟師而還。次日，移軍扼於沿河，與穆圖善連紮，聲威彌壯，用勾鎖法以蹙之。初四日，列隊出攻，續獲大捷，殪賊千有餘名，投河溺斃者無算。初六至初九等日，連戰皆勝，斬擒亦復不少。並察看河南一帶險阻形勢，將圖輪番近逼，以批其亢。

初十日，令陶茂林率四營逾河而壘，屯於搜村。以曹克忠、朱希廣排隊輔之。賊見我軍搥喉相迫，遂分巨股撲來。曹克忠等隨方抗禦，應手摧卻，拋石撞車，立破其前鋒。賊尾隊驚潰，隨策騎卒追擊，遂北五六里，忽援賊大至。逆黨又揮戈回撲，遂親督衛隊渡河，抄擊賊背。乘其猝未及防，前後夾擣，敗之，俘馘千餘。追至王閣村，天晚而還。十二月念四日，由驛費奉恩賞福字寶尙方珍御，有差。

公自抵同後，屢破獮巢，大奪其氣。逆衆張皇失措，乃調集各路援股，鱗次而來，兇鋒復熾。公以長稍鈎刃爲方圓大陣，循環無端，奇正相生，或夾道累磁石芒刺，以礙賊騎。每日四更出隊，且擊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又爲之輪流替戰，無時或休。獮酋疲於迎拒，計窮乞撫。公思該逆等屠城戕官，窮兇極惡，月來雖受大創，其心未必遽革。遂卻其款降，移軍進逼。二十八日，我前敵戍壘已成，距城二十餘里，逼王閣村老巢四里而營。賊見愈圍愈近，銳不能當，即潛夜拆毀木城，謀棄宵遁。經我軍舉礮環轟，無路可竄，仍鼠伏深穴。二十有九日，賊

遣前投誠之哈連升等，卑辭乞降。公力拒不納。次日四更，令士馬飽騰出隊，故爲不勝以誘之。戰不數合，卽詐敗退奔，賊果率衆跟追。將近我壕壘，一聲礮震，猛士齊前。逆大驚股戰，如山崩石裂。公令穩圖善繞襲賊尾，預伏於夾道中，且戰且走。賊敗至其處，伏兵四起，喊聲震動。塹深路狹，無從飛越。前後遮殺，積屍塞巷。比收隊，已三鼓。自朝至於日昃，不遑暇食，馬瘡士痛，艱苦殆逾常云。

多忠勇公勤勞錄卷四

〔同治二年〕癸亥春王正月，元日，命軍士嚴備，別選伍徒作雜劇，魚龍曼衍，傾營縱觀，將餌賊以殲焉。該逆悉其詐僞，堅壁不出。初二日寅刻，列隊進剿。適探稱獮黨於王閣村外作陷阱，掘壕塹，欲死守以久抗。公懼其協謀狡逞，因及其未備攻之。鼓衆突前，超騰其壘，囊土填壕，擲放火箭洋鎗，焚擊多名，屍骸枕野，立將壕澗踏平。餘賊奔退老巢。我軍圍誘移時，匿不接戰。至日暮，始收隊回。賊復於茺白鎮距南北五里許，連營八座，其間以屏蔽王閣村。次日早起，麾兵前進，先以騎卒斬要衝，然後圍穴逼攻，投炬益薪，焚其壘而還。

維時秦屬城市，先經髮捻掠屠，繼遭獮逆殘破，赤地千里，無復人煙。我軍餉糈兵械頗形缺乏。公慮無以禦敵，適有獮酋乞撫者，明知其譎，乃始妄應之。交彭體道確訊後，派曹克忠等赴賊營驗繳器械馬匹，蓋以覘其虛實也。遷延十餘日，我後路軍火糧運齊至。於是召獮首責之曰：「爾等反覆靡常，負惡不悛，豈真懷畏請降者！殆驕敵以餌我耳。吾豈受汝欺哉！昔武侯七擒孟獲，南夷始不復反。今吾雖遠遜古人，然亦欲使汝曹知國家德威，滌舊自新，永無侵叛。其速歸，修爾甲兵，與吾決一死戰。俟力屈心服，再議撫可也。」

二十八日，調各營攻茺白鎮。王閣村等處老巢，正合圍交戰，詎東風逆吹，塵沙拂面，矢石皆爲退飛，陣稍動，死其勇士數十人。乃手斬先卻者，以徇。各將校皆股戰毛惕，危立於鎗箭叢中，罔敢蒞避。乘其盛氣，咆嘯而前。賊衆驚惶敗遁，擒斬千餘級。明日，復傳令出擊，以步軍九營分進，牽掣其力而制之。又以三營逼進茺白鎮。

北，扼隘而戍。別遣馬隊伏於鎮之左右，令羸弱卒徒誘之。布置既定，剛列戰，賊分萬餘人由王閣南路來，以綴我師。少頃，羗白鎮之賊約計二三萬衆，亦由北門長壕出，舞蹈而前，其氣驕甚。窺我陣疲寡，卽揮衆迎鬪。我軍佯敗，賊黨爭先跟逼，且戰且退。須臾，九營步隊抄出賊尾，其三營仍橫遏賊喉。兩伏騎兵齊起，前後左右，四面環攻，將該逆包作一團，進退無路，心慌大潰。各將士矢攢刃挺，殲斃多名。逆衆捨命突出，追殺至壕邊，又斬擒二千級，兇氣大沮。是晚二更，賊來偷劫我營。公預令堅壁戍陴，俟其撲近，始以鎗礮轟擊。如此三次，賊不得逞，卽退去。

二月初，五更，躬督各軍進勦，撲近壘邊，見逆掘長壕，自沙窩起，繞過羗白鎮、王閣村十有餘里，橫寬丈餘，直深倍之。而西路巨股援賊，以次驟來。當派朱希廣攻王閣村長壕之東，派陶茂林，由沙窩繞至王閣村，伏於深林內；派曹克忠攻羗白鎮長壕之東，派孟宗福攻羗白鎮長壕之西，王萬年攻其西北，趙旣發攻其東北，溫德勒克西率馬隊攻其西南。令穆圖善率姜玉順等步隊，爲各路策應，以蘇倫保馬隊輔之。別遣步軍三營，四路哨探，作游弩之師。分撥定訖，一擁而前，均至壕側，爭以柴薪土囊，填平湟塹。近抵賊巢，見王閣村雖不甚高，墜而羗白鎮之堡砦壁立千仞，鹿角豚柵密排數道，周圍繚以棘刺，礮臺警樓高聳碧落，守禦最爲慎固。公宣令先攻其所恃，面與諸將約曰：「一鼓齊前，再鼓畢登，三鼓而不克者杖，四鼓而不克者斬之。」時回逆馬隊由西南馳來，蘇倫保卽拍馬當先，迎頭衝擊。賊大潰，奔入，閉壁潛匿。壘賊皆爲氣奪。我軍乘其披靡，奮翼刺鬚，各登梯衝，臨壙超升其上。該逆勢窮力弱，不敢抵敵，老哭少啼，哀聲動天，立將羗白鎮克復，屠其雞犬靡遺。隨分兵進搗王閣村。逆見羗白鎮已破，早爲驚擾。會陶茂林伏兵亦由林中出，我軍勝氣倍增，八面兜勦，頃刻入

其壘。鷲下鷹飛，戈翻劍躍，殺賊積屍成阜，流血盈川。餘逆落魂狂奔，追擊十餘里，奪輜械牲畜無數，起獲藏鐵數萬，盡以犒士。日暮振軍，唱凱歌洋洋而還。遠邇兵民聚觀者以億計，靡不加額慶忭，歡聲雷動。

次日，傳知各軍，乘勝進規倉渡，俾成破竹之勢。正移營前驅，適諜報敗獠勾結倉渡巨股前來搦戰，卽督馬步迎勦。自卯至申，鏖鬪終日，殲賊甚多。翼辰（晨）派陶茂林率步隊八營，屯於王開村東西之衝，兩頭互抱，爲卻月陣，鳥散蛇騰，變化不測。該逆分股來撲，經我弓刀快手一鼓殺退。初四日，逆又潛來劫襲，我軍靜以制之，任其狐吠狼嗥，衝突移時，毫不聲應。延至更闌賊情，始開壁縱擊，大敗而逃。初六日，復列隊誘敵，酣戰兩時許，拋火箭噴筒燬其布棚木城，敗之。據擒獲賊目供稱：「該逆因失巢窟，無路可奔，故糾集各獠黨決一死戰」等語。隨卽嚴誡各營，厚爲之防，以期悉數撲滅。

惟其地爲古沙苑，沙嶺歧紛，樹木蒙翳，豹兇之所竄游，狐蠟之所腥穢。又叢生荆棘，刺足如錐，沙土輕浮，行騎所至，驚塵飛揚，蔽日無光，人馬不能開目。而賊屍腐變，毒流井水，味苦氣濁，汲之輒痢泄。兼所部多南勇，不慣麥食，繼以亢陽薰燎，時疫大作，十病四五。公日夕焦灼，親爲和藥醫調，廣市芒屨，以布帛束兩足，始能投步。每食必撤珍膳，以與同甘苦。渴則飲寒鹵泉，飢則嗜冷胡餅，積久腹瀉疥生，慙不能乘，暫息戰休養。適西路獠匪紛至沓來，公慮防勦稍疎，賊得伺瑕擣我，乃力疾運籌，擇諸將中老成持重者，得穆圖善、陶茂林等，授以機宜，使更番移營，破其孝義鎮、喬店踞堡，徐圖進逼倉渡老巢。

是時獠逆更分股在鄆鄂一帶滋擾，省垣糧運多梗。復派曹克忠帶烏拉馬隊，益以新募七營，歸併管領，軍於盤鄂，成長交衝，擇要扼駐，以通西路餉道。然公亦因以病，未親督戰。雖時有斬獲，卒無大捷。遂於十七日

肩輿視師，察看賊勢。遙見自龐谷、沙窩至來華、喬店，東北西三面長壕綿三十餘里，深潤數丈。西東兩面另有小溝二道，木城一道，梅花簽椿森嚴密列，欲負隅嬰守。十八至二十日，各營輪番轟逼賊壘，以逸制勞。次日四更出隊，五鼓馳抵其處，賊已排隊於長壕外，更分股樹林沙磧上。當派衛隊爲頭敵，以步軍二營護之。適來華之賊亦出巢來拒，另派馬隊等營扼禦。各軍聳躍直入，著翅若飛，攔犀搏兇，氣吞羣酋。斯須大潰，倒奔陣斬多人，卽乘勢抄上沙磧，安營四座，高築礮臺，迴環轟放。龐谷莊之賊不敢伸頭露面，頗形窮蹙。

二十二日，親至軍前巡視。必先破北面長壕，始能直攻來華。當揮兵力搗其北，將進壕側，齊放連珠大礮。循環四轟，子如雨下。逆衆拚死抵禦，急難得手，遂撤軍暫退。羣賊聞然，啓壁追來。我軍且戰且走，約五六里許，一齊躍馬回衝。步隊亦返戈倒逐，俘誠六百餘名，奪賊馬二十三匹，直追至壕北而還。越日，令陶茂林、趙既發等各率營攻龐谷壕東，以牽賊力，俾不獲援應來華。令穆圖善率四營攻其壕北，防賊抄襲我後。別派藤牌軍持巨幔彭排，隨同吉林馬隊，繞過西南，拆毀來華鎮外木城，填平溝塹。遣藍斯明陣於來華之南，遣護軍營陣於來華之北，親兵哨隊陣於來華之東。八道齊攻，風行雲佈，殺賊措手不及。正酣戰間，忽喬店賊黨分股來援。隨派忠字等營以西洋火器禦之。鏖鬪百餘回合，我軍陡從西北面飛騰上牆，超入壕內，兩下交鋒。又移時，賊始大潰，奪路而逸。被騎士追殺數里，斬首千餘級，焚其積貯巢舍，煙塵翳日。來華破，龐谷賊聞之氣喪。

二十四日，面授陶茂林、趙既發等密策，令各率營攻龐谷東面長壕。俟西面進兵得手，始由東搶入壘。而自督馬步攻其西南。遙見是處守壕賊單，獨東西兩角屯踞如蟻附，度必有隙可乘。乃申令先攻東西角。派開化等營爲頭敵，拔其木城堆卡，以朱希廣四營繼之。一時鎗礮齊震，皇皇敗竄。各將士登時衝入，爭以瓦石土

木填塞壕渠，蜂擁而過。龍谷賊巢，破之。亟令穆圖善率姜玉順等，進攻喬店，又克之。即留營戍其間，以疏轉饋。三月晦，偵聞西路另股援賊又大至。當飭馬隊從孝義後進，以遏絕退路。趙既發，由樹林內繞出喬店之南，截其來路。穆圖善堵其東面，朱希廣禦其南路。以金順騎軍爲接應。逆見官兵齊進，分股迎拒。大戰良久，紛紛敗潰，截殺壹千有奇。孝義破，遂乘勢規取倉渡。將撲近巢邊，壘上子石雨發，我軍刻難得手，即振旅回。適探另起馬步回逆二千餘，出喬店西北，攻撲陶茂林營壘。乃令騎卒及衛隊均由倉渡北繞出，賊後埋伏。又派步隊從中直出策應。陶茂林見援軍大至，遂督銳士，開壁協擊。走戟挑刀，賊不能當，向西敗遁。突遇馬步伏發，邀截攔殺，斃兇悍醜類千餘，生擒正法五六十名。

夏四月朔，移營前進。令環賊壘築礮臺，四面圍轟倉渡。該逆亦由堡中修月城敵樓，並穴鑿地道內，以防我隊攻，戒備甚嚴。公度逆勢已窮竭，必難久延殘喘。於次日四更餉師，簡精出戰，面申誠節：「今日如不下倉渡，其毋以士馬歸也！」於是驍騎突將，人各自奮，聲震諸壘，血戰竟日，一躍升陣，亂擲火毯，延燒其壘。賊衆大亂，猶抵死巷戰。移時，屍橫遍地，自相蹂踐，與奪門擁擠而斃者甚夥。餘孽狂奔，經馬隊追勦二十餘里，及於渭北岸，爲水所阻，無途可避，投河淹溺者不計其數。倉渡破之（後），即留步軍七營填戍其處。所駐後路營梁（壘）亦更翻層遞移進，步步爲壘，以逼之。並飛檄潼商道預備船艘，趕造浮橋濟師，俾於南北兩岸均連環列屯，與省垣聲氣相通，以收聚殲之效。此數月以來，經身百戰，廓清同朝之情形也。

五月初七日，令陶茂林、藍斯明等渡河，跨渭而營，扼堵渭南潼關之中，俾兼顧藩籬。以蘇倫保、常興阿馬隊繼之，屯於渭水迤北。令趙既發、朱希廣等營於倉渡、高陵一帶，以金順、溫德勒克西馬隊護之。賊乘我壘未

成，屢求驍犯，均經各營截擊大敗，斬獲不少。

初八日，復因南岸遼闊，陶茂林、蘇倫保等馬步兵單，加派金順騎軍亦渡渭而南，以厚其力。逆乘修營未訖，率衆相擾。又經我軍猛擊，大潰回巢。自是連日兇撲，三遇皆北，其氣大衰，益懼而協以謀我。於零口要衝築堅壘五座，以抗禦進征之道。十二日，忽出大股，排陣如牆，力衝我軍。相持至日暮，勝負未決。賊稍息，各將士因其疲而乘之，奮呼猛進。餘衆慌亂，望風瓦解。馬隊追及零口橋，殺斃三百餘名。隨飭陶茂林營於零口以困之。望日四鼓，偵報前路援賊又大至。當令穆圖善統率步軍營於夏店浮橋河干，馳至零口列屯。令金順跨河而南，會同蘇倫保馬隊、陶茂林步軍聯紮，以資扼堵。是日平明，賊果鼓衆而來。適馬隊先馳至，步卒亦繼進。兩下合攻，大戰數十回合，賊譁然敗潰。金順等驅弩士衝入陣心，強弓齊發，登時射殪賊五百餘名。追至零口橋上，地窄人衆，逆等如落塹墮阱，倉皇不能飛越，遮殺大半。公料經此次痛懲，不出旬日，當有鉅險走逸。遂分兵留彼邏探。越日，逆果潛運輜重，意圖西竄。公聞報，預派陶茂林等移軍渡渭，扼水以伺。密令零口河橋馬隊伏險截殺，屍斷河流。該逆大敗，且戰且走。前股竄過戲河，我軍亦躡及戲河而營。

十八九等日，令穆圖善等移營屯踞十五里迤（之）清河之（以）西，以牽制北岸白鵬嘴、沙窩里、半開村等處獮巢。令趙旣發、朱希廣等軍，於交口繞出清河之東，乘勢先清南岸。該逆以我軍緊逼，遂將所過橋梁盡燬。時仲夏雨稠，山水暴發，人馬皆病涉。乃復派卒與梁以濟。而驢陽酷熱，軍士冒暑急行，疫癘並作，死者二、三。公憂心如焚，舊疾增劇。然以戎務持重，不得已，扶病臨敵，諭穆圖善等力勦南岸兇鋒，以疏臨潼大道。賊屢率衆衝撲，皆奮勇擊敗。命朱希廣、趙旣發等暫屯交口、石汭河。嚴陣堅壁勿戰，俟南岸賊破後，再合軍會剿。殊十

二日四鼓，月落人靜，逆衆由西北堽水渡渭，兇撲我營。趙既發等探知，即密調隊伍，乘隙越橋，潛伏壘左右低窪處。賊衆將撲近營，伏兵齊起，守壘壯士亦開壁接戰。該逆驚悚，投戈西奔。我軍跟踪過河，追殺十餘里，將賊巢十三座削平。至次日，始收隊回。朱希廣即率兩營，逾渭而陣。十四日，並商知趙既發，亦移軍渡河，同駐北岸，以當賊衝。是日，正度地修營，該逆及其未成列，倏擁衆萬餘，咆哮而來，勢甚鴟張。朱希廣狃於規營之役，輕不爲備，一面築壘，一面揮數十騎大呼，躍入陣心。獨曾以大股兇徒迎頭抄尾，密裹層包。朱希廣前衝後突，不能破圍殺出。趙既發見勢危殆，急率勁旅援應。賊分股遮禦，礮鎗雨密。趙既發身受重創，連衝數次，不能殺入。見朱希廣已血戰陣亡，遂亦扶傷引退。賊衆即將所築各營，圍簇逼攻，並於壕外紮連壘，擬長圍以困我。時驟雨破塊，河水陟漲如駛，所留南岸各營又不能濟渭來援，危在眉睫。

公開警，焦灼萬狀。即於望日，冒雨興疾啓行。十六日至交口，密察形勝，當派各營列隊搭橋，調水師移礮船近浮橋嚴謹。次晨，親督步軍由中路進，別遣四營由左路進，令溫德勒克西、金順等率馬隊由右繞抄賊後，均各銜枚疾走，乘其不備，奮呼突前。賊衆初未及防，皆倉皇亂竄，自相顛躓，死者不可數計。其漏逸餘孽，向西潛遁。經騎軍衝至，截殺多名。該逆驚惶返奔。公親督各營，三面圍剿。逼至河邊，礮船又連環轟擊，殲斃及投水死者數百人。生擒酋首馬阿渾，訊明梟示，撤隊回營。我軍亦有傷亡。趙既發旋因創重捐軀。

公悼息連損驍將，忿欲立掃妖氛，屠戮靡遺。即軍於三岔河，厲士揚武，詎獨逆自受創後，屢挑戰均不迎敵，惟深溝高壘以老我師。公亦休士養銳，相時而動，故彌月無事。相延至孟秋，洞察賊情，悉其伎倆無他，擬躬督大軍進剿南岸。慮北岸股匪乘虛擾我之後，遂先破其巢，以制之。乃於初七日寅初，傳諭步軍九營爲前敵，

並接應諸路。由南岸調金順等騎隊渡河。四更後，分飭馬步，俱抵葡萄窪賊寨，繞襲賊尾，斷其退路。逆見官軍進攻，突出馬賊千餘，騎步賊六千餘衆，死力相抗，皆張神臂弩，持滿而俟。公自被甲挺戈，瞋目怒叱，千人皆廢。狐酋目不敢視，手不敢發，悚駭倒奔。各將士衝殺逾時，馬隊又從後抄擊，敗之，焚其棚柵積聚，攻克葡萄窪，乘勝進攻拜家村。賊黨設伏險要，詐敗誘敵。我軍分頭堵剿，先破其伏兵，再掩其後路。兩翼夾搗，逆不支，向西潰逃。復將拜家村賊巢攻破。仰視日未斜曛，傳令直搗十三村，酣鬪數十合，又大破之。一日之內，三戰皆捷，連掃數窟，狐兔魂寒，河北遂漸銷烽。

初十日，親督衛隊及騎步各營，渡河而南，列屯進逼狐巢。諜報逆衆在三府里迤東，連營六座，並由白鴨嘴至灤河止，掘壕深長二十餘里。沿壕以內，壘卡密排。當傳宣諸將領，面授機宜，期以五日，迅將南岸賊壘一律掃盪，以通省垣咽喉。十一日四更，自率衛隊兩營，令穆圖善等督馬步各軍分道進攻三府里賊窟。賊出萬餘迎戰。我軍暗鳴躍前，以大斧鐵鈎砍折其木城，拋土塊柴薪，填平其壕塹。殺入三府里，斬首一千有奇。左右環紮小巢六座，亦同時踏平。敗狐竄入白鴨嘴，合黨兇拒。公令馬隊越壕逼攻，跟追十餘里，斃賊無算。攻其白鴨嘴，破之。次日早餐，移軍屯於三府里，逼攻烏什賊營。苦戰終日，焚屠十餘村堡，又破之。賊棄輜重牲畜鎧幕，向沙河老巢遁去。

十四日丑初，傳令進攻。該逆以大股來撲。我軍奮力角逐，左拔右抽，馳騁若飛。敵陣不稍動。公怒，手劍嚴督，諸將士奮不顧身，負楯而趨，直入重棚，破其堅對（壘），抗（牆）到甚多，敗逆向漆河逃走。馬步追及河岸，號聲震耳，爭先競渡，墮河死者以數千計，漆水爲之不流。沙窩踞巢登時平燬。蓋猶未五日也。隨遣將率虎騎弩

士，搜擊半閣村，並充太廟等處。賊藏零星遺孽，逐日薰穴犁庭，殲除罄淨。省東一律疏暢，遂無賊踪……

念二日，率陶茂林暨蘇倫堡等馬步進省，與西安將軍巡撫面籌城守事宜。比因鳳翔戒嚴，先遣陶茂林率精卒三千五百人馳援，令曹克忠一軍勦辦鄂縣一路。公於八月二十日出省，馳赴渭北。令穆圖善統南岸各軍，以次移過河北而營，併力攻拔十三村逆巢。二十二日，師次交口，遂先後進軍，屯於踞村之普陀原。飭穆由新豐造浮梁，濟師會勦。一面飛咨正綰，俟高陵攻克，卽由三原直入，破永樂店塔兒寨之賊，並諭總兵馬升扼咸陽以防西竄。二十八日黎明，令蘇倫堡等馬隊埋伏十三村之北，穆圖善率隊攻其南，而自督軍攻其東。該逆擁馬步五千餘，雀噪而來，卽揮三路迎戰。各將士皆虎夫豹騎，所向摧殄。逆衆望旗先奔，潛踪西遁，立將大小十三村削平。隨移營進規高陵。

九月朔，晨興，列隊直薄城根，分遣各軍豎梯爬城。該逆陰由南門遁出，盤踞近城之南村。經騎卒飛馬躍攻，登時敗潰。高陵縣收復，留兵戍之。

其時沿河數十里，村落市廛概爲獮匪陷踞，雞犬無聲。自我軍連日剪滅攻克，全行奪回，漢民始有生氣。而游魂殘虜遂由渭竄過涇河。公卽乘勢渡渭，逼賊而營。該逆乘壘未堅，以大礮擡鎗轟擊。公預遣馬隊自上游濟伏於河干截擊，而親率步隊過河，擒斬數十人，賊稍卻。於是諸將暨穆圖善等營循涇而上，追殺四十餘里，至長蛇灣。該逆敗入村堡，不及閉門。我軍蹙逐，蜂擁齊進，焚其壘，一鼓屠焉。適正綰亦於是月朔次第將永樂店、塔兒寨搗破。逆衆狼貪虎餓，譬不畏死，仍在南岸阻抗。公派馬隊抄殺，斃其千餘騎。正綰遂督軍晁水而南，與穆圖善合兵會攻，又殲賊馬步三千有奇，老弱倍之。次日，令勇夫編木筏，搭浮橋以濟，屯於長蛇灣。仿

合籠陣法，節節滾營而進，緊逼蘇家溝老巢。咨正綰帶所部，由涇陽渡河，令曹克忠赴咸陽扼堵，遏其西竄。

初十日，公督大軍，分路進發。該逆自渭達涇，縱橫十餘里，排列旌戟若林，嚴陣以待。當令步隊等營出左路，以蘇倫堡馬隊接應，穆圖善出右路，以金順馬隊接應，均雁行而前。該逆知無生路，悉捨死抵禦，往來輪戰，經百餘回合。忽我騎軍包抄直上，金革整齊，動瓦吞沙。賊勢窮亂奔，斃其二千餘人，撲水淹死者，盈河穢流。涇渭魚鼈悉浮。賊黨向蘇家溝、渭城灣敗遁。破其高陽莊、東穆家寨、南北社村、蕭城、柳家堡、章家溝賊巢，餘孽搜殺無遺。乘勝指揮大軍，直薄蘇家溝而陣。猶逆自始禍，所破城鄉擄劫子女玉帛，均儲蓄其中，故多留悍黨守之。堞高湟深，外布蒺藜木柵，圍以荊刺，幾如蛟窟虎岬，莫之敢撓。詎我軍皆百戰驍雄，拳捷手精，飛躍升壘，點放撒星火箭，轟以劈山礮，燄騰子落，無堅不破，斃賊四五千名。蘇家溝立破。正振旅前驅，突馬賊二千衆，自渭城狂奔來援。復經我軍殺退，乘勢尾追，將新馮家園、西穆家寨賊卡破之。直抵渭城灣老巢。該逆時於此處增陣浚壕，將圖久踞。壘上鎗礮環施，著肉皆飛。攻撲逾時，竟未能下。公鳴鼓嚴催，各將士冒煙突火，拔幟先登，剌倒守堞悍賊多人，大開堡門，一齊擁入。逆黨窮極無路，躍上屋脊，亂擲瓦礫。我軍血戰，悉數剪滅。救出難民千餘。計是役，共斃賊一萬七八千，奪牛馬無算，實爲入陝第一大捷。

咸陽要隘已先爲正綰與曹克忠扼堵，該逆不敢西竄。而境內尚有白起營、馬家埠兩大巢。至醴泉郿乾一帶，賊壘猶多，亟應層層掃盪，期無後患。會陶茂林援鳳之師亦將郿縣川匪曹燦章勦敗，破其東鎮、西柿林、槐芽鎮、東嶽廟、白家凹等處逆巢，大小數十座，斬首數千級，直抵鳳翔七里河，郡城圍解。乃令移軍取道度隴，與正綰會勦平涼踞寇。並檄曹克忠一軍，徑渡渭水北岸，圍殺白起營、馬家埠城賊巢。該逆未及奔避，我軍已

追入堡。同時將兩穴轟破，勦洗絕株。所竄入醴泉餘孽，爲數寥寥，亦派兵搜擊靡遺。

十月初八日，偵知漢中各屬自髮逆攻陷後，賊踪蔓滋，已由佛坪山徑竄出新口峪，盤踞鄠、寶、鄠在在堪虞。公當飛派穆圖善統率七營，由渭城灣拔發，會同馬隊，向鄠縣前進，迎頭攔截，用顧省垣門戶。調姜玉順等營自興平渡河，繞赴盤屋後路夾擊，並令溫德勒克西以馬隊輔之。隨據諜稱：「初七日申刻，髮逆藍大順攻盤屋縣城，於初九日黎明失守。」公聞警，即飛咨穆圖善等星速進兵，力圖恢復。

十月初九日，在醴泉行營，恭奉同治二年九月十二日上諭：「西安將軍員缺，着多隆阿調補。欽此。」公自入關以來，大小數百戰，克賊巢數百處，復郡縣十餘城，所有兇悍賊股均經屠戮。即逃入邪乾零氛，亦經正綰追勦殆盡。惟竄陷盤屋藍逆，由漢邊倡禍擾蜀，殘破城鄉，疾如飄風，旋顛越入漢南，所過攻堅摧銳，猶以石壓卵，狡譎異常，披猖尤甚。公於十五日馳抵該縣城下，詳度地勢，密爲布置，面授諸將方略，傳令各營潛開隧道，更番穴攻。令穆圖善扼屯山口，以防洋縣援賊。並飭各將士日以鎗礮轟擊，俾賊不遑喘息，疲於救護。

正攻撲得手間，忽探報：「甘肅徽縣兩營髮逆，由隴川竄至寶雞，裹脅平民二萬餘，在山口掠糧，將從鄠縣各路分援盤屋」等語。公思髮逆注意援盤屋，一經竄出山口，必從鄠縣、岐山、扶風、武功大道直捷而來。沿途旣未屯戍，順如水流，毫無阻撓。我若分兵迎擊，竊恐藍逆突竄，遂飛飭陶茂林一軍，迅由汧陽折回鳳翔進勦。扼戰於二嶺關，觀音堂大散關，草涼驛一帶，擒斬甚多。該逆窮蹙，向略陽東竄。

甲子三年春正月，迭據偵報：「漢中踞逆僞扶王陳德才等，探聞陝省肅務肅清，我兵不日進勦，深爲惶恐，已於新正初三四等日分股東遁。」公先飭藍斯明一軍駐守商州，又派東治兩營扼防潼關，令金順等馬

隊前往豐峪、大峪、子午谷等處堵剿，以遏竄省之路。其整屋踞逆，經各營晝夜環攻，該逆爲備甚嚴，急難克取。二十六日五鼓，諸軍齊至城下，奮力轟拔。城上以鐵星傾瀉，著體焦鎔。黃金山募敢死士百餘，緣梯畢登，攝幘裹創而上。該逆抵死固守，槩戟蜚刺，仍不得入。我軍傷亡頗多，連攻數次，猝未能下。一面令譚仁芳等開隧道穴攻。二月初三日平明，我軍以地雷爲號，約礮響時，鼓衆一齊上攻。無如城身堅厚，僅震塌數尺。各營冒險捨生，躍梯上衝。而城賊滾木飛石，雜礮子鎗九齊下。軍士粉身碎骨，不知凡幾。連登數十次，無隙可乘。公日夕焦慮，寢饋難安。適所遣陶茂林勦北山獍匪，速獲捷音。正綰進攻白吉原，亦大有俘馘，敗逆西竄。曹克忠一軍並將麟遊餘匪，搜斬幾罄，尙得機勢，即飭移軍由招賢鎮勦雨亭寺等處零賊。復飛咨正綰，抽軍前往靈台，攔頭堵截。三軍會合夾攻，即進規平涼。

而整屋縣城屢攻莫克。迭據擒獲奸細，僉謂：「城中積貯尙多。因官兵四面緊圍，無路能逃，惟有捨命死抗」等語。二月十三日夜，天大風雨，該逆率數百人出東門，經東路各營進殺百餘人，餘賊棄械，仍竄入城。自是每夜必悉黨來撲我軍，均經諸將士隨方堵禦，奮力擊退。公仍嚴飭各營，穿掘地道。二十三日隧成，轟開城堞丈餘。我軍乘煙霧中，一呼超登，酣鬪逾時，將守陣悍賊搥擊多名，逆始敗退。當將月城攻破，焚其敵樓障塢。殊該逆於外城裏增修內卡，防守彌嚴。我軍正在力攻，公親桴鼓督戰，頭眼俱中鎗子，血流被面，鼓音不絕。仍令各將校連夜圍擊，必拔其城以歸，不許稍鬆。會因受傷甚，難以支持，特奏請將欽差大臣關防交西安左翼副都統穆圖善署理，暫辦軍務。令穆傳示各營，照常急攻，不得以某身受重傷，稍存疎懈。

二十四日，穆督步隊營員蕭河清五營力攻其西，派姜玉順與孟宗福分攻南北兩門。維時衛隊開化等

營已扼駐月城之上，踞（距）賊巢咫尺，石矢對轟。該逆迭次衝突，悉經鼓勇擊退。譚仁芳復由東路更番輪撲，賊不能支，猶復竭力相抗。自辰至酉，迴環轟擊，死者不計其數，各營不少休。從西南北三面齊進，該逆分頭抗禦。我東路官軍，於三更時乘其疲情，拔樁升梯而上，將東門大開。諸猛士一擁殺入，縱火焚卡，紫燄騰空。賊見東城已破，倉皇棄甲狂竄。經各路圍殺，屍骸枕藉。生擒偽寶王藍朝元、藍朝普、藍朝洪、偽都統藍三順，向能興、蔡洪發等，暨大小頭目八十餘人，均訊名正法。救出難民無數。

初公之攻月城也，諭諸將曰：『城破，賊必由西門近山竄逸，吾預設伏於此，必擒藍酋也。』至是，果從地道潛遁。剛近山根，伏起，殲斃黃衣賊目多名。藍逆身中數鎗，僅以身免。由新口峪逸入南山，未幾為圍練擒獲，伏誅。卒如公料云。於是，陝西軍務已全省奏報肅清……

陝甘劫餘錄

『陝甘劫餘錄』是有關陝甘回民起義的一些零星的記述。口述者是一個平涼底老阿洪，姓馬，乳名六十。記錄者，單化普。這兩個人都是回民。民國二十五年，我爲『禹貢半月刊』編『回教與回族專號』，約單化普寫文章。他寫了這一篇文章，後來就在『專號』上發表了。我記得他當時寫這篇稿子，是企圖儘量保留口述者底口氣的。他在稿子開端所說的『陝甘耆老』就是指的馬六十。馬六十底正式名字大概是馬祥麟。因爲好多年不知道單化普底消息了，現在尚無法證實。

這篇記錄底內容，都是得之傳聞，難免沒有口述者記憶錯和筆錄者聽錯寫錯的地方。但這總是回民自己的材料，這對西北回民起義史料說，是難得的。同時，口述者對於以左宗棠爲首的創子手們，並沒有正確地認識，透露出左宗棠欺騙政策有某些成功，這也是值得注意的。

分段是原來有的。標點基本上也是原來的樣子。原來還有專名號，現在沒有排進去。

陝甘劫餘錄

年來，頗從陝甘耆老，習聞所謂清末回亂，以其與官書頗有出入，輒走筆記之。日久成編，爰付剞劂，或於治史者，不無小補也。

馬化龍之一

馬化龍的孫子近西，字銳恆。他說，他祖父的名是「化龍」，不是「化澂」。因為清時，龍字犯諱，所以官文書中都寫爲「化澂」。現在近西仍在甯夏金積堡爲教主，趙爾巽督豫時，近西曾主其營務處。

馬化龍之二

馬化龍被殺的時候，他的家屬被殺的也不少。他二哥和他的姪女名叫則乃白，還有他的孫子名叫五十九的，算逃出來了。其實，也是當時官兵認爲難民搶走的。所以他二哥後來在開封滿城裏作了赫大人的奴僕，他姪女被官兵搶走作爲眷屬了。到了光緒四年，才知道她在湖南寧鄉作了一位吳道台的續妻，已生二女。她因宗教的不同，很想念老家，時常給她的兩個女兒說：「我是甘肅人，」別的也不敢多提。

後來馬近西知道了，就派了一位固原人名叫赫奎的，慢慢到了寧鄉，費了好大事，才打聽着。有一天，則乃白的兩個女兒，正在門前玩，赫奎問他們：「這裏有位太太，是甘肅人麼？」二女問他是那裏人，赫奎也是甘肅人。於是，二女歡躍着回去給她媽媽說：「有個甘肅人找你。」她媽很奇怪，以爲好多年了，他們怎麼知

我在這裏嗎？這一定我家還有人在。及至見了赫奎，當然是不認識。但聽他的口音，知道他是甘肅人。問他家裏現在還有什麼人，赫奎說：「二太爺已經死到開封，光剩五十九在家，很想念你。」五十九是馬近西的乳名，因在其祖父五十九歲那年誕生，紀念其祖父之意。現在甘肅人叫這樣乳名的還很多。述者曾與筆者說，他的乳名喚做六十，故也有人稱他爲馬六十。——筆者註。

這時候吳道台已經死了，前妻還留下一個兒子。他想着家產可以獨享，所以很願意則乃白母女回甘肅。於是赫奎一路伏侍着她們，到了金積堡。至於近西呢，聽說他亂後也會經流充到山西洪洞縣，後來才脫逃到了老家的。

馬化龍之三

馬化龍的父親，是四月八日被官兵處死的，他家的老人和小孩也有幸免的，女的服鴉片死的很多，僅有一二人被官兵搶走作眷屬了。後來，回民想起化龍他父親的好處，一提起，都稱謂「四月八，老人家」，猶讚嘆不已。

馬化龍之四

劉三大人是湖南人，在金積堡騎着馬，給回民講話的時候，忽然由回民隊裏向劉三開鎗，當時劉三大人落馬死了。有人報告給馬化龍。馬化龍說：「你們把人家打死，只有我抵命了，你們哪個也不行。」後來，知道打死劉三大人的，是白彥虎部下的狄道人馬師傅。他本來想在化龍跟前獻功的，可是化龍很不高興。於是白彥虎這一部，也跑到了俄國託骨莽那個地方。

馬化龍之五

馬化龍在劉錦棠營中住了四十七天。同時，劉阿洪、蒲阿洪、閻阿洪也在內。化龍是同治十年正月初三日凌遲處死的。在沒死前，曾問他同伴：『古爾巴尼哪在先？』閻阿洪說：『雞？羊？牛……』化龍說：『都不是，是四十七天呵！』可見他死，是自己知道的。

馬化龍之六

馬化龍先投降穆將軍，當時，有駙馬王說：『有我上京見老佛爺，保你們沒事，知道你們太虧。』誰知王子在路上被匪人殺了。後來知道是白彥虎部下幹的，從此，別人再不敢收撫回民了。

馬化龍之七

馬化龍未死前，嘗說：

『牛頭山、臥牛山，殺的回兒萬萬千。

海棠開花賽紅棗，陝西回民來投我。

將軍收服按地利，此事前定不由己。』

時成諺語，流行於甘肅東北部之回民中，後來傳到甘肅南部各地。

馬化龍之八

劉錦棠打金積堡的時候，馬化龍恐回民傷亡太多，所以一人出來投降。劉錦棠爲其父松山報仇，想把他殺了。於是，把金積堡北城牆挖開，說裏邊藏有槍數百枝，指爲投降不誠，呈報左宮保核辦。宮保有點不信，

派了陳臬台去調查。陳臬台受劉錦棠賄銀十萬兩，所以回來呈復左宮保說：「馬化龍爲人不好，民人都恨他。」宮保還有點不信，又問投降的回民馬順清。——馬順清原是雲南的回民，不服馬化龍，——順清說他是邪教，並說他怎樣不好，於是左宮保殺馬化龍始決。

及至左宮保從新疆回來，路過平涼時，馬順清率回民迎接他。宮保對大家說話很和氣，見迎接他的有許多娃娃們，宮保問：「這是我從前走後，有的這些娃娃們吧？」講完話，賞每個娃娃五百大錢。述者說，伊當時亦受五百大錢，說畢大笑。——筆者註。大家都很高興的，又對馬順清說：「我從新疆一路聽說，回民提起馬化龍，都是『法提號』起，『法提號』落，我以前聽你的話，誤殺他了。到後世，你們去打官司吧！」馬順清聽了，滿臉流汗，半天說不出話來。

馬占鰲與河州之一

河州馬占鰲投降左宮保的時候，是穿着草鞋，親自步行去的。稟帖由陳臬台遞進，隨即傳見。宮保問他：「何不早降？」占鰲說：「我如早降，大人尙未到，官兵更肆行無忌。」宮保念其用意不錯，許其投降，並給他三營兵，叫他攻打蘭州。又囑咐他：「回河州時，要多方小心，因爲漢人知你投降，不免嫉妒，回民不願投降的也恨你。到夜間你務須派人守夜，免遭暗算。」

馬占鰲與河州之二

河州馬提督，名安良，字翰儒，馬占鰲之子。他的名子是左宮保給他起的，取其除暴安良的意思。安良的兒子少翰，在河州華寺傳教很認真。那時洮州馬超溪傳的也是回教，不過，與華寺傳的不同，所以兩方面時常

起衝突。

馬占鰲與河州之三

河州的西部與青海、新疆交界處，住民很複雜，風俗也不同。纏頭回回每逢有婚禮的時候，聚男女兩家的親友，舉行跳舞，謂之「圍囊」，就是兩家賀客與主人，圍成一大圓圈，選男女二人，各執手巾一條，羣相歌舞一次，即將手巾任擲一人，另行歌舞，以此循環作樂。

河州番人，用黑羊毛纏在頭上，纏的越多越好，普通與石礮大小相同，謂之「崩不子」。據說可以請神下降，免禍求福。

河州周圍的語言有七種：中原語、撒拉語、西番語、河北土語、河州北臨黃河、東鄉土語、吾同語、保安語。撒拉語說男孩子是「把郎子」，說女孩子是「燕鴿子」，說馬是「毛裏」，說兔子是「逃裏」，說驢是「打不鬆」。

馬占鰲與河州之四

乾隆四十六、七、年，有一位馬老人家，和馬明心是師兄弟，那老人既有學問，又有德行，常勸西番人奉回教。西番人本來是不穿褲子的，他老人家勸他們朝主禮拜，給他們穿上褲子。以後，西番崇信回教的，有裏八工，外八工等處。

馬占鰲與河州之五

馬占鰲是河州沒泥溝人，降清後給回民說：「我們不要再糊塗了，這時不投降，到啥時投降？以後種地

的這種地，做買賣的還做買賣。要不這樣，我殺一個就是救了我們十個，殺十個就是救了我們一百個。」那時候，有周士奇、赫明堂、閔阿洪幾個人不服他，都被他送到河州正台那裏斫了。

馬占鰲與河州之六

甘肅河州一帶，一部回民頗與左宮保有好感，至今每逢一事不決，尙說：「左宮保的章程，一劈兩半。」蓋左在所謂平亂時，遇回漢之爭，尙能折衷辦理也。

馬占鰲與河州之七

河州回民，性頗爽直，體健好動，馬術尤精，其擊射在甘、青界內，無出其右者。兒時卽善騎無鞍馬，山麓奔馳，婉轉裕如。能藏身腹下，馬奔時伏身拾石以擊物，百無一失。平時以石射獵，百發百中。技之精者，能在夜間擊百步外之香頭火，其投出之石有聲，猶如飛矢。相傳有三牧童擊石爲賭，其一曰：「我一石能擊中前面牛頭上之白斑。」又一曰：「如果打中，我請你吃牛肉。」說完，石出，果中牛斑，牛搖首不止，卽倒斃，石則入於首內。

馬占鰲與河州之八

左宗棠抵平涼時，曾派兵赴河州攻勦。既至，回民亂石爲寨，途爲之塞，躍馬而出，擲石爲矢，應者立斃，兵隨敗。

馬占鰲與河州之九

河州「耳則子」回語爲人說：

「低頭進西城，才把乾坤移。抬頭出中原，手執兩竿旗，皂旗插北路平涼一帶，靈州揭綠旗，皂旗連根提，綠旗永長在。」

相傳河州耳則子他老人家，從朝罷天方後，傳授了兩個徒弟，一個失了姓名，一個就是平涼的穆巴巴。穆又傳授馬化龍的祖父「船廠裏太爺」。馬化龍的祖父因為充軍到黑龍江船廠那地方，後來死到那裏，同回籍讀他的德行，不敢直呼其諱，故以船廠裏的太爺名之。因為那時他在靈州，故謂「靈州揭綠旗」。也是代表教門正大和平的意思。後來，甘肅的教門很發達，也是他老人家盡心教導的。

他老人家傳「邦克」。「者赫雷葉」。表禮時高念，說是告知大家齊來拜主的意思；別的傳「邦克」、「胡非葉」。聚禮時低念，說是虔心默祝的意思。其實，同是拜主。所謂新舊的分別，這也是裏頭的一個。

馬占鰲與河州之十

河州回民頗勤儉，故較殷實。平時多置鎗禦匪，暇則射獵，其鎗多不離身。常有赴親友處，負鎗於背，躍馬而行，遇鳥飛過，背鎗擊之，無不應落。故多次禦兵，每掘溝三道，回民盡伏於最末溝內。敵越二溝仍不動。近三溝，則齊出猛擊。敵猝不及防，累被挫。

陝回十八大營

陝西所謂亂回，約十八營之多，故俗謂之陝回十八大營。其營目有：任五、鄒阿洪（名玉龍）、關阿洪、郭二阿洪、係第十三營營目、赫阿洪（名明堂）、馮阿洪、禹德彥、馬生彥、孫義保、馬振河、馬德有、藍明泰、余彥陸、于振奎等。

馬生彥

馬生彥爲陝西十八大營營目之一，人頗忠厚，有「耳林」，甚得陝西回民之信仰。他憤恨團練肆殺回民，所以奮勇禦戰，身先士卒。至陝西回民敗退甘肅時，有諺語謂：「馬生彥，真好漢；不打官兵打團練。」

同心城

同心城距固原北三站路，約二百里，地處甯、甘之官道，陝西回民敗退甘肅時，聚於此處者亦甚多。居民俗呼該城爲半個城，因爲從前城牆被山水冲毀一半也。

甯夏城

甯夏城的小北門，久閉不開，一直到現在，據說是該城漢民要求的。因爲同治二年十月間，該處回民恨侯道台暗唆團練之慘殺，裏應外合的把城打開，先由小北門進城，認爲小北門一開，是有不祥事發生的。

甯夏納拔貢

甯夏城沒有被回民打破前，侯道台與回紳納拔貢私人很好。有一天，約會納拔貢到他的衙門去，暗暗的囑咐納把全家老小，全移到衙門裏住。納再三的問他「爲什麼？」然後他才說：「現在奉了聖旨，將要洗盡回民村莊；因爲你很好，我不忍叫你家被害。」並且請納不要說出這個消息。

納得這消息，到家後，終天悶悶不樂。他母親看他的神色不安，就說：「你爲什麼事情，這樣神色不安？叫我心中也不快活。」納素來是很孝順的，聽他母親說不快活，於是就把這消息說出了。他母親一聽，沈思了一會，就說：「我以爲單我們逃活命，使不得！我們全家既然是回回，別的都死了，單存我們有什麼好處，何況又背了大義呢！」她接着又說：「依我說，把這事給大家說知，叫他們及早躲避，免得都被慘殺。」納遵他母

親的話，把這消息告知了幾個爲首的回回，並請他們轉告大家。不一會，回回都齊集一個寺裏，都覺得現在團練隨便殺我們，我們正想法報復；侯道台又假傳聖旨，要洗盡我們，那就不如我們先下手爲強了！於是大家就約會一個日期，裏應外合，遂把城池攻破，侯道台也在這時候被殺了。

平涼起事始末

平涼城東關有二河，在城根者名小河，上有橋，名東關橋。距城約十餘里者名居而河，其上亦有橋，名居而橋。二水都流歸於涇河。當陝西回回敗退往西走的時候，平涼是個必經要道。這時候縣官是一個姓張的，他是陝亂時被殺之張芾的孫子，他想趁這機會來報仇，所以他藉口禦回，就調動左近的團練。而團練惑於「見回不留」之謬語，於是就大殺沒罪的回回。

平涼城東關，住的回回很多，縣官恐怕他們起事，先把東關小河上的橋燒了，又關閉了城門，以防他們。這時，城內有回教禮拜寺一座，回戶四五十家，官兵暗暗慫恿漢人把禮拜寺焚燬，所有的四五十家回回也都被殺了。

東關的回回聽說城內有變，又恐漢團從東邊來，所以才把居而橋燒燬，以便防守。可是，縣官更有藉口了，說回回居意造反，調漢團前後夾攻。東關回回既前後受敵，所以都拚命抵抗。散居四鄉的回回，聽說這事，都很惱，所以都到居而河東邊去打漢團。漢團不支，退到東南之三角堡，回回跟着把他們圍起來了。

後來把三角堡打開了，大殺一陣。這天夜裏，大家商量一下，說：大禍快臨到頭了，這地方又不能久守，不如都去投馬化龍吧！於是，天明就動身向金積堡走了。

固原起事緣由

固原於同治二年正月初一日，被回回攻破。那年正月初三日是回教的開齋日，該處漢民謬於「仇回」心理，想趁回教過年祭墳的時候，乘壯丁盡出城，盡殺其老幼，隨把城門關閉，回回豈不是盡除了嗎？誰知其事不密，被回回知道了。於是，亦齊約乘其正月初一過年時先下手，並約四鄉回回至期裏應外合。

至期，果然先把東門搶開，放進四鄉的回回，隨由城內東北方殺起，及到晌午，城內西南方還不知道呢！

飛來寺

固原城收復後，回民四散無遺，返籍者甚少。城內六坊街有回教禮拜寺一所，久爲官兵之駐紮地，因回回心理未退，故常購猪肉掛在寺殿之柱上，藉以污之也。

一日，天忽狂風，飛沙走石，地震有聲，衆皆愕然。須臾風止，則禮拜寺不見矣。現固原六坊尙留有遺跡，相傳此係光緒八年五月間事也。至光緒十五年雲南某縣，忽有一禮拜寺突出，相傳與固原六坊禮拜寺無異，並謂該縣回回率多業漁，甚貧，但關於教門極佳，故有此禮拜寺之飛至，衆名之爲飛來寺。

董志原

甘肅東部慶陽所屬的董志原地方，是董福祥起事的所在，雖說是個小城，可是城池確很大。土人諺云：「八百里的秦川，還不敵董志原的邊邊。」這是說牠大的意思。

五大親兵馬隊

陝西鳳翔人崔某，在陝西十八大營中很勇，後來投了左宗棠，左給他一隊馬兵，約一營。同時，還有于某、

馬五九馬振河之弟、李金梁、畢大才各給一隊，名爲五大親兵馬隊。

雷正綰

雷正綰老大人是個好人，陝西回民往後退一步，他老人家才往前追一步，所以陝西回民沒吃多大的虧。

二河州

當渭水南岸，回民被殺，逼得往北岸逃的時候，有華州、渭南、臨潼、西安、鄠縣、藍屋等處的數千回民，絡繹於途。及至河岸，無船過渡。此時，前有大水，後有追兵，大家又急又害怕。正在這緊急沒辦法的時候，恰好有名叫二河州者來到。他在回民中很有信仰，他的學識和品行都是很好的。他見大家困逼的很苦，於是，就給大家說：「無妨！口裏默默的唸個『都握』，拿二寸鐵塊，投到水裏，河隨開一條路，回民都很安穩的渡到北岸。」

張芾與其母

張芾是陝西的團練大臣，他住的地方與回民毗連，他平時就看不起回民。可是，他的母親很賢慧，常對張芾說：「天不滅回，你不可逆天。」張芾不聽，並一手從饅饊裏抓一把麥子，比喻着對他母親說：「你看手裏的麥子，好比陝西的回回，饅饊的麥子，好比陝西的漢民，不但是多少差的太遠，況且又在我手中呢，怕什麼？」他母親聽了很生氣，從這再不理他了。

當時，禍亂已竟起來了，地方官也沒辦法，只好聽其自然了。這時，張芾的團練，殺的回民最多也最慘，他

也不分好壞男女，搶東西是更不用說了。這樣子更動了回民的公憤，人人都想殺張苦。可巧，他又來給回民講道，他那說話和那樣子，都是非常的高傲，所以回民把他殺了。

在沒殺他以前的時候，回民就把他家抄了。可是，知道他母親很好，所以就給她送到回民的村莊裏，終天給她好吃好喝的，還派婦女們侍候她。這時候的禍亂也更大了。

白素與白六

禍亂越發大了，陝西的巡撫也想設法制止，但是無從著手。這時候，就有壞人說：『各清真寺裏的阿洪，在回民中說句話，都是很有力量的，我們生辦法把他們捕來，這禍首就不難捕獲了。』巡撫認為這話很對，於是，就假裝請各阿洪到衙門裏議事，後來都被囚到西安了。

到西安後，才對各阿洪說：『現在這事與你們沒關係，不過，你們能把白素、白六網來，就把你們放了。』這情形回民既然知道了，大家就商量辦法。這時，白素說：『我們一死，是沒有什麼的，因為託靠主還可得「余希德」為宗教而死，死後，真主可赦免在世之一切罪過的意思。不過，殺死的（了）這一些回民，並且保不着他們再殺，怎麼辦？』大家聽了，都認為說的對，所以被逼鬧的也更擴大了。

春
冰
室
野
乘

『春冰室野乘』李岳瑞著。我見的是宣統三年上海廣智書局鉛印本，只有卷一，封面上題作『李孟符先生著』。這裏選錄了關於左宗棠的一則，是可以暴露左宗棠在西北的鋪張戰功和屠戮搜括之一般情況的。原有斷句，現代以標點。段落也是新分的。

白壽彝 一九五二年八月十四日北京

春冰室野乘卷一

咸陽李岳瑞

左文襄遺議

左文襄戡定西垂，功名與曾、李埒。然實有未盡滿人意者。其奏疏鋪排戰功，半屬子虛。所以奏廓清之績者，純恃招降以集事耳。肅州之役，一敗塗地，幾不能軍。幸虜酋無遠志，誕降人待遇之優，排衆議而就撫，關內賴以奏肅清，然亦危矣。近讀江都史繩之中丞顧復程伯宇一書，其詞詆甚至。史晚節爲人不足重，而此書則不可謂非實錄也。今節錄於下：

「上略 足下來書，下詢邊徼漢唐之形勢，近代之變遷。每欲作札略述近日攻勦之機，邊民流離之慘，輒咄咄不能置一語。嗟乎！塞則猶是也，漢唐守備之故，形勢阻隔之險，久不復聞矣。方謂山遷河改，無事法古，安問當年形勢乎？國朝乾、嘉之間，撫馭箝制，漫不復稽，遑問漢、唐乎？嗟乎！幸僕筆拙目短，不足準古證今，以報足下之命。不然，將歷考其羈縻之失，而追錄其傾覆摧鈍之由，曲述其遁飾之隱，屠戮之虐，搜括羅織之苛，使九邊泣血之死聲，千秋暴骨之慘狀，一旦而畢呈於足下之前，亦足下之所不忍聞也。足下乃謂僕之西行，可以有爲乎？昔者顏子將之衛，請於夫子。夫子曰：「嘻！若殆往而刑耳。」僕雖不敏，獨不懼死於暴人之前乎？」下略」

甘肅僻處天西，風氣朴樸，士人僅知帖括。兵興十餘年，未有能著一書以述攻戰之績者。文襄持節西征，又極力牢籠士大夫，結其歡心，使不持異議，故竟無一人能發其驕懷粉飾之情狀。嗚乎！使多忠勇不死，關隴

可百年無患也。幕燕之危，巖壇之險，孰實爲之！江統徙戎之論，讀之有餘悲已。聞人言史少年時目不知書，既貴，乃折節嚮學。此文鬱碑墓岸，直摩唐人之壘。非規撫兩宋，以時文爲古文者所能。不可謂非奇士也！

戡定新疆記

『戡定新疆記』八卷。前四卷是武功記，是按年記載同治三年以至光緒九年，新疆回族和其他各族底起義，清軍鎮壓起義軍，打敗阿古柏軍，及其以後在新疆建省的過程。卷五、糧餉篇，彙錄左宗棠行軍時籌糧籌餉的有關奏諭。卷六、歸地籍，記俄國歸還伊犁的經過。卷七、置省籍，卷八、善後篇，記軍事結束後在新疆建立行省及其有關的建制。書底編撰，是在魏光燾主持下進行的。實際工作是由黃丙焜、徐鼎藩、李徵煦創始，楊調元編定的。光緒二十五年九月，用鉛字排印行世。

這書是繼續『平定關隴紀略』作的，同樣是屬於頌揚左宗棠系統底血腥功業。但是在關於新疆回民起義方面更有系統的書，現尚未見到，也就把它收進，作為參考資料。這書底根據，都是章奏公牘，也可說是一種半官書性質的東西。在編集技術上，比『關隴紀略』有條理些。

現在我們刪去了後三卷和卷首的李有蔡序。我們採用了五卷，都一律加了標點，分了段。除卷二外，其他四卷都略有刪節。

戡定新疆記自序

光緒紀元之十有四載，皇上經筵清暇，瞻念西陲底定已更十載，廟謨武烈不可靡所紀述，特詔樞臣，開館率屬編輯『平定回匪方略』以宣示天下。越七年甲午，書成奏御，都三百二十卷。自命將征討之略，諸酋擾亂之階，絕域飛輓之勞，鄰敵界畫之議，無不隨事纂錄，原原本本，炳若列眉。猗歟休哉！誠千古馭邊經武之要則也！光熹伏讀再四，竊以爲西域控居天下上游，爲從古形勝必爭之地。自來西羌北狄，互爲要結，其取道率在蔥河蒲海間。而九鎮而邊，卒以次迭被其害。漢開西域都府，以斷右臂，而匈奴勢孤。唐置北庭節鎮，以席上腴，而突厥形弱。逮乎我朝，準夷橫踞北方，聖祖世宗兩朝宵旰，籌邊不遺餘力。高宗純皇帝殲除準回兩部，設重藩於伊犁、葉爾羌，而後諸邊息烽燧之警者，幾二百載。善乎！督師大學士左文襄公之言曰：『保新疆者，所以保蒙部，保蒙部者，所以衛京師。若新疆淪胥，蒙族必敗，非但陝甘山西諸邊爲之不靖，卽直北關山亦將無晏眠之日。』老成謀國之衷，上與列聖精心相契。是以戡夷大難，迅奏膚功。語曰：『不世之勛，必待非常之人而後集。』其謂此歟！

方咸豐初，東南盜起，橫流四溢。當事者急急於彼，而西北控邊之臣失於防制。於是新疆逆回金相印，勾結安集延頭目阿古柏，同時煽亂。關內悍回白彥虎應之，雍涼二部千里糜爛。迄同治甲子，髮逆削平，朝廷特命左公宗棠移得勝之師西向聲討。一挫之於金積堡，再挫之於肅州，草薶禽獮，勦撫並用，然後秦隴肅清。當

文襄公初被督師新疆之命，規畫全局，洞若觀火。而洋款之貸，主商借者尼之。塞餉之輸，綰財賦者阻之。至於謂海防爲急，謂疆事爲緩。當時秉鈞大臣，頗建停罷西征之議。文襄公慷慨籌策，以恢拓全局爲言，以收復故地爲志。手疏力爭，中朝動色。卒能聚天下精兵猛將，血戰以奪北疆，而南疆亦遂瓦解。國家故所失地，旬歲之間，果如所述，挈還職方。屈計古昔班耿之於漢，蕭蘇之於唐，老謀壯事，蓋有不可相提並論者。嗚呼！何其盛哉！夫古君子之相天下也，弗汲汲於智名勇功，而嘗舉國家天下之故，審度始事之何以成，與終事之何以善。方其進軍西域也，數十百營之衆，懸釜待炊。苟使糧糗不供，則譁潰決裂，事不可測。而文襄所以經營而儲峙之者，固靡不周也。及夫全疆唾手而得，獨北陲一隅，地爲鄰族攘踞，弗肯善讓。設不善解事者處此，將示弱示強，百無一當矣。而文襄所以維持而抵禦之者，又靡不審也。至若開建行省，創自古非常之局，而終先皇未竟之志。觀其前後條奏，無不鏗心忱肝出之。卒能假手後賢，克底成績。迄今遐眺烏壘，山河清夷，牛馬遠牧，邊城晏然，垂二十載。聖主倚任之隆，賢輔薦達之美，用能振起人傑，以勵相國家。此亦天時人事，蔚我中興，而非區區智力所能企及者已。

光燾曩在甘藩任內，商楊石泉宮保，集僚屬共成『平定關隴紀略』一書，既已刊行。嗣移藩新疆，復商劉襄勤公，屬署迪化府知府黃丙焜，候補知州徐鼎藩，候補知縣李徵煦等，稽考新疆事實，廣續纂輯。草創甫就，光燾得告歸里。旋以東西援勦，積苦兵間，未暇討論也。迨甲午歲，持節秦中，乃取舊稿，屬長安縣知縣楊調元，重事編摩，釐爲八卷。前四卷，武功記，紀兵事首尾。後四卷，因事命篇，備轉餉、置省、分界、善後諸事，期於詳略相輔。名曰『戡定新疆記』，俾與前編相繼。適蒙恩旨，頒賜方略全帙，謨烈宏遠，足耀百世。日月既出，燭火何

光第念先族祖默深先生嘗取中祕所藏方略統志諸書，輯要行世，承學使之，傳刻勿替。是編所攝，得方略之十二，是猶昔賢之志。於是序而刻之。

嗟乎！今日疆事蓋彌棘矣。自哈屯河、帕米爾諸役以來，日朘月削，殆不可問。有心者劉覽斯編，而因以上繹聖武親征之志，憂終原始，思患豫防，講求古昔形勝所必爭，而宅中以圖大，是則一二蒐輯之微意也夫。

光緒己亥孟秋，邵陽魏光燾譔於西安節署。

凡例

一、是書繼『平定關隴紀略』而作，記新疆之亂，迄於平定中間，廟堂指揮，將帥謀略，官民節義，凡有關繫，莫不具載。至於披荆棘，設郡縣，尤千古未有之奇。讀者更與『聖武記』『蕩平回疆諸篇』參觀，則一方掌故瞭然可睹矣。

一、逆回叛亂，前後十年。官軍以三載克之，建設行省，勞徠安集，又八年而後定。經營締造，不遺餘力。是書於戡定始末，用紀事本末例，爲（爲）武功記以述之。年經事緯，秩然可尋。至於絕塞餽師，力籌轉運，強鄰竊踞，卒返舊疆，以至置省、善後、諸大端，略之則掌故攸關，詳之則頭緒至賾。茲以一事爲一篇，事經年緯，首尾畢具，與武功記相輔而行，亦庶幾史家書志之遺意也。

一、紀載之文務在徵實。是篇自左文襄公視師而後，章奏公牘確有據依。惟是同治三年以後，光緒二年以前，全疆淪沒，文報幾絕。迨至收復，而故府遺文銷沈劫火，南北兩路檔冊僅存者，獨一巴里坤而已。是編所錄，或據零編散牘，互證參稽，或訪予遺耆民，咨求故實。其有未喻，則守闕文之義，不敢憑虛臆斷。以故各城起事緣由，淪陷日月，戰守情形，未能悉著。且有達官烈士，效命隕身，或存姓軼名，或名姓俱軼，非敢略也，惟其慎也。觀者諒之。

一、塞外地名人名，往往音同字異，且有人同地同，而展轉傳說，致音字兩異者。雖奏報亦然。自非親歷周知，幾

疑爲兩人兩地。是書於音與字前後歧異者，悉釐而正之，以歸畫一。改設郡邑，亦將舊名詳載，庶可考知沿革。

一、新疆事蹟，自『欽定平定回匪方略』告成，煌煌制作，鉅細靡遺，豈容末學，更爲編錄？第念天鑑寶冊，下土罕得仰窺，而甘陝連疆，風通道會，治具張弛，息息相關，卽方聞綴學之儒，亦未便窮幽遠，而失於眉睫。用是竊附先族祖默深先生聖武記之例，付之剞劂，傳示關隴，非敢冀風行海內也。

一、是編紀錄近事，據實直書。黨伐愛憎，不敢稍涉。惟是蒐採之未盡，體例之未純，愧非史才，在所不免。宏博君子，幸爲是正，竊有厚望焉。

戡定新疆記卷一

武功記一

同治三年夏四月，庫車土回馬灑等潛結外匪田拉滿、蘇拉滿，謀爲亂。己亥，率黨反，焚庫城。五月壬寅，辦事大臣薩凌阿、英吉沙爾領隊大臣文藝、葉爾羌幫辦大臣武仁布死之。家屬皆殉。扎薩克郡王愛瑪特被害不屈，亦遇害。阿克蘇辦事大臣富珠哩飛檄徵伊犁兵，未至，阿城旋陷。富珠哩舉家自焚。東四城相繼陷。喀喇沙爾辦事大臣依奇哩死之。烏魯木齊都統平瑞聞警發兵往，至蘇巴什，盡殲於賊。而烏垣亦亂。

提標參將索煥章者，故甘肅提督索文子也，久蓄異志，與河州回阿渾安得璘同惡相濟，始得璘假星命遊金積河隍間，比寇興，竊三婦人出關，抵烏魯木齊，客煥章所。煥章師事之，相與謀亂。提督業布冲額不爲備。癸亥，回衆集南關禮拜寺，明炬議事，戈矛森然。爲遣犯朱小貴所偵，以告提督。令索往調，反曰：「無之。」斬朱小貴以徇。城中大譁。六月辛巳夜，妥索兩逆賊南關回衆，入城大掠。業布冲額匿索宅中，八日，仰藥死。烏垣自援兵南行，精壯幾盡，僅存屯勇數百。平瑞坐守滿城而已。是日，昌吉變起，知縣恩錦亡去，典史秦某罵賊死，閩門俱殉。南路逆回亦竄擾吐魯番。領隊大臣榮慶守禦十餘日，會繼回皆變，城遂陷。奇古以東騷然矣。

先是奇台縣故有陋規：官下車，派照糧去任，派幫糧戶以石計。縣令恆頤初蒞任，欲豫責幫糧，民大譟。頤以民變上，並窮治首者。民遂闕堂。縣胥數百人，皆土回也，以彈壓爲名，張甚。關隴客民咸不平，刼木壘河營庫。

軍械與戰。頗不直客民，反翼土回，土回勢益橫。遂焚掠奇台，屠古城，竄阜康。

八月癸未，阜康陷。縣令裕厚逃，居民盡屠。時恩錦方合餘燼，轉粟以濟鞏甯。甲午，賊劫輜重，城中援絕。九月辛丑，遂陷。平瑞自焚。護鎮迪道伊昌阿投井死，協領榮慶以下殉難者百數十員，兵民逾萬。攝迪化州孔昭恆托故先逃。伊犁援兵二千至，聞城陷，遽奔還，死傷積半。

瑪納斯漢回反，綏來縣令段桂齡死之。

西路自鞏甯既失，上游已無完區。而南路喀什噶爾回目金和印亦糾徒衆，勾結布魯特叛回思的克，同叛。連陷葉爾羌、和闐各城。葉爾羌參贊大臣覺羅奎棟、中營遊擊德祥、左營遊擊常順等十三員，回官十有六，和闐領隊大臣慶英、回務主事都林布等七員，回官二十有一，同時殉難。番戍弁兵更無噍類矣。

東路哈密爲新疆南北門戶，而巴里坤則北路咽喉也。哈密回思亂已久，至是焚燬廂關，戕把總高萬清，城幾不守。扎薩克郡王伯錫爾率纏回奮擊，賊始西竄。丁巳，巴里坤遊擊何瑋搜殺首逆馬天保，駢戮者千餘人。瑋於是設城防，練民勇，城內肅然。會逆目馬陞率大股東下，古城戒嚴。領隊大臣保恆檄蒙古兵四千來援。奏調惠慶爲統帶。慶至而濟木薩破，縣丞陶珣棄印逃，有旨與裕厚、孔昭恆均嚴拏正法。

新疆局勢以伊犁爲總匯，事權統於將軍。將軍駐惠遠城北關，地廣人稠，爲容奸藪。十月戊寅，惠甯回亂，惠遠繼之。旂丁根老八、博徒也，糾痞黨千餘，斬關出，乘勢剽掠。所在譴起應之，悉赴惠甯，纏回漢回聯爲一起。辛巳，領隊佗某戰死。賊竄甯遠。乙未，察哈爾領隊錫某赴援，敗績，我兵死傷千餘人。

十一月，明緒代常清爲將軍。癸丑，賊陷古城漢城，游擊以下俱戰歿。復圍攻滿城。保恆病篤，惠慶代領其

隊，誓死守。時上授文祺爲烏魯木齊提督，辦西路軍務，以扎克當阿爲哈密辦事大臣，伯錫爾爲幫辦。文祺奏派文麟赴奇台籌餉。奇屬兵民五千餘人，亦以麟統之，自率官兵纏回二百餘人從哈密西上。是月中旬，卒於巴里坤。巴城領隊色普詩新代理提督印務。甲午，參贊榮某領隊額某同援甯遠，復敗於告車台，陣亡二千有奇。

塔爾巴哈台地在伊犁東北，卽土爾扈特及輝特原治之雅爾。準部滅後，駐滿漢防兵各千人。咸豐四年以餉絀，各裁三百。塔城游擊譚副將回逆米慶與阿渾伊瑪木等，陰圖倡亂。參贊大臣錫霖領隊博爾果蘇，心知其謀，推誠開導，不能止。

四年春，正月丁酉朔，匪黨二百餘乘我不備，猛擁入城。錫霖等急麾兵拒出，失軍器大半。回目有以受撫之說進者，參贊領隊慨然率從官往。庚子，與米慶議事於城外之禮拜寺。窗隙一矛刺入，博爾果蘇手格之，矛折。米慶失色。博爾果蘇知事變，持矛，瞪目大罵，達刺慶洞胸殪。回衆大噪。錫霖、博爾果蘇理事通判晉登額、主事富勒斐圖、暨弁兵僕御，俱殉難寺中。時新授參贊武隆額聞變，閉關。賊攻之不下，四散殺掠。二道橋商民千餘，悉屠戮無遺。塔屬鑛總劉姓、鄉約滕姓，集五金廠夫役數百人，馳解城圍。至三工地，遇趙把總，爲所遮留。詰旦，回逆偵知，要道阻擊。夫役無紀律，又少兵械，傷潰者大半。

庚戌，伊犁賊陷惠甯，圍城殉難二萬人，領隊穆克發額死之。

古城被圍日久，賊數發地雷轟城。惠慶悉力拒守，勢岌岌，危甚。色普詩新本任古城協領，眷屬在圍城中，急於應援。自巴里坤率滿漢兵二百，並議解軍火，辛酉抵富家壩，遇賊千餘，敗之。遂安營。鎮標把總高吉官將

家子，頗知兵，策大股必至，謂：「我軍宜乘勝造城下。賊不測多少，圍可解也。否必危。」繼以泣諫，不聽。壬戌天曙，賊大至。力戰五六時，鎗礮皆熱，子藥垂盡。文麟練軍千五百騎，距戰地二十里，不敢逼，皆作壁上觀。賊前隊忽蛇行，呼乞降。高吉官叱不顧。滿兵稍懈，賊乘隙入。色普詩新、高吉官、佐領惠斌，協領功訥布，悉戰死。官兵脫者不及十人。賊亦陣斃千餘。其畏憚巴里坤兵威，實自此戰始。二月乙亥，陷滿城。惠慶以下死者七千餘人。是日，賊聞迪化勇目徐學功率團練急攻烏垣，即悉衆回救。議者謂古城緩須臾無陷，則一城全矣。豈非天乎？

馬陞之東竄也，安逆署爲僞翼長。至是，與馬泰、馬仲、馬明、馬官，皆皆爲大元帥。餘妄竊名號者，不可勝數。馬陞等旋尊安得璦爲清真王，專制西南路。金相印等復勾安集延酋伯夏，竄西四城。

安集延者，敖罕八城之一，與喀什噶爾鄰。俄羅斯滅敖罕，踞其塔什干都城，安集延獨免。其酋阿古柏狡黠能用衆，收諸部餘燼，自稱和碩伯克。吐魯番、關展以西土回，皆應之，號爲伯夏。伯夏者，伯克轉語也。部衆既盛，復購西洋鎗礮，遂保安集延而王。三月辛亥，伯夏陷英吉沙爾。領隊大臣托克托布、回務章京穆圖善、伊明阿、城守都司常順、筆帖式文秀，均死之。

四月，塔屬鐵廠復集夫役千餘人，赴城防守。回迎戰未能下。又賄哈薩克逆衆助攻，官兵擊退之。未幾，棍噶扎拉參呼圖克圖率喇嘛僧衆，及十蘇木蒙古兵，共二千餘人援塔，戰少利。詰旦，賊大至，特勝輕敵，各弛鞍下馬，徒步而前。我軍靜伏以待，相距數武，應衆突起。棍噶扎拉參首先陷陣，殲悍賊數名。蒙古兵繼進，武隆額出隊夾攻，賊遂披靡。哈逆跨馬先逃，斬獲無算。餘敗入禮拜寺。棍噶扎拉參請即合兵犁其巢，武隆額不從。賊旋深溝高壘，攻之不克，衆咸咎其失機。伊犁派索倫領隊和布德、錫伯領隊圖庫爾，率營赴援，途爲賊困。至塔，

已是殘軍。武隆額攻二道橋不克，陣亡營官穆隆阿、筆帖式哈蘇和額額等。根噶扎拉參屢戰不勝，移駐南湖。

四月壬申，伊犁賊來攻惠遠，盡焚北關祠屋。

五月丙午，攻綏定急。領隊塔某游擊沈某馳援，殺賊數百。

閏五月己卯，西六城兵合惠遠大兵進勦惠甯，復敗於地窩堡，亡三千餘人。塔某死之。

是時，伊塔一隅已成鼎沸，而烏垣賊復東犯哈密，分竄奇台。自古城既陷，賊悉歸巢。文麟駐守奇台，猶勉爲堵拏。適巴里坤領隊訥爾濟帶解文麟軍餉五萬，從草地抵奇，與賊遇。麟遣練勇拒敵，自與訥爾濟委棄輜重，飛奔巴里坤，遂失奇台。戶民隨逃者二萬人。巴城官兵拒不納。文麟令戶民棲止郭外，買羊爲食。而自輕騎入城。旋聞哈密台吉怕他諾什煽誘纏回，首先從賊，衆萬餘已攻陷漢城，扎克當阿陣亡。巴里坤糧運斷絕。文麟率官兵數百，並練勇進屯松樹塘，爲規復計。

六月戊申，哈密大股迎戰，詐敗。我兵中伏，駭散。文麟退走巴城之三塘湖。前隊官兵苦戰竟日，亦傷十之七。癸丑，賊長驅至城東之大泉，何瑄率衆登陴拒甚力。乙卯，賊進逼城南山坡，戈戟如林，城人皆股慄。瑄督衆爲背城計。衆壯之。嚮晚，賊中炊煙徧起，瑄突出精騎千餘人奮擊。賊鋒擁而來，鎗礮對舉，馬賊數千亦向南馳撲。南城放大礮兩及之。賊改驅城東，意在夾攻。適滿營協領伊勒屯、驍騎校金連福等出大礮連轟皆中。賊遂大奔。城上譟呼，悉出城助勢。有不及由城門者，縋而下。乘勢追逐，勇氣百倍，掩護軍械糧畜無數。訥爾濟飛章奏聞，出力員弁俱得旨優獎。惟文麟以規避故不與，並劾請五級。亡何，鎮標千總傅國相帶隊赴阜康，練營保護糧運，爲賊所襲潰。國相突圍得出，官兵存者無幾。西路益危。

南路惟喀什噶爾漢城困守年餘，援兵不至。七月甲戌，怕夏攻陷之。辦事大臣奎英、姜王氏、子育俊、孫靈景、幫辦大臣福珠凌阿、妻鈕氏、子英俊、英敏、英志、三女一媳，均赴火自焚。旅員十有七，回官十有三，並死難。八月乙未，哈密賊萬餘人復窺三十里堡，圍攻巴城。丙申黎明，何瑄分三路迎敵。自辰至午，俘斬無數，追奔九十里。賊仍遁哈密。奏入，得旨獎敘。

是月，已革知縣恆頤率奇台勇目張和赴阜康，與孔才會勦。妥得璘令馬陞迎禦。九月戊寅，兵敗，恆頤棄營跳（逃）。張和奔巴里坤，請於訥爾濟，收集戶民壯丁二千人，以救奇台。許之。時妥適在烏垣城外築城建王府，復晉馬升爲統兵總元帥。索煥章首謀背叛，自爲僞元帥。其母屢責罵之，趣反正。賊覺，降煥章爲散目，令守吐魯番。旋病死，免刑誅。衆皆惜之。

五年春，正月壬午，伊犁賊陷惠遠城，明緒圍門殉，兵民死者數萬。前將軍常清被虜，旋死。

二月，棍噶扎拉參軍大疫，自南湖退駐頭台。武隆額派兵夜送公文，爲賊獲，盡知我虛實。戊申，賊攻破南湖營。棍噶扎拉參退至青格爾河。戊午，賊陷綏靖城。武隆額率存兵百餘巷戰，手刃數賊，力竭死之。領隊郭勒那、佐領斐音當阿蒙庫拜、防禦德克吉布達三泰、驍騎校瑪克塔春、筆帖式吉勒圖堪、智麟、查隆泰、懷塔布、柯什巴圖、柯們布、綠營把總趙榮、悉殉難。千總甘湧不屈，賊釘其手足於門，數日乃死。妻女皆仰藥殉。博爾果蘇之妻及其長子驍騎校蒙庫那遜、次子騎都尉察克都爾扎普與兵民百餘同日遇害。額魯特蒙衆陸續逃入布隆托海。棍噶扎拉參領至阿勒泰山，借科屬烏梁海地安插游牧，約萬餘人。漢民逃往者亦七八十戶。是日，伊犁、綏定、廣仁、瞻德塔爾奇四城相繼降於賊。惟拱宸堅守。四月糧盡而陷，兵民被屠。自是伊犁轄境無一寸

乾淨土矣。

五月乙未朔，哈密賊竄踞巴城東六十里之三鄉湖，焚掠民莊。辛酉，徑來攻城。訥爾濟、三音布、何瑄、擊卻之。癸亥，天未曙，賊列隊滿城，迤東數里，往來窺伺。訥爾濟飭放大礮，斃賊數十，始退。旋移居高家湖，分掠東路。丙寅四鼓，馬賊萬餘復列陣五里外，直撲滿城，勢張甚。東南角樓飛丸雨注，防禦阿里屯胸右中鎗，幸不死。訥爾濟被擊中帽，礮彈摩頂過，仍督兵奮擊。旋調何瑄督綠營兵勇，合滿兵，兩路攻勦。追擊四十餘里，復斃賊數百，餘悉東奔。賊雖受創，然城中飢甚。晝夜苦戰，人給糴僅半斤，皆出自有食家室。至宰牛馬，供食亦盡。適伯錫爾有供糧合勦之請，衆始欣然。

先是四月中，東山纏回蘇拉滿赴坤，稱郡王，願協力征討。賊之圍城也，復有纏回齋伯錫爾公文，縋城入，以賊中消息告。至是，復派伯克夏斯林請兵，稱郡王已飭部衆並北山鎗手，準備助戰，爲巴城開道通糧。官兵東來，途中先給軍食。何瑄卽飭游擊凌祥將馬隊千二百，千總芮林將步隊八百，裹四日糧。六月己丑，由坤啓行，次松樹塘。忽大雪，糧垂罄，又接濟之。旋得伯錫爾以青稞羊隻犒師，益信請兵非詐。凌祥率馬隊先進。丙申，抵南山口。偵知馬賊四千餘在南河沿列陣，卽麾衆馳擊。賊大敗，殲斃八十餘，奪器械駝馬無算。丁酉，追至哈密迤西二十里，連大捷，殺賊數百人，毀營五。衆益奮，隨會夏斯林進攻回城，又搜斬數百。漢城賊望風逃逸。立復哈密兩城。何瑄馳奏，凌祥擢副將，賞捷勇巴圖魯，旋署哈密協。瑄又爲伯錫爾陳請免罪。兵勇駐哈，伯錫爾月給餉糧，復饋糧數千石。濟巴里坤飢軍，未幾，上授文麟爲哈密辦事大臣。時麟寓涼州募勇，瑄請勸與烏魯木齊提督成祿，迅速出關，併力勦辦。

初，孔才、張和收撫木壘河民勇萬餘，圖恢復。訥爾濟派佐領百喜，率官兵五十人，入營教練。陶珥思立功贖罪，亦集民勇復濟木薩，就辦軍糧。才等從奇台，進屯阜康，戰屢勝，賊憚其威。是月，烏垣馬步賊七八千竄至，與孔才議和，而陰於密林設伏。丙辰，賊挑戰，孔才爲所中，軍遂殺百喜兵亦亡其半。賊欲甘心孔才，追過濟木薩，才以善騎得脫。先是陶珥啓商百喜，請暫攝奇台縣事，期呼應靈通。至此，濟城兵潰，不知存亡。爾濟奏：「珥帶印逃，應仍照前旨，拏獲正法。百喜擅自委署，兼失律敗奔，應革職留營効力。陣亡驍騎校都訥恩委前鋒校喜成、賡民勇馬步，懇一併賜卹。」均如所請。

冬十月，西路回謀大舉東犯。時哈密駐兵及新調安敦玉兵千餘，均歸凌祥節制。伯錫爾請祥急進瞭墩，以扼要害。祥未卽行。十一月己未，賊首馬陸、蘇皮蓋、率烏垣、吐魯番回騎六七千，徑入五堡。凌祥倉猝出師。伯錫爾亦撥纏回馬數千助勦。辛酉，至三堡，戰小勝。凌祥意頗自矜。次日，被誘至柳樹泉，伏賊四起，纏回及安敦玉兵皆潰。凌祥跳（逃）巴里坤。兵勇九百餘，鏖戰二日夜，力竭亦覆。都司趙英傑從間道遁巴城。是日，伯錫爾聞前敵失利，謂福晉邁哩巴鈕曰：「敵（補）子買哈賣提足疾不能去，可飭衆伯克保護侄孫帕仔爾台吉，齎金銀印信，速往巴里坤請兵。我年近八旬，死亦何懼。」卽親率纏回二千赴援。遇賊頭堡，陣亡七百餘，伯錫爾被執，帕仔爾亦爲虜。事聞，凌祥、趙英傑均革職拏問。上喜伯錫爾好義急公，臨敵忠奮，令何瑄查明具奏。

巴里坤哈密本唇齒相連。哈密復陷，巴城兵食并乏，危如壘卵。瑄數請成祿、文麟迅赴哈密，塔爾巴哈台參贊李雲麟速統蒙古兵援坤，迄不應。遂飛檄召孔才、張和，備調遣。未幾，張和率數十騎至。孔才有衆三千，雲麟復調以自益，挑留精壯五百，餘悉罷遣。衆無所隸，遂屯博里岡，隨在劫掠。雲麟遽奏孔才反，有旨，嚴拏正法。

才畏罪，不敢投坤。

十二月乙巳，馬賊二千餘自哈密攻漢城。瑄以大礮轟退。丙午，繼至。瑄飭游擊陳升恆、芮林、勇目張和、趙璞，分率兵民東西迫擊。伊勒屯率滿兵爲後應，至二道河，與賊交綏三時許，賊始敗竄。衆以枵腹不能追，詰早偵之，悉東遁矣。訥爾濟病目，不能視師，奏請以伊勒屯攝領隊，詔許之。

六年春正月，伊勒屯奏：「巴城產糧素少，全賴安敦哈密救濟。自哈密再失，東道不通，巴素難民，殘食人肉。計自去冬至今，滿營兵丁男婦餓斃三百餘，傷心慘目。然去臘賊來，猶攘臂奮呼，擊退劇寇，同仇之志至死不衰。若不急救，過此數月，闔城皆爲餓殍，卽賊不攻城，城亦危矣。李雲麟所部定西民勇，合棍噶扎拉參蒙兵數千，共十二營，力能赴援，而徘徊不至。萬一巴城失守，新疆大局尙可問乎？前得李雲麟函稱：「欲與棍噶扎拉參進兵古城，規復烏垣，哈密漢回自當西竄，不救巴，而巴圍自解。」不知漢回西竄之言，亦屬臆度。卽西竄而繼回之踞哈密自若也。雲麟又何術以制之？近聞奇台難民散漫，以人食人。有軍無糧，何以濟事？不急合巴城兵力，共克哈密，與成祿聯爲一氣，而必進無兵無糧之古城，未見其得計也。況進兵古城，言難必踐。卽如其言，以烏合之蒙兵民勇攻烏垣深根固蒂之強寇，孤軍深入，後無援兵，其勢必敗。請飭李雲麟、棍噶扎拉參，先赴巴城攻哈密西，成祿分兵數千攻哈密東。東西夾攻，可一鼓而下。再圖規復烏垣，不難矣。」得旨：「嚴催。」而雲麟咨稱：「烏科兩城蒙兵散盡，棍噶扎拉參兵雖較得力，烏科倚爲屏障，宜先顧北路完區。昨至烏籠蓋河迤西，見土爾扈特數十族方爲賊逼，哈薩克十餘萬勢將內犯。若北兵援巴，賊犯烏科，何以能禦？」於是伊勒屯、瑄復奏：「雲麟自前年六月招集蒙兵，志圖規復烏垣，遠近聞之，以爲柱石之臣，新疆有賴。乃一聞奇台

古〔城〕民勇潰散，逗遛蒙地，畏葸不前。治定八九月，繼定十一月進兵，皆成虛語。既而哈密復陷，巴城受困，謂雲麟必星夜席捲赴援，而愈不敢動。迨蒙民半潰，藉口有辭，又以哈薩克內犯爲恫喝之言。若然，棍噶扎拉參駐兵塔城，豈能毫無聞見？何以前後公牘並未言及，且有來援之意？可見雲麟非固守完區，直坐視不救耳。己既不救，復把持棍噶扎拉參，俾不得獨前，揆其居心，無非藉招集蒙兵，規復烏垣爲名，藉以虛糜餉項而已。上諭：「倘巴城有失，惟李雲麟是問。」而延宕如故。

初，賊執伯錫爾，監禁之。伯克阿布都拉、巴海斯底克均爲所殺。是月丙子，賊鞠伯錫爾：「何以起坤請兵？」伯錫爾大罵曰：「吾七世受國恩，豈從逆者請兵，欲盡滅狗黨耳！」卽手奪長矛，刺斃二賊。隨被害。其妾回女也，亦罵賊死，馬踐尸骨如泥。復割夏斯林耳鼻，數日始殺之，碎骨颺風。何瑄查悉以告。上遣封伯錫爾親王爵，照扎薩克親王例，賜卹，賜一等祭品，於哈密建立專祠。阿布都拉、巴海斯底克、夏斯林一併入祀。王之福晉，飭地方官隨時撫卹。王妾，照例旌表。嗣福晉呈請以長子邁哈默特承襲親王爵，得旨允行。

賊踞哈密，時窺巴城。何瑄飭芮林與千總趙萬海往勦。二月己酉，復哈城。餘逆竄屯五堡，追破之。令張和率勇駐紮，以杜賊踪。奏入，上嘉何瑄調度有方，以提督記名簡放。回逆馬萬倍與纏逆蘇爾坦有隙，暗招烏垣賊助攻之，被纏回殺斃三千餘。蘇爾坦遂離長伊犁。

三月，孔才率衆自首。何瑄爲奏，准帶罪自効。飭移駐哈密三堡，與張和犄角。

七年春二月，西路回復犯哈密，張和死之。何瑄、伊勒屯、飛飭革弁趙英傑、勇目田樹青、趙璞馳往會勦。癸卯，戰於城迤西五里。適孔方率馬隊至，橫衝賊陣，大敗之。甲辰，復至。協領達三布、副將芮林游擊趙萬海、孔才

合擊，賊敗去。文麟飭守備魏忠義，率兩營先進塔爾沁城，攝理都司兼辦屯墾。沁城地荒城圯，民鮮安居。忠義至，次第整理，稍稍完集。前此潰勇二營，悉歸孔才統帶。

七月，文麟自敦煌進駐哈密，東路防軍始有起色。是時，妥逆雖僞僞號，事皆決於馬陸。妥逆忌其專，噤綏來僞元帥馬官縛陸至，斫斃之，並殺其黨及僞翼長十餘，賊勢漸衰。

十一月，成祿委都司梅振清守備莊義慶，陳兆魁偕回日蘇海林，至西路招撫。至吐魯番，爲賊所得。文麟復委烏仁泰、田福、柴福往，賊逮八（人）烏垣，皆不知所終。

八年，秋八月，哈密幫辦大臣景廉抵任。甲寅，西路回數百騎竄至五堡。文麟飛檄孔方，與營官張忻、蔣富山，率馬步五營馳赴之。斃賊百餘，擒匪首科有冲。乙卯，騎賊三四千復來撲營。孔才等分頭迎擊，賊敗退。

九月甲戌，賊來攻二堡。乙亥，孔才督李琦、李生元、姚鳳林率馬步三營出東門。張忻、蔣富山分督諸將出南北門。三面夾擊，斃賊甚衆，猶相持不下。適文麟委員恆齡、楊澄瀾會魏忠義等，以六營押糧至。設伏草湖，仍分隊助戰。孔才率敢死士八百大呼突陣，殺賊三百餘。伏兵起，又聚殲之。賊大敗潰去。是夜，復合衆襲營，不克而退。忠義以賊不得逞，知必再至。丁巳，密派馬隊兩營、炮隊百人，南北分伏。未幾，賊至。忠義等督馬步八營，令張忻、趙萬海率礮隊左右轟擊。戰酣，伏兵齊出。賊狼狽奔竄。會風雨暴作，羣賊自相踐踏，死者不可勝計。我軍亦亡營官姚鳳林，弁勇數十。戊午，忠義等進搗賊巢，抵柳樹泉，斃賊六百餘。壬戌，賊來斂屍，復敗之。賊犯哈密數矣，而痛鉅創深，蓋未有若此之甚者。

九年，春二月，賊大股西竄。奇台一帶時有賊踪。勇目鄧生玉、馬進福、張著均集有民勇駐防，賊不敢逞。

三月，安逆令僞元帥馬仲、馬泰、趙生才、南擊安集延。至阿爾城界，爲怕夏所敗，追入吐魯番，圍攻其城。是月，俄羅斯有盜馬逃匿伊犁者，追問不獲，遣兵與纏逆戰，敗去。五月，復益兵來戰，遂破拱宸城。纏逆敗績。戊寅，破瞻德。己卯，降綏定。庚辰，惠遠亦降。於是，各城靡然爲俄人佔踞矣。其時，西路惟徐學功民勇屯迪化之南山。學功者，少喜技擊，勇略冠一時。值寇起，結健兒衛鄉里，掠回莊資以自贍，遇漢民則保護之。有衆五千人。雖怕夏亦畏其強。嘗伺便擊賊，殺逆目馬環、古里牙及馬伏成、奴爾馬等。何瑄旋奏給軍功。

十月，馬衆舉吐魯番降怕夏。怕夏卽令導纏回、安逆來取烏垣，土回多被殺戮。執馬泰，送南疆。逆不能敵，亦舉城降。怕夏卽削安逆僞號，銷僞印，以馬仲爲阿奇木，總管各事，使回漢皆薤辦易服，光頂圓領，效其所爲。閏十月乙亥，馬進福率定西中營，截勦竄回，戰四晝夜死。文麟卽以其弟進有接帶，張著爲幫辦。時綏來縣民趙興體團練殺賊有功，科布多參贊大臣奎昌疏陳其事，特賞花翎守備銜。

十年，夏四月，徐學功至迪化，擒馬仲，斬之。

俄人旣踞伊犁，復聲言欲代收烏垣，意圖蠶食。上念伊犁已陷，若再收烏垣，則更難措手。勅景廉卽率兵規復，旋授爲烏魯木齊都統，進駐巴里坤。

初，馬仲子與安逆積不相能，馬陞子亦以父仇思復。冬十月，遂導怕夏圍攻僞王城，安逆夜遁。怕夏貪而殘，土回不堪其虐，爭迎徐學功。

十一年，春正月，學功進駐烏魯木齊漢城，以圖怕夏。時安逆旣遁，怕夏卽據其巢。學功攻之未下。會怕夏亦調大股至達坂城。

五月丙戌，馬金貴拒怕夏於達坂。學功助之，不利，金貴敗死。學功弟學第驍勇善戰，怕夏深憚之。丁亥，戰南城，外中礮陣亡。回逆懼，有欲縛獻學功以乞和者。學功覺，己丑夜與綏來勇目沈廷秀拔赴沙山子駐紮。怕夏入烏垣，大殺回漢居民，而遷其餘於南疆。諸回多逃出自歸。馬明率其黨踞古縣，與怕夏相持。先是，馬明兄馬元爲怕夏所殺，明銜之，遂與景廉委員桂洪元深相結，大出芻糧供軍，共圖怕夏。古城統領張玉春率二百餘騎先進。學功兵未卽至。六月壬申，玉春戰敗。營官唐漢雲、馬興業、沈廷秀等皆死，玉春亦重傷。馬明救之，得返。景廉旋遣使持諭招撫馬明。明方困於安逆，請官兵赴救。時孔才駐兵濟城，欲令送家屬爲質，乃援之，遂不果降。

八月，哈密幫辦大臣錫倫至巴里坤，言於景廉曰：「烏垣賊勢，非兩路夾攻，使腹背受敵，未易得手也。西路圍勇無大員董率，難萃易渙。榮全遠在塔城，兵力既單，軍火亦缺，刻難進兵。布隆托海難民甚多，半皆棍噶扎拉參遣撤兵勇。若招集成旅，佐以官兵，會合沙山子民兵扼駐，既可夾擊烏垣，亦杜俄人東犯。」景廉偉其言，卽商令擇要駐軍，且屯且戰。復請塔城參贊大臣富和派撥蒙古兵千人，隨錫倫進。安逆聞，佯致書馬明以問之，又差悍逆馬進才入關召援，俱爲我軍搜殺。安逆旋斷古牧地汲道，襲破其城，徙馬明南路，以他回目及僞官駐之。

定西營幫辦孔兆華偵知烏垣回逆欲乘機襲古城新渠。孔才亦以回民留古濟者多奸宄，恐爲變。十一月庚子，孔才殺回商二百餘人，復帶馬隊探防紫泥泉，擒斬烏垣及古牧地、瑪瑙斯各賊目，奪戰馬百餘。哨弁徐有被俘。

十二年春二月，景廉奏：「關外全局以先復烏垣爲要圖。新任烏垣領隊錫倫至布隆托海，調集蒙古喇嘛及布魯特官兵，與趙興體團勇聯駐沙山子。榮全所部吉林索倫兵，宜與錫倫併取瑪納斯，漸分賊勢。俟後路大兵雲集，夾攻烏垣。」惟各路徵兵到者無幾。成祿一軍會奉勅先撥李天和三營，而迄無出關之意。祿自簡授烏垣提督，連年賊窺巴哈、何瑄、訥爾濟、伊勒屯前後疏請馳援，無慮十數上，廷旨嚴催，相望於道，卒逗遛高台、肅州，飾詞規避。至是，傳旨拏問，被逮入都。

夏四月，景廉進軍古城，各扼要分佈。旋調徐學功面詢西路賊勢。學功輕騎往，留十餘日遣歸。而安逆乘間襲之，屠其家，輜重並盡。學功告急於古城。景廉飛派黑龍江營總伊勒和布、定西營統領田錫禮，各率勁騎三百赴援。力戰數月，斬獲過當。怕夏遁還吐魯番。

是月，陝逆白彥虎率大股，自西甯出竄，圍攻玉門、安西、燉煌。副都統明春督健銳軍勦辦，三州縣解嚴。

閏六月辛丑，彥虎竄哈密、沁城，劫掠各屯，旋踞大泉、黃蘆岡。七月辛亥，傾巢來犯。魏忠義率各營禦之，大橋連西，中伏。營官劉珍、郭天保、王復興、田樹青陣亡。忠義與張忻、李琦、李生元皆不知所在。哈密瀕危。景廉派吉爾洪額、沙克都林扎布、孔才，分督援兵二千，自古城馳往。八月乙未，行近哈密，整旅而前。文麟亦出兵迎勦。鏖戰移時，殲賊四五百。是夜，賊陷回城，俘福晉去。辛丑，我軍由城西攻入，賊棄城奔南湖。乙巳，大破賊營。白彥虎竄西山，繞道而北，分股向吐魯番。奏入，文麟賞副都統銜，餘皆獎敘。明春旋擢哈密幫辦大臣，率健銳九營駐守。未幾，賊騎數千犯沙山子。伊勒和布、徐學功馳擊於沙果園，斃百餘而遁。

十月，陝逆竄三道廠。學功誘敗之。亡何，白彥虎復勾烏垣回竄入瑪納斯，並分擾（擾）坤屬紅柳峽，古城

戒嚴。景廉馳奏。詔錫倫會屯沙灣，與副都統孝順痛殲醜類，毋任蔓延。

十二（三）年二月，濟木薩三台回逆分股滋擾。景廉令統領孔才、興祿往勦。辛卯，遇騎賊於紫泥泉。壬辰，抵西泉，擒斬逆目蘇保沅、馬得和、馬兆魯、李遠、王元，皆白逆悍黨也。

三月，正白旗漢軍都統金順、涼州副都統額爾慶額及桂錫楨，各率馬步隊前後出關。廣東陸路提督張曜率馬步十四營，進屯哈密，大興水利，墾荒地二萬畝，歲獲粟數千石以濟軍。

五月，賊竄西湖。辛亥，徐學功截勦於綏來縣境。癸亥，賊劫馬橋商貨。營官焦生有追及，奪還。

六月庚辰，西路賊犯三台二工河。孔才率五百騎伏擊，頗有斬獲。賊復以四千餘人夜犯城關。我軍堵禦，黎明而退。景廉聞警，飭興祿、金永清、倪敬修分率馬步二千往援。壬午，抵二工河，遇賊，擊走之。癸未，賊復騰至。孔才會田錫禮、倪敬修率馬步為兩翼，左右包抄。興祿、金永清率步隊居中策應。游朝勝以馬隊繞道靜伏。各營列陣柳樹河，鏖戰至午，殺賊五百有奇。我軍失營總常明。甲申，回逆百餘向沙山北竄。焦生有伏馬隊林中，令哨弁白彥存誘戰，殲其大半。哨弁李萬隆力戰死。逆目于小虎在綏屬甘溝設台輓糧。己亥，營官徐讓馳往，攻斃回倉拜林，陣斬五十餘級。

七月丙午，呼圖里克賊騎東竄。哨弁羅讓、陳正基以馬隊伏敗垣。賊過，衝出，擒斬逆目金尙保。乙未，昌吉回騎竄踞芨芨槽，營官姚百福飭哨弁陳秀、高彥才率隊追勦，斬賊亦多。逆目黑寶才中礮傷遁。

八月，授景廉為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

九月，關內肅清。詔令「金順迅赴古城，會景廉，規復烏魯木齊。魏圖善自涇州赴安敦玉，以壯聲援。張曜、

宋慶馳赴哈密，會文麟，明春勦賊。各軍糧餉，左宗棠源源接濟，勿任缺乏。」十月，順至玉門四道溝，進巴里坤。時景廉擬三路規取烏垣，自與金順由古城趨古牧地，張曜由天山趨吐魯番，錫倫由河山直薄瑪琍斯，同時並舉，使賊不及互援。其籌議如此。

戡定新疆記卷二

武功記二

光緒元年春二月，欽差大臣大學士陝甘總督左宗棠奉密旨，垂詢西域情形並及用兵調度。是時朝議紛紜，謂「西域不能久守，宜飭各統帥駐守現有邊界，移西餉以助海防。」或又謂「不復烏魯木齊，俄人必浸淫蠶食，泰西各國亦且觀我強弱以爲進退。且關外藩籬一撤，回氛復熾。雖欲閉關自守，勢有不能。」上命宗棠籌議以聞。宗棠奏言：「泰西諸國，其志專在通商取利，非必別有奸謀。緣其國用取給於征商，故所歷各國壹以占埠頭、爭海口爲事，而不利土地人民。自通商定議，埠頭口岸已成，各國久以爲利，知敗約必防國用也。商賈計日求贏，知敗約必礙生計也。非甚不得已，何敢輒發難端？論者乃欲撤出塞之兵，以益海防之餉。臣且就海防應籌之餉言之。始事所需，如購造輪船、購造鎗礮、購造守具、修建礮臺是也。經常之費，如水陸標營、練兵增餉、及養船之費是也。閩局造船，漸有頭緒。由此推廣精進，成船漸多，購船之費可省。其僱船之費，可改爲養船之費。此始事所需，與經常所需，無待別籌者也。海防之應籌者，水陸練軍最爲急務。沿海各口風氣剛勁，商漁水手取才非難。陸路則各省就精兵處募補，如粵之廣、惠、潮、嘉、閩之泉、漳、興、永，浙之台、處、甯波，兩江之淮、徐、鳳、泗、穎、毫諸處，皆可訓練成軍，較之召募勇丁，費節而可以持久。現在浙江辦法，餉不外增，兵有實用。台防議起，浙之開銷獨少，似非一無可恃者比也。海防應籌止此。論者擬停撤出關兵餉，無論烏魯木齊未復，無

撤兵之理；卽烏魯木齊已復，定議畫地而守，以征兵作成兵，爲固圉計，而乘障防秋，星羅棋布，地可縮而兵不能減，兵旣增而餉不能缺。非合東南財賦，通融挹注，何以重邊鎮而嚴內外之防？此禦防因時制宜，而兵餉仍難遽言裁減也。今若畫地自守，不規復烏垣，則無總要可扼。卽烏垣速復，駐守有地，而烏垣南之巴里坤、哈密、北之塔爾巴哈台各路，均應增置重兵，以張犄角；精選良將，興辦兵屯民屯，招客土以實邊塞。然後兵漸停撤，而餉可議節矣。彼時戶部按其實需經費，酌撥各省協餉，嚴立程限，一復道光年間舊制，則關內外或可相庇以安。若此時卽擬停兵節餉，自撤藩籬，則我退寸而寇進尺，不獨隴右堪虞，卽北路科布多、烏里雅蘇臺等處，恐亦未能晏然。是停兵節餉，於海防未必有益，於邊塞則大有所妨。利害攸分，亟宜熟思審處者也。論者又以「海疆各國，視西陲之成敗以爲動靜，宜以全力注重西征。俄人不能逞志於西北，各國必不至構衅於東南。」其於海防情勢，言之甚明。而邊塞情勢，則容有未審者。俄人之竊踞伊犁，乘我兵勢紛繁，未遑遠略，因藉口代守，圖攫其財利以自肥。其肇事伊犁，亦豈其土沃泉甘，川原平衍，物產豐饒，夙號腴區，又距其國南界稍近，伸縮得以自如也。自肅回盡殲，安西州縣收復，官軍疊進哈密、巴里坤、濟木薩，關內外聲息漸通。中間僅烏魯木齊爲逸賊白彥虎所踞，尙稽天討。黑子着面，何足重輕？俄羅斯北方名邦，非如尋常無教之國。謂將越烏垣，挾逆回，與我爲難，冒不韙而爭此不可必得之瘠壤，揆之情事，必不其然。至土耳其，卽都魯機，國於五印度之西，距伊犁、喀什噶爾萬數千里而遙。印度爲古佛國，在唐稱身毒，痕度，音轉而訛，不知何時奉天方回教，遂忘其舊地輿而腴，廣產鴉片。英人據其東南孟邁、孟加喇爲利藪，轉市中國。道光間，東印度盡淪於英吉利，厥後俄人又侵其北境西境。土耳其國勢分崩離析，非夫寰宇中央之舊矣。喀什噶爾回酋之叛附土耳其，與俄

英兩國通商，開海口已刊入新聞紙，此間尙無聞見。果如新聞紙所言，喀什噶爾附其同教之土耳其，與俄英通商，我既兼顧不遑，無從問及，則將來恢復（復）（後），能否久守，原可姑置勿論。但就守局而言，亦須俟烏魯木齊克復，察看情形，詳爲籌畫，始能定議。若此時先將已經出塞及未出塞各軍，概議停撤，則實無此辦法也。諺言謂「關外一撤，藩籬難保，回匪不（又）復嘯聚，劫擾近關一帶。」關外賊氛既熾，雖欲閉關自守，勢有不能。一於邊塞情形，瞭如指掌，臣本無庸再贅一詞。特以事關時務大局，又身在事中，不備細陳明，必貽後悔。至規復烏魯木齊，非勦撫兼施不可。非糧運兼籌不可。按陝逆白彥虎，由西甯、大通、竄遁關外時，除老弱婦女外，能戰之賊至多不過數千人，人所共見。卽被裹出關各回，由安玉、哈密逃歸就撫者，其說不同。前敵所報，或多或少，未足爲憑。其言賊勢，或旺或衰，亦非確論。據實而言，白逆悍鷙不如陝回諸目，而狡詐過之。計白逆自陝至甘，未嘗佔據城池。每遇勁軍，未嘗戀戰。往往給諸目斷後，自挈黨夥先逃。所犯之處，未嘗久留。觀其過肅城，不赴馬四之招，現踞紅廟子，不踞烏垣，亦可概見。賊智長於用伏。官軍計畫稍疏，輒爲所陷。臣前接關外諸軍械牘，言賊可取狀，曾告以勿論賊勢強弱，且問官軍真強與否。賊之以弱示形，須防其羸師誘我。此賊如敗，必乘機竄逸，要須陣前殲斃，乃爲了局。此爲言勦者策也。南路開展，吐魯番至哈克蘇，地狹民貧，土回閹弱，近爲敖罕屬部安集延所制。安集延踞吐魯番之頭人怕夏，能以詐力制伏回衆，與白逆通，善持兩端。此時陸伏未動，且貌爲馴順，以示無他。如遽加以兵，則滅後勁之軍，增前路之賊，非計之得也。漢趙充國之討羌，急先零而釋罕升，厥後先零平而罕升自服，效猶可觀。現之屯軍哈密，修水利，興屯田，一爲鳩集哈回以固藩衛，一爲置子中央，杜賊勾結而取芻糧，節輓輸，猶其小者。此爲言撫者策也。

三月，宗棠復密陳：「景廉方正有學，承平迴翔台閣，足式羣僚。惟泥古太過，任用非人。其奏請仿古，徙民實邊，欲調取關內戶口赴古濟耕墾，爲寓兵於農起見。不料其經歷有年，若不知農之不可爲兵，游勇之不足恃也。金順爲人和平寬緩，然平時粥粥無能，臨陣尙能奮勉。臣於景廉，而知古所稱殷浩、房琯，終不失爲清流；於金順，而知古所稱宮之奇、董安于，終不失爲智士也。若以金順所任京秩改畀景廉，而以景廉之任畀金順，令得節制各城辦事領隊大臣，似於前敵事宜較易措手。關外兵力本不爲薄，惟勝兵少而冗食多，以致曠日稽時，難觀成效。非嚴加汰遣不可。臣前在肅州，與金順定議，先將舊部挑汰資遣，足成十二營外，挑留明春所帶成祿舊部，併成三營，合爲十五營。金順又請調臣部馮桂增馬隊一營，礮隊一起，以勇丁五百、夫二百爲一營，計算已近萬人。金順又廣收投効將弁勇丁，遂至營數漸增，多至二十營有奇。如果一律精實，則此二十營已足敷攻勦之用，不須續調矣。自嘉峪至哈密，臣已漸有布置，並擬辦理巴里坤事宜。惟該管鎮迪道例歸督臣統轄，而烏魯木齊都統久視爲專屬，不樂其別有稟承，以致關外事體不相聞問。應請飭下烏魯木齊都統，仍遵舊制，凡鎮迪道所有公事，隨時稟報督臣，遇事盡心贊畫，或可稍資裨助。否則閭閻之內，畛域攸分，督臣無從過問，何能借箸代籌？」疏上有詔：「景廉補授正白旗漢軍都統，與侍郎袁保恆回京供職。左宗棠以欽差大臣督辦軍務，金順爲烏魯木齊都統，副之。陝西巡撫譚鍾麟督西征餉事，布政使裕寬、陝安道沈應奎兼統精臺。」

四月，宗棠奏起前署陝西巡撫劉典赴蘭州。詔：「劉典以三品京堂候補，幫辦陝甘軍務。」時景廉頓兵古濟，銳意屯擊。飭孔才等六營墾種三台，營官李發桂以三十騎馳驗渠道。二月甲申，賊突

出圍攻，相持至暮。發桂右脇中鎗，猶麾士卒搏戰。孔才馳救，乃退。發桂旋以傷殞。事聞，優卹如例。

金順進軍巴里坤，慮糧運難繼，派副將方春發步隊兩營先赴奇台就食，自率馬步八營抵古城。以濟木薩僅屯有提督劉宏發禮字等營，兵力尙單，即督軍進紮。而奇台縣屬西集爾近南山，賊易出沒，留馬步數營分駐防勦。復與景廉會奏：「烏魯木齊爲逆回老巢，古牧地、昌吉、呼圖壁、瑪納斯等城均爲賊黨分屯。南路吐魯番則有安夷盤踞，伺釁而動，與回逆時合時離，情形叵測。大兵進勦，勢必互援，或由南路捷徑窺我後路，以圖牽制。請檄調烏里雅蘇臺駐防黑龍江馬隊，西紮沙孜蓋台，並徙蒙古游牧內地，以避其鋒。」上飭宗棠、金順會商機宜，妥籌調度。宗棠旋疏陳兩事：一、廣籌軍糧，語在糧餉篇。一、整理兵事，曰：「西事久無成效，由冗食多而戰事少耳。旗綠諸營久不足額，就近各省無勁兵應調。於是取土著兵民及各處就食兵民，授地耕墾，一備軍食，一備戰守，無事則驅其盡力隴畝，有事則調其效命鋒鏑。謂之且耕且戰，事非不勞，謂之即兵即農，名非不美。然調赴期會，則彼此覺望，數日不能取齊；麾令前驅，則勇怯難糅，氣勢不能完整。其何以戰？且旣挂名伍籍，又令其從事耕耘，譬猶左畫圓，右畫方，兩者相兼，必致一無所就。是且戰之民不能戰，且耕之民不暇耕也。茲畫兵農爲二，擇其精壯有膽者爲兵，宜馬者馬，宜步者步，束以營制，一如內地軍營。其會著戰績，如徐學功輩，用爲管帶、督帶。其才能辦事，如孔才輩，用爲幫辦。凡督帶、管帶以及所部哨官、什長，酌給薪水，散人給餉與糧，按照客軍營制減給。其愿弱不任戰者，罷爲農，指餘荒地畝，令其承墾，酌給籽種、農器、耕牛，收穫後繳本歸倉，不取息。其所獲糧石，由官照時價收買。庶簡其精壯，將伍可得而實，散其愿弱，屯墾可得而增。兩利之道也。關外各城所駐大臣，有辦事領隊幫辦之分，所駐之兵有錫伯、索倫、達呼爾、察哈爾、蒙古、厄魯特、沙畢納及

綠營備養兵、換防番戍兵之分。亂後，舊制不可復按，而辦事幫辦、領隊大臣於本營存兵外，兼帶馬步各營，各請專餉。所稱馬隊、步隊既罕能戰之兵，而辦事幫辦、領隊各員又非盡知兵之選，徒糜餉糧，無濟實用。都統及各大臣因慮產糧未極其豐，增竈更形其絀，力主盡地自守，閉關謝客之議，以護官私屯糧，不顧兵事利鈍。金順進駐古城，張曜進屯哈密，遲回不前，而後隊尙逋遯原防者，以此。現巴里坤、古城已辦採運，哈密已開營屯，金順、張曜兩軍留後之隊應卽陸續開拔。兵力既增，則屯丁可減。竊惟此時必分別兵農，責兵以戰，課農以耕，而後餉事可節，兵事可精也。哈密、巴里坤、古城所駐各大臣，就現在所存旗營，核定糧餉。如缺額過多，准照舊額馬步就地挑募丁壯補數，但責其保守城隘，不必責以戰事。脫屯丁伍藉，散之歸農，則盡力隴畝，民樂耕其野。而官屯、私屯地畝收穫餘糧，准照時價發糶，民益得其饒。不但分駐各軍可資接濟，卽調發續進馬步沿途就地採購，毋須裹糧以趨，於兵事更覺順利。較之現在辦法，兵農兩荒，不猶愈乎？應請飭下金順、文麟，遵照辦理，庶於時局有裨。」得旨嘉獎，如所議行。

七月乙未朔，景廉回京，移交馬部三十七營，人數參差，復多冗弱。金順挑留精壯，併爲馬勇十營，步隊九營。各營屯卒，亦汰弱留強，以資防護。時新糧將登，關內轉運漸集。飭後路副都統托雲佈，率留安肅各營，分起前進。

秋八月，宗棠奏：「三品卿銜署西甯道劉錦棠，英銳果敏，才氣無雙。近察其志慮忠純，尤堪重任。令率其所部老湘全軍從征，並委總理行營事務。」

時賊以大兵未齊，乘機竄掠。九月丁酉，賊三百餘人夜犯小橋屯莊，掠牲畜。統領杜生萬率諸將追擊。戊

戍及之於石鑿。四面圍攻，斬獲甚衆，盡復所掠牛羊。金順以濟木薩西起沙山子，而紫泥泉爲赴沙山子要徑。飭孔才以定西馬隊五營，健銳一營進駐之。副將王洪順以靖邊步隊三營，自三台進駐二道河。方春發以英字三營會同總兵桂錫楨，扼守三台。

九月辛酉，烏垣、昌綏逆回合安集延大股，徑犯沙渠園下六戶地。營官趙文斌、沈廷輝迎擊，徐學讓繼之。張文英先伏步隊於旁，三路奮擊。營官馮魁亦委參領壽凌、副將和振興，分率馬隊助戰。自辰至午，趙文斌手刺回酋武觀，擒之，並殺回酋武犁兒。賊衆敗潰，武觀傷重斃。是時，烏垣以西，賊騎四出。瑪納斯上游，奎屯河、烏蘭、烏蘇庫爾、喀喇烏蘇，被擾尤甚。西路官軍時時截擊之，未能大懲艾也。署伊犁將軍榮全進駐塔城，往時伊犁官兵陷賊者，陸續投出。上飭榮全督飭孝順等，確探賊踪，乘機兜剿，與金順等聯絡聲勢。

十月至十一月，托雲布、薩凌阿先後到濟提督馬玉崑亦抵巴里坤。以隆冬不能築壘，未卽進。而馬橋、沙山子、居瑪納斯迤（迤）北，人民析處，逼近賊巢。迤西沙灣地方，徑通沙倫托海。上年白逆分股石灘塔，卽由此竄入。檄總兵馮桂增統西征捷勇三營駐沙灣，與額爾慶額、徐學功等相首尾。

二年春二月，幫辦陝甘軍務三品京堂劉典至蘭州。宗棠以善後事悉付之。癸未，檄旗啓行。飭前部二十四營會於肅州。其前路進止機宜，悉委總統湘軍劉錦棠相機酌度。巴里坤有數徑可達安西，不復盡由哈密。飭提督徐占彪帶馬步四營駐之。又飭張曜率馬步十二營，宋慶留勇八百人，扼守哈密，遏吐魯番踞遼東犯之路。宗棠奏言：「烏城之賊，土回居多。白彥虎復挈陝甘悍回，分踞紅廟、古牧、瑪納斯，與相聯，而皆南與安會。怕夏通。自怕夏踞喀什噶爾各城，吐魯番、關展以西土回皆附之。怕夏能以詐力制其衆，又從印度多購西洋

鎗礮，勢益猖獗。土回纏頭皆倚之爲重，然不敢顯與俄人較。俄人亦頗言其狡悍異諸賊。今官軍出塞，自宜先勦北路烏垣等處，而後加兵南路。當北路進兵時，安集延或悉其醜類，與白彥虎合勢死拒，當有數大惡戰。如天之福，事機順利，白逆殲除，安集延悍賊亦多就戮，由此而下兵南路，其勢較易。是致力於北，而收功於南也。若賊情專圖自固，但作守局，以老我師，則曠日持久，亦在意中。外間議論或以爲事可緩圖，或以爲功可速就，或主撤兵節餉，或言難得易失，皆因裨益洋務起見，豈真由衷之言哉？臣一介書生，高位顯爵，爲平生夢想所不到。豈思立功邊城，凱望恩施？况年已六十有五，日暮途長，乃不自忖量，妄引邊荒艱鉅爲己任，雖至愚亦不出此。而事固有萬不容己者。烏魯木齊各城不克，無總要可以安兵。今伊犁爲俄人所踞，喀什噶爾爲安集延所踞，若此時置之不問，後患環生，必有日蹙百里之勢。此區區愚忱，不能不盡者也。」其後，攻北路，而南路遂平，竟如所策。

三月乙巳，宗棠次肅州。劉錦棠先率軍駐城北。肅州至哈密，中隔戈壁，水泉不能供千人。宗棠令諸軍抵西安後，分起遞進。漢中鎮譚上連領所部先進，甯夏鎮譚拔萃繼之，陝安鎮余虎恩又繼之。

四月，錦棠親率大軍啓行。分命諸軍前駐哈密。俟古城糧運畢集，卽長驅大進，直搗賊巢。先是統領吉江馬隊額爾慶額聞白逆將糾瑪納斯南北兩城踞回，竄擾糧運，因與馮桂增會商徐學功，約以正月丁卯，合攻瑪納城。丙寅，額瑪兩軍抵大河廠，待徐軍未至，遂先進。夜半，巡薄北城。桂增改騎爲步，由西北踰城入，殺守者，開門納官軍。城賊驚起拒敵。桂增率所部巷戰，額爾慶額麾軍繼進，斃賊數百，並陳（陣）斬翟老四、嘎一兩逆目，餘賊退伏東隅。黎明，賊麇至，連施大礮。官軍卻爲賊所擠。桂增縱橫激決，得出圍。復裹創尋額爾慶額，再入

再出，力竭被擒，罵賊死。兩軍陣亡弁勇二百餘。徐學功未至城，聞敗卻回。宗棠奏：「幾攻堅城，本難得手。馬隊黑夜撲城尤爲希見。額爾慶額冒險貪功，咎由自取。徐學功不卽應軍馳救，咎亦難辭。惟原約丁卯會攻，並未明定時刻。兩營先進，非學功所能預知。經金順先摘頂翎，免其再議。」額爾慶額旋左遷古城領隊，馮桂增交部議卹。

瑪納斯賊復欲赴草地掠駝馬，並擾布倫托海。金順飭孔才會徐學功嚴扼沙山子東西。賊知歸路被截，回竄古城東北紅柳峽，已復由北路小紅柳峽竄出。統領唐得勝、依勒和布勦之。賊乃越嶺逃歸烏垣老巢。金順飭唐得勝、彭桂清、興祿等與依勒和布分駐木壘河、三角泉、大石頭，上下謹防。時俄國解送古城軍糧二百餘駄，行抵布倫托海迤西疊崙山，被劫。榮全派隊扼霍博克河，迎護之。咨金順撥營接替。順奏：「自瑪納斯迤北，沙山子之西，由沙灣入草地，必先至烏魯木湖。烏魯木湖東北爲布倫托海，西北則塔爾巴哈台。由布倫托海而東，經烏梁海軍台，至科布多迤南之沙札蓋台，東西千餘里，南爲沙山，北爲阿勒泰山，其中別無歧路。由沙札蓋台北達科布多，東接烏里雅蘇台，所屬部落東南可通巴里坤紅柳峽等處僻徑，南達古城，皆以沙札蓋爲分道之所。烏魯木湖爲塔城轄境，沙札蓋爲科布多轄境。由沙札蓋而東，則接烏里雅蘇台邊界。今塔城有索倫兵，額魯特兵，科布多有大同兵，蒙古兵，烏里雅蘇台有黑龍江、察哈爾各兵。若塔城以索倫兵扼烏魯木湖，科布多以蒙古兵扼布倫托海，或烏梁海適中地，烏里雅蘇台以黑龍江兵扼沙札蓋，一轉移間，防勦均有裨益。」上勅榮全、額勒和布、車林、多爾濟、杜嘎爾、托倫布、保英、英廉酌度情形，分撥扼紮。倘各城兵勇無多，兼顧爲難，著左宗棠、金順酌撥勁旅，以杜分竄。」榮全旋奏：「烏梁海等處關係糧路，所部官軍以前

敵緊要，未能分佈後路，仍須額勒和布等派隊，前赴察庫爾泰等處扼紮。『額勒和布等亦奏：『烏城存兵現祇察哈爾、及吉林、黑龍江馬隊，共一千五百餘名，僅敷分佈城防，難勻撥他處。』上令金順、劉錦棠，熟察地左宗棠會商，迅速派隊扼紮。』宗棠覆奏：『前奉諭旨，揀派勁旅，扼紮北路要地，已行知金順、劉錦棠，熟察地形，妥爲布置。一面咨委烏魯木齊領隊大臣錫綸，赴沙山一帶豫籌截剿，飭總兵桂錫楨、都司馮以和所部，並咨金順派撥吉林、黑龍江馬隊，合成千騎，均歸統帶。又調徐學功馬隊三營、步隊一營，歸錫綸調遣。復飭劉錦棠選將領率步隊佐之。錫綸兵力已不單薄。錫綸生長邊陲，熟悉蒙部情形，能通蒙文蒙語，聞其爲人亦甚個儻。近時俄糧續由沙山一帶運送百萬餘斤，即係錫綸迎護。茲令防剿竄匪，更爲得宜。至金順所請將塔爾巴哈台、索倫等隊扼烏魯木湖、蒙古、科布多等隊扼布倫托海、或烏梁海適中之地，烏里雅蘇台、黑龍江等隊扼沙札，蓋原因賊騎颺忽，北路平沙廣漠，防不勝防，慮難一處聚殲，故爲此節節邀截之計。陝甘逆回被白彥虎迫脅出關者，非盡屬其死黨。若白逆等復劫其各棄眷屬，北竄遐荒，似非所願。至關外土回，狡悍嗜亂者無多。白逆縱糾其北竄，亦必無應之者。如大軍進逼環攻，諭以勦撫兼施，釋脅從而急渠魁，解散必衆。逆賊如從阜康境內竄出，劉錦棠、金順所部截之。如從瑪納斯竄出，近則孔才各營稍遠，則錫綸新統各營截之，均有餘力。而塔爾巴哈台後路又阻其前，英廉所部雖單，榮全應挑撥勁旅，歸其調遣，或扼之烏魯木湖，或就近擇要截擊，皆可確操勝算。科烏兩城舊爲邊城要地，如慮兵力單薄，糧運惟艱，則諭調精兵，於科烏擇要扼防，或卽由兩城領兵大員，就近添調防兵，遏奔衝，固封守，給以薪水口分，俾其壹意布置，務保無虞。懇申諭榮全等實力籌維，共襄茲舉。』

孔才既扼沙山之衝，賊旋旁犯馬橋及六戶地。才令參將杜生萬拒戰，縱馬隊左右鈔擊，斃賊數十。追至距瑪納斯三十里。五月甲寅，孔才與統領黑龍江馬隊協領克希克圖，進紮距瑪納斯城四十里之四佛廟。夜四鼓，杜生萬率精兵二百趨城下。孔才克希克圖以大隊繼之。乙巳黎明，南城突出賊騎數百，直犯我軍。孔才等迎擊，殺獲甚衆。丁未，副將和振興把總馮魁由六戶來會，進紮瑪納斯城西北十里墩，憑險築壘。賊日出挑戰，我兵不應。癸丑，孔才克希克圖伏步卒於西路葦湖，騎兵於城北樹林，殷紹祿邊生有列陣大隊口誘之。賊大至，伏兵四起圍擊。孔才等橫衝入陣，短兵接轟，斃執旗賊酋一，陣斬數十百人，餘潰走。

是月，譚上連暫屯巴里坤。有馬賊由布倫托海竄出紅柳峽，過古城。上連急追之。賊騎二百餘，已由南山向吐魯番遁。即分部扼紮芟芟台、色畢口、大石頭、三角泉等處護運，自率兩營前進。錦棠旋亦抵巴里坤，飭繼進各軍就哈密取糧，短運踰天山赴坤，再由坤遞運古城，限閏五月取齊，候進止。時土回安夷結壘古牧地，烏魯木齊在其西南。宗棠奏：「官軍必先攻古牧地，撤烏垣紅廟之藩籬，乃可犁巢搗穴。濟木薩距賊尙遠，不能扼賊吭。劉錦棠會師進勦，必先據要地，儲糧屯師。阜康地當賊衝，從前馬賊之犯科布多，聞即由此駛出。錦棠注意於此，一爲進攻古牧地，一爲遏賊奔冲也。」

閏五月庚午，錦棠進屯古城，輕騎覘形勢。六月辛酉，與金順由濟木薩拔隊而西。壬戌，抵紫泥泉。積潦縱橫，飛橋以渡。丁卯，抵阜康。阜康失陷十餘年，榛莽叢雜，命諸軍芟翦以利礮車。城西距古牧地九十里。出城濟河，卽戈壁直上黑溝山，無寸草。古牧地在其西，悍賊悉屯於此，層築柵壘以拒官軍。金順派總兵胡飛鵬助孔才等屯瑪納斯，約東西齊舉，使賊不得互救。錦棠進駐九營街。

白彥虎聞官軍大出，自紅廟子移踞古牧地，糾土回迎敵。安集延亦遣總回助戰。時屯地乏水，軍渴甚。錦棠詢土人，知黑溝驛上黃田有積泉，賊嚴守以困我。己酉，錦棠、金順令軍士赴戈壁，佯掘井以懈賊。庚戌，潛師夜起，進襲黃田，黎明至。賊驚覺，錦棠督所部由左，金順右，俱進左路。余虎恩、黃萬鵬將騎，譚拔萃等步隊繼之。右路薩凌阿、沙克都林札布將騎，劉宏發等步隊繼之。譚和義等擁開花大礮而前。軍容甚整，賊望之，始懼。錦棠、金順先踞山崗，余虎恩、黃萬鵬等自山馳下。賊迎戰而敗，旋合步賊來拒。我軍箕張而進，夾擊之。譚拔萃、譚上連、黃福祥以步隊衝其中堅，賊不能支，遂大潰。卡賊亦棄輜重，相與狂奔。兩軍窮追，徑抵古牧地。賊欲入城不及，遽城走。官軍方奮門入，城內突出大股迎拒。劉宏發等乘銳擊之，賊敗入城。錦棠、金順遂收〔隊〕駐黃田。是日，斬獲無算。訊擒賊言：「白逆先派古牧地回酋馬明，因踞黃田後，疾其與官軍通，逮回南路，以王治、金中萬率衆萬餘代之。其黃衣騎賊，則安集延及南路各纏回也。」壬子，錦棠、金順進圍古牧。錦棠部東北，金順部東南。癸丑，怕夏遣夷目阿托愛將騎數千來援。錦棠令余虎恩率馬隊赴山前，嚴陳以待。分遣步兵攻南關及山壘，昇開花大礮迭轟之。城堞多圯。譚上連以親兵徑搗山壘前，馬隊繞出其後，立奪其壘。我軍勇氣百倍，冒鎗礮徑進，遂拔城關。諸軍進據之。金順所部薩凌阿等，擊斬黃衣賊酋一，阿托愛徒蹤遁。官軍奪其馬，追至卡子溝，平毀賊堡十餘。錦棠、金順視古牧守備嚴，築壘守之，增建礮臺，高出城堞丈餘。乙卯，北城、西城圯。丙辰，東城圯，均各四五丈。城內拒守，不得入。錦棠、金順部分諸將，譚拔萃、劉長發等囊土填濠，自缺口進攻。余虎恩陣於山岡，張春發陣於平川，堵截竄賊。仍調集諸火器，環轟勿斷。丁巳，南城復大圯，賊洶洶欲潰。錦棠所部自東南，金順自西北，同擁入城，盡殲賊黨。陝回頭目馬十娃爲禹中海舊識，擒斬之，並斬王治、金中萬及安夷賊

帥綱寒奇玉只巴什，夷兵三百亦盡。白逆本踞紅廟，時往來卡子溝。以未入城，倖免。

錦棠入城，見存火藥硝磺尙數千斤。拾回漢文各一通，則烏城逆首阿奇木答王治書也。書言：「烏城精壯已悉數遣來，三城防守乏人，南疆兵不速至。」阿奇木者，怕夏僞官甘回馬人得也。管轄古牧地、烏垣、紅廟子、瑪納斯及僞王城。回兵所稱三城，蓋指烏魯木齊、迪化州及安得璘所築之王城。南疆則指安集延也。錦棠知烏垣空虛，戊午復進。金順繼之。賊黨紛竄，沿路不絕。抵迪化州城北，見賊千餘已出城里許，南向奔逸。錦棠飭余虎恩、譚拔萃、黃萬鵬、譚上連追擊之。譚慎典、湯秀齋、張俊自北城入，誅悍賊百餘。未持械者，釋勿誅。復分隊入僞王城及烏魯木齊，金順所部入聲甯城，同時克復。初馬人得與白彥虎議，先遣婦女輜重南竄，留精壯駐守。嗣見官軍驍至，遂相率同奔。兩軍追十餘里，賊回拒，復擊破之。拔出城中難民及避匿山谷者，均設法安撫。撤袁堯齡暫攝迪化州事。宗棠咨商金順、錫綸，布置各城堡要隘，籌辦善後，並咨調張曜、徐占彪會師進規南路。時北路城踞逆先後南竄，怕夏遣援四五千騎亦至達板而返。

怕夏之降安逆也，掠其資，並括漢回金帛輸南路，實其窟穴。驅丁壯守烏垣各城，以爲屏蔽。白彥虎自陝甘回竄，自知勢力不敵，倚爲聲援。凡怕夏所欲，不敢違也。故怕夏日富，而土回益貧。及聞大軍來，白逆亦薙髮易服，竊附於安集延，給死黨與土回堅拒官軍，自觀成敗，伺間脫逃。

宗棠謂：「不得烏魯木齊，無駐軍之所。賊如分竄，無以制之。不僅陝甘之憂，卽燕晉內外蒙古將無息肩之日。若停軍巴古以東，瘠區兵少，無以扼奔衝，兵多徒以耗軍餉。無論非時局所堪，卽四海晏安，軍儲贍裕，亦斷難爲持久之計。茲幸旬日間，連下堅城，固非始願所及。」奏入，詔賞錦棠騎都尉世職，譚拔萃、譚上連、余虎

恩、譚和義、席大成、均賞雲騎尉世職。黃萬鵬、蕭元亨、均賞穿黃馬褂。其餘各將士，以次進秩。陣亡各員，并陳百順、富全、凌萬準等，優卹如例。

七月己未朔，金順師至昌吉城外，見竄賊如梭，撈殺無數。餘匪西竄呼圖壁。庚申，劉宏發、方春發追至蘆草溝。賊奔東南山谷，金順追及。賊騎千餘，車駝絡繹。令沙克都林札布繞出賊前，穆通阿、龍得勝蹙其後，王寬薩凌阿分兩旁抄之。賊分股拒戰。沙克都林札布等鎗矢齊發。順喜突前奮擊，諸軍繼之，斬賊數百。賊酋馬元駛逃，穆通阿以洋鎗追，洞其馬腹而墮。驍騎校雙喜擒之。龍得勝、錢鳳鳴、銀亮、薩克新圖追至頭屯河，賊爭渡踐溺，聚而殲之，盡得其車駝器械。佐領永林沒於陣。辛酉，劉宏發距呼圖壁十里而軍。壬戌，賊酋楊大成出其輜重眷屬，潛遁南山，自率馬步千餘拒敵。宏發揮軍前進，陣斃百餘，不少卻。復以馬隊潛出賊後，始繞城逃。追奔二十餘里，立復景化城。錦棠下令撈山。

七月甲子，譚和義、陶生林自七道灣赴東山，黃萬鵬、余虎恩、譚拔萃、譚上連，經大小鹽池墩東南，至柴窩堡，各有斬獲。擒賊供：「賊眷輜重悉已南徙，壯丁麇集達板城。白彥虎等踞南山小東溝口，喊各賊赴大小西溝、板房溝一帶收禾稼，備行糧。俟官軍向南路進攻，即繞出古牧地、阜康，擾我後路。」錦棠飛檄東路防營嚴備之。余虎恩、譚拔萃仍扼鹽池、柴窩堡，防賊橫竄。戊辰，錦棠急趨小東溝口，追斬四十餘騎。賊家屬先一日徙金口峽。官軍速進，惟見老弱奔逃。白逆已率黨竄投托克遜安夷賊巢矣。遂令各營收穫遺糧畢，仍返駐烏垣。

先是榮全所部廣州副都統福珠哩，自六月進兵，薄瑪納斯城，與孔才、徐學功連營扼紮，久不下。是月丁巳，福珠哩築礮臺於北關，以開花大礮轟城。賊洶懼。壬午夜，北城逆首于小虎護衆眷，潛開東門南遁。七月己

未朔，南城逆目黑寶才亦南向竄。遂克瑪納斯城。福珠哩追于逆不及，俘其婦幼。孔才進駐北城西。土爾扈特郡王貝子亦派蒙古兵來助。癸酉，金順進攻南城，以後膛大礮轟圯東城。諸軍蟻附而上。賊乘高抗拒，礮石如雨。總兵李大洪、熊佑林、參將陸輝光中鎗殞。方春發繼進，亦傷。八月庚寅，馬玉崑潛自西北樓登，殺守賊十餘。賊覺，不得前。明日，復上。迭退迭進，斃賊甚多。適樓儲火藥爲礮火引發，木石橫飛，士卒多死。玉崑亦傷。劉宏發亟搶築三卡，高出城表以陟之。而賊守愈嚴。城上繫柴灌油，夜明如晝。蘆席塞土填缺口，沿城屋頂築女牆，排油鎗爲死守計。官軍亦憤怒迭攻，賊漸不支。己丑，有竄逸者，諸將截擊，斬獲數十。劉宏發中鎗，斷一指。馬玉崑繼進，與諸將肉薄環攻，頗而復上，卒不克。游擊胡耀羣、營官張大發、杜生萬、司世道、邵芝、楊占魁均死城下。乙巳，劉錦棠遣羅長祜、譚拔萃、董福祥等率步騎來會，與金軍分掘長塹。甲寅，成。九月戊午朔，方春發爲地道轟城。城圯，僞元帥韓刑臆督衆堵禦，不得上。我軍以大礮殪之。己巳，地道復發。羅長祜、馬玉崑等自南北缺呼噪而入。大風起，咫尺不相見。提督楊必耀中鎗殞。賊旋乘夜越濠。湘軍營官湯秀齋先於濠外備鈎索伺之，擊斬甚衆。獲墮濠三賊，訊之，言：「海晏代韓刑臆城守，糧盡，令我探虛實。」丙子夜，海晏赴徐學功營乞撫。金順諭繳馬械，獻逆目。戊寅，賊於西門出三千餘人，婦幼居中，左右夾護。金順知其詐，飭諸軍嚴陣以待。徐學功往受降，忽鎗礮驟發。徐學功策馬急進，擒僞元帥何祿於陣，斬之。諸軍四面蹂躪，悉殲其衆。僞元帥黑峻以洋鎗自轟死。錦棠金順入城，擄捕餘孽。湯秀齋生擒僞元帥馬有才，金順所部亦擒海晏、王奇玉，馬受以獻，皆磔之。戮韓刑臆、黑峻，安得殍尸於市。

是時怕夏踞托克遜三城。白彥虎於（子）小虎以敗往，待之甚倨，令率其衆傍三城而居。

宗棠檄張曜嵩武軍，道奇克騰木，檄關展。徐占彪蜀軍出木壘河，與張曜夾攻吐魯番。撥副將武朝聘馬隊一營益張曜，秦玉盛一營益占彪，增調總兵章洪勝、方友升、桂錫楨等歸錦棠調遣。張曜、徐占彪防所距吐魯番遠近險夷不一，令各計程途，爲啓行先後。張曜西行後，以總兵劉鳳清豫軍八百移駐七克騰木，護運道。占彪防所，以總兵徐萬福三營提督范銘一營代之。錦棠自烏魯木齊進師，以錫綸各營代守後路。是時大雪封山，諸軍不能踰嶺而南。期來歲春融，大舉規復南路。

南路自乾隆二十四年平定後，建城凡八，曰喀什噶爾、曰英吉沙爾、曰葉爾羌、曰和闐、曰阿克蘇、曰烏什、曰庫車、曰喀喇沙爾。世呼爲南八城。而吐魯番別爲一部，不在八城之列。以其城在南山之南，爲南八城門戶。官吏兵民商賈赴回疆者，必取道於此。故志西域者，附列之。

進勦之師，錦棠自北而南，張曜、徐占彪自東而西。宗棠念大軍前進，攻克城堡，駐守不可無軍。師行日遠，防軍日增，戰兵日減，勢有固然。昔張格爾之變，僅踞南路西四城。其時張清先扼阿克蘇，擊退逆衆，然後東四城無敢蠢動。長齡楊遇春乃得據無賊之地以擊賊。餉豐運速，卒成底定之功。此次兵由烏魯木齊進，局勢依然。而吐魯番、達板城、托克遜，皆爲賊踞，其致力難易固已判然。因奏調記名提督金運昌皖軍馬步五千，由包頭西行，歸錦棠調遣。

戡定新疆記卷二

武功記三

三年春，宗棠令諸軍三道並進。

三月丁巳朔，劉錦棠由烏魯木齊踰嶺，趨達坂。徐占彪由穆家地溝，張曜由哈密，並趨吐魯番。錦棠亦分軍會之。曜飭孫金彪以五營先進，與占彪會鹽池。

七克騰木者，吐魯番門戶也。賊築壘拒守，議先攻之。壬戌，占彪飭何玉超、宋賢羣、黃祖福率馬步三營，夜抵張家卡，去七克騰木二十里。賊方酣眠，步勇踰北壘入，內外齊發。賊驚逃，邀殺甚夥。癸亥，何玉超等進攻七克騰木。甲子，占彪、金彪軍皆會，四面凌城。賊奪門出，占彪所部鎗斃紅衣賊目一羣。賊奔闢展，追斬百餘。乙丑，乘勝攻闢展，賊望風遁，兩軍追之。金彪擒斬安集延賊目才米牙斯等。

安逆聞敗，招集闢展一帶賊衆踞魯克沁，勝金臺諸處，欲併吐魯番守賊，致死一戰。戊辰，占彪進軍魯克沁。賊黨迎戰，擊敗之。金彪至連沁臺壘，賊分竄。踞追至勝金臺，悍賊數百出土城抗拒。金彪縱兵奮擊，擒斬安集延賊二十三。兩軍會哈拉和卓城東，守賊亦倉皇遁。

己巳，師至吐魯番城外十餘里，賊列陣拒守。占彪、金彪張兩翼，大呼突陣。賊殊死鬪，乃斃馬隊抄襲。賊潰竄，追至吐魯番城下。賊傾巢出鬪，敗賊亦回戈抗拒。適劉錦棠遣羅長祐、譚拔萃領湘軍自北路至，合攻之。斃

賊無算。餘黨西奔，怕夏僞官阿奇木馬人得乞降，遂會克滿漢兩城，釋木城繮回萬餘，令復業。

先是，科布多差員松秀解官駝赴金順軍，行抵札哈沁鄂隆布拉克台，騎賊百餘持鎗劫之去，並掠台馬。參贊大臣保英奏之，詔問：「此股賊匪究由何處竄出？」宗棠附奏：「天山自烏魯木齊盤折起伏，至古城、巴里坤、哈密一帶，山左爲回部，右爲準部，沿山一千數百里，逕路紛雜，零騎伏伺山梁，其乘間劫掠，實有防不勝防者。雖分營扼布，護運道則不能兼顧營壘，顧營壘則不能兼護運道。官商車馱因而失事者，有之。」嗣增調捷中捷左兩旅步隊，新練精騎兩起馬隊屯巴古之交，劉錦棠派馬步各營分駐大城迤西，然後運道漸暢。按賊竄北路，以南路之達坂托克邁爲總要。賊竄東路，以西路之闢展、七克騰木、鹽池爲總要。張曜前以東西南鹽池有營扼紮，則巴古中間防務漸可解嚴。先飭孫金彪帶馬步四營駐之。劉錦棠、張曜、徐占彪三路進規南疆，均排搜而前，原爲斷賊來徑。現復飭提督鄒今柄率捷中旅，總兵陳國珍率捷左旅，提督范銘率白馬營三，步隊提督丁桂智、副將王玉林率精騎兩馬隊，防護巴古運道。古城迤西至烏魯木齊，飭金運昌率卓勝全軍分撥延紮。似此防勦並籌，布置益密，回逆游勇之患當可無虞，前敵各軍亦無憂後顧矣。

三月己未，錦棠率諸軍抵柴窩鋪，留營守之。是夜，銜枚疾趨達坂，期五鼓會城下，立合鎖圍，杜賊竄逸。中途遇賊諜，皆斬之。近城十里，擒兩賊，言達坂城賊謂官軍猶屯紅廟也。城外草湖淤泥，深及馬腹，蓋賊所引欲以阻陷官軍。余虎恩、陶生林、夏辛酉率馬隊掠過探淖，列城左山岡。譚上達、譚和義、戴宏勝、陳廣發率步隊列城後山阿。黃萬鵬、崔偉、畢大才、馬正國、禹中海等各以馬隊環聯兩軍而陣。天明，賊瞥見官軍環列，則擊洋鎗指擊，並發開花大礮。我軍傷亡十餘人，屹立如故。自卯至午，城中鎗不絕。錦棠策馬巡城濠，誘賊出擊。所至，子

下如雨，從騎有傷者。錦棠所乘馬亦斃，易馬而前。飭各營築壘掘壕，以斷援賊。

辛酉，譚拔萃以開花大礮至，相地築台。山後有賊五六百騎來援，卽飭馬隊迎勦。賊殊死鬪。余虎恩令長矛攢刺，賊應手而倒。陶生林、夏辛酉復率隊夾擊之，賊潰逃。道遇騎賊千餘，告以敗狀，因合股奔竄。時怕夏次子海古拉，守托克遜，前後援騎皆所遣也。錦棠以援兵旣敗，賊必突圍求出，誠諸軍嚴備之。列燧通宵，照耀如晝。

壬戌，礮台成。侯名貴、莊偉以大礮三環轟不斷。城中礮台傾圮，城身及月城亦缺數口。最後礮入城中，子藥房屋瓦磚石皆飛。風起，燄張，延燒賊儲藥彈及開花子，碎匄震撼。賊中人馬碎裂，羣回奪門走。官軍遏之，不得出。錦棠使人傳呼，縛獻異裝者有賞。大小頭目悉致麾下，無一脫漏。遂克達板城。是役礮斃賊二千餘，俘獲亦相當，並禽其大通哈愛伊德爾呼里。大通哈者，猶華言大總管也。胖色提六：一愛什邁特，一宜牙子邁特，一毛刺阿邁特，一他亦爾呼羅，一愛里邁特，一邁買地里。胖色提者，猶華言營官也。安集延玉子巴什三十六，南八城玉子巴什二十二。玉子巴什，猶華言哨官也。其餘夷職尙多，則華稱管理、執事、什長之類。於是大通哈及諸胖色提，同聲代怕夏乞款，願縛送白彥虎，撤回南八城，以贖死。錦棠聽其致書招怕夏，羈大通哈等隨軍。釋安集延南八城總頭，及土爾扈特種人，勿誅，悉給衣糧縱歸。前此潛逃烏垣求撫土回三百餘，給牛糧，令就達坂舊城耕墾復業。夷回大歡。

丁卯，錦棠自達坂西南進，搗託克遜。戊辰，抵小草湖。疆回報安會，聞達坂已失，驚懼圖竄。白彥虎噉死黨，四出劫掠人畜，焚燒村堡，脅衆隨奔。錦棠飭馬隊先發，步隊繼之。未至城，見火光四起，隱隱聞鎗礮聲，知賊正

圍攻莊堡。黃萬鵬率馬隊急進。城（賊）大隊自路旁空莊突出，四面環攻，勢張甚。黃萬鵬、崔偉、畢大才、禹益長、禹中海、李金良左右礮（邊）突。適錦棠以大隊至，與諸將三路長驅而進。將抵城，鳴鼓噪呼，賊衆驚潰，自焚存糧火藥棄城走。諸軍追擊，黃萬鵬等復自後乘之，賊尸枕藉。天明，遙見餘賊千騎西向而逃。錦棠飭譚上連、董福祥率馬步窮追，遂復托克遜城。纏頭及吐魯番、哈密、迪化、陝甘各回被裹脅者，約二萬餘，乞降。錦棠受之，令繳馬械，聽候安插。

初，怕夏間北路已平，知官軍必下南路，與白逆移達坂新城於兩山間，堅厚倍常，以大通哈守之，又以次子海古拉據守托克遜，扼南路總隘，亦築兩城相犄角。而自居喀喇沙爾，左右策應，以拒官軍。吐魯番舊有滿漢兩城，尙完固。海古拉又日役萬夫堅築王府，固自謂有恃無恐也。乃官軍一鼓而下達坂，乘勝進攻，自度不支。白彥虎即棄吐魯番，海古拉即棄托克遜，蒼黃西遁，莫敢支吾。

宗棠以南八城門戶洞開，應即振旅長征，符緩進急戰之議。怕夏如知去逆效順，縛白彥虎，獻南八城，固可不重煩兵力。否則深溝高壘，先據形勢，圖老我師，則官軍分道長驅，集糧轉饋，事不容已。飭錦棠速謀進取，咨張曜同赴前行。令孫金彪、徐占彪留吐魯番，加意拊循。吐魯番同知巡檢各官，均刊木質鈴印，遴員攝理。奏入，得旨允行。……（夏五月），宗棠復陳：「伊古以來，中國邊患，西北恆劇於東南。蓋東南以大海爲界，形格勢禁，尙易爲功。西北則廣漠無垠，專恃兵力爲強弱。兵少固啓戎心，兵多又耗國用。以言防，無天險可限，戎馬之足，以言戰，無舟楫可省轉饋之煩。非若東南之險阻可憑，集事較易也。周秦至今，惟漢唐爲得中策。及其衰也，舉邊要而捐之，國勢遂益以不振。往代陳蹟，可覆按矣。願祖禹地理最稱淹貫，其論方輿形勢，視列朝建都之

地爲重輕。我朝定鼎燕都，蒙部環衛北方，百數十年無鋒燧之警。由科布多、烏里雅蘇台以達張家口，皆分屯列戍，斥堠遙通，而後畿甸晏然。蓋開新疆立軍府之所留貽也。是故重新疆，所以保蒙古，保蒙古，所以衛京師。西北指臂相連，形勢完整，外患自無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則蒙古不安，匪特陝甘山西各邊時虞侵軼，防不勝防，卽直北關山亦將無晏眠之日。而況今昔攸殊，俄人拓境日廣，由西而東萬餘里，與我北境相連，僅有蒙部爲之遮闔。徒薪宜遠，曲突宜先，尤不可不預爲綢繆。高宗平定新疆，拓地周二萬里，一時帷幄諸臣不無耗中事西之疑。聖意堅定不搖者，擴舊戍之瘠土，置新定之腴區，邊軍仍舊，餉不外加，疆宇益增鞏固，可謂（爲）長久計耳。方今北路已復烏魯木齊全境，祇伊犁尙未收回。南路已復吐魯番全境，祇白彥虎率其餘黨，偷息開都河西岸，喀什噶爾尙有叛弁逃軍終煩兵力。此外各賊，則方去虎口而投慈母之懷，自無更抗顏行者。新秋採運，足供餘糧栖畝，鼓行而西，宣布朝廷威德，且勦且撫，無難速復舊疆。此外如安集延、布魯特諸部落，則等諸邱索之外，聽其翔泳故區可矣。英人爲安集延說者，慮俄之蠶食其地，於英有所不利。俄方爭土耳其，與英相持，我收復舊疆，兵以義動，彼將何以難之？設有意外爭辯，枝節橫生，在我仗義執言，亦決無所撓屈。至新疆全境，向稱水草豐饒，牲畜充牣者。北路除伊犁外，奇台、古城、濟木薩、至烏魯木齊、昌吉、綏來等處，回亂以來，漢回死喪流亡，地皆荒蕪。近惟奇台、古城、濟木薩商民散勇土著民人，聚集開墾，收穫甚饒。官軍高價收取，足省運費。自餘地方，必須經理得宜，始有復元之望。南路各處，以吐魯番爲腴區，八城除喀喇沙爾所屬地多磽瘠，餘雖廣衍不及北路，而饒沃或過之。官軍已復烏魯木齊、吐魯番，雖有駐軍之所，而所得腴地尙不及三分之一。若全境收復，經畫得人，軍食可就地採運，餉需可就近取資，不至如前此之拮据憂煩，張皇靡措也。區區愚

忱，實因地不可棄，兵不可停，而餉事匱絕，計非速復腴疆，無從著手。局勢所迫，未敢玩愒相將。」奏入，稱旨。

是月戊辰，哈密回目和木牙斯等至托克遜行營，訴稱：「哈密回王邁哈默特之母前被回逆襲脅南行，曾三赴南路，一入吐魯番境訪尋，均被怕夏監押。上年聞官軍破古牧地、紅廟子，今年破達板城，逆衆震懼，天威釋放纏頭九百餘，怕夏復殺數十人，餘多羈押各城，纏回愈不受其約束。怕夏憂懼，已服毒死。其子海古拉沉尸於水三日，裹以香牛皮，喉其死黨昇行庫庫（車）。纏回又擒海古拉去，殺之半途。」張曜得吐魯番纏回報，亦同。按怕夏自稱畢調勒特汗，有子六人，長咬哥，即伯克胡里，非所愛也。次咬都魯股魯急呼，則海古拉次引上胡里，次邁底胡里，第五子曾充阿克蘇伯克，與第六子均不知名。海古拉既誅，伯克胡里仍自王南境回夷，推白彥虎守庫爾勒。彥虎自踞開都河西岸，覬入俄羅斯，留其黨何某統兵三千，守喀什噶爾。何某者，本中國叛弁，以其女改名色哩瑪罕，妻怕夏，故得任用。此外有安集延兵數千，漢人五六千，纏回萬餘，均雍辦回裝以自別。安集延在浩罕各部中，最爲強悍。怕夏以兇狡之性，憑險遠之資，久踞南疆，狡焉思啓，不僅夜郎自大已也。

自大軍之西，紀律嚴明。逃賊而來及被賊裹脇者，錦棠、張曜盡心撫卹，前後送歸烏魯木齊者二千七八百口，送歸哈密者二千五六百口，皆給以牛種，俾各安業。……宗棠以「白彥虎一股偷息開都河西岸，一聞官軍進逼，自必竄竄。其竄路凡三：一、西竄庫車、阿克蘇一帶；一、迤西而北，竄伊犁；一、東南竄羅布淖爾，取道吐魯番界，東竄敦煌，以就海藏之路。就三路而言，如西竄庫車、阿克蘇，是官軍追賊必出之途，無庸別籌布置。如旁竄羅布淖爾，地僻人稀，逆衆盤旋山澤間，難冀免脫，狡謀或不出此。惟翻山而竄伊犁邊界，以出昌吉，綏來

則地勢平衍，道路紛歧，非預爲堵剿不可。密飭錦棠、張曜就近攔截，遏賊奔衝，免分兵力。如其回竄而南，張曜所部及留後各營當相機截擊。巴里坤、哈密、安西等處防營節節布置，尙可無虞。所宜預籌者，北竄一著。請勅北路各大臣一體嚴防，以昭周密。」上諭金順、英翰、榮全、額勒和布、車林、多爾濟、杜嘎爾、保英、英廉：「督飭各營，勤探嚴防，實力堵剿，毋任竄逸。」

秋八月，金順自瑪納斯接任伊犁將軍，派步隊八營、馬隊一營，分紮庫爾喀、喇烏蘇，及八十四湖一帶，餘仍留屯瑪納斯、石河子、沙灣等處，備白逆北（西）竄而北。

科屬上冬曾被賊擾。本年正月，鄂隆布拉克台復有騎賊殺傷差員，劫掠軍裝駝馬之事。上仍飭宗棠、金順，迅卽認真搜剿，務盡根株。金順旋奏：「科布多境內鄂隆布拉克台，因距古城篤遠，中隔數百里戈壁、沙磧，無垠，匪踪飄忽，朝夕靡定。聞信追剿，往往後時。派隊扼守，又苦水草艱缺。上年四月曾請科布多派兵扼紮沙札，蓋杜賊北竄之路。後以托倫布奏稱科城兵少而止。請將吉爾洪額帶赴科屬博通濟河之黑龍江馬隊二百餘名，撥歸保英調遣。」由是科境漸安。

錦棠既克托克遜，卽進規南城。時方溽暑，駐兵須涼。忽使臣郭嵩燾自莫吉利奏：英人照會調處喀什噶爾事宜。詔宗棠體察情形，斟酌核辦。宗棠奏言：「自陝回肇亂，甘回繼起，關內外遍地賊氛，而新疆遂因之瓦解。亂北路者，安索兩逆賊黨，均陝甘客回也。亂南路者，浩罕所部之安集延，曾怕夏，賊黨皆其部人。南八城吐魯番纏回及舊土爾扈特等種人，概爲怕夏所劫。不特回疆之民望風而靡，卽換防弁兵亦叛附之。迨北路賊首安得璘爲其所敗，降於安集延，於是怕夏闖入北路，而新疆幾成異域。安集延本浩罕四部之一。浩罕爲俄

人所併，安集延遂附英人。怕夏侵佔回部十餘年，英人陰庇之亦十餘年。明知爲國家必討之賊，從無一語及之者，蓋坐觀成敗，陰持兩端之故智也。上年官軍克復北路數城，英人乃爲居間，請許其降。而於繳回各城，縛獻叛逆，緊要節目，一字不及。經總理衙門向其辨斥，乃止。茲德爾比威妥瑪復以此絮聒於郭嵩燾，彼意以護持安集延爲詞，以保護立國爲義，其隱情則恐安集延之爲俄人所有。臣維安集延係我喀什噶爾境外部落，英俄均我與國。英人護安集延以拒俄，我不必預聞也。英人欲護安集延，而駐兵於安集延境，我亦可不預聞。至保護立國，雖是西洋通法，然安集延非無立足之處，何待英人別爲立國？即欲別爲立國，則割英地與之，或即割印度與之，可也。何乃索我腴地以市私恩？茲雖奉中國以建置小國之權，實則侵佔中國爲蠶食之計。且喀什噶爾卽古之疏勒國，漢代已隸中華，固我舊土也。喀什譯義爲各色，噶爾譯義爲磚房。因其地富庶多磚房，故名爲喀什噶爾。南八城之富庶，素以喀什噶爾與和闐、葉爾羌爲最，此固中外所共知者。英人以保護安集延爲詞，圖佔我邊方名城，直以喀什噶爾爲怕夏固有之地，其意何居？從前恃其船礮橫行海上，猶謂祇索埠頭，不取土地，今則並索及疆土矣。彼陰圖爲印度增一屏障，竟公然向我商議，欲於回疆撤一屏障。此何可許！臣奉職邊方，才疏德薄，致啓遠人輕視之心，無所逃罪。惟以局勢言之，我愈示弱，彼愈逞強，勢將伊於胡底！亦惟有勉竭駑鈍，不顧目前成敗利鈍，圖之而已。現在南路之師，劉錦棠所部三十二營，八月中旬分起西進。張曜擬九月初旬繼發。臣前調徐占彪所部蜀軍移駐巴古之間。茲委記名提督前安徽壽春鎮總兵易開俊率馬步數營進駐吐魯番，以資鎮撫。與郭嵩燾片奏「乘阿古柏冥殛之時，席捲掃蕩」一語，尙無不合。前聞英人有遣淑性赴安集延之說，已馳告劉錦棠、張曜，善爲看待。一如論及回疆事，則以我奉命討侵佔疆宇

之賊，以復我舊土爲事，他非所聞。如欲議論別事，請赴肅州大營。」彼來，臣自有以折之。」上嘉其奏，如所議行。

是時，錦棠已於七月派提督湯仁和進駐蘇巴什阿哈布拉。八月癸未朔，復飭董福祥、張俊由阿哈布拉進屯曲惠，張春發由伊拉湖小道與張俊會兵，均負草濬泉，接程以俟大隊。癸卯，錦棠分各步隊由大路進，自率馬隊由小路進。戊申，師次曲惠。己酉，飭余虎恩、黃萬鵬等率馬步十四營，取道烏沙塔拉，傍博斯騰淖爾西行，出庫爾勒之背，爲奇兵。辛亥，錦棠率隊由大路向開都河進，爲正兵。開都河源自天山之麓，匯而南趨，貫庫爾喀喀喇沙爾之中，下注博斯騰淖爾，古所謂渤澤也。白逆過開都河西岸，卽壅河水，阻官軍，瀾漫百餘里，深者滅頂，淺及馬背。我軍循灘地斜行六七十里，一溪前橫，深可丈餘。令將士泗水而渡，造浮橋，修車道。九月癸丑朔，錦棠收復喀喇沙爾。城中水深數尺，官署民舍蕩然無存。纔回均被白逆脅隨，存者匿山谷不敢出。諭和碩特台吉札布德勒克，遷蒙民百戶實之。甲寅，輕騎亂流而渡。乙卯，逾哈爾噶阿滿溝，騎賊百餘斜掠而過，追斬十餘級，生擒兩賊，皆安夷裝束。訊之，則陝回也。斬之而進。是日，余虎恩等亦從間道馳至，同收復庫爾勒，城空無人。食盡，掘得窖粟數千石濟軍。錦棠偵白逆方脅纔回走布告爾，乃揀健卒千五百、精騎千，親率以行，疾馳四百里。壬戌，至洋薩爾，見村堡被焚，火光猶熾，知賊去未遠。令後隊救火，前鋒及之布告爾。賊騎可千餘，黃萬鵬、譚拔萃與戰，破走之。甲子，追四十里，復及賊。瞭望回衆尙數萬，持鎗矛者僅千人。餘皆難民被脅。錦棠令曰：「持械者斬，餘勿問。」亟進軍迫之。賊委難民狂奔，悉遣歸復業，仍以精騎追賊。乙丑，至脫和。奈白逆已竄庫車，纔回萬餘伏地號呼，復慰遣之。夜四鼓，行近庫車，聞鎗礮聲。蓋白逆驅纔回西走，纔回不從，方以火器嚇之也。

黃萬鵬、章洪勝分道馳擊，羅長祐以馬隊橫躍入陣，轟傷賊目馬由布，幾擒之。賊大潰，追奔四十里，僵尸相望。遂復庫車。纔回言：賊勸止必以回衆隨行者，一使官軍無所資藉，難以窮追，一欲至喀什噶爾，獻之伯克胡里，爲結納計也。丙寅，錦棠抵和色爾，仍亟進拜城，以指阿克蘇，窮賊所往。宗棠奏：「此次擒斬悍賊，雖不過千數百名，而自庫爾勒啓行，騁六日夜，馳九百里，收復哈喇沙爾、庫車兩城，其餘城堡回莊無數，拔出被裹回衆以十萬計。將士踴躍前驅，不辭艱瘁。」奉旨：「存記彙獎，陣亡提督王慶福等十一員，均照官階議卹。」

九月丁卯，錦棠進至拜城，城門閉。通事告以官軍至，乃縋數人出，言：「白逆昨經此，與安集延會，將回俱竄。頭目阿克奈木不從，見殺。城回懼，閉城自守。白逆攻未下，已率黨西竄矣。」錦棠諭以威德，頭目賈賈提託呼達乃開城乞撫。

錦棠令諸將蓐食急進。時霜凍凝積，人馬躓行，手足皸瘃。戊辰，抵銅廠。賊方擁眷口渡河，以騎賊數百監押，纏回約二萬餘，麇集河岸。官軍薄之，見騎賊卽殺，尸壅河流。被裹纏回悉散，遣復業。時賊勢窮蹙，顧官軍追之急，念不一死，鬪不足以固衆心。于是白逆由左，安逆右，迎拒於上銅廠。鎗礮環轟，連珠不絕。官軍亦張兩翼包之。有貂衣賊乘駿馬，左右指揮。夏辛酉突入擒之。賊衆駭愕。諸將並力夾擊，斃賊無算。提訊貂衣賊，乃安集延分踞阿克蘇，胖色提要路打什也。

庚午，我軍至阿克蘇。城頭鎗矛林立，西南飛塵蔽天。諜報：「城內頭目阿布都勒滿謀率衆投賊，被各胖色提縛之西去。白逆亦率黨同遁。城內纏回十餘萬，則皆守待官軍者。」錦棠召回目至，皆膜拜乞撫。遂復阿克蘇。復遣譚慎典等，敗逃竄之衆于胡瑪納克河，拔出哈密纏回男婦數百，遇哈默特之母在焉，以歸哈密。賊

眷二千餘，送庫車安插。

時白逆自竄烏什，噶安夷竄葉爾羌，冀分兵力以緩死也。錦棠乃舍安夷勿追，而專討白逆。令黃萬鵬、張俊趨烏什，譚慎典、夏辛酉出正西會之。辛未，踐冰渡胡瑪納克河，擒斬賊目馬有才等。壬申，抵烏什城東二十里，前有賊屯，諸將擊破之，皆潰走。遂復烏什。癸酉，至阿他伯什，彌望戈壁，杳無人蹤。土回言：「此徼外荒地，不隸版圖，間有黑利黑斯插帳游牧于此。」黑利黑斯者，布魯特種人，類生番，與新疆不通聲息。白逆竄此，蓋無從踪跡云。錦棠深以大慙，漏逸爲己咎，乞免甄錄。宗棠謂：「連復東四城，實錦棠及所部將士之力。」仍奏請獎敘。陣亡總兵朱成其等十二員，均從優議卹。並奉詔以「白彥虎現經西竄，必須設法擒拏，毋任釜底遊魂，再行漏網，並宜乘此兵威，將西四城次第攻克，以竟全功。」

初，官軍克達坂城，獲庫車迤南沙雅爾回目麻木爾，釋歸故巢。麻木爾曾充安集延玉子巴什，既歸，復煽誘土客回，叛附安集延所設庫車、辟色提，爲之用。官軍克庫車，麻木爾挈黨數百潛竄哈密。哈密在阿克蘇城南迤西四百四十里。十月丙戌，有竄匪六七百與麻木爾合謀襲官軍。錦棠回師勦捕。庚寅，抵甯河滑蹶。辛卯，抵巴河。賊已竄哈密西五十里之屈烏克拱拜，河流深闊，船筏盡爲賊匿。錦棠飭糧回迂迴探淺，策馬先進。諸軍亂流而渡。麻木爾嗾衆壓關，鎗礮環施。譚慎典、席大成、戴宏勝、潘長清等直前奮擊，賊不能支。軍士有舊識麻木爾者，測準開鎗，中面頰，子穿耳出，其黨挾之以竄，遂大潰。追斬三百餘級。老幼婦女性畜散匿林中。壬辰，捕獲眷口五百餘，令回目帶歸沙雅爾。

當是時，伯克胡里猶保西三城，而和闐受撫。回目呢牙斯聞官軍西進，率衆進圍葉爾羌，遙與官軍相應。

伯克胡里聞之，留頭目阿里達什守喀什噶爾，身率五千騎擊呢牙斯，敗之。呢牙斯走歸於俄，伯克胡里遂併踞和闐。適前喀什噶爾守備何步雲，率滿漢弁兵陷賊中者數百人，共據漢城。遣使迎官軍，阿里達什保回城以攻漢城。且約白彥虎助攻。伯克胡里乃棄和闐走英吉沙爾，併入回城。錦棠計西四城用兵，應先取葉爾羌。惟喀什噶爾兵民反正，已據漢城，機未可失，遂飭余虎恩、桂錫楨由阿克蘇、黃萬鵬由烏什，分道並進。期十一月乙丑同抵喀什噶爾。兩軍均受節制于虎恩。錦棠進駐巴爾楚克瑪納巴什，扼和闐葉爾羌之衝，據形勢，備策應。

十一月壬子，錦棠至阿郎格爾，遇安集延騎賊百餘，斬之。甲寅，抵葉爾羌，賊已先遁。錦棠入居安夷新城，飭羅長祐、譚拔萃搜除餘逆，安撫纏回。適余虎恩馳報，甲子夜已復喀什噶爾。辛丑，錦棠飭董福祥、和闐自率馬步倍道向英吉沙爾。比至，賊已隨伯克胡里竄喀城，惟纏回二千餘戶乞降。撫之而進。癸酉，抵喀城，虎恩亦至。

方兩路之分馳也，黃萬鵬以甲子次喀城北，虎恩次城東，相距六十里。以賊攻漢城急，議馳救之。未至，賊候騎馳歸，呼曰：大軍至矣！纏回皆駭潰。伯克胡里、白彥虎不能禁，則分路竄逸，留其黨守回城以綴我軍。夜三鼓，兩軍抵城下。城回縱火燒廬舍，以騎賊拒戰。虎恩身率諸軍，如牆而進。賊畏其整也，棄壘而逸。白逆所署副元帥王元林，率千餘騎自固，獨不動。諸軍合圍，刺元林墜馬，斬其首。餘賊不得出，駢誅之。黃萬鵬等亦圍他股數千于城西北。虎恩既梟王元林，馳往助勦。何步雲等憑漢城呼譟，以助其勢。賊洶懼，開西城出竄，與外賊合奔。時天色猶未明也。

乙丑，留張俊守喀城。萬鵬出西北，追白逆。虎恩出正西，追伯克胡里及于小虎。丙寅，虎恩及賊于明要洛，令桂錫楨、夏辛酉等由捷徑斷其去路。自督蕭元亨、戴宏勝前後夾擊，賊勢披靡。陣擒于小虎，並斬哈密叛回藍得全，餘賊盡殄。適布魯特回報：「伯克胡里於昨日過此，計程營抵過路峽，距俄國窩什不遠。俄早派兵在彼迎候矣。」虎恩念白逆西北竄，必取道恰哈瑪，由明要洛馳三百餘里，可以橫截其前。遂舍伯克胡里而與黃萬鵬合追白逆。丁卯，萬鵬至岌岌槽，與賊後隊相值。陣擒偽元帥馬元，斬其副白彥龍。萬鵬、蕭元亨復先後窮追。忽山澗出五六百騎，裝束稍異。探知爲俄屬布魯特部衆黑利黑斯也。稱「頭目遣來放卡。知中國有人過此，頭起去已遠矣。」告以去者爲逆賊白彥虎，來者追賊官軍。答：「地屬俄界，非先知照，不得過。如需捕賊，當由頭目細送。」問頭目何在？答在納林河，距此尙數十站。蕭元亨遂轉報虎恩收隊而還。

庚辰，董福祥定和闐，擒安夷頭目達的罕條連和洛巴什俄波，土回偽元帥常世和王孝友等。羅長祐道經葉爾羌，漏匪麻木爾糾黨二百餘人，與和闐逸賊圖竄出南口。長祐飭陶生林追捕。十一月丁丑，擒斬麻木爾等。葉爾羌亦定。俘故怕夏妻女及其子引上胡里、邁底胡里，並兩少子三孫，按律治之。磔于小虎。馬元、麻木爾、金相印於市。其軍民捕獻安夷陝逆大小頭目，訊明正法者，共千一百六十六名。西四城悉平。

戡定新疆記卷四

功武記四

四年春，正月，欽差大臣大學士左宗棠以全疆底定，紅旗奏捷……

是時，官軍搜捕餘匪於葉爾羌、和闐，獲英吉利商官一人，隨從商賈九人，乳爾（目）教頭二人，商三人，阿刺伯三人，溫都斯坦三十餘人，鄂勒推把二十餘人，克什米爾七百餘人，拔達克山三千餘人，巴耳替一千餘人，科斯普一百五十餘人，哈隆普二百五十餘人。乳目國，紀載無所考。教頭自言，在俄美兩國之西，素工礮火，怕夏聘教洋操，與諸種人，均求給文回國。錦棠悉宥勿誅。宗棠以爲：「西四城地處極邊，從前西方各部落，往來貿易，間出其途，然不過偶爾假道，無流寓雜處者。自阿古柏招致通商，種人日增，遂皆視爲東道主。若任其久與回部錯處，異時呼朋引類，邊衅易開，請分別辦理。願歸故土者，仍卽放歸。願留中土者，准於關內安插，以杜其勾結之萌。」

四城舊有卡倫，皆附近數十里，百數十里內安設。卡倫外爲布魯特十九部落，錯雜而居。在喀城西北者五部落，蘇勒圖、察哈爾、薩雅克、巴斯奇斯、薩爾巴噶什，其名也，不知何時投附俄羅斯。其冲巴噶什、布察克、提依錦圖爾、額依格爾、岳百什、額勒德、訥色勒庫爾、奇里克、胡什、齊諾依古特、薩爾特、奈曼哈爾、提錦蒙、額勒德十四部落，向附安集延，其頭目來謁錦棠，願仍歸中國。宗棠以「喀城形勢介葱嶺支幹之中，安集延、布魯特

地居西偏，踰山而東，乃達喀城。本中外天然界畫。請南自英吉沙爾，北至布魯特界，按照卡倫地址，改築邊牆，於衝要間以壘堡，則形勢完固，界畫分明。」均奉俞旨。

初白彥虎、伯克胡里兩逆，竄入俄境。俄人遮阻官軍，遂至脫漏。錦棠與諸將士願仍分道窮追，務期罪人斯得。宗棠奏奉諭旨：「飭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向俄國使臣理論，令其告知本國，縛獻元凶。恭親王等與駐京俄使布策，按照俄約第八款，辨詰再三。布策稱：「此事，本國能查約照辦，但有交涉案件未能辦結，仍須左大臣照會圖爾齊斯坦總督」等語。」夏四月，宗棠遵旨行文。而錦棠先於正月間，已照會阿里木台俄官。接其回文，不甚明曉，大意謂「此項人衆五千，均係難民。本國不知爲叛賊，故暫留養活，欲求皇上賞還銀糧。」意似多索養費。金順議，應與師索取。宗棠謂：「中俄接界，中間向隔哈薩克、布魯特各部落。所稱伊犁之連界阿爾瑪圖，即哈薩克部亂後歸俄者。察哈爾，即喀城西北俄屬布魯特五部中之一。其特穆爾泊，即特穆爾圖淖爾，地在伊犁西南，鄂爾果珠勒卡倫外四百餘里。鄂爾果珠勒，距特穆爾里克卡倫五百八十里。特穆爾里克距伊犁尙十數站。金順駐庫爾喀喇烏蘇，逾伊犁到特穆爾淖爾，已三千數百里。至托胡瑪克，當在四千里內外。伊犁現未交還，未能越厄魯特、布魯特、哈薩克各游牧，而擒白逆。若由喀什噶爾、烏什、阿克蘇往，則須踰葱嶺兩大重支山。程途逾遠，險阻尤甚，難輕議舉兵也。」囑金順差員向伊犁俄官議收伊犁，並及白逆。

五月，金順派提督殷華廷、直隸州知州李滋森、游擊介洪亮等至俄國古鏡台，與阿爾瑪總理固必納吐爾喀爾伯科斯克依相見，言伊犁事……次及白彥虎。俄使云：「非故違約，特不忍置之死地。」殷華廷折以「兩國和好，遵照約章，尋常逃犯尙應擊送，何況此等要逆？」俄使佯爲不解，言：「我總督與左中堂早有公

文，毋庸再議。『華廷等見其理屈詞窮，恐致決裂，姑與委蛇而返。譯其來文，率藉詞俄官波塔甯烏拉索付，迭被喇嘛欺凌各案。總署奏取朝旨，命新授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錫綸查據，得其侵擾我吐爾扈特部落，劫掠喇嘛廟佛像，俘囚小喇嘛，益正克數事。所言烏拉索付迭被欺凌，則烏拉索付充俄使時，傲慢大言，爲守備朱澍抗論所屈，歸而飾詞誣訴者也。錫綸以『英廉未能早圖弭衅，請交部查議。棍噶札拉參不能約束喇嘛，請罰俸。朱澎褫職。』悉如議行。而俄人仍庇白逆不交，縱其黨勾結土回，四出劫掠。伊犁各城尤爲匪藪。於是沙泉子、托多克台、沙窩、大河沿諸處官餉商貨，被劫無虛日。戕官弁，殺行客，掠台馬。其徒或數十，或百餘，防軍時時追勦之，不能絕也。防禦滿成阿、披甲長春等，前後皆以追賊陣亡，逆黨愈張，浸及南路矣。

金順軍擒賊呢牙斯、常石清、丁哈春，供：『賊著名者，孫義合、白老虎、金山，皆白逆餘黨。』劉錦棠派提督楊金龍等，率隊追捕。又念賊踪飄忽，見官軍躡之，不敢東犯，必繞由喀什噶爾取道拜代里克，以入俄境。復飭羅長祐、夏辛酉各營，會纏回布魯特馬隊，赴邊隘邀之。九月壬子，長祐等至阿爾圖什，知賊已由索封口竄逸，卽長驅四百餘里，先抵冲壳罕，據險以待。甲寅，賊至，我軍設伏山前後，瑪木特出隊誘之。賊易其少，直前搏戰。伏發，圍之數重，短兵接，斬賊目賽屹塔黑振江，餘衆幾盡。金山跳（逃）免，旋爲布魯特擒獻。訊之言：『白逆饑困，詐領俄票，貿易鴨爾湖，遂與馬壯、孫義合、劉士林、馬良會分路犯邊。』錦棠磔以徇。頃之，馬良會、孫義合均爲孫金彪所獲，伏誅。宗棠奏狀，請以所獲俄票，知照俄使備案。

十月己丑，安逆阿里達什糾衆入寇。先是，阿里達什敗竄俄境，潛與其黨奉送位什罕爲僇勒，勾結布魯特頭目阿布都勒哈瑪及其子買賣提斯拉木等，謀襲喀什噶爾。辛亥，至玉都巴什，使其徒赴塔什密里克

糾衆，亦分兵入烏伯爾之瑪雜爾，誦經散食。瑪雜爾者，亦稱拱拜，回衆之祖墓也。錦棠聞警，飭張俊進兵塔什密里克，而自將趨烏伯爾。壬辰至，賊返走玉都巴什，合大股以抗官軍。錦棠追及之，麾軍疾戰，勢如風雨。賊密施鎗礮，殊死鬪。夏辛酉，怒馬陷陣，斬執旗賊目一人，奪其旗而舞。諸軍喜，呼譟乘之，斬獲數百，賊潰竄。追至布魯特遊牧地，不見賊蹤，知已入南山，乃還。時葉爾羌卡倫外布魯特已陰受錦棠檄，隨機勦截。甲辰，阿里達什至左曼，回目庫爾什拒之。方戰，伏起，聚而殲焉。並獲阿里達什所佩玉印以獻。惟阿布都拉哈瑪父子得脫入俄，俄人處之阿來之境。張俊至塔什密里，諸回受誘脅者三百餘人，俊悉誅之。宗棠具奏，並言：「俄人任阿逆入寇，甚非友邦睦誼。請飭總署，仍知照俄使備案。」

安集延酋愛克木汗條勒者，故叛酋張格爾弟玉素普之孫也。與其弟阿希木汗條勒，並狡悍，有部衆。阿布都勒哈瑪既敗入俄，思再舉，力不能。乃詭說愛克木汗兄弟，及吸買提和卓，令與阿古柏復仇。和卓、條勒皆回部尊其教祖後裔之稱也。阿逆又詐言南路有衆數萬，許爲助。愛克木汗信之，率其屬千餘，脅誘布魯特各部千八百人，自烏魯克恰提，取道卡浪圭內卡，以入明要洛。官軍扼守，不得進。十二月癸卯，繞竄畢勒套格依。五年，春正月乙巳朔，復折而南趨博斯塘特勒克，踞之。其地左右高山，中爲廣谷，饒水草。出谷而東南爲烏魯阿提外卡，有徑通色勒庫爾，再東卽塔什密里克。出谷正東爲烏帕爾，稍南卽玉都巴什。地皆戈壁，谷之西北爲阿依阿提，再四（西）三百餘里爲俄屬接壤之黑子里拉提達板。賊剽其四通，冀盡脅希布察克各野回，以厚其勢也。錦棠謂戈壁無障翳，易爲賊窺，不如設伏山谷以待之。乃陰縱內卡布魯特爲間，入賊中，言官軍無多，誘之深入。辛亥，賊遊騎至烏帕拉特近邊，偵知後隊約二千餘騎。錦棠飭張俊、胡登花以步兵趨烏魯

阿提、董福祥等以騎兵抵胡素魯克，有便則進，逼畢勒套格依，扼其旁竄回竄之路，皆偃旗臥鼓以行。癸丑，錦棠率諸將自喀什噶爾漢城而進。賊欲夜襲烏帕爾營，諜者以告。錦棠念南路地平，不能扼其吭也，飭羅長祐由北路徑搗其巢。至則賊方眠，長祐悉誅殺守者五百餘人，奪其巢而據之。賊前隊去已遠，不知也。方都（部）署其衆，分伏烏帕爾戈壁。天明，百餘騎徑來犯營。劉必勝、何俊禦之，逐北數里。賊伏騎自西南谷出，圍陣內嚮，環圍我軍，鎗礮如雨。何俊傷，賊圍益急。段伯溪、張復良以援軍大至，賊乃退，追斬數十百人。賊反投其營，遂收隊而止。甲寅，賊近博斯塘谷口，羅長祐設伏谷中，令譚慎典等於谷外布陣。賊瞥見大驚。然業已相值，則抵死擋拒，分其騎爲四五十圍，圍可四十騎，更番迭進。戰良久，互有傷亡。長祐率馬隊持長矛衝入，所至披靡。譚慎典斬買賣提斯拉木於陣。楊金龍、方友升復左右蹙之，無不一當百。賊敗竄入谷，伏兵起，斬其騎千餘。買賣提和卓、阿希木汗條勒皆死。餘五百騎，繞谷外西竄，欲出阿依阿提。長祐遣將追之，約至俄界而止。丙辰，及之阿依阿提，斬獲甚衆。愛克木汗條勒、阿布都勒哈瑪竟以百餘騎遁入俄境。是役也，擄斬胖色提十有七，曰買木特甘吉，曰塔什巴易，曰他什伯克，曰開里木，曰土魯善，曰太呢胡呢，曰卜根胡里，曰塔什買提，曰買賣提胡里，曰赤目瑪儀，曰逸子買賣提，曰呼土魯克，曰沙底克，曰沙悟的，曰哈生木，曰滿素爾，曰其祥比，皆阿古柏舊人。王子巴什六十有奇，安集延布魯特賊二千有奇。董福祥、張俊所誅旁竄者，又數百人。我兵亦失總兵李青雲等十八員，兵勇百餘人。奏入，上嘉劉錦棠決策制勝，頒賞珍物，將弁獎敘有差。李青雲以下，從優議卹。

亡何，愛克木汗條勒、阿布都勒哈瑪爲俄官驅逐，由阿來竄出，欲盜踞邊城，暫延喘息。哀懇安集延、布魯特各回爲助。展轉誘煽，從者漸多。六月乙未，竄至烏魯克恰提，渡河而南，招致諸部。錦棠與諸將議：烏魯克恰

提距喀什噶爾七百里，中隔戈壁。賊由此南竄，必出烏帕爾。西南竄，必出色勒庫爾。以兩地饒芻糧故也。遂遣縱長祐赴烏帕爾，築堅壘扼之。飭西南沿邊各布魯特，徒帳內地，以避賊。而自按兵喀什噶爾，伺賊所向。阿布都勒哈瑪旋踰嶺，南竄色勒庫爾。愛克木汗濟河南會之。

七月丁亥，色勒庫爾阿奇木阿布都勒哈山等聞賊將至，出屯蘇巴什之南，留伯克夏素唐居守。賊知要隘已扼，辛卯繞道薄城下，衆約三千餘人。丁酉，夏素唐詐降誘賊。阿布都勒哈瑪信之，親詣城下。夏素唐預選死士豁罕等二十餘人自隨。甫相見，玉子巴什蘇乃滿突前挽其纓，酋大驚，斫蘇乃滿，斷其指而逸。豁罕以鎗殲之，斬其首，復入城守。賊忿甚，攻圍益急。

時錦棠以阿奇木等出屯，慮城民驚怖，自將馳赴之。八月甲辰，至勒的克，賊解圍北竄。乙巳，踰卡拉塔什達板，至秦爾里安。癸卯，至布倫可西，南距色勒庫爾四日程。錦棠以賊蹤漸遠，非繞路捷追，勢難相及。丙午，飭董福祥兼程夜進，自與營務處袁堯齡繼之。丁未，福祥抵察哈爾民，聞賊已先過。戊申，至空台根滿斯，有賊數十騎奔竄木吉。福祥察賊所食牛羊，血猶殷地，知大股不遠。念軍士兩日一夜馳三百餘里，已疲極，而勢不可止。乃挑健卒乘騾，隨馬隊窮追。及於木吉，賊列隊河南，分騎爲數十團，依山傍河，排次甚整。張俊、夏辛西直前渡河，左右抄之。戰方酣，有綠衣賊酋執紅旗指揮，出入數四，勢悍甚。我軍以鎗擊之，賊遂潰。追奔里許，復鳴角返旆，拒戰甚力。夏辛酉分兵繞出其背，自率馬隊直貫其陣。賊見去路將斷，遂大奔。張俊隨而擊之，數十里間賊尸枕藉。庚戌，至黑子拉提達坂。賊率餘衆數十，踰嶺入俄界，乃止。凡陣斬胖色提等六十三，尤著者曰賈賚亦提，曰賈賚提巴巴，曰阿子，曰亦薩克，曰白奇巴圖魯，曰阿里必，曰開拜克，拉八和洛，曰毛拉和賈提，曰

邁提恰力克，曰可坎平完提，曰托乎大，曰克力恰克。買賣賽亦提，阿古柏派充喀喇沙爾大通哈。買賣提巴巴，亦所署烏什大通哈也。蓋至是，阿逆餘黨幾盡矣。宗棠以聞，且言：「師行所至，率皆荒廢阻絕之區。石壁冰梯，上插霄漢，鳥道陡絕，猱附而升，俯視幽壑，冥不見底。士卒染瘴，及糧駝戰馬之傷斃者，不可勝計。蓋自出關以來，艱阻勞瘁，以是役爲最云。」是時巨寇已平，邊圉晏然，流亡漸復……

七年，春正月，和議成……二月……詔金順接收伊犁，參贊大臣升泰、錫綸佐之。

八年，春三月，譚鍾麟、劉錦棠奏設新疆卹縣。先是左宗棠建議，開設新疆行省，上可其奏。于是譚鍾麟、劉錦棠度地勢，量廣狹物土，宜備員品，詳議具奏。下吏部議行……

戡定新疆記卷五

餉糧篇

同治十三年，秋八月，上以大軍陸續出關，派左宗棠督辦糧餉轉運，以內閣學士袁葆恆爲幫辦，移西征糧台於肅州，令葆恆前往駐劄。先是十二年秋，白逆竄擾哈密，朝旨已命宗棠飭各屬籌辦軍糧，在玉門安設轉運糧台。宗棠旋請簡任戶部堂官總司其事，有詔不許。

是冬十二月，又詔宗棠「統籌各軍所需糧餉軍火，每月應用若干，寬爲預備，毋令稍缺。如各軍逗遛不前，罪在主將。儻因糧乏貽誤，惟左宗棠是問。」並飭查明關外運道，繪圖呈覽。

宗棠奏言：「由肅州出嘉峪而西，本漢唐行師大道，使關內糧足供裹帶，車駝隨足供周轉，出關之兵何憚不進？然出關非難，至由安西抵哈密，計程十一站，千里而遙，經由戈壁，無台站，無水草，砂礫縱橫，人馬困躓，中間僅安西城北四站，焉蓮井尚可小憩。過此又七站，始抵哈密回城，地蹊而腴，纏回聚居，軍興以來，音耗闕絕，近被白逆股匪竄擾，餘糧能否採買，更無從知。前與諸軍集議，官軍分起次第前進，必先將甘涼採買糧料運存肅州，又由肅運至玉門，然後頭起開拔。至玉門，又用私駝轉運玉門存糧赴安西，騰出官駝官車轉二起軍糧，而後第二起繼進，餘均仿此。比抵安西作一停頓，又裹糧進哈密。如此層遞銜接，人畜得以稍舒，而士氣常新，可免意外之慮。」又言：「肅州安西共隸一道，而產糧贏絀迥殊。肅州高台、腴地也，安西、玉門頗多沙

磧，而敦煌爲上腴。軍興以來，民困逆回擾掠，復苦官軍攤捐久矣。人民存者不過十之三四，地畝荒廢大半。官軍借興屯之名，先給予糧牛價，抵算採買糧銀，搜括抑勒，戶口流亡。自白逆竄出關外，安敦玉彫籩之狀，較勝從前。臣在肅見難民絡繹入關，恐轉徙日多，荒地無人耕墾，籌銀三萬兩，分給三州縣，並發寒衣萬襲賑之。冀留此災黎，盡力耕墾，庶異時餘糧出糶，關外各軍可就近採買。然目前軍食不能取給安西，甘涼肅素稱腴地，頻年戎馬，被害最酷。自徐占彪偏師搗肅，諸軍戡定河湟，甘涼道路肅清，農民得安耕穫。兩年來，尙供官軍採買。然死亡既多，川原耕種不過十之三，旱地更無過問者。臣由蘭到肅，途間士民紛紛求免採買。經臣再三開導，除留民食及子糧外，諭悉數出糶。幸三郡民情樸愿，知官軍誓滅此賊，且能不擾，遂得集有成數。通計涼甘肅三郡定買市斗京糧十六萬三千餘石。按照額徵倉斗，則三十餘萬石，幾敵通省常年額賦。雖優議價值，每市斗一石重三百餘斤，給銀四兩，而民繳納不前，市價驟長，每石竟至六七兩之多。據甘州府縣稟報，棍徒喬良廷、李太和造謠煽惑，阻納官糧，以致市肆抬價，貧民糴食無出，軍民交困。臣察訪得實，立飭將喬良廷、李太和杖斃。並以署甘涼道肅宗幹辦理顛預，撤任查辦。民間交糧乃漸踴躍。然以定買糧料總數，供金順、張曜、額爾慶額三軍食用，及糧運車駝駝隻，防營所需食用，算至明歲六月新熟，尙短糧料市斗二萬餘石。現擬盡括額徵本色及各標營季糧，陸續填補，未知能否足敷。且甘肅地氣高寒，麥秋雖在六月，而民間割麥完畢，必堆積成垛，俟寒糜結脫，始便碾打上市。臣此次七月由蘭啓行，八月十二抵肅，沿途村舍麥垛雖多，而繳官上市者少。明歲節候雖早，計民間繳納新糧必俟八月，陳糧尙應寬籌兩月，庶新熟之交得資接濟。此籌糧艱苦之情形也。就轉運言，自涼州至肅九百里，自肅至安西千四百餘里，路多砂石，用駝爲宜。惟駝非農所畜，向來民

間惟騾馬牛驢，以供農事，藉應差徭。所有惟木輪大車，不耐負重遠行。頻年賊回擾掠，牲畜極少，差車無供。上年成祿出關，強拉差車數百輛。甫至玉門，車夫棄車而逃，並騾馬亦拋置不顧，無從措手。臣派弁三路出口，採馱三千。值蒙古馱少價昂，採不及半，報到僅六百餘隻。臣過甘肅，道府請重價雇民車，每運糧百斤行百里，許給銀四錢。其應出差車，給銀二錢。計四十餘日，民車差車運糧料到局，不滿三千石。幸臣前調集各營官騾千有六百，先後到齊，勉資周轉。而前用民價在蘭州平涼所雇商民車馱，及袁葆恆在河南購辦車輛，亦陸續搭運軍裝軍火抵甘。於是轉運稍旺，肅州乃有存糧。以後可不須重價雇民車。然通計由涼甘採糧運肅，由肅馱運至安西，合計民運車馱駝隻脚價，及官車官騾官駝員弁人夫薪糧、牲畜口袋、什物局費，一切攤算，每糧百斤需用銀十一兩七錢。內外勞費如此，豈此時財力所堪？若非預籌撙節，勸言用衆，恐官軍餉餉不繼，糧臺儲峙已空，不但後來難保此不竭之源，即目前出關之師且憂飢潰。此轉運艱苦之情形也。自古關塞用兵，在精不在多。穆圖善部隊皆冗雜之軍，不獨虛糜至艱之餉，且恐有礙大局。請飭其仍帶所部吉江馬隊，駐安敦王，督辦轉運。其步隊，概予撤遣，以節虛糜。一得旨，允准。

宗棠又念裁撤步隊，撙節雖多，若出關糧價運脚均於正餉剝扣，士卒何以爲生？復奏言：「各軍餉事，本有一定數目，以協解實數，按照員弁兵勇長夫，均勻攤算，計每石每年可得三十餘兩實銀。除備製造、添補軍需軍裝、購買駝隻之用，別無餘贖。至糧料牽算，計每人所食，月須淨糧四十五斤。馬隊一騎，日需料五斤，草十二斤；兵勇長夫兩名，月需糧九十斤。照步隊攤算，馬隊一營二百五十騎，抵步隊一營五百人，長夫二百名之數。料價稍減，脚價則一運道近，脚價猶少；運道遠，脚價增多。現籌出關轉運，脚價多於糧價數倍者，兵燹後人

物凋殘，絲毫不能藉資民力，與承平時迥異。無論子遺之民，尚須官賑，賑糧尚須官運也。各軍馬步兵勇，每月應得實銀三兩有奇。若按照食用糧料腳價攤扣，則馬步兵勇即將所得實餉盡數賠繳，尚須找銀繳局，萬無是理。若不按名按騎攤扣，則糧料價值轉運腳費又將何出？請飭下戶部兵部會議，出關各軍應得正餉每名每月若干兩。『戶部旋奏：『應由左宗棠查明出關軍營弁兵實數，所需正餉、糧料、運腳等項，按照例章，並體察關外情形，每月實需銀若干，及出關各營原撥餉項，分晰聲敘，先行奏明。』

宗棠上言：『張曜所部嵩武軍馬步十四營，按人馬實數，每月應支淨糧料四十三萬六千九百五十斤。其管驃駝弁夫應支食糧，驃駝應支食料，尚不在內。該軍由河南應餉，每月應得正雜餉銀三萬六千二百八十餘兩。若將糧料價值轉運各費攤扣，不但全軍無餉，且欠數甚鉅。請將該軍糧運經費，作正開銷。宋慶所部毅軍步隊十四營，又一旗馬隊一營，又一起統計步勇七千二百名，長夫千五百餘名，馬勇四百名，長夫百三十六名，共計馬步勇夫九千一百三十六名，隨員差弁丁夫不計，月需淨糧料四十九萬三千一百餘斤。照河南餉章，大建月支銀四萬二千餘兩，小建月支四萬一千餘兩。該軍暫駐涼州甯夏，就近採運糧料供軍，價平腳省，尚毋庸議加。現擬撥馬步勇丁千名，馬百餘匹，先進哈密，放水灌池，爲續進開墾計。及將來出關所需糧運，屆時必照張曜餉事議增。』得旨：允行。由是各營得正雜餉款，以資食用津貼，軍情大愜。

惟部議宗棠原奏出關各軍運腳，每糧百斤需銀十一兩七錢上下，照定例按程核算，數目懸殊。宗棠復稱：『例載運腳，係專指雇用車驃駝價而言。原奏關內採運，由涼州歷甘肅、肅州、達安西，計程千五百六十里，每糧百斤需銀一十兩七錢上下，係合糧價、車驃駝隻腳價、及員弁人夫薪糧、牲畜草料、口袋、什物局費、一切

統算在內，故與例載專係腳價者不符。若專就腳運言，固不懸殊也。且甘省新復，人物凋殘，絲毫不能藉資民力，與從前承平日久，地方完善情形，判若霄壤，未可按照成例，致誤轉輸。現時關內轉解糧餉軍裝軍火，官運民運相輔而行。民運腳價，無論雇用車駝驢馬，酌定百斤百里，給銀四錢。而額爾慶額出關，雇用民駝，自定百斤百里，給腳價五錢。關外食物昂於內地，腳價較內地加增，現辦情形已難一律也。民運腳價外，尚有民夫口食、牲畜餵養及應用食物各項，一有缺乏，立形滯礙。停待一日，所費更多。故必設官局，隨時給領，酌扣價銀，始爲省便。雖比民間買價津貼已多，而費不容惜。故關內民運百斤百里，給腳價銀四錢，合局用津貼，實不止四錢。關外民運百斤百里，給腳銀五錢，合局用津貼，亦不止五錢也。官運須分途採購車馱，分幫派弁夫管理，車輛鞍架、繩索、口袋、什物須隨時修整備辦，牲畜須按站預備草料醫藥以資餵養。車輛損壞，牲畜倒斃，又須裁併挑換，隨時買補填槽，所費極繁。而總分局員弁夫役、護勇、工匠薪糧，局用正雜諸費，尙未計及。此項費用，指官民運脚而言，自應攤入糧價併算。約言之爲一端，分言之則款目瑣碎，非候轉運藏役，專案據實開報請銷，急難清理。此時就臣墊糧價實銀而言，金順一軍領過糧料，截至本年九月內，共千二百萬斤，應攤合價銀六十六萬餘兩。張曜一軍領過糧料，截至本年九月止，共支四百七十萬零九百餘斤，應攤合價銀二十五萬九千餘兩。此皆兩軍未出關以前，由甘肅各局就近支領居多，故攤扣價銀每百斤合五兩五錢有奇。若全隊出關後，糧運仍由內地籌供，則由涼州遞運安西，每糧百斤實需銀十一兩七錢有奇。安西轉解哈密，又須從新起算。程途遠近，即腳價多寡所分。路途少一站，運費省一站。故甘屬運脚省於涼，肅屬運脚省於甘，牽算分攤，費自輕減，並非以由涼州至安西，十一兩七錢上下爲定也。」

諭旨飭移西征糧台駐肅州。宗棠旋奏：「軍行糧隨，設台必緊居前敵後。乾隆中兩定伊犁，官軍由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入，師行北路，故糧台設於北路。道光初用兵討張格爾時，賊陷喀什噶爾，繼陷烏什、和闐、葉爾羌。官軍會師阿克蘇，直指喀什噶爾，師行南路，故糧台設於肅州，分設託克遜、阿克蘇，各城皆南路也。現在局勢，額金兩軍已由安西哈密前進，北路巴、古、濟木薩之糧僅供主客兵民屯食，應厚其儲峙，備支應續進之軍。西征糧台若移設肅州，則偏於南路，北拒（距）古城二千九百六十里，台司應支，何由察諸軍贏縮，而各協其宜？東北拒（距）科布多四千三百餘里，距烏里雅蘇台近六十里，台辦採運，何由察價脚低昂遲速，而盡得其實？無論軍行北路，糧台設南路，專為從前所未有也。茲查肅局所辦採糧轉運一切事宜，已有頭緒，可保無誤。是糧台毋庸移設肅州明矣。袁葆恆擬購駝價銀已咨明劃解烏城，所購駝隻由北路巴里坤交收，牧放備撥。是北路轉運，不患無駝。烏科雖非產糧之區，然景廉十年十一月奏准口北運解軍糧不少。嗣因採駝二千五百隻無款停止，僅咨蒙古遞運，其到營不及十分之一，餘存烏台、科城，半多朽腐，遂請停運。是北路採辦不患無糧。然則糧台移設北路，供支北路軍，以今視昔，其又奚疑？台設北路，景廉遺存烏科之糧得資轉運，所購駝隻噉口外鹹草，壯健有力，日間僅餵鹽料，較肅州餵飼須耗人食之糧，又加節省。譬如圍棋，一著活而滿盤俱活矣。聖飭下袁葆恆，毋庸拘照移台肅州駐紮之諭，飭於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巴里坤，擇一處移台，兩處設立分台，冠期集事，庶明年駝隻歇廠前，北路儲峙充裕，先進之軍迅赴戎機，續進之軍絡繹爭赴，時局大有裨益，經費大可節省。」詔袁葆恆務與宗棠和衷商榷，毋得各存意見。

葆恆奏：「巴里坤為南北適中之地，且緊接大軍後，擬將糧台移改巴城，并請商調舊部皖軍數營前來

議運。一上飭宗棠酌度情形，奏明辦理。宗棠疏言：「袁葆恆稱糧台宜移設巴城，是也。巴里坤距各軍駐紮之古城、濟木薩等處，爲程七百里，車駝暢行無阻。台設巴里坤，照料易周，各軍赴台領運取攜甚便。回亂以來，城垣完好如常。惟巴城產糧無多，從前天時、地利、人和三廠屯田久廢，從新經理屯政，暫無近功。不得其人，更滋虛耗。袁葆恆所陳移台巴里坤，先買濟木薩糧，次調運烏科糧，次由南路調運。臣思古城之糧，景廉既經訂買，若訂買古濟糧，運回巴里坤，無論古濟未必尙敷訂買，無此辦法。南路涼、甘、肅、安西新訂之糧十九萬石，不爲不多。若復加價訂買，則貧戶無糧，買食維艱，青黃不接時，無從設措。上年散給子種外，郡縣復廣設粥廠，煮粥療飢，洵非得已。糧價愈增，富者未厭，貧者愈苦。揆之事理，實不可行。且新疆訂買已多，民間搜括殆遍。袁葆恆以南路調運爲未著，自有所見。古濟糧既已採過，涼、甘、肅又難議增，然則台移巴里坤，其必仍於北路廣籌採運，明矣。近廣加諮訪，知歸化、包頭至設台大巴一帶，十數站。大巴至巴里坤十六站，中間產糧處尙多。其地雖無台站，無一定地名，然舊時商旅赴巴、古、烏魯木齊，取道於此，以其有糧可購，有駝可雇，價均平減也。湖茶私運由此路至古城銷售，經歷任督臣奏明有案。近日總兵鄧曾隨金順到巴里坤，稟稱「巴城商賈不絕，棉布糧價與內地相近，皆由烏科一帶而來。」卽指此路。觀其市價平減，知其路徑之捷，腳價之省。景廉前與金順書，稱「包頭運糧實亦不少」，非虛語也。臣檄歸綏道崇緒，詢訪確實具報。一面委員撥銀二萬，往歸化包頭試辦採運。應否加銀增採，容緩再議。惟袁葆恆奏移台巴城，雖以南路調運爲末，而著意仍在肅州。現在趕製大車，已購車騾三千頭，駸駸西向，事難中止。姑無論天山嶺脊，石徑磽确，重載糧車聯幫銜接，較之單車空車，尙可參用人力，從容過險者，艱阻特甚，事必不行也。卽照袁葆恆辦法，車糧由肅運巴，艱阻不辭，勞費不惜，而

肅運之糧亦必無顆粒到巴。何以言之。自肅州、安西、越哈密二十四站，計程雖止二千二百餘里，而路多戈壁，車馱駝隻均須就水草柴薪之便。憩息收飲，不能按站而行。中間人畜疲乏，又須停住養息。即催趲迫促，非三十餘日不能到巴。每騾一頭，日噉料八斤。一車一夫，日須口食兩斤。蘭州以西，料豆缺產，餵養用青顆大麥穀充之。畜食之料，即人食之糧。車行三十餘日，計一車載糧多不過六百斤。兩騾餵養，耗去五百數十斤。車夫口食，亦須六七十斤。而車糧已罄，安有餘糧達巴里坤？此不謂之虛糜，不得也。西北轉運，駝隻爲宜。爲其食少運重，又能過險也。駝行口內，食料不過三斤。晝收夜行，可省草束。且一夫管牽五駝，日需口食又省。若行口外，食草不食料。如遇勞乏，但餵料一升，加鹽少許，仍即復故。惟駝夫宜擇老成勤謹，管夫之人宜擇耐勞體恤者。雖不歇廠，亦少倒斃。故關內外諸軍均使駝不使車，統領營官能者常留心照料，不盡委之廝養小卒也。袁葆恆初議移台，臣告以宜駝不宜車，天山無車路，關內糧難踰天山，購騾不如雇駝，辦官車不如用民車，已轉之車只可酌改州縣駝車，以省餵養。迄不見察。臣無如何。現在製造車輛已成，採買駝騾已到，始籌及餵養維艱，意欲仍駐肅州辦理車運，并奏陳西路用兵糧台均設肅州。引岳鍾琪用兵車糧車，黃廷桂分車馱北過天山，爲證。不知岳鍾琪兵車後此，曾否停止；其過天山，或士卒下車推挽，以資輕便，均無從詳考。至糧車，則於後起運至玉門布隆吉，咨止前進，而由巴里坤派餘丁三千，幫協轉運，謂可省車馱之煩，并以節費。當時原有紀錄，其因天山非車路可知。黃廷桂用兵回部，以車騾駐哈密，一半赴北路巴里坤裝糧，運庫車重載，返時不逾天山；一半徑由哈密運吐魯番，本是向天山西南行，更不近天山也。袁葆恆預存想當然之見，求成必不行之事，牽強往跡，附會其說，臣實未喻。就現在已成局勢言之，袁葆恆必將各處糧路運路，周爰咨詢，精心擇度，以所購

駝運北路糧，達巴里坤。迨巴里坤收有成數，袁葆恆赴巴城設台，一面仍運北路糧，一面用駝南來裝運肅局糧。屆時距秋穫不遠，採糧較易，可冀其事較之駐肅運巴里坤終歸無濟，大不侔也。其已辦車驛，虛耗餽養，殊爲可惜。擬以有騾無車者，分撥蘭州東路，抵台車之用。或加撥涼甘安肅各處，備台車添套及補里車放忙之缺。容臣與袁葆恆商議，由其自奏。袁葆恆原奏，糧台移設，須近護運，請商調數營。查巴里坤原有領隊大臣及總兵駐紮，臣近因鎮標急須整理，奏委記名提督王鳳鳴署理鎮篆，已飭隨帶餽銀，先赴署任，切實挑汰募補，冀可改觀。台移同城，可資照料。糧台應有者，護台兵勇夫役，爲數不必過多。設台後，前敵諸軍餉需均赴台請領，毋須由台運解，自毋須弁兵押護。哈密現有張曜全軍駐紮，安肅、甘、涼、蘭州、平涼以至陝西，節節駐有防營。袁葆恆隨時咨行護運，斷無違誤，毋庸調撥馬步，致涉虛糜。」又言：「從前用兵多設糧台，而糧員以貪婪進，貪婪終者，比比而是。臣鑒於此，每設局不設台。區區愚衷，竊以關外時勢應請緩設糧台，仍照現章，於哈密、巴里坤各處設立糧局。哈密局現委張季方經理，咨張曜照料，專司收糧轉運。巴里坤局委現署總兵王鳳鳴經理，由臣遴員幫辦，專司收發。臣雖遠距省城，尙可以時勾稽，加之督責，務歸實濟，以裕軍儲。而護台兵丁可省，糧台陋習可除，一切經費可節矣。」

〔光緒元年〕三月，詔袁葆恆回京供職。關外糧運，准如左宗棠奏，於哈密、巴里坤等處各立糧局，妥爲經理。北路既有捷徑，由歸化、包頭而西達巴里坤，自可從此籌辦，以期便捷。一切事宜，悉由左宗棠酌度辦理。其西征糧臺，亦經宗棠奏准，責令陝西藩司經理。遇有應行奏催，及各省咨行事件，藩司卽呈由陝撫敷辦。時宗棠奉命督辦新疆軍務，金順爲幫辦。順與景廉旋奏古城需糧至急，請由關內籌運十萬石。夏六月，有旨：「責

成宗棠悉心經理。『宗棠奏：『師行北路，宜用北路糧，臣前疏已詳。南路肅局既有現糧，又車駝隻購雇稍多，可以灌運，自宜嚴切督催，以廣儲峙。』

北局設於歸化，分局設於包頭，飭升用知府陳瑞芝、總兵肅兆元司之，雇民駝轉運。計自三月杪至五月，據報，陸續運過四十餘萬斤。至巴里坤，每百斤奉合銀八兩內外。

袁葆恆前奏：『甯夏採運，臣飭署甯夏總兵譚拔萃、甯夏知府李宗賓接辦。現報雇駝數百，由察罕廟試行。如此路通利，再爲加辦。漠北素產健駝，又便水草，惜久未開運，倉卒應募者少。又駝戶以拉差爲苦，臣飭巴里坤、鎮迪道嚴行示禁，冀聞風踵至，運道暢行，庶餉饋可通，亦收節省之益。臣頃晤俄國游歷官索思諾福斯齊，與談近事。索思諾福斯齊稱：俄國在山諾爾產糧甚多，駝隻亦健，距中國古城不遠。如中國需糧，願代採辦，運送古城交收。由俄起運，需護運兵弁，均由在山諾爾派撥。其兵費一併攤入糧腳價內，每百斤需銀七兩五錢。如年豐糧多，駝價不貴，價尙有減。比與定議立約，計年內可運古城糧二百萬斤，明年春夏可運足三百萬斤。索思諾福斯齊已專兵（圖）前告其地巡撫，據稱斷不致誤。臣現委同知丁鶚等赴巴里坤，又委甘肅道員陶兆熊等赴古城，辦理採糧開墾及收支事宜。此北路籌糧情形也。南路，肅局存糧三萬餘石，安西局存糧百數十萬斤，哈密局存糧百三十萬斤，現正趕緊灌運。據甘涼肅各廳州縣稟報，今歲夏雨優渥，冀獲豐稔。將來糧價有減，無增，車駝受雇日多一日，轉運較前稍易。此南路籌糧情形也。臣因歸包採糧運巴里坤，較涼州、甘肅運巴腳價大減，糧則實裝實卸，別無虛耗。故決計於北路開一運道，陸續撥兌實銀四十餘萬。甯夏已發銀三萬，計秋高駝集，運數可增。南路由甘肅肅，由肅運安西，均用車駝。由安西運哈密，運巴里坤，均用駝隻，設廠

局，潛水泉，刈草薪，以利運道。一切經費統於現辦採運項下開支。計轆轤轉搬，運數可倍。此合南北路運籌巴里坤之糧也。俄國在山諾爾緊接我布倫託海邊界，距古城數百里。俄人代採二百萬斤，運送古城，視巴里坤運古城路程較近，實獲之意外。計需銀十五萬兩。此於北路之北，籌古城之糧也。」

是時，各省關協餉積欠甚鉅，本年截至六月，僅收銀八十餘萬。宗棠奏狀，且言：「臣前估計諸軍歲需實餉六百數十萬，外增出關採運出款二百餘萬。以每年實到協餉約五百萬，劃抵出款八百餘萬，已不敷實銀三百餘萬。今則新疆兵餉糧運，一切責臣督辦，局勢更寬。就現辦情形，非獨糧運斷非上屆二百餘萬實銀所能敷衍，即現馬步軍需正餉仍非六百數十萬不能支持。其裁併後積欠勇夫正餉七百餘萬，又欠未發卹賞銀三十餘萬，均須陸續發給實銀。而今年春夏協餉所入，不及百萬。所以勉強勻濟，全賴奏借洋款。所有蘇浙粵三省協餉，每年連息共應扣還銀百二十三萬餘兩，是常年協餉入款五百萬內，又劃去銀百二十餘萬。出入兩抵，前奏每年不敷銀三百餘萬，今實不敷銀四百數十萬。如果各省關積欠甘餉，能如上年奏准提解積欠之半，應解協餉仍按月如數籌撥，庶各路開辦採運不至停運，待銀調派出關諸軍不致停兵待餉。否則前進局勢難言矣。」

尋又奏：「現在局勢，洋防塞防並重，人共知之，而難易不能無辨。洋防開辦一年，經始之費可減。塞上正值用兵，諸須從新籌措。如軍火器械，海疆隨時隨地可辦。塞上則須預爲籌計，隸水陸萬里以達軍前。一物之價，加入運費，已相倍蓰，尙須先備採運實銀，乃能應手。不同一也。海疆富饒，各口通商又利源所在，以釐稅言，除兩江歲入千萬緡，曾見章奏外，粵浙閩所收，較丁糧奚翅一倍。所須防費，已自綽然。甘肅素稱荒瘠，通省丁

糧一歲僅二十餘萬，亂後併此亦難復。按農民喘息僅屬，尚須由官多方勸捐，始免槁饑空山。又地氣高寒，物產本絀，土俗不解經商販賣，出外求贏，貧乏無聊，坐以待困，緝蠱早罄，挹注奚施。不同二也。東南澤國，稻之鄉，舟楫轉輸，一帆千里。商之謀生易裕，官之籌措非難。甘肅糧食，升斗皆負載而行，數十里之程，非車馱莫致，運脚每過糧價數倍，且有多十數倍者。故東南各省糧與餉可合爲一，西北則糧價脚價非另籌津貼不可。不同三也。用兵既久，官私耗竭。有時需用孔急，輒稱貸於富室大商。甘肅則本地無可商籌。協款不到，惟借用洋商巨款，及飭各台局向附近殷實商人議息籌借。然借洋款必指省關還款，以印票爲憑。借華款必飭台局於附近商賈蒼萃之區籌辦，以信約爲憑。近則陝鄂，遠則上海，相距遼闊，不能尅期得銀。而華款又零星湊集，爲數無多。比借款至，守候領催者環待已久，一散卽盡。既非若海疆就近取資，又不如洋商易集巨款，可以久支。如非計無復之，何肯出此不同四也。臣自出師江皖，轉戰浙閩，所歷皆兵燹之餘，就地籌維，未嘗奏請部款，就浙餉討閩賊，就閩浙之餉討粵賊。事平，欠餉一律清還。蓋東南餉源可渚，軍用易充，轉運又便。非若甘肅無可取資，仰給各省協款，如嬰孩性命寄於乳媼，乳之則生，斷哺則絕也。乃各省皆以洋防爲急，塞防爲緩，致臣出款日增，入款大減。豈沿海防軍重於出塞征軍，今日海防急於塞事乎？竊維餉源只有此數，此壅彼缺，勢所固然。疆臣各轄一方，畛域攸分，恆情不免。部臣總司國計，因時制用，乃其所宜。以欠餉言，臣軍積欠二千六百餘萬。所部除火食、馬乾、寒衣、單衣外，每年僅發一月滿餉，尚須多方設措。似此窘蹙，何可爲常？各省但就本省應發餉需，節縮一兩月，勻濟甘肅，是富者減一孟之食，仍免啼飢，貧人利壺殮之加，卽期宿飽。不過通融挹注，大局藉可維持。此區區愚忱，不得不披瀝陳之也。一會陝西巡撫譚鍾麟亦奏請，指提西征年終一月滿餉，并

僅各省奉撥出關糧運的餉，暨催提金順等軍糧餉。得旨：「飭各直省督撫將原協、添協西征各餉，與分界南北洋海防各款，一體兼顧，毋稍偏重。如再藉詞延欠，卽由左宗棠、譚鍾麟分別指名奏參。」而各省關終以洋防牽掣，報解寥寥，餉源涸竭。

冬十二月，宗棠乃請續籌巨款，言：「臣現整旅西征，應用火器子藥、皮棉衣褲、氈包棚帳、駝騾馬匹、採買、製造、轉運諸費，每款動需數萬、十數萬。出款之增一也。汰遣弁丁，應清欠餉；添募精壯，應增正餉。出塞征夫，除食糧照章核扣正餉外，餘餉均需現銀實發。出款之增二也。哈密、巴里坤諸處餉項，部臣責其核奏，漸且改爲挪墊現銀。出款之增三也。南北各路糧運，九月後愈加暢旺，駝馬車騾人夫牲畜各數萬計，腳價薪糧概須現發，口袋、氈條、車駝、酌帶什物，須隨時添製。預備所費，倍加於前。出款之增四也。師出南路，安西西迄古城關之三個泉，沿途戈壁相間，人煙斷絕，薪桂米珠。軍糧須數百里割刈，非預先發價，飭各處印官局委設法購備，不能過師。巴古兵民屯墾，委員設局者，牛種、農具、採購製造，動需鉅費。出款之增五也。俄人允爲承辦軍糧，勞費雖省，而腳價需現銀發給，至遲不逾三月之限，道遠運艱，宜預籌解。出款之增六也。關內馬步百餘營，鹽糧、餉乾、薪炭、公費、地方津貼諸款，每月仍非數十萬，不能點綴。出款之增如此。上年奏借洋款，原擬湊集現餉，大加裁撤，減一分積欠卽省一分出款。乃洋款遲到，除扣還前借商款外，餘銀百七十餘萬，先後到甘，隨到隨罄。欠發勇夫正餉八百餘萬，上年已清釐二百餘萬，今又漸增新欠。現因年節屆時，應發滿餉一月，各營將弁兵勇盼望甚殷。出關馬步各營已調赴涼州合隊，待餉進發。各路糧運價腳待銀應付。稟牘紛來，臣無以應也。不得已，飭辦理駐鄂後路糧台道員王加敏、駐陝軍需局道員沈應奎，籌借商款六十萬，提前解甘，由臣分別點綴。

權濟目前。約定明年二三月歸款。屆期，各省協款即令旺解，必陸續清還借款。而臣軍已寅支卯糧，協款一到即盡，仍屬無濟。若不提還借款，則失信商人。此後并籌借之一線生機，亦塞矣。竊惟上年籌辦台防，經今兩江督臣沈葆楨議，借洋款一千萬兩，按每年八釐行息，分作十年籌還。業與洋商定約。嗣台防事定，減借二百萬兩，仍分十年撥還。在案。應懇天恩，俯准援照台防成案，允借洋款一千萬兩，仍歸各省。關於應協西征軍餉，分十年劃還。如此，則各省協餉藉資騰挪，俾微臣亦得所藉手，迅赴戎機。」奉諭：「准如所請。著沈葆楨速議奏聞。」

〔光緒二年二月〕葆楨奏稱：「出關餉需礙難借用洋款，請飭下部臣，熟權緩急，將有著之款，移稍緩者於最急之區。如江蘇協甘內，有一萬歸陝西。陝西肅清多年，不難自籌一萬，此款應歸西征。江西派協雲貴兵餉勇餉，爲數頗鉅。雲貴較西征則緩。江蘇月協八萬，自本年正月爲始，督飭司關局力籌如數，內劃出左宗棠還洋款數目，發交江海關，餘盡解左宗棠後路糧台。所有老浦營及關內外各軍，均由左宗棠統收分撥。至年終一月滿餉五萬，交冬，仍極力籌解，不入月餉。湖北協濟江防未解十二萬，湖南協濟江防未解八萬，均請飭各督撫，移解左宗棠，以赴西征之急。」

是月，宗棠自率馬步各營，由蘭州赴肅。計俄糧運古城，截至四月，可四百八十餘萬斤，足敷金順軍食。繼進各軍所需糧料，除官私駝駝隻裝運，軍士自行裹帶外，截至四月，巴里坤存糧可六百餘萬斤，安西哈密糧運至古城可四百餘萬斤，存儲待運者尙千萬斤。惟洋款格於沈葆楨之議，餉仍竭蹶。左宗棠復請敕下兩江督臣，速代借洋款四百萬。

三月朔，上諭：『左宗棠業已督率馬步，分起西進，爲規復新疆各城計。師出塞外，必須士飽馬騰。左宗棠前議借洋款一千萬，現請減借銀四百萬兩，係爲節省經費，顧全大局起見。惟現當大舉深入，酌發欠餉，預備行糧，需款甚鉅。著加恩，於戶部庫存四成洋稅項下，撥給銀二百萬兩，並准借用洋款五百萬兩。各省應解西征協餉，提前撥解三百萬兩，以足一千萬兩之數。國家經費有常，似此竭力湊撥，可一不可再。洋款如何籌借，著左宗棠自行酌度，奏明辦理。各省應解之三百萬兩，著戶部酌量指提，毋任延宕。其餘應解西征協餉，仍著該將軍督撫嚴飭各藩司監督，儘力報解，毋得八成自限。閩粵欠解較多，左宗棠請飭將本年應協甘款，如數迅解，著該督撫遵照辦理。』是月又諭：『各省提前趕解西征協餉三百萬。現據戶部奏，福建已提前湊解六十萬。廣東本年應協甘餉計九十一萬，已催令如數迅解。內應還上屆洋款本息約共四十萬兩零，仍餘銀五十萬。閩粵共計已得銀百一十萬兩。其餘百九十萬兩，即照部議，浙江四十五萬，江西三十萬，河南五萬，湖北三十八萬，湖南六萬，山東六萬，山西二十萬，安徽十萬，四川二十萬，閩海關十萬，共湊足三百萬兩，均於本年應解西征協餉項下，先行提齊，統限三箇月掃數解交左宗棠應用。各該將軍督撫務當遵照部提數目，依限趕解，不得稍有短欠，致誤戎機。部撥四成洋稅銀二百萬，現議分四批，由順天府遴員接續領解，交西征糧台，轉解左宗棠軍營。此項庫款，該部請於西征協餉內儘數解還。各直省應解西征協餉，除提前三百萬及兩次所借洋款劃還本利各銀外，所餘不多。若儘數解還部庫，恐軍營餉需仍不敷周轉。著改去歲議撥南北洋海防經費之四成洋稅內，按年酌提一半，將此次部撥二百萬兩陸續扣還。即著李鴻章、沈葆楨遵照辦理。各該將軍督撫倘不能將該省協餉解至八成以上，仍著該部嚴參懲辦。』

夏四月，宗棠奏言：「臣前請借洋款，商之兩江，窒礙不行。復奉諭，准借五百萬兩，令自行酌度，敢不切實圖維。竊計本年應得的餉，除部款二百萬，協款提前三百萬外，各省尚可應解八成以上，餘銀清還陝鄂滬新借各款，尚可存留四百數十萬兩。計連閏十箇月內，餉需得資周轉。是本年不借洋款，尚無不可。惟此後各省關協款，衰旺未可預知，而懸軍深入，道遠費繁。若無實銀接濟，不堪設想。近接上海轉運局道員胡光墉稟稱：「上年花旗、普魯社兩國在海島開礦，獲銀甚旺。若與商借，可期有成。」臣答以擬待來年，始行議借。一則遲借一年，可省一年息耗。一則明年議借，隔年始還。一期兩次，彼時臣前借三百萬本息已悉數還清，界限分明。各省關協款，從後年撥還借款，亦尚不至迫促也。」

六月，宗棠奏：「北路探運總局設歸化，分局設包頭，經奏委陳瑞芝、蕭兆元試辦年餘。已據報，探運五百餘萬斤，合之甯夏探運，幾七百餘萬斤。陸續解巴里坤存儲。近時大軍次第出關，及金順借糧濟急，均指此應之。其甘州、高台、肅州、安西、哈密探運存儲之糧，積至二千數百萬斤，不爲不多。惟此路經過戈壁天山，艱阻異常，駝駝車輛視爲畏途。兵燹之餘，勉籌轉饋，勞費萬狀，究於軍儲少益。故自來西北用兵，無轉關內之糧者。上年試辦，歸包轉運，欲於北路別開新徑，以裕軍儲。事之濟否，未可預知。幸奉諭准辦，獲此鉅數，非始願所及也。近因南路糧多運絀，而供劉錦棠、徐占彪三十餘營糧料外，尚須供金順分駐巴城數營，又接濟金順全軍軍食。不得已，飭加雇駝駝車輛，轉肅州、安西存糧，越哈密、巴里坤，逕抵古城。蓋勞費無以加矣。而中途又時患車壞牲斃，不能依限畢赴。劉錦棠乃儘該軍所有駝駝車輛，助運哈密存糧，備四十五日之需。節節短運，四起四卸，乃抵古城。計閏五月抵古局，存糧可得七百餘萬斤，尚止抵歸包甯夏連巴之數。而由肅徑運古城，每糧百

斤脚價十五兩有奇。安西運運古城，脚價十一兩有奇。較歸化、包頭、甯夏運巴里坤脚價，每百斤祇八兩有奇，所費又將過半。由是觀之，用兵西北，宜採運西北糧，斷可知也。轉瞬新穀將登，又須籌採，必以甯夏、歸化、包頭爲大宗。惟陳瑞芝、蕭兆元竭力經營，雖有成效，而蒙部情形未悉，加委西安協領記名副都統喜勝、督同陳瑞芝、蕭兆元辦理。喜勝已於閏五月由西安馳赴歸化，北路糧運可期推廣也。『未幾，官軍連克古牧地、烏魯木齊，而各省協餉仍延欠未解。八月朔，宗棠奏：『臣緩借洋款，原以各省八成以上協款可恃也。溯自奉旨日起，截至六月底止，西征糧台報收部款二百萬，各省提前協餉二百四十餘萬，其非提前協餉亦四十餘萬，約收銀四百八九十萬兩。該糧台收到後，歸還上年息借商銀及留支應發各款，存銀僅一百數十萬兩。刻下烏垣各城以次克復，遠征士卒轉戰勞苦，則餉需不可缺。新糧登場，急宜收購，則採買不可緩。白露已過，駱駝起廠，則轉運不可歇。各城新克，百廢待興，急須設官駐營，舉行賑濟屯墾諸政。賊踪聚南路，又將移哈密、巴里坤、古城之師，兼調馬步各營會剿，亟須辦理軍火糧運。局勢愈關，需用愈多。通盤籌畫，儘目前存項計之，九月、十月後餉事又當斷絕。懇飭部臣查明各省協餉已解未解成數，分別嚴催。』時金順已奏收復瑪納斯北城，進攻南城，需餉甚急。上飭宗棠於西征軍餉內，先行酌量通融。

光緒三年春三月，宗棠奏：『出關餉需，上年准發部款二百萬，各省提前解三百萬，均是的餉。復蒙諭飭各省協款，以八成批解，可資敷衍。故上年不籌借洋款。惟出師絕域，距協餉各省在數千里萬里外，而已到之餉止供九、十月之需。除奏請飭部分別行催外，擬即籌借洋款，并先飭滬鄂陝各台局息借華商銀百一十萬，一分二釐給息。其洋款經上海轉運局胡光墉訂借，限本年三月到廿。不意被金順守領滬餉委員許厚如託

詞朦借，致啓猜疑，事復中變。而進攻南路及規取吐魯番各軍，已指春融爲師期。奏調填紮烏魯木齊卓勝馬步全軍與防護古城迤西及巴古一帶運道馬步各軍，業經資遣出關矣。縣軍深入，勢難停待。洋款既不足恃，協款又無現成巨數，何以進兵？懇飭各省關將本年應協西征軍餉，提前速解四百萬兩，餘均解八成以上，俾兵機順利，得免意外之虞。如一時未能驟集巨款，即照陝西撫臣譚鍾麟前奏，各省分向本地富商議息借湊，先期解甘，仍各按每月應解之數，分期劃還商款，而息銀仍由西征餉內劃扣。在各省無洋款期迫之煩，無墊息虛耗之累，而臣軍得有實濟。」奉旨，悉如所請。

夏四月，宗棠奏：「據胡光墉稟稱，洋商已知許厚如不足信，仍允訂借匯豐銀行五百萬。彼國電報已以二百五十萬裝船。餘俟裝船有期，再報。惟洋商狃於同治十三年閩省借洋先收爛番，後還實銀故事，計息雖少，獲利轉饒。因以比照閩案爲請。胡光墉與再四斟酌，彼借此還，均用實銀，按每月一分二釐五毫起息，由浙海、粵海、江海、江漢四關出票，作七年勻還，每年還兩次，每次六個月爲期。因思以七年計，每歲還本銀不過七十餘萬，每次尙只三十餘萬。初年息微，末年稍增。以四省勻還，初年每省不過二十餘萬。而四省協濟甘餉，浙江歲協百四十餘萬，湖北、江蘇、廣東皆歲協九十餘萬，內外從中劃撥歸款，既各省力所優爲，時日又舒，不以追促爲苦。臣軍得此巨款，除還陝甘滬鄂借款，尙不至束手無策，坐失機宜。遂飭其如議趕辦。惟向章洋行付銀，必由該國駐京公使總稅務司知會各關領事官稅務司，又必以各關印票爲憑。懇恩，飭總理衙門，咨行廣東、浙江、江蘇、湖北四省督撫暨監督關道，分別出具關票，加蓋督撫關道關防，仍照會英國總稅務司，轉飭四關稅司一律蓋印簽押，交胡光墉妥速辦理，庶銀可早提，西事可早爲布置。」得旨，允行。

初，山西自同治八年戶部奏定月協西征餉三萬，又專協穩圖善餉月一萬，米銀月一萬，歷經西征糧臺開單咨部，戶部按照核催。上年十一月，藩司林壽圖乘前撫侯代臆詳，按照同治六年前任晉撫趙長齡奏每月二萬核算，置八年戶部核定月協五萬成案不顧。且指八年奏定實餉爲虛數，糧台開單，戶部核催爲歧誤舛錯。宗棠遂劾林壽圖任意取巧，紊亂餉章，請飭部議處，以儆効尤。嗣經部議，將林壽圖請旨褫職。

九月朔，劉錦棠復喀喇沙爾。後二日，過喀爾哈阿滿溝，擒賊供：『秋糧甫穫，白逆迫纏回悉搬入庫車。』是日，錦棠至庫爾勒，行糧已罄。令軍士覓掘窖糧，得數十萬斤。乃飛輓後路，轉運接濟。旋復庫車。其地糧料充足，價買尙易。未幾，西四城均於冬間次第克復。

四年春，正月，宗棠奏：『南疆尅期底定，尙免老師糜餉之虞。而官軍自復喀喇沙爾後，所歷均是腴疆，各城米糧布疋、銀錢及軍民所需日用百貨，價值與東南各省腹地相若，且有較內地市價更平減者。現飭古城、巴里坤、哈密、安西採運局減採停運，並將各局分別撤留，以示撙節。將來軍食就地取資，全局既振，制用自舒。我皇上保大定功，規模宏遠，上與高宗拓地節餉之貽謀，若合符節矣。』繼而行省肇建，甘肅新疆餉額經受代欽差大臣劉錦棠，依宗棠原議，定爲歲協三百數十萬。

西甯軍務節略

『西甯軍務節略』開卷略述光緒二十一、二年，循化、巴燕戎格、碾伯、大通、西甯等處，撒拉族、回族人民底起義及其被鎮壓的經過。後附有圖十幅，電旨和電奏各若干通。我所見是北京圖書館所藏的石印本，沒有印着編輯人姓名。從節略底內容上看，當是清軍將領董福祥等幕府人物所編。現在把十幅圖刪去，把開卷的略述分了段，加上標點，把電奏和電稿也都加上了標點。

白壽彝 一九五二年七月二日北京

西甯軍務節略

西甯轄境，東南爲巴燕戎格廳，循化廳，以達河州。北爲大通縣，再北爲大通營，以達甘涼。西出水峽口，則爲青海。回番雜處，山阻深水，地方遼闊。

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循化撤回韓努力以爭教爲名，藉端肇衅，圍攻廳城，肆其鴟張。經總督楊昌濬飭派各軍，由東路而進。並咨奎順，會飭西甯鎮總兵鄧增一軍，由西路前往，相機勦辦。然此時郡城空虛，預防更關緊要，奎順隨咨總督楊昌濬，奏請招募土勇二百名，並調集各路番兵以備不虞。

五月二十日，循化解圍，該逆竄渡河北，勾結外五工撒匪。時逆首韓文秀亦起，先擾巴燕戎格廳，次圍甘都堂。比攻黑城工，圖取扎什巴堡。而礮伯、米拉各溝回乘隙皆叛，攻破巴暖營堡。是時，湟中戒嚴。鄧增一軍復調回扎什巴堡，截竄匪，恐其蔓延。郡城防務更形吃緊。奎順奏請，將前招土勇添成精字步隊一營、馬隊一旗，並招健字土勇。西甯道府亦各招衡字、平字、生字等勇，以資防勦。祇以兵力單微，賊勢猖熾，附郡之西川多巴、北川之蘇家堡、南川之申中、羊毛溝、東川之紅水泉、沙溝、新莊等處，前後皆叛，據爲賊巢，肆行殺掠。逃難漢民紛紛進城，沿街塞巷。正在設法撫恤安插，而大通縣大通營各回逆亦相繼而叛。當經飛檄甘軍毅武馬步一營一旗，由間道來甯，協防助勦。

迨七月十三日夜，郡城附郭東三關回逆同時並起。十四日，西川之回驍來數千，距郡城西北五里小橋。

列隊北岸，意在會合關回，圍攻府城。奎順即派馬步各兵，飭鄧增帶隊，由西門出擊。盪決（決）數次，賊始敗去。由是一面飛調援軍，一面分備守禦。以甘軍毅武營旗駐紮城外西北角，以練軍步隊駐小橋，以練軍馬隊駐河西，以扼三川來路。所有精字、衡字、生字新勇、番兵，以及兵團，駐紮城頭，分撥偵探，布置稍定。次日，西北川之逆繞從河北山根來撲，關內之回亦出關迎合。當即派隊出北門河干鏖戰，復撥精衡兩軍，合聚民團，大開東門，突出外關，以冀焚毀賊棚。奈賊守陣甚嚴，鎗石如雨，各街巷口均以大木塞斷。我軍不能深進。外賊聞關內有警，隨即退回。我軍掩殺，互有傷亡，亦撤隊歸。探知該匪夙業挖煤者居多，誠恐開通地穴，暗攻入城。奎順即飭兵民，趕將城內重掘壕溝，派兵守護。

八月初二黎明，東城牆驟坍數丈。正搶修間，忽西北兩川及河北逆匪萬餘，齊至郡城西隅，直撲營壘。而東關回賊數千，繞由南山後，會合南川之賊，抄過山頂，由南禪寺一帶下山，圍撲城垣。山勢距城里許，賊撲兇猛。鄧增率所部及甘軍迎擊西南隅。奎順隨飭精字等軍，偕同番兵，分投進剿南山之賊。城上兵民亦以鎗礮助之。自辰至申，羣賊始退。雖稍挫賊氛，究未大受懲創。該逆負郭盤距，節節伏莽，要隘均被挖斷，文報不通。是時大通縣已被圍兩月，勢在垂危。大通營城失守，實因郡城賊衆兵單，不敷分布。提督李培榮援湟之兵阻於平戎驛，不能前進。奎順率同文武，晝夜在城，嚴加隄防，以顧根本。

查東關與老城毗連民房廟宇，均被賊焚，僅留牆垛，最易藏奸。故每一出隊，先須搜捕伏賊。十四、二十六等日，分隊平毀其牆垛，處處遇伏，幸皆獲勝。關城爲賊老巢，各川之回附爲羽翼，兵出而賊四路應之。是以於九月初九日起，至十月二十七日止，在南北門外與賊接仗，大小十數戰，連次攻關，迄未克復。彼時郡城四面

受敵，糧草不濟，危至萬分。

十一月初九、十九兩日，西北川之賊來撲。我軍迎擊，戰於小橋西杏園等處，當時擊退。該逆等聞援兵將至，紛紛投誠於平戎驛。李培榮知其衆心攜貳，乘隙於十一月二十日直進東關。惟時東路稍通，而西南北三川之回猶肆猖獗。旋經提督董福祥派總兵何得彪等，先後帶隊，會合奎順及鄧增各軍，分投兜剿。嗣於二十二年正月初旬，陝西巡撫魏光燾亦率湘軍到甯，始克合計，將逆目韓文秀、包良等擒誅，掃洗東三關，攻克西川蘇家堡，圍攻多巴賊。該逆勢窮力蹙，殺其酋馬大頭三三，獻首乞降。分勦各川之軍，破賊於南川之中中、羊毛溝、沙溝、樹兒灣等逆堡，又破賊於北川之後子河、長甯堡，解北川營城及大通縣城之圍，戰破黑林堡賊巢，又克服大通營城。總督陶模又派遣員潘效蘇等帶隊，由扁都口踵至，會攻各莊距（磨）匪，平之。是時，提督董福祥亦奉命移軍西甯，督飭諸軍，循山而進，攻下東灣、生地溝、化力坡、甘都堂、卡爾岡諸賊巢，誅逆目馬成林、韓努力、冶諸麻，搜戮逸匪，湟中稍見底定。尙有大股敗賊，麋集西川上五莊等堡。奎順慮其西竄，飛飭青海蒙番兵丁，嚴加防堵。並電知四川總督預防。迨後會兵進剿，該逆潰敗，果由水峽出口，竄至青海地方柴達木一帶。隨派官兵裹糧追擊。該匪不能盤踞，凍餓死者甚多。餘皆西竄，經新疆各軍堵截收撫。由是西甯全境及青海地方，一律肅清。

所有西甯與賊接仗大小數十戰，謹繪圖十張，將西甯軍務情形，不敢稍涉鋪張，略言大概，以實其事。並恭錄電旨，附鈔電奏底稿備覽。

〔電旨〕

欽奉電旨：奎順電奏循化解圍後，匪串巴燕戎、礪伯等處，勢甚猖獗，西甯防務緊要。奎順所募土勇需用饌械，著楊昌濬酌撥應用，一面由該督派兵援應。河狄等處勦辦情形如何，並著隨時電聞。又據王文韶奏據楊昌濬電稱：『董福祥奉准回甘，牛師韓一軍無須度隴』等語。該軍業已派往，仍令迅速前進，以厚兵力。欽此。

七月十六日奉旨：奎順兩電均悉。西甯、大通兩縣回逆，數萬並起，燒殺漢民，勢甚猖獗。此時以力保西甯爲急。著楊昌濬迅速分拔數營，馳往救援。董福祥已拔隊起行，惟到甘尙需時日。奎順當就現有兵力，並募土勇，嚴密布置，實力堵勦，毋稍疏虞。欽此。

十一月十八日奉旨：奎順電悉。西甯四面受敵，著督同鄧增設法固守。現在董福祥已入河州，軍聲大振，撒拉逆目頗有就擒者。小峽一路計不日即可疏通。董福祥俟河州辦妥，亦即帶兵赴援矣。欽此。

十二月二十七日奉旨：奎順電悉。著賞假兩個月，在任調理。欽此。

三月初九日，奉旨：前經迭諭魏光燾回匪窮蹙，防其奔竄。頃奎順電奏：『回匪竄至哈力蓋，該旗貝子接仗未勝，存亡未卜』等語。此事曾據魏光燾電敘大概，並稱已派湯季齋、鄧增搜勦。今青海情形喫重，著奎順、董福祥、魏光燾添派隊伍，馳往追勦。如再蔓延，惟前敵各將帥是問。懍之。欽此。

三月十四日，奉旨：前因賊竄青海，已飭奎順等添隊追勦。茲據奏，貝子陣亡，旗族被搶情形更重。著奎順、董福祥、魏光燾各派得力將弁，星速前往，隨同鄧增等窮追兜勦，務將此股就地殄除。儻再西竄，定將帶兵各

官嚴懲不貸。欽此。文。

三月十八日奉旨：據奎順等奏，賊竄青海台吉洛地方，並稱：『湘軍、湟軍，馬隊無多，不敷調遣』等語。逸匪西奔，正恐蔓延關外。魏光燾所部較多，何得任湯秀齋逗遛不進？奎順於青海蒙番，是其專轄，著妥爲調遣。董福祥計抵西甯，著添派馬隊，並飭張成基等迅速追勦。頃已授鄧增固原提督，該員現在前敵，著歸董福祥節制。欽此。咸。

三月二十日奉旨：西事之興，迭次諭令先勦後撫。乃勦則未淨根株，撫則動多粉飾，以致蔓延青海，浸及關外。任事諸將帥均不能辭咎。董福祥著迅赴西甯，沿途不准逗遛。到湟後，著與奎順、魏光燾公同商酌，孰居前敵，孰因後路，務得一著實辦法，具奏候旨。陶模究竟行抵何處？若已抵湟，著一並會議。此事關係邊疆全局，該提督等如敢各執成見，互相推諉，必重治其罪。懷之。鄧增等計抵青海，著先行飭令出關追勦，毋稍遲延。欽此。諫。

三月二十七日奉旨：前諭魏光燾、奎順等會商現在辦法，何以遲遲未覆？著卽將近日情形籌一辦法，迅速電奏。欽此。禡。

四月初七日奉旨：西路竄匪本無定蹤。若在青海，自當窮追。若至新疆，便當迎擊。此等機宜，全在前敵將帥調度合法，朝廷不爲遙制。魏光燾著遵前旨，回駐河州。鄧增既已折回，著由大路出關，馳赴安肅一帶，各專責成。欽此。江。

六月初三日奉旨：董福祥等電悉，治諸麻守獲正法，所辦甚好。卡爾崗有十餘營環攻，何以尙未攻拔？著

督飭上緊速了。至野牛溝一股，係鄧增專辦，何以任令竄逸！仍責成鄧增實力搜勦，毋誤事機。欽此。卅印。

六月初六日奉旨：董福祥、奎順電悉。青海已無賊蹤。各軍久駐無益，所有官兵及蒙番各兵，著酌量撤回。打仗出力之蒙古王、貝勒等士兵請獎，被擾蒙民，著奎順妥爲撫恤。欽此。冬印。

六月十三日奉旨：董福祥、奎順電悉。卡爾崗十莊俱克，曲麻隴逆首就擒。此外餘孽無多，著迅即掃靖。其鄧增一軍進駐肅州，能否將野牛溝竄匪勦滅，該軍是否得力，並著查探具奏。欽此。蔡印。

七月十六日奉旨：董福祥等奏鄧增尙稱勇往，何以治逆一股竄匿深山，久未戈（弋）獲？著董福祥嚴飭剿。搜永定六營係在甘招募，令撤卽撤。如須暫留，此後月餉陝庫不能供支，應歸該提督撥給。欽此。蒸。

七月二十一日奉旨：前諭董福祥馳赴海城，原因該處有逸匿稽誅，是以令其妥慎查辦。今據該提督電奏，恐啓回衆之疑，又請令鄧增到任辦理，未免依違兩可。海城戕官要犯至今未獲，若任其竄逸，難保不餘燼復然。著責成該提督派員嚴密查拏，以靖遺孽。該提督卽毋庸親身前往。至青頭山一股並未辦結，仍著鄧增趕緊搜捕，不准遷延。青海兵隊已撤，著奎順飭蒙古王公等一體嚴防毋懈。欽此。巧。

八月三十日奉旨：甘回一律肅清，董福祥等卽當連銜先行電奏，以慰廛系。至應撤各軍，除董福祥所部暫留十二營旗，其餘著陶模悉心斟酌妥辦。欽此。豔印。

九月初四日奉旨：前諭董福祥等將甘境肅清情形，連銜電奏，何以數日來尙未奏到？今關外已報肅清，關內甘州南山零星殘匪何難剋日掃除？著董福祥、陶模、奎順等速卽會奏，毋再濡滯，並先電聞。欽此。江印。

九月十七日奉旨：前據董福祥等電奏，全甘肅清摺於初四日拜發。乃本日奏到僅係西甯一隅，並未將

甘肅全境肅清詳細敘入，殊屬疏略。現在出力將士尚未給獎，著遵前旨，速即連銜馳報，毋再遲延。欽此。咸印。

九月二十九日奉旨：關內外肅清摺，知已馳奏在途。其大略情形，仍著董福祥等先行電奏，以慰殷盼。鄧增已到任否？並電聞。欽此。沁印。

十月初六日奉旨：昨據陶模、董福祥、奎順馳奏關內外肅清摺，已有旨分別加恩，並將迭次保案照准宣示矣。此時善後事宜最要者，曰戎政，曰吏治。甘營習氣已深，董福祥現留二十營得勝之兵，務當隨時訓練，於無事時常作有事之想。至全標兵丁尤須汰弱留強，分紮要隘，以壯聲勢。甘省吏治頹靡已極，此次回亂由地方官審斷不公而起。著陶模慎擇廉明忠信之吏，持平勸導，戢回民頑犢之氣，化漢民仇恨之心，毋信謠言，毋持偏見，以期長久相安。該督等受恩深重，其（其）和衷協力，慎勉爲之。欽此。歌印。

〔電奏〕

光緒二十一年閏五月二十二日一等急電

總署鈞鑒：密。循化解圍後，撤竄巴燕戎、甘都堂一帶，甫經擊退，正招撫間。該匪奔卡爾岡、中原三莊等處。十二等日，與我軍接仗裏脅。十五會回衆連次攻撲戎城，勢甚兇猛。經各營同番兵極力抵禦，賊始潰退，城稍相安。現在扎什巴等處喫緊。二十二日，復據礪伯縣申報，該境米拉溝堡回治諸麻糾脅起事。十六日，攻破巴暖營堡。西甯現乏防練可調之兵，已飛咨總督楊昌濬檄兵往援。而甯郡回番雜處，城防空虛，民心驚恐。非仗重兵鎮攝，難杜內患。奎順將原募土勇添足一營，擬派右營遊擊師建榮等幫帶，檄署西甯知府張道生襄理。

營務擬再募馬隊一旗，派署中營遊擊黃有元幫帶，恐猝難成隊，俟成軍再行具奏。新募所需餵械，仍請總督楊昌濬由省酌發。謹用急電上陳，請代奏聞。奎順謹稟叩。

六月初七日一等急電

總署鈞鑒：密。初五日欽奉電旨一道，欽遵感激。奎順募馬步旗營，刻即成軍出隊。西甯西北各川堡寨回匪均叛，城守緊急。大通縣回匪亦乘機變亂，圍城請援。鄧鎮兵單，奎順新募未練，軍火不齊，賊分數股，勢甚猖獗，實難分應。飛咨總督楊昌濬檄調勁旅數營來援。奎順率同文武嚴守甯城，督飭鄧鎮等出禦逼近逆匪。謹請旨飭下來甘各軍，分撥星馳來遑援勦。合用急電上陳，謹請代奏。奎順謹稟叩。

七月十五日一等急電

總署鈞鑒：密。七月初四日欽奉電旨，欽遵感激。後以平番至碾伯驛路，時有股匪出沒，援兵餽械均不能到，僅甘軍一營旗開來。西甯、北川大股逆回時時來撲，已近距城西三四里小橋地方。西川逆回亦窺伺，欲助東關。鄧鎮增率同各軍分拒，稍挫逆勢。十三日二鼓，東關回勾結外匪背叛，大肆焚擊，將守城民團鎗斃二名。十四日，北川逆回又以大股數千撲至小橋，勢甚兇猛。奎順就現有之兵勉分戰守，一守城，一鄧鎮率同各軍迎擊接仗。賊衆兵寡，力戰半日收隊，並番兵助守。十五日，鄧鎮增率馬步隊及奎順各軍馬隊，出北門迎擊。東關回匪乘關內賊少，即時分撥各步隊，合衆民團，出東門抄擊。關內各巷口被回以大木塞斷，藏匿其中，接仗不便，互有殺傷，即刻退回。鄧鎮亦率馬步隊稍挫賊氛，收隊進城。惟賊愈聚愈衆，兵力過單，又乏軍火。兼郡城與關城相連，事甚危急。除晝夜嚴加禦擊，竭力分應外，合用急電上陳，叩懇代奏。仍叩懇天恩，敕下董提督、牛

總兵二軍，分撥迅速援勦。臨稟惶悚迫切之至，奎順謹稟叩。

八月初四日一等急電

總署鈞鑒：西甯府城，七月十三日東三關回叛。當即飛咨總督〔楊〕昌濬，暨電懇代奏，請旨敕下董提督、牛鎮各軍，分撥迅速援遑中，諒邀俞允。欽奉電旨，飭奎順當就現在兵力，並募土勇，嚴密布置，實力堵勦，毋稍疏虞。欽此。欽遵。奎順極力布置，但城垣遼闊，東面與賊牆接連，守城兵勇日日與賊鎗敵對壘。又因連日陰雨，於八月初二日將東城包牆垛口冲塌一段。正飭護修間，西北南三川大股逆回萬餘，齊撲至城西南隅。東關賊約數千，亦繞南山頂撲攻。奎順即派馬隊，隨鄧鎮增率所部，暨甘軍西甯道府各隊，向西分頭堵勦。並分派隊伍，帶同番兵，堵南山頂撲下之賊。城上礮火齊轟，自辰至申，共斃悍賊甚多。奎順在城上督飭各軍，亦各奮勇，始將羣賊擊退。現在逆回四面盤踞，逼近郡城。負郭房屋被焚，多成焦土。惟兵力太單，兼乏軍火。李提督所帶各軍援遑，除甘軍一營旗，餘尚未到。大通圍兩月餘，礮伯賊又紛擾，實屬賊衆兵單，萬難久支。除飛咨總督楊昌濬，迅催李提督迅速進援外，謹將初二日悍賊騎步約兩萬餘，四面攻撲，危緊難支，望援迫切情形，用急電上陳，叩懇代奏。奎順謹稟叩。

八月二十九日一等急電

總署鈞鑒：奎順以八月初二日，悍賊兩萬餘四面攻撲，勉力分兵堵勦，郡城被困，危緊難支情形，飛咨總督楊昌濬，電懇代奏去後，十四、二十六日復又分兵出城，禦賊接仗，稍挫賊氛。現在西甯城外處處伏莽逆蹤，要隘皆被挖斷，四路文報均梗塞。李提督率部阻於數十里之平戎驛，恐一時不能到郡，委屬兵力太單，難

冒強敵直進。二十八日，准鄧鎮增咨呈大通營稟報，七月二十七日該營城失守。大通縣被圍兩月有餘，將有朝不保夕之勢。西甯郡城四面受敵，逃來難民近萬，先飭地方官妥爲安置。惟援兵不到，軍火不濟，實難久支。除飛咨總督楊昌濬，檄催各援兵急進外，謹將大通營城失守，西甯郡城一帶危急各情形，用急電上陳，叩懇代奏。奎順謹稟。

十月十四日一等急電

總署鈞鑒：密。奎順前將西甯與賊接仗，危急難支各情形，飛咨總督楊昌濬電請代奏去後，九月初九、十一、十二、十八等日，十月初九、十一、十二日，就現有各軍並番兵，隨鄧鎮增出隊，與賊接仗數次，每仗斃賊約百餘或數十名不等，我軍傷亡不多。惟郡城東三關逆回勾結外匪，日見添增，外賊猖獗。附近各要隘均有大股賊匪盤踞。郡城四面受敵，十分喫緊。該逆注意遏我援軍，李提督阻於平戎驛，不能前進。聞該軍與賊接仗，兵力亦單，不甚得手，賊勢更張。平戎後路糧道被賊堵截，已十餘日不通轉運。若後路再無大枝援兵接應，李提督設有不支，衆賊一聚，郡城更形危緊。除再飛咨總督楊昌濬，迅催各軍，速撥大枝勁旅星馳來援外，謹將西甯郡城危困日久，屢次與賊接仗各情形，謹用急電上陳，叩懇代奏。奎順謹稟叩。

十一月二十一日一等急電

總署鈞鑒：密。紅。十一月十八日欽奉電旨一道，奎順欽遵感激。前於十月二十三、二十七日，就現有各軍及番兵，隨鄧鎮增出隊，與東三關暨南川賊接仗兩次，斃賊約百數十名，我軍亦有傷亡，將賊擊退，稍挫其鋒。後東三關逆回上稟投誠，當即督同地方官批示去後，該逆回並未稟覆，又在李提督處上稟。現在李提督並

總督楊昌濬派來湯副將任和，於十一月十八日到郡，十九、二十日先後進城。李提督面稱：大小峽道稍通，牛鎮已抵平戎驛，早晚亦可到郡。惟回心叵測，李提督辦理若何，尙難預定。然西北等川大股逆匪仍然滋殺紛擾，於本月初九、十九日又與我軍在小橋西杏園等處接仗，當經擊退。昨接董提督函開：河州善後粗定，即行來援。俟董提督到甯，合力勦辦，諒各川回逆不難就擒矣。除督同鄧鎮增等嚴加固守，隨時堵擊外，所有西甯近日情形，謹用急電上陳，叩懇代奏。奎順謹稟叩。

總署鈞鑒：密紅。西甯城圍（解）解（圍）之情形，已據總督楊昌濬電奏在案。十一月二十九日，董提督派來何副將得彪等四營旗到甯。奎順即商鄧鎮增率所部，並派各軍，於十二月初四日開赴大南川，攻打申中、羊毛溝等處逆堡。各軍奮勇殺敵，衝鋒攻堅。至初七日，連夜將大南川各回堡一律攻破，約斃賊二千餘名，大獲勝仗。現在西北各川逆賊時出滋擾，隨經分隊擊退。惟在郡各軍自六月至今，大小數十戰，所有在事出力員弁，應請先行獎勵，以作士氣。除咨總督楊昌濬聯銜籲懇天恩，擇尤獎敘，以資鼓勵外，再西甯邊地瘴氣本重，奎順肢體素弱，自夏至今，晝夜登陣，督防布戰，積受瘴氣甚深，兼因籌慮過度，心血虧損，漸成怔忡暈迷之證。惟現在軍務尙在未鬆，深恐貽誤，再四愁思，惟有叩懇代奏，籲懇賞假兩箇月，進省就醫，俾資調理。除請總督楊昌濬代奏，請派委員暫行接辦。奎順病勢稍愈，即行銷假，不勝悚惶待命之至。謹用急電上陳，叩乞代奏。奎順謹稟叩。

一等急電

總署鈞鑒：密紅。奎順前以各軍於月之初四至初七日攻克大南川各逆堡獲勝情形，電請代奏在案。嗣

以小南川逆回披猖，附近田家寨等處紛紛告急，當即分派精字、生字等騎步隊伍往援。連次接仗獲勝，攻克上下丹麻等莊。十七日，署西甯府知府張道生前往該處查看情形，安撫難民，適遇拉樹、馬廠等堡逆賊來撲。該守卽督隊迎擊，追殺逆賊約千餘名，並將拉樹、馬廠等堡攻破。我軍傷亡無多，大獲勝仗，奪獲大鐵礮一尊，鎗械無算。現在大小南川漸就稍安。所有在事出力員弁，併案邀懇天恩，擇尤獎敘，以示鼓勵。所有接仗獲勝情形，謹用急電上陳，叩懇代奏。奎順謹稟叩。

一等急電

總署鈞鑒：密紅。前以攻克小南川獲勝情形，電請代奏去後，於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董提督派營務處張成基四營旗到湟。奎順卽飭同何得彪並在郡各軍，分頭進剿北川。於正月初二日開往該處，卽遇賊接仗。初三日，逆回大股出巢撲來。張成基、何得彪等軍奮勇迎擊。正接仗緊急間，西川賊亦出撲。鄧鎮增率所部及各軍合力殲潰，乘勝轉戰。至初四日，連平賊堡，立解北川營圍，約斃賊二千餘名，生擒多名，奪獲馬匹器械無算。我軍傷亡無多。各軍合勦，大獲勝仗。所有文武員弁不無微勞。俟彙案聯銜，邀懇天恩，擇尤獎敘，以示鼓勵。外，謹將合軍進剿北川獲勝情形，用急電上陳。再魏撫現抵碾伯，前隊已陸續到甯十餘營。合並陳明，叩懇代奏。奎順謹稟叩。

一等急電

總署鈞鑒：密紅。前由東三關拏獲各逆首，已經魏巡撫電奏。奎順並咨總督楊會銜具奏去後。董提督派來各軍在北川獲勝後，奎順卽飭前進。正月十二日，據署大通縣知縣史文光稟報，於初七日，張成基、何得彪

等隊已抵大通縣城圍立解。並該員呈報，初九日將縣西陰陽兩山回莊堡一律攻破獲勝，約斃賊二千有餘。我軍亦有傷亡。所有在事出力文武員弁不無微勞，俟聯銜彙案邀懇天恩，擇尤獎敘，以示鼓勵。再魏巡撫已於十二日抵甯。所有湘軍初十、十一等日攻克蘇家堡一帶堡寨獲勝情形，已經魏巡撫奏報外，合用急電上陳，叩懇代奏。奎順謹稟叩。

電請督辦軍務處代奏

據甘軍營務處張成基報稱：「三十日會同鄧增及奎順所派馬步共十六營旗，由蘇家堡前進，節節搜勦，攻破白崖、懶紅龍嶺、牙壑、白石營、圖巴營各賊巢，解喇課之圍。初一日掩破柳巴，攻克那布藏等處，追殺至水峽外十餘里，先後擒斬陣斃及自焚投河死者約四五百人。因雪深路窄，恐爲所算，故未窮追。擬即進攻上五莊」等語。查哆巴與上五莊彼此相恃爲援，光靈現飭圍攻哆巴，各軍同時力攻，冀可速克。合將連日獲勝解圍情形，謹電懇代奏。魏光燾、奎順、冬。

電請督辦軍務處代奏

據甘軍營務處道員張成基報：「奉飭救援永安，遵派張銘新、馬安良，於初七率馬步七成，取道達板山，次日除雪前進。賊馬步數千廝集南岸，進擊逾時，賊始敗奔。城賊亦啓門而逃。乘時克復大通營城，追逐至大小沙溝，斬擒千餘，並獲逆目三名。初十探知永安賊已先遁，入城據守。現知會俄博各營，聯絡策應」等語。查趙有正一軍先已退去永安。甘軍一戰即能收復大通營城，擒斬甚多。在事員弁應否准其擇尤保獎，據該員呈報前來，理合電乞代奏請旨。魏光燾、奎順、箇。

一等急電

總署鈞鑒：密紅。頃據鎮海協副將楊志勝呈：「據青海哈力蓋貝子納木希哩旗下蒙古報稱，有回匪一股竄入青海地方。該旗貝子帶領蒙民，於二月初間，在哈力蓋灘接仗，未能取勝，貝子存亡未知。該匪遂竄乙開烏藍地方搶殺」等情。奎順前以逆回勢窮力蹙，深恐四竄，曾經屢飭青海蒙番各旗族一體聯絡住牧，在各要隘嚴防堵擊，勿任竄擾。復於正月間，右翼副盟長貝勒拉旺多布吉等來甯，奎順當又面飭該盟長等多派蒙兵，竭力遏堵去後。惟其住牧遙遠，迄今尙無呈報。茲據該副將呈報前情，該回匪究竟竄踞青海何處，該貝子是否存亡，已派通丁隨帶馬隊，切實往探。並魏巡撫已派兵前往會剿。除再分咨總督楊昌濬、陶模及各軍外，謹用急電，先行上陳，叩懇代奏。奎順謹稟叩。

一等急電

總署鈞鑒：密紅。奎順昨謹將回匪竄入青海情形，電請代奏。茲於三月初一、初二日，據青海右翼副盟長貝勒拉旺多布吉等呈稱：「上五莊回匪於二月初被官軍擊敗，逃竄青海格德格地方，遵飭各派蒙番兵丁，在要口截堵。貝子納木希哩並剛咱族千戶拉麻拉夫坦等，率蒙番兵丁，遇賊接仗，回匪萬餘，寡不敵衆。貝子納木希哩力戰陣亡。蒙番兵丁陣亡百餘名。各旗族牲畜什物均被搶劫。請兵勦辦，並請撫恤」等情。奎順查回匪竄擾青海，貝子納木希哩力戰捐軀，據報死節甚慘。除奏請賜卹外，查青海竄匪甚多，蒙番部落素本貧寒，何堪蹂躪！奎順當即飛咨總督陶模及各軍，迅即撥兵會剿，復分飭蒙古王公等加兵協剿。一面委員馳往，確查安撫。謹懇請恩赦下督兵大員，務將竄匪殲除，以靖邊氓。謹用急電上陳，叩懇代奏。奎順稟，蒸。

電請督辦軍務處代奏

奉電旨，「青海情形喫重，著添派隊伍馳往追剿」等因。查青海草地遼闊，軍行就水，日逾百里，非馬隊不能迅速。該匪於正月底經鄧增會同甘軍攻克上五莊，由水峽出竄。因馬隊太少，致未窮追。匪過之地，積草皆燒。派隊遠出，糧料柴草皆須取給西甯，驟難雇覓車駝。光肅前派湯秀齋各營，因是未能深入。且湘軍及奎順所部馬隊無多，不敷調遣。探聞該匪經柴達木蒙旗堵擊，受創南竄台吉洛地方，相去十餘站，自非厚集兵力，無濟於事。現函商董福祥派撥馬隊，到時即行會合前進。但必節節預籌轉運，不得不稍需時日。光肅已電知肅州、敦煌各處，嚴防出竄關外之路。奎順仍飭蒙旗嚴行堵剿，以防遠竄。請先代奏。奎順、魏光燾、文。

電請督辦軍務處代奏

前奉電旨，飭會議酌實辦法。因候董福祥來滬，致稽覆奏。茲奉旨飭催，同深惶悚。竊青海竄匪原宜迅速剿除。無如事處艱難，遂致遲滯。謹縷晰直陳。海內不產糧，就近無從採買，西甯亦無儲積。現在軍食取給蘭涼，已時有缺乏。一旦裹帶，動逾百數十萬觔，實難猝辦。且該處夏猶見雪，春草不生。馬糞代薪，未先收集。糧料柴草，一無所資。難一車驟轉運，餒饑愈多，駝稍便。現擬合派馬步二十營，至少必帶一月行糧，連帳棚軍裝，共需駝五千餘頭，後路轉運尙不在內。西甯亂後駝少，須僱自蒙番。甘涼數多，急難辦到。難二。賊由海北西竄柴達木，距水峽十三馬站。中隔三大河，晁渡甚艱。進軍必由海南大路，距丹噶爾十八馬站。道遠，偵探難的。非節節安設台站，文報不通，轉運亦無頓宿之處。難三。青海北連安肅甘涼，西通新疆川藏。賊騎竄忽，僅恃尾追，難期殄滅。必於敦玉一路駐兵攔截，庶收夾擊之功。光肅現正勦辦巴燕戎格撤回，後路未清，勢難兼顧。難四。

口外情形不同內地，有如此者。陶模來電：「大軍出口，民力難支，恐完善之地不困於賊而困於差徭。賊在青海，族類不同，水草缺乏，只令蒙番設法清野，賊必自困。目前布置安肅敦玉各山隘，先保完區。如至羅布淖，即可勦撫兼施，暫不急追，免致新疆決裂」等語。意見大致相同。現陶模調道員潘效蘇，帶隊回肅。光燾飭張星元馳往安肅一帶，饒應祺加派隊伍，分駐敦煌、羅布淖，四處防範，當無竄越之憂。至青海是奎順專轄，光燾責在勦匪，均無旁貸。一俟撤回事，後路安靖，西路周布，糧運就緒，即行進剿，仰慰宸廑。再光燾添派馬隊，裹糧搜探，已於二十三日電陳。奎順先將健字步隊改為馬隊一營，又加派平字等馬隊三旗，於十九、二十六等日，開赴丹噶爾，並遵旨嚴飭蒙番，加兵堵剿。鄧增至察漢城，亦因難進，仍回西甯。合併陳明，代奏請旨。奎順、魏光燾，謹。

一等急電

總署鈞鑒：據青海左翼郡王彝克濟爾噶勒呈稱：「二月間，該郡王遊牧都藍果立地方，竄來回匪數股，每股約千餘，將住所寺院焚毀，牲畜多被搶劫。」懇撫恤前來。並稱：「回匪由都藍果立盤踞三日，往北柴達木一帶搶掠，分由柯爾象古東暇力哈淨、暨卡柯圖地方竄去，相距遊牧之處十五站。未知奔竄何方」等語。奎順即飭前駐丹噶爾之幫帶李致中，帶馬隊，裹糧馳往柴達木確查，相機搜探。一面派員安撫，勿任失所。謹懇代奏。奎順謹稟，魚。

一等急電

總署鈞鑒：密紅。奎順昨謹將青海近日情形，電請代奏。茲於初七日接江電奉旨，當即欽遵，各專責成。除

分咨，並提督鄂增遵旨趕緊整裝，即由大路出關，馳赴安肅一帶截堵，以扼分竄。謹電覆陳，叩懇代奏。奎順謹稟。庚。

一等急電

總署鈞鑒：密紅。青海進兵及轉運各情形，曾經奎順、魏光燾會銜電奏，仰蒙聖鑒。茲於四月初九日，董福祥抵滄，當即會商，意見大致相同。董福祥亦添撥馬隊，會同奎順、魏光燾前派出口馬隊，前往柴達木一帶搜探，相機勦辦，俾速肅事。鄂增已於十二日開拔，由大路出關。謹急電上陳，懇祈代奏。董福祥、魏光燾、奎順謹稟，文。

一等急電

總署鈞鑒：奎順復據青海郡王韓克濟爾噶勒呈報：「遊牧都藍果力地方前竄回匪，該郡王遵飭，派兵堵禦，斃賊目一名，股匪數名，奪獲馬械多件。」又貝勒車琳端多布呈報：「該旗被害蒙古十名，帶傷八名，牲畜銀兩等物多被搶劫，即遵飭帶兵堵禦。該貝勒鎗斃賊一名，所部蒙兵斃賊三十餘名，奪獲鎗械馬匹亦多。」並稱：「回匪遂竄暇力哈淨地方。該郡王貝勒親身來甯，懇請撫恤。」各等情。奎順先行籌備糧茶等物，運往撫恤。該郡王等帶兵堵賊，尙屬勇往。擬俟軍事肅清，再行彙案請獎。幫帶李致中稟報，偵探餘匪已竄烏藍窪洞一帶，沿途餓斃者亦多。並洞闊寺及各番族遵飭，共派番兵數百名，隨同各軍前進。惟中有戈壁二百餘里，水草皆無。永定軍於四月二十七日到考考和力和，與李致中等團紮一處，據稟缺糧。福祥已飭催接濟。謹將近日情形，懇請代奏。董福祥、奎順謹稟，寒。

軍務處鈞鑒：治諸麻竄伏米拉山溝，蹤跡飄忽。各營分扼要隘，晝夜梭巡，並懸賞購線。於十九日擒獲，二十四日押解到營，訊明正法。仍飭何美玉、馬福祿等搜捕餘匪，安輯善良，以清其源。多巴撫回亦將遷訖。卡爾岡一帶現正督飭進兵，仍嚴防竄逸。其野牛溝賊聞官軍將至，即逃。鄧增派隊追至三河溝、金廠等處，皆不見一賊，糧盡而返。聞有賊竄青頭山，復派隊往勦。關外屢次獲勝，收撫四千餘人。惟逆首劉四伏等率其餘黨，圖竄敦煌。潘效蘇、牛允誠等亦正會商進勦。乞代奏。董福祥、奎順、肅印。

一等急電

總署鈞鑒：據青海柴達木住牧貝子恭布車布坦呈稱：「回匪前竄該旗，搶劫牲畜銀兩甚多，被害蒙古十五名，帶傷十三名。該貝子帶兵堵禦，接仗三次，斃賊五百數十名，仍帶兵搜勦。」並「請撫恤」各等情。奎順當已籌備糧茶等物撫恤。該貝子屢次擊賊甚多，實屬勇往。所有屢次出力蒙番，擬俟事竣，再懇天恩獎敘。又據千總李致中稟報：「會合湘軍，偵探烏藍窰洞賊匪，餓斃殆盡。青海境內現無賊蹤。」湘軍營務處嚴金清來甯面稟，情形亦同。福祥、奎順會商，惟青海邊境遼闊，恐有潛匿遺匪，仍飭嚴金清折回青海一帶，會合各軍馬隊，再行搜捕。果已無賊，即將前派馬隊飭調進口，蒙番各軍並飭各回原牧，隨時嚴防，勿稍疏虞。謹將青海近日情形，懇請代奏。董福祥、奎順謹稟，儉印。

軍務處鈞鑒：馬安良等進勦卡爾岡，二十八日收復其八莊，三十日攻克其一莊，又收復其一莊，凡十莊俱下。又攻克曲麻隴。逆首馬成林先竄喀巴寺峽口，派哨官馬全福往捕，同時亦獲到。初三日解送到營，訊明送道正法。餘回乞撫，仍責逆首要。已具摺，即當拜發。乞代奏。董福祥、奎順、蒙印。

一等急電

總署鈞鑒：前奉電旨，飭詢鄧增一軍是否得力。查鄧增尙稱勇往，現駐肅州，與候補道潘效蘇分派馬步，由青頭山、赤金堡兩路進兵。福祥會商，已飛函陶模，電催剋期藏事。昨湘軍營務處嚴金清稟報，哆巴逆目那萬倉、馬福淦二名，並餘匪六名，均在都蘭地方就擒，斬級解甯，飭驗無異。至青海各軍，正飭嚴加探搜，境內確實無賊，即遵旨撤回。其被擾蒙番各民，已由奎順妥爲撫恤。謹將近日情形，懇請代奏。董福祥、奎順謹稟，江。

軍務處鈞鑒：野牛溝賊本非大股，前實先期逃竄。是以鄧增一至，搜剿無縱。茲准咨稱，進剿青頭山及高岸等處，仍未遇賊。探悉賊多餓斃，僅餘數百人，零星逃匿。山險路歧，兼多瘴氣。現仍裹糧，相繼深入窮搜，不敢稍留餘力。理合轉陳，乞代奏。董福祥、奎順、燕印。

一等急電

軍務處鈞鑒：茲據派赴青海湘軍營務處嚴金清等會稟：「邊飭由都蘭寺會合開拔，一路搜捕，次第前進。邀同蒙古貝勒車琳端多布、台吉諾爾布，各帶蒙古兵，到貝子恭布車布坦遊牧柴達木地方，沿途搜捕，但見橫屍棄械。又進二百餘里，並未見賊。該貝子恭布車布坦面稱，境內竄匪除屢次堵擊而外，餓斃淨盡。青海已肅清。堅止大兵不必前進。隨經出具肅清印結。並據該蒙古貝子、貝勒、台吉等，呈同前因。查青海復飭搜捕無賊，境內既已肅清。」福祥、奎順會商，即將前派各隊，遵旨撤回。惟蒙番地方遼闊，防範難鬆。奎順仍嚴飭蒙古各旗，自行時加巡防，勿稍疏虞。福祥安插西甯等處撫回，次第事竣。現在全境一律肅清。善後各事應由地方官妥爲辦理。青頭山賊僅餘數百，鄧增已帶隊深入窮搜，不難告藏。一切詳細情形，除由福祥等另行會奏

外，謹將西甯及青海全境肅清，先行電陳，以紓宸廑。懇請代奏。董福祥、奎順謹稟，元印。

軍務處均鑒：鄧增電報，「治逆初二日投誠，初十日到玉門。增軍在山搜捕餘匪，旬日可了事。」乞代奏。董福祥、奎順，效印。

軍務處鈞鑒：治八箇子一股共四百餘人，其黨王黑娃共一百七十餘人，均由鄧增、潘效蘇先後收撫，議安插羅布淖爾。鄧增擬交潘效蘇接辦，自於初一日拔隊東旋。又據李金良報，前在野馬泉與賊接仗，於七月初三、初九等日擒獲逆目劉四伏等三名，收撫四百餘人，均解交新張巡撫辦理。查關外均已肅清，惟甘州南山深密，尚有零匪潛藏。已飭該地方營汛及蒙番迅速搜捕，無許遲延。奉有電旨，謹覆。乞代奏。董福祥、奎順，歌印。

軍務處鈞鑒：福祥於八月十二日自西甯起程，順道查看防營，並會同奎順，先後進省，與陶署督會商一切。懇請代奏。奎順、董福祥，真印。

軍務處鈞鑒：西甯事定，福祥於十九日，奎順於二十四日，先後到省。福祥所部二十營，擬留十二營，分撥駐紮。月饌現可撥至十月止。以後每月約需坐糧銀二萬之譜，由模另請添撥。俟明年秋收後，酌裁。惟現撤之勇不盡甘人，應酌量路之遠近，發給恩饌。是否有當，候旨遵行。乞代奏。陶模、奎順、董福祥，有印。

總署鈞鑒：電諭旨欽遵。甘回一律肅清，正擬會銜馳奏。關外肅清，已由饒應祺主稿具奏矣。各營或撤或留，容會商次第籌辦。乞代奏。董福祥、奎順、陶模，江印。

總署鈞鑒：江電諭旨欽遵。全境肅清，已會銜馳奏，於初四日拜發。關內外全境已肅清，現正擬稿會奏。

藉紓聖廬。敬乞代奏。董福祥、奎順、陶模、歌。

九月二十九日，電請總署鈞鑒：沁電旨欽遵。肅清摺十月初四、五日可到，均係實在情形。南山零匪，據張永清報，九月初又捕斬三十餘名。刻下大雪塞途，決無大股藏匿。河州被難漢民仇視回民，時有謠言。本年河湟莊稼無多，加以水淹蟲傷，民食益艱。現籌辦冬賑，設法安撫，可無他虞。各路防營勢難多裁，正會商擇要布置。鄧增於二十六日由蘭東行，擇於十月初十日接印。謹乞代奏。陶模、董福祥、鑒印。

十月初一日，電請軍務處鈞鑒：奉沁電旨，欽遵關內外暨青海肅清摺，已由陶模主稿馳奏。大略情形，昨由陶模、董福祥連銜電奏。奎順所管精字馬步營旗，前已先後裁撤，均咨由陶模彙奏。尚有健字馬隊一營，改分兩旗，一駐紮巴燕戎，一駐紮西甯丹噶爾一帶。乞代奏。奎順謹稟。

十一月初十日，電請軍務處鈞鑒：會垣會商事竣，奎順回西甯，福祥移平番，均擬於十一日出省。乞請代奏。奎順、董福祥、燕印。

十一月二十日電請總署鈞鑒：奎順會垣會商事竣，董福祥會同奏明，十一日出省。奎順十八日抵湟，沿途經過地方，均稱安謐。西甯漢回亦各相安。謹將旋署日期，理合電陳，懇請代奏。奎順謹稟，號印。

陶
廬
箋
牘

『陶廬箋牘』共四卷，王樹枏著。現在錄入的是卷三中的十四篇文字，其中主要的是替署陝甘總督陶模光緒二十二年十月改爲實授總督起草的函札。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清統治階級內部底矛盾，陶模和董福祥中間的矛盾，同時也可以看出光緒二十一、二年間，河州、西寧等處底回民起義和被殘酷鎮壓屠殺的一些真實情況。

我們現在根據的是陶廬叢刻本，加上了標點，並分了段。

白壽彝 一九五二年三月五日

陶廬箋牘卷三

新城王樹枏

代陶方之制軍復張香濤師丙申

自達函丈，忽忽二十餘年。去年由迪化敬上一書，想塵鈞鑒。三月初間抵蘭，奉到諭函，猥以忝竊兼圻，備叨訓示，再三盟誦，感愧莫名。

此間自回匪擾亂以來，軍械餉需無一不形支絀。屢荷吾師不分畛域，源源接濟。與人之忠，謀國之公，尤令人級感無極。

去歲漢回肇發，事起細微。爲有司者既辦理之失宜，膺專閫者復聲威之不震。以致揭竿蠭起，星火燎原，讐殺漢民，數逾十萬。客冬，董帥提軍西來，距河州百餘里之三家集，僅開一仗，鎗斃回匪七八十人。後即用其部下偏裨回目馬安良，從中關說，招使投降。於是河州、巴燕戎格以及米拉三溝叛回，一時俱奏勘定。其奏章敘述戰狀，非不爛然奪目，其實事盡子虛。故彼摺中並不言曾損一卒一騎。天下甯有如是之神兵哉？強悍之回，既未痛加創懲，脫身法外，或竄赴西寧，或坐觀大軍成敗之機，以爲動靜。譬如浸水之牆，受蠹之木，風搖浪激，日日可危。漢民既痛遭屠戮，骨肉焚掠，貧蓄之慘，讐恨益深，而畏避益甚。故至今逃奔避匿，不肯歸莊。董帥見其事之終非了局也，於是許民指控，而勒令回民縛送懲辦。並飭集資，俵散莊民，以爲籽種，耗口銀鉅之費。乃回目所縛獻者，概係頂替，並非正身。其斂資，則回目任意苛誅，貧窶之回銜仇入骨。故三月中，米拉溝有劫

殺董帥，誤戕營官之變；四月中，五會地方有瓦密阿洪之變。董帥飾功諱過，雅善彌縫，羊質虎皮，毫無作用，而把持驕恣，日甚一日，幾有不可嚮邇之勢。城狐社鼠，言之慨然。

魏午帥初至西寧，急思痛勦，而東關已撫之回，無故罹殺降之禍。於是西川逆黨死守多巴。久之，始力竭財殫，釋兵就撫。同一撫也，在董則爲功，在魏則爲過，不知其果何說也。設當日者，東關無殺降之舉，則多巴就撫，不待久攻。設多巴求撫之時，朝廷無使午帥回河，董帥到甯勦辦之命，則回匪安心就撫，亦不至紛紛疑懼竊竄，別生變端。董帥不顧大局，只善爭功，將與將不和，而勦與撫無信，卒使民生國帑糜亂耗散於一人把持驕恣之一念，曷勝浩歎！將來西寧萬一決裂，董帥能了之。河州萬一決裂，則董帥不能制之。目下魏帥已奉旨回陝撫之任，所有湘軍統歸董帥節制。河湟之事，千瘡百孔，着手殊難。董帥果恃其虛驕之氣，敷衍了局，誠如天之福。然變端積久再發，則蕭牆之禍實有不堪設想者。

受業入關，奏准酌帶數營，沿途相機勦辦。自克復大通營城以後，悉命出關，堵賊西竄，力保州縣完善之區。一面分兵痛勦，一面逼賊於山外荒磧之區，使西走羅布淖爾，以便收撫，就近安插。近日玉門昌馬之戰，陣斃數千，收降七千餘人，餘匪無多，已成釜底之魚，當不至再生他變。惟收降之衆，一切資遣安插之費，所需當不下二十萬。點金乏術，奈何奈何！

受業自維薄植，不克荷此時艱。伏望時錫箴言，俾無隕越。傾承電詢西軍情事，限於紙碼，未便詳陳。謹肅函，縷縷瀆聞，伏希照鑒。

代陶制軍致翁叔平尙書丙申

叩達教益，忽忽七年，懷仰德輝，寸陰若歲。敬諗靈謀碩畫，宏業匡時，企頌無量。

某才疏植簿，承乏兼圻。受事以來，夙夜兢惕，深懼弗克負荷，致貽隕越。幸賴聖主威福，將士用命，河湟諸匪將次肅清。雖關外尙未就擒，而裹脅之衆不過千人，竄伏深山，苟延旦夕。現已分飭各軍，裹糧兜勦，並懸賞購拿，以期必獲，當不至蔓延爲患矣。

惟自去歲軍興以後，費用浩繁。前次奏請部撥軍餉一百五十萬兩，仰蒙照准。計補還石泉制府上年年底虧銀四十餘萬兩之外，其餘一百萬零，合之本年常餉九十餘萬，共有二百萬兩之譜。其時滿擬軍事早竣，裁撤營旂，力求撙節，當不至十分短絀。無如關內外餘孽未淨，遣散各營，給發恩餉，亦須截至七月方止。計本年春季，每月需餉銀三十餘萬兩。四月以後陸續裁減，每月尙需銀二十六七萬兩不等。自洩中軍事漸定，又復大加裁汰，或改營爲旂，或以行餉改坐餉。此後若不別生枝節，則八月以後，每月或十五六萬兩可以敷衍。統計年內軍餉及賞卹等款，非五十餘萬兩不敷開支。此軍餉不足之實在情形也。

至於辦理軍務賑務，所需轉運腳價，尤爲大宗。前經石泉制府奏撥專款銀十萬兩，支發在案。自去春逆回叛亂，招募勇營百餘起，繼以客軍七八十營，接踵援甘，轉運駝騾車輛，動輒千百。更兼外省之軍火，河湟之難民，各軍之糧料，皆由遠方採買，挽運轉輸，動逾千里，民間車馬在在缺乏，均於昆連陝境，設法添僱，以濟急需。而干戈紛擾，膏秣價昂，非出重資，無人承攬。更有守候回空餼養之費，致較平時僱價，或相倍蓰。計自去年

四月起，至今年五月止，已支銀四十餘萬兩。現在零匪竄入南山，各路軍營跟蹤追剿，師行逾遠，運費逾重，日值裁併營旗，青海之防軍，回陝之湘軍，需車尙夥，應發腳費皆在司庫墊支。軍務一日不清，則轉運一時難辦。此腳價不足之實在情形也。

綜計軍餉腳價兩項，共虧銀若干萬兩。當時奏請兵餉之時，未及通盤籌畫，而腳價一事亦未查核聲明。疏忽之愆實難辭責。值此時局艱難，萬分棘手，不得不據實入告，再請添撥。竟此軍需，惟部庫現值奇窘之時，而此款又係急需之項，現在既由司庫封儲，另款銀內，分別挪用，可否即以藩庫存款撥補，庶免另籌之難。一轉移間，實爲公使。

除專摺奏請外，謹將實在情形縷細續陳，伏望訓示遵行，不勝盼切之至。

代陶制軍致翁尙書丙申

同民起義資料四

河湟小醜，經大軍分勦數月之久，始漸就平。而兩帥是非，傳聞互異。平心而論，甘軍剽悍勝於湘軍；若言紀律，則湘軍較甘軍爲勝。董帥之攻河州也，接仗一二次，即行招撫。魏帥之攻多巴也，亦接仗三四次，即行招撫。此次回匪滋事，本無大志，特以回受漢欺，蓄讐已久。而州縣辦理又失其平，其狡黠者遂乘機煽亂，迫脅良回。論其弄兵，多非本志。故大軍所至，不勞痛勦，而脅從之衆，相率投誠。漢民以撫之之易也，因相與大譁，深譏痛詬。魏帥得謗，祇此之由。董帥移旆西寧，曲從民欲，已撫之回，無論良莠，駕名逆目，悉予誅夷。多巴一帶老弱孤寡之回，家搜戶索，銀錢糧草擄掠一空，無食無衣，雖生猶死。夫回漢同爲嬰赤，業經招撫，即宜設法於全。快

小民無厭之私，實爲士卒生財之地。將來難回流落，不得不重籌賑款，再耗帑需。焦灼萬端，實難言狀。

海城戕官之案，業經誅獲多名，風波已息。而彼處之漢民，再三呈請從新勦洗，藉洩私讐。董帥以桑梓之邦，受其蠱惑，遂欲興師命將，盡力芟夷。夫漏網之賊，固所不免，然小題大作，竊恐平涼秦鞏夏一帶之回，謠言紛起，激成變端，煽火燎原，關係實非淺鮮。現已與婉商微諷，冀息難端。此間漢民愚情好事，祇顧目前。平日讐視回衆，百端欺侮。及至反噬，則只知求庇於官。官稍持平，又復控訴官長，誣爲受賄。去歲西寧漢民，甚至殺戮委員，歐（毆）辱欽差。種種驕妄，實堪痛恨。某竊以爲欲服回民之心，非痛懲一二不法之漢民，不能靖此惡風。永臻安謐。董帥計狡心深，若以之當大任，則誤國之禍，恐有不可思議者。此不可不慎也。

某猥以非才，謬權斯篆。夏間目疾甫瘳，又患齒疼。多病之軀，實不克肩茲鉅責。惟期早簡賢能，釋此重負，俾得退老林下，以終天年，則幸甚矣！

代周文齋廉訪上張子青相國丙申

頃承鈞諭，渥荷謙光。感愧之忱，莫可言喻。前閱邸抄，祇悉迭上封章，引年願養。而溫詔慰留，至三至四。仰見明良一德，倚畀獨隆。翹首龍門，無任孺慕。

此間軍務，將次肅清。關外竄匪，經陶帥督飭新軍，相機勦撫，業已奏功。其南山零匪，不過二三百人，已成釜底之魚，無能爲役。不日當可就平矣。惟河州一帶，董星五軍門未經痛勦，祇恃其偏裨回目馬安良從中關說，招使投降。強悍之回，逍遙法外，而漢民慘遭焚戮，讐恨益深。謠言屢扇。故春夏之交，有米拉溝巴燕戎及卡

爾岡各處之變。近又因勦辦海城逸匪一事，民謠四起。平遠一帶，回堡遷徙一空。而河州回漢互相驚疑，已死之灰勢將復熾。

夫海城之賊，誅戮多人，業經平謐。董帥誤聽其鄉人一面之詞，遽欲移師，重加勦洗。陶帥以事關全局，再三婉阻，志在必行。入奏之電甫傳，而風鶴之驚頓起。變端呼吸，實有不堪設想者。魏午莊中丞勦撫西寧各處城堡，雖人言嘖嘖，而戰事實較董帥爲多，紀律亦較甘軍爲勝。董帥移節西寧，抵隙蹈瑕，肆行殺戮，所部弁勇任意淫擄，慘不忍言。而已撫之回甘心受死，迄無一叛者。則兩帥之是非功過，亦較然著矣。

董帥量狹心私，不顧大局，又目不識字，難以文牘相商。朝廷倚重之將才，乃至如此，殊可歎也！以某區區愚見，嗣後一切重事，似宜飭令與陶帥商酌辦理，方免有誤事機。陶帥慮遠心精，毫無偏倚。又本地情形最熟，聲望素孚，與之統籌全局，必能妥密也。

某忝權臬事，近在咫尺，既有所見，不敢不直陳於函丈之前，伏乞鑒督。

代周文齋上榮中堂丙申

甘省軍事，刻已漸次告蒞。西寧逆回，經午莊中丞勦撫之後，復經星五軍門搜剔根株，重加整頓，可期永謐，不至復有他虞。關外竄匪，其勢頗猖，子方制軍督飭新軍，相機勦撫辦理，最爲得法。仰託朝廷威福，碩輔許謨，轉危爲安，曷勝鑒鼓。

惟此邦回漢相讐，勢同水火，漢民必以殲盡回民爲快，造謠生事，不顧大局。固原海城紳士多董帥親友，

倚帥爲重，頗喜生事，以便私圖。董帥不免爲若輩所動。惟海城之事，去歲經石帥討平，漏網無多。平固一帶回民以萬億計，不便再揚其波，牽動全局。制軍婉諷，董帥未悟，不敢重違其意。又恐先鋒諸將辦理鹵莽，故電奏請旨，飭董親往。復電奏，請派署固原提督就近查辦，較爲慎密。此事未行，而平遠諸邑回堡遷徙一空，河州亦以風鶴之驚，幾復蠢動。變端呼吸，頗爲可慮。董帥遂請罷前議。此亦初計之未審也。以區區愚見，嗣後一切重事，宜飭與督帥熟商酌辦，以期消患於未形。廣益集思，不執成見，則身名國事，兩有裨矣！

謹實密陳，伏候裁奪。

代陶制軍致狄道州牧

丙申

狄道難民流離情狀，較河州爲輕。善後諸事，能否見有起色？回民撫定已閱半年，萬無再行勦辦之理。然回漢相讐，日甚一日，務望先事防範，或傳公正紳耆，或親歷鄉鎮，剴切曉諭，俾各安本份，不得別生事端。如有私行械鬪之事，無論回漢，折衷是非，悉按法律處治，絕不姑寬。至嗷嗷待哺之衆，當極力設法籌賑，以廣皇仁。一切應辦事宜，隨時稟商，總期消患未萌，是所盼禱。

代陶制軍致何建威

丙申

近聞河州難民，嗷嗷待哺者，不下七八萬口。現已設法籌賑，安撫災黎。惟漢民以流離失所之故，讐恨回民，日甚一日，常有報復之心。但違旨收撫，已閱半年，萬無再行勦辦之理。務望麾下剴切勸導，如以後有私相

械關者，無論回民漢民，均照國法，按律處治。營勇中有勾通漢民滋事者，亦一律懲治不貸。尊處營勇，留步隊馬隊各一旅，住紮狄道。其餘分紮洮州、岷州一帶。麾下即請移紮洮州，以資震懾爲要。

代陶制軍致翁叔平宮保丙申

睽侍教言，又更葦瑄。京華翹首，企慕爲勞。恭維中外宣勤，起居納福，頌如私臆。

隴干軍務，擾攘年餘。仰賴朝廷威福，樞府訂謀，將士同仇，遂臻靖謐。模毫無勞勩，沃荷恩綸。聞命之餘，悚惶無地。模自忖德不足以服衆，才不足以匡時。此間大難初平，流亡未復，而漢回冰炭，警怨益深。剛柔緩急之間，頗難著手。加以庫儲如洗，支絀萬端，而將肆兵驕，又不能不委曲周旋，爲敷衍目前之計。河州逆回本未認真勦辦，漢民之失業者紛紛呈訴，至今尙未歸莊。董帥不得已，派員往河調停，漢回設法安插。模以爲此事既失機於始，而又怙過於終，未有能得其當者也。邇來謹遵朝旨，裁營節餉，祇留五十營旂。而地闊兵單，實已不敷分布。董帥招兵二十營，分紮平番、西寧一帶，以資鎮懾。竊以國家兵制，非一切改變舊法，痛除積習，雖練兵百萬，不能當數千節制之師。若以漫無紀律之兵，狃於內寇（寇）一時之勝，遂謂足以折衝大敵，備我干城，前歲東師可爲殷鑒。

此邦上下官紳，眼界均爲狹隘，辦事一切將就，如號寒蟲，得過且過。而武士虛驕之氣，尤不可以言理相喻。模謬領邊符，一籌莫展。跋扈情狀，實不敢上陳於君父之前。惟有避位讓賢，懇求罷斥，庶於甘省大局，不至貽誤區區之慮，伏乞鼎力成全，感甚幸甚。

代陶制軍致張香濤師 丙申

此間自軍務粗平之後，董星帥移駐省垣月餘，等商節餉裁兵之事。朝旨命董帥專練二十營，分紮西寧、平番一帶，以資坐鎮。其餘裁併，祇留五十營旂。地闊兵單，實屬不敷分布。董帥所統二十營，又欲專支行餉，奏請部中，列爲專款。將來部議能否照准，尙未可知。

海城逸匪，刻經鄧景庭軍門拿獲二十餘名，訊明正法，從容辦理。地方尙無驚擾之虞。惟善後事宜，在在需款。甘肅民貧地瘠，軍興以後，外銷款項提用一空。而河州、西寧一帶，蕭條千餘里，被災難民不下百十萬口。前雖籌款，迭經賑撫，而河狄自遭回匪屠殺焚劫之慘，荒墟焦土，片瓦均無。夏秋之間，回亂未即救平，而謠言又復四起。未歸業者，既流離而未復，既歸業者，又走避之不遑。入冬以來，設法招徠，不能不代籌生計。而衣食之費，房屋之需，並明年耕牛籽種，一切規復舊業之具，無事不仰給於官，即無事不重需乎費。現在司庫空乏，就地既無可張羅，而被難之民，又不能視其坐斃，而莫之或救。再三籌度，惟有代爲呼籲，乞經鄰封，許冉有益粟之求，廣秦稷汎舟之義，衆擎易舉，一視同仁，庶錄鐫餘生，不至委身於溝壑，而雲天高誼，彌殷翹首於遐荒。除另具募冊附呈外，謹肅蕪箋，伏乞垂鑒。

代陶制軍致各省督撫 丙申

此間軍務粗平，人心稍定。海城、河州逸匪，續經搜斬數十名。地方尙無驚擾。惟辦理善後事宜，萬分棘手。

河津被難災民，先後籌款數十萬，分路賑濟，爲數不爲不多。無如此次漢民遭回匪屠殺，焚劫之慘，較曩年爲尤甚。河狄一帶漢民莊堡，概經焚毀，一片荒墟。流離子遺，不但無衣食可謀，亦並無房屋可住。蕭條千餘里，流亡者至百十萬人。今年冬賑，明年春撫，以及開墾荒蕪，耕牛籽種，一切之費，無一事不仰給於官，即無一事不重需乎費。加以已撫之回，同爲赤子，亦無坐視其凍餒而不爲贍養之理。現在司庫外銷款項，提用一空，就地既無可張羅，而涓滴之微，又難濟事。竊以爲漢民之心一日不安，即回民之心一日不靖。目前安民之法，惟有勸諭歸耕，先保其身家性命。舍此，別無下手之處。刻已奏請朝廷，截留新海防捐一二年，以爲杯水車薪之助。仍乞我公念邊防之重地，憫兵燹之餘生，宏博施濟衆之仁，廣救災恤鄰之義，庶挽江湖之水，獲慶更生。汎秦晉之舟，永銘大德。

致劉百泉丙申

此次軍務，外間傳聞，抑魏而揚董，以樹標目。擊其事：董之辦河州也，未勦而即撫；魏之辦西寧也，既勦而終歸於撫。此功績實無高下之分。河州漢民，遭回匪屠殺焚劫之慘，幾至徧地皆墟。至今流亡子遺，均未復業。西寧則回民傷亡之數，及逸出關外凍餓戰斃者，不下數十萬人。以大局而論，河回大患，日在眉睫之間，而遑回則可保十年無事。此其大較也。

董帥本粗鄙之夫，行師既無紀律，又無謀勇，而爭功飾過，是已非人，幾有不可理喻、不可言遣之勢。方帥到任以來，極力調停將帥，維持大局。又仰體朝廷之意，諸事與之和衷婉商，而優容驕恣，日甚一日。即如海城，

本已息之波，忽欲重勦回衆，以縉無賴之漢民。河州本無窮之患，又欲重懲漢民，以快方張之回衆。種種謬戾，不可指數。爭之，則反唇相稽；讓之，則逼人太甚。漸至地方之事，近亦越俎而謀，顛倒是非，無所不至。朝廷若不預爲鈐制，創其專摺奏事之權，則有礙大局，實非淺鮮。此事關係甘省全局，可否婉達高陽夫子，俾撤其專摺奏事字樣，以復我朝舊制。除訓練專營而外，其餘一切地方及善後之事，責成總督一人，董帥不得一毫干預。庶武夫有所顧忌，不至恣睢妄爲，諸多窒礙也。

再甘省士民器識最樸，而眼界最淺。董帥初至，其同鄉譽之爲左公復生，而斥魏帥爲一錢不值。及至今日，則又以斥魏者斥董，而詬詈於途，呈訴於署者，紛紛不絕。然亦可見公道之尙在人心也。董帥近雖付以練兵之責，不過使之多吃空額，藉以酬勞而已。其部下騷擾，仍是當年故態。故以紀律而論，實較湘軍尙遜一籌。倘將來有事，使之禦強鄰，捍外侮，所謂以國與敵也。樹枏素蒙公以國士相遇，既有所見，且關於國計民生之大者，不敢不以直聞。伏乞採納，幸甚！

代陶制軍復鄧景亭軍門丁酉

三月十二日奉上一書，商榷裁兵之事。頃承華翰，敬諗威德昭宣。諸凡就緒，即擬赴都陛見，並請回籍修墓，以全忠孝之忱。至性至情，溢於言表。展函往復，欽仰莫名。惟現在甘軍北調，地面空虛，董帥又續調馬安良等回部數營，一時漢回互啓猜疑，而造謠生事者，恐有乘隙煽搖之勢。執事爲此間長城，回民夙所佩服，不得不藉公威望，從容坐鎮，爲綢繆彌戶之謀。容俟秋後，果能年穀順成，地方靖謐，當再奏請陛見，以仰副大君子

拳拳之至意。

馬安良奉調，弟以爲關係河回治亂之樞機。上年之事，可爲殷鑒。當卽電商董帥，具摺奏留。董帥初不以弟言爲然，仍復奏請調往平陽。嗣經弟函商董帥，籌一妥爲布置之策。而董帥亦以地方關要，仍命弟具摺奏留。現已據實覆陳，能否留住，尙難臆度也！

代陶制軍致翁宮保丁酉

竊違道範，企仰爲勞。邇以地方諸事叢冗，未及肅函恭候起居，至爲歉仄。敬維中外宣勤，曼福无量。某忝膺疆寄，忽忽年餘。現雖大難削平，而河州一帶回漢相仇，不法之徒時相煽動。邇來辦法惟有從容坐鎮，示以大公，密擇防營之得力者，嚴加防範，以爲消患未萌之計。西寧肅清保案，董帥雖挈敵衙會奏，其實祇將摺稿送來一閱，而彙保之清單並未寓目。且所保僅董帥數十營，其餘前後出力之各營旅及地方文武員弁，以不在所統之內，概未彙入。又上年楊宮保奏准循化、狄道、河州解圍，及西寧解圍兩案，奉旨准擇尤保獎，及交某查覆酌保者，擬一併歸入關內外肅清大案，分別前敵後路兩起，由某主稿，會銜請獎。現正彙案，不日卽可出奏矣。

代陶制軍致翁叔平丁酉

前奉部咨，屢飭裁營節餉。而統籌甘省大局，懲前毖後，實有萬不得已之苦衷。新疆所帶數營，耐勞善戰，

極爲得力之師。而回弁所領八族，既已立有戰功，卽不便遽行裁撤。現擬族兵額裁減三分之一，稍節餉需，仍令回弁管帶。蓋彼族性情詭譎，值此風波初息，不得不變通辦理，爲此羈縻之術耳。董星帥行餉，屢煩大部籌籌，感荷無既。惟籌撥之款，董帥如何支發，總督與藩司均不得與聞。將來大部應飭令董帥自行造報。又甘省裁營節餉，業已全數撥給董營，以後並無騰撥之款。所有二十四年分董營專餉，亦應由董帥自行奏撥，以免支節。統希亮而督之。

陶勤肅公奏議遺稿

『陶勸肅公奏議遺稿』是陶模底遺稿，陸洪濤編次的，共十二卷。現在收入的，是卷五至卷八中的九篇奏摺，內容都是和河州、西甯、大通、海城等地的回民起義有關的。這些奏摺底奏上時期，包含了光緒二十二年五月到二十三年十二月。在二十二年十月前，陶模是署陝甘總督，以後成了實授總督。根據的是陸洪濤底民國十三年蘭州排印本，現在加上了標點，分了段。

白壽彝 一九五二年六月十八日北京

陶勤肅公奏議遺稿卷五

門人陸洪濤校刊

官軍會攻北大通營城并連克十大回莊摺

奏爲官軍會攻北大通營城，連克附近十大回莊，恭摺具奏，仰祈聖鑒事：

竊去年回匪竄擾甘涼，臣模奏派總兵趙有正，統帶新軍馬步四營，入關防堵，進紮山丹。時河湟悍回，麇集北大通營一帶，據爲巢穴。正月間，統帶連勝軍總兵劉漢、統帶鎮南等營總兵易順勝，約同趙有正，由扁都口、老虎溝分路進剿。十四日，趙有正及甘標毅武後營遊擊黃文新等，督率馬步，懸軍深入，收復永安營城。連夜銳進，攻圍北大通營城。管帶新軍前營部隊副將魏其德肉薄先登，中鎗陣亡。管帶新軍左旆馬隊提督陳國明，及黃文新，皆受重創。陣亡哨官四員，勇丁五十二名。我軍亦殺賊四百餘，擊斃賊酋劉伏等二名。賊衆喪膽。其時，易順勝等以山路崎嶇，失期未至。賊見官軍無後繼之師，糾衆七八千，傾城猛撲。趙有正率孤軍衝突，鏖戰數日，退守永安。二十九日，劉模偕參將朱萬榮等，帶隊往援。深山乏糧，趙有正卽於是日全師還察漢俄博營。正月杪，臣模在安西途次，得信，飭令堅守，以待大軍會剿。二月中旬，臣模行抵甘州，卽派行營總理營務處甘肅補用道潘效蘇等，率親軍馬步諸營，仍由扁都口進北大通，會同甘軍勦辦。臣福祥先已飭令甘軍營務處分省補用道張成基，統帶左軍馬隊等營，副將張銘新，統帶鎮南靖洮馬步等營，副將馬安良等，由西甯進規北大通。二月初八日，逾冰達阪，擊退憑河悍賊，乘勝渡河，將北大通營城克復。追至大小沙溝，連破二

堡，陣斬一千餘名，生擒逆目三名，餘匪二百餘名，一併正法。其餘賊堡林立，馬安良遣人諭令投誠。適臣福祥檄調張成基、馬安良回紮古都驛。各賊堡仍復抗拒，無就撫之意。

查北大通營城在大通河北岸。城以西，沙磧荒灘，向無莊村。城以東，河北有八大回莊，曰小沙溝莊，曰大沙溝莊，曰牙豁莊，曰大莊，曰旱台莊，曰黃田莊，曰全溝台莊，曰俄博莊。河南有三大回莊，曰瓜喇莊，曰陰田莊。共計十大回莊，每莊各有附近小堡。張銘新等既攻克大小沙溝二莊，而牙豁莊爲劉伏老巢，賊尤強悍。三月初四日，張銘新約同趙有正，出其不意，五鼓進攻。張銘新率隊由東北，趙有正由西南，兩軍夾擊，立破其巢。因乘勝移攻大莊。趙有正率所部在堡前誘戰，張銘新繞出賊後，奮力攻擊。該逆腹背受敵，勢不能支，遂將大莊攻克。旱台莊賊見我軍連克二莊，不戰而潰。計三莊共殺賊一千餘人。此外尚有五大莊，惟黃田負山面河，堡牆堅厚，環開鎗孔，攻擊最難。初八日，潘效蘇會同記名副都統奇克伸佈等，駐紮大通營城，議定先勦黃田莊。悍賊次及南北兩岸各莊之賊。十一日，統帶督標親軍正中馬步等營副將焦大聚，率馬步六營旂馳赴旱台莊。紮營未畢，黃田莊賊攻我不備，蜂擁而來。我軍堅持不動，賊愈逼愈近，鎗傷斃營勇丁數人。時河灘山上偏地皆賊，焦大聚、易順勝分路出隊。焦大聚派總哨記名總兵易盛富，率中哨步隊由中路進，前哨左哨步隊由山左邊進，後哨右哨步隊由山右邊進。前營管帶參將周陞朝、左旂營管帶參將徐春先、右旂營管帶參將金蘭益、後營管帶遊擊周得金各率馬隊，從右邊河灘包抄。焦大聚自率親兵馬隊督勦，從山拘橫截而出。易順勝率鎮南右營、總兵張玉魁率鎮夏左營、都司陳松泉率武毅後營，守備陳香慶率慶字營、都司陳明山率正威右營各部隊，都司許春廷率霆字營馬隊，分路策應。布置已定，易盛富先由旱台莊後，將山下磨房內匿賊圍

殺淨盡，踰溝上山。左右步隊奮勇前進，由高壓下，鎗砲齊施。右邊河灘馬隊橫掃而前。賊勢不支，紛紛收入堡內。我軍步隊跟追而入，立將黃田莊攻克。該逆從堡內竄出，馬隊迎頭截殺，內外夾擊，橫屍徧地。又乘勢將黃田莊東北二里許之全溝台莊攻克。兩莊共斃賊千餘名。撲河奔竄淹斃者，無算。日暮收隊。焦大聚復於夜間，帶隊搜殺黃田莊外匿匪六十餘名。至是，河北祇俄博、河南祇瓜喇、陰田三莊未下。奇克伸佈與潘效蘇商議，乘此機會分道進攻，爲一鼓蕩平之計。張銘新、趙有正渡河先攻瓜喇莊，次及陰田。焦大聚、易順勝先攻俄博莊，再渡河會攻陰田。議既定，張銘新、趙有正於十二日天未明，帶隊齊集河干，以馬渡步，進距瓜喇莊二里許。曉霧彌漫，賊未及覺。張銘新率步隊攻西北，飭參將王時應率甘軍前旂馬隊截賊出走之路。趙有正率新軍中營前營，朱萬榮率毅武中營各步隊，攻東南。左旂營管帶遊擊李喜恩、右旂營管帶都司張守祥、毅武後營幫帶守備胡弼英，各率馬隊，攔賊去路。合力圍攻，不一時許，立將瓜喇莊攻克，殺賊三百餘名。其由堡內逸出者，又經馬隊截殺數十名。焦大聚等於十二日黎明，率隊由黃田進攻俄博莊。馬步各營仍分三路夾擊，克之。焦大聚復乘勝連克莊外諸小堡，殺賊三百餘名。是日，奇克伸佈、潘效蘇率開花砲隊，循河北岸東進。行數里，見隔河瓜喇莊禮拜寺火起，人聲沸天。又行十餘里至陰田莊對岸，莊賊傾巢出，排集河邊拒敵，勢將渡河北竄。因飭管帶開花砲隊守備胡得貴，軍功張得元，隔河轟擊，斃賊數十人。適瓜喇、俄博之軍先後齊集。焦大聚率周得金、周陞朝等，晁水而南，合力圍殺，斃賊二百餘名。該逆紛紛投河溺斃。各軍還攻入堡，立將陰田莊攻克。卽下令於南北兩岸山上搜殺，三日共殺四百餘人，收撫老弱男婦三千餘人。通計十莊逆回，斬殺三千餘名，淹斃者以數千計，擒斬逆目包明、馬元等八十餘人，奪獲器械馬匹無算。我軍亦陣亡勇丁二十餘名，受傷

一百餘名。

查大通營城河南北十大莊回匪，著名兇悍，與上五莊多巴一帶逆回，互爲犄角。去年竄擾甘涼所屬永昌、山丹諸縣，攻陷民堡數十，南山一帶幾無淨土。臣福祥派隊將北大通營城收復，業經電奏在案。各將士仰仗天威，先後會攻北大通附近各回莊，痛加勦洗，一律肅清，實足快人心神而伸天討。此次在事出力員弁，合無仰賴恩施，准臣模臣福祥開單擇尤保獎，並查明陣亡弁勇，彙報請卹，以示激勵。

所有官軍會攻北大通營城，連克附近十莊各緣由，理合會同署新疆巡撫布政使臣饒應祺，恭摺由驛馳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遵行。

再臣模於三月十八日接到奇克仲佈、潘效蘇等稟報攻克各莊情形。當以臣福祥節制前敵各軍，咨請主稿具奏。臣福祥於三月內攻克各賊堡，新疆將士之力較多，囑臣模主稿。往返咨商，致延時日。合併聲明。

謹奏。

光緒二十二年五月初四日。

陶勤肅公奏議遺稿卷六

懇續撥賑款摺

奏爲甘肅賑撫難民，前次撥款用罄，籲懇天恩，飭准續撥，以資接濟，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

竊維去歲回亂，自循化以訖河狄、西寧、蹂躪地方，幾成焦土。生民塗炭，慘不堪言。前督臣楊昌濬於是年九月初五日，奏撥司庫新草變價銀十六萬兩，驛站扣留銀四萬兩，各屬變價未盡糧二十萬石，截留新海防及籌餉新捐兩項銀兩，並函請各省勸募善捐，悉備賑撫之用。聲明事竣有定，款仍不敷，容隨時察核續請。已邀恩允在案。仰見皇上軫恤殘黎，不忍一夫失所，至意莫名欽感。自開賑以來，先後在河州、西甯設立總局，每一處賊氛稍平，賑撫即難稍緩。分局漸設漸多，銀糧愈用愈廣。難民流離初歸，所有屋舍、牛糧、籽種，蕩然無存，必須一一籌給。約計待賑丁口不下十五六萬。現雖軍事漸平，而西甯府屬如大通縣、北大通、哆巴一帶，難民歸莊尤多。春作失時，力難自給，一律接賑，需費更繁。現又增關外撫回男女數千人，亦須籌給口食。前請之糧，本二十萬石。逮奉文時，各屬事前續糴不少。經戶部將此款分撥軍餉內動用，致前請賑糧短絀數萬石。其截留兩項捐款，僅一萬七千餘兩。各省善捐，六萬餘兩。閱時已久，而賑務方殷，銀兩糧石早已告罄，刻不及待。經藩司在庫存制錢項下，先行挪用四萬二千餘串。若不亟爲續籌，不獨挪款無著，賑事更難爲繼。擬請仍在司庫所存十九、二十兩年待支兵餉款內，各提銀五萬兩。庫存制錢項下，提用錢五萬串。此外，仍照前案，請將二

十二年分新海防及籌餉新捐銀兩截留一年，俾資救濟，而還挪項。據甘肅布政使曾銖等會詳，請奏前來。

臣伏查此次被兵之區，實非水旱偏災可比。前請動撥各款賑濟，爲日太長，難民太衆，委實不敷，不能不續籌添撥，用以推廣皇仁。合無仰懇天恩，俯准將本省司庫所存十九、二十兩年待支兵餉款內，各提銀五萬兩，司庫存儲制錢項下提用錢五萬串，並將本年新海防及籌餉新捐銀仍截留一年，以便接賑，而救殘黎。俟賑事告竣，卽造冊請銷。除咨明戶部查照外，所有懇請續撥賑撫銀錢緣由，理合恭摺馳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

謹奏。

光緒二十二年七月初四日。

籌商河湟善後情形片

再，甘肅漢回錯處，綜稽民數，本漢少而回多，漢弱而回強。自入我朝二百餘年，不遵正朔，屢征屢叛，習若性成。此次屠殺焚掠之慘，尤爲酷烈。特以族類繁衆，誅不勝誅，而勦辦過嚴，又恐牽動大局。臣等謹遵迭次諭旨，勦撫兼施，除其巨慝，宥其脅從，以廣皇仁而重生命。惟是關內新撫之衆，實無多曠土，可以分別安插，勢不得不仍令與漢民錯處其間。而仇隙既深，猜疑益甚，欲令釋其嫌怨，和睦相親，實非急切所能見效。計惟有慎擇廉直明練之地方官，撫綏開導，徐與漸摩，久之庶可相安於無事。現在反側初定，不能不懾以兵威。擬於回亂甫平之區，如狄道、河州、西甯、循化、巴燕戎格、大通及碾伯之米拉溝等處，酌留防營，以資鎮懾。俟半年之後，

再酌量情形，分別留遣。至撫輯賑恤事宜，河州粗已就緒。其未盡歸業者，容再招徠。此外用兵地方，新經安撫者，漢民固待賑孔急，卽回民亦糊口無資。已通飭地方官清查戶口，籌款賑給。務使遭難黎民不至流離失所，以求仰副朝廷子惠元元之至意。

所有臣等籌商善後大概情形，理合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光緒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查覆崔嶽所帶回勇情形摺

同卷另摺題「密陳遊擊崔嶽被參情形摺」，內容完全和本摺相同，只增多一字，改三字。增加的地方，現在文下分別註明。

奏爲遵旨查覆，恭摺密陳，仰祈聖鑒事：

竊臣於光緒二十二年二月初二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正月十四日，奉上諭：據董福祥奏「崔嶽所帶回勇，從未出力。卽其教下人，亦謂其居心叵測。近又散布謠言，惑亂兵衆，以致西甯愈加戒嚴，請飭裁撤」等語。回情狡詐異常，崔嶽所部既不得力，又復造謠惑衆，自應卽行裁撤。惟西甯逆氛尙張，此項回勇遽行遣撤，勾結滋患，亦不可不豫爲慮及。應如何妥爲遣散之處，著陶模體察情形，斟酌辦理，毋致別滋事端，是爲至要。將此由四百里諭令知之。欽此。」

臣查崔嶽，以武生投効軍營。同治、光緒年間，隨大軍勦辦回匪、番匪，歷保遊擊。光緒十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前督臣楊昌濬委帶武毅在旂馬隊，尙無貽誤。上年回匪亂起，提督李培榮困於西甯之平戎驛。十一月，總

兵牛師韓由安定率兵馳援。十三日，牛師韓派隊入大峽，賊數千圍之，屢戰一日，斃賊數百名。賊衆由此膽寒。副將湯仁和等率馬隊，由碾伯馳赴大峽，分路進剿，賊遂紛紛潰退。崔嶽因乘機說降。賊目韓文秀、包良等懲於十三日之敗，又恐大兵繼至，遂於十六日詣李培榮營中乞降。十八日，崔嶽隨同李培榮、湯仁和，由小峽直抵西甯，城圍遂解。此係當時實在情事。

竊查平戎驛回匪雖未經大創，然自崔嶽說降之後，大小峽之路遂通。與馬安良之招撫河回，其用意大致相等。雖有爭功之心，並無造謠惑衆之事。崔嶽旋於今年二月初一日病故，所遺武毅左旂馬隊，楊昌濬委其姪黎園營都司崔金魁接帶，駐紮皋蘭。另摺作「皋蘭縣」西鄉之漫坪，尙稱得力。現經臣與董福祥商派崔金魁帶勇四十名前赴固原，隨同鄧增查辦海城逸匪。

此項回勇以後應否遣散，容臣隨時斟酌辦理外，所有查明崔嶽所帶回勇並無造謠惑衆緣由，謹恭摺密陳。另摺作「密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

謹奏。

光緒二十二年十月初八日。另摺作「十三日」

查覆提督雷正綰被參各節摺

奏爲遵旨查明，據實覆奏，仰祈聖鑒事：

竊臣於本年二月十三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四日奏上諭：『有人奏甘肅

逆回煽亂，實由提臣首禍，請飭查辦一摺。據稱：「循化爭教之始，楊昌濬咨請雷正綰統帶所部，前赴河州駐紮。逮循化告急，該提督並不出河州一步以爲聲援，任聽兵丁在城騷擾。回目馬彪派人赴雷營求示曉諭，以安衆心。雷正綰即將所派頭目二人斬首，回民因而大噪。當河回事發，該提督就地募勇。回民之黠者冒名入伍，甫經招募，旋即叛去，軍械反爲賊用。雷正綰年逾七十，嗜好甚深，任聽所部虛冒缺額，該提督從中分潤，各等語。著陶模按照所參各節，確切查明，據實具奏，毋稍徇隱。原摺著鈔給閱看，將此諭令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臣伏查上年三月初間，循化撤回起事，河州一帶回匪蠢然思動。前督臣楊昌濬電調雷正綰帶隊馳赴河州彈壓。三月二十五日，雷正綰抽帶馬步抵河。五月十八日，八坊回變，勾引撤回，屢次攻城。該提督分派隊伍，出城迎擊。自五月至九月，接戰十餘次，疊獲勝仗。特以兵單賊衆，未能大挫兇鋒，而困守危城，時逾半載，卒獲保全。其勞亦未可盡沒。

原奏稱：「循化告急，該提督並不出河州一步以爲聲援，任聽兵丁在城騷擾，強索回民食物，價值不肯付足。」一節：查循化告急，該提督派游擊余魁龍、哨長羅俊儒帶隊，隨同總兵湯彥和進攻白莊，派游擊劉宗璋率馬隊，隨同鄧增進攻果什灘等處。五月十七日，羅俊儒戰歿。均有案可證，並非坐視循圍不救。至河州城內，向無回民。其兵丁強索回民食物，徧行查訪，實無其事。

原奏又稱：「回目馬彪赴蘭州督署求發告示以安衆心，並派頭目二人赴雷營求示曉諭。楊昌濬誤聽人言，延不給示。雷正綰並將所派二人斬首。回民因而大噪。」指此爲首禍之由。此則傳聞失實之辭。臣入關

後，博訪人言，又檢閱案卷，楊昌濬於三月、四月兩次刊發告示，曉諭漢回人等，毋聽謠言，解釋嫌怨，並諭飭回紳馬騏、馬菲祿等，開導河州回衆，並無馬彪求發告示。雷正綰將馬彪所派頭目斬首之事。回民同姓名者甚多。西寧、大通等處均有馬彪，河州有馬如彪，亦均無派人求示之事。四月十五日，河州東鄉環南壩回匪起事，雷正綰責成該教頭人祁道和，將起事人犯馬得旺、楊梅環捆送，嗣又擊獲鄭安保、談牙古二名，均經訊明正法。原奏所稱：『殺其頭目，』或卽以此致訛。

原奏又稱：『雷正綰就地募士勇兩營，回民之黠者冒名入伍，甫經招募，旋即叛去，軍械反爲賊用。』一節：查該提督抽帶馬步各隊，到河祇七百餘名。四月間招募回兵六哨，以回目馬福壽、馬菲祿、馬騏、馬如麟、馬萬福、馬占奎等六人分帶，各一百名，發給矛桿四十餘件，駐紮城外，意在以回制回，爲羈縻收撫之計。五月十八日，八坊回變，全境騷然。該提督深恐回兵暗與賊通，不敢發給口糧，因而星散。現在馬占奎尙帶一旅，歸提臣董福祥差遣。其餘亦並無叛逆確據。然雷正綰以提督大員不能鎮懾奸民，忽招忽散，毫無成算，久爲回民所藐視。其才具平庸，已可概見。

原奏又稱：『雷正綰任聽所部虛冒餉額，從中分潤。前帶十旂赴河，例需勇丁三千六百人，其實不過千人。』一節：查前督臣楊昌濬電請雷正綰帶隊馳赴河州。雷正綰咨稱：『抽調馬步勇丁七百餘名，先後抵河，分紮城中。』原奏所稱『虛冒缺額』，雖無實據，然近年以來，各處統兵大營競尙浮華，廣通聲氣，以結納饋贈爲能，以伺候夤緣爲事，而於士卒之強弱，軍械之利鈍，漠然不動於其心。雷正綰平日所爲，亦不免沾染近時習氣。故一遇有事，卽難振作。其平昔營務之廢弛，可想而知。惟該提督往年戰功尙在人口，身膺專閫三十

餘年。聞其四川原籍及服官處所，並無廣置產業，厚積貲財等事，似較之專事肥己者，稍有區別。現該提督業已奉旨革職開缺，應否懇恩從寬議處，出自聖裁。所有遵旨飭查緣由，謹恭摺據實覆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光緒二十二年十月初八日。

密陳陝西撫臣魏光燾被參情形摺

奏爲遵旨查明陝西撫臣魏光燾被參各情，恭摺密陳，仰祈聖鑒事：

竊臣於光緒二十二年五月十七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五月初二日奉上諭：『有人奏疆臣擁兵欺飾，請飭查辦一摺。據稱：『陝西巡撫魏光燾駐紮多巴一帶，捏報勝仗，一意主撫，以致回衆竄入青海。今年正月間，逆回以八騎前來窺探，該撫聞風驚潰，軍械糧餉委棄一空』等語。著陶模按照所參各節，確切查明，據實具奏，毋稍徇隱。原摺著鈔給閱看。將此諭令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臣查陝西撫臣魏光燾所部湘軍，於今年正月初間抵滬，會同鄧增勦洗西寧府城東三關踞匪。時北川一帶回逆，經鄧增及張成基等，先已勦平數堡。又聞湘軍大隊繼至，遂相率驚奔。湘軍因乘勢踏平蘇家堡等處回莊。北川一帶逆匪自此廓清。湘軍實不爲無功。

正月十五日，魏光燾派令各軍，會同鄧增進攻多巴。十七日，後軍副將羅吉亮、馬隊游擊魏榮斌，逼近堡城。賊前隊數十人披髮塗面，口銜短刀，手持長矛，突來猛撲。後軍因之驚潰。鄧增及湘軍礮隊吳元愷合兵進

擊，賊始敗退入堡。魏光燾以羅吉亮怙恃失機，旋即撤換。正月二十七、二月初三等日，賊傾巢猛撲。各軍合力進戰，斬獲甚衆。終以堡城堅固，猝難攻克。官軍每戰，整隊交鋒，必如牆以進。而賊黨出隊，皆零星跳走，隨時挖坑避礮，倏起倏伏，鎗礮不能多中。湘軍因潛設地雷轟擊，將隊伍退站二三里。正待然放，而賊已將地雷挖去。人遂傳爲笑談。其實並非因戰敗而退。原參稱：「正月間，逆回玩視湘軍，以八騎前來窺探。魏光燾聞風驚潰，軍械糧餉委棄一空。」或卽此兩事風傳所致。

二月初九日，魏光燾親至多巴督戰。其時上五莊等處賊堡，已經鄧增攻破，賊勢窮蹙。至二月十一日，該匪等遂斬其逆首多名，呈繳馬械，詣湘軍乞降。魏光燾飭將堡城平毀。此係當時實在情事。原參稱其「觀望因循，一意主撫，」究非確論。竊查此次河湟煽亂，其良回被害，不得已而從逆者，不下數十萬人，萬不能一律殲除，曲從漢民之欲。董福祥之勦辦河回，亦終歸於撫局。河狄漢民以回衆未經大創，怨及於董福祥，與魏光燾之受謗大致相同。

原參又稱：「逆回竄入青海，皆魏光燾不密爲防範所致。」臣查青海之賊，由蘇家堡上五莊一帶竄出者甚多，實不止多巴一處。然亦幸而竄走窮荒。若闖入內地，則完善之區重遭蹂躪，其禍更有不堪設想者。

巴燕戎格所屬撤回，撫而復叛。三月十五日，湘軍分統總兵龍恩思等率兵，至札什巴城撫定黑城回衆。三月下旬，魏光燾添派後軍，分統徐有禮等，會平水地川諸賊堡。四月初八日，龍恩思約同徐有禮等，進攻甘都塘。徐有禮等因雨雪失期，龍恩思由水地川獨進，不能取勝。次日，徐有禮等與賊接仗，亦以地險收隊。賊大股紛來追逼。湘軍設伏以待。賊至，發鎗擊之，轉而獲捷，斃賊多名，乘勝毀賊莊數處。時湘軍營務處知府嚴金

清，率馬隊追青海竄賊。董福祥親至西寧，接辦軍務。魏光燾奉旨回陝。湘軍遂無戰事。

臣觀魏光燾之用兵也，近拙。然自多巴經湘軍平毀後，董福祥派兵搜捕，餘逆無敢抗違者。故湟回之受創較甚。董福祥之用兵也，近巧。然自河回收撫後，一時逆黨並未大加懲創，故河回之隱患較深。惟魏光燾所部將領，實不如董福祥所用何得彪、馬安良等爲得力。此其大較也。臣博訪人言，悉心察核，不敢不據實以聞。所有查明撫臣被參各緣由，謹恭摺密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光緒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陶勤肅公奏議遺稿卷七

查明海城平遠二縣控案分別議擬摺

奏爲查明海城、平遠二縣士民控案，分別議擬，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

竊前准總統甘肅提督董福祥咨：「據海城縣貢生楊鳳鳴、平遠縣紳民任永等稟控，前署固原直隸州知州程敏達、署海城縣知縣栢以麗、署平遠縣知縣閔同文、陝西提標左營游擊顏咸吉、藉亂漁利，縱賊殃民」等情。當經臣奏請暫行革職。一面飭司另委委員前往確查去後。茲據候補知府張大壩、候補知縣史文光、靖遠縣知縣儲英翰馳赴固原，按照原稟，逐一查明，呈由布政使會銜，兼署按察使黃雲議擬，會詳請奏前來。

同民起義資料四

臣查貢生楊鳳鳴、任永等，分隸海城、平遠各縣，歸固原直隸州兼轄。光緒二十一年五月初間，海城逆回糾衆爲亂，戕官劫獄，竄擾平遠一帶。經前督臣楊昌濬調撥陝西撫標馬隊，會同固原提標左營游擊顏咸吉所帶馬隊跟踪追剿，迭獲勝仗。並經顏咸吉購覓回民高阿訇、鐵河州，作爲眼線，誘擒逆首李萬耿、馬伏，先後正法。地方漸安。該州奉文查辦餘匪，陸續擊獲五十二名，訊明供證確鑿，登時正法三十二名，並監斃七名。內有楊芝彥、馬貴、余阿訇、楊如雲、馬天才、賈萬成、李三娃子、卽李三幸子、馬元祥、白布立、李麻兒、羅一約、李文富、楊保成十三名，或因挾嫌妄擊，或因供詞狡展，當由該州分別禁押，發回查訊。該紳民等以未悉數誅，心懷

不甘。並以栢以麗前在海城署任，未能嚴辦回匪，提標左營游擊顏咸吉於賊初起之時未能登時帶兵往勦。且以不應收留高阿訇、鐵河州在營作爲眼線，旋又縱去。至閱令委署平遠時，在海城逆匪已平之後，到任辦理善後，查拏餘匪，因恐兵役搜捕滋事，阻止駐紮該處馬隊，不必往拏，自傳回紳蘇灝、李國棟進署，諭拏餘匪，送縣懲辦。惟時漢民廟宇被賊焚燬，適奉前任固原州匡翼之諭，令該回紳等派資賠修。該回紳等乘查辦之便，兼籌賠修之費。嗣因交到賊匪內有馬保龍、馬保虎、蘇文有、李昌太、羅生明、白鳳義、馬科智、馬達五子、馬明成九名，訊無從逆實據，交保看管，另候訊辦。不期於光緒二十二年五月十八日，一併乘間潛逃。旋經閱令拏獲馬明成、馬科智、馬達五子三人，其餘逃逸無踪。以致漢民心疑賄縱。此程敏達、栢以麗、閱同文、顏咸吉被楊鳳鳴等控指藉亂漁利，縱賊殃民之所由來也。

茲經委員查訊該原告等，得悉前情。其從前所獲，尙未訊明之楊芝彥等十三名，現亦查訊明確。除楊如雲、馬天才、余阿訇、買萬成、李麻兒五名，實係從賊焚掠，當時漏網，法無可追，已飭就地正法外，其楊芝彥、馬元祥、白布立、馬貴、羅一約、李文富、楊保成、李三娃子即李三幸子八名，均係安分良回，委未從賊，亦均遞籍取保釋放。至顏游擊雇用回民高阿訇、鐵河州，充作眼線，於誘擒逆首正法後，即行遣去。高阿訇等，查係良民，且又誘擒逆首有功，顏咸吉並無賄縱情事。閱同文任內取保脫逃之馬保龍等九名，內經自行拏獲馬明成等三名，解送固原，歸入前次奉旨查辦逸匪案內，訊明正法。其餘馬保龍等六名，現未弋獲，是否真正從逆，尙不可必。回紳蘇灝等奉諭賠修廟宇，雖經攤派，並未收取分文。原控前署固原直隸州知州程敏達、前署海城縣知縣栢以麗、前署平遠縣知縣閱同文、陝西提標左營游擊顏咸吉等，現經委員查訊，均無藉亂漁利，縱賊殃民

各情事，自應分別擬結。除前署海城縣候補知縣栢以麗，經臣另案參革，應毋庸議外，其程敏達、閔同文應請開復暫行革職處分，仍以原班候補。惟閔同文任內尚有在保脫逃，未及訊定供罪馬保龍等六犯，不能無疏忽之咎。其應得處分，聽候部議。固原提標左營游擊顏咸吉，兼帶練軍馬隊，營海城逆回初起，不即帶兵馳往，本屬咎有難辭。但其時循化亂起，提督雷正綰已將標練各軍抽調七成隊伍，赴河州防勦，固原城守空虛。該游擊所部不及百人，未便置之不顧。且李旺堡一役，力解賊圍，擒斬首要，得以蕩平餘黨，厥功亦不可沒。現准部咨開缺，足以示懲。應請仍予開復原職，另候補用。貢生楊鳳鳴等懷疑妄控，本應坐誣。第念該士民等均遭回匪殺戮之慘，情尚可原。惟訪查楊鳳鳴平日恃矜好訟，此次列名具控之任永等又係楊鳳鳴一人慫恿所致，應請將楊鳳鳴衣頂斥責，以示薄懲。其餘概請從寬免究。回紳蘇灝、李國棟雖遵諭派捐，現已查明並未收取，應毋庸議。平遠疏脫各犯，係在保潛逃，已飭現署縣李瑞徵提訊保戶人等有無賄縱，並差拏在逃之馬保龍等務獲，訊明有無從逆各情，另行分別辦理。

是否允協，合將查明擬議緣由，謹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示施行。

謹奏。

光緒二十三年五月十九日。

陶勤肅公奏議遺稿卷八

遵查西陲善後各情形摺

奏爲遵旨查明覆陳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二十二年九月十六日奉 上諭：『有人奏西陲善後吃緊，急宜預爲布置一摺。此次湟回變亂，各路收納降匪甚多，自應先事豫防，以爲建威銷萌之計。摺內所稱目前情形尙有可危者四端，請於現時裁撤營旗中，酌留數十營，分布要隘，著陶模、董福祥體察情形，斟酌辦理。原摺均著抄給閱看。將此各諭令知之。等因。欽此。』」遵旨寄信前來。仰見我皇上懲前毖後，慮念西陲之至意。跪聆之下，悚莫名。

伏查去年九月間，河湟回匪甫就肅清，人心未定。彼時漢回猜忌，時有謠言。疑慮驚惶，在所不免。然已撫之回實無暗購鎗械、廣爲囂聚之事。原奏所稱：「洮河橋頭查獲河回所運西洋子藥四駄，督標左旂馬隊在甘草店緝獲八坊奸細一名，下書約期十月初三、五等日，同時齊反」等語。查去年六月間，有洮州回民脚夫馬進良，馱貨由洮河橋頭經過。被該處兵役查出，內有火藥一箱，計重五十觔，送經署狄道州楊培之訊。據脚夫馬進良供稱：「伊爲卸署洮岷協副將任清鴻所僱，馱物赴省，不知內裝火藥。」移准任清鴻覆稱：「確係營中用剩火藥，價僱洮州本地良回脚夫馬進良運省繳銷，並非該脚夫自帶」等語。當時稟報有案。嗣復飭

據前統威定軍總兵何建威查明無異，實無洮河渡頭另有查獲河回所運西洋子藥四駝之事，殆卽以此傳聞致訛。去年夏秋間，河州時有謠傳，有謂某人下書至某處，約定某月某日起事，不一而足。臣密爲防範，往往屆期並無其事。彼時各處稽查嚴密，遇有形跡可疑回民，盤獲查訊，亦所時有，並無供有下書約反確據。去年十月至今已一載有餘，各處尙屬安靜。唐汪川一路，商旅照常往來，不聞阻絕。河州難民亦無復向省城遷徙者。又原奏所稱：『張家川回民，有回目李德昌爲之鎮撫。李德昌年邁七十，設早晚病歿，其子皆弱，恐不能偪服同類。』查李德昌去年業已病歿，其子附生李占鵬襲其餘望，尙能與同類相安。該處回民均稱靜謐，並無購買馬匹，絡繹於途之事。甘肅提臣董福祥去冬奉旨募練專營，分紮河湟一帶。臣復酌留得力防營，駐紮東西各路要隘，均經奏明在案。現在餉項奇絀，祇能就現有營旂，分布防範，以安人心。甘省地方遼闊，大難甫平之後，不容稍有疏懈。臣惟有隨時體察情形，咨商提督臣妥爲辦理，以仰副朝廷先事豫防，建威銷萌之至意。謹恭摺據實覆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

再提臣董福祥現已進京陛見，故未列銜，合併陳明。
謹奏。

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初十日。

覆陳關內外地方善後情形摺

奏爲覆陳關內外地方善後情形，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奉上諭：御史宋伯魯奏，回匪逆焰難熄，宜早設法籌辦一摺。據稱：「河湟回匪去歲肅清後，仍有蠢動之勢。善後之法首在遷徙。宜寬籌經費，給以資斧，徙諸關外，責以墾種。其次，則嚴查保甲」等語。所奏是否可行，著陶模、饒應祺體察關內外地方情形，妥籌覆奏。原摺均著抄給閱看。將此各諭令知之。等因。欽此。遵旨寄信前來。」臣遵將原奏所稱各節，逐一查辦，並一面咨商新疆撫臣饒應祺，統籌關內外善後情形，以爲防患未然之計。

臣查河州漢回雜處，意見素深。去歲地方甫就肅清，難民歸業者往往因細事與回民爭訟，輒捏呈報奪重情，希圖報怨。漢民見回民所有牲畜，輒指爲亂中被搶原物，兩相爭執。據河州去冬詞訟月報，訊結此等案件凡七十餘起。實無歸業難民，仍遭回民搶劫之事。王鈺安署河州鎮總兵時，正值河回收撫之後。在任閱九月餘，查拏漏網匪目，分防要隘，布置尙爲嚴密。原奏稱其部勇屢被該處回民用石驅逐，及用鎗礮對城轟擊，係屬謠傳。惟河州回衆當日未經大創，漢民之被害者畛域日深，迭次呈請勦辦。回民因而生疑，謠言四起。故去臘初二日有八坊花寺教門聚議之事。守備馬福祿等聞信，潛往擒拏新老教逆首馬恩、馬如麟等十七名，訊明正法。今春道員張成基等復勒令回衆交出著名稔惡逆目，誅戮多名。現在回民均尙安靜，不至再有他慮。至原奏稱拔本塞源之法，首在遷徙回民，實諸關外空地。查河州回衆不下數十萬，八方地土尙屬膏腴，不惟安土重遷，卽籌此鉅費，亦非易易。關外北路雖有隙土，概非沃壤。南路祇維布淖爾有空地。去歲玉門各營收西甯降回三千餘口，經臣電商新疆撫臣饒應祺、陸續解往羅布淖爾，擇地安插。彼處大車沙磧，可耕之土甚稀。縱能將內地回民遷往，恐地瘠人繁，不敷贍養，仍不免流爲盜賊。關內關外，同隸版圖，漢民回民均屬朝

廷赤子，祇視治之善與不善，不在地之遷與不遷。方今無論留甘徙新，總不外責成地方文武，加意拊循，嚴爲防範，以期懷德畏威，消患於未形。該御史所奏遷回一節，揆之情勢，萬不能行。商之新疆撫臣饒應祺，所見亦同。臣惟有隨時體察情形，照原奏所稱，嚴查保甲之法，認真整頓，化漢回畛域之見，伸朝廷威惠之權，庶後懲前，以仰副國家綏靖邊陲之至意。

所有覆陳關內外地方善後各緣由，謹會同新疆巡撫臣饒應祺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
謹奏。

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